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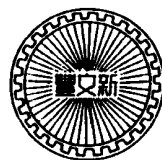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二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冊目錄

總類



## 考 據

瑟樹叢談二卷·····	清	沈 濤撰	聚學軒	一
古柏齋讀書雜識一卷·····	清	王家文撰	聚學軒	二七
說部精華十二卷·····	清	王士禎撰	嘯園	三三
黃嬭餘話八卷·····	清	劉 堅類次	嘯園	一七一
匏園掌錄二卷·····	清	陳錫路撰	嘯園	二三七
苔岑經義鈔六卷·····	清	楊夔生撰	花雨樓	二六七
讀書偶記八卷·····	清	張鴻枬輯	文淵樓	四五三
柚堂續筆談三卷·····	清	趙紹祖撰	稿 李	五三五
東湖叢記六卷·····	清	盛百二撰	雲自在齋	五六一
南江札記四卷·····	清	蔣光煦撰	紹興先正	六六五
	清	邵晉涵撰		



王王  
火火

火火  
口口

火火  
火火

二二

世世  
火火

火火  
火火



宜郡爲秦漢上谷地山川阻深氣候慘慄其俗勇鸞而  
剽悍其民樸儉而椎魯其聲名文物若祀宋之無徵邢  
君之僻陋踰蠟嶠者咸悄然有吾土之思窮塞之感焉  
余假郡符凡四閱月承前政苛慝之後補亡羊除害馬  
巫巫焉琴瑟之更張顧性不耐拘檢遇事輒蕩佚簡易  
更民頗安余之拙而樂余之漫治事餘暇不廢嘯歌錢  
唐吳君更生吾儕風雅士也相與登塵笄之山渡桑乾  
之水弔壽斤之故宮尋曜萊之舊壘酒酣耳熱作爲歌  
詩時復焚香枯坐默憶舊聞或囊蘇清談閒話風土叢  
殘瑣屑輒摘烏稗葉拉雜書之投置古罍盎中受代後  
採而出之甄錄得如千條分爲上下二卷靡之西偏有

素樹叢談 目錄

射圃焉爲賓從遊燕之所隙地十笏老屋數楹水木清

華几格明淨顏曰瑟榭以著其潔因名是書爲瑟榭叢  
談說文無榭字春秋成周宣榭字止作謝今云榭者通  
俗文也道光十年上章攝提格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柴  
辟亭長沈濤序於樊輿寓舍之宛廬

嘉興沈 濤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宣郡東南三十里有鶴兒嶺嶺志云即古藥兒嶺唐李  
 可舉破李克用兵於此案舊唐書僖宗紀云廣明元年  
 六月八北行營招討使李琢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渾  
 首領赫連鐸等軍討李克用於雲州時克用令其大將  
 傅文達守蔚州高文集守朔州克用率眾禦燕軍於雄  
 武軍秋七月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開門迎大軍克用  
 聞之亟來赴援為李可舉之兵追擊大敗於藥兒嶺五  
 代史唐本紀亦云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  
 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

瑟榭叢談卷上

父友金以蔚朔州降於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  
 兒嶺大敗之唐書地理志雄武軍在薊州蓋克用是時  
 聞有軍討自赴幽薊以拒王師及聞薊納款乃取道此  
 嶺而回為可舉追擊所敗通鑑注藥兒嶺在雄武軍之  
 西雖不言何地而自雄武至蔚朔實自東而西此嶺在  
 所必經嶺志所言未為無據惟新唐書藩鎮傳言可舉  
 遣軍司馬韓玄詔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殺其將  
 朱邪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  
 抑若先至藥兒嶺後至雄武軍者於地理頗為乖舛僖  
 宗紀又言李可舉及李國昌戰於藥兒嶺敗之不知可  
 舉所敗者乃克用非國昌新書之抵牾一至於此宜其

續有糾謬之舉矣鶴兒嶺一名坳兒嶺見周伯琦扈從  
 記行詩序

宣化縣響水鋪之東有嶺名老龍石脊隆然車行則  
 方志乘皆所不載名稱不知起於何時歸安嚴海珊  
 咸有詩甚佳詩云老龍化為石石勢蹙龍象蜿蜒尾南  
 垂鬚鬚頭北向中高良其背背俯俯時一仰檀車簸兩輪  
 行如轆釜響前奔栗馬股倒退汗牛額脚底怕雲雷破  
 空發龍掌呵吸桑乾河農田藉滋長何不以雨來而乃  
 以雹往功罪坐倒置天公虛參養東海王所宮視遠青  
 蕩蕩

瑟榭叢談卷上

宣化縣東南三十里有燕然山舊志云相傳為實憲紀  
 功處案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  
 憲出雞鹿塞度遠將軍鄧鴻出稻陽塞與北匈奴戰於  
 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北鞬海憲遂至燕然山勒功  
 而還章懷於燕然山無注其注雞鹿塞云今在朔方靈  
 潭縣北並引關關十三州志云靈潭有大道出雞鹿塞  
 實憲傳亦云憲出雞鹿塞鴻出稻陽塞皆會涿邪山大  
 破北匈奴於稽落山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  
 石勒功紀漢威德漢書匈奴傳貳師深入北至郅居水  
 上引兵還至遠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遠邪烏地名也燕  
 然山在其中遠邪烏當即涿邪山速涿聲相近魏書蠕  
 蠕傳神龜二年世祖出東道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同

會賊庭棘栗水西行過寶憲故壘次於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通鑑亦言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唐書回鶻傳貞觀三年來朝明年以回紇部為瀚海多覽葛部為燕然號都督府突厥傳麟德初改燕然為瀚海都護府領回紇是燕然山在漢為北匈奴境在魏為柔然境在唐為回紇境去雞鹿塞三千餘里北臨瀚海與此了不相涉又唐書地理志羈縻州關內道回紇燕然州開元元年來屬僑治回樂河北道突厥順州貞觀六年分思農部置燕然縣僑治陽曲是皆非燕然而冒燕然之名此山不知何時始有此稱而志即以爲

秀州叢談卷上

三

車騎紀功之燕然誤矣赤城縣又有燕然臺尤為附會可笑燕然山始見穆天子傳河宗相天逆天子燕然之山天子大朝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宜府東有上下花園鎮志以為遼蕭后種花處明葉文莊公盛記云雞鳴山之西三十里為上花園又三十里為鎮城上花園相望為下花園並遺后種花之所遺址尙存涿人頓長史銳詩嶺雲沈日暝煙斜見說窮邊亦有花應是漢宮青冢怨不甘玉貌委龍沙懷來縣歷陽山一名歷山相傳即虞舜耕處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括地志媯州有媯水源自城中者舊傳云即舜釐降二女於媯汭之所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山上有舜廟水經灤水注引魏土地記云潘城西北三里

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案媯水即今之媯川河發源延慶歷懷來縣境西南流入桑乾河唐改北燕州為媯州因此水得名攷水經河水注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處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向書所謂釐降二女於媯汭也是歷山媯汭皆不在此媯川河即灤水注之清舞水今俗尙名清水河蓋清舞二字訛合為媯後人因此附會耳周處風土記又謂歷山在上虞郡善長已辨其誤

秀州叢談卷上

四

懷來縣有橋山相傳即黃帝葬處案史記五帝紀集解引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漢書地理志上郡陽周縣橋山南有黃帝冢是黃帝所葬之橋山初不在此魏書太宗紀泰常七年如廣寧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亦止云黃帝祠不云黃帝冢也蓋上郡上谷郡相涉而誤又黃帝都涿鹿之阿即今之保安州而釜中阪泉皆在境內後人因以傳會宜鎮志兩山相近中有一石如橋闊五尺長丈餘可通行是山因此得名爾雅山銳而高曰橋凡高山皆可名為橋猶龍門縣之龍門山豈得謂即導河積石之龍門耶懷來縣桑園堡泰山行宮內有磐石端平滑潤上有婦人纖趾痕跡之則凹指之則凸土人呼為趾石余上谷詠懷古蹟云想像光圓六寸膚一卷留得影雙趺不知何代征人婦化作千秋石望夫

赤城雲州堡卽元上都路雲州故城遠之望雲縣也若唐雲州乃雲中郡今之大同府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於朔州開元十八年復置見唐書地理志石晉路契丹之雲州五代史亦謂大同與此了不相涉元袁伯長幽平集雲州詩乃云天關雲中郡豈非兩雲州并爲一談乎吾鄉秋錦山人宣府詩云行宮寂寞雙槐樹御氣銷沈舊酒樓自注正德間中官手植槐樹並駐蹕酒樓遺址尙存今則不可攷矣武宗實錄江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葺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游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云云行在

黍樹叢談卷上

五

蓋卽所謂鎮國府第舊志言正德十二年建安樂堂以居誓御嘉靖七年巡撫劉源清奏改上谷書院則改址當在今貢院之旁至皇城街西草廠乃谷王舊邸故有王城之名後乃誤王爲皇鎮志指爲武宗駐蹕之所非是若俗傳爲李晉王府則又不足辨矣

唐書地理志居庸關北有狼山今在懷來縣西十五里一名狼居胥山見元周伯溫扈從北行日記攷漢驃騎所封之山在代北二千餘里何以此山亦冒狼居胥之名是猶寶憲紀功之燕然去雞鹿塞三千餘里而宣郡亦有燕然山也伯溫又以懷來榆林驛謂卽漢之榆溪長塞亦誤

雞鳴山右有石椿橫列洋河左岸其形正以高三四尺圍亦如之以四椿爲一行歷歷可數有時水落覓之下有石底虞道園謂漢太守王霸欲作橋會有兵役罷去然詢之居民對岸並非行徑無可問渡富緣洋河水性湍急至是爲兩山所束勢必建砥直下不能停蓄惟排立石椿分殺其勢然後從旁引渠以資灌溉古人於水利每用此法道園指爲未成之橋誤矣

隸續帝堯碑然後堯迺受命蜀鹿案蜀鹿獨鹿之省卽涿鹿也古涿獨通字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杜子春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周書史記解阪泉氏徒立至於獨鹿是獨鹿卽涿鹿之證

黍樹叢談卷上

六

書傳言堯都平陽不應於此受命然帝王世紀謂堯始封於唐卽今中山唐縣涿鹿爲今保安相距不遠或受命於此而遷都於彼今懷戎廣寧之閒民俗樸茂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西寧城東有八角井相傳爲漢李后汲水處攷五代史漢家人傳高祖后李氏晉陽人當時燕雲十六州已賂契丹李后何從來此流俗附會不足深辨方志載之可謂無識武昌林大林盛辨順聖川晉王山頗能援據史傳乃亦摭拾不經之談作八角井詩可怪也

懷來縣西土木驛卽明英宗蒙城之地錢唐吳更生州長卿碎謂其平原四戰無險可守宜六師之潰敗不可

救當日何不急趨居庸以扼形勝余攷明史英宗本紀  
帝下詔親征羣臣請駐蹕居庸關不許遂如宣府大同  
致有土木之變然跡其北狩之由實因中官手握兵柄  
持人主如嬰兒非盡在形勢之不便也更生土木懷古  
詩云莽莽平原殺氣浮蟲沙獲鶴一時休蒙塵幸免微  
歛辱歸國重煩呂卻謀不忿薰胥緣穢里頓教戰骨付  
哀邱君王倘憶當關險黃屋應先扼上游余亦有十木  
驛詩云荒城雉堞半凋殘凍雀聲聲怨紇干捺鉢何年  
張大幕統軍底事屬中官天邊紫塞沙猶積地下青燐  
骨已寒中外一家三萬里而今莫作戰場看土木本名  
統墓店因店北舊有統軍墓故名見王憚中堂事紀一

蘇樹叢談卷上

七

名統幕鎮志遠主游幸嘗張大幕於此故第三句及之  
遼史營衛志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元陳孚統幕城詩不  
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時統幕名則游幸張幕之說非  
也又通鑑武德六年秋七月辛巳高開道所部宏陽統  
漠二鎮來降則統漠之名唐初已有方輿紀要謂即開  
道所置

唐初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偽  
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為耶輸皇后建元法輪尋為高  
開道所并見唐書高開道傳曇晟以僧人為天子與明  
太祖同而成敗事異余上谷詠懷古蹟云紛紛割據到  
懷戎鳩水紫迴繞故宮不見龍潛皇覺寺漫將成敗論

英雄

萬全縣張家口前明與俺答互市之地小境門上層樓  
即當日市臺又有大境門重關設險今則中外一統四  
門洞開矣余有詩云偈仄難容突騎豪誰憑一障限天  
驕千年城窟泉猶咽五月關門雪未消不見車書大無  
外漫將貢市說前朝太平閒煞幽并健且傍陰山學射  
雕

宜興儲龍光上谷雜詩注首座寺有范銅祕密佛像六  
軀形容醜穢趺下鐫字一行云烏斯藏大慶法王諸占  
班丹發心造康熙中某縣令毅然欲毀之營將惑於邪  
說謂可辟兵竭力護持竟不毀舊志首座寺在城北五

蘇樹叢談卷上

八

虎街儲雍正朝口北備兵是爾時佛像猶存今則并寺  
俱毀土人無復知之者余上谷詠懷古蹟云祕法空傳  
演撲兒橫陳嚼蠟味誰知如何亦墮金人淚歡喜諸天  
少護持

張獨二口塞外有太子城遺蹟已不可考每黎明時從  
遠望之見有城郭湧出地上樓櫓雉堞宛然如新須臾  
日出即隱不見元郝伯常有化城行殆即其處納蘭  
安 宦遊筆記言塞外或廣野或山巒有時宛然一女牆  
雉堞層疊高下有時參差樓閣淺深戶牖一一刻肖有  
時若禪院若真堂古木森森遮繞似遠似近欲澹還濃  
此猶萊蕪山市登州海市之類納蘭氏謂天地之氣細



經澗滿同薄變幻何往不有洵然

水經聖水出上谷鄜善長注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更深穴中有泉案所云聖水谷蓋即懷來縣之聖水洞也

水經注瀟水有二其一即今灤河當時謂之難河鄜善長謂瀟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蓋瀟誤為難難又訛為灤耳其一出高陽縣東北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盟於瀟上即此又有小瀟水見魏土地記

保安州龍門山斷崖中闕飛瀑長懸其冰景尤為奇詭州人楊聖功明經正義誤記云衣瀑而成形如巨橐曰

悉樹叢談卷二

九

冰甕石破其底冰噴噴而下綴縷縷焉繼繼焉曰冰裘甕有二水傍射而噬其一之半如鶴曝於石而垂羽曰冰翼渠潰而注繼以搏風冰如霧鬣如繁縷又擬鬚鬚老人曰冰鬚云云明經所著心仙集搜訪未得記中所稱冰甕諸名頗為刻畫盡致足資談柄

承德府紅石巒梁據熱河志由熱河至入溝必經之道其高倍於青石梁絕頂尤為險隘過者皆下馬而行土人呼為紅石拉余初不解拉字之義後見林佶全遼備攷云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戴石者曰拉亦作礮

爾雅釋鳥鴉鳩冠雉郭璞注鴉大鴉似雌雉風脚無後趾歧尾為鳥慈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一切經音義引

爾雅舊注今鴉大如鴿肉美俗名突厥雀生於蒿萊之間朝野僉載調露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雀飛若風聲

千百為隊時人謂之鴉雀亦名突厥雀事物紺珠沙雞又名鴉五雜組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沙雞云是塞外至者味亦似山雉合觀諸說是沙雞即爾雅之鴉鳩芹城小志

盤山志居易錄諸書皆指為半翅非是案戒莽漫筆半翅鳥倍大如鴉鴉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半斤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著紅褰襖誘之則凝視不去故可得稗史彙編半翅飛不過三四尺可以杖擊之而得即朱垞詩所稱低搶白龍堆也今宣府冬月以二物

悉樹叢談卷上

十

為常饌形質亦復不類沙雞略具文采半翅則純褐色而味較脆美  
周禮羊車鄭注訓羊為善非真以羊駕車也晉時始有羊車宮中遊幸所乘今北地小兒嬉戲閒亦乘之然不足以行遠若吉林之以犬駕車則引重致遠用同牛馬

元於遼陽設遼史儀衛志總彙車青輶車涼車皆駕狗站十五處矣  
以馳元李公饒夜行烏桓道詩彙馳駕輕車怒項不肯發袁伯長開平舍書事詩亦云馬解避馳車是當時漠北兼用馳車任載今則不聞有此耳

元通賢金臺集居庸關詩注關北五里今敕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有三塔跨於通衢車騎皆過其下云

云今三塔已亡其二寺亦改名塔下刻經呪甚多有漢字有梵字有蒙古字有畏吾字顧亭林據元史泰定帝紀以爲指揮使兀都蠻所刻余嘗盡拓以歸皆不著刻經人名內惟一條云至正五年歲在乙酉九月吉日西蜀成都寶積寺僧德成則所刻非一時一人之筆矣油麥形似小麥而弱味清微苦核之本草當卽燕麥油燕聲之轉耳油一作筱關北宣大寧朔諸郡民間皆以爲常饍太倉彭甘亭兆萊有筱麥飯詩序云油麥不見諸書筱乃田器郡志卽以此字當之未詳所據作詩以補廣志要術諸農書之缺云云蓋亦未知其爲卽燕麥也

菜樹叢談卷上

十一

宜郡產石雞色似班鳩有黑文而大若雌雉短尾背距皆赤能食石及瓦礫張獨口外產火雞大如鶴羽色斑雜好食然炭又有雪雞毛羽如雪形肖鶴而大兩眉微紅足有毳毛飲啄雪中人無以辨惟尾末雜黑綫得以識之白翎雀形如鶺鴒而小翅有白翎產今獨石口外所謂烏桓城下白翎雀也楊廉夫稱其能制猛獸尤善擒鴛鷺王士熙又有小小白翎能念詩之句今此雀但能學百鳥之聲並無解爲人言者且亦不聞其能制猛獸豈古今物產之異歟元以前未入中國宋史吳在木傳鳥有白翎雀獸有青尾鹿乃謂雀之白色者非此

追旃璣言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蔚州城牆磨甃所砌語云蔚州城牆宣府教場是今城外西南一帶皆前明教場地也

口外馬乳池北八珍所謂元玉漿也蒙古人釀以爲酒色如清水味微甘香名阿爾氣如以爲力薄復入鍋蒸又量加酸乳重釀而出名阿爾占三釀者名和爾占四釀者名德普舒爾五釀者名沾普舒爾六釀者名蘇舒爾又馬乳置於暖處每日用箸縱橫攪之數日味如酸漿力可敵酒名曰七格皆見宦游筆記

菜樹叢談卷上

十二

塘詩有肉須供世無魂亦似麀蓋與麀相類惟麀角大而黃羊角小又有尾短而根白色爲差異耳戴侗六書故竟以黃羊爲麀固非邠二雲爾雅正義又以釋畜播羊黃腹當之亦誤周禮疏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黃羊其可畜乎漢陰子友祀龜之類羊當卽爾雅之類

周書王會解高夷噉羊噉羊者羊而四角述異記周武王時東夷進六角羊案元楊允孚灤京雜詠皮囊乳酒鑼鍋肉奴視山陰對角羊自注羊或四角六角者謂之迭角羊迭義未詳以其角之相對故曰對角毛角雖奇香味稍別故不升之鼎俎云云今日北所屬之多倫諾爾與元灤京相近其地產四角六角羊形質與常羊不

殊惟角多為異蓋即古之縻羊耳畢氏山海經注乃謂  
縻來山之縻羊疑即縻羊江都陳穆堂逢衡周書補注  
又以述異記六角為四角之誤皆未知今日外固有四  
角六角羊也

宜化郡北為古長城遺址即造陽地也漢書匈奴傳燕  
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史  
記絳侯周勃世家勃追盧籍至長城即此張守節正義  
乃謂即馬邑長城不知馬邑在朔方世家云定上谷十  
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一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與匈奴傳所謂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  
距胡者正合稍為燕王封燕故地境固不得至朔方也

齊書卷之六

五

正義又云亦名燕長城在媯州北是似馬邑在媯州者  
更誤矣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破緡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  
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馬蘭溪今志乘不  
載方輿紀要云在懷來衛東北按括地志但云懷戎有  
馬蘭溪張守節引以證史文上蘭之地曰恐是者疑而  
未定之辭顧氏乃云括地志以為即上蘭水誤矣

史記楚元王世家於是迺封其子信為羹頡侯素隱曰  
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鑿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  
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案高祖取其山名為  
侯號者怨故也余謂羹頡不得為爵號當是高祖借羹

頡之名以寓鑿釜之根自當以正義說為是然漢世侯  
封或以縣名或以鄉名或以亭名從無以山名者必是  
羹頡以山名鄉高祖伯子封為羹頡鄉侯耳山在今懷  
來縣

厄魯特本元阿魯台部 國初時有噶爾丹者自立為  
汗侵掠其鄰喀爾喀部

聖祖親統六師討平之先殲其妻阿弩嘎吞於陣後迺  
生擒喀爾丹朔漠遂定焉

皇朝開邊用武之始而兩部構釁之由實因爭一琵琶  
女子雖女戎召禍自古為然亦豈非天假之以成

聖世武功之盛哉乾隆間徐芝仙蘭赤陵姐琵琶歌詳

齊書卷之六

五

述其事今錄於此歌云邊沙植止紅紋蹙龜茲國唱無  
愁曲尤物皆乘氣運生天教色藝空金屋千年大漠藏  
龍蛇化為女子顏如花生長赤陵呼作姐能將蕃曲譜  
琵琶琵琶官調八十一別有新聲緩挑出韻並風生樂  
萬方國王喀爾一見加諸膝其王分地跨與和西與山  
戎特厄魯接壤多間起侵陵緣互市終修和好悔操戈鼓

聲坎坎冰天裂蓋妝正踟山頭雪一枝春色照黃沙兩  
國兵端從此結虎奪龍爭秋復春朝為楚勝莫為秦掌

土青娥偏解舞原頭戰骨幾生塵皇皇 天子修文德  
頻遣行人頡玉敕靈茲狹喻鳴爾 慈存天為一婦人誠

一國旌旗出沒黑山阪風雨憑陵青海頭塵起百靈爭

新帝霜高屬國盡防秋維時五月三日暮 至尊駐蹕  
 香泉戎寇騎會皇走大荒龍驤浩蕩來西路羽林年少  
 為余言親見闕氏陣前小 阿嬌嘆吞 四寸文棊玄鳳  
 飛週身細鎧秋金鍔芙蓉十隊化寒煙積有殘英泣斷  
 泣鬢點雪霜亡普贊命餘鋒鏑出那連理藩院裏秋槐  
 老階堦猶把琵琶抱宛似蝦蟆陵下入潯陽江上傷涼  
 側聽彈一曲別郎官弦上傳來意萬般未死若憐胡地  
 隔得歸翻戀漢恩寬曲終上馬風蕭索風吹淚逐哀弦  
 落何須淚逐哀弦落黍黍油油滿沙漠君不見傾城傾  
 國代有人若箇老歸生處樂况爾歸時國有君太平無  
 復強侵弱

瑟榭叢談卷上

三

楊贊正馬德良傳德良字完秉保安州人博涉藝文崇  
 順癸酉舉於鄉  
 皇清兵入潞安德良以家行居遼十二年不仕躬耕負  
 薪癸未秋尋孀妻朱氏殉焉弟德鑾及婦王氏是日亦  
 組頸死云云夫古今言兄弟之友愛者如陽道州之沒  
 齒同衾已屬罕有迺德鑾以身殉兄并及其婦亦可謂  
 千古之畸行矣  
 金史列女傳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之宣德  
 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旛會當赴龍庭將  
 發即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其門紙曰寶符御侍此  
 處身故余止谷詠懷古蹟云大節從容淨土留幽蘭殉

國其千秋不須更羨梁園死金水河頭弔玉鈞

宜郡此山亦呼為小恆山山寺中有石磐懸殿中橫木  
 上高可尺許廣二尺有餘厚二寸石質深黝上有白斑  
 就班點處叩之其聲高下不一中合律呂余嘗擬移置  
 郡署以及瓜未果鬱林之載始信古人真好事耳

錄

吾家忠愍公 諱成保安後復因宣大總督楊順巡撫  
 御史路楷承分宜風旨劾公不道遂被慘禍隆慶改元  
 公子襄上書訟冤華亭柄國逮順楷下吏論死遂獲昭  
 雪今祠在懷來之新保安明之保安衛也余展拜祠下  
 作詩二首云但餘熱血灑空腔絕少刀圭治野瘡  
 萬願爭慟哭 公因楊順安殺難民為詩刺之有白草宮  
 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竟頭顱之句

瑟榭叢談卷上

末

中十日太披猖路場殆益人心快懼鄧名先諄籍香夫  
 水冰山在何處荒祠累代肅烝嘗賈市紛紛乞罷兵憂  
 危竝議到儒生萬旨封事批麟切一賦籌邊走馬成忠  
 憤豈應論左道英靈猶欲請長纓白蓮風定餘霞散來  
 莫椒漿雪涕橫周棟園書影載分宜籍沒時攜一方書  
 出監者問曰有刀倉棄能醫得楊繼盛沈鍊頸瘡否故  
 第二句云然

吾鄉張博山 邵出關詩胡麻作膏油生味和蔓青入口  
 先嘔惡胸逆瀕為瀕蓋關外烹飪多用胡麻油邊庭所  
 產氣味惡劣不可嚮邇其莖織道而短花開頂上作藍  
 色與內地脂麻花白而莖分四稜六稜者形質全別不

得誤認爲一也

博山自定木威詩稿竹垞檢討稱其鎔鑄百子有日鐘  
風炭之手古體有似羅浮屈五道士今體則排冢近人  
其歎美如此余謂木威詩樂府尤佳集中行路難二首  
爲出關時作今錄其一云有舟莫渡黃河水有馬莫登  
太行山黃河濁流幾時息太行驚沙無日閒如何更出  
居庸關虎豹巉巖不可攀朔風如刀噴如鏃使人頃刻  
凋朱顏積雪何皚皚亘古不得開嗟爾遠游胡爲哉羊  
皮作裘薄如紙蕃兒生長冰窟裏朝來亦凍山谷死君  
不見黃雲城邊白登臺旌旗萬乘埋腥埃况爾獨行踽  
踽土木之形骸行路難歸去來真不減九歌草堂擬古

諸作

七

孝女張富姐蔚州吉家莊人父張奉久患瘵疾女侍奉  
不懈山水驟至女扶病父出避同歿於水女抱父屍髮  
髻簪環均未散亂顏色如生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事此今之曹娥叔先雄不可不爲表彰也

今京師用錢以五百爲一千名曰京錢宣郡以三百三  
十三爲一千名曰宣錢通州以東至山海關以一百六  
十六爲一千名曰東錢不知起於何時相傳前明兵餉  
不足以故減短之數因地而異攷梁武帝時破嶺以東  
錢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鄂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  
京師九十爲百名曰長錢錢陌多寡不同自古有之然

我朝各省兵餉皆制錢足陌從無曉減之事而民俗尙  
因仍勝國之舊殊不可解

張光弼塞上謠云馬上毳衣歌刺刺往還都是射雕兒  
又一首云胡姬二八貌如花留宿東西不問家醉來拍  
手趁人舞口中合唱阿刺刺阿刺刺蓋當時塞歌助語  
之聲二詩一作仄聲用一作平聲用

遼史地理志歸化州有炭山又謂之陘頭有涼殿承天  
皇后納涼於此山東北三十里有新涼殿景宗納涼於  
此此歸化州之炭山也今在萬全縣境遼史太祖紀三  
年五月甲申置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易五代史四  
夷附錄阿保機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

秦樹叢叢卷上

太

乃後魏滑鹽縣也通鑑注引宋白曰阿保機居漢城在  
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  
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上源西有鹽  
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此又一炭山準其地望在今  
獨石口外與和故城東北土人稱爲黑龍山又名黑老  
山與歸化州之炭山絕不相蒙且歸化隸西京奉聖州  
石晉始割獻太宗不應太祖時卽置城通市其非一地  
可知至遼紀內每有清暑炭山之文而天祚紀亦云射  
虎炭山此皆與和城北之炭山若歸化之炭山地志明  
載承天皇后及景宗涼殿遺蹟初非謂累朝世主皆在  
此納涼也明一統志諸書率以兩山并爲一談口北三

志又疑歐史通鑑注之誤皆不明遼時故有兩炭山耳

周伯琦近光集立秋日書事詩鐵剌標山影自注云上京西山上樹鐵旛竿高數十丈以其下海中有龍用梵家說作此鎮之元史文宗紀至順二年命僧於鐵旛竿修佛事然則今良鄉之琉璃河俗呼王彥章鐵篙者即鐵旛竿之類也

遼史地理志西京奉聖州礬山縣本漢軍都縣山出白綠礬故名有礬山在州南六十里其地當在今保安州境若漢軍都縣則在今懷來昌平二縣境元省礬山入永興不得遠至昌平遠志誤也宣鎮志礬山在懷來縣

保安衛地

蘇樹叢叢卷上

九

唐書突厥傳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以為災異也今塞北盛夏而霜固無足異即三日五日並出亦時時有之蓋寒氣逼天凝為此狀非真日出也徐芝仙和友人雪後行獨石口外詠所見云明沙灘上雪鋪銀天作穹廬覆遠人覆到晚來天亦冷羲和鞭出日三輪

劉公是檀州詩市聲衙日集海蓋午時消自注每旦海氣如霧至晚消盡土人謂之海蓋案檀州即今順天府之密雲縣余嘗句當公事往來其間並不見所謂海蓋詢之土人亦無知者豈古今氣候之異與然密雲初不近海而云海氣如霧殊不可解

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傳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邗邗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胡一人問之曰此謂之宜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攷文進為契丹平州刺史今之永平府固無宜日之事即遼上京臨潢府今為奉天之錦州亦不聞常有此異大抵是時南北分域從虜中來者輒造怪異之談南人未至其地遂無一難之傳聞異辭踵訛承謬宜日之說亦海蓋之類耳

宜日南郡新書作宜日

漢書地理志上谷郡秦置縣十五今之懷來縣地即秦漢之上谷也隋唐之上谷郡乃治易州而以懷來昌平等縣隸涿郡兩上谷絕不相謀程大昌北邊備對乃云漢緣邊九郡上谷易州是以隋唐以後之上谷為漢之上谷誤矣

蘇樹叢叢卷上

三

史記貨殖傳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正義曰種在恆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案漢之代郡即今蔚州與唐之代州不同種代當是一地張氏分而二之誤宣府地近塞外頗染蒙古之俗貧民無力營葬者多棄屍山谷余於城東措置漏澤園一區海昌查梅史刺史揆為作宣化府義冢記今錄於此沈西雍太守以經學為政凡所修舉必斬合於古有非尋常吏師能通其意者道光十年春權宣化府事甫三月州縣皆樂其為治郡之廢墜汲汲求復其舊惜其暫而未得夫見所欲

爲也府城東郭外故有義冢歲久不可攷太守憫焉適捐俸錢別買地於城東七里臺爲畝十而屬教諭余珉董其役地既開廣席藁春備灰釘之屬無不盡其地計藎瘞者無算可久而不廢矣乃述其事於其鄉人查揆俾文之以記年月揆案敘葬之政見於史傳者夥矣然或以舉喪葬或以舉葬無告或以凶荒兵革道殣戰死皆一時一事非有定制至宋始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瘞後乃有漏澤園則郡縣皆行之矣今太守亦猶乎世俗吏所爲乎抑斯合古之所爲乎月令孟春掩骼蕞骨許鄭皆以爲兼鳥獸之骨人固至重矣而必煦煦及於禽獸竊以爲仁政之大未必然是非湛深於經而精求其用意不能通也古之儒者通天地明陰陽以爲政事之本洎流弊所極譏言災祥圖讖於是經學衰而術術亦疏矣按月令明堂言陰陽者也鄭氏於掩骼蕞骨謂死氣逆生氣萬誘順木德而尙仁思此則經卷之所爲仁政已異乎史又何疑於許鄭耶先儒董仲舒劉向父子等其論政必辨五行陰陽由此以通天人之奧得治化之源使死氣鬱蒸以逆方生之氣則水旱凶札疇疫之爲害皆由是起然則掩瘞之所係者爲甚大太守所爲斷谷於古者乎易泰爲正月卦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天地之道陰陽之道也天地之宜陰陽之宜也天子財成輔相於上

三公宰相寬亮變理於下士大夫以學問政事贊毗於一時一事便寒暑不忒四時和平胥是道也其事則備著於月令如掩霾其一耳而孔穎達援大司徒及職方貢物之宜已未合乎扶陽抑陰之本旨至僞子夏傳乃以結網罟作耒耜當之以是爲財成輔相可乎宣化府爲苦寒地山谷幽阻水澤沍冽其嚴凝辜毒足以抗陽和召陰雷況暴露者又從而醞釀之是固太守宜加意者矣徒曰慈愛惻隱而已則凡爲吏者優爲之也太守窮經而善於其政故揭太守之意而記之如此時道光十年六月日也



瑟樹叢談卷下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嘉興沈 濤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懷來故文學張漪績學通經著有春秋經異十二卷詩傳題辭故四卷論語異文輯覽四卷行世嘗攻後漢盧子幹隱居上谷學為儒宗何以近代以來不少概見文學能通漢儒訓詁不為方聞所囿可謂有志之士天不假年未竟其業惜哉

歸安孫二山孝廉 春蘭 主宣郡柳川講席出其尊人選

舟編修 辰東 種紙山房詩稿見示中有送溫明府之崇

安詩云御茶堪配崑崙水絕品人間或未知最是官齋

清絕地一甌暇向退衙時自注茶味武彝第一水味黃

河第一余謂此論足補季疵茶經又新水記所未備編

修以乾隆壬辰第二人及第其從祖配贈司空 在豐康

熙庚戌通籍甲第名次相同里人因因編修為小榜眼

云

大興余子方學博 要 司鐸宣邑有吏幹才余整飭書院

捐置義冢諸事皆賴其匡勦之力嘗以弟子禮事余瀕

行又以 鶴 為贈予作詩謝之曰臨別何曾選一錢此

行原不辦 浦竟 屢纏多君幽贊能忘俗贈我胎禽似欲

仙萃野未借助鹿至花陰好伴燒琴眠官貧爭奈橫添

口為汝休權 驤 然更生戲題 二絕 云此身曾到鳳麟

洲 一 聲應喚九秋盡道相人如相鶴使君雙眼勝勝

洲 一 聲應喚九秋盡道相人如相鶴使君雙眼勝勝

邱公田種秫已無餘薄俸難償乞米書我有調音誰主張 仄 飼他羊續舊懸魚

子方和子謝鶴詩云籠禽應費辨 浦竟 餐錢譜入琴絲

別緒纏臍有高懷矜羽翼留將瘦影伴神仙近依碧漢

聞宵喚倦倚青松趁畫眠羨汝得隨旌節去屋烏同愛

亦忻然余復疊韻酬之云拔釘錢與捋鬚錢腰瘦何堪

十萬纏五腕可無詩賸鶴 一摩 當夢游仙簿書堆裏

清妖伴帶草香中自在混雨霽沖霄張仲舉莫因小別

更潯然子方考滿當薦故結句云然

錢唐陳闖玉別駕 裴 之故人雲伯大令 文通 之子亦號

小雲有雋才中年殂謝士林悼惜其姪人王氏紫湘秦

淮曲中人歸陳數年病瘵而天閻玉甚悼之因仿董宛

君梅影葦故事作香碗樓憶語數十條可為青溪板橋

添一佳話當桃葉渡江時停橈京口上元歐陽嶽葦孝

廉 長海 阻雨江干兩舟相值嶽葦因調慶春澤慢云帆

葉寒霞櫓搖月好風吹送蘭舟載了輕盈而今不載

閒愁繩河剛報星期近駐仙雲數過涼秋盼團蟾 三五

紅橋先照紅樓 素娥 青女遙相妬姮娥娟最小豔福

雙修琴媵詞成畫眉人待鸞幃江皋便欲浚波去肯輸

他陌上春游祇難忘燕子歸來舊日簾鉤紫湘沒後聞

玉自金陵歸吳嶽葦復用前韻送之云畫鼓淒煙總惟

靠雪送伊如此歸舟君自漫涼無端觸我閒愁蘭橈親

靠雪送伊如此歸舟君自漫涼無端觸我閒愁蘭橈親

靠雪送伊如此歸舟君自漫涼無端觸我閒愁蘭橈親

見迎桃葉到而今才幾番秋賸些些綺識重提燕子空樓  
彩雲莫惜輕飛去便花殘月缺已算香修昨夜紅  
窗有人絮泣紗幘春風難遣羅敷恨况頻年羅隱狂游  
道輸伊四載銀屏百幅銀鈎蓋嶽莽所眷荅卿讀園玉  
憶語凄然感觸故下半闕及之嶽莽今客綽萃亭觀察  
勒恭額 署出小畫舫齋詞稿見示讀此二闕不勝金粉  
凋殘人琴零落之感

嶽有名紅孃子者似莎雞頭翅赤見事物紺珠嶽莽調  
南鄉子賦之云一樣可憐嶽樂府偷呼小字工幾日秋  
衣剛換著重重貼裏衫兒茜色籠 瘦影不禁風凝盼  
雙飛願許同恁向豆棚瓜架去恩恩佳耦尋來紫相公

嶽樹叢談卷下

三

體物工雅可入茶煙閣集紫相公主疏神見清異錄

嶽莽問字於余以詞代贊較子方之鶴尤為弦韋韻事  
調倚春從天上來云願託雲霞勝靈山香火拜倒楞伽  
飲水清心為霖巨手江南曾試栽花若个蒼生似我依  
倚處竟在天涯感年華只淚彈知已敢怨紅紗 憐才  
定推真賞恁珠掄玉采披到泥沙一月春和萬間屢廣  
飄零肯惜殘葩恰怪桑乾絲柳甚恩恩不繫仙槎謁高  
牙待他時載酒儻許侯芭余牽絲江左故詞有蒼生之  
語云

族姪卜甌世故 客宣郡先後十餘年土風民俗軼聞瓊  
事記憶甚多余撰叢談頗資討論之力詩亦清麗可誦

尤愛其苦雨一律云漸覺重城溽氣浮朝來閒倚仲宣  
樓一簾淫霧留寒淺半榻涼雲壓夢愁往日心情猶帶  
酒頻年詞賦易悲秋人閒已是無乾土滴碎梧桐未肯  
休幽憶怨斷中更極纏絲悱惻之致

宣化李烈女名够姐年十八未字逆奴周九窺女如廁  
乘閒狎抱女極力撐拒並以爪敗奴面十指盡裂奴碎  
女首斃官置奴於法而上其事於

朝廷旌異焉嘉慶己巳八月十二日事余以有關風教  
作詩弔之並邀更生同作余詩云白茱包死屬何物感  
我睨女蘿倚貞松期保歲寒會狂且彼何來夫豈台容  
誨榮榮拒霜花肯作飄瀾穢矢志曠不汗九死余未悔

嶽樹叢談卷下

四

南八指先斷禽息首立碎睢陽齒既穿常山舌亦潰嗟  
古烈士風此女际無媿蔚州宋家女崎行軼流輩正氣  
留乾坤百載遙相對我無朱垞竹曹傳筆紀事歷如繪作  
詩俟采風悵望一灑淚更生詩云流泉在山清彩玉韞  
石美女貞凌嚴冬豔不數桃李一旦吹狂飈狹狹欲劇  
齒草之護門功花同落溷跡不周觸頭顱太華挾手指  
日慘雲模糊乾血染苔紫平生慕守正臨難肯惜死世  
豈無鬚眉媿此弱女子護門草出常山見物類相感志  
明史常遇春傳遇春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  
其宗王平章將士車馬師還至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  
十柳河川在宣郡北門外余有柳河川弔常開平詩云

紅巾擾攘真人出後臂將軍勇無匹饑來就食識英雄  
杖策軍門氣蕭瑟擒權賊亮吳漢空長驅直北誰當鋒  
非不能戰慮輕戰終先士卒成大功橫磨十萬燕雲路  
鏡鼓聲喧柳河渡將星忽見殞前川嗚咽川波至今怒  
吁嗟乎自來開國多雄猜功高震主奚為哉酒債舊官  
蒙被臥弓藏虞部抗疏來錄成彘黨胡藍獄武安若在  
詎免族裏屍便當角巾歸為爾臨流一慟哭

大興李子文孝廉

雲章

蔚州李氏兩僕行序云嘉慶壬

申夏在桂林蔚州孫紳泉明府

摺

述其鄉人李氏義僕

事李先代為盜所得奴子某持刀力鬪脫於難又虎噙

幼主一奴一斧斫虎得免兩奴皆受巨創其家尙藏其

悉樹叢談卷下

五

刀與斧焉相傳奴沐舊家子遭難失身紳泉不能舉其

姓氏恐終淪沒存之篇什詩云蔚州李氏兩僕忠且武

一殺賊一殺虎皆於危難中挺身救其主主曰余生實

維汝鄉里驚誇色飛舞兩僕於今已黃土主人猶存舊

刀斧嗚呼刀斧亦區區兩僕之武可不書書其大節能

忘驅事主之義如是夫若兩僕者胡為奴此奴非碌碌

破巢之卵凡上肉惜哉姓名不得詳我據所聞書兩僕

嘗慨志乘失修義烈事多湮沒弗彰得子文此詩兩僕

千古矣

吾鄉乍浦市中賣餅家有光餅一種中為孔穿如錢較

大貫以紗縷可負而行相傳戚繼光行軍時所作為三

軍裏糧之自來說餅者未見題詠錢唐吳中林司馬

廷華光餅歌云初疑穿破沈郎錢還如壓匾韓馮彈體

物左工司馬嘗補蔚州志較之魏氏原書頗為精核

宣郡固圍在鎮解之西四面孤懸旁無附麗牆外即通

行路每遇風雨晦冥之際愁雲慘霧凝結不散人俱不

解其故嘉慶癸酉永康潘質學刺史

國詔

宰宣化更治

獄牆掘地得鬻饑數百枚於郊外瘞之此後遂無所睹

矣問之故老云是地前明為首級庫邊功獻捷歸元於

此少陵詩天陰雨黑聲啾啾洵有是乎

質學服官三十年所至有惠政生平以理學自命嘗於

某觀察酒坐見有優伶即拂衣起觀察嘉其守正言於

悉樹叢談卷下

六

上官立子卓薦時人兩賢之詩不多作而時出秀句嘗

有夜靜月親人五字極佳

錢唐蔡莘腴大令

任

由庶常改官畿輔三黜屢空困蹟

不偶歿於龍門任所虧帶鉅萬遺孀凍餒不暇恤未聞

有如魯望之憫承吉者亦可慨已大令多髭人以髯蔡

目之詩純學大蘇遺稿散佚錄其龍門卽事云八口猶

僑潞水濱單車犖犖抗黃塵始知塞上風雲變不似關

中草木春投筆何須侯萬里飛書尙欲辟千人紫薇花

上一鉤月願乞君恩老此身以龍門誇於關內諸君

云臨流負郭得清娛斗大山城頗不孤四堡毗連成犄

角一關陡絕控幽都邊陲莫使愁荒遠景物居然入畫

圖二十年前香案更暫司筦鑰箱銅符長安嶺云官如  
靈運與猶豪側嶺橫峯敢憚勞棘石乍驚輪有角面山  
可惜土無毛路侵雲腳成虛步泉帶風聲作怒濤喚作  
長安偏日遠京華北斗仰天高數作皆興酬落筆豪氣  
未除讀之猶似見碧庭鐵珊館名酒坐掀髯四顧高談雄辨  
時也

余曾在方鐵珊參軍廷珊席上贈莘腴云此中空洞寧  
無物不合時宜一肚皮競笑使君毛繞添故應吠犬足  
生蹙能消塊磊無過酒豈謂饑窮竟坐詩拔劍向天公  
莫舞古來壯士幾揚眉鐵珊笑曰此東坡效山谷體也  
江都林小桐少尹報曾性傲多才尤善漢隸爲宣化典

蘇村叢談卷下

七

史以忤前守幾至落職余到郡時已量移大興整妮將  
行口占贈之云舉世何人擅八分柔乾河上又逢君空  
齋欲徧留君字君是當年蕭子雲巖關絕塞漢秦餘金  
石摩挲願竟虛喚取襄陰舊賢令磨厓共作擘窠書此  
輩何勞識姓名青泥一襍到公卿端應喚作書牆客好  
配吾家畫壁生張雲巖姊登蘇亦工隸書會假西靈縣  
事故第二首云然

長白普次雲太守俊權口北觀察篆作上谷雜詩句如  
洋河風急雲如馬孤嶺春深雪滿山紫邏詩成邊月小  
青袍人老野雲多皆極悲歌感慨之致

次雲出所藏元人李易安小像索題余爲賦二絕句云

漱玉聲疑響珮環春殘幽恨苦相關易安有傷心柳絮  
春殘詩泉頭水種出藤蕪綠偏山月上新詞最斷腸纏兒女  
意堪傷不應人比黃花瘦卻道全無晚節香嘗謂朱淑  
真菊花詩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  
南自題畫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  
所本志節儼然卽此可見斷腸一集特以兒女纏綿寫  
其幽怨月上柳梢詞見歐陽公集明人選本嫁名淑真  
致蒙不潔之名亟應昭雪易安何等女子況未亡時年  
已垂暮汝舟之適亦恐近誣

錢唐金質夫太守文博舉乾隆丙辰鴻博後守直隸順  
德以罪遣戍隨園詩話云死後搜其遺詩僅得游張園

蘇村叢談卷下

八

一首尊聞錄又載其登燕子磯濤聲寒夕照亭影落孤  
鴻之句余於宣郡志內見其榆林土木二詩甚佳今錄  
於此榆林云四畝如列垣平地類井底中有百雉城扼  
要勢莫比前險懷來橫後險居庸時登陣一長眺目力  
盡百里遙青共邇碧歷歷羅縈几時清斥埃開春深草  
木美荷鋤者誰人三五聚沙鷗歸耕定何日不覺三歎  
起土木云景照荒城行行詣土木據鞍話前代鑄此  
一大錯萬乘等兒戲一擲向沙漠千官爲鬼雄碧血染  
劍鏃天地十年閉廟堂三日哭幸賴瓊甥謀再造乾坤  
局不然晉愍懷無亦徵欽續千金戒垂堂白龍困魚服  
何物小閣豎青史有餘戮崇祠榜顯忠遺碑不忍讀

楊升庵演載記元梁王女阿蓋愁憤詩雲片波濤不見  
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注押不蘆花北方起死回生草名  
攷白湛淵續演雅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注漠北有  
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是押不  
蘆並非起死回生草蓋死而尚可復生故禮用之傷投  
功之竟死耳今日外有斷腸草人馬誤食之立斃或即  
是歟

上谷無鳴蜩入闕後忽聞蟬聲因調齊天樂一闋詞云  
新聲驚訴齊宮怨依稀乍吟還咽蕩婦空閨羈臣曠野  
倦客關山離別幽懷忍說料鬢影添華髮痕凋葉搖曳  
涼柯有誰與爾並高潔秋魂都被喚醒亂山殘照裏千  
樹凝碧泛梗愁長炊梁夢短入耳難禁騷屑冰天響寂  
甚獨抱孤清也因人熱聽裏餘音似催歸思切

瑟樹叢談卷下

九

輟耕錄至元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  
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  
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  
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  
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王逢浯溪集有感宋遺  
事云五月無花草滿原天回南極夜當門龍香一篆魂  
同返猶藉君王舊賜恩注云至元十三年正月伯顏丞  
相入杭二月起家三宮赴上都五月見世祖皇帝尋命  
幼主為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十二日內人安康朱夫

人安定陳夫人二侍兒失其姓俗罷蕭襟閉門焚香於  
地並雉經死衣中有清江紙書云不免辱國幸免辱身  
不辱父母免辱六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踰  
三百春躬受宋祿羞為北臣大難既至守於一貞焚香  
設誓代書諸紳忠臣義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  
血書所載與輟耕錄相同而詩語較詳且云不免辱國  
詞意尤合知南村所載為漏略耳楊瑀山居新話所載  
與浯溪詩注同大難既至下又有劫數回輪妾輩之死  
八字

素村叢談卷下

十

四朝間見錄歐陽子諡文忠景丞相鐘以善事韓亦諡  
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諡歐陽者諡鐘改諡文穆無  
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  
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白獼猴載趙從善增像  
會稽賢牧堂事郡士朱萬年題詩於堂亦有此二語今  
俗諺作大風吹倒梧桐樹者誤也更生據元人院本謂  
元時諺語作鳳皇飛上梧桐樹然攷山居新話載桑哥  
擅權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二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  
有不便者多阻之桑哥暗令人作一狀無人名事實但  
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壞了中書省云云促省探再  
讀之張起身云大家飛上話短長自有旁人梧桐樹是  
當時諺尚如此張戲倒其語耳

膏與更生論婦人裹足緣起更生引古樂府雙行纏詩

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以爲六朝已然然亦未爲確  
證惟西陽雜俎載葉眼女金履事云阇汗國主得之命  
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  
無一稱者諾皋固屬寓言可見當時婦人以足小爲貴  
其不始於五代可知韓偓詩六寸圓膚光嫩嫩唐尺六  
寸尙不足今四寸耳

又與更生論兒貓女貓事顧亭林日知錄山東河北人  
謂牝貓爲女貓隋書外戚獨孤阇傳貓女可來無往宮  
中是隋時已有此語余謂隋書所言迺貓女非女貓也  
女貓二字見玄怪錄所載崔紹事蓋其語起於唐時又  
開天傳信記有婦人投狀爭貓兒云若是兒貓卽是兒

琴樹叢談卷下

十一

貓若不是兒貓卽不是兒貓初觀似不可解細思之兒  
貓當卽牡貓之稱玄怪錄稱牝貓爲女貓則牡貓當稱  
兒貓古者婦人稱兒謂若是牡貓卽此婦人之貓耳兩  
兒字不可分此其所以可笑也

楊貴妃縊死馬嵬傳記無異說劉夢得詩貴人服金屑  
迺用晉書賈后傳趙王倫矯遣尙書劉宏等齎金屑酒  
賜后死故事以喻當日貴妃賜死情事耳或遂疑貴妃  
實服金屑誤矣

燕翼貽謀錄尉職警盜村鄉爭鬪憚經州縣者多投尉  
司尉司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  
己丑有司申警悉毀撤之詞訴悉歸之縣案今令甲禁

佐雜不准擅受卽此意也

金史忠義傳烏古論黑漢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權刺  
史行帥府事城中糧盡殺其愛妾啖士此又一張巡

今俗語以人之老病而死者爲燈盡油乾太平御覽八  
百七十火部引桓譚新論曰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暗  
炷燧禿將滅余謂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禿炷矣則此  
說漢時已有

今俗呼龜爲王八不知所起史記龜策傳載八名龜之  
名其入曰王龜各本皆作玉今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鱗介部所引蓋爲龜中之王也則  
所謂王八者或本於此

琴樹叢談卷下

十二

能改齋漫錄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  
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爲立干丈架閣法以  
歲月爲次嚴其遺失之罪朝廷頒諸路爲法此今各衙  
門架閣庫之始也

戴埴鼠璞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翠玉今用青  
色琉璃皆銷治石汁以眾藥灌而成之始於元魏月氏  
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爲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  
非真物也案抱朴子論仙篇外國作水晶椀實是合五  
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者云云蓋亦  
治石琉璃之類是晉時已有不始於元魏矣

楓窗小牘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  
舊儀不同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



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有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  
執辰牌循環而出云云此全與今之自鳴鐘相似然則  
巧捷之法又豈必外洋哉

北方呼物之黑色者皆謂之青思之每不得其解太平  
御覽四十五地部引隋區宇圖志云周太祖諱黑因改  
黑山為青山則知北方以黑為青實起宇文之世又太  
平寰宇記澤州陵川縣黑嶺山在縣西五十里唐李德  
裕詩烏嶺金坑跋扈臣是也周文帝諱黑改為烏嶺

金史劉豫傳捷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  
城拒戰豫遂殺關勝以降案癸辛雜識載翼聖子宋江  
三十六人贊有大刀關勝或即其人蓋江等皆受招安

以討方臘見東都事略臘平之後當各受職故勝得為濟南  
將耳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吳錄云臨海縣海中生江  
離正青似亂髮即攤駮所云者是也然則今之頭髮菜  
即古之江蘿

元人院本獅吼記演陳慥故事內有變羊一齣乃本妒  
記京邑士人婦大妒異常以長繩繫夫腳夫密與巫媪  
計以繩繫羊婦自咎悔誓還復本形云云與院本關目  
略同見藝文類聚三十五人部引

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祭白蓮佛事白蓮  
佛即今所謂白蓮教也

漢書薛宣傳高陵令湯湛樓陽令謝遊皆貪猾不遜宣  
手自牒書封與湛即時解印殺付吏移書顯貴遊亦解  
印殺去此即今勒令告病之始又奏粟邑令尹賞與顯  
陽令薛恭換縣而兩縣皆治此即今人地未宜互相對  
調之始

今閩中有溺女之俗生女率多不舉按孫公談圃云閩  
中唯建劔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公建  
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  
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然則宋時閩中不惟溺  
女且殺子矣

空同子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以麥秋為蟲名  
甚奇五雜俎今俗指麥間小蟲為麥秋北人指七月間  
小蜻蜓為處暑

博物志載劉玄石千日酒事甚怪案周禮酒正注云清  
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云昔酒為久冬釀接春  
酒入於昔酒是酒名千日極言其釀日之久耳後人遂  
附會為一醉千日之說左太冲魏都賦醇酎中山流酒  
千日是俗語丹青盛流於典午矣

避暑錄話安祿山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盤子半青一半  
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贊成請以一半 贊成句在  
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贊壓吾兒耶案新舊唐  
書懷王乃史思明之子朝義周贊亦思明臣而此乃屬



之祿山並云見祿山事蹟殊不可解

周書蘇綽傳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今官文書用朱標蓋始於此

通鑑齊紀注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案今百家姓旁注郡名疑即宋之百氏郡望

老學庵筆記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然則彩鸞不僅書唐韻矣放翁稱彩鸞為女真蓋彩鸞為當時女冠之能書者

曰仙神奇其說耳

老學庵筆記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放翁

素村叢書卷下

三

不曰張汝舟妻而曰趙明誠妻可見易安無改適之事

茶山乞貓詩云青窮裹鹽仍裹茗煩君為致小於菟又云江茗吳鹽雪不如更令女手綴紅帶今鄉俗乞貓無不用鹽蓋沿宋時舊俗也而恰不用茗

元湯炳龍山村集題姚靜齋女柔德一日三割股救其兄云女生他人婦兄死誰養親割股與紵臂孰仁孰不仁割股療兄事不恆有若宋呼延贊割股為羹以療其

子尤所罕見矣

衛吹錄曰孔子有兄老子有妹董閻石尊鄉贊筆謂老子妹無攷案莊子天道篇士成綺問老子曰鼠壤有餘

蔬而棄妹是不仁也老子有妹當本此錄不替撰人名

觀嚴西顯序文知為文鏡嚴所作文鏡嚴名德翼江西德化人崇禎甲戌進士嘗為嘉興推官皇華紀聞載其御屬吏金事甚詳

古人言翁翁猶今人言公公也碧翁翁翁翁翁太平翁翁之類皆是又稱某丈為丈丈見全唐詩話諸母為母母見紫微筆記皆今人稱謂所無

馬上賁解之徒明時謂之走解見彭時筆記朝野僉載即有所謂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捺蜻蜓者彭以為金元遺俗非是西河詩話載淮妓賣解有舜子投井秦王立碑道旁拾芥鐙裏藏身諸名

近世竊鉤之徒鼠身都市潛於人叢中割取佩物俗呼

素村叢書卷下

六

剪給二字見明人說部京師則稱為小李 國初釋借山 元瑀京師百詠有小李詩都門喧熱名利區白日犇

走良可虞中有小李善剽竊如鬼如蛾滿路隅云云案田汝成委巷叢談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攘之區游手

游食姦黠繁盛有翦脫衣物環佩者謂之覓貼兒知此風南宋已然小李之名見葉文莊水東日記

東坡岐亭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此乃鄭餘慶事見盧氏雜說非懷慎也宋林洪茹草紀事云唐盧懷慎

為相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以為非鵝即鴨也已而下粟米飯惟葫蘆一枚而已亦以此事屬之懷

慎恐是承東坡之誤非別有所出耳

谷齋續筆載貽子錄云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  
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上側以西  
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  
避位攷王定保燕言期集一條同年到集所團司所由  
輩參狀元取郎君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  
坐隻東雙西與此所云雙隻相向而坐正合雙隻蓋謂  
名次之奇耦先輩本進士互稱谷齋謂雙隻先輩他無  
所見何耶

夢溪筆談言信安滄景之閒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  
塗之不爾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  
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

蘇樹叢談卷下

七

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云云案此數地皆在今天津  
河間等府郵傳經商往來如織均無不敢乘馬及泥塗  
牛馬之事若獨輪小車所在而有初非爲避蚊而設也  
存中嘗按察河朔親至其地不知何故作此妄語余嘗  
辨聘北道記鹿筋梁乃鏡梁棟之誤後人遂附會鹿爲  
蚊食見筋之說又轉爲露筋更謂人爲白鳥咕噉血滴  
筋露見西陽雜俎江淮固多蚊蚋亦無有因蚊而死者大抵  
昔人記載好爲已甚之詞非盡古今氣候之異惟筆談  
所云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之謂之凌牀則至今如是  
耳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庚戌罷雲南會川

昭采君甸子案君甸子疑卽今所謂翡翠  
漢書游俠傳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  
謂廷門謝罪今軍法有插耳箭游營畫漢時卽以此示  
辱矣

北夢瑣言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  
家家恐悚案雲漢友議蜀前將軍關某守荊州夢豬囓  
足自知不祥果爲吳將呂蒙麾下所殛荊州玉泉山祠  
天下稱四絕之地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祠成日三  
郎神三郎卽關三郎也允敬者則彷彿似觀之然則三  
郎卽壯繆矣

蘇樹叢談卷下

六

今人筆墨之佳者呼爲名手隋經籍志有名手畫錄一  
卷  
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惟以烏舅油  
但呼烏舅此燭用烏舅油之始

今柏鄉光武廟古千秋亭遺址廟有二石人半身俗傳  
光武斬石人處案後漢書世祖紀命有司設壇場於鄆  
南千秋亭五成陌章懷注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水經  
注曰亭有石壇壇有圭頭碑其陰云常山相隴西狄道  
馮龍所造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焉據  
此則二石人迺翁仲耳周輝北轅錄云至趙州經光武  
廟有二石人首橫於路俗傳光武欲渡河二人致餽慮  
洩其蹤迺除之又云遇二人問途不答怒而斬之已而

皆石也則其說由來已久滙水集和入光武廟詩舊物  
餘翁仲是金源士大夫已知俗說之不可信矣

今人以乞養他人子爲過房錢少詹恆言錄引元史刑  
法志諸乞養過房男女者聽奴婢過房良民者禁之更  
生又引元史食貨志論鈔法云豈有故紙爲父銅爲過  
房兒子者乎皆以爲起於元時案石林燕語元祐初哲  
宗將納后得狄仁詒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云云  
然則過房之名北宋已有之矣

抱朴子黃白篇故方有用後宮游女僻側之膠索僻側  
猶言秘密蓋卽女子夫癸之類

玉臺新詠梁簡文帝戲贈麗人詩羅裙宜細簡畫屣重  
高縗今人呼裙裙爲襜字見篇韻迺唐以後俗體六朝

只用簡字

樓羅二字有數解說者多并爲一談唐書同紇傳加册  
可汗爲登里誦咄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  
合俱錄華言樓羅也顧亭林以爲聰明才辨之意鶴林  
玉露僂儂俗言猾也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細  
素雜記云言人善幹辦於事者謂之樓羅此爲一義五  
代史劉錡傳諸君可謂僂儂兒矣盧仝示添丁詩婁羅  
兒讀書何異摧枯朽亦謂兒之聰敏與幹辦之義相近  
北史王昕傳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  
此樓羅字乃昕擬鮮卑夷語之音今人謂方語之難解

蘇樹叢談考下

七

者猶有此語與聰明幹辦之義迥不相涉南齊書顧歡

傳論躡夷之儀婁羅之辨以婁羅對躡夷亦似擬其音  
而言至宋史張思均傳子承恩爲三班奉職思均起行  
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  
人目爲小樓羅焉此樓羅雖亦與幹了之義相近而小  
樓羅之稱則今人說野史平話以之目綠林徒影當必  
宋時已有此語又宋史外國傳元豐四年于闐國遣蕃  
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羅有福力量知文法則又爲  
外國可汗之稱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羅人則爲  
兜覽鹿之義與諸書所言樓羅又不相同若平陽雜  
俎言天寶中進士多會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則尤不

足辯者

蘇樹叢談考下

三

吳更生瑟樹記 宣化郡治之乾維有射圃焉地拓百  
弓曲徑屢折室橫十笏虛牖傍通決決泉流琴筑表其  
幽韻落落樹影几席分其餘清每當靄霧晨開鮮颯夕  
動綠穿苔溜乍淙恬鱗紅徑藥欄頰喧逸羽小憩眠雲  
之石重攜鈎月之竿洵足寄遐尙於靈川標勝情於上  
谷者矣宛 八守符支鶴料蹟狎鷗盟判牘破閒傳賤  
關捷花覆一棹而作纈辭侵雙屐以留痕耽此崢泓助  
其蕭爽顏曰瑟樹意本諸桑經鄭注也或謂瑟之爲器  
柱促則節乖絃纒則軫絕甚至自矜別調競託繁音徒  
貽掉磬之譏難免盜竽之誚是非相伴幼眇宣響鬱淫

又烏能穆羽召和清音厲響也哉太守道腴養瘠心粹  
易瀉五蠹潛形三蠹罷訟於是拔髡柳踐髻莎門峙七  
松籬安六枳檻葺庚辛而涵白石題甲乙而浮青酒聖  
推襟詩星接襪翔蕊未墜折波欲平會心在濠濮閒置  
身於巖石裏固不僅看山拄笏選樹移牀崔沔著陋室  
之銘庾信成小園之賦而已



齋	齋	古
一	齋	稻
齋	齋	齋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It emphasizes that this is crucial for ensur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for providing a clear audit trail. The text notes that any discrepancies or errors in the records can lead to significant complications during an audit and may result in the disallowance of certain expenses.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outlines the specific procedures for recording transactions. It details the requirements for receipts, invoices, and 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It states that all receipts must be properly dated, itemized, and signed by the individual receiving the goods or services. Additionally, it requires that all invoices be reviewed for accuracy and that any missing or incomplete documents be promptly identified and corrected.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document addresses the issue of expense reporting. It explains that employee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a detailed report of all business-related expenses incurr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This report should include a breakdown of the expenses by category and a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business purpose for each expense. The text also notes that any personal or non-business-related expenses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and will not be reimbursed.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auditing the records. It describes the role of the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in reviewing the records and identifying any potential areas of concern. It states that the audit process is designed to be thorough and objective, and that any findings of non-compliance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appropriate management level. The text also notes that the audit process is a continuous one, and that records should be reviewed on a regular basis to ensure ongoing compliance.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document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key points discussed in the document. It reiterates the importance of accurate record-keep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supporting documents, the process of expense reporting,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It concludes by stating that the goal of the document is to provide a clear and concise guide for all employees involved in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 and to ensure that all transactions are properly recorded and audited.



金華王家文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左氏記聖人之事

呂成公謂左氏說聖人之事則陋記管晏之事則善

六 子按左氏說聖人事尚無近陋處成公所當謂

外傳耳

婦人無諡

杜注於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云婦人無諡也而於釐子

生隱公注云聲諡也

隧

隱元年隧而相見杜注隧若今延道傳二十五年請隧

古柏齋讀書雜識

弗許杜注闕地通路曰隧前後蓋互文見義故傳二十

五年釋文云今之延道

餽

說文云餽奇食也解而使餽其口於四方最為協合故

釋文於隱十年下引之杜注云驚也非是以餽予口注

瑚琀

論語集注夏曰瑚商曰琀周曰簠簋仁山攷證云爾雅

釋器文今按爾雅無此文當是文安誤記

子桑伯子

集注引家語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姚姬傳爾雅惜抱軒

筆記謂此語見說苑十九卷今家語襲之按楚詞已有

桑扈行語蓋在說苑前

兩程子

惜抱軒筆記謂集注於明道伊川但稱程子更不分別

自是著書之變體以文之體言之似不若分山之為當

今按姚氏說非是金仁山論語集注攷證云程氏遺書

前十卷不分二先生語外書亦多有不分者據此知遺

書及外書其體例本如是朱子采二程語多本此兩書

元本既不分明朱子何由辨別姚氏當由未知此說故

以臆度為是語而不悟其非

李光祖

惜抱軒筆記云光祖其名不可考今按孟子集注攷證

古柏齋讀書雜識

李氏昭武人名郁字光祖號西山學於龜山楊公為其

婿舉遺逸官至福建帥機有論孟遺秉文公作墓表姚

氏但引宋史李方子傳為證疏矣當考文公集

洪氏

弟子章集注引洪氏說姚氏謂不知是景廬與興祖據

仁山攷證乃興祖非景廬

張良

困學紀聞 十二 引張氏譜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

七代孫此語以世系考之殊不可信不知深寧何故引

之正如天師世家譜系所載核諸史載穆妄顯然而宋

文憲為之作序猶復臆陳以為事實皆通人之蔽也

文帝除宮刑

景帝紀孝文皇帝臨天下除誅謗去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嗣也據此則文帝之去肉刑除宮刑史皆有明文故電錯對策言肉刑不用又言除去陰刑張晏注陰刑為宮刑是也姚氏筆記以張注為非謂陰刑乃巧詆以殺人之刑是未檢紀文臆為之說

朱買臣傳

漢書朱買臣傳敘次最為舛謬傳云拜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案說擊破東越事在元封元年見武紀而買臣主爵都尉之徵乃在元狩元年見百官表下距元封元年

百官表

武紀

凡十三年傳又云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深怨後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此事雖與張湯傳合然湯之死在元鼎二年武紀及百官表並同若以買臣元封元年擊東越以後方為主爵都尉數年失官方為丞相長史計之亦下距十餘年班史他傳雖多抵牾然未有如是傳之尤甚者殊不可解

何貢

後漢書靈帝紀光和三年立貴人何氏為皇后注車騎將軍何貢女也案皇后紀靈思何皇后光和二年立為皇后明年追號后父貢為車騎將軍據此注貢字乃真

字傳寫之訛

右將軍皇甫嵩

靈帝紀中平五年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右將軍皇甫嵩救之案右當作左紀六年春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大破王國於陳倉是也皇甫嵩傳亦作左將軍

蕭望之

竇武傳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注石顯為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案御史大夫字誤當作太傅或前將軍見漢書本傳

賈人立為皇后

何進傳光和二年賈人立為皇后案二年字誤靈帝紀

百官表

四

光和三年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為皇后皇后紀靈思何皇后光和三年立為皇后

中軍校尉

袁紹傳已紹為佐軍校尉注山陽公載記曰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案何進傳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張讓傳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皆不作佐軍字據此知此傳乃傳寫誤

胡奮平西將軍

晉書武帝紀咸寧元年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太康元年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案晉方平吳無緣有平西之號西字蓋南字之誤吳志三嗣主傳正作平南本書胡

奮傳作征南

鎮軍將軍 王延

武帝紀太康元年王濬克西陵殺鎮軍將軍留憲案王濬傳作鎮南將軍憲當為長山人贊之族也贊見吳志孫峻傳注又杜預克江

陵斬吳江陵督王延注一本案杜預傳作伍延吳志三

嗣主傳同預傳

東安王繇

后妃傳武悼楊皇后傳東安王繇案王字乃公字之謬后妃傳

惠賈皇楊駿傳俱作公與本傳合

鎮東大將軍

宣武王傳琅邪武王由傳出為鎮東大將軍代衛瑾案吳志三

古柏齋讀書雜識

五

嗣主傳亦作鎮東大將軍是也武帝紀咸甯五年脫大

字衛瑾傳鎮東大將軍

王祥

王祥傳泰始五年薨按武帝紀泰始四年夏四月戊

太保睢陵公王祥薨

羊祜

武帝紀泰始四年羊祜為尚書左僕射五年尚書左僕

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案左羊祜傳誤作右

陳騫

陳騫傳咸甯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

胡烈牽宏皆勇而無謀案胡牽皆死於泰始六年見武

帝紀騫傳此語大誤非史氏虛美即敘次外件

胡奮傳

晉書最疏略尤非是者紀志及他傳所載歷官事蹟甚詳而本傳反略如諸王傳皆是此固班馬以來必無之

例也即如胡奮傳紀及他傳所書傳乃不書驟閱之幾

疑為兩人是修史者之大失也胡奮事又見魏志鍾會

傳注引晉諸公讚語亦較詳此裴松之之博瞻所以為

史家寶貴也

裴頠

惠帝紀永平八年永康元年尚書僕射裴頠據本傳脫

左字

古柏齋讀書雜識

六

平王

唐書宰相表景雲元年壬寅紹京黃門侍郎李日知殿

中監平王隆基竝同中書門下三品癸卯隆基同中書

門下三品前後重複敘入蓋前誤衍

雍州刺史

宰相表景雲元年七月己巳日用罷為雍州刺史案崔

日用傳雍州作婺州

右散騎常侍

宰相表景雲二年十月散騎常侍魏知古同中書門下

三品案右魏知古傳作左睿宗紀作右

盧懷慎

宰相表開元二年正月己卯懷慎檢校黃門監三年正月癸卯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四年正月丙申懷慎檢校吏部尚書案表前後所書與紀傳多不合

劉幽求

宰相表開元四年閏十二月己亥元之幽求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案幽求字誤衍

七月己酉

宰相表廣德二年七月乙酉光弼薨案代宗紀作己酉

給復二年

代宗紀大曆十三年金州人卓英璘謀反六月伏誅給復金州二年案元載傳作給復三年

古柏齋讀書雜識

杜詩自注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卷三杜詩國馬竭粟豆自注漢有太常三輔粟豆案今本無此自注字

車如雞棲馬如狗

杜詩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日知錄引後漢書此語作釋浦起龍讀杜心解駁之非是至謂此語單超自言非謂朱伯厚尤誤

盧橘

昔人議東坡用盧橘事不知唐人已有作枇杷用者樊珣全唐詩五狀江南仲夏盧橘垂金彈甘蔗吐白蓮

天人三策

世稱董江都對策為天人三策語見唐書劉蕡傳讀漢武帝三策董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概緩而不切也

江淹五色筆

江淹五色筆事本傳所載與劉璠梁典所紀不同今錄於此見文選梁典云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採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文思稍減

陸魯望詩

李長吉新筍詩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陸魯望詠白蓮襲其語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

東坡詩

古柏齋讀書雜識

昔人謂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海立二字本杜于美四海之水皆立句證其具有來歷其實浙東句全用殷堯藩詩注蘇詩者皆未之及殷喜雨亂雲隨手變浙東飛雨過江來

古柏齋讀書雜識

沈  
部  
精  
年



漁洋山人詩文爲藝苑第一大家海內心折久矣所撰說部遊歷記志而外石帆亭紀談居易錄諸書多編年日記各爲部帙間有重複不無詞異而意同閒窗妄摘菁英略用門類稍加區別都十二卷倣古今體詩精華錄之例亦以是名之若遷除邸報官制攸關良友佚詩表章念切當別爲一書茲尙未逮云梁溪劉堅識

卷一 評騭上 卷二 評騭下

說部精華 序目

卷三 考核上 卷四 考核下

卷五 載籍上 卷六 載籍下

卷七 典故 卷八 談諧

卷九 詩話上 卷十 詩話下

卷十一 清韻 卷十二 奇異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評騭上

楊雄

羅大經鶴林玉露論楊雄云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皆知羞惡雄豈肯附之劇秦美新不過言遜以免禍耳識者鄙之判其側云危言既不可不言庸何傷

曹孟德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有二遺令婕妤伎人時時登銅

說部精華 評騭上

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後人笑之謂操體魄果藏西陵

卽不必作疑冢既作疑冢體魄且不知散落何許雖

望陵作伎甯復聞之可謂詐而愚矣顧川劉考功公

敵毘陵董待御玉虬皆為捧腹而避其說

諸葛武侯

宋龍泉葉氏習學記言序目云諸葛武侯集荀勗和

嶠令陳壽所定亮之言魏晉所不欲聞然且存之而

不敢沒非亮至誠孰能使之哉是固忠武至誠動物

之效而晉武帝之視宋哲徽二宗勗嶠之視章惇蔡

京羣務俾蘇黃諸公著作一字不存於世明太宗靖

難後舉世以方正學文章為諱其用心霄壤矣葉謂

晉武好善忘讎自是盛事故其後裔雖亂而尚延旨

哉曹操殺孔北海其子不獨愛融文辭每歎曰楊班

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此在晉武

之前皆後世所不及

文中子

唐初修隋史不為文中子立傳千古疑之其時總裁

者魏徵秉筆者陳叔達皆及門也房杜諸人又皆佐

說部精華 評騭上

命力豈不能為其師立一史傳而必待三百年後宋

景文修唐書始為表章於王績勃質諸傳耶頃聞仇

俊卿通史它石論此甚快可破千古之疑其說本於

宋史謂通為長孫無忌所惡當時畏無忌故遺通而

無忌之惡王氏則由於王疑次子勳劾貶侯君集君

集與無忌善因而惡及其祖耳隋書不為王通立傳

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二公未嘗以一傳有無為輕

重獨可為當時操史筆者惜耳王通次子福時福時

子凝疑子勳勳勃韓通不立傳亦別有說



二十一

王右丞

王右丞兄弟好佛多與名僧游處其山川梵宇之作往往精妙然唐書王縉傳載縉喜飯僧徒對揚放沃輒以因果為證每西番有警輒使羣僧誦仁王經禳之大憲刑政日以凌遲縉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賄賂如市賈焉孟子謂頌詩讀書必知人論世旨哉言乎

韓吏部

韓吏部文章至宋始大顯其在當時皇甫湜號為知

說部精華

評薦上

三

公者然其論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不過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颯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漑或爽於用若有微詞反不如李北海賈常侍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若天生歐公則公之文幾湮沒而不彰矣按持此文出自袁昂書評後世教陶孫王弁州諸家文評詩評皆仿之

杜甫

杜甫進封西岳賦表有云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舊唐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岳從之

二月辛亥西岳廟災制停封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天雨黃土霑於朝服杜所謂元弼司空謂國忠也國忠以椒房進資緣三公天下知其非據而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詞以諛之可謂無恥他日作麗人行又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乃自為矛盾杜固詩史其人品未可知願自許稷契亦妄矣

李白

海甯朱一是近修作史論甚快其論李白云明皇以永王為江南節度穎王為劔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

說部精華

評薦上

四

度支庶悉領大藩故姦人無割據之心安史既熾海內遂大定而無他變其議創於房琯時安祿山聞之大驚而賀蘭進明即以此譖琯肅宗罷琯機務出為節度當時肅宗之惡琯即忌諸王之本意也忌之而遂誣永王璘以反誣白以逆璘且不能自明何有於白哉嗚呼均為明皇之子均戮力於社稷李泌從肅宗則為戡亂之名佐李白從永王則為黨逆之讐臣忠智之士幸不幸殊焉

韋蘇州

韋蘇州史失爲立傳宋沈明遠始補傳其生平端末終亦未詳集中有逢楊開府一篇少事武皇帝叵賴恃恩私云云後人遂疑爲三衛而韻語陽秋因附會以爲恃韋后宗族囁語武斷可笑腐儒之見乃如此

劉脊虛

劉脊虛盛唐詩人之傑李華作三賢論論脊虛與元德秀蕭穎士曰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劉在京下常寢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謂

說部精華

評薦上

五

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尙書劉公每詣與談終日忘返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又云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歿於汝南無復下壽云脊虛學行蓋不僅詩人之冠冤惜不饒見於後世而所傳五言亦止十四篇新舊唐書儒學文苑皆不爲立傳與韋蘇州同一憾事脊虛字挺卿

牛李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頏

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但悉謀維州一事怨恫神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之流皆小人也二人賢不肖如薰蕕之不難辨自蘇穎濱皆偉人之說出謂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氣勝而賢不肖始混淆矣明代彭澤王瓊其邪正亦易見乃李贄名臣傳列瓊而澤則附見之公議安在

李元賓

唐李觀元賓文集五卷附詩四篇雜文五十篇諸碑

說部精華

評薦上

六

銘亦有奇處至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粗率叫呶如醉人使酒罵坐蓋唐中葉以後江湖布衣挾行卷千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語隨之浸以成習觀諸書可見編首有陸希聲序謂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賓尙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尙於質故質勝其辭此序載文粹中究之元賓視退之如跛鼈欲追騏驎未可以道里計也

司空圖

唐司空圖一鳴集自序云所撰密史別編又有絕麟集述亦其自著也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甯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寔如清流之貫達大厯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外醃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哉晚唐詩以表聖為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

說部精華

評騭上

七

請矣

徐鉉

南唐以徐鉉使北請緩師後主曰卿行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對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耳此不惟純臣之誼亦識事機後金人圍汴京唐恪耿南仲輩專主和議止各道勤王兵遂致三帝北狩之禍非鉉之罪人乎

李昇

姚士彝見只編言陳水南通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改馬令書以為唐餘紀傳猶蕭常改三國蜀志為續後漢書也讀吳越備史昇本安吉若將潘某之子姓實潘也水南特以五代篡祚短促不足繼統遠遜南唐聲明文物雄擅江左無愧唐後云云按吳越與南唐世為仇備史之言詎可據為實錄以駁水南耶

朱文公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

說部精華

評騭上

八

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夫文章可也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共仰也乃極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以安石之姦則未滅其已著之罪以文忠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癥不特此也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忠武之死人盡為垂涕者也乃譏之為橫漢儒董賈之流皆議其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則云匡衡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以至諸葛忠武侯則名其為申韓陶靖節

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  
疊千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古人云君子當於  
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朱子語錄論  
人皆於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見灼艾集

張浚

世史正綱於李忠定公歿書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  
李綱卒於張浚則不書又引何彥澄家藏宋晦翁墨  
蹟一帖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實當時只據渠  
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不同常以爲恨揭後

評部精華

評部精華

九

斯云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逐李綱殺曲端引秦  
檜殺岳飛也中興宋鑑云張魏公力攻李忠定而甯  
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國危矣曾微一言聲時相之  
咎力引奸檜使至得政而甯與趙忠簡語不相下二  
者皆不可曉也中興大事記云使浚移其攻忠定之  
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徒以有子南軒稱爲正  
人無識者至比之武侯謬矣江右鄧左之履中著有  
張浚不當從祀辯

司馬文正公

司馬文正公爲中丞奏彈王安石言非行僞王制所  
誅非曰良臣實爲民賊安石亦云自新法之行始終  
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公集中載和安石二詩如  
安石明如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公則云妾身生死  
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和烘蝨云醯醢螭聚理固  
然爾輩披攘我當坐直如水火柄鑿之不相入而君  
子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張子韶云溫公之門一傳  
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之門一傳而得  
呂惠卿再傳而得蔡確三傳而得章惇四傳而得蔡  
京五傳而得王黼

評部精華

評部精華

十

楊文公

歸田錄稱楊文公大年作文則與賓客飲博投壺弈  
棋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門人傳錄疲於  
應命真一代之文豪歐公當世文宗而推服前輩如  
此益知石祖徠怪說之妄且柳開穆修之徒視歐陽  
豈止如陳涉之啟漢高耶

李師中

蘇明允預識荆舒之姦人皆服其先見同時李待制

師中因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  
師中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  
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明允擬之王夷甫盧杞師  
中擬之王敦其識不相上下皆不減張安道呂獻可  
今人但知老泉何也

歐劉

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常言好箇歐九可惜  
不讀書仁宗嘗問宰相劉敞何如魏公極稱其才歐  
對曰劉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  
說部精華 評騭上 十一

蘇文忠

孔文仲號正人而攻伊川至謗為五鬼之魁朱子以  
蜀洛之故甘心蘇氏更有甚焉其與汪尚書書云蘇  
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  
下其徒若秦觀李廌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云云至  
其推尊張浚全以南軒交誼甚矣不黨之難也

王安石

朱近修史論云後世之變法者三人商鞅王莽與安  
石耳商鞅變之而國富彊莽安石變之而天下大亂  
王莽變法於初定之新故亂發十八年之速安石變  
法於久安之宋故亂成數十年之後云云以安石與  
莽並論甚確然非元祐諸賢則安石之釀亂亦不待  
宣靖之日使信卡諸姦不以紹述之說進則北宋至  
今存可也

蘇子美

慶曆中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起無敢救解者韓魏  
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  
何至如此帝悔之歐陽充公作蘇氏集序云嗟吾子  
美以一酒食之過至流落以死正用韓公語而誌中  
不載其事

蔡卞

人有不可以一節取者宋史載蔡卞歷揚廣越潤陳  
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  
以薔薇露灑衣送之卽此一事而論雖與沈香載石  
同稱可也而乃出於卞之巨姦

蘇叔黨

宋人議蘇過叔黨附梁師成師成妻死為服總麻云云顧略其大節元袁伯長清容集有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死之其氣節不墜光於前人矣事詳揮塵錄劉後村跋小米畫云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小官命也夫揮塵錄又載叔黨政和中召入禁中畫窠石而終不遇

徐師川

說部精華 評臨上 三 宋南渡後高宗最重蘇黃詩文筆墨求其子孫官之徐師川亦以山谷之甥馴至通顯其詩本江西派也貴後或以書賀之稍及山谷淵源師川答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間諸水濱噫安得此負心之語

羅鄂州

宋羅鄂州 願 古文南渡後第一為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翼後序通篇用韻尤屬奇拗宋文憲公序鄂州小集因效其體亦韓文公志樊紹述之意然奇峒出鄂州下矣

朱浚

廬葬之有杞華原柳氏之有瓌韓忠獻之有侂胄吳玠吳璘之有逆曠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也何燕泉餘冬序錄載朱文公曾孫浚為浙漕值賈似道當國時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按文公世系公長子塾塾生鑑鑑生浚浚仕至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使吏部侍郎丙子元兵至福安州浚不屈死之後能殺身成仁而不能不失身於權貴明末亦有之如張捷楊維垣是也浚死節事宋史及綱目皆不書

說部精華 評臨上 三

京汴後

文丞相云甫中有二蔡其一派出君謨其一派出京汴下子孫慚其先人所為多自詭為君謨後曾見江右齒錄分宜相子孫中式者竟不列其高祖名爵孝子慈孫百世不改可畏哉

蔡趙子

蔡條京之子撰西清詩話宣和五年或言條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奉旨特落職勒停見能改齋漫

錄后山居士集有與魯直書云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正夫挺之字也蔡趙輩勢能禁天下不敢習蘇黃詩文而不能得之於其子異哉

陶南村

孫大雅作滄螺集有陶南村傳載其不應測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驢辟舉張士誠開府姑蘇以軍諮屈之亦謝不往洪武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復以病免藝圃種菊有靖節之風所著輟耕錄文獻足徵其人品

說部精華

評騭上

五

周文襄

陸儼山願豐堂漫書云周文襄忱巡撫江南日王振新作居第今京衛武學是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大喜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又楊儀明良記亦有錢御史所抄沒中官王振家金鑄觀音背識孝孫周忱拜奉之

說隱忍以就功名不顧名節掃地雖有功德於吳中豈足道哉

張綵

宏治中太監李廣拜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言太監汪直梁芳搗亂國典榮惑聖心脫死幸矣久擯不用而陛下復召還之李廣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奸諛蠱惑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殘剝削之害而無所愬今縱不迫僂其罪豈可併置其惡黨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聖心凡營求餽遺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云云

說部精華

評騭上

六

王雲鳳

正德中給事屈銓祭酒王雲鳳先後疏請判定正德元年以後現行事例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又請劉瑾釋奠如魚朝恩故事銓不足言雲鳳號稱名臣乃亦覲顏為此何也雲鳳與喬莊簡王瓊齊名號河東三鳳莊簡尚矣瓊與雲鳳何異華歆之龍尾乎虎谷集



詩文皆未成家然一時名流如石邦彥喬白巖儲柴墟邵二泉王陽明韓苑洛五泉皆與唱和

吳康齋陳白沙

駱兩溪盛南楚雜談云吳康齋陳白沙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瑕而尹直瑣綴錄肆其醜詆所謂醜正惡直小人而無忌憚耳可見公論自在千古但駱議梅聖俞以私憾作碧雲駮毀范文正公則非是碧雲駮出魏泰之手假名聖俞耳泰即作東軒筆記者

說部精華

評薦上

七

邱文莊

邱文莊公濟著世史正綱持論嚴正至其為相則逐三原王瑞毅公惡莊定山欲誅之何其明於論古而闇於立身如此

霍韜

嘉靖中陸浚明聚為給事中疏糾張孚敬桂萼上為罷二相旋以霍韜言召還陸坐是謫都勻驛驛丞林居十八年韜復有疏尉薦陸笑曰天下事壞於此輩僉人之手乃復以餘波汚我耶韜真小人之尤黃太

冲宗輯明儒學案不當闕入觀浚明之言韜在當時物論可知矣

郭希顏

中允郭希顏以謫外家居上疏建儲嬰世宗之怒傳首九邊後人憐其罪酷有為請諡者有或入其疏於名臣奏議中可笑按希顏此疏本以遷謫妄有覬覦固不必言其在詞林見議禮諸臣驟貴又見相嵩以議輿獻王祔廟稱宗得大拜希顏遂建言欲黜孝宗武宗二廟不與九廟之數而以輿獻上接憲宗公論

說部精華

評薦上

支

惡之遂以計典罷斥其人穿窬之不若而論者不察猶廁諸直諫之列何哉黃毅庵良野紀矇搜備詳其事且謂二祖列宗之靈實褫其魄此萬世公論論世者之所當知

唐荆川

徐宗伯學謨水廳劄記云毘陵唐荆川順之始以宮僚言事削籍海內有景星慶雲之望繼倭亂江南趙文華薦之朝起南兵部郎轉北至京朝士爭往候之荆川闔門謝客客至常不得見及報謝自九卿外庶



僚惟翰林科道吏部而已是時分宜當國久勢傾中外欲借荆川為名高日令其子置酒款洽荆川儒者一見隆重遂為莫逆意謂可附行道不知入其牢籠也巡邊之役分宜享之西苑直房飲以薏苡酒荆川以為佳分宜曰酒故薏苡王總督餽予酒則一年佳一年官卻一年不佳一年荆川領之至薊欲馳總督而道王公自以帶兵部堂銜難之荆川殊怏怏還朝先以巡邊疏稿託白儀制啟常呈世蕃內參王公至數百言世蕃覽之大驚曰此疏入王公械逮矣乃以說部精華 評騭上 九

筆盡刪去止留一卒不練誠如聖諭云云四句乃得秋後處治之旨朝論以薏苡酒之語謂荆川為嚴氏報効此其故不可知矣如宗伯所言王司馬思質之獄發指雖由相高荆川實為搏擊何殊文華之媒槩張半洲耶李中楚開荆川至交也嘗遺之書曰此一超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託非其人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矣又云或佛脍欲往之意也豈知其終是不可哉蓋良友之言如此

一季

錢牧翁貶空同滄溟二季先生至矣吳中之師友二季者如徐迪功黃五嶽以及弇州皆絕之於吳且夷迪功於文壁唐寅之列比之明妃遠嫁一日閱焉時可元成集辯徐太室二羅集序云吳詩清淺而靡弱不以二季劑之而何以詩哉元成吳人也其言如此天下後世其可欺乎牧翁稱文徵仲詩近注鈍翁注歸熙甫詩人之嗜好實有不可解者

桑悅祝允明

明文士如桑悅祝允明皆肆口橫議略無忌憚悅對說部精華 評騭上 辛

邱文莊言舉天下文章惟悅其次祝允明世但嗤其妄人耳允明作罪知錄歷詆諱歐蘇曾六家之文深文周內不遺餘力謂韓傷易而近儂形粗而情霸其氣輕其口誇其發疎蹀歐陽如人畢生持喪不被袞繡東坡更作儂浮的為利口譁獷之氣肆溢舌表使人奔迸狂顛而不息曾王既脫衣裳并除爪髮譬之獸齧脂骨至於老泉穎濱秦黃冕張則謂不足盡及惟柳如冤裳佩玉猶先王之法服乃其大旨則在圭六代之比偶故實吁亦鄙而倍矣

楊升庵

前輩大家各有本末非後生小子一知半解所得擅  
議昔胡應麟元瑞作丹鉛新錄林學山以駁升庵  
近吳爰修齡作正錢駁牧齋識者非之按洪文敏容  
齋五筆所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黃頗務譏詆坡公  
名其篇曰辨坡文敏以為蚍蜉撼大樹乃知此等不  
度德量力古人亦有之

王秋澄

王秋澄 教 萬厯中官吏部文選郎中力持公法政府

說部精華 評騭上

三

權璫無所措手繼者為顧涇陽孟雲浦馮思豸生皆  
效之遂相繼黜逐伍袁萃林居漫錄云然又嘗薦起  
鄒忠介趙忠毅諸公為正人所倚先生淄川人也

黃綰

黃綰陽明之門人以議大禮附張桂得進用永嘉呼  
為平原十九客講學之流弊至此

張江陵

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親王體至尊於文武大臣投刺  
作書有稱王者別號者不稱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

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

晚生矣當其時襲封者至稱門生考宋朝儀親王班  
宰相之下已乖大體况以天潢之尊降而稱晚生門  
生乎其褻越已甚而權相之氣欲亦可想見又何怪  
士風之不競乎江陵嫺大瑞為保刺稱晚生以江陵  
之薰灼至使羣臣上疏不敢斥名親王次輔皆稱晚  
生在外布按二司至行跪禮而屈體媚璫乃如此可  
謂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矣

艾南英

說部精華 評騭上

三

時人好私其鄉之前輩而不顧天下後世之公議如  
秦人於張尙書綵吳人於陸尙書完楚人於張相國  
居正是已然未有如艾南英之於嚴相嵩者閱其題  
弁州四部彙後論嘉靖事至以為才相英君千秋知  
遇雖誅戮稍稍過當云云如南英之言則楊忠愍夏  
忠愍諸公之死皆宜而嵩不當與宋之情布京檜同  
列奸臣傳矣南英負文名愚而諄乃至此不亦怪哉

婁子柔

讀元氏白氏長慶集婁堅子柔二序紆餘唱歎且古

文也子柔嘉定人與唐時升程嘉燧李流芳齊名萬  
厯末婁之文程之詩號吳中二絕崇正中有臨川傅  
占衡字平叔能古文在艾南英之上入 國朝言古  
文者益多如婁傅者未見其匹也占衡乃天啟中關  
黨給事中槐之子

### 李贄

李贄藏書續藏書近偶寓日其最害道者莫如論狂  
狷一篇謂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  
狂也舜也禹也湯武也太公周召皆狂也漢高帝狂

說部精華 評騰上

三

之神文帝狂之聖也此等謬論正如醉夢中囈語而  
當時諸名士極推尊之何哉若以李斯桑宏羊呂不  
韋李園賈誦董昭爲名臣温嶠爲逆賊所謂好惡拂  
人之性者也以楊雄胡廣譙周馮道爲吏隱外臣亦  
大謬

### 伍甯方

吳中伍甯方袁萃撰林居漫錄彈園雜志續眉山論  
諸書攻李三才自比於蘇明允辨奸論而其於當時  
臺諫所推重定國是者則徐紹吉徐兆魁邵輔忠劉

廷元數人也其後熹宗之世皆爲閣黨兆魁廷元至  
大司寇輔忠至大司馬紹吉至都御史崇正初定逆  
案數人皆褫職定罪是時袁萃已前歿矣至其書并  
攻孫立亭呂新吾諸公語尤狂悖

### 李清

南渡馬阮用事濁亂極矣惟以給事中李清言追復  
懿文太子諡廟號興宗追上建文帝諡曰讓皇帝廟  
號惠宗景皇帝廟號代宗補二百餘年未舉缺典又  
追贈開國功臣傅友德麗江王諡武靖馮勝甯陵王

說部精華 評騰上

五

諡武壯又予遜國忠臣諡方孝孺文正景清忠烈鐵  
鉉忠襄徐輝祖忠貞之類此天理人心之至公不可  
以亂邦沒其一節之善也

### 駱金吾

駱養性字泰如京師人崇正朝爲大金吾熊魚山開  
姜如農 二公俱以直言得罪下錦衣獄一日漏下  
二鼓一小中官持懷宗御筆至云諭駱某卽取熊姜  
二犯絕命繳駱附奏繳旨略云言官果有罪當明正  
典刑與天下共棄之今昏夜以片紙付臣殺二諫官

臣不敢奉詔奏上帝怒爲之霽二公皆得不死駱至順治中尙在萊陽宋荔裳嘗識之

左良玉

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爲名而并誹其作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崑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爲作傳柳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爲設几焚香淪岍片置壺一說部精華 評騰上 圭

孫蘇門

天啟中左浮邱魏廓園周蓼洲三公以璫禍被逮皆蘇門先生與鹿忠節繼善之父及其甥壻張于度果中周旋於患難之中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伊周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又與高陽孫文正公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扼腕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紗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子不生

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平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所敢望 某 一介書生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竅庵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激於中豈無意乎及三公死各坐贓數千先生又與鹿太翁贖金代上之

錢牧翁

錢牧翁撰列朝詩大旨在尊李西涯貶李空同李滄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復因滄溟而及弇州索垢指癩說部精華 評騰上 圭 不遺餘力心竊非之偶著其略牧翁序漁洋詩集有代輿之語所不敢傳會以誣前輩者亦欲爲先生之諍臣云爾

姜西溟

慈谿姜西溟 英 以古文明當世其文滂沛英發於蘇公爲多末第時以薦舉入明史館分撰刑法志極言明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枷東西廠衛緹騎之害痛切淋漓不減司馬子長論文則謂六經而下衰於左氏傳而再振於戰國策證其爲文本挾縱橫之氣故云

然爾

說部精華

評騰上

三

說部精華卷一

嘯閣藏板

評騭下

集序

唐人作集序例敘其入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况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為法

說部精義

評騭下

墓誌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古人所作墓文碑誌敘述子婦者甚少詳書其子之行實生卒及婦家之世出者加少也惟歐陽圭齋於圭塘之父獨然豈變例歟圭塘者元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許有壬也漁洋蠶尾集中碑版文字率遵古法世俗不知多以為怪至有詰其不書之故者皆未讀書考古之過也

古文

唐末之文所最喜者杜牧孫樵二人而已宋南渡之

文陸游羅願元文惟戴表元一人明初則徐一夔明季則嘉定婁堅臨川傅占衡餘姚黃宗羲

對偶

新唐書不載詔令往往不詳事之首尾宋景文公筆記一條云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乃知其刊削之意然此亦一隅之見若陸宣公李衛公論事之文何嘗非對偶但須分別觀之耳

詞曲

說部精義

評騭下

二

李白謂五言為四言之靡七言又其靡也至於詞曲又靡之靡者詞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當行而東坡稼軒直以太史公筆力為詞可謂振奇矣元曲之本色當行者不必論近如徐文長漁陽三弄木蘭從軍沈君庸之霸王秋吳梅村之通天臺尤悔菴之黑白衛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可使風雲變色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不得以小道目之

題跋品格

題跋古人書畫須論人品品格高足為書畫增重否

則適足爲辱耳葉石林詩話載王摩詰江干初雪圖  
末有元豐間王珪蔡確韓縝章惇安惇李清臣等七  
人題詩詩非無佳語但諸人名字千古而下見之欲  
唾此圖之辱爲何如哉嘗語汪純翁云吾輩立品須  
爲他日詩文留地步正此意也每觀鈴山集亦作此  
歎

### 書畫人重

詩文書畫皆以人重蘇黃遺墨而傳至今者一字兼  
金章愔京下豈不工書後人糞土視之一錢不直所  
說部精華 評騭下 三  
謂三代之直道也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書獨其  
人之賢者傳遠使顏魯公書雖不工後世見者必  
寶之非獨書也詩文之屬莫不皆然

### 書法喻史

益都孫文定公銓云司馬公資治通鑑如書家之有  
歐顏無處無鋒荀悅袁宏兩漢紀如鍾司徒書時具  
意外十二種筆意

### 佛語評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劉春虛草

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  
杜甫聖語陳子昂真靈語張九齡典午名士語岑參  
劍仙語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  
隱韓偓兒女語蘇軾有菩薩語有劍仙語有英雄語  
獨不能作佛語聖語耳

### 神韻

汾陽孔文谷夙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爲尙薛西原  
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  
幽石綠篠嫵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繹真誰爲傳遠  
說部精華 評騭下 四  
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景鳴禽集水木湛清  
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向者論  
詩首爲學人拈出不知已見於此

### 不盡

景文筆記云莊子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  
令人蕭寥有遺世意秦風蒹葭之詩亦然姜白石所  
云言盡意不盡也

### 一筆

書家謂索靖有一筆飛白書畫家謂戚文秀畫清濟

濯河圖中有一筆超騰回摺逾五丈通貫於波浪之間  
開文家亦有此訣惟司馬子長之史韓退之蘇子瞻  
之文杜李韓蘇之歌行大篇足以當之

簡古

劉知幾云敘事之工以簡為主因思左氏記晉平公  
飲酒杜蕢云辰在子卯云云幾三四十言檀弓只以  
十七字盡之云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  
也大矣語益簡味愈長可爲文章之法歐尹在洛同  
作雙桂樓臨園驛記永叔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止用  
訖部精華 評騭下 五

詩說

南宋陳止齋傳與晦庵同時嘗謂晦庵以千七百年  
之形替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

有未安朱知之移書求其詩說答云某未嘗注詩所  
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學士講義今皆毀棄之矣  
見三朝聞見錄蓋不欲口舌爭也

毀經

鄭端簡古言云永叔毀繫辭君實詆孟子安石非春  
秋二程子改古大學晦庵不用子夏詩序皆不可解  
見道之言

黃山谷題畫云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激中  
強人力牽挽欲何之耶數語見道之言極有味然蘇  
說部精華 評騭下 六

之貶惠賤僭黃之貶戎貶宜皆似未解此者何也豈  
亦能言之而不能行耶

文可不作

歐陽永叔致仕乞居穎終其身不歸廬陵前人議者  
不一洪文敏二筆駁之尤詳略云歐公吉人其父崇  
公葬於其里之瀧岡公自爲阡表而公中年乃欲居  
穎其思穎詩序云云逍遙於穎蓋無幾時惜無一語  
及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公生四子皆爲穎人瀧岡  
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顯而墳墓乃



隔爲他壤每讀之輒爲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雖起永叔於九原不知何以自解於不孝之罪

蘇黃詩品

蘇文忠作詩常云效山谷體世因謂蘇極推黃而黃每不滿蘇詩非也黃集有云吾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伯仲耳此可證俗論傳會之謬野老記聞載林季野目魯直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章蔡工書

宋人如章惇最工書其論書亦最精自謂墨禪黃長睿亦謂其筆勢超超意出褚薛然後人不屑道蔡京亦然脫有存者賞鑒家亦罕收藏不中作蘇黃奴隸是故君子惡居下流此之謂也

學杜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惟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已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縛以雄渾

說部精華 評騭下 七

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化物

昭王南征其君子化爲鵪鶉小人化爲沙蟲疑是誕罔語耳然世頗有此事如望帝化杜宇牛哀李委化虎邠后化蟒李林甫化牛之類清波雜志載章惇化貓泊宅編載馮拯化驢甚異不知盧杞柳璨蔡京秦檜史彌遠嚴嵩之徒又當化何物耳檜墓在金陵城南牧羊亭至今呼爲狗葬則其化韓盧必矣

元祐學術

說部精華 評騭下 八 政和間以詩爲元祐學術御史李彥章遂上疏論淵明李杜以下皆貶之因詆魯直少游無咎文潛請爲科禁至著爲律令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其紕陋一至於此是時大臣朝士皆安石之餘孽然安石惟欲廢春秋耳其詩實於歐蘇間自成一家亦可槩謂元祐學術乎此古今風雅一大厄也

東林朋黨

天啟中小人造東林朋黨錄點將錄天鑑錄同志錄東林籍貫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諸書以媚逆璫

殺諸君子與蔡京黨人之碑韓侂胄偽學之禁無異然其中亦有以小人竄入者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之屬與溫潞諸公同列是又不可解也如朋黨錄中之顧秉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元點將錄中之許其孝魏應嘉郭鞏陳保泰楊春茂同志錄中之張我續東林籍貫之郭鞏張文熙薛貞盜柄東林夥夥安某等是也

### 羣臣應制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輩

說部精華 評騭下

### 九

皆人頭畜鳴張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蓋將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與宗楚客厥罪惟均乃鳴梟之音亦溷風雅每觀唐詩至此未嘗不髮指也

### 逆瑾爪牙

張綵焦芳劉宇曹元皆為逆瑾爪牙腹心而綵又其鄉人也苑洛見聞錄獨稱綵遏止逆瑾功德數事謂大學士焦芳導瑾為惡劉宇首阿附瑾綵皆勸退之如是不下十餘條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而苑洛以鄉曲之故亂天下萬世公是非亦見其愚矣

### 兩浙人物

海鹽徐咸著西園雜記論兩浙人物劉文成為謀臣之首宋文憲為文臣之首方正學為忠臣之首于忠肅為功臣之首宸濠之變孫忠烈首輸忠死節王文成首倡義劫亂此皆建也獨謂世宗之初張羅峯首建議以成大禮此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耶

### 名臣文士

元名臣文士如移刺楚才東丹王突欲孫也廉希憲貫雲石畏吾人也趙世延馬祖常雍古部人也李木

說部精華 評騭下

### 十

魯紳女直人也迺賢葛邏祿人也薩都刺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魯別族也余闕唐兀氏也顏宗道哈刺魯氏也瞻思大食國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節義文章彬彬極盛雖齊魯吳越衣冠士冑何以過之

### 麟才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後又以元之孫超陞朝籍元之以直道不容於太宗而仁宗特擢其孫與蘇黃黨禁於徽宗而

其孫與甥皆見擢於高宗事同直道固不終泯而仁宗高宗之憐才亦古今所罕觀也汾本名元宗字彥祖以夢改名

立科

唐宋辟舉立科名至數十其最可笑者道侔伊呂科是也然當時以曲江公應竟不愧其名爾時有司可謂具眼矣又唐有不求聞達科宋亦置高蹈邱園科許於本貫投狀乞應名實相悖真堪一噱也

家法

說部精華 評隲下

十一

唐華元柳氏家法為士族之冠公綽公權已下至玳皆然玳家鸞婢猶不屑奉侍寶絹牙郎其家法可知而負國賊柳璨乃生其族卒與張廷範輩同誅死未足酬衣冠之禍故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論未必盡然若桓彝為晉忠臣而溫與元繼世為逆郝鑿郝愔之生超盧懷慎盧弈之生杞皆其類歟每讀史輒為三歎

再嫁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一仕宦卒葬

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閩關名家不以再嫁為恥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馮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為僚壻純佑卒陶妻亦亾陶遂再婚范氏長姨忠宣但疎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為之禁尤不可解也

復讞

宋甯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飛為鄂王開禧二年追奪秦檜爵謚謬醜此天下萬世公議然實韓侂胄欲用兵而先有此舉也乃邊釁既開又誅侂胄以媚敵遂

說部精華 評隲下

十二

復秦檜爵謚則諱矣

出子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與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為寺人祖嗣乎

茶費

蔡君謨茶錄下篇論茶器有碁椎鈴碾匙餅等目須銀鐵黃金為之然周密所記宋時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又以大縷銀

合於之趙南仲丞相帥潭以黃金千兩爲之進上穆陵大喜不知何以費乃至此象箸玉杯又何足道所謂奇技淫巧者此之謂矣

石冤

祁陽浯溪山谷題中興頌碑後詩刻世謂之小磨厓與顏書並重順治初有縣令媚其上官乃磨去一角刻其詩過者驚惋頃觀歐陽詹甲九江驛碑材文云美玉抵禽高冠藉足又云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剗投四裔魍魎何以別耶石不能言其豈無冤先顏後黃

說部精華 評騰下

三

其揆一也

姑游

五代楊少師凝式且將出游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請游石壁凝式曰姑游石壁此與明陳太常音也罷相似雖若可笑實有雲行水流之意

言味

張藐姑太宰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中以忤魏闖遣戍甘肅嘗云寡言之味饒於多無

言之味長於寡

高士傳

宣和書譜杜光庭傳云撰高士傳百卷今其書不傳然古來高士滅景雲棲安得有百卷之多使麒麟鳳凰與牛馬鴉鵲肩隨踵接何足貴耶

讀書後

葉氏習學記言不如黃氏日鈔黃氏日鈔不如弇州山人讀書後

通鑑書法

說部精華 評騰下

十四

唐末朱溫躬爲弑逆盡滅昭宗諸子而盜取神器時藩鎮聲大義以討賊名正言順者惟河東耳而通鑑以寇書與書武侯寇魏同不知溫公與劉道原范攄父輩當日何所見而好惡偏僻乃至於此使非新安綱目瓊山世史正綱改書爲討君臣大義將漸滅於天下矣孰謂溫公大賢而有是哉

讀史漫錄

史斷自胡致堂管見而後以東阿于文定公讀史漫錄爲最竟陵鍾退谷史懷多獨得之見其評左氏亦

多可喜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止嫌其細碎耳至表章陳昂陳泊安兩人詩更有特識而耳食者一槩吠聲何耶

### 命相

古來相業之盛莫如北宋劉莘老謝右僕射表曰君臣庶歌今百三十載勳名繼踵纔五十二人可見得人命相之難乃明末崇正十七年間拜罷遂至五十人欲久安長治其可得乎

### 諡文

說部精華 評騭下 三

封演云諡二字者一字為文一字為質世言歐陽永叔卒將諡文常秩時為太常博士議當諡文忠或謂必留此以待介甫已而果然然唐宋以來諡文者獨韓退之朱元晦為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翱陸希聲權德輿楊億王安石姚燧歐陽文輩皆諡文亦未盡允也初元晦議諡文忠劉後村時年十七代其父尙左作駁議因止諡文其略云合文與忠諡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請以韓子之諡諡之

### 官制

宋初至元豐以前官制最為繁猥六部九寺皆為空官特以寄祿秩序班位而別以他官判職事如兵部事歸樞密院戶部工部歸三司設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判吏部之事設判禮部判貢院判禮部之事設判審刑院及詳議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權使有權發遣使之名他如太常歸判司禮院太僕歸羣牧司鴻臚歸客省之類官自官職自職名實舛互范文正公在政府奏言今六尚書九卿之職皆權知權判

說部精華 評騭下 夫

無一正官並是權假數易無定莫安其職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任則體大難舉願且命兩地輔臣兼領綱要仿周官三公下兼六卿如召公領冢宰芮伯領司徒畢公領司馬遺意又雜引漢制三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時宰相兼職掌以為證又條列審官流內詮三司司農寺羣牧司國子監太常禮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審刑院大理寺刑部等職事并令兩府兼判云云然以宰執分判六卿九寺更為侵官至元豐新制行六部置尚書侍郎而各以郎官屬焉九

寺各置卿少卿及丞簿之屬為寺監官國子監置祭酒司業及丞簿之屬為學官又有御史臺有兩省通謂職事官以唐文散階換部寺省監官歸釐木職如以金紫光祿大夫易吏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易五部尚書正議大夫易列曹侍郎之類通謂階官而食其俸卽明制所本也但明制以六部合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謂之九卿與詹事府俱得會議大政而太常太僕以下為小九卿

祠祿

說部精華

評騭下

七

宋士大夫多領宮觀食其祠祿葉讀學初卷方云宋置宮觀官能官者領之俾食其祿亦忠厚之一端也乃考之不然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始行青苗均輸等法出呂誨范純仁錢公輔鄭獬等於外罷富韓公弼平章事是年始增置宮觀官世史正綱云王安石行新法而欲去異議者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去之無名乃為祠祿處之不知所謂宮觀者所業何道為之使者所治何事一時士大夫甘心受其養何耶此蓋安石

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然終宋之世不改亦不與甚矣

議禮

明世宗時議大禮與宋英宗時漢議事體稍異蓋仁宗養英宗於宮中立為皇子已久名分久定於禮毫無可疑故溫公之疏曰今上為仁宗子而稱漢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此萬古不易之論也世宗未為孝宗之子又承武宗之後故稍有不同張孚敬桂夢因得乘間抵隙逢迎以售其說而躡取大位然楊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負孝宗皆君子也張桂方獻夫霍韜之徒僥倖干進志在逢迎皆小人也曩史館開局時諸人尚有紛紜之論近日退閒展讀歐陽司馬二公集聊復饒舌若歐陽賢者而其議僕事亦敢於負仁宗終不敢以為是也

起復

楊武陵奪情事後人論之過刻聞之山長教授云其父客嚴首昇周聖楷輩為武陵所抑遂騰謗書又與黃石齋先生矛盾故論者多少之耳按禮曾子問

說部精華

評騭下

支

篤于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曰  
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公羊傳閔子要經以  
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春秋亦紀晉襄公墨綬  
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能改齋漫錄云前漢  
翟方進喪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爲  
太子大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賜牛酒  
奪服宋王性之默記云本朝不獨宰相卽百執事皆  
起復惟富鄭公以太平而辭儒臣楊大年王元之

說部精華

評隲下

无

晏元獻皆未持服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起復  
此蓋朝廷體貌况在兵革之際云云以上諸公非盡  
有金革之事若武陵則金革之事也顧論者不責彼  
而責此何歟又考明初名臣亦多起復至羅一峯論  
李文達後此風始息奪情固非美事然南陽以一峯  
武陵以石齋獨受惡名則不幸也聖楷字伯孔湘潭  
人有才名後爲獻賊僞常德知府發掘楊相祖墓最  
慘卒爲獻賊所殺

誤用醫藥

宏治末孝宗上賓邊尚書華泉真爲兵科給事中疏  
劾太監張瑜大醫劉泰高廷誤用御藥逮瑜等下獄  
大理卿楊守隨謂同讞諸臣曰君父之事誤與故同  
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不宜輕宥此事與泰昌時孫  
文介慎行論紅丸事相類尚書工詩博雅爲宏正間四  
傑之一世但知其文章而不知其丰裁如此

刑章之失

唐初削平羣雄殺管建德蕭銑而赦王世充宋太宗  
忌李後主賜牽機藥必償諸死而赦窮克極惡之劉  
說部精華

評隲下

三

儀古今刑章之失未有如是之甚者

崇正三相

夏瑗公云烈皇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  
以輔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  
之清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稍晚謝陞不徇物情  
不違公論三公於二鄙皆虛公不滯闕寇之難范死  
節最烈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傲房入內閣變卽自縊  
爲僕所釋欲再縊而寇已入受刑至慘終不屈死政  
惜其死稍晚然大節終無貶也謝又出方下矣



遼兩蕭后

遼聖道二宗享國最久皆有宮闈之變聖宗仁德皇后善琵琶法天后釋斤誣其與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通投書聖宗寢帳聖宗不之信其後竟為釋斤所殺道宗宣懿皇后工詩尤善琵琶耶律乙辛誣其與伶官趙惟一通構死才藝足為婦德之累况可孰首樂乎仁德事載契丹國志遼史本傳不載宣懿事詳焚椒錄

巨川佳傳

說部精華

評議下

三

舊唐書為李巨川作佳傳列於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然新書既以僕固懷恩李懷光李錡等為叛臣又列李正己師古師道吳少誠元濟等於藩鎮一進一退其義何居每開卷至此輒憤懣移日

獨拒康樂

洪覺範云遠公拒謝康樂入社而與盧循執手言笑

謂遠知人則何暗於循謂不知人則何明於靈運此段公案固常疑之然又念遠開蓮社眾至百數十人何其多耶豈此百數十人者心盡不雜過康樂乎抑來者不拒乎宜淵明之攢眉而獨拒一康樂何說耶恨不起遠於地下而問之

服事玩好

二程遺書云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為醋瓶畫匣者鮮矣若携

說部精華

評議下

三

蒲六博之好往往破家覆產又不止畫匣而已

詩文致禍

山谷居黔有題蟻蝶圖六言云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嗟翼策動歸去南柯後又遷宜此圖傳於京師蔡京見之大怒將以怨望重其貶會山谷卒乃免小人之禍君子其善乃至於此宋以忠厚開國然文字之禍亦他代所無而於坡谷尤甚矣

豐厓詩談

海鹽徐豐厓 賦 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



至宏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為烈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山撰列朝詩選乃力分左右袒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誤後學不淺

菽園擷餘

明詩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國高蘇門楊夢山華鶴山輩自王李專言格調清音中絕同時王奉常小美作菽園擷餘有數條與其兄大美及濟南異者特為拈出如云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

說部精華

評騭下

三

理論格調又云詩有必不能廢者雖眾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沈沈易盡祇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有明則徐昌國高子業二君詩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有蟬蛻軒舉之風高有秋闈怨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此真高識迴論令于麟大美早聞此語當不開後人捧彈矣

大家名家

許顯彥周云東坡詩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東新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

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由上所云惟杜子美與子瞻足以當之由後所云則宣城水部右丞襄陽蘇州諸公皆是也大家名家之別在此

正調變調

凡為詩文貴有節制即詞曲亦然正調至秦少游李易安為極致若柳耆卿則靡矣變調至東坡為極致辛稼軒豪於東坡而不免稍過若劉改之則惡道矣學者不可以不辨

說部精華

評騭下

一

說部精華卷二

嘯園藏板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考核上

日

南昌陳士業宏緒嘗登泰山日觀峯四更起候日出

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涌出晃漾不定

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日生一日

非以昨日之日復為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亦有

是論此說甚奇山海經云羲和二國名每日出一國

說部精華 考核上

人為御推升太虛語尤荒誕可笑

雷

康熙問 上傳問大學士邵子問伊川雷起於何處

伊子曰起於起處邵子愕然稱善何謂也徐元文對

邵子言數程子言理按伊川答晁以道書云願與堯

夫同盟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

字及數卽此知邵程之學異而同處

北斗

陳給事說過喀魯三百里喀爾喀車臣部落界卽北

斗在南矣

閩

福建曰閩始自秦立閩中郡然周禮職方氏四彝八

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司隸帥四翟之隸曰蠻閩彝

貉說文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豕西

方羌從羊則閩又南方之通稱如羌蠻之類耳

吳越

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為越地故

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讀吳越春秋閩閩

說部精華 考核上

五年吳南伐越破檣李左傳史記亦然越絕書語兒

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即檣李然則春秋之時嘉

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云非也

許洛

蜀洛之黨亦曰許洛蓋以潁濱晚居許田然東坡卜

居陽羨而葬郊未嘗一日居許也墨莊漫錄云崔鶴

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書承君李廌方叔皆己

亥生並居潁昌陽翟為許黨之魁時號戊己四先生

是時東坡及黃秦之歿久矣而黨論猶未息此蜀洛

諸君子賢習之過毋乃爲紹述諸王人所笑耶

吳門

漢梅福傳人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爲吳門市卒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鎮名吳門然總非蘇州也

金澣

南海鄒露湛若嶠雅有詩云峻嶺極金澣摩天見九真初見鈔本作金鄰出吳都賦後讀升庵集云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蕩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澣金澣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澣清澣是也澣與鄰通刻本

說部精華

考核上

三

作麟非

煮棗

漢樊噲傳從攻項羽屠煮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旣云攻項羽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姚寬曰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菟旬有煮棗城正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頃偶徵縣以棗名者有棗強棗陽酸棗煮棗等而未詳其處讀西溪叢語頗詳晰錄之

蟲牢

蟲牢地名見春秋其地在今河南之封邱縣然路史雜國名又有蟲氏牢氏蟲氏條下曰邾地後有蟲氏牢下曰古牢子國後有牢氏

隴糜

徐渭路史一條云唐時高麗貢松煙墨和糜鹿膠造墨名隴糜此說杜撰甚按隴糜漢縣名地出石墨卽今隴州之汧陽見於漢官儀其來舊矣非始於唐且與高麗無涉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四

土木

陳給事言土木在懷來城北三十里本名統漢鎮隋末高開道據懷戎時所置後訛今名按王暉中堂事記云統幕店以店北舊有統軍墓故稱又扣舷錄云相傳遼主遊幸嘗張大幕於此因名統幕後訛土木幕又訛土木引元人陳孚詩云千里茫茫草色青亂塵飛逐馬蹄生不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年統幕名

語兒亭

浙之石門有語兒亭國語曰野史謂勾踐使范蠡獻

西施於夫差三年始達於吳至此亭生二子因名語  
兒亭夫當君臣臥薪嘗膽之日而范蠡乃以兒女子  
之情道路野合不忠甚矣何以爲霸佐聲施到今且  
吳越相隔一江信使頻數三年始達勾踐豈土木偶  
耶乃聽其淹畱鄰國置若罔聞俗語不實流爲丹青  
可爲嗚喙

### 平陵城

後山談叢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方  
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闕五之三上下如一

說部精華

考核上

五

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按東平陵  
城唐之全節縣也卽古譚子國詩所謂譚公維私者  
也故城址尙存走馬臺則不可辨識城東門有漢夏  
侯勝墓

### 輦酌宮

宋宇文伯修藏一古鼎款識曰輦酌宮按班書宣帝  
紀常困蓮勺鹵中如消注蓮音輦勺音灼縣名雍錄  
曰漢蓮勺縣唐之下邳縣也元和志曰下邳東二十  
三里有蓮勺故城然三輔黃圖雍錄所載漢宮殿名

甚詳無所謂輦酌宮也蓮勺諸書皆言縣名亦不言  
有宮著之以俟博雅如劉原父者

### 顧亭林

崑山顧炎武字甯人別號亭林按顧野王讀書處名  
顧亭林在華亭

### 讀書臺

濟南近有人耕田間掘得讀書臺三字石刻按此爲  
宋侍郎張公揆讀書處蘇文忠公書也見元遺山濟  
南行紀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六

### 滄浪亭

姑蘇志古蹟類滄浪亭之後載梅都官園引祝樵野  
錄云聖俞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旁與子美爲鄰云  
云按歐陽文忠作聖俞墓誌及集序初無晚年謝事  
卜居蘇州之文但云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命編  
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年五十有九其卒在京師亦  
未嘗謝事也小說之妄如此王文格顧取之何也

### 古辣泉

左先生蘿石有古辣水詩一篇前在揚州日通州有

老布衣古姓者自號辣泉初未詳其義云何辟寒錄云古辣木實橫間墟名以墟中之泉釀酒理之地中日足取出名古辣泉孟縣薛理丞大武齋自號老峯按薛老峯乃嵩山之峯名也

紅鷺館

顧鄰初客座贅語云全椒學博士忠徵曾以禱雨見紅鷺疑是神物非世所恆有萊陽姜如農採別墅有紅鷺館陳其年維詩餘有紫鷺橋未詳出處不敢輒書

說部精華 考核上

七

文思院

宋攻作之局曰文思院不詳命名之意吳處厚詩箱雜記云考工記稟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江鄰幾云或說文思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之曰文思院使

相思寺

墨客揮犀記鄜州西有相思河相思鋪引令狐挺詩誰把相思號此河云昔入蜀過重慶府登塗山其西北曰縉雲山山上有相思寺生竹形如桃釵名相

思竹寺有迦葉尊者手跡寺以相思名亦奇

神樓

周暉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麟尙書製為修煉者用篋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於屋梁僅可弓臥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按虞山列朝詩小傳云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又升庵先生後神樓曲序亦然曲中仙人五城十二樓等句亦未詳其形製何如皆所云不得其旨者也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八

石龕

避暑錄言呂文穆蒙正為父龜圖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巖為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為之記今人以傳奇有破窯之說志書亦沿俗論但言窯而不知有龕并龍門僧亦湮沒不傳可惜也

干言

順德府唐山縣有干言山水經注泝水又東南經干

言山一統志衛風出宿于干飲踐于言卽此地里志  
東郡有發于縣今觀城曹氏曰卽所謂于路史衛縣  
南有干城詩所云出宿于干者或以爲今之順德或  
以爲今之東昌或以爲今之開封孔氏云衛女所嫁  
不知何國諸書參錯不同如此未可據依也

馬耳

東坡雪夜詩試掃北臺看馬耳不隨埋沒存雙尖次  
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與霍辯雪夜對談曰  
看北臺馬耳菜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正用此事  
說部精華 考核上 九  
趙未見而妄爲是說耳然孫亦不註出處

戊己

謝在杭肇與友人登張秋之戊己山酒間徵古來干  
支命名者如子午谷丁戊山丙穴之類而不及丁卯  
橋癸辛卷漢宮之甲觀吳興之癸亭何也

閭平

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閭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  
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皆舉第  
二字言之

清獻

開中今古錄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爲時  
名臣又引釋佑詩語清獻名家厄運乖差將晚景對  
非才云云以挺之爲抹謬矣蓋以閔道謚清獻而挺  
之謚清憲故致此舛訛耳

玉堂

黃氏日鈔云太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  
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  
在其側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榜院門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十

以爲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不興甚矣今相沿  
既久知此者亦少

木天

沈存中筆談內諸司舍屋惟祕閣最宏壯閣下穹窿  
高敞謂之木天今以翰林署爲木天蓋起於宋代

西臺

郎瑛七修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如東野不言  
寒書似西臺差少骨以西臺爲南唐李建中謬甚南  
唐太弟太傅李建勳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爲西京

御史故稱西臺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蘇黃常稱之郎未知耶

南臺

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為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為近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

裏行

唐初御史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又云武后革命恐人心不附供奉官正員之外又置裏行御史遺補有車載斗量之謠

三司使

唐三司使不專領財賦鹽鐵之事凡鞫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即明代及本朝之三法司也

僕射侍中

隆平集敘宰執云僕射侍中皆秦官僕役於射謂之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十一

僕射侍中則丞相之吏耳抗之以為宰相名同而實異甚矣

掌武辨章

宋人稱王文正公曰掌武掌武太尉之號臈史徐鉉古鉉銘條下又稱平章為辨章本尚書大傳曰辨章百姓史記又曰便章韓退之袁氏先廟碑用之

戊己校尉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班書師古注自甲至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所置無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十二

常居故取戊己為名或云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然戊己自是兩官後漢耿恭為戊校尉關寵為己校尉是也

藥樹監搜

文昌雜錄載元和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云唐時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御史掌之太和中乃下詔宰臣奏事停其監搜云云

三老五更

合肥李公容齋爲學士時 上偶幸內閣問三老五更之義公以老人更知三德五事爲對本鄭康成說也按小學紺珠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盧植禮記注三公老者爲三老鄉大夫老者爲五更漢官儀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

少正

陳衍云少正卯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按氏族博考云以官爲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正令等蓋卯官少

說部精華

考核上

三

正其列國爲此官者子孫因以爲氏耳

西官

宋時親王南班之增號曰西官又謂之褻帶官見朝

野類要

女官

金史衛紹王本紀載尙宮左夫人鄭氏罵胡沙虎事贊云於金掌奏目女官大名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鹽事附著於篇則金時宮掖蓋有紀載女官矣

宮人

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蓋唐制天子臨朝則用宮人引登殿上至天祚二年始詔罷之是全盛之時反不如衰亂之朝爲合禮也故中宗時皇后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羣臣雜坐賦詩優伶至有裴談李老之謔可謂無禮之甚者而郎官直宿亦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曉侍女當是何色人也宋明以來乃爲嚴重矣

內人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四

唐張祐詩內人已唱春鶯轉花下傚傚軟舞來按教坊記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凡出戲日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謂之進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餘悉讓內人

行在

宋南渡都臨安百司皆稱行在某司示不忘東都也明太宗移都北京官司亦稱行在至宣宗時始去行在字

相兒



說苑宋桓公愛公子目夷太子茲父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謂之相兄以佐之相兄二字甚奇

撫軍

古云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撫軍二字乃儲貳之稱今謂巡撫為撫軍沿襲之久莫知其非不典孰甚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

說部精華

考核上

五

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口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古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乃臆說殊無所據

賜告

漢律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郡二千石賜告不歸家自馮野王始也

移贈

朝廷覃恩有移贈之例謂輟已應得封典而贈本生父母也唐李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遇覃恩當追贈祖父乃乞迴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為禮部尚書此勅例古今未聞

太

御掃篇云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歿並加大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致別於其婦既歿並祭於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六

夫若加以尊稱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名義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除去太字紹興新書仍復舊制晏敦復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勿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既升祔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朝制誥命至今沿之而學士臨文多有謬誤失之不考耳

眷

開喜之裝有中脊東脊西脊之別如他姓所謂某房也五代史則云居燕者號東脊居涼者西脊居河東者中脊唐書宰相世系表以休度皆出東脊然度即聞喜人休乃嘉驥人與燕皆無涉何也又韋氏潛號西脊穆號東脊以脊稱者祇此二姓耳

### 朝報

朝報或曰邸報亦有所本見王明清揮塵錄趙昇朝野類要云朝報日生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說部精華 考核上 七 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蓋自宋時已然又六科繪音冊子號晚帖以當晚即知之次日乃登邸報故曰晚帖亦有小報謂之小抄

### 風聞

陳衍云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傳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甯使網漏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為政

### 票旨

翰林記宣宗時始令內閣楊士奇等及尚書兼詹事夏原吉竇義凡中外章奏用小票墨書貼各疏而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今謂之票旨尚沿其制而批紅則內閣學士之職

### 帖黃

唐國史補云黃敕既行下有小異同曰帖黃一作押黃此與今章奏帖黃不同

### 撮白

鄒幾維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今不知撮白為何語石林燕語又謂之引黃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六 謝表

### 謝表

唐宋外任官到任皆有謝表高常侍集有謝封邱縣尉表則縣尉亦得上表矣

###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為璽至加綠緋其上非以書字也

菘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繡之具姚說誤

請急

今之官員給假為請急管令給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又謂之取急詳山谷村詩箋

著黃

隋時天子及貴臣多著黃紋綾袍烏紗帽百官皆著黃袍及衫出入殿省見大唐新語臣下得著黃亦太濩僭矣至唐始有紫緋青綠之別

裁帽

葉少蘊言唐及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繳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繳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祥符後惟親王宗室得用繳其後通及宰相參政今裁帽席帽分為兩等中丞至御史六曹郎中於席帽前加全幅卓紗僅圍其半為裁帽員外郎以下則無之為席帽按此製似古婦人髻羅今眼紗之類而名為裁帽不可解又按張道題右丞畫孟

說部精華

考核上

干

襄陽吟詩圖云襄陽之狀峭而瘦衣白袍褲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從觀其圖乃帽上加卓色幅巾垂於肩後但不似髻羅掩而耳殊近裁帽之製而謂繳與帽為重戴豈唐宋所謂重戴又有殊異耶

說部精華卷三

補闕藏板

說部精華卷四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考核下

士大夫

南史紀僧真得幸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卽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敦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敦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六代時士大夫之重

說部精華

考核下

如此

瓊林讌

新進士賜讌謂之瓊林讌瓊林宋京城四御苑之一石林燕語瓊林苑金明池每二月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歲賜二府從官讌於此進士聞喜讌亦在焉自明代相沿至今猶唐之題名雁塔也

題名碑

劉公嘉話錄慈恩寺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題姓名於雁塔下後書之於版遂爲故事宋龐文英文昌雜錄

云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趙昇朝

野類要云進士及第各集鄉人於佛寺作題名鄉會

起於唐之慈恩寺塔也按進士題名列諸梵刹於義

無取至明乃立題名碑於國學題名記或學士或祭

酒撰其典始重永樂壬辰以前在南雍今京師太學

持敬門內諸碑則自永樂十四年丙申科始至崇正

十六年癸未科止螭首龜趺星羅林立一代之鉅觀

也

禁師生

說部精華

考核下

二

唐人五代最重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甚萬曆中門戶旣成一爲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璁霍縉爲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 本朝沿明之舊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給事中胡悉甯建言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復舊例

宛陵門生

元人劉性作宛陵集序云仁宗嘉祐二年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爲試官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郡張氏河南程氏皆出其間葉石林詩話謂是榜

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及曾子固皆在選中今止知蘇曾為歐公門生不知張程二氏皆出其門矣又東坡兄弟生平於六一師弟之分極深然於宛陵祇稱梅二丈亦所未解

鎖廳

宋制見任官得應制科文官許二次武官一次謂之鎖廳鄉國朝惟內閣中書舍人貢監出身者許應鄉試舉人出身者許應會試他即無之近江甯黃虞稷慈谿姜宸英以諸生薦入館修史特加七品服俸章

說部精華

考核下

三

恩得以其品貶封父母實未授官皆異數也

官年

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按洪容齋四筆宋時有真年官年之說至形於制書乃知此風由來遠矣獨寇萊公不肖減年應舉又司馬則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

雙行

耆舊續聞云後唐進士謁前輩各投所業一卷至兩

卷但於詩賦古調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號曰雙行已謂多矣桑魏公維翰只行五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今投贊詩文以多多為善者乃疥駱駝也

手簡

宋士大夫以四六牋啟與手簡駢緘之謂之雙書後益以單紙直敘所請謂之品字封後又變而為劄子多至十幅瀟熙末朝士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萬歷中先達名人書劄皆用朱絲欄

說部精華

考核下

四

大副啟雖作家書亦然今乃易為寸楮且趨簡便而古意蕩然矣

批反

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幼致書尊者但批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詔書批答之義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謂空紙尾以候批反耳按昔人謂謹空之空乃九摻之空首拜也二說互異

不具

宋人書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

交馳曰不宜見東軒筆錄後人多不辨此然三字之  
分別殊亦不解

死罪

昔人謂江左禁書疏往來故右軍帖多稱死罪以當  
時有禁也然孔廟漢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  
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末又云某惶  
恐叩頭死罪又孔文舉繁欽陳琳諸人皆用之則非  
自右軍始矣

命名

說部精華

考核下

五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  
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弊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  
夫之名犯此者甚眾沿及漢初猶然如瘕疥疵瘞蠹  
蝨狗彘掉尾姓昭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  
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如  
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泰伯仲雍叔  
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臂  
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臼  
籛條髡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

則縞之言何據乎

名諱

禮生日名死曰諱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  
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  
君諱毅毅時尙在也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堯舜

昔人或以堯舜為諡多疑其說劉原父五十諡法一  
篇云神也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聃冠言日出曰周  
然則周公孔子及老子皆以諡稱乎較堯舜之說尤

說部精華

考核下

六

穿鑿而妄矣且歷代以來亦曾有諡堯舜周尼聃者  
否原父最為博雅此說乃無稽恐誤學者故辯之

歆向

後漢書祭遵傳詔與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  
等伐公孫述按劉植傳歆植之從兄字細君與植弟  
喜皆繼植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為  
昌城侯徙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

鮑謝

唐鮑防字子慎襄州人仕終工部尚書工詩與謝良

彌齋名時亦稱鮑謝見全唐詩話

龐嚴

因話錄角部載江淮一舉人姓嚴登科記誤書龐嚴遂賃舟可食往壽春謁從事龐尹事極可笑按唐書龐嚴壽春人元和中登進士第元微之喜其文體類已歷太常少卿京兆尹姓名地里皆巧合其一人耶

黃祖

孔融為北海相左丞黃祖勸融結袁術融怒殺之此別是一黃祖皆漢末人

說部精華

考核下

七

夜龍

後漢書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龍有從兄陽夜姓也

辟疆

衛侯名辟疆周行人曰啟疆辟疆天子事也衛侯因改名燬顏師古音壁強音辟禦強梁也陸氏音義從之齊宣之名亦必同義右見曹縣郭一經字學三正

云

臣瓚

漢書注有曰臣瓚者昔人謂不知為何人按晉中書監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註語見陳霆兩山墨談

尹仁

米元章論書云江南吳皖登州王子詔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與之等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按尹仁即友仁也今止知其畫尹知書則知之者益鮮矣

說部精華

考核下

又

樂城

宋程卓使金錄云十八日早頓樂城縣蘇黃門轍墓尙存縣治之側按穎濱白嶺外歸老許州葬邾縣小義眉與長公同兆域樂城安得有墓又歐陽公銘老泉墓云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穎濱文集號樂城示不忘本也

二宋

元宋本誠夫與弟裴顯夫文學齊名亦號二宋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俱以道學著名亦號二程裴

賞輯國朝風雅見揭軌光岳英華序

五鬼

五代時南唐馮延巳及弟延魯與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後蜀鹿虔戩歐陽炯韓琮毛文錫閻選亦號五鬼

大曆十子

唐大曆十才子傳聞不一江都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湓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

說部精華

考核下

元

龍眠三李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以文鳴與蘇黃遊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與李伯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出處相若今但知伯時而已

白墮

葉石林舉東坡獨看紅蕖傾白墮白墮人名此正如浙中饒葛設客云請共過食石軍不知此例正多如

山谷詩春網薦琴高琴高亦人名皆自曹瞞惟有杜

康作備

文柔

文柔者李之儀端叔配胡武平宿孫女也為東坡所知呼為法喜上人東坡南遷手自製衣以贖曰我一女子受此等人知復何憾耶見端叔自撰墓誌

東陽

吾同官同姓者率以所居之地別之如西楊東楊南楊東王西王直皆君子也劉文和明劉文穆吉同居

說部精華

考核下

十

內閣稱東劉北劉而邪正判然

族望

唐人好稱族望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誌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為何郡縣人殊可恨宋人罷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即葬焉子孫亦遂占籍如鍾野晁氏東萊呂氏華陽范氏梓州蘇氏易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穎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邙後世過廬陵眉州者豈復可尋其彷彿



耶此二者至明乃無之

馬矢

漢書大司徒馬宮本姓馬矢宮仕學改稱馬馬矢姓甚奇王弼州宛委餘編曾載之複姓

皇祖

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嘗疑而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心就章注云正也大也泰誓孔傳訓皇為前

門狀

說部考

考核下

五

唐宋啟事用門狀即今士大夫彼此拜謁之名刺也上書某官謹祇候某官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見東都時蘇王諸名公門狀一卷率皆手書古人鄭重不苟如此今則小胥之事耳又翰林故事坊局以上乃得用紅柬為刺史官庶常止用白雖元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不喻其義

不來

狸一名不來見封禪書徐廣注周靈王時諸侯莫朝周襄宏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莫從

媒孽

太史公報任安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漢書注師古曰媒如媒妁之媒孽如麴孽之孽又曰齊人謂麴餅為媒今濟南之語猶然以媒作糜終不如作媒之古

朋黨

兩山墨談云朋黨一字為萬世之禍始見於漢書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顯奏三人朋黨

說部考

考核下

五

此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則朋黨之說其來尚矣

特達

康熙己未 御試博學宏詞諸儒閣臣擬進題有圭璋特達賦或未達其義按禮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矣

評泊

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田云評泊者論貶人是非人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轉訛陡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

汗青

青溪暇筆云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於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於收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於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於竹白則說部精華 考核下 三 不可改易也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則汗青殺青一也姚說未知何據

氏飛

野客叢書云或有書是非字為氏飛者因好奇之過然不可謂無所本以氏為是如漢志至元孫氏為莊王是也以飛為非如漢碑飛陶唐其若是乎是也

背危

韓斡王岳鄂王皆有背危軍范石湖云燕中謂酒瓶曰危其大將酒餅皆令親隨人負之故號背危韓岳

取其名以名親軍爾

八米

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說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止是八詠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逖兩孝徵盧思道各作挽詞尚書令楊愔詮之收四首劉祖各二首破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為八詠盧郎此謂哀挽且非佳事

破瓜

樂府碧玉破瓜時而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說部精華 考核下 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卒破瓜者二八也老少男女皆可稱破瓜亦奇

黃銀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唐本草注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為器辟惡朱翌云別自一種銀非金也按漢虞淵上林簿有黃銀樹樹名取此未詳何義

平屋

少司寇常綬公言甯夏衛城多平屋人行屋上者什

六衢路者什四按廣雅曆麻平屋也

剛卯

剛卯或曰嚴卯見王莽傳或曰殺改音開見說文玉

篇以正月卯日作而佩之服虔云長三寸廣一寸四

分晉灼曰長一寸廣五分或用玉或用金會於慈仁

寺市中見一枚乃以象牙為之八分書六十六字又

按後漢輿服志長寸二分方六分諸侯王列侯以白

玉中二千石以下黑犀三百石以下象牙

梅梁

說部精華 考核下

圭

梅梁有一會稽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樹

絲畫龍其上夜大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乃以鐵索

鎖之晉謝安石作新宮造太極殿少一梁忽有梅樹

流至石頭城下取為梁殿乃成畫梅花於其上

觴

詩我姑酌彼金盞疏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

觚觚實也三升曰觶觶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五升

曰散散訕也其實曰觴觴餉也觥大七升觥也

宣和印

都元敬鐵網珊瑚戒逢澤湯允謨云宣和天水雙龍

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則用方又宣和明昌

二帝題簽法書用墨名畫則用泥金鑿古者當知之

倒用字

韓退之於莽鹵繹微帖安等字多倒用皆有據非杜

撰推之玲瓏之為瓏玲噲咄之為空齶孟浪之為浪

孟皆然若魯直以西巴為巴西則趁韻耳

賀若

琴曲有賀若最古澹相傳以為宋太宗酷愛宮詞中

說部精華 考核下

夫

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出湘山野錄朱翌猗覺

寮雜記云賀若夷也夷善鼓琴見王涯傳又云東坡

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詔即若夷也

樂府

炙樛錄云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始

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故謂之

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

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行行自歌其音節有

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滾

煞之類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又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歇行悲如登醬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簣簣

王彪之關中賦云簣簣函人齊民要術注云簣簣竹節中有物長數寸似人形相傳云竹人竹人之名較楓人尤奇文五色綫言馬均削竹作人能語須臾而雨是別一竹人也

說部精華 考核下

七

芭蕉樹

邊司徒華泉詩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或議芭蕉不得稱樹又或議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宋朱翌云曲江東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作花知前輩畫之不苟彼身未到獨學故少所見多所怪耳花間詞云笑指芭蕉林裏住既可稱林顧不得稱樹耶

荳

廣南人以荳為茶頃閱道鄉集有張糾送吳洞荳絕句云茶選修仁方破碾整分吳洞忽當筵君謨遠矣

知難作試取一瓢江水煎蓋志完選昭平時作也李仲寶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荳或即荳字見研北雜志

煙草

世之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煙草者田家種之連畝頗獲厚利考本草爾雅皆不載姚旅露書云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曰金絲醺煙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蝨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且處處有之不獨閩也

說部精華 考核下

六

玉葉羹

雪蕉館紀談云陳友諒在南昌喜食玉葉羹乃以西山羅漢菜曲江金花魚為之按曲江隸豐城宋元祐太后為金人所追投金花於此祈風改名金花潭

鹿尾

京師極貴鹿尾向引陳子昂賦耶律楚材詩證之考酉陽雜俎所記乃不始於唐魏使崔劼李騫在中丞劉孝儀坐孝儀曰鄴中鹿尾酒館之最劼曰生魚熊

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  
闕載籍竊曰鄭氏稱益州鹿痿但未是尾耳觀此則  
自南北朝已貴之委鳥魁切王伯厚漢制考引周禮  
麋鹿魚為菹注云今益州有鹿痿者近由比為之矣  
痿於偶反疏益州人將鹿肉畜之痿爛謂之鹿痿也

焉為

景文筆記云焉本鳥名為猴名按此二字多以為單  
名如漢有劉焉村秦時有李焉唐有邱為南唐有江  
為張為今秀水徐閣學勝力嘉本名徐焉御史溫為  
說部精華考核下九  
皆是也然終未雅馴

獨

獨獸名似猿而大能食猿猴性羣獨性特猿鳴三獨

鳴一見五侯鯖

龜毛兔角

龜毛兔角見楞嚴經然述異記亦云商紂之時大龜  
生毛兔生角乃兵甲將興之象也故宋吳淑事類賦

賦云為商紂而生角

佛典中字

湖州董遐周斯著吹景集一條云佛典中本師二字

見史記樂毅傳祖師見漢書丁姬傳居士見禮記及

韓非子魏志管甯傳侍者見國語及漢書卷屬見史

記樸噲傳本作噲長老見漢書宰官見郭象莊子注

某甲見周禮鄭元注及應劭漢官儀布施見國語供

養見嵇中散集煩惱見河上公老子注幢字見方言

西京東都二賦蒞字見釋名右援據詳博當是內典

偶合耶抑襲取耶

蒞

說部精華考核下三

楊子危言云佛詩曰偈佛文曰蒞劉熙釋名云蒞別

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蒞在佛為授記在俗用為

文契合同也

薜荔

梵言薜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又按酉陽雜

詠云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萬惡乃墮薜荔也

須臾

僧祇律云二十念名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

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

須臾

大和尚

咸和五年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加敬號曰大和尚今沙門出世領眾者例稱大和尚蓋自澄始

說部精華

考核下

三

說部精華卷四

嘯園藏板

說部精華卷五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載籍上

授經圖

崇文總目有授經圖其書不傳明周藩西亭王孫乃因章俊卿考索圖增定為四卷卷首有自序及西亭之子勤漢一跋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列傳次諸儒著述歷代經解此書舊無刊本大梁水後西亭藏書數萬卷皆付巨浸賴泉州黃俞邵虞家有寫本康熙說部精華 載籍上 一 間朱竹垞晉同校定刻之金陵其書始行於世

石經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為補刻以成完書

纂言

吳草廬於諸經皆有纂言詩獨無之禮纂言家藏有舊刊本易纂言康熙丙辰得之京師亦刊本也書纂言寫本已巳冬初入都借之黃俞邵獨未見春秋耳朱竹垞云曾從吳郡陸醫士其清家藏書見之

周易原旨

元太中大夫黃州路總管洛陽保八周易原旨六卷繫辭二卷陵陽牟獻序焦贛園經籍志不載

毛詩集解

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宋朝奉郎段昌武撰大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其首有行在國子監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徐押行承程押清祐八年七月給貢士羅樾公據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二

別序孝經

高麗史韓昭麻號僧稱先宗十年秋遣使如周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按國史經籍志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緯書載雌雄圖三卷不言越王皇靈二書

爾雅翼

朱清熙初羅端長願撰爾雅翼其自序皆四言間雜五六言叶韻文甚奇肆洪炎祖為之註序之變體也端長以清安縣社壇陶令祠堂二記得名小集五卷

宋景濂蘇平仲爲序宋序亦仿爾翼序體而不及遠矣

楚雅

安邱馬禮部龍撰楚雅十二卷釋言第一釋義第二釋相第三釋教第四釋佛第五釋菩薩第六釋聲明第七釋外道第八釋人倫第九釋天文第十釋地理第十一釋鳥獸第十二

蜀鑑

蜀鑑十卷起秦人取南鄭秦人伐蜀迄西南巨本末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三

有文子嘉熙丁酉跋云與資中郭允蹈居仁共爲此編又有姚咨嘉靖丙寅跋云是編得之羅浮外史顧元緯氏元緯得之兵侍鄧邑范東明翁翁又得之章邱李中麓吏部輾轉假錄越二十餘年始得手鈔凡六踰月乃畢夙興夜寐無論寒暑蓋不知老之將至是書壬子入蜀時購不可得康熙癸亥乃借之朱竹垞朱好寫書多未刻秘本跋中李中麓氏藏書百六十年未散近始歸崑山梁溪顧氏書至孝廉修遠尤富後歸吳中丞伯成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書不

以借人至今無恙餘姚黃黎洲多就閱其秘本

杞紀

張杞園真居杞城別墅作杞紀十八卷自星土輿地山川人物而外有封建年表世次原故分國系家苗裔春秋經傳別解引書幾二百種讀之一過曰異哉可謂體大而思精矣或曰范曄集謝承華嶠袁山松司馬彪諸家之作爲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人或未之許也今所紀杞廢國一隅而揚謝之如此不亦過乎應之曰不然杞宋無徵昔已嘆之今立乎二

說部精華

載籍上

四

千年之下以指乎成周春秋之世且自今杞而湖之東樓西樓始封之杞又溯瀆于湖州湖州鄆以旁連夫昇泥之簋夏后之臣靡滅有窮立少康而夏后氏之興亡備見於是可補太史公帝相序以下之闕文按之則皆在杞城百里封域之內可不謂體大而思精乎或乃謝曰微先生言幾以杞紀爲志乘之流今而後知其良史才也應之曰然

古史記

南昌王孫朱鬱儀謀博雅好古與周藩西亭相頡



頤著書至百種時卿名統撰古史記四十卷及詩解頤等書又有奉國將軍隱之名謀聖號厭原山人博雅精六書之學嘗刻薛尚功鐘鼎款識陶南村書畫史會要及江西宗派詩寒玉館帖又嘗參學於大通禪師亦一奇人

史記節

徐度卻掃編云嘗見杜祁公少時手書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筆筆端楷首尾如一且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畧具焉是時刻本書尚未盛行前

說部精華

俄籍上

五

輩苦心為學如此豈後人所及

宋槧漢書

趙承旨家宋槧前後漢書王大司寇舟州得之陸水村完家前有松雪小像後錢牧齋大宗伯以千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復售於四明謝氏自跋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畧相似後又歸新鄉張司馬坦公康熙中有人攜至京師索價甚高真定梁若石大司馬許以五千金百售攜去後不知歸誰何矣

續後漢書

元郝經伯常撰續後漢書竊取晉鑿齒漢晉春秋之義年表一卷本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附錄八卷共九十卷自云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奸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推本六經之初補苴二史之後謝陞少連季漢書所本也經文集三十卷黃俞邵家有之惜不傳

南北史合注

說部精華

俄籍上

六

興化李木庵梅言其父映粵先生清嘗著南北史合注以李延壽南北史為主以入書作注率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又纂南唐書推為正統以陸游書為主而以馬令書及諸野史作注此稿昔於葉文敏說處見之

修唐書

宋賈魏公呂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陽宣懿趙少卿張尚書余尚書為修撰曾魯公趙龍圖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圖不疑宋集賢

次道爲編修而賈爲提舉賈罷相用丁文簡丁卒用  
劉丞相劉罷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魯公中間景文  
以修慶厯編敕不致局趙守蘇州王丁母憂張楊皆  
補外後景文獨秉筆久之歐陽文忠領刊修遂分作  
紀志曾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公南遷開  
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彝補其缺頃之  
呂縉叔入局劉仲更修天文律厯志將卒業而梅聖  
俞入局修方輿百官表嘉祐五年始成書其難如此  
蓋事權不專在宋時已有然矣司馬子長史記班孟

說部精華

載新上

七

堅漢書皆成於一家父子之手故其書千古不朽而  
成書亦易惟專故也

### 南唐書

南唐書有馬令胡恢陸游三家馬陸二書盛行於世  
近日吳門又有合刻惟胡書世罕傳之聞江陰李忠  
毅應家有藏本廿年前屬江陰令陸雲士次訪之久  
不見報又屬楊侍講賓實名求之亦不得按恢金陵  
人博物強記工篆隸客京師久不得調上韓忠獻公  
詩云建業關中千里遠長安風雪一人寒公深憐之

使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卒

### 五代史糾謬

癸辛雜識言劉幾仲摘歐陽五代史之譌誤爲糾謬  
一書以示坡公云云又言揮慶錄云蜀人吳縝初第  
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不許因作糾謬疑其別是一書  
不知吳縝所著糾謬乃新唐書也書庫有舊刻本當  
是公謹未睹此故疑爲一書耳

### 開皇紀

濠州含桃閣下刷地得石匣匣中有巨編數帙乃陳

說部精華

載籍上

八

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尙  
書屯田員外郎爲郡守瘞此書於閣下有銘云云見  
墨莊漫錄按乾興乃眞宗末年號此書在薛居正  
後歐陽修前而世罕知者不知尙有傳本否也

### 宋史刪

虞山錢牧翁跋東都事略述歸熙甫湯若士王損仲  
三家刪宋史始末甚詳云熙甫未有成書止別集有  
宋史論贊一卷若士閱宋史朱墨塗乙某傳宜刪某  
傳宜補某人宜合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

下州次部居釐然可觀天啟中損仲起廢籍爲寺丞  
每過邸舍必商宋史時李九如少卿藏宋宰輔編年  
錄及王秘閣備東都事略三百卷損仲從史傳寫并  
約購宋李燾續通鑑長編以蔽此書今損仲草稿及  
臨川宋史舊本皆在吳興潘昭度家云云昔京師所  
見卽臨川手筆所謂宋墨塗乙者是也曾鈔其目錄  
祥符草稿則不可得而見矣又聞吉水劉狀元晉卿  
上公車祇攜宋史刪本或卽臨川本耶

宰輔編年錄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九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撰起建隆  
庚申迄嘉定乙亥凡二十卷明呂邦耀又爲續錄起  
嘉定九年迄祥興二年凡二十六卷明雷鄭王李諸  
公各撰公卿等表吳郡許重熙又爲殿閣大臣年表  
近益都高梓嘗爲續表迄南渡乙酉而止惜其無年  
著書散佚殊可慨也

宋季忠義錄

鄧處士萬斯同字季野與其兄斯大字充宗同游黃  
太沖之門充宗研精經學而季野貫穿史事於明代

三百年典故如指諸掌史館總裁諸公聘入京師一  
切皆取衷焉其所撰宋季忠義錄十二卷一卷載恭  
帝端宗末帝本紀陳仲微二王始末二卷迄末自江  
萬里文天祥而下逮劉辰翁凡四百六人皆向來紀  
載所未備也所著又有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  
遺事一卷補歷代史表六十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  
廟制圖考四卷河渠考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儒  
林宗派八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  
可謂通儒壬午四月歿於京邸良可惋惜

說部精華

載籍上

十

契丹大金二國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秘書丞葉隆禮奉  
詔撰進其書帝紀十二卷后妃諸王外戚傳三卷列  
傳四卷石晉降表宋遼淵誓書闕南誓書議割地界  
書共一卷南北朝饋獻禮物外國貢獻一卷四京州  
縣沿革一卷風俗官制科舉等一卷王沂公富鄭公  
行程錄一卷張舜民使北記等一卷諸蕃雜記歲時  
雜記二卷又大金國志四十卷宋端平元年淮西歸  
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昭上其書帝紀

二十六卷開國功臣一卷文學二卷張邦昌錄一卷  
劉豫錄一卷立偽楚偽齊冊文宋宗室隨二帝北狩  
一卷兩京制度廟儀衛官制科舉兵制等四卷兩  
國誓書一卷京府州縣一卷初輿風俗一卷許亢宗  
行程錄一卷金志記載與南遷錄多相合與史多謬  
其文學傳則全節取元好問中州集或云宋人偽造  
似也契丹志簡淨可觀金志則仿其書而為之者耳

夏國書

見只編云蘭谿魏某嘗客華州王槐野祭酒家見架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七  
上有夏國書凡閱三句始通則此書較契丹志金志  
卷袞尤多矣右二志書庫中皆有鈔本夏國志則世  
罕知之

資治通鑑

宋太學生丁特起泣血錄載金人入汴駐青城索監  
書藏經如資治通鑑蘇黃文集之屬皆指名取索當  
時朝廷行下諸路盡毀坡谷著作奸黨附會至欲焚  
資治通鑑賴有神宗御製序文乃不敢毀而敵國之  
敬重顧如此宋欲勿亡得乎宋晦翁亦謂溫公資治

通鑑虛費一生精力尤不可解也

釋史

馬驢字驥御一字宛斯濟南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  
仕為淮安推官終靈璧令生而清羸博雅嗜古尤精  
春秋左氏學撰辨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  
譜一卷又著釋史凡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  
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  
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以後至秦亡計五  
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三  
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始開闢原始迄今人表其  
書最為精博時人稱為馬三代崑山顧亭林尤服之  
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璧人皆為制服云

旁史

史事自十七史外如史記則有蘇氏古史前後漢書  
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謝陞季漢書晉  
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  
外有王通元經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  
鑑五代史外有薛居正舊史及馬令陸游胡恢南唐

書宋史外北宋有王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史有李心傳三朝野彙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兼收並採不可以其不列學官而偏廢之

萬卷錄

令狐子先安陸高士嘗著之古懽錄矣王彥輔曆史載其著書甚多有萬卷錄易說精義青年統緯世愆樂要注默書讖隨琴譜兵途要轄等若干卷又云令狐先生卒阮逸天隱表之林逸書孟逸篆額號三逸

說部精華

藏籍上

三

碑

崑山編

丹鉛錄極稱唐劉綺莊桂梅木蘭舟楓江竹箭流一篇其詩果不滅太白升庵博雅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按吳中人物志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其平生著作最夥而所傳祇此一詩可惜也

笠澤叢書

唐本笠澤叢書四卷以甲乙丙丁為次前有自序及

江湖散人傳後有宋政和元年毘陵朱葵序乃江西士夫家舊本黃俞邵得之金陵餅肆中自跋云出魯望手編唐本古雅殊可寶惜池北書庫舊藏皮製美文數十卷有龜羹自序宋柳開仲塗序亦皮所自編也凡松陵唱和集詩二編俱不載

道德經

唐道尊老子為元皇帝至宋政和中崇奉道教又詔陞老子於列傳之首別為一帙尊道德為大經御製註解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之禁以耳聃伯陽命名其為兩代尊奉如此

說部精華

藏籍上

四

唐才子傳

楊文貞東里集載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世見於唐書者百人其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研北雜志記王執謙伯益事云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並稱能詩按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二書例皆以詩系人文房此書視二書當尤詳備惜今無傳矣元文類載文房蘇小小歌一篇

鳴學子

舊唐書賈餗傳但言祖淵父甯龍城錄則云餗父名  
顛字師道才史也五十歲棄家隱伊陽鳴學山著書  
三十卷號鳴學子山中人言其仙去子餗亦有才然  
不逮父風

鴻漸學記

南唐名臣如韓熙載孫忌王仲連皆山東人而著述  
之多無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書高尚其事閒  
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書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五

若干卷見鄭文寶江表志然陸馬二南唐書皆不為  
遵度立傳

禹元經

田告字象宜篤學有文少學詩於陳希夷東遊過濮  
客於王元之會河決著禹元經三卷已而得水樹於  
濟南明水將隱居焉貽書徐常侍鉉鉉答曰負鼎叩  
角願廬築岩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  
有遂決高蹈筮易遇睽因自號睽叟從學者常數百  
人瀋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及門而卒皇

祐中濟南崔書哀其文四十八篇析為三卷又次其

出處作睽叟別傳今明水在章邱城南土鼓縣故城

西亭山縣東北曰淨明泉在百脈泉西北即繡江之

源也齊乘云則公谷諸水東西伏流西發於突東發

百脈所謂金霏碧滄韻琴篋而味肪醴者也此濟南

高逸第一流昔撰古懽錄遺之夏日雨過讀灑水燕

談得告事因畧述水經注元和郡縣志齊乘而著於

篇

太平御覽

說部精華

載籍上

六

異聞錄言宋太平典國中編次御覽引用書一千六  
百九十種以今考之其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姚鉉以  
詳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云今歷代墳籍畧無亡逸  
觀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云云當五代亂離板蕩之  
後而古書多存歷北宋太平全盛之世而古書反亡  
殊不可解豈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反甚於五代時  
歟

文鑑

淳熙間詔臨安府開文海周益公奏文海乃近時江

鈔編類殊無倫春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孝宗然之遂以付呂祖謙書既成上問何以爲名益公乞賜名皇朝文鑑見玉堂雜記按朱子亦有與東萊論文海書昔在淮安權闕口有書買攜故書求售內有寫本文海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書不果售至今以爲憾

徽言

司馬文正公徽言僅二卷雜采春秋外傳孔子家語孟子荀卿韓詩外傳諸書之言爲之又有有其目而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七

無其辭者春秋繁露法言太元文中子新書新序說苑潛夫論管子莊子墨子意林李翱十餘種陳氏曰司馬溫公手鈔諸子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入鈔書然舉子獵其辭余歎其意舉子志科名余志道德其首書迂叟年六十有八蓋公在相位時且將廢疾而好學不厭克勤小物如此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謹百世之下使人肅然起敬眞蹟藏邵康節家其諸孫邊守漢嘉從邵氏借而刻之攜其板歸越今在其羣從述尊古家是書無門

類無義例蓋未成之書也東萊張夙行刻之大梁有尉氏阮漢聞太冲序

事實類苑

宋事實類苑四十卷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事江少虞撰有自序題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此書蓋合宋人載錄傳記數十家薈萃成之自云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勳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外國風俗之殊纖悉備具宋人說部之宏備而有裨於史者海甯庶常楊中訥言黃太冲家所說部精華

載籍上

八

精華錄

新津任淵字子淵嘗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集號稱博洽又摘山谷詩文爲精華錄按淵紹興元年乙丑類試第一仕至潼川憲其稱天社任淵者新津山名也



世說

宋臨川王世說雖儂巧而有文外之味曩在翰苑曾見吳客攜二帙索重價求售其一南唐昇元閣帖其一則宋槧本晉宋奇談畧似世說忘撰人姓名至今恨之又書庫有唐語林乃德州盧御史世濯德水鈔本宋孔平仲作續世說今不傳何良俊作語林以廣世說其書最傳焦茲作類林錢唐張墉作廿一史識餘頗存古意廣信鄭仲夔作清言粗得一鱗半甲耳近李清作女世說顏從喬作僧世說王暉作今世說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九

汪琬作說鈴皆倣而為之者王汪二書記吾輩酒茗閒語最多要是本色人難學耳

僧世說

少時喜觀顏從喬僧世說未詳從喬出處閱皖志隱逸傳乃得其概從喬字若齡懷甯人京兆素子也性恬曠喜讀書尤耽釋典愛豹嶺林泉之勝遂卜居終身焉嘗作隱士詩以見志有集名種林同時有倪爾嘲方應賓二人者同隱冶塘山中與從喬為世外交倪贈詩云石門湖水隔溪碧豹嶺山月當窗明與君

一別忽秋髮短髮朝來白數莖皆明季高士也

能改齋漫錄

宋臨川吳曾虎臣著能改齋漫錄十五卷虞山錢公注杜詩多引之當時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事涉謗訕有旨曾顯文各降兩官賴臣僚繳奏孝宗明聖黜顯文其子送汀州編管後京鏗愛其書始版行見恕齋叢談著書之難如此本觀曾書多不滿王介甫之論奸人殆猶襲黨人故智云

說部精華

載籍上

十

猗覺寮雜記

南宋朱舍人慧字新仲著猗覺寮雜記凡四百餘條言甚博辨劉後村嘗稱其讀杜詩云縱之通說劍收之入檀弓二句未經他人道過

農歷

王氏農書濟南前輩所撰今傳於世宋時有鄧御夫者字從義隱居不仕作農歷百二十卷較齊民要術尤詳齊守王子韶上之於朝其書不傳濟上人亦無知者傳墨莊漫錄載其名字惜哉



物類相感志

蜀中十志以物類相感志十八卷為東坡著謬甚不知何據按此書是宋初僧贊寧著

非非國語

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作非非國語嗣是劉章虞槃皆有非非國語見張合宙載今不盡傳

續夷堅志

甯波同知靳熊封治荆以公務入都貽鈔本說部書數種有金元遺山續夷堅志舊所未睹也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三

夢梁錄

夢梁錄二十卷不著名氏是宋亡後追記臨安盛時風物自郊廟宮殿下至百工雜戲之流皆具似東京夢華錄而文不雅馴

滑稽編

袁淑山公九錫文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韓昌黎毛穎傳之類偶然遊戲後來作者遂多濟南賈公三近嘗輯滑稽編若干卷虞山毛子晉刻之汲古閣又嘗見文府滑稽一書皆此等文也

野紀曠搜

黃毅庵尚書汝良作野紀曠搜明二百餘年間大事稍備其持論頗正然不可解者二事其一謂李西涯與劉文靖謝文正為三仁其一嘉靖初大禮議主張桂輩而詆楊文忠也

疑耀

疑耀一書凡七卷李贄所著門人張萱序刻者嘗疑為萱自撰而嫁名於贄蓋以其中數有校秘閣書及修玉牒等語萱嘗為中書舍人撰文淵閣書目而萱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三

未嘗一官禁近也及觀論溫公一條中云余鄉海忠介益信不疑萱廣東人與忠介正同鄉里然必嫁名於李又何說也

東征三士錄

杜牧之所記燕將錄陳同甫所記龍伯康趙九齡事宋景濂所記秦士錄近日錢牧齋所記東征三士錄皆瑰瑋個儻鼎革之際不乏畸士汪若文劉公馥皆作乙邗才傳汪又作沈通明申甫傳某亦常作劉孔和傳欲廣搜成一書未暇不果也

注杜

懷麓堂詩話云杜律乃張注非虞注宣德初有刊本按張性字伯成江西金谿人元進士嘗著尚書補傳獨足翁吳伯慶有輓詩云箋疏空令傳杜律志銘誰與繼唐碑往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

解頤新語

皇市百泉 解頤新語殊不能啟發人意非徐昌國卿談藝錄之比此書蘇州通判張友必所寄

四六話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三

宋王銍作四六話二卷與詩話賦話文話並傳於時又有作四六談塵者唐宋以來重四六如此故溫公知制誥以不能作四六辭識小編載洪武六年論禮部尚書牛諒禁止四六文字并表箋亦然諒等乃錄柳子厚代柳公綽謝上任表韓退之賀雨表以上命頒行天下以為式然其後制誥表箋皆用四六未嘗變也

中州集

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虞山

極喜之晚年撰明列朝詩集畧做元例然元書大有紕繆如載諸相詩取宋叛臣劉豫杜充之類蔡松年史稱便佞元首推其家學且取其論王夷甫王逸少之語畧無貶詞曲筆如此豈足徵信而顧效之哉

名媛詩歸

周製方叔極稱辨博然有不必辨者如詮鍾辨文明太后青臺雀獸杜蘭香贈張碩詩數條不知名媛詩歸乃吳下人偽託鍾譚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辨向來坊間有明詩歸更鄙俚可笑亦託名竟陵

說部精華

載籍上

三

又足辨耶坊刻又有皇明通紀內載左都御史曹思誠為魏忠賢建祠事曹近刻冤揭云與惺素無仇怨惺何不自惺等語不知惺歿於天啟乙丑而坊買偽託之也曹氏遍懇京師與鍾為難可發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鍾之歿已五十七年矣

唐詩統籤

海鹽胡孝轅唐詩統籤戊集二百一卷皆晚唐五代詩孝轅撰此書起甲訖癸凡千餘卷未盡刻梓此其什一也

樂府

東里侯氏新刊十家樂府南唐二主中主後主馮延巳陽

春集子野張先東湖賀鑄信齋葛竹洲做虛齋趙以松

孟天錫薩都古山張皆在毛氏宋詞六十家之外向

見宋牧仲中丞所得李長文昌鈔本數十家不甚流

傳者尙多有之恐不止此也

遼宮詞

萊州趙伯濬士嘗作遼宮詞百首可與周憲王元宮

詞韻頗伯濬隱居登之松椒山躬耕著書去家五百

說部精華載籍上

里終身不歸著皇綱錄建文年譜

瑤華集

宜興蔣京少編瑤華集凡二十卷搜采國朝名

家填詞甚富二十年前在揚州與武進鄒程村撰

倚聲集起萬曆末迄順治初年以繼卓珂月徐野君

詞統之後蔣此編又起順治迄於今以繼倚聲之後

合觀三集三百二十年間作者略備矣

說部精華卷五

嘯園藏板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載籍下

四聲韻譜

廣東香山縣監生楊錫震自言得沈約四聲韻譜古本於廬山僧今楷因合吳越韻補詳考首義博徵載籍為古今詩韻注凡二百六十一卷赴通政司疏上之奉 旨付內閣與毛檢討奇所進古今通韻訂其同異毛浙江蕭山人今楷字記汝天然禪師弟子也

說部精華

載籍下

唐韻

唐文仙吳彩鸞於洪州紫極宮寫唐韻今有寫韻軒人盡知之又於安福福聖院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人罕知者蜀導江縣迎祥寺有彩鸞寫佛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陸放翁猶及見之

律呂正聲

王邦直字子魚又字東溟即瑩人以歲貢官鹽山丞上疏罷歸殫精聲律之學聚書千百卷坐臥一小閣二十年成律呂正聲六十卷其說謂君聲最侍管以

三寸九分本呂氏春秋其數配之楊子雲太元縷析比合而以諸家九寸之說為非是萬曆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公如砥上其書史館深為大學士南充陳公所歎賞周公云班固律歷志載即墨徐萬且氏治太初歷第一而子魚追配於千載之後其外孫黃御更宗昌序刻之

中西算學通

梅文鼎字定九宣城諸生也著中西算學通若干卷中者中國之法西者泰西之法也其書有九一日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二

算其月有七日乘除平方立方帶縱平方帶縱立方開方捷法開方分秒二日筆算自有六日加減乘除異乘同除開方其別有二日西域法回回法三日度算日有十日平分綫分面綫分體綫更而綫更體綫分圓綫正絃綫割綫切綫五金綫其別為矩算四口比例算目有三口比例四綫比例四綫新比例五口幾何摘要目有三日綫面體六日三角法日有二平三角弧三角七日方程論日有六日正名極數致用刊誤測量雜法八日勾股測量日有三日測高測深

測遠其別有六曰矩度矩尺象限儀鏡測筮測扇測  
九日九數存占目有九日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均輸  
商功盈不足方程勾股梅精於歷學嘗合七十餘家  
著歷學通考亦今之異人也

說文繫傳

景文筆記云顏之推說唐末文籍散亡故諸儒不知  
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惟郭忠恕鍇為說文繫  
傳忠恕作汗簡佩觿按佩觿彙書有之汗簡今欽人  
汪立名得古本刻之吳中甚古雅惟說文繫傳未見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三

不知海內藏書家尚有傳之者否也然謂顏之推語  
則誤之推後魏黃門侍郎而預知南唐宋初事耶疑  
是傳寫之誤

籍史

宋黃鶴山人翟耆年伯壽公異參政子能清言工篆  
及八分巾服為唐裝所著籍史上下卷佚其下卷曹  
秋岳落侍郎倦圃藏書也上卷所載徽宗宣和博古  
圖三十卷徽宗祀丘園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款識三  
卷徽宗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款識一卷比千墓

銅盤記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周宣王吉日癸巳碑

一卷石鼓文一卷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徐鉉

古鉉銘碑一卷皇祐三館古器圖胡俛古器圖李伯

時考古圖五卷李伯時周鑿圖一卷呂與叔考古圖

二十卷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卷周秦古器銘碑

一卷米氏史章訓古一卷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

卷按此即晏氏鼎彝譜一卷此卷金石錄今存下卷安州古器圖

一卷趙九成呂氏考古圖釋石公弼維揚燕衍堂古

器銘一卷黃氏古器款字一卷廣川董氏古文集類

說部精華

載籍下

四

十卷趙氏獲古庵記一卷洛陽安氏牧敦圖一卷越

州刻漏銘一卷梓州雌彝記一卷青州古器古玉圖

一卷嚴真觀古器圖一卷蔡氏古器款識三卷榮氏

考古錄十五卷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

十卷翟氏三代鐘鼎款識三卷此書足資博古好事

家考證惜佚下卷不免遺憾聊詳其目錄以俟訪求

寶刻叢編

寶刻叢編二十卷南宋錢唐陳思撰思書賈也直齋  
陳伯玉序云始歐陽竟公集古錄有卷帙次第而無

時代先後趙德父金石錄自三代秦漢而下敘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時系地二錄亦疏略弗備其他如諸道石刻錄訪碑錄之類於所在詳矣而考訂或缺都人陳思賢書都市士之博雅好古者又蒐獵遺忘以足其所藏所闕滋多望之輒能辨其真贋一旦盡取諸家所錄輯為一編以今九城京府州縣為本而繫其名物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著之故樂為之序亦柳河東述宋清之意云思賢人嗜古如是又能奮粹成書亦一異人呂成公云京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五

師賢者多市隱鄭武子能徧識之嘗受太元於日者何失得之隱居京師織絹紗為業售不二價喜為詩風調不凡亦此類按宋次道嘗撰寶刻叢章三十卷與歐陽集古錄同時今不知尚傳於世否

金石錄

趙明誠與其婦李易安作金石錄其書最傳曾子固亦集古篆刻作金石錄五十卷見子開所撰行狀今元豐類稿第五十卷所載金石錄跋尾僅十五條蓋未竟之書也會在趙前而世罕知者

五路墨寶

清波雜志言鄭陽叔需集荆襄川蜀金石刻為五路墨寶既錄碑之全文附以已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間有辨正類為巨冊考證良備悉上秘府按宋人多留意金石文字惟歐陽永叔劉原父呂進伯趙明誠董道黃長睿薛紹彭於今獨著鄭之名迄無知者不獨其書之湮沒無傳也惜哉

學古編

吾邱衍學古編小冊秀水項藥師家寫本首有危素

說部精華

載籍下

六

夏溥二序泰定甲子安處道人跋又陸文裕深題後云元人書法有復古之功吾邱子行尤長篆籀圖印之學今京師所刻學古編不工間為校定數字稍加次第以便考觀云

鐘鼎款識

宋牧仲中丞寄薛尚功古鐘鼎彝器款識二十卷陶南村書史會要十卷皆厭原山人隱之王孫刊本會要第十卷為隱之所續明代善書人名款識雕板最精末有張天雨趙松雪楊伯巖周公謹柯丹邱周伯

溫豐南馬鑿定題跋蓋從古本臨摹者極可寶玩

書畫彙考

下中丞令之永贍貽書畫彙考六十卷其自撰也凡詩文題跋悉載自序云上溯魏晉下迄元明大之忠孝之蹟法戒之圖小之文章詞翰江山雲物釐甲乙較亥豕當務即休退食復然故所收視雲煙過眼錄鐵網珊瑚諸書獨為詳博亦游藝不可少之書也

區宇圖志

隋大業初命竇威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命虞詡載籍下部精華

世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其圖序字極細並歐陽肅書肅詢之長子通之兄也見學圃葺蘇

太平寰宇記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世無刊本書庫寫本闕七十餘卷竹垞嘗借鈔之又借玉峯藏本補足六十餘卷尚闕第四卷及百十三卷至百十九卷僅闕十卷聞金陵焦氏有宋刻本今歸吳廡宏侍郎

蜀志

司馬子長采左氏內外傳國策世本以為史記揚川

修取華陽國志王象之紀勝成都碑目費著器物譜蜀郡諸葛鑿譜以為蜀志昔人謂可為修志乘法頃見康對山武功志前幅載織錦璠璣詩圖劉九經郡志前幅載武侯木牛流馬圖殊有別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

秦中諸誌

誌以簡核為得體康德涵武功誌最稱於世嗣是關中繼起者則有趙浚谷之平涼府志胡可泉之秦州志汪來之北地志喬三石之耀州志王漢陂之鄜志

說部精華

舊人劉韓五泉之胡邑志邑人王學張光孝號左華張增益漢增益之華州志馬慥之同州志劉豫吾之郡志皆稱作者而渭南史蓮勺紀營知汾州之介休作志七卷義例精覈以上皆秦人而北地又秦疆也何大復雍大記亦與康同時作於關中

郡縣志

向於明代郡縣志書祇取關中諸公所纂如武功平涼朝邑華州等十餘種外惟崔後渠安陽志章柳山蘭谿志馬應龍安邱志邢子愿武定州志史蓮勺介

休志不失史法偶觀顧東橋與陳魯南論修志書云  
嚴介谿袁州志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  
二泉許州志各有義例須取參訂以上諸志則又所  
未聞未見者東橋先生平生傲睨相嵩及撫楚被旨  
修奉天大志又忤世宗真所謂豪傑之王矣

陶隱居集

陶隱居集三卷嘉靖中贛人黃吏部注汝霖刊於虔  
州宋禮部侍郎王欽臣所集也有注及吉郡胡直序  
陳侍中尚書令江總元序又二曹詩集各三卷唐詩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九

人鄴唐二曹也一臨桂人一陽朔人皆西粵產有蔣  
文定公冕序文定亦粵全州產此集謝肇淛在杭刊  
於桂林曹學佺能始序之俱於慈仁寺故書攤買得

張登文集

國史補稱張登小賦有織成隱起往往盛金之狀搆  
言亦云如盛金結繡而無痕迹王彥輔塵史云曾在  
汴京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六卷權文公  
爲序云詩賦之外雜文合一百二十篇又云求居寄  
別懷人三賦與澄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然所

得書肆鏤板裁六十六篇已亡其半彥輔欲續姚鉉  
文粹錄登之文不果惜也

樊川集

池北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友人所贈宋  
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  
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未至南海別集  
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金陵舊刻有謝兆申跋  
云是集得之南昌宗侯慎學攜之南北數歲矣頃與  
王相如校刻以傳同好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有王文

說部精華

載籍下

十

恪鑿序云是內閣秘本手鈔以歸者王名若

呂衡州集

唐衡州刺史呂溫叔文集十卷卷首有劉夢得序  
未附柳子厚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有跋云右呂  
衡州集十卷中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辰從  
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  
越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爲錄之因取英華文粹  
照日寫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又云此本一照宋  
本鈔寫第二卷間帖以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案陳解



元書棚本鈔入

黃滔集

唐黃御史滔刻集八卷賦一卷詩三卷碑誌記序牘  
啟雜文四卷附錄一卷首有楊誠齋洪容齋二序瀟  
熙四年渝州謝諤序唐藝文志云黃滔集十五卷又  
泉山秀句三十卷此集初名東家編畧宋紹興丙子  
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度撰誌滔之八世孫也

白氏文集

白氏文集記云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竄東京聖善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七

寺鉢塔院一真廬山東林寺經藏一竄蘇州南禪寺  
千佛院池水燕談云廬山寺白集七十卷廣明初為  
高駢強取去後四十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校正  
而藏之尋又易去頗多舛謬真宗詔取至都下命侍  
臣以諸本參訂繕寫付寺僧謹藏之真宗可謂有文  
之主

會昌一品制集

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  
制集駢偶之中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憶平

泉五言諸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

詠詩絕句

唐周曇詠史絕句上下二卷起唐虞訖隋凡二百首  
每首有論斷綴詩後詞旨陳腐亦胡曾之流也曇不  
知何時許人全唐詩話唐詩紀事皆不列其姓名  
此集乃禾中項藥師寫本

白蓮集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輩  
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論固然然齊己白蓮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三

集至今尚傳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荆南孫光憲序  
篇帙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

徐鉞文集

南唐二徐鉞無子鉞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徐  
十郎家王銍性之常訪之鉞鉞告救具在又言嘗見  
鉞文集有南唐宮人喬氏出家誥今騎省集三十卷  
尚完整金集則不傳矣秦和縣白鶴觀云有楚金書  
碑康熙甲子入東粵過之維舟特訪此碑亦不復存  
錯謚文公

徂徠集

宋石介守道徂徠集二十卷詩卷辨說原釋傳錄雜著五卷論二卷書六卷序一卷記一卷啟表一卷石門吳孟舉之振所貽宋刻也守道最折服者柳仲塗最誦誦者楊文公大年觀魏東郊詩怪說可見其文佩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終未脫草昧之氣

陳亞之詩

宋陳洎亞之詩一卷僅二十五首有顏復長道序司馬文正公文忠文定二蘇公孫莘老徐仲車及長樂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三

林希陳留張徽南蘭陵錢世雄眉山李壘皆跋其後又嘉定丙子眉山任希夷題詩云如彼流泉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后山得法因鹽鐵不減唐時杜審言亞之師仲師道之祖也

馮允南集

安岳馮山字允南宋左丞解之父集三十卷簡池劉光祖德修悟谿何應固叔堅序詩文各十五卷今鈔本止詩十二卷餘皆缺山蜀人生當北宋全盛時與文湖州鮮于子駿遊而無一語及眉山父子兄弟解

則蔡京錢適黨嘗奏罷李忠定安撫方排邪道鄉楊龜山請廢元祐太后以汗張邦昌偽命奪職蓋小人之尤者也

古靈集

古靈集二十卷宋樞密直學士陳裴述古著李忠定公綱序從孫知贛州輝跋子暉撰年譜一卷附集後詩六卷雜文十四卷亦謝氏寫本述古熙甯中在講筵論薦司馬溫公以下三十三人各有品騰皆定論也讀其薦章可想見當時人才之盛而元祐更化首

說部精華

載籍下

古

相溫公中公眾正盈朝不外所薦諸君子使宰相為國用人公忠如此古云器使何以加茲今集中以此列編首而冠以紹興元年求賢手詔略云近得陳裴薦章起草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為極矣後世瞻之仰之以襄為何如人耶

歐陽居士集

明仁宗賜禮侍金問歐陽居士集凡二十冊遭回祿夫其八後在文華殿從容言及賜書事宜宗促命內

侍補之復完開之曹舍人貞吉云官典籍日料檢內  
府藏書宋刻歐陽集凡有八部竟無一全者蓋鼎革  
之際散佚不可勝道矣

西渡集

宋牧仲中丞自吳中鈔寄洪炎玉父西渡集僅一卷  
考焦氏經籍志玉父西渡集一卷與此本合然編首  
題卷第一似不全之書何也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  
七律所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正在  
集中其詩局促去豫章殊遠又經籍志載洪芻駒父  
說部精華載籍下 五

老圃集洪朋龜父清非集皆止一卷此本牧仲鈔之  
醫士陸其清家

陳后山集

吳江潘次咈未貽宋刻陳后山集任淵注凡二十卷  
有白川書院及周氏懷新堂圖記又寄顧亭林日知  
錄三十二卷亭林潘之師也

華谷詩集

宋嚴粲坦叔華谷詩集一卷氣格卑弱類晚唐之靡  
靡者一二絕句差有可觀華谷作詩緝林希逸以為

在歐蘇王劉東萊諸鉅儒之上今盛傳其書又稱其  
五七言幽深天矯意具言外觀此集殆不然也集中  
贈李真詩云汝與吾宗好注買與嚴滄浪遊華谷與  
滄浪蓋有宗族之誼詩派相似而差不及戴石屏贈  
二嚴詩云前年得嚴粲今日得嚴羽我自得一嚴牛  
鐸諧鐘呂

羅鄂州小集

新安汪洪度于鼎寄羅鄂州小集及鄂州所著新安  
志爾雅翼又程嘉燧孟陽手書松泉吳裝雪浪等集  
說部精華載籍下 六

華陽集

華陽集四十卷宋資政殿學士益文簡張綱彥正所  
著洪景廬序之綱嘗進劄子言元祐黨籍之家推恩  
太濫因得旨看詳元祐黨籍內曾任宰執侍從臺諫  
等官顯有名德者具狀開奏臣等今看詳黨籍人姓  
名見於碑刻者共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  
三百九人雖皆出於蔡京私意內九十八人係崇寧  
初年所定多得其直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

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泛濫冗雜增至三百九人  
有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  
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  
石刻所載其餘數內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  
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鄒孝甫孫諤等六人名德亦顯  
然可見共計一百三人依得崇隆推恩指揮所有今  
來臣寮上言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伏祈付三省措  
置施行宰臣文彥博等七人 濬公司馬濬公呂中  
韓義 呂汲公劉忠肅范忠宣  
公 執政梁壽等十六人待制已上蘇軾等三十五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七

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按看詳黨籍以初碑為據  
而削去王珪是已然執政中如李清臣侍從中如賈  
易楊良尚竄名其間豈為定論而宰臣無蘇頌亦不  
知何也小學紉珠合元祐黨籍建中上書等兩籍三  
百九人龔頤正作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不  
可詳者四人

姑溪文集

宋李之儀端叔姑溪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端叔  
在蘇門名次六君子曩毛氏津逮秘書中刻其題跋

觀全集殊下秦晁張陳遠甚然其題跋自是勝場  
南宋詩小集

南宋詩小集二十八家黃俞邵鈔自宋刻所謂江湖  
詩也大槩規撫晚唐調多俗下惟番陽姜夔堯章白  
石集汝陽周弼伯弼端平詩雋臨江鄧林性之皇琴  
曲三家最可觀白石詞中大家與誠齋石湖遂初諸  
老友善伯弼即編三體唐詩者鄧姓字稍僻然其樂  
府絕句甚有義山之風蓋鐵中錚錚者也三君詩悉  
手鈔之餘一二佳者做摘句圖別作一帙

說部精華 載籍下 六

天地間集

天地間集一卷宋謝翱皇羽編自文信國及家鉉翁  
文及翁謝疊山鄭協柴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謝  
鎰陸應何天定王漫之范協吳子文 關名稱 林景  
竹坡  
怡凡十七人詩僅二十首按宋文憲公作皇羽傳天  
地間集五卷此太寥寥即皇羽之友如吳思齊翁登  
仇遠之屬皆無一字當是不完之書也附晞髮道人  
近集一卷詩四十八首刻畫晚唐履歷無足錄惟山  
帶去年雪春來何處峰一聯差佳豈才盡耶抑刪去

之詩而後人捭拾之者耶

星父漫藁

天台山人黃庚星父漫藁一卷詩庸下無足觀多館山陰王修竹之作謝舉羽林霽山輩皆修竹客蓋同時人也修竹名英孫

柳塘外集

柳塘外集二卷宋廬山僧無文道璨詩也頗有江西宗法江都張印宣師孔遊開先於佛藏中鈔得之刊以行世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九

甯極先生詩

甯極先生詩四卷元吳人陳深子微著殊淺劣深生宋末天曆中奎章閣以能書薦不赴有讀易詩春秋諸編集中濟南趙君成南使羈留三紀得還其猶子求詩一絕云三十六回秋月明年望斷雁南征蘇郎白首還鄉去愧殺當時李少卿趙不詳何許人錄之以備郡邑故事子卿稱蘇郎頗似杜撰

輿觀詩集

元仇遠字仁近輿觀詩集有牟獻方鳳二序余希魯

二十一

蘇霖王洪胡儼羅佑諸人跋尾此集仁近乎錄以贈盛元仁者僅律詩三十八首又書贈士瞻上人律詩十首皆釋子題跋道衍其一也別有三十首亦皆近體仇號山村南宋遺老有詩名格調靡靡遠在趙子昂之下閩妃園池春日田園雜興詩見月泉吟社石屋洞數首差可觀仁近有句云咸平處士真堪羨死守梅花住裏湖有味乎其言之也

仁山集

元金履祥吉父仁山集二卷董遵所編仁山道學不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三

工詩而廣箕子操一篇特工吳師道跋云宋末為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先生感激舊知後為賦此操辭旨悲慨音節高古真奇作也似為陳宜中而作

養蒙集

元張伯淳養蒙集十卷鄒文原虞集序之詩歌雜文皆膚淺不工伯淳官翰林侍講學士諡文穆趙子昂之內兄也集有蘇公海外十扇跋謂一扇不減百金之直蓋爾時去坡百餘年題扇猶有存者然貴重已

如質玉大弓矣

剡源集

海甯刻元戴表元剡源集四卷餘姚黃太冲定本也  
戴以古文名清祐大德間與柳貫齊名袁桷師事之  
昔借鈔於陳赤葵獻陳太冲門人

雲林詩集

元貢奎仲章雲林詩集境地未能深造歌行間工發  
端而窘於邊幅視同時虞伯生范德機亦請侯之附  
庸也有三山陳嶠序草廬吳澄書後凡六卷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三

燕石集

元翰林直學士諡文清宋褰燕石集至正八年聖旨  
下都省移江浙省於各路有錢糧學校內刊行中書  
省御史臺據御史段弼楊忠王思順蘇甯等奏請也  
此與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時崇文如此或謂九儒  
十丐當是天慝未行科舉以前時語耶兄本官國子  
祭酒諡正獻工於古文時號二宋

豫章集

馮舍人大木廷言在祕府見豫章先生熊朋來集舊

刻極完好葉從葉侍郎說庵鈔得豫章集七卷似非全書

須溪集

續文獻通考載劉辰翁須溪集一百卷今所傳止記  
略二卷及批點老莊列班馬世說摩詰子美長吉子  
瞻詩九種耳

金蘭集

金蘭集三卷元蘇人徐達左良夫輯其友朋贈答之  
詩王行止仲序之良夫居光福山中自號耕漁子高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三

異志為作軒記楊基孟載為之說武功伯徐崑為之  
傳俱附見集中元末如周伯琦高啟鄭元祐倪瓚張  
雨仇機沙諸名士皆在不滅金粟道人玉山雅集

邵秋堂集

邵秋堂集二卷至五卷殘本內府書也詩古今體皆  
淺俚不成家亦不知其名字何許人卷中有與鮮于  
伯機倡和詩

林外野言

林外野言二卷元崑山郭翼所著詩與字與神與揚

廉夫頹阿瑛倡和風氣亦頗相類

友石集

王紱孟端友石先生集秦宮論對巖寫寄有曾榮王  
璉二序翰林修撰王洪撰傳中書舍人章炳如撰行  
狀翰林學士胡廣撰墓表按孟端為人狂簡今集中  
詩多卑弱蕭灑不如倪元鎮沈鬱不如王原吉磊砢  
不如孫大雅差與浦長源伯仲耳

高渚集

李川父謙撰祥符人物志倣名臣言行錄例嘗訪西  
訖部精華載籍下

亭灌甫王孫中州人物志久不可得此亦買王得辛  
也川父正德癸酉解元甲戌進士與李空同同時所  
著高渚集最傳川父自號高渚山人按高渚山在滎  
陽縣東南一名小陘山非中嶽也

葉文莊遺集

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陸放翁  
記張子功樞密云先人有遺稿滿四篋字畫極難辨  
惟某識之某若死則皆不傳豈容不急歸耶此意今  
人知者蓋鮮矣曾見葉文莊與中盛遺集寫冊皆手

二十一

自黜竄鈞勒藏其裔孫文敏認庵處文敏仕為學士  
侍郎加尚書矣屢勸刻之竟不果興化李映碧廷尉  
丞好著書常以陸游馬令二家為經別修南唐書而  
以江表志鈞磯立談諸書為緯尊李氏為正統其書  
頗可傳子木庵官御史大夫延嘉定張雲章漢瞻專  
司雠校之役荏苒數年竟未剞劂而木庵物故矣有  
皆有賢子孫且官通顯而不克傳先人之書使流通  
於後世况其下焉者乎

石莊集

說部精華載籍下

新建縣令王懋才寄陳宏緒士業石莊集徐世溥巨  
源榆溪集鈔本巨源集即陳允衡伯璣所定別有榆  
墩集八卷則熊人霖伯甘所刻者夏小正解東園類  
語詩話伯璣本所無二君南州眉目士業之文暢巨  
源之文潔觀石莊西陽藏書鈔本書二記榆溪上虞  
山錢公借宋集書二君可謂真讀書人名下故無虛  
士也番禺黎延祖方回亦寄其父遂球美周遊巖閣  
集至索序美周與二君及萬時華茂先友善巨源序  
美周集以太白子瞻擬之推許過情要亦崇正末一

才士也

悅生刊書目

買似道鑿賞畫有悅生小印往往於士大夫家見之  
 癸辛雜識載其與門客廖瑩中刊書甚多聊志其目  
 全唐詩話悅生堂隨鈔一百卷所援引九經撫州草  
 煙墨印多奇書九經鈔紙油  
 刊者十三經注疏節姚氏注戰國策注東坡詩研北  
 雜志云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向若水鑿定又秦檜  
 子燿亦好聚書

說部精華

內閣書目

張萱內閣藏書目錄詳載卷數及撰人姓氏其書視  
 楊文貞公文淵閣書目所載則缺失多矣累朝亦間  
 有增益者因錄宋元文集諸目於此林光朝謙之艾  
 軒集二十三卷缺第三第四第  
 一第廿三卷陳藻元絜綱山集八  
 卷林亦之學可樂軒集十六卷缺第  
 八卷劉放貢父彭城  
 文集十四冊有三劉文集  
 中允漢祿丞  
 恕檢詞義仲三孔清江文  
 集四十卷文仲武  
 仲平仲南陽集三十卷韓  
 維劉忠肅集韓  
 維盤  
 洲集八十卷洪适竹垞鈔  
 本有詩無文野處前後集九冊洪適  
 無

澤山集朱元清河集三十九卷元明善元遺山集四

十卷元好  
問豫章集二十四卷熊朋  
來滋溪集三十卷蘇  
天

牧庵文五十卷姚  
燧右數公文集曾觀其本而卷數

未合者錄記再訪若原貢二劉先生公是公非集內

府亦闕如可慨也

宋人小集目

竹垞輯宋人小集四十餘種自前所列江湖詩外如  
 劉翼躔父心游摘棗林希逸屬齋十一棗放陶孫器  
 之臞翁集朱繼芳李實靜佳集林尚志澗史端陽棗

說部精華

載籍下

陳必復无咎山居棗劉過改之龍洲集劉仙倫叔擬  
 招山集黃文雷希聲看雲集黃大受德容露香拾棗  
 武衍朝宗藏拙棗張蘊仁溥斗野集劉翰武子小山  
 集張良臣武子雪窗集趙希樞詎父抱拙集利登履  
 道叢彙何應龍子翔橋潭棗沈說惟肖庸齋集釋永  
 頤山老雲泉集薛岫仲止雲泉集俞桂希邨漁隱棗  
 葛天民無懷集姚錦希聲雪篷集右諸人惟葛天民  
 及與楊誠齋相倡和劉改之亦前輩人餘多摹擬四  
 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



論東京盛時已

說部精華

載籍下

三

說部精華卷六

嘯園藏板

說部精華卷七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典故

周正

從來辨夏正周正者幾成聚訟太原閻若璩字百詩近著博湖筆錄有改歲改時改月解一篇最博而核聊記於此云事有為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嘗以爾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

說部精華

典故

言日周正也周禮太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於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玉藻至於八月不兩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暮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暮

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

年正月孟春不與時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即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卻不改節者也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為四月建辰也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訓十有二月三統歷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月二月凌人十二月建丑也四代之制連類錯舉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於夏哇夏夏

說部精華

典故

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註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乾也夫以暴物極乾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則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祁午曰於今七年及至秋醫和曰於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

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  
三統歷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  
正月殷十二月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爲  
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  
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  
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以不改  
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  
盤託出楊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矣是也惟宋儒  
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

說部精華

典故

三

國子監博士孔尚任字東塘曲阜聖裔丙寅丁卯間  
從故工部侍郎孫吧瞻在治下河在江都得漢銅尺  
一上有文字曰慮虜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後又得一尺定爲司馬文正公布帛尺也孔自作漢  
銅尺記周尺考周尺辨三篇極精而核備載左方

漢銅尺記

江都閔義行博雅好古所藏銅尺一朱碧鏤錯爲賞  
鑒家所玩頃既得之乃不敢以玩物蓄焉古者黃鐘  
律歷疆晦冕服圭璧尊彝之屬皆取裁於尺而周尺

爲準自王制不講鄉遂都鄙之間各從其俗於是布  
帛營造等尺代異區分遺法蕩然况禮樂之大者乎  
此尺有文曰慮虜音慮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  
造慮虜乃太原邑建初則東漢章帝年號也考章帝  
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銅  
尺頒郡國謂之漢官尺此或其遺歟漢代去周未遠  
且禮經皆出漢儒漢尺之存即周尺之存也聞之先  
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尺寸之度起何休  
曰側手爲膚按指知寸布手知尺此則尺之取諸身

說部精華

典故

四

者也律歷志謂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  
此則尺之取諸物者也指有長短黍有巨細每不相  
符漢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辨此尺取指取黍固不能  
定今以中指中節量之適當一寸無毫髮差及累黍  
試之正足一百何指與黍之偶符若此耶廣一寸厚  
五分重抵廣法十八兩歸之闕里凡造禮樂器皆准  
之準周尺也

周尺考

虞書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後紛紜

莫定迨六朝割裂之餘乃有大升大兩長尺不等常  
時調鐘律測晷景及冠冕禮制用小者餘公私俱用  
大者宋人考定制度集古尺法為十五種曰周尺曰  
晉田父玉尺曰梁表尺曰漢官尺曰魏尺曰晉後尺  
曰後魏前尺曰中尺曰後尺曰東魏後尺曰蔡邕銅  
籥尺曰宋氏尺曰隋木尺曰雜尺曰梁俗間尺而必  
以周尺為之本蓋非周尺無以定諸尺之失蔡邕獨  
斷曰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何以知  
其八寸為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司馬法曰一

說部精華 典故

五

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儀禮註武跡  
也中人之跡尺二寸五武為步步六尺故禮書以周  
六尺四寸為步又說文曰伸臂一尋八尺徐鍇曰六  
尺曰尋小爾雅曰四尺為倍曰尋包咸鄭康成皆  
以倍為七尺應劭以為五尺六寸顏籀曰八尺為倍  
取人臂一尋語為山九倍釋文曰似七尺孟子掘井  
九仞註似八尺然皆不越乎八與六之間故禮書以  
周六尺四寸為尋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  
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兩足步之如是兩

手尋之亦如是按禮記周尺鄭註周猶以十寸為尺  
六國變法度或言周尺八寸然亦非也所云周尺八  
寸者蓋以當時所用尺較周尺之長短止當八寸故  
云周尺八寸而非但用八寸也考工記于案言十有  
二寸于鎮圭言尺有二寸則是周之長尺有十寸周  
之短尺亦有十寸文公家禮言古尺五寸五分周尺  
七寸五分則又以宋時布帛尺較之矣郎瑛曰周八  
寸為尺秦比周七寸四分前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  
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建初間得周玉律以

說部精華 典故

六

為尺謂之後漢三國蜀吳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  
官尺疑非建武為尺謂之後漢三國蜀吳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  
毫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  
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  
玉尺世說田父于野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  
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  
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  
寸八釐市尺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市尺  
皆鐵皆鐵萬寶常所造木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前  
多銅為之多銅為之唐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為太常  
至此用木尺至此用木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為太常

失之其迹猶存開元尺度以十寸爲尺二寸爲大  
所定得六之五尺五代世短多相應襲志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  
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二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  
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帛尺  
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元尺傳聞至長志無攷明部定  
官尺皆依家禮布帛尺凡田畝布帛營造所用悉同  
雖南北稍有參差然必以部定官尺爲準五尺爲尋  
十尺爲丈一百八十尺爲一里五尺爲步十尺爲弓  
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茲建初銅尺當明所用官尺七  
寸五分明所用官尺卽宋布帛尺也布帛尺比周一  
尺三寸四分固知銅尺與周尺無二周尺八尺爲步  
八尺爲尋今以銅尺較止足六尺六寸五分或者今  
人身短小故步尋較古減一尺若用明官尺六尺爲  
步六尺爲尋而銅尺乃足八尺之數若再分銅尺爲  
八寸更益二寸則是古十寸尺當得六尺四寸之數  
我  
朝丈田稍增尺數每尺加一寸以明官尺五尺五寸  
爲一步尋而銅尺又當用七尺四寸矣去古日遠遺

法莫考幸得漢銅尺與周尺相準歷代制度了然無  
疑因詳書之以俟後賢參考焉

周尺辨

世儒考制度皆本周尺蓋三代損益惟周爲詳本之  
是已然亦何所得周尺而本之哉或者皆臆說耳宋  
潘時舉註家禮曰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  
爲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真往往不考周尺之  
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陳氏文  
集與溫公書儀多誤註爲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

者亦莫知其爲何尺時舉舊常質之晦翁先生答云  
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  
繼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  
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較之布帛  
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因圖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說  
於其旁庶幾用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余觀家禮三  
尺圖各分十寸爲冊幅所限僅圖尺形而非尺準也  
其古尺圖註云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圖註云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三司

布帛尺圖註云卽是省尺又名京尺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二分蓋司馬公家有石刻本故其說可據今刻本已不可見而世但以家禮所圖爲尺式豈知乃尺形非尺準也如爲尺準何以短二寸五分之周尺與長三寸五分之布帛尺式相等耶世儒紛紜附會止據家禮之尺形故知其皆臆說也今旣得建初銅尺與周尺同周尺旣定何尺不定因定曰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占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宋浙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所能定者以有建初銅尺在也設無之說亦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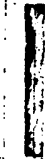
羌笛

博士精於音律又得漢玉羌笛形製古雅自爲跋刻之云康熙壬申官京師獲玉笛吹孔之下止具三孔世無識者考之馬融笛賦稱笛出於羌舊四孔京房

說部精華

典故

九



加一孔於後以備五音所云四孔者乃連吹孔數之其底原有洞孔故加一孔而五音備焉後之長笛又加二孔以應七律許慎說文注笛七孔笛羌笛三孔是也其曲有落梅花折楊柳古愛其曲多爲玉笛吹之此笛色如柳花葢古之甘黃玉也雙鈎瓊製肖形竹節頂節二寸中節八寸尾節五寸較以漢尺分毫不爽應劭風俗通載漢武帝時邱仲作笛長尺四寸今長尺五寸且無後孔當在漢之初年矣噫古器存而古音莫解笛之三孔亦猶文字之一畫也歟

說部精華

典故

十



錢直

宋趙興崑寶退錄云漢世重錢宣帝元康間穀石五錢金城涅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而其先初元二年齊饑穀石財三百民已多餓死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錢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給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

爲錢六萬武帝天漢太始間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  
減死一等雖數逾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亦  
何有出此令至成帝鴻嘉中買爵又殺而爲千錢可  
見當時錢之難得也近自洋銅不至各布政司皆停  
鼓鑄錢日益貴銀日益賤今歲屢經條奏九卿雜議  
究無良策卽每銀一兩抵錢一千之令再三申飭不  
能行官民皆病然視漢時猶霄壤矣豈漢之金銀充  
溢如泥沙耶觀史漢所言黃金動輒數十斤後世抑  
豈能有此

說部精華

典故

三

朝儀

凡視朝 駕未出則內閣大學士翰林起居注  
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先入候 駕駕出  
先於保和殿升座內閣都察院起居注官行禮畢先  
自 御路趣往太和殿內閣立殿門外之東西向都  
察院立殿門外之西東向然後 駕至升座諸王分  
東西班魚貫而入敷茵於地而坐起居注班殿內在  
諸王之後東向其諸王謝恩則拜於臺階之上畢然  
後尙書以下文武官員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然

後外國陪臣行禮亦如之

北岳

五岳皆祭於山獨恒岳祭上曲陽自漢宣帝神爵元  
年始而恒山實在渾源州相傳舜望於山川北至大  
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飛墮遂祀焉卽今曲陽廟廟  
石長不滿丈闊僅四尺餘灑陽蘇穀原 侍郎疑石  
晉後燕雲陷遼宋遂遷祀於此然史漢唐書之文明  
甚不始宋也沈存中筆談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半屬  
契丹以大茂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

說部精華

典故

三

近內今祠乃在曲陽云云蘇說本此也明宏治中馬  
端肅公會請改祠於山事下禮部竟格於倪文毅公  
按南園漫錄云倪公父謙常奉命祀曲陽禱於神神  
指旁侍一人與之遂生公因名岳以是固執不肯改  
祀云順治十七年 上允刑科給事中粘本盛之請  
罷曲陽廟祀祀渾源千年因循之訛至是始釐正焉  
北海  
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拱疏請釐正祀典其畧云  
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卽今河南府也

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卽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爲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卽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蒞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今爲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况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

說部精華

典故

三

深源流綿邈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亙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嶋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北岳於渾源州祈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邱溶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濬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邊

望祭可也得旨允行

禘禮

監察御史李時謙疏請舉行禘禮事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禮部尙書張玉書等議曰臣等綜考禮制言禘者不一有謂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皆配祭昊天於闕丘者有謂祖之所自出爲感生帝而祭之於南郊者有謂闕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廟之禘又不一說有謂禘祭止及毀廟不及親廟者有謂長發之詩爲殷之禘雍之詩爲周之

說部精華

典故

四

禘而親廟與毀廟皆兼祭者惟唐趙匡陸鴻皆以爲禘異於禘不兼羣廟王者旣立始祖之廟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爲禘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無明文其說始於漢儒而後之議禮者咸宗之漢唐宋所行禘禮亦莫考始祖之所自出止於五歲之中行一禘一禘兩大祭於其宗廟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詳漢唐以後有禘之名而與禘無別惟周以后稷爲始祖以帝嚳爲所自出之帝而太廟之中原無帝嚳之位故禘祭不



及帝嘗至禘祭時乃特設帝嘗之位以稷配焉行於後代不能盡合故宋神宗論廷臣議禘禘禮明洪武初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衆議亦以爲不必行詔從其議至嘉靖中乃立虛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屬不經禮亦旋罷洪惟我國家受天顯命世德相承定鼎之初追上四祖尊稱以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立廟崇祀自肇祖始夫太廟之中以受命之君爲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與天無極自當爲太廟萬世之祖上

說部精華

典故

五

而推所自出則締造之業肇祖爲最著今太廟祭祀四孟分祭於前殿後殿以各伸其尊嚴暮禘享於前殿以同將其敬一歲之中自肇祖以下展伸裸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五年一禘之祭不必舉行

射牲

孫文定公廷作世祖皇帝挽詩云周京岬甲將歸馬漢時逢春自射牛時以爲工讀張文潛集論裴守真云守真爲太常博士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

不必射牲夫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使人主便之而已按禮祭之日王祖牽牲及詔於庭而麗於碑則王射之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殺牲之禮與天子同大夫士視殺事之而不親卑者之事也

高麗議禮

高麗國王僧號仁宗時其國老李資謙擅權兩府兩制侍從官議資謙不稱臣不與百官庭賀徑詣幕次

說部精華

典故

六

拜王答拜金富弼爲寶文閣待制獨上奏曰漢高帝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高帝善家令言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傳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則不可令人主拜也不其侯伏完獻帝皇后父也鄭元議曰不其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

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甯父母則從子禮故父完  
朝賀公庭如羣臣及皇后在宮后拜如子又東晉羣  
臣議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紛紜不一博士徐禪  
依鄭元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是  
大順之道也况外祖乎按儀禮五服制度母之父母  
服小功五月而已豈得與上抗禮宜令上表稱臣在  
王庭則行君臣之禮宮闈之內則以家人禮相見如  
此則公義私恩兩相順矣又欲號資謙生日為仁壽  
節富弼言稱節自古所無唐元宗時始稱皇帝生日

說部精華

典故

七

為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觀其議論不愧漢唐  
宋名臣其兄弟慕富韓公蘇文忠公兄弟而命名誠  
不虛也

葬禮

萊陽姜如農採如須亥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崇  
正末為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衛鼎革後兄弟遂卜  
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為故君未  
賜環不敢首邱安邱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南北  
名士多歌詠之既而遷其夫人之廬合葬於宜而葬

終事之末元於父母墓左大非禮也夫給事身值滄  
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年一歸省墓猶可  
也死不首邱又不歸骨先靈顧遺葬戍所此則觸激  
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己而己者也至遷其  
夫人并耐江南而以衣冠代歸葬此尤非也身不歸  
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於地下乃以其婦已葬之骸  
骨輕去其鄉明其與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  
於君臣之義厚而於父母之恩薄也禮曰鳥獸失喪  
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回翔焉嗚號  
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而况人乎况父母  
之墳墓乎向讀思頰詩每致憾於歐陽永叔茲給事  
之葬亦未敢傳會以為然聊書杞園記後以質諸知  
禮者云

說部精華

典故

六

說部精華卷七

齋園藏板

說部精華卷八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談諧

一擲不易

康熙初士人挾詩文游京師必謁龔端毅鼎公次即

謁長洲汪蒼文晚穎川劉公融體仁及阮翁三人陽羨

陳緯雲維嶽其年維之弟也初入都手寫行卷三通

置案上友人問所詣曰吏部劉公戶部汪公禮部王

公也友人曰吾為子預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

說部精華 談諧

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

無所可否已而果然阮翁聞之笑謂公融曰吾二人

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唯兄此一擲最不易到公

融亦為之絕倒

杜詩韓文

京師某梨園部一旦有姿首解文義喜誦韓閣學元

少彙制舉文一日啟奏後左門向韓詢其人本末孝

感熊公賜履因言金陵某樂部一旦最喜誦杜于皇裕

詩陳大司徒說嚴曰杜詩韓文固自應爾

多得益善

羅森字約齋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舌短語音不正

自縣令累官開府所至以賄聞為四川巡撫贖貨不

已諸子從容諫曰大人位中丞齒高矣家已粗給何

必孳孳於此羅諦聽久之答曰汝曹何知多得益善

吟詩解紛

昔為禮部郎時同官吳興沈郎中雲中式內江岳員

外石齋貞以事聞於堂諸君解之不可得阮翁後至

笑曰僕魯仲連先生鄉人也欲吟一詩為二兄解紛

說部精華 談諧

可乎因吟曰長槍大劔日紛紛誰識毛椎亦策勳今

日東陽逢瘦沈公然來撼岳家軍諸君皆一笑而罷

一害

王完虛中丞點明萬曆甲辰進士好談諧初仕為鄒

平知縣縣與章邱接壤一日與章令某相見令問足

下以何年生對曰乙亥因問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

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

司馬

明人小說載驛丞問楊文懿公官名洗馬日洗幾馬

公答之云云水東日記又載一事劉洗馬定之與兵侍王偉過於朝偉戲劉曰吾太僕馬多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之偉即媚王振者也

僧再出家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廚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曰何不閉齋近吳湖州園次綺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遞

說部精華

談諧

三

天限南北

毘陵一士大夫妻頗能詩既而納一姬處之別館夫人偵知將自往掩取之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廣陵夫人追之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日座客述之僉曰正所云長江天堦天之所以限南北也

傾城傾國

順治初吏部諸司郎官最為清要吳郡顧松交子蒨來贊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日廣坐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

傅粉何郎

張禮部者河南人而黔而好傅粉澤順治庚子與何行人狴音同典廣西鄉試桂林人為之語曰本是箇畫眉張做到做了傅粉何郎辛丑春客秦淮適何歸自粵過金陵酒間談此坐客皆為捧腹絕倒

痲疾不惡

倦遊錄載辛稼軒患痲疾一道人教以薏苡米用東壁黃土炒過水煮為膏服數服即愈程沙隨病此稼軒以方授之亦效阮翁苦痲十七年矣一日陳說巖相國讀倦遊錄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遇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痲又以自負相國問何故曰此痲辛稼軒程沙隨都曾患過正自不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

耐煩勝俗

全椒吳侍讀默岩國對榜眼及第詩未入格而頗有勝

說部精華

談諧

四

情阮翁官揚州時常與共客儀徵一日過客園置酒  
酒間作擘窠大字及便而數事皆即事漫興之語令  
人解頤尚記其一則云少陵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  
筆所未到氣已吞才人須具此胸次落筆自爾不凡  
惟阮亭可以語此頃之衣領上偶見一蟻即又云宰  
官衣領上有一蟻于此正須耐煩以為勝俗客耳雖  
偶然游戲皆有理趣

雙鞭獨板

工部郎官有街道廳一差出則二黑鞭前引而一隸

說部精華

談諧

五

肩獨板在馬後汪郎中璽以啓賀其僚友某云雙鞭  
前導宛兩股之鰕鬚獨板後隨如一條之狗尾聞者  
無不大笑汪字樊桐仁和人作肅松錄

筮短龜長

昔在郎署有龔萬二郎中同舍相狎龔長身而萬短  
小一日同僚畢會龔復以短小為譴萬徐曰左氏云  
筮短龜長始為兄發耳

作行秘書

頽川劉公誠常有絕句風味甚佳自編其集遺之阮

翁舉似云如此作何以不錄公誠笑謝曰賴兄為我  
作行秘書

何與飢寒

康熙癸卯歲將除孫無言賦欲渡江往海鹽訪彭十  
溪門人問有何急事答曰將索其延露詞與阮亭衍  
波程邛賦麗農祠合刻之陳其年贈以詩曰秦七黃  
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飢寒孫新安人居廣陵

師主

文殊普賢斯打本釋家語宋參政錢象祖與史彌遠

說部精華

談諧

六

合謀誣殺韓侂胄請和於金時人為之語曰文殊普  
賢自鬪象祖打殺師王蓋侂胄以太師封平原郡王  
佞者皆稱師王故也

禪鑽

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士大夫罕接  
見惟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  
遊僧寺隨僧齋粥觀以自傳時人謂之禪鑽

郭索

一日與理事勞書升之錢方來晉同在署見爰書有

人名榜蟹者頃之勞語錢曰聞津門蟹不時至市直甚昂笑謂之曰公適見紙上郭索食指欲動耶

尊茶

少與彭少宰羨門係友善後同官卿貳一日諸公集朝房問彭兄鄉中尊茶風味何似答云不知阮翁笑曰應緣無尊鱸之思是以不知其味

坐日中

凡會議秋審 朝審皆坐日中甚苦九月二十日立冬後屢會議或問之笑答曰但知秋陽之暴未覺冬

說部精華

談諧

七

日可愛

舍利猴

宜興任宏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以行人改授御史上疏請定服色於是三品以上始許衣貂及舍利猴一日五鼓入 朝遇梅銅厓銅少廷尉時隆冬梅有寒色口占一絕戲贈之云京堂詹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猴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吏侍趙玉峰士曰公詩大佳尤難押韻天然耳梅今爲御史中丞巡撫福建

兔毛褐

劉吏部公龍在京師與阮翁輩爲詩社每自詫曰吾詩文片段柴蕪也笑應之曰良然兄畫乃兔毛褐耳座客皆軒渠唐時宣州以兔毛爲褐亞於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時人以爲兔毛褐真不如假見國史補公戲喜作畫而不甚工家常蓄畫師吳宏爲捉刀人每索其畫輒東之云勿煩真作故以此戲之

祁魚鰕

祁工部珊洲友官廬江令有絕句云昨夜東風吹雨

說部精華

談諧

八

過滿江春水長魚鰕戲之曰古人警句例標美名欲呼兄作祁魚鰕樂受之否祁作色而怒阮翁笑謝曰兄勿怒此自有例問何例曰兄不聞宋人有呼梅聖俞爲梅河豚耶乃失笑而罷

喫藤條

方龔山文桐城人居金陵少多才華晚學白樂天好作俚淺之語爲世口實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僂僂于前呈其詩卷阮翁題罷語座客曰陶坦率白

令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網密恐  
龔山不免喫齋條耳

齋斯踴

孫寶侗字仲孺益都相國泚亭仲子有才氣善詩文  
然持論好與阮翁左蜀道詩高秋華嶽三峯出曉日  
潼關四扇開孫議之或曰此本昌黎非杜撰也孫憤  
然曰昌黎便如何畢竟是兩扇又題涪州石魚云涪  
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  
乘潮不寄一封書孫駁之曰既是雙魚合道七十二

說部精華

談諧

九

鱗阮翁聞之笑曰此之謂齋斯踴

枋頭咳下

萊陽姜吏部如須咳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昭  
法枋友善一口同行閩門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  
雄尙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咳  
下之誅相與抵掌大噱市人皆驚

蘇臺秦臺

容齋四筆載輿國宰書稱湫水有驅策云湫水者彼  
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之近人自系鄉里多舉其地

一山一水或一古蹟令人茫然不省何地甚有割裂  
古名如常州稱南蘭而去陵字江甯稱白鍾蓋合白  
門鍾山而各去一字此何說也又嘗見諸誠二士人  
詩卷一稱蘇臺一稱秦臺或問之則蘇臺者謂超然  
臺秦臺謂琅琊臺耳尤可絕倒

撥鐙法

吳委

天章蔣祁京少查爾德尹偶集邸舍談及陳棣

子文在京師時上陸嘉冰修詩云借問如何是撥鐙

冰修陳同里尊行也與子文皆以書法名見詩甚盡

說部精華

談諧

十

子文近自安邑丞遷知深澤縣有大吏頗自矜其書  
查言子文倘以書法見知定自水乳阮翁笑曰固然  
第不可獻詩問撥鐙法耳

年家眷

順治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湊之地往來投  
刺無不稱社盟者後楊給事自西建疏言之部議有  
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二  
字卽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爲日號日也不論  
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藥年家眷亦

可一笑也所見不隨俗者惟龔尙書芝麓夢中丞介  
岩二公而已

天文地理

鄉前輩某公入秋闈策問天文不能悉偶憶地理一  
篇遂用塞白自謂必無望矣榜發中式及領卷閱之  
批云題問天文而子兼言地理可稱博雅之士文章  
遇合信有命乎

九經修身

唐九經字行一浙之山陰人崇正癸未進士性好詔  
說部精華談雅 上  
里人有官學士者其封君家居唐日往造焉或嘲以  
詩云九經第一不修身只為年來敬大臣久之學士  
歿而里中有以監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唐近  
日何為應曰近日不敬大臣體羣臣矣聞者皆大笑  
絕倒監司後官至尙書而唐已前歿不及見

駙馬

懶真子云御馬之副謂之駙馬杜預尙主武帝拜鎮  
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鄉中有為尙書子婿  
者與婦兄同赴京師一日向友人訴廢更云婦兄馬

肥吾馬獨瘦友人笑答曰彼正馬也君駙馬耳那得  
一例此雖戲言深合故實

廝打

唐濟武檢討在武林夜宿天竺聞鄰房二僧誦諍聲  
甲夜不息友人將諭解之唐曰無庸此不過文殊普  
賢廝打耳

相報之速

公敵欲往蘇門留詩別阮翁與鈍庵石鼎壘云燕市  
酒徒稀後旬日阮翁賦登高詩云十年長事少袁絲  
說部精華談雅 上  
公敵見之笑曰何相報之速耶

未具結狀

桐城方俞山少有才華後學白樂天遂流為俚鄙淺  
俗如所謂打油釘鉸者嘗問其族子某曰君家俞山  
詩果是樂天否某笑曰未敢具結狀須再行查

不喜蘇詩

蕭山毛檢討詩大可生平不喜東坡詩一日復於座  
中嘗嘗之汪麟詩季用舉坡絕句云竹外桃花三兩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蓮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時語毛曰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憤然曰鷺也先  
知怎只說鷺

不得一圍

閩清林初文章 孝廉古度之父也嘗有送人詩云不  
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  
送到揚州第幾橋以示梅禹金贈禹金激賞之宣城  
有老儒邱華林亦以詩賀禹金但為分句讀而已是  
之大恚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圍吾詩字數  
不啻倍之乃不得一圍耶

說部精華

談諧

三

稱詩

德清陳端庵凝 順治己丑進士筮仕為某邑令性仁  
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宅為人所奪久不給  
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好語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  
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為鵲耶

銀杏

鄉大夫有好為雅談者問鄰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  
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問再三不已旁人皆匿笑終不  
悟蓋銀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

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亦傳以為笑

梨園棗樹

掖縣張大司寇北海折 夫人陳大學士文安公端 女  
也張與胡中丞為鄰家胡故有優伶一部一日雨夫  
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朴不曉文  
語輒應曰如何稱得梨園不過老棗樹幾株耳萊人  
因號胡氏班為老棗班

文選昭明

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尚一書書  
說部精華 談諧 西  
肆價直為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  
文選昭明阮翁匿笑而罷

不識史記

萊陽宋荔裳宛 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  
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因問何人  
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  
進士也遷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於案曰亦不  
見佳何用讀為荔裳時方髻髻知竊笑之而此老竟  
然不屑

勾提詩聲

周質字青士秀水人居梅里隱於市廛偶游嘉善假一園居停一夕嘯詠甚適遂至達且鄰有郡丞行署時來按部聞周詠詩聲亦達且不成寐恚甚詰且遣隸勾提將加戮等有士大夫援之乃得免或述此事阮翁笑曰使袁宏不遇謝鎮西幾不免虎口

西門嫡族

俗人傳譌襲謬有絕可笑者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冢俗呼西門冢有大族潘吳二姓自言是西門嫡室吳

說部精華

談諧

五

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眾大鬪互控於縣令令大笑各朴一二人荷校通衢殊批曰無恥犯人某某示眾然二氏終不悟也某過陽穀親見之

女子放誕

典午人以放誕相尚即女子亦然王渾妻鍾語渾曰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當不啻如此參軍渾弟倫也然當時京陵東海禮法並稱鍾郝殊可笑

西施屢迹

姑熟之龍山相傳為孟嘉落帽處山有帽痕入石類劉刻者新野馬仲良之遊之笑曰往在吳中遊靈巖西施洞前屢迹深寸許嬌跌輕情皆得比於藍田射虎之矢可絕倒也同遊為之大噱

冰冷火熱

吳嘉紀字野人家泰州之安豐鹽場地濱海無交游而獨喜為詩其詩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家江都往來海上因見其詩稱於周櫟園先生招之來廣陵遂與四方之士交游唱和漸尖木色笑謂人曰一箇

說部精華

談諧

六

冰冷底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了可惜然其詩亦漸落不終其為魏野楊朴始信前言非盡戲論也

送詩寓刺

春坊中允何采字第五桐城人相國文端公如龍之孫工書法詩亦有名然好罵詈刺譏在翰林名陷輕薄法方伯黃石真若在金陵方典武闈而奉家諱倉卒不得出地勉終事第五遣人送詩云門人祇讀孫吳傳何必教渠廢蓼莪巨商某者其母大壽走厚幣請某至金陵遊山主於其家是日賓客方羣集上壽第

五送詩曰朝飯網鹽暮沸釜滿堂賓客盡雞鳴可憐  
張蒼老也拜高臺寡婦清金陵人競傳之

烹白陽

淄川畢白陽自嚴先生明崇正初為戶部尚書精心會  
計為時名臣時練餉新餉諸項日增臺諫多歸咎司  
農一言官以亢旱上疏有烹宰羊天乃雨之語先生  
笑謂人曰此非烹宰羊直是要烹白陽耳

急流勇退

一日東闕門會議既畢倦甚與陳大司徒說嚴同出  
說部精華 談諧 七  
端門行稍疾回顧諸公皆在後笑謂陳公曰今日可  
謂高才疾足陳曰否不過急流勇退耳明日集朝房  
述之皆大噱

手腳眼

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驢馬行牙人以附黃鴈李至巨  
富一日堂成讌士大夫壁間有孔賓客疑問之答曰  
手腳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  
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某  
某者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特赴刑部令

急騎追之宋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駟不及舌

給事尚書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  
登廁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事急給張應  
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向尚書音常尚書音同張應  
前句乃張翥謔胡世將語後句乃趙九齡戲對以謔  
李似矩尚書者也忠靖事蓋出傳會

原野一江

王甯波方田崇義筆談一條嘉靖乙未榜有勞姓者號  
說部精華 談諧 八  
原野為屯田郎中時都水郎顧號一江同年也戲勞  
曰原野屯其田空勞碌碌勞應聲曰一江都是水四  
顧茫茫聞者絕倒

說部精華卷八

嘯園藏板

說部精華卷九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詩話上

說詩

御書賜吏部尚書庫勅納詩云瀛海奇遊萬里餘天  
平樓閣化人居鹿門不獨借龐隱形管猶能續漢書  
庫公以問諸公以為唐人詩也遍簡萬首絕句不可  
得一日會議東闕門吏侍彭羨門舉以為問答曰此  
必贈吳郡范長白徐夫人小淑之作耳熊尚書青岳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一

陳尚書說嚴詢何以知之曰此易解耳范管官雲南  
監司而歸隱吳之天平山時趙宦光凡夫亦有才婦  
曰陸卿子隱居寒山與徐齊名徐有絳緯吟陸有元  
芝考槃二集皆為時傳誦故以龐公班大家擬之可  
不疑也彭公曰是也此 御筆臨董宗伯書當即思  
白作吾輩謂是唐詩誤矣深歎為善說詩遂記之云

用經

富平李天生因篤年三十棄諸生博學強記十三經  
注疏尤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嘗以四十韻詩贈

曹秋岳曹欵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句云林谷關  
音本乾坤老彖才詩中理語經語最不易下坡公寫  
杜詩至致遠恐終泥停筆謂學人云此句不足為法  
王敬美曰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語不能入經語  
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為用然則用經固以康  
樂為宗也

用史

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跡為高往董御史玉虬文外遷  
隴右道留別同輩詩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二

謂常語後讀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  
流涕謂梁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語本此  
深歎其用古之妙

姑蘇城

陳伯璣嘗言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妙  
矣然亦詩與地肖故爾若云南城門外報恩寺豈非  
笑柄翁曰固然即如滿天梅雨是蘇州流將春夢過  
杭州白日淡幽州風聲壯岳州皆詩地相肖使云白  
日淡蘇州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

雞上木

先生高臥處柴門野竹雪深門未開村雞鳴喬木  
日午炊煙絕吟聲出茅屋云云昔贈徐隱君東癡  
詩也葉文敏公方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  
為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駭為妖孽矣然古詩已云  
雞鳴高樹巔陶詩云雞鳴桑樹顛而諺亦有云雞寒  
上樹鳴寒下水此皆以前習見語詭庵豈忘之耶

扇骨

成宏間留都扇骨以李昭製者為最見顧東江清集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三

往徐健庵司寇為宮坊時贈金陵仰氏扇謝之以詩  
有舊京扇貴李昭骨之句翌日相遇朝班問李昭出  
處但據東江集答之後閱金陵瑣事乃詳李昭李贊  
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素蔣徹李信修補古銅  
器如神恨昔者不能舉此應之信強記之難也

袈裟

盤山釋拙庵訪宋牧仲中丞於吳中一日會滄浪亭  
唱和裝字韻拙庵以通首黏連不諧遂押衲袈近讀  
唐人李羣玉惱僧自澄詩常聞天女會玉指散天花

一一一

莫道春風裏紅芳點袈裟則袈字從木作去聲唐人  
用字必有據依惜向來未之知也按袈裟本作髦髦  
葛洪始改今字從衣髦音同

蟹

杭州顧妣字啟庭適鄂生某康熙庚申從其夫至京  
邸嘗見所著筆卸堂集小賦詩詞頗婉麗九日與同  
人飲宋子昭工部小園限蟹字韻翌日鄂詩先就顧  
代作也未云予本澹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  
彭蟻誤為蟹甚驚嘆之顧善歌其詞曲有一輪月照

說部精華 詩話上

四

一雙人面之句所最賞也

蠻

少時喜徐渭詩句堆牛千嶂外騎象百蠻中昔使蜀  
有詩三百餘首凡四押蠻字云秋河落百蠻飛鳥人  
南蠻江山真萬里兩到諸蠻客心爭歲暮猶自滯  
烏蠻及使粵又有句云鬢說五嶺白山入百蠻青後  
有談者未知其源也

神到

七言律聯句神韻天然古人亦不多見如高季迪白

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川修江山平遠  
難爲畫雲物高寒易得秋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  
夜月黃河第幾灣近人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  
始解涼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釋讀微  
一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山中山皆神到不可湊  
泊

竊取

唐國史補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  
右丞竊取李嘉祐語論者或爲王諱以爲增漠漠四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五

字便是點鐵成金手段此亦譬語然此事往往有之  
太倉崔舉人華字不彫貧而工詩常有句云溪水碧  
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向在廣陵作論詩絕句  
四十首舉此二句云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  
字詩後汪鈍翁在京師亦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  
桃花紅似去年人謂非取崔前語乎汪於崔亦前輩  
也

暗合

老杜詩白鳥去邊明坡公詩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

青林沒晚潮曩登京口北固山多景樓亦有句云  
飛白鳥過江明一時卽目不覺暗合

反用

宜興陳其年以四六詩餘冠絕一世然其詩亦豪邁  
有奇氣贈西樵考功云名士終朝能妄語蓋反用世  
說語也又贈山陰呂某云馬中赤兔人中布用成語  
尤奇

句法

曩備員祭酒日有送陳子文歸安邑詩云月映清淮  
說部精華 詩話上 六  
何水部雲飛隴首柳吳興按葉石林云山抹微雲秦  
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又李易安云露花倒影柳三  
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或謂句法本此竊自謂青出於  
藍後當有知之者

眼前

蒲坂吳天章天才超軼人不易及嘗題倪雲林畫云  
豈但穠華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尋常眼前語正  
自百思不到晚買小圃中條之陰有竹數百竿梅橘  
各數株題曰中條竹隱未及歸老而長逝矣惜哉其

集遺言屬為剛定後世必有知者

才子

西樵嘗云合肥公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也陳其年浪捲前朝去英雄語也龔公自東粵歸過金陵賦詩云綺門臨春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煙消興亡何限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陳有烏絲詞三卷多瓌奇闔房遊俠之詞尤妙如春陰簾外天如墨又玉梅花下交三九雖秦李不能過也

宰相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七

桐城相國張公英為諭德時以詩集屬評次其梅花詩有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蟠根在草茅宰相語也今日果驗常熟歸少詹允丙辰落第後居京師每徒步袖詩相質見其和平恬憺絕無憤懣叫號之氣歸故善楷法謂之曰君必狀元及第已未果臚傳

一人詩為心聲諒矣

受辛

昔在京師有答宣城梅耑長庚送木瓜詩云作貢當年事已陳煙林搖落重含辛之句陸水修嘉施愚山

聞諸公皆次韻陸用受辛字按宋景文公筆記云鉢鑄辛物作壑所謂金蓋玉膾東南佳味古說壑曰日受辛是日中受辛物擣之蓋楊德祖解黃絹幼婦外孫壑曰之語

由鹿

丙子再使蜀於綿州山中見羣鹿賦詩云遠遊忽憶楊岐語只有渠儂得自由用宗門楊岐方會禪師語蓋自言行役萬里不及鹿之飲食止息得自由也嗣君啓凍和之用唐呂溫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

說部精華 詩話上

八

故曰由鹿可謂工切能押險韻宋景文云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鬪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鬪字蓋與鬪字媒字義同

玉孩兒

阮翁從伯文玉諱與玟號能詩嘗有詠宋高宗一絕云千金空買玉孩兒不得其解讀西湖志餘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其物昔往四明誤墜於水者問俊所從得對曰臣從清河坊鋪家買得之詢鋪家云得之提籃人復詢之乃

從候潮門外陳宅厨孃處得之詢之厨孃云破黃花魚腹中所得也上大悅鋪家提籃人補校尉厨孃封孺人

墨王亭

長白山會仙峰之北澗山澗中有墨王亭阮翁從叔祖洞庭象別業也米元章稱法書曰墨王陸友仁謂非鍾王不能當亭名義取諸此洞庭明末仕為光祿署正工草書尤嗜酒酒酣落筆如風雨驟至蛟龍怒飛人得其紈素便面皆藏弄以為寶今真蹟不易得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九

矣別業為鄒平張氏所有亭猶在焉少曾題句云墨王亭于水中央四面菰蒲作夏涼周櫟園亮侍郎過此有詩見懷云獨有墨王亭畔水空明與客憶王郎馮大木廷舍人愛墨王之名因為道其緣起如此

看煞

世說有看煞衛玠之語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岸萬人隨觀之先生顧坐客曰莫看煞軾否蓋用世說語為謔也昔過毘陵抵梁溪借用其語為絕句云買得蜻蛉小如葉推篷看煞

九龍山

相思

天下佛寺之名率用梵典向所經歷其名有新異者如蜀重慶府有相思寺青州府沂水縣有花之寺相思者以寺產相思竹得名花之二字不可解周侍郎櫟園詩云月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浚字雪客遂取以名其詞未免好奇潛山道中有釣魚寺則因河上有釣魚臺而稱之未必是寺本名也

船

說部精華

詩話上

十

海甯陸冰修浙西名宿也康熙己未庚申間客京師每與宣城施愚山侍講梅耜長庚毘陵邵子湘長夜過邸舍劇談至三鼓始各散去陸有詩紀事云科跣到門衣不船船襟紐也或以杜子美飲中八仙歌天子呼來不上船亦作此解謬甚菽園雜記已言之矣

軒

少時有一聯云山雲遙變夏水草靜當軒汪荅文程周量皆喜之六合李侍郎聖一獨云律詩一聯中銖兩須字字相稱軒字恐對夏字不過嘗深服之又少



時最好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浩然挂席幾千里諸  
篇數數擬之童侍御玉虬而規云律詩須句句做未  
可但聘逸氣亦深服之此皆五十年中論文益友今  
俱宿草追思愴然

呼名

廣平張蓋字覆輿中臯盟涵先友也嘗有贈中一絕  
句云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同漁父  
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金陵黃周星九煙明末進  
士也贈長洲尤悔庵詩云今朝喜得見尤侗皆直呼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七

其名此以古道自處故以古道待其友非知己之深  
者不能也俗人且以爲倨傲無禮矣明鹽山王忠肅  
公錫官太宰滄州馬恭襄公昂官大司馬忠肅在朝  
每面呼其名尤古道之不易行者又非詩文之比

小字

汪鈍翁小字液仙程石隴小字佛壯劉公馭每自稱  
阿馭在揚州日常寄詩西樵及三君云佛壯談詩登  
秘閣液仙趨府算錢刀還思阿馭歸詩顏仕隱無端  
愧汝曹天雷佛火共淹留千里驚逢落雁秋何處憑

闌望西北暮雲明月滿蕭樓

吳孃曲

白樂天詩吳孃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是  
佳句虞山錢牧翁詩東風誰唱吳孃曲暮雨瀟瀟聞  
禁城阮翁亦有二絕句云波繞雷塘一帶流至今水  
調怨楊州年來慣聽吳孃曲暮雨瀟瀟水閣頭七載  
離筵喚奈何玉壺紅淚歛青蛾瀟瀟暮雨南陽驛重  
聽吳孃一曲歌

崔黃葉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七

太倉崔不雕順治庚子分房所得士也工詩畫常有  
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醉心極愛之  
呼爲崔黃葉歷城王萃字秋史壬午舉人有句云亂  
泉聲裏纔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亦呼爲王黃葉憶  
少時和李清照嫩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劉  
公馭戲呼王桐花鄒程村云崔黃葉自合作王桐花  
門生耳

香奩詩

汪鈍翁說鈴云三王好作香奩詩信和每至數十首

劉公誠曰此雖慧業然非此不作可也蓋阮翁少與伯氏西樵及海鹽彭少宰羨門倡和香奩體詩世多傳之彭有句云仙路無緣逢巨勝珠胎有淚滴方諸西樵有句云下杜城邊分驛路上蘭門外足長亭阮翁亦有句云洛浦神人工拾翠魏家公子妙彈棋梅根冶裏春逢信蘭葉舟中晚趁潮詳載彭王倡和集

橋枝詞

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詞則泛言風土如楊廉夫西湖竹枝之類前人亦有一二專言竹者殊無意致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三

宋葉水心又初為橋枝詞編修汪鈍翁亦擬作二首其一云郎行時節橋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橋實大如斗勸郎莫羨楚江萍

蜀江

嘗愛杜詩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又明初人詩數家茅屋臨江水一路松風響杜鵑蜀江風景宛然在目曾擬作一聯送張仲誠沐知資縣云子規聲斷處山木雨來時又嘉陵驛路千餘里處處春山叫畫眉皆眼前實景也

梅嶺

邵漢儀字孝威秦州人常同合肥龔端毅使粵過梅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寫景逼真尤似秦蜀間棧道景物梅嶺差卑未足當此

金階路滑

揮塵新談記費鶯湖初第謁彭文憲文憲曰殿上金階滑須慢慢行高侍郎念東衍有句云金階路滑且徐行本此

捉臥甕人

昔見朱竹垞檢討詩云捉臥甕人選新格初不甚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臥甕人格及採珠局格旋棋格金龍戲格等名始悟所云

蒼耳子

溫飛卿以蒼耳子對白頭翁甯陽許襄敏公彬取作一聯云道上鈎衣蒼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蓋其去國之作上句即迷陽迷陽勿傷吾行下句即違山十里螺姑之聲尚猶在耳之義

美人蕉

明天啟時內官多購異花種於臨幸之處有紅水仙  
峽蝶菊番蘭柿之屬陳棕天啓宮詞云春風香豔知  
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卽美人蕉

太幽

范德機嘗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既復  
曰語太幽殆類鬼作吳正傳師道禮部集一條云聞  
之危太樸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二句  
喜甚且曰云云當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云右  
二語果佳少時嘗有句云螢火出深碧池荷開暗香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五

葉文敏諷庵極喜之取入獨賞集

反坡

秦少游五言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六朝佳句也  
少在廣陵有句云露檻警孤鶴風櫺散叢菊鈍翁說  
鈴取此一聯云二句已逗漏柳州矣今全篇刪去  
不載集中蓋論詩絕句云風懷澄澹推草柳佳處多  
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與東  
坡之論特相反故鈍翁云然

詩思

唐鄭紫云詩思在灞橋驢子背上胡擢云晉詩思若  
在三峽聞猿聲時也少作論詩絕句云詩情合在空  
船峽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語也後王子秋典蜀試  
歸舟下峽夜泊空船月下聞猿聲忽悟前詩若皆前  
定

寄興

高念東先生作少宰日忽賦一詩題曰願作杭嚴道  
或訝而問之答曰吾平生慕西湖嚴灘山水之勝聊  
以寄興耳官資高卑不暇計也其漫興如此又遊山

說部精華

詩話上

六

陰道上有句云筇杖古松流水外蒲團修竹緒風間  
極愛之命畫師再鴻艦之寫爲二圖

泣鬼神

王端簡公宏祚字玉銘溧之永昌人爲戶部尙書時  
嘗屬選張含 嵩山集尤喜集中頽川侯祠一篇足稱  
詩史至結句云陰風古樹無窮恨長爲英雄弔九泉  
可以泣鬼神矣

寒乞相

竟陵鍾伯敬集中早朝詩一聯云殘雪在簾如落月

輕煙半樹信柔風闕之不覺尖突如此措大寒乞相  
乃欲周旋金華殿中將易千門萬戶為茅茨土階耶

巧語

戊午改官翰林侍講時淄川唐濟武資太史寄詩云  
蠟燭五侯新制誥鞦韆三影舊郎中語雖巧特工妙  
後讀王威宿詩有云江浙老成新運使戶曹公道舊  
郎中乃知前輩已有此句法但工拙異耳

寫景

林君復詩陰沈畫軸林間寺零亂茶杵對上田寫景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七

最工近日程孟陽蘇有句云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  
都作水田衣語意本林而工又過之

掩詩

歙縣程友聲鳴畫既超詣詩亦清冷可喜近寫夫子  
亭二圖題句悉佳竹垞集成語贈之云吐詞合風騷  
愛畫入骨髓又每稱其詩為畫所掩良然

齊名

順治末年汪鈍翁與阮翁稱詩都下悉齊名之目汪  
有詩云俠少場中同結駟郎官隊裏各題詩恥居王

後吾何敢願作雲龍上下隨

當歸

新安汪洪度字子鼎夙負詩名嘗詠一品妃詩云敢  
以三春草蒙稱一品妃植根綠淇露發豔借恩輝幸  
自生同蒂羞將影獨違未須勞遠寄念此亦當歸自  
注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按藥花入詩最新如人  
參枳殼皆見唐人詩連翹見楊太宰夢山詩昔丙子  
入蜀山路中見白芨花因得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  
空山白芨花之句若當歸詩人止習用太史慈姜伯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七

約事未詠其花始見于鼎此詩耳崔豹古今注當歸  
一名文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蒔蘿淺紫色

羅酒

德州羅酒擅名京師清冽在滄酒之上自甲申歸田  
謝郎中方山重屢致家釀已丑冬雪後先以詩來云  
黃流初壓室氣氤氳賦陶瓶遠寄君非向故人誇酒  
旨醉鄉風味欲平分爰以二詩報謝云自家烏帽重  
屏裏初試紅泥小火爐恰似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雪  
壓屠蘇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傅題一樹山

系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

說部精華

詩話上

九

說部精華卷九

補園藏板

二十一  
九三片

說部精華卷十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詩話下

屈翁山

南海屈介子均少為諸生有聲旋棄去學浮屠法釋

名一靈字翁山居維浮久之出遊吳越又數年忽加

冠巾遊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撰李天生因董為

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其見而慕其才以甥妻

之翁山愛玩少室賦詩云同樓紅翠三花樹對寫丹

說部精華 詩話下

青五嶽圖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再遊京師下吳

會自金陵歸粵妻隨病死翁山之詩尤工於山林邊

塞一代才也同時陳恭尹字元孝王邦畿字說作梁

佩蘭字芝五王鳴雷字震生陳子升字喬生皆廣州

人工詩元孝尤高翁山詩曾為選百篇以為唐宋至

今詩僧無及者五律如帆隨南嶽轉雁背碧相飛久

病悲歡盡新寒衣衲重絕句如焚焚桃李花薄命寄

君掌河水雖東流河魚自西上又歸風詞南越輕綃

似碧雲裁為飛燕御風裙中流舞罷將仙去萬歲千

秋復就君客雁門云三年作客傍滹沱聽盡哀笳出

寒歌白髮不愁明鏡滿秋霜只恐雁門多此類不能

悉記也嘗語程滄溟職方云君卿東粵人才最盛正

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尙存古風

耳

康乃心

丙子祭告西嶽至長安偶遊薦福寺小雁塔見塔上

康乃心題詩三首記其一題秦莊云原廟衣冠此內

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輩

說部精華 詩話下

六王極賞其佳從遊武進龔勝玉節孫曰康太乙節

陽名士也秦人語曰關中二李不如一康會匆匆入

蜀未及物色之比歸而滄渭水漲阻西安兩口水落

遂行至京師時道其詩於公卿交游陸郎中儼庭元

往提調陝西學政為言關中知名無踰李二曲顯及

康者明年七月康以書及所著萃野集來偶筆于此

知文章有神交有道少陵不誣也

徐元歎

吳中詩老徐誠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尙在居天池

落木庵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往還虞山先生寄詩云  
 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  
 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庵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  
 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元歎自撰  
 頑庵生曠志云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  
 言莫賞又為落木庵記云癸酉十月與竟陵譚友夏  
 寓其弟服膺德清署中曉起盥漱見予白髮盈梳云  
 子從此別計必往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  
 紙俾作擘窠大字友夏執筆擬議曰子還吳可謂落  
 說部精華 詩話下 三

葉歸根矣遂有此目今三字揭諸庵門松栝數株撐  
 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  
 廚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乙酉後有寄楚僧  
 寒碧詩云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君  
 為譬興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寒碧少遊鍾譚聞此  
 詩蓋為二公作也

王湘客

偶過慈仁寺市得琅邪王若之集若之字湘客故明  
 戶部尚書某之孫也歷官參議孤情絕照清談如晉

人服官留都放情山水買舟遊武林窮湖山之勝三  
 忤倉寺罷官居金陵乙酉避居姑孰干戈崎嶇獨載  
 三代古鼎彝法書名畫兼兩連舫寢食與其答人  
 書云正惟草莽之中當堅守一之節遂死所與遊者  
 鄒南阜馮少墟鍾龍淵張藐姑李懋明左蘿石諸公  
 皆一代偉人湘客詩清真無敢正氣習最工赤牘單  
 辭片語逼似晉宋間人絕句云素宇流孤月清光照  
 雁聲似從千里外寄與故鄉明驢背肩似山笠下眼  
 如海偶見漁樵人行歌互相待語恰遇青山白水忽  
 說部精華 詩話下 四

來細雨斜風俗駕還多高寄便止宿於此中若言造  
 物勞人那得伯師遮道清涼是大藥王一拂一濯甚  
 好片時眼界澄清鼻觀與之俱省脫巾解帶匡牀消  
 受荷花百頃言六圖書囊箬載輕船雨風風去不停  
 疑是煙波垂釣者居然呼吸有樵青三十寒香繞屋  
 栽果然林下美人來狂夫自許非寥落眷屬妻孥總  
 是梅詩

南施北宋

自康熙以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

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  
心動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  
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  
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  
耶己未在京師登堂再拜求定全集宋浙江後詩頗  
擬放翁五言歌行時闕杜韓之奧壬子春在京師請  
定其詩筆爲三十卷是秋兩人先後入蜀試事五閱  
月告竣追明年宋以臬司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  
鬱鬱歿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說部精華

詩話下

五

丁野鶴

徐東擬言少時於章邱逆旅見一客袴褶急裝據案  
大嚼旁若無人見徐年少呼就語曰吾東武丁野鶴  
也頃有詩數百篇苦無人知子爲我定之因擲一巨  
編示徐尙記其一律云陶令兒郎諸葛妻妻能炊黍  
子蒸藜一家命薄皆就隱十載形勢台靜野徑看  
雲雙屐蠟石田耕雨半犁泥誰須更洗陣流耳夏夏  
幽禽盡日啼野鶴晚遊京師與王文安鐸諸公倡和  
其詩九厲無此風致矣

林茂之

林翁茂之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  
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又寄翁詩云  
積雪初晴鳥曬毛閒攜幼女出林臯家人莫怪兒衣  
薄八十五翁猶緼袍及卒周樂聞侍郎葬之鍾山

鄺露

鄺露字湛若南海人狂生也負不羈常敝衣跋履行  
歌市上旁若無人順治初王師入粵生抱其所寶古  
琴不食死其詩名嶠雅過賈誼宅三閭廟云浮湘七

說部精華

詩話下

六

澤下靈渠半落殘雲伴索居庚子日斜聞鵬鳥重陽  
沙渚見江魚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此  
去樊城望京國定從王粲賦歸與露少客金陵遊阮  
大鍼之門嘗爲阮序其集

李長蘅

牧翁喜李流芳長蘅詩穀城山曉青如黛滕縣花開  
白似銀阮翁亦愛之乙丑以祭告南海之役途出鄒  
滕憶前句賦一詩適長洲何桐倬雲主事貽長蘅詩  
鈔本是詩在其中惜全篇不稱別有東阿道中一首



云騰騰兀兀逐塵行忽似春山為解醒高下欲隨人  
境繞逶迤偏覺馬蹄輕誰教柳色氤氳映不分梨花  
處處生愛煞穀城山下路風光况復是清明又滕縣  
道中云山欲開雲柳乍風杜梨花白小桃紅三年三  
月官橋路策蹇經過似夢中二首風調頗佳

申和孟

永年申和孟補節愍公長子有文章志行以詩名河  
朔間同學多顯達申獨隱居不出有故人自京師寄  
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符輿故人天上落雙魚

說部精華

詩話下

七

荷花未老新醪熟為道無閒作報書其簡傲如此一  
時同隱廣羊山中者有殷岳宗山張蓋覆輿殷工五  
言古詩平生不解為近體常為唯宵令輒自罷歸張  
善草書通輕俠晚值亂離繫以居不與人接人有  
偵之者或夜讀經傳達旦時或痛哭張贈申詩有草  
澤賢豪盡上書云云後發狂死和孟為立傳刻其遺

詩二卷

王石谷

王翬字石谷常熟人畫與太倉王太常時敏王廉州

鑑齋名江左稱三王辛未來京師頗自貴重其畫不  
為人作獨欲得阮翁一詩為贈屢屬諸公通意又特  
作長幅及冊子八幅相遺其意濃至可感竹垞題冊  
後云王翬老去畫尤工小幅吳裝做惠崇曾上北高  
峯頂望村村風景似圖中八幅中有寫唐伯虎詩意  
詩云吳山多近打魚磯磯上家家住翠微曉日五竿  
人未起杳杳山鴈繞簷飛又十月江南未隕霜青風  
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王麓臺

說部精華

詩話下

八

庚戌進士禮科給事茂京原同譜端士揆長子也畫  
品與其祖太常煙客頡頏昨遺維傲荆關畫巨倪黃  
諸大家山水小幅一幀真元人得意之筆自題絕句  
多工僅錄其二云蟹舍漁莊畧約邊柳絲荷葉闌清  
妍十年零落荒園景彷彿當時越大年西田橫岡側  
面出煙鬟小樹周遮雲往還尺幅巒容寫荒率曉來  
翦取富春山大癡富一日秋雨中茂京攜畫見過極  
論畫理與詩文相通始貴深入既貴透出又須沈著  
痛快謂畫家之有董巨猶禪家之有南宗董巨後嫡

派元惟黃子久倪元鎮明惟董思白耳因問倪董以  
閒遠爲工與沈著痛快之說何居曰閒遠中沈著痛  
快惟解人知之又曰仇英非士大夫畫何以聲價在  
唐沈之閒徵明之右曰劉松年仇英之畫正如溫李  
之詩彼亦自有沈著痛快處昔人謂義山善學杜子  
美亦此意也

王槩

金陵王槩字安節善畫山水其兄著字宓草工花卉  
翎毛兄弟皆能詩往往可誦著本名尸槩本名丐後

說部精華 詩話下

九

改今名嘗見槩兩篇云虛窗吮筆臨秋水霞蒸蒼蒼  
冷到天爲愛芙蓉江月好小亭長伴鷺絲眠又潯陽  
江水抱城流庾亮曾經此夜遊亦是新涼當八月遂  
教高會擅千秋風騷接席無今古喬梓凌雲富唱酬  
傑閣共傳詩句好飛揚興不減南樓槩詩人方爾止  
女夫也

宗梅岑

廣陵宗梅岑名元鼎居東原其詩本才調集風華婉  
媚自成一家常題吳江顧樵小畫寄至京師云青山

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筍日暮江南堪畫處數  
聲漁笛起汀洲爲賦絕句報之云東原佳句紅楓樹  
付與丹青顧愷之把玩居然成兩絕詩中有畫畫中  
詩顧字樵水亦名士

劉公馘

穎川劉公馘尺牘題跋風味不減蘇黃昔與往復最  
多今并佚失偶從蠹簡中得小札一通書法言語皆  
可寶玩其詩矯矯有奇氣嘗寄五言云離居才幾日  
蘭葉春風生門外卽流水布帆東下輕野處算新友

說部精華 詩話下

十

良辰多遠情思君如草色迢遞向蕪城

吳天章

吳天章過真定賦詩云鎮州荷花一萬柄正對城門  
是酒家下馬當壚更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風格始  
不減揚廉夫向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高才固不乏  
然得隨者終屬天章也

龐雪崖龍雷岸

五月中部務稍暇與同人諸及門閒爲結夏文字之  
會一賦得五月江深草閣寒一鏡湖五月涼一五月

賣松風人間本無價龍工部雪崖詩云開傍蒼松

匿短牀南風蕭灑透衣裳人間第一清涼散休把干

金比禁方南薰灼灼自天中五粒陰多障遠空真怪

山僧開橫日快哉不數大王風嘒嘒鳴蜩毒熱新松

枝輕颯午風勻此間好是清涼國遮莫鋪金肯售人

又二首龍刑部雷岸變詩云岸幘披襟意爽然憑誰

索價且高懸東坡只欲時人買剛道清風直萬錢滿

袖攜歸且嘯歌紛紛觸熱客何多涼風爭似涼州好

此價惟須問孟婆又一首二君皆以翰林出為郎署

說部精華 詩話下

有詩名龐任邱人通禪理龍望江人工詞曲有瓊花

夢芙蓉城諸傳奇

松筠倡和

康熙庚申刑侍高公所再致政歸涪川未行移居宜

武門西松筠庵相國益都馮公傳過之流連竟日尚

公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

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公和云隱几僧寮

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老去渾忘卻祇識維

摩是辨才阮翁亦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

畫爐灰他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

天折詩

近日少年才人負奇天折有雲問夏完清存古故吏

部竣公允彝之子十七歲著大哀賦不減庾子山世

多傳之豫章黎祖功者爾前浙江提學博庵元寬之

子詩甚奇剝意不可一世亦十七歲江行死於盜先

是賦吁嗟行一篇不數日遂死若讖然其詩云山何

不攢峰為刃以絕我脰天何不降玉為相以封我尸

區區姓字人不知面目塵土何所為魯連好個僕曹

說部精華 詩話下

公無威儀官如小儒舉舉衣裳學仲尼起嚼我筆播

我詩手中提攜三尺兒誰搏白兔兩丸泥荒雞驚起

夜亂啼神鬼駭駭得志天地悲南城陳伯幾允衡取

其遺集入詩慰新建陳士業宏緒序之序亦奇

閩中詩

涪川袁孝廉松籬滿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

戌尚困公車閩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臥聽蕭

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熟一徑寒風透骨涼苦向

緇塵埋鬢髮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偏

照河橋柳萬行武康陳孝廉與公<sup>之</sup>吟之至泣下是科袁仍下第乙丑病蠱卒

休息詩

淄川高侍郎念東致政後自作生曠時與友人唐翰林濟武<sup>先</sup>飲酒賦詩其中可謂達觀德州程工部正夫<sup>先</sup>自作一棺題曰休息庵作銘詞刻其上酒酣便即偃臥有詩云版屋蕭然密四周愚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真疑夢萬事紛紛已到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猶蘭此夕詠閒愁相煩雅客來欣賞莫待遙憐土

說部精華

詩話下

三

一邱

僧詒堂

錢塘正高禪師字詒堂賦詩清麗曾於金陵靈谷寺見其同凡詩集二卷愛之畧采數首於此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扁舟赤壁醉西風千古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迴顧銅琶鐵板唱江東晉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說謝支雖爲神州鍾紫氣惜君未見馬駒兒幾日春遊徧若耶人城滿面是煙霞正愁仙福難消

受又喫人間御貢茶皆無香火氣唐宏秀集中所少

僧尺木

尺木禪師者名性休明宗室也得戒于嶮峒天鼓得法於漢陽不退住沁州之永慶寺嘗題漁父圖云東西南北任遨遊萬里長江一葉舟夢裏不知身是客醒來天水一般秋有銅鞮語錄播於叢林

僧鄂子

僧澄瀚字鄂子濟甯人工詩有絕句云昨宵初罷上元燈又欲看山向秣陵騎馬乘船都不會飄然誰識

說部精華

詩話下

四

六朝僧爲時所稱

僧借山

會稽釋子元璟字借山平湖人投詩爲贊頗有秀句如卜築精藍似淨名愛君三絕擅平生桑條綠滿門前徑客到幽禽啼數聲瘦策衝泥訪鐵厓銅坑小喫雨前茶無端攪亂春愁客屋角一枝山杏花玉削翠峯抱一村甘泉如乳出雲根負薪伐木扶犁叟多是楊家十葉孫<sup>過楊鐵厓故里</sup>

超一子

超了者廣陵段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化遺詩俱一卷有云靜中無箇事反復弄虛空地老天荒後魂飛魄喪中有師開道統無法度愚蒙忽底虛空碎夕陽依舊紅又看花云土來澆灌水來栽顛倒工夫任我來滿院春風花自語不將顏色向人開

吹夫人

鄉前輩侍御耿省亭鳴世妻徐氏都御史華平相庭之母

也有賢行能文章兵後夫其集僅傳奇子詩云家內

平安報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

說部精華

詩話下

五

做清官答聖時有德之言與然脂弄粉者迥異

王慧

王慧字蘭韻太倉人督學長源發之女有雋才所著

凝翠軒詩一卷極多佳句閨詞云輕寒薄暖暮春天

小立閒庭待燕還一縷柳花飛不定和風搭在繡牀

前又宿田家偶見粘窗破紙乃韓偓香奩詩惜而賦

絕句云麗情佳句有誰知瞥見窗前半敲為惜風

流埋沒甚自攜紅燭拂蛛絲此等懷抱非尋常閨閣

所解

彭氏

鄧州彭氏布政使禹峯述女適李鴻字青立文達公

裔孫學士恆茂之子鴻亦能詩而才不及婦嘗序其

蜨龜集刻之京師如雷家灣云峰峰斜倚俯清漪一

葉孤舟亂後身洞口白雲雞犬在此中大有避秦人

金銀洞云絕壁繩橋萬壑深春風何意此登臨安禪

習借蒲團力坐聽神龍淵底吟又陰厓如幄俯青蘿

脉脉寒泉激素波豆大一舟沙際望四山香乳鳥聲

和種桃柳云繞畦煙水望迷離種得桃枝開柳枝好

說部精華

詩話下

六

是年年芳草地春晴須記聽鶯時惜香墜云幾經剪

拂始成林夏晚移牀就綠陰卻怪一朝風雪惡惜香

空負十年心此類數十篇皆可誦也

紀阿男

金陵紀青字竺遠能詩少為諸生棄去入天台國清

寺為僧久之復捨云其子映鍾伯紫允負詩名女名

映淮字阿男嘗有秦淮竹枝云栖鴉流水點秋光愛

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續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

及笄嫁荊州杜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時宣儀制

下有司旌表之昔在秦淮賦詩云十里清淮水蔚藍  
板橋斜日柳毵毵栖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  
男伯紫見之殊不喜後從莒州訪得遺詩數篇其一  
云清溪有桃葉流水載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猶古渡  
新檝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莫謂供憑攬因之可結  
鄰又李花一孤村流水數間屋夕陽不見人牯牛麥  
中宿

黃皆令

禾中閩秀黃媛介字皆令負詩名數十年近畫一小

說部精華

詩話下

七

幅自題詩云懶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澹  
墨遙傳縹緲意孤峯只在有無間皆令作小賦頗有  
魏晉風致少時太倉張西銘溥聞其名往求之皆令  
時已許字楊氏久客不歸父兄屢勸改字不可聞張  
言即約某日會某所設屏幃觀之既罷語父兄曰吾  
以張公名士欲一見之今觀其人有才無命可惜也  
時張方入翰林有重名不逾年竟卒皆令卒歸楊氏

徐元象

女郎徐元象字奇孺黃州廣濟人舉人張楚偉字小

損配詩文有雋才其京口寄父書云兒自襁褓未離

掌滕江頭道別意緒淒然舟行風水便利遂達京口  
江南佳麗過眼成陳廣谷大川靡能記憶舅氏出鮑  
明遠大雷岸與妹書命兒讀之如賦如頌蓬窗瑣瑣  
恨不能竟所思官舍清華几案如滌挑燈夜坐日起  
奉甘旨晨昏戀切切耳阿爺阿母無恙四時之序成  
功者退山林觴詠幽情暢遂何必紆拖青紫乃稱貴  
乎又送外絕句云送君入楚江悠悠歸路長一去隔  
千里魂夢伴瀟湘

說部精華

詩話下

八

倪仁吉

義烏女郎倪仁吉善寫山水尤工篇什嘗見宮意圖  
詩其一云調入蒼梧斑竹枝瀟湘渺渺水雲思聽來  
亂得華清夜疎雨銀缸獨坐時西樵曾得其全集倪  
手種方竹數十竿其愛惜萊陽董處士樵遊婺郡倪  
高其人斫一枝贈之

商婉人

會稽女子商婉人能詩工楷法仿吳彩鸞寫唐韻作  
廿三先廿四仙武林沈嗣芳名爲題絕句云簪花傳

格自嫣然顯明珠實作編始識彩鸞真韻本廿三  
廿四是先仙商本老學究女兼能制舉文字嘗手評  
沈文一卷又贈詩云細筆猩紅絕妙辭掃眉窗下拜  
名師從來玉秤稱才子樓上昭容字婉兒

說部精華  
詩話下

九

說部精華卷十

嘯園藏板

說部精華卷十一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清韻

山水近郡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官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徽宗實錄高宗一日謂相楸曰勾濤久閉性喜泉石可進職除一山水近郡楸對永嘉有天台雁宕之勝上曰永嘉地遠可以湖州命之高宗此事可謂憐才矣

太平佳話

說部精華

清韻

往在京師於下中丞令之家觀袁安臥雪圖人物生動林木籬落間積雪皓然鬚眉衣裘皆有寒色因憶宋真宗常以此圖賜王欽若令至金陵擇江山最佳處張之因置諸賞心亭太平佳話千載而下談之齒頰俱芬不知即此本否但以之賜欽若不免夜光暗投耳數年來此畫往來胸臆欲賦一詩終不能成聊記於此

夜泛西湖

石林避暑錄述景修言往以九月望夜道錢唐與詩

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時已夜分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疑疑皆有光微風動湖水見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以為平生得此無幾此一段文非東坡不能道景修姓張字敏叔常州人也

癖好山水

古來如謝康樂宗少文輩癖好山水者多矣明臨海王恆叔性宦游所至輒登臨山水間窮極幽奧作遊

說部精華

清韻

二

記數十篇江陰徐震客終身於遊至歷絕域徼外牧翁為作傳可謂好事者矣順治間進士吳某嘗遊武林宿留數月始歸詢以西湖西溪諸名勝曰皆不知也并詢其未往游之故則大笑曰吾跋涉水陸二千餘里豈為山水往耶人之嗜好逕庭乃如此

寂寥風味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歲云暮矣風雪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



阮翁最喜之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部看竹詩今尚有此游觀之勝耶

對雪看菊

十月初九日夜再雪竟夜積素滿庭晚菊尙敷映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對雪看菊忽梁溪琴僧岳蓮見過彈平沙落雁漢宮秋二曲古音蕭寥忘其身長安官是秋曹之長也作二詩紀事

居士沈金

說部精華

清韻

三

新城東北有龐家湖亦名龐居士湖相傳爲龐居士沈金處然不知居士何許人也陶南村輟耕錄云龐居士家貲鉅萬殊用勞神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之無何有之鄉遂輦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卽此事也湖在錦秋湖之西青沙湖之東邑誌當補入

胸懷蕭灑

宗室紅蘭主人工詩畫有玉池生集又刻郊島二家詩曰寒瘦集生於富貴而胸懷蕭灑乃爾亦奇又鎮

國將軍博問亭自號東皋主人亦以詩名刻白燕樓詩若干卷天潢多好學如此足見 本朝文教之盛

風流可對

馬仲塗家藏蔡君謨一帖云梅二馬五蔡九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楊君謙蘇談載中峯和尚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峯塗壁二事風流名勝正可作對邢和璞居崧山伐薪汲泉皆是名士千載而下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恨不傳之丹青耳

說部精華

清韻

四

名辱山水

輞川本宋之間別業而千古專屬摩詰者以之間之名辱山水也滄浪亭後屬章惇而千古專屬蘇子美者以惇之名辱山水也

假山

宛平怡園水石之妙有若天然華亭張然所造也然字陶庵其父號南垣以意矧爲假山用營邱北苑大擬黃鶴畫法爲之峯壑湍瀨曲折平遠經營慘淡巧奪化工南垣死然繼之今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

布置也唐楊惠之變畫而爲塑此更變爲山水平遠  
尤奇矣昔人謂俞清侍郎闢峯大小凡百餘衆峯之  
間縈以曲澗旁引清流淙淙然下注石潭潭中多文  
龜斑魚潭上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未知視  
此何如耳

品水

唐劉伯芻品水以中冷爲第一惠山虎邱次之陸羽  
則以康王谷爲第一而次以谷簾惠山古今耳食者  
遂以爲不易之論其實二子所見不過江南數百里

說部精華

清韻

五

內之水遠如峽中蝦蟇磳纒一見耳不知大江以北  
如濟南發地皆泉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  
不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非郡人也嘗作濟南水  
記與雒陽名園記並傳惜水記不存無以正二子之  
陋耳謝在杭品平生所見之水首濟南趵突泉次以  
益都孝婦泉在顏神鎮青州范公泉而尙未見章邱之百  
脈泉石皆濟郡之水二子何曾夢見嘗題王秋史萃  
二十四泉草堂云翻憐陸鴻漸跬步限江東正此意  
也

原書闕

之署與菰蘆老屋豈有異哉試以質之忠憲必相祝笑也

竹蘆新詠

潛江朱載震悔人為願舍人貞觀梁汾以竹蘆卷索詩王舍人孟端物也蘆在惠山聽松庵吳文定及見之與盛侍郎冰壑賦詩相倡和程篁墩謝文正倪文毅皆和錢鶴灘跋共為一卷文正篁墩書甚佳但詩限於韻亦成宏前風氣然也匏庵紀事云己亥之春過無錫遊惠山入聽松庵觀竹蘆酌第二泉煮茶嘗

說部精華

清韻

七

賦詩紀其事今刑部侍郎盛公無錫人也謂蘆出於故王舍人孟端制古而雅乃倣而為之且自銘其上其姪虞字舜臣性尤好古來省其伯父不遠數千里攜以與俱遂獲觀焉因取前詩次韻賞之詩不具錄前有孟端畫山水題云九龍山人王徽為真性海上人製上人者聽松庵主僧也卷首有李西涯篆書竹蘆新詠四大字

擊硯

吳匏庵嘗著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跡其友某

公惡曹瞞拔劍擊之立碎匏庵愀愀時沈石田在座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庵大喜崇正間有都司胡琳者遊吳中以十金購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進士商邱人

題畫

查慎行夏重以雲林畫索題云頃登崧少道轅轅詢登封宮詹耿逸庵介於其齋中見此幅歎美不容口逸庵言此故友願見山中所贈吾無所需此撤以相贈上方有倪自題詩云江城風雨歇筆硯晚生涼蘆

說部精華

清韻

八

楮未埋沒悲歌何慨慷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張高士閒披對石牀此乙未歲賦寫於王雲浦漁莊忽十八年矣不意子宜友契賦而不忍棄捐感懷疇昔因成五言壬子七月廿日瓊橋李項氏物也吳天章題云經營慘澹意如何渺渺秋山遠遠波豈但穠華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阮翁亦題二絕錄其一云平生不作王門客莫把倪迂配米顛最憶推蓬寫松石菰蘆秋雨燕龍涎

滄浪高唱

盤山相庵和尙自江南還山以滄浪高唱畫冊來  
索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於吳門適朱竹垞蘇太史  
自禾中來會於滄浪亭共賦詩見懷而畫史高節圖  
之者也宋詩云青溝閣就老煙霞瓢笠相過道路賒  
攜得一餅豆苗菜菜名出盤山來看三月牡丹花因緣大  
事公能了潦倒癡官我自嗟好向滄浪亭子上桐檀  
香裏奉袈裟經行斜日且觀魚黃鳥緝蠶入耳初接  
席金風舊亭長竹懷人蠶尾老尚書阮春深玉版容  
參悟歲晚花宮待掃除拂子一揮仍小住空林明月

說部精華

清韻

九

暮鐘餘

僧作制義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卽法華  
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  
等官某寺僧耳疑者刻其制義黃俞卣云曾見之

下僚多才

近日下僚中往往多才人婁縣縣丞施鴻宇則威閩  
邵武人著史測十卷論南北朝事甚可聽又雄縣馬  
之驢字曼徠兩爲江都壽張管河主簿撰詩防及張

秋志各若干卷泰州州同知趙三麒字乾符韓城人  
頗能詩有絕句云虞舜昔南巡不見南巡跡但餘此  
墓旁一片瀟湘石

侍衛高致

張敦復英大宗伯言有也侍衛者滿洲人少曾駐防  
東粵性嗜花卉凡南方草木異種皆致以歸老而退  
閒深講栽植之法所居精舍數椽佛桑建蘭茉莉之  
屬環繞其中更不凋謝又多取蝶蛋養之奩中每冬  
月梅花盛開輒下簾放蝶千百爲羣飛舞花間忘風  
雪之寒泣客至則瀚茗治具極歡亦一高士也

說部精華

清韻

十

盜賊工畫

蕭照者漢澤人靖康中流入太行爲盜一日掠得李  
唐檢其行囊止粉奩畫筆叩知其姓氏照雅聞唐名  
卽棄賊隨唐南渡紹興中補迪功郎待詔畫院賜金  
帶此盜之工畫者向紀盧循輩盜賊多工書皆可異  
也照本末見圖繪寶鑑

文章知己

晉人云一人知己可以不憾乃亦有偃蹇於生前而

振耀於身後者陽羨陳其年雅諸生時老於場屋厥後小試亦多不利已未博學宏詞之舉以詩賦入翰林為檢討不數年病卒京師其鄉人蔣京少景刻其遺集無隻字軼失皖人程叔才恭又注釋其四六文字以行於世此世人不能得之於子孫者一以桑梓後進一以生平未嘗覩面之人而收拾護惜其文章如此亦奇矣哉

### 金石文字

陳子文奕禧號香泉海甯望族其家簪笏滿牀子文獨以詩歌書法著名當世其書專法晉人於秦漢唐宋以來金石文字收弄尤當皆為題跋辨證米元章黃伯思一流人也康熙甲申出知石阡府戊子補任南安江西郎中承重其名求書先世碑誌而子文忽以病卒官妙蹟永絕清詩零落所藏金石文字不知能完好如故否其子世泰以書名世其家必能藏弄不至散佚生平與蒲阪吳天章雲最善今先後下世矣悲夫

說部精華

清韻

十一

### 柱礎銘贊

矣悲夫

華州郭允伯宗博雅好古善鑒別書畫金石篆刻分法為當時第一所撰金石史與整屋趙孝廉暉石墨鑄華並行於世常熟錢宗伯詩所謂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髻趙岫俱嵯峨是也郭性孤僻所居莊園在白厓湖上常構一亭柱礎城礪皆有款識銘贊手書自鑄之既極人工旋復改作凡三十年亭竟不成華陰王山史宏撰云然

### 詩帳

施愚山章分守湖西製芝帳題詩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時名士多屬和名曰詩帳或一絕句云斗帳殷勤白芘裁使君親自寫詩來孤山處士朝眠穩朝日烘門懶未開

說部精華

清韻

十一

### 題壁

彭堯論號西園公子河南鹿邑人官通判崇正末頗擅詩名阮翁年十八九時與兄西樵同上公車於北道逆旅見壁上畫蘭石甚有風致其旁細字註曰西園侍兒喬施同寫中書舍人吳郡文啟美雲題其後云令人羨煞西園老攜得西施共小喬後十餘年重

過之書猶宛然題一詩云無復湘中見范人西園蘭  
石槍如新低四十五年前事只有蛛絲絡暗塵此詩  
不復憶彭庶子羨門謂之如此附識之

蘇門自贊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sup>詩</sup>以康熙乙卯卒年九十二  
矣其自贊云問爾為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為  
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  
車屢蒙薦起骨脆膾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  
糗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

說部精華

清韻

三

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  
已

卽事詩篇

山陽邱洗馬季貞<sup>象</sup>與張虞山<sup>養</sup>游浙東行處州山  
中各有卽事詩一云西風黃葉無人徑破廟山神對  
古松一云百年無與人間事老死深山古木中今撰  
攘入市者其知世有此境否

僧詩

宋熙寧中會稽僧重喜有詩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

似楊花落歲窮乞得些麻縫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此詩甚佳惜不過坡公與佛印參寥守詮清順輩同  
蒙品藻耳

琴銘

晉州陳士業云極喜古琴銘四句曰山虛水深萬籟  
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嶢嶢能理會此段便是羲皇以  
上人王山史嘗取俞益期殘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  
陰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寫書

說部精華

清韻

古

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書數萬卷謂子  
弟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  
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可以求  
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於人右數語可作家訓故  
錄之以示後生

三絕

唐文宗太和中詔以李白歌詩張旭草書裴旻劍舞  
為三絕命翰林學士為之贊僖宗廣明元年車駕幸  
蜀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聞之行職

方郎中孫樵有楊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許之風列在青史以章有唐中興之德唐代留意風雅如此談之芬人齒頰

出俸刊書

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推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宋王琪守蘇州假庫錢數千緡大修設廳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部直千錢士人爭說部精華清韻夫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此大裨帑費不但文雅也

重新玉茗

湯若士先生玉茗堂亂後久燬兵火常熟陸格次公通判撫州捐俸錢即堂址重新之落成日徧召太守以下諸同官泊郡中士大夫大集堂中令所攜吳伶合樂演牡丹亭傳奇竟夕而罷自賦二詩紀事一時江右傳之多屬和者

孟貞家事

高潛老布衣邢助孟貞五言學韋蘇州風格甚高阮翁至揚州昉前死已久及為祭酒時長山李尚書孫斯謁選得高潛令以昉家事託之俾訪其後人明年李具書來云邢妻老尚無恙一弟為老諸生一孫甚貧已辦二百金為買丞相圩腴田四十畝不憂養殮矣愚山與孟貞交最善代為啟謝阮翁與孟貞終未識面其弟妻與孫亦不知阮翁誰何也

鬻書乞葬

吳郡故孝廉徐昭法榜卒貧不能葬一日有武林高士某者來弔自任窀窆然其人亦貧而特工分隸乃賃居郡中鬻書以乞葬其幅直一金吳人高其誼爭售之得數十金遂下日以葬而以羨歸其子為饋粥費語之日吾欲稱貸富人懼先生吐之故甯勞吾腕知先生所心許也惜不得其名氏

昭法靈芝

蓼洲周忠介公孫靖救甯說長洲徐昭法隱居靈巖不入城市湯潛庵尚書撫吳日屏跡從往訪之避不見潛庵登其堂堅坐移晷周覽太息而去亦不報謝

川湖總督蔡尙書仁庵自荆州專价致書以兼金爲  
壽求其畫答書而返幣竟不爲作或謂返蔡幣可也  
湯大儒又有恩德於吳人不往見可也避之則矯矣  
然昔在廣陵時年甚少與徐初無介紹特畫靈芝於  
縑素見寄且題款其上似非泛然者不知何以得此  
於昭法哉嘗與金俊明孝章畫梅王光承玠右草書  
爲齋中三詠

約構草堂

徐隱君夜字東癡年二十九棄諸生隱居東皋鄭黃

說部精華

清韻

七

河上掘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癸  
亥春阮翁與西樵過之欲約同志爲構草堂又遺書  
縣令云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草舍  
十數間給水田一二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  
志使士庶識廉恥之方又蘇談所記中峰草堂三公  
煉泥搬運塗壁吳人至今傳爲美談明府能爲此盛  
舉繼三公之後者亦佳話也竟不異

方伯逸品

王庭字言遠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任爲廣州知

府歷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稱罷官  
歸足跡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二品  
大僚也年踰八十乃卒五言詩清真古澹有陶韋風  
與石湖邢昉相上下足稱逸品

書攤相候

昔宦京師士人有數謁而不獲一見者以告玉峯某  
公某笑謂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於慈仁寺市  
書攤候之必相見矣如其言果然廟市賃僧廊地粥  
故書小肆皆曰攤也又書賈欲昂其直必曰此書經

說部精華

清韻

六

新城王先生鑒賞者弼銅玉齋器則曰此經商邱宋  
先生鑒賞者謂今冢宰枚仲楚也士大夫言之輒爲  
絕倒

代禪吟寫

金陵胡宗仁字彭舉以畫名亦工詩與竟陵鍾伯敬  
爲友有與鍾書云兄弟子姪皆晚作畫蓬門畫掩茗  
經鑪香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人一門五貴七  
葉蟬連甯復過之其子玉昆字元潤亦工畫嘗寫杭  
州宋宮古梅爲題絕句云風雨匡山事渺然故宮疎



影白年年何人寄恨丹青真留伴冬青哭杜鵑合肥  
李文定稜極愛此詩時諷詠之沈石田相城喬木代  
禪吟寫後惟金陵胡氏足以繼之

作畫題詩

倪雲林每作畫必題一詩多率意漫興惟妮古錄載  
一詩最佳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  
燒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又顧阿瑛題文與  
可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  
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窗時風致不滅雲林

說部精華

清韻

元

指頭畫

鈕玉樵瑒云有王秋山者工為墨畫凡人物樓臺山  
水花木皆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鐵筆山設色濃淡布  
境淺深一法古名畫按筆當作以音築字書以手筆  
物也近日聞中有織畫乃破紙為條織成之山水人  
物花鳥布置設色種種臻妙與刺繡無異亦奇技也

特健藥

輟耕錄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因思昔人如  
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而黃大癡曹雲西沈石田

文衡山畫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煙雲供養則特  
健藥之名不亦宜乎

畫多書卷

張遺瑤星題程青溪侍郎正畫云唐六如畫學周東  
村不啻過之只為胸中多數百卷書耳陳戶部子文  
書品亦如此

詩文三昧

新唐書如近日許道甯畫山水是真畫也史記如  
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畧有筆墨然使人見而心服者

說部精華

荷韻

子

在筆墨之外也右王楙野客叢書中語得詩文三昧  
司空表聖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

坡公書翰

陸文定梅長水日鈔云東坡翰墨在崇甯大觀間盡  
令焚毀及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至直萬錢而  
梁師成以二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穉以五萬錢輟  
月林堂榜書三字至幽人釋子寸紙尺幅皆重價購  
之觀此則坡公著作書翰不至南渡而始貴重矣

叔黨工畫

蘇叔黨最工畫晁以道誌其墓云書畫之勝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樂城嘗稱其孝云

吏部標致

劉吏部公猷詩往往有風味寄友人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桑苧秋山紫符憶行滕公猷自編詩逸此爲口誦之喜以爲真能賞音也又公猷友人某素嗜琴歿數年矣一日攜

說部精華

清韻

三

諸姬郊行過其墓停車酌酒使諸姬於墓下各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

山水之癖

阮翁自少癖好山水嘗憶古人身到處莫放過之言故仕揚州口遇金陵京口梁溪姑蘇諸名勝皆於簿書期會中不廢登臨而公事亦無滯者吳梅村偉業前輩謂日了公事夜接詞人以擬劉穆之則豈敢望若山水之癖庶幾近之耳寺中齋禱無事因憶舊遊畧述之如此

六如棒喝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詔云期畢便申周宰相王溥父祚以觀察致仕一卜者諛其壽可百四十惟百二十歲時春夏間微苦藏府祚大喜顧子孫曰孩兒輩切記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二事癡絕可笑杜牧詩百年便作莫年計富貴中人不悟此者多矣釋氏六如之喻正爲此輩棒喝

獨樂園子

黃氏日鈔云溫公勑獨樂園洛俗春日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呂直納錢十千公命持去後十餘日呂直翔一井亭問之乃用前不受十千也觀此事溫公平日修身教家可知近代權門豪僕如嚴嵩之嚴年張居正之尤七視司馬公僕不居然舜跖徒之分哉而其主之人品相業從可知矣

萬里馳仰

朱曰潘射陂集人日草堂詩引云升庵先生在江陽以畫像寄余白下揭於寓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嘉靖己未人日西域金大輿東海何良俊吳門文伯仁

說部精華

清韻

三

黃姬水郭第秣陵盛時泰願應祥相約過余觴之彌  
中齋南嚮先生像在壁間諸子不敢背之坐各東西  
席如侍側之禮比邱員淵餉中冷泉覓得陽羨貢茶  
一角烹茶爲供以宜甌注之焚沈水於鑪作禮畢就  
坐皆歎曰幸甚今日乃得覩升庵先生文子曰今日  
之會奇矣余當作人日草堂圖以寄先生余欣然拊  
掌因拈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之句作  
八闕散諸子請各賦一篇并寄先生見吾輩萬里馳  
仰之懷越二日文字圖成又二日諸子詩次第成余

說部精華

青韻

乃爲之引云牧齋曰嘉靖己未先生年七十二以是  
年六月卒於永昌詩畫郵致之時先生已不及見矣  
按先生集有己未六月病中訣李張唐三君詩所謂  
魑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是也當時先生  
流離顛沛遠在天末而爲人企慕如此何殊東坡惜  
身歿南荒不及玉局之生還耳彼識人者遺吳萬年  
豈止與煙草同腐已哉  
李中溪元陽張愈先合序  
池南錢慎南七子中人

忠介家書

周忠介公順昌天啟中以璫禍被逮其家書遺蹟錄左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  
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卽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  
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何以能得衆緣如此乃知  
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須從窮愁患難  
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  
教平日只當閉門潔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如  
此世界更當萬分謹慎也字付大兒

說部精華

青韻

說部精華卷十一

嘯園藏板

說部精華卷十二

錫山劉 堅類次 丹徒包祖同曉村校

奇異

左傳奇文

左傳奇文以上叛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孫蘇是也男子喪妻亦曰寡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也男亦曰媵以井伯媵秦穆姬是也公羊謂昭公欲弑季氏則以上殺下亦可曰弑

三字諡

說部精華

奇異

一

春秋諡有二字者衛之貞惠文子是也有生賜者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是也有出奔而仍得諡者臧武仲中行文子是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諡者崔武子變懷子是也

一字字

放翁筆記云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潛本皆一字按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义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寶應陶澂字季萊陽董樵字樵二人皆以布衣遊於都門初不相識或為之介曰二君非但詩筆相當即

一字字亦絕對也遂賦詩定交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為字無不為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

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復聖因緣

順天萬維嶽嵩中順治丁酉京畿解元康熙庚戌成進士其入學題乃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食餼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丁酉領解首題即顏淵喟然章明年世祖御試題則克已復禮為仁以為生乎與復聖有因緣比庚戌會試三書題無顏子語自擬當落第榜發中式房師乃儀制主事曲阜顏修來光也

說部精華

奇異

二

兩中同名

儀制郎中武進巢五震林順治壬辰會試中第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革去中式乙未會試復中第一百六十二名名次毫釐不爽信事有定數也兵科給事中周根部南宮人丁酉庚子亦兩中順天鄉試辛丑

成進士宋章情曹冠冠秦檜客也皆再登第

特贈進士

兗州山人明盛事中異典述云天順七年庚辰會試  
貢院災舉人死於火者九十人俱特贈賜進士出身  
丙榮華新城人

稱父為哥

崑山顧甯人日知錄云唐人稱父為哥舊唐書王琚  
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  
也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三故也

說部精華 奇異

杖父

中官張雄幼為繼母所凌遂怨其父銳既貴不與相  
見同類或勸之雄乃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  
相抱而泣此亦千古奇聞

奇姓

風俗通漢有太守顧先井音贍有井春今誤作井春  
近見爰書有妙姓島姓盤姓民姓纏姓杵姓剡姓律  
姓茶姓煙姓穰姓首姓卑姓威姓冰姓坎姓榻姓攬  
姓慈姓

姓譜不載

昔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  
不應問之云碧音如樊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  
不載者任給事 珙云高密有高姓音閱糕姓音卓諸  
城有則姓音支壽光有鬻姓河南有驢姓新城有俳  
姓壬子四川副榜有庚謀音拓明有指揮八通副將  
九聚

數目姓氏

一兩雙五六七柒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

說部精華 奇異

四

聞見記載縣令妻伍氏縣丞妻陸氏主簿妻漆氏時  
以為笑不過音同耳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  
曲沃人降緯介休人泰和縣早未市巡檢遊修紀涿  
州人廣德州杭州巡檢鑿鑿河南人

漢碑異姓

金薤琳瑯所載漢碑碑陰故吏門生姓名有絕異者  
如韓敕碑有庶次充前番君加進元煇管人恐即弓  
如骨通孔宙碑有叔香如盧浮北海章薤陵碑敢  
敦東鄉晨河間景君碑羽質臨照水亞郎營中名闕  
阜城人

遠  
吳詩立選

碑陰奇字

戶部陳子文說所見數奇姓算真定人香山吳音而

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字之奇者山安邑人音

如身音又丙子河南試錄有千姓望姓大同有監生

萬姓三法司爰書有貌姓郝侍御惟謙妻勇姓

婦人經濟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近日武林黃

夫人顧氏名若璞所著臥月軒文集多經濟大篇有

說部精華奇異

五

西京氣格常與婦人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

備諸大計副筭中乃有此人亦一奇也

妒忌

隋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此猶婦人之常也

以太子勇多內寵則譏而廢之高頰賢相也其妾生

子后聞而惡之屢譖於帝竟殺頰乃至諸王羣臣有

妾孕者必勸帝斥之一婦人之妒而禍國家至此異

哉

七出

宋齊邱表請與故吳太子璉絕婚曰非獨婦人有七  
出夫有罪亦可出此與左傳人盡夫也之語可為絕  
對

千里人

南燕慕容超時高句驪獻千里人十人王兆雲湖海

搜奇載陝西民家有千里驢腰有腎六

行詩圖

荊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三十

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此視書團扇繡弓衣者

說部精華奇異

六

奇矣而出於市井之流尤奇

伶工圖寫

翟院深與李成皆營邱人而院深伶工也一日太守

譙會院深擊鼓失節召問之對曰適仰見飛鴻淡仁

可愛思欲圖寫疑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院深

名在宣和畫譜與史邦卿以堂吏而名列詞中大家

皆奇事

不知正朔

俄羅斯國以順治十七年遣使人貢不知正朔自稱

一千一百六十三年土魯番於康熙十二年獻馬上  
表後稱一千八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山無僧寺

陸放翁云天下名山惟華山青城茅山無僧寺濟之  
勞山亦無僧寺明萬歷間憨山大師建海印寺於勞  
山尋為道流所訟謹戍粵東

松頂生蘭

翰林湯西厓詒嘗於湖南永州道中見古松數萬株  
是宋刺史柳開所植互數百里有蘭寄生長松杈樞

說部精華 奇異

七

間可徑丈歲蕤四垂時正作花香聞遠近其地曰奇  
蘭鋪草木寄生生理固有不可解者又廬山白鹿洞隔  
溪有古松大幾十圍松半枝節間生竹一叢僅三尺  
許安中丞命工圖之

海市

廣州之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海市  
城關樓臺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甲之  
形粵有兵變餘姚黃太冲亦言甯波有海市蓋東海  
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見以四五月廣見以正月

初旬三日是小異耳鄴之見不言定期

山市

文登崑崙山有山市恆在清晨遙望之山化為海惟  
露一島島外悉波濤瀾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  
霧氣中淄川西煥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  
人馬之狀一如蓬萊海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  
協經山南麓見煙嵐鬱麗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  
東都恩縣白馬營在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  
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庵筆記云太原以北晨行  
則煙霧中觀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天官書所謂氣  
也

說部精華 奇異

八

聖泉

貴陽城西南有聖泉貴人至輒沸起驗之百不失一  
滇逆將倡亂雲貴總督甘公文焜暨諸大吏一日遊  
泉上泉不沸怪之未幾亂作甘死焉有陸鄰縣次說  
孫可望在黔中時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  
可望怒以礮擊泉今石欄礮痕尙在

鹽山糖樹

鹽煮於海惟河東甯夏有鹽池紅鹽池滇蜀有黑白  
鹽井河間鹽山縣以地產鹽故名非有山也獨元人  
西使記言過滎掃兒城徧山皆鹽如水精狀此則真  
鹽山耳怡亭雜記云緬甸有糖樹酒樹酒樹實如椰  
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而柔除  
以刀刺其本汁涓涓不絕經一晝夜始止色味如飴  
食之令人飽

風磨風扇

西域哈烈撒馬兒罕諸國多風磨其制築垣牆爲屋

說部精華

奇異

九

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爲表木  
上用圍置板乘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動不拘東  
西南北俱能運轉風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詩衝風  
磨舊麥懸杵搗新粳又有風扇於帳房中高懸布幔  
下多川頭髮當面設繩索牽動自然有風不用揮扇  
也見陳誠西域錄

琥珀書案

某大臣籍沒時有一書案乃琥珀琢成而徹水精方  
廣二尺下承一替亦水精爲之高可三寸貯水畜米

魚紅鱗碧藻煦沫游冰恍若麗空按元時燕帖木兒  
於私第作水精亭子四壁皆水精鏤空貯水養五色  
魚其中剪綵爲白蘋朱荷諸花草壁中置珊瑚闌干  
光采玲瓏右李材解醒語載之古今事類有如此

鳥名功曹

吉顛問鳥有名功曹主簿者故過泰和有詩云木客  
山都人比舍功曹主簿鳥多名茅亭客話云孔雀名  
都護酉陽雜俎云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

實

說部精華

奇異

十

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邱有義神實羅萃路  
史注實者對虛之稱天文旗中四星爲天市其中星  
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若朝實  
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

璞

崇正時內殿石驟長數寸上以問大學士何文端公  
如  
何謝不知歸問其老友姚康伯康伯曰此璞也中  
必有玉翌日以對上命剖之果得玉上訝其博物何  
謝曰臣友姚康伯教臣也因召見欲授以官不受姚



字休那與文端俱桐城人

白玉石橋

清熙八年中秋節孝宗詣德壽宮太上留宴香遠堂  
堂東有萬歲橋以白玉石爲之雕欄瑩徹上作四面  
亭皆用新羅白木與橋一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  
蓮御榻屏几酒器皆用水精獨召小劉妃吹白玉笙  
作霓裳中序每觀此一段風景不啻明皇夢遊廣寒  
也今值中秋陰晦薄暮遂雨終夜淋漓不止煞風景  
乃爾因錄此以當夢遊

說部精華

奇異

士

六陵寶器

元初西僧發會稽六陵事互古未聞唐林二義士冬  
青引諸篇沈痛過於黍離麥秀載於宋遺民錄輟耕  
錄者與其人俱不朽矣近偶閱李材解醒語記諸髡  
發陵所得寶器錄之徽宗陵走花鳥玉筆箱又銅涼  
撥繡管高宗陵珍珠戲馬鞍嶺南劉銀進太祖者光宗陵交加  
百齒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寶和成穿雲琴金  
睛爲徽龍肝石度宗陵五色籐盤影魚黃瓊扇柄其  
餘不可盡舉

銀寶

五侯鯖載薛瓊至孝家貧采薪遇老父以一物遺之  
曰此銀寶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嘗得銀如言種  
之旬日生苗再旬開花花有銀色如鈿螺及結實皆  
銀也銀亦可種與雍伯種玉皆奇聞

小雞

交趾老道士結廬潮州之金山年已百歲養一雞大  
如么鳳置枕中鳴卽睡覺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綫繫  
几一龜如錢大置金合子中東莞令錢蔗山以境曰雞

說部精華

奇異

士

陽精也胡孫心媛也龜神靈而服氣也皆小者損之  
又損也其言甚有理致

木客山都

鄙露赤雅云木客形如小兒在恭城見之衣服不異  
人自云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嘗見其賦細  
雨詩云劍閣鈴逾動長門燭更深又云何處殘春夜  
和花落故宮湛若恐因坡老木客解吟詩之句而附  
會之耳山都形如崑崙青毛有尾見人輒閉目張口  
好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蠚噉之

每牛雌馬

曩在禮部見荷蘭所進西洋小牛異之考王會圖所載有數楚之每牛注每牛牛之小者王會圖又有俞人之雌馬注雌馬一角大者曰麟按爾雅驪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大荒南經曰蓋猶之山有小人名曰菌人東經有小人國名靖人或曰罽人

不灰木

館閣諸公言在暢春苑見外國所貢玻璃瓶二一貯水去其蓋覆卽有煙自水中出夜有火燄一水中貯

說部精華

奇異

七

小木一段鈎出別以木拭之可以取火按拾遺記西海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火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晝則通麗不明夜則照曜穴外是謂陰火木華海賦所云陰火潛然是也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爲鏡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其葉如蒲齊地記曰盧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櫻子卽東方朔神異經不灰或作燼之木也又徐無山有不灰之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赤石磨之則火發以然不灰之木可以終日郎瑛自言得不灰之木須石腦油塗

之始然右見升庵新語及方氏通雅又關尹子曰兩木摩火生

雲霧鳥

卞少司寇令之云雲霧鳥出紅毛國有二種其一五彩相錯如繡其一純白有山水文最可愛玩卞爲聞撫時從海舶得二枚鸞尾畧如孔雀而目睛加密翅上皆有之不獨尾也又有金錢雞亦與鸞尾孔雀尾相類徧體有目睛金碧照耀時辰鳥大如雞黑身朱冠味距皆赤十二時按節而鳴惟子午則鳴三通尤

說部精華

奇異

七

爲靈慧也

小鶴

粵東洋船有攜小鶴來自海外者高三寸長二寸許素羽丹頂喙脰皆綠與鶴無異貯以匣中置玉盤盤中貯清水水中浸珍珠二枚鶴立盤中竟日不食時含珠於喙旋吐於水開匣則振羽引吭而鳴聲極清越長山李予之郎中客粵親見之粵西某山產小猴如墨色亦僅長二寸許每千百相貫如懸經下飲江水點者司其飲發鳥銃擊之中斷而墜就江中取得

無一二生者人發殺機微物失其威若亦毒矣哉蜀石泉猴羅江犬子亦皆以小得名

鐵樹

嶺海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餘類珊瑚尾如慧干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於海然珊瑚大者五六尺小者不過尺許以鐵網取之在水則軟見風則堅初白漸黃得日色乃殷紅如丹砂按王濟雨舟所記云官橫州於一指揮家園中親見此樹歷言其六十年

說部精華

奇異

五

開花之詳前在羊城學使署亦見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乃木本非玉石之屬但以鐵培護其根則茂非若他樹以水澆灌者與嶺海云云不類豈名同實兩種耶

牡丹海棠

蜀青城山有牡丹二株皆高三十丈號大將軍小將軍見元人題跋朱圖南謂在羊耳見峭壁上秋海棠高丈餘吐花如錦連綿十里尤奇又玉堂嘉話云海州東嶼島生海棠作矮樹花深紅大如茶盃香韻殊

絕每歲進御以金牌記之

彩鷓青蜺

康熙辛巳年 駕臨塞外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鷓一架青翅胡蝶一雙於 行在問之對曰鷓能擒虎蜺能捕鳥又哈密獻鱸草一方云草生鳴鹿山必俟十月乃成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實數枚

鳳凰

赤雅云博白縣山村號曰綠合其山多鳳凰有高三尺者備五采冠似金杯常棲高樹之巔又有大如鷲者尾甚長羽聲如轉輪名大頭鳳或為猩猩所射緝毛為裘涅而不滓兩江溪澗中出鳴鳳形如孔雀頭上有彩毫光如髻電冠上垂二弱骨長一尺五寸其鳴叶宮商角女握兵符者衣鳳裘蜺綃綉即綠合鳳毛所緝蜺綃冰蠶所織也

說部精華

奇異

六

香樹

嶺海見聞云香樹幹如樹藟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者閩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

蚌珠

嶺海見聞又云蚌聞雷而孕望月而胎珠中秋蚌始胎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凡秋夕海色空明天半有朱霞光起蚌曬珠也珠之名類不一有精珠褪光珠瑤珠走珠滑珠礫硤珠官雨珠稅珠簾符珠珠重七分爲珍珠八分爲寶珠合浦人以珠爲貴生男曰珠兒生女曰珠孀

刀劍

康熙初荷蘭國入貢其貢物有刀劍八枚皆可屈伸

說部精華

奇異

七

縈繞如帶劍俠傳載神謬畜一劍可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斯之謂歟

漢瓷蓋

宋荔裳 琬 觀察藏漢瓷蓋二內有魚藻文云在秦州時耕夫得之隗囂故宮中考功西樵爲作歌又有元人所造銀槎最奇古腹有文曰至正壬寅吳門朱華玉甫製華玉號碧山武塘人見輟耕錄

灌瓦硯

吉水李梅公侍郎 有硯五瓣如梅花狀質如黃玉雜翡翠丹砂之色 蠶纈墳起云是灌嬰廟瓦一時文士多賦之武進鄒程村作硯考引洪文敏容齋隨筆灌瓦硯銘爲證

懶婦

懶婦狀如豪豬而小好食黍以機杼織絛挂於田中則望之卻走齒長入海化爲巨魚名奔鯨取以煎油其膏百斛澆蠟作燭用之飲酒則明讀書則暗見赤雅

說部精華

奇異

六

黃鼠

黃鼠榆肉皆大同產珍味也菽園雜記云捕黃鼠必以鬆尾鼠一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如蜀人養烏兔以捕魚也清暇錄引澠水燕談云契丹國產大鼠曰昆狸以爲殊味或卽此陸氏舊聞云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

鷓鴣米

弋陽汪少宰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甌而香滑迺異他米問所從出曰四川以歲例進上者其米生於

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處更取之

西施舌

鴨夷河豚也擄滿海蜆也西施舌海燕所化久則復化爲燕鮓三顯鱸四顯

鮑魚

鮑魚產青萊海上珍異爲海族之冠南史有鮑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今以此物餽遺率作鮑魚則訛作秦始軻轅中物可笑

熊掌

說部精華

奇異

无

熊掌最難熟故楚靈王請食熊蹯而死明秦府王孫不羈云用草繩而掌煮之則易熟

海粉

海蠶大如蠶青黑色頂有一竅温台人取置塘中插竹如林蠶食水草久之則緣竹而上自竅吐粉凝於竹末粉盡蠶入水死即海粉也

番蒜

副將王國憲嘗爲臺灣參將言其地無橋柚荔枝龍眼之屬如北地蒲桃蘋婆桃李之類皆無之有

果曰番蒜五月熟大如蘋婆味甘香多津液樹大而葉圓又有果曰黃來去聲八月熟長可尺許味甘香其樹類蕉實生節間多勞竹如粵中多獲多野牛無虎豹

無核果

此方有無核棗嶺南無核荔枝有大如雞卵者其肪瑩白如水精

枇杷樹

粵東撫署即尙濬故王宮東園有樹一株結實如枇杷

說部精華

奇異

辛

杷中空似有核而脫去竟無能名之者又見葦麻成樹扁豆樹茄樹昨閱一書言西土甘草亦有成大樹者皆異植也

說部精華卷十二

嘯園藏板

說部精華十二卷梁溪劉君所擇漁洋山人雜著中語也其取也精其擷也簡分門別類尤覺醒目益人正非淺鮮南徐包子丹廣文博學多文藏書最富由姑蘇司鐸任所命哲嗣曉村以此編見示余受而讀之以爲得未曾有亟取重付手民以永藝林傳播文簡有知當亦含笑不置也時在

光緒五年秋七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徐黃

言或滿

新編三才圖會  
卷之五  
器用部  
日  
集  
圖  
開  
離  
舌  
溫  
全

137881



余歸自象山杜門不出晨起聞剝啄則著上門人陳子玉田以書來問訊並緘寄其所著餘語視余余展讀甫數則遽已津津愈讀愈不厭既乃惟恐其卷盡書曰有是哉說部之書固子之屬也然使以己意為結造而或失之誕或失之鄙則其無當於觚墨者無論至刺取古人書而衍說之或不免為勦襲之陋言鑿之非若此者亦無取焉茲餘話一編即不過自叢言歷史文詞韻語中來一經粘綴如掬得玉合子底必有蓋或加以考訂復具有理致令閱者心開目明

黃嬾餘話序

是其浸淫乎卷帙者以講論為哺乳則有之矣而願取金樓子黃嬾之語以自謙乎哉陳子籍歸安烏程人往余分校湖閣於糊名中識之不忘疇昔奉是編遠用相質為亟題數語於簡端而於手答問則復寓之意曰願與劄劄氏謀之以訂於世之同好者湘陰曾光先序

金樓子載有人把卷即睡因呼黃卷為黃嬾而唐人遂以黃嬾作晝睡之稱錫路架鮮藏書兼疎津逮願不免如金樓子所嘲午餘飯罷往往採取一編遲宜林之來而當踰矇間見有情事相等意語相類及是以適口悅目者偶一染神都於其起而筆之為消閒之餘話亦吟嚙語耳大雅君子必無取焉書以志媿錫路自識

黃嬾餘話序

是

黃嬭餘話目錄

第一卷

文章穩字

鄭風勺藥解

東風茶

晉平公

虞師晉師滅夏陽

二則

名流舉動

晏元獻任誕

蘇子赤壁賦

栢封大夫

陳蕃揚

晉人帖

黃初詔

華歆擲金

黃嬭餘話 目錄

劉備

張承吉

東坡善射

項羽

葛薇

玉米田

文字紅裙

劍汝

讀書耐諤字

王逸老

癡官癡才

東坡貧家詩

兄弟相嘲

以醉為富

菱花

傅延年

第二卷

三多三上

醫俗

借書

仁字

孟子文

不貳過解

陳文惠松江絕句

水竹居

邵康節居洛陽田宅

不惜

山谷帖

醉

花露玉魚

夜航船

蕪炭

敷水

羅紉

黃嬭餘話 目錄

西子

北臺馬耳

柳河東箕子碑

王荆公讀孟嘗君傳

面上眉

癭瘤

柳絮落泥中

墮淚之言

王佛大

東坡帖

頰頰

第三卷

江淹文集中壁魚

蘇一

和仲同叔

九三郎

禿鬢翁	雙生子
張師鋤老兒詩	消渴
鮑昭	世傳王荆公咏菊詩
翻川落帽事	挂月村
種金銀	原夫之輩
荔支寄舉之首	小狀元
孟浩然句	淇園竹
漂母圖詩	趙母救女
白老	金鑿
董嬪餘話	目錄
温庭雲	詩材
雞飛牛鳴	炊儼
花朝月夕	蝶粉蜂黃
第四卷	
西湖比西子	小茶
環肥	温泉宮
粧言二則	杜牧之赤壁詩二則
周僕射	郝夫人語
扣腹	蔡邕無子

羊祜爲蔡邕外孫	窗眼
參軍新婦	桃花夫人
梅耜長落梅詩	蘇東坡贊
針史	花妾
韋蘇州答鄭騎曹求橋詩二則	
酒貧	萍氏
鮑娘詩句	養粥詩
二宋貧困	蓮坡詩話一則
淡飯之味	坡詩用西施事
黃嬪餘話	目錄
熱記	杜甫謚文貞
王弇州論畫竹	司馬長卿
第五卷	
梅聖俞算袋	啼鶯
正午牡丹	莊子犧牛之喻
詩用周郎顧曲事	初三
十三月	一月得四十五日
夫君	渠儂
開素	昌黎詩

老學菴筆記一則

故園月

春時天氣

七人聯句詩記

詩有僧字

惡客

渴字無對

二花

山水畫

亘史一則

楊朴詩

琵琶記三則

李後主詩

張子野

化鬚疏

第六卷

黃嬭餘話 目錄

五

湖目

縵頭欲有葱味

吳興山水清遠

淵明有妾

高力士詩

少陵可殺

以詩構訟

曹植詩

老蘇族譜引

杜陵詩

馬士英畫

阮亭郎當驛雨中句

人護入詩

遺簪墜履

菊似交情

半人

蜂鬚當鼻二則

繡囊

賣魚論斗

作包子

昌黎早衰

潤筆

坡詩用字有本

荆公詩改字

莊子草木怒生

陳簡齋詩

翰墨勳績

第七卷

司馬溫公論茶墨

西湖斷橋

羅隱手植海棠

吳仲孚傷春絕句

梁顛四則

妥雪

黃嬭餘話 目錄

六

張子厚詩

花之寺

九曲珠

東家雜記一則

孟業

藝香山

細腰事所記不同

飲溼

糟糠之妾

菊妃

韓昌黎壽陽驛詩

小生

晒

何遜詩

討春

方暉

陳元孝二子廟詩

嫁

蘇子瞻一字子平 數目字成句  
第八卷

沒骨花 小鴈

輩 文尊

杜牧之詩用豆蔻 重頤

胡明瑞 神樓圖

文王別稱 詩文貴善于運筆

吳中山歌 看屋

軟半 解語花

黃嬭餘話 目錄

七

詩情如鵲 草書

王西樵詩用泪字 枝官

炊熟日 王昭君妹

管子書稱毛嬙西施

手業 露筋祠

得句 靈檀

好德如好色 酒債詩償

蔡琰琴事 仲長子昌言語

硯北

黃嬭餘話卷第一

吳興陳錫路玉田

文章穩字

文章下字最貴是穩而得之或難易不同朱文公云  
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宋景文  
云人之屬文有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二公皆  
甘苦有得之言

鄭風勺藥解

鄭風贈之以勺藥韓詩云勺藥離草也崔豹古今注

黃嬭餘話卷一

云牛亨問董仲舒曰將離相贈以勺藥者何荅曰  
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陸佃農師有一說  
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路按江淹別賦下有  
勺藥之詩云云蓋取董子之解農師解殊猥褻不  
經此不足存無論然如董子解則當如後人折柳  
贈別之情亦非用以博趣按本草注勺藥猶婢約  
故朱子第云勺藥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以  
勺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則士女相與戲謔之意  
且於此寓焉爾又陳鵬飛詩解云勺藥溱潤之地

富有之雕願爾雅翼勺藥當春暮被除之時故鄭  
之士女取以相贈更可見是因物寄情無事曲解

東風菜

左思吳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云東風菜名元遺山  
春日書懷詩流年又見東風菜注謂東風菜見本  
草菜部按本草此菜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生  
嶺南平澤菜名東風白是最好詩料又廣州記云  
東風華葉似落娠婦比象復奇而艷

晉平公

黃嬭餘話卷一

晉平公與亥唐坐有閒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  
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為其無欲故  
正坐以養之也見嵇康高士傳讀此愈知平公之  
禮賢而孟子入云則入等語綜舉故是曲盡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則

虞師晉師滅夏陽一結公羊穀梁二傳不同公  
羊傳云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  
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  
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穀梁傳云荀息牽馬

操壁而前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按同此戲語一是獻公戲息一是荀息自戲穀梁傳作荀息自戲亦有意蓋荀息請以壁馬假道而獻公未遽許之然息料敵如見所謂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語已輕僞迨亡號五年而舉虞固應有此諧戲以自實其玩弄之情是爲穀梁文前後照應處行文有變化之法故不必做公羊定作獻公語也

呂覽權勳篇述晉獻公假道事末云荀息操壁牽馬

黃嬭餘話 卷一

三

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以穀梁文二句作獻公語又與穀梁本傳不同按薄長二字特風趣未經人用

名流舉動

大凡名流舉動輒成佳話茲得數條撮記於此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苟令則爲量水見世說中峰和尚草堂成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峰塗壁見蘇談又蔡君謨一帖云梅二馬五蔡九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寺仲塗和墨聖

俞按和君謨雜錄

晏元獻任誕

晏丞相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汎舟湖中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見孔平仲談苑語林紀之茅順甫云晏同叔亦如是誕耶

蘇子赤壁賦

蘇長公赤壁賦有長公親書墨跡在文衡山家惟江

黃嬭餘話 卷一

四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作食字不作適字何元明四友齋叢說記之路按朱子語錄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荅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謝靈運山文章軌範本注食字說同朱子王弼州又以漢書子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引師古注謂能多飲酒費盡之意釋之王肯堂字奉筆塵云食字之義世罕解者弼州說亦非是按內典

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故有眼以色爲食耳以聲爲食等語然則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正是食義蓋字泰之說如此已上訓食字諸說紛綸看來筆塵解比舊說較長然作適字自穩作食字轉有痕迹篇中正不須此元朗又云今刻本作適字疑長公自加改竄斯言得之矣

栢封大夫

人知松封大夫不知栢亦封大夫河南志嵩山天封觀有古栢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五色線記之可

黃嬭餘話 卷一

五

見古事未嘗無對李誠之咏松云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指松而不及栢於持論爲漏略於詩義卽爲偏枯

陳蕃榻

陳蕃懸榻待客有二人其一爲徐穉孺子南昌人蕃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見徐穉傳其一爲周璆孟玉臨濟人前後郡守禮命皆不至蕃爲樂安太守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見蕃本傳二事絕相類頗思

仲舉生平所至定懸一榻幾成故事按孟玉在當

時亦致有標格世目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

玉瀏瀏如松下風然下榻事世顧獨稱孺子王子

安勝王閑序徐孺下陳蕃之榻因譜南昌人物固

是切合主賓他如趙冬曦詩徐榻思方建左車理

自均杜子美詩還將徐榻處待高人牧之詩

碑榻蓬萊掩膺舟鞏落停此等不可枚舉凡所稱

引略不及周豈詩家率多蹈故習熟抑周事雖與

徐同而徐之名尤重於周周爲徐掩故耶惟明初

黃嬭餘話 卷一

六

席帽山人王逢詩二句周璆實下諸侯榻王式虛

蒙博士徵斯爲僅見云

晉人帖

晉人帖寒食近小住爲佳耳辛稼軒詞明日落花寒

食得且住爲佳耳用晉人語人稱其工釋惠洪栢

林寺詩吾行無疾徐住佳去亦得又妙得翻用法

黃初詔

魏黃初四年有鷓鴣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

汗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



智之士處于下位者乎否則斯烏何爲而至其博  
舉天下僞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蒼曹人之刺數行  
詞旨風流斷非六朝已下所能道當不徒以文告  
中創體目之也

### 華歆擲金

世說管甯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  
瓦石不異華捉而擲棄之劉辰翁云捉擲未害其  
真強生優劣其優劣不在此評未當彼歆既捉而  
又擲之是亦慮爲幼安笑捉則其真擲則其僞也

### 黃嬭餘話

卷一

七

劉願以爲未害真尙未經勘破在

### 劉備

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身爲名公所知不覺  
狂喜袁術報呂布書云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  
劉備未審立德聞之當復作何語

### 張承吉

唐詩人張承吉之子虔望小字冬瓜時有合出瓠子  
之謔蓋以承吉名祐故也金華子雜說則云虔望  
嘗求濟 裴弘慶醫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

弘慶曰祐子守冬瓜已是過分亦以瓠子爲戲然

非小字冬瓜之謂或又云冬瓜堰張祐所居故王  
元之有冬瓜堰下甘肥避之句范攄雲溪友議乃  
謂酒徒朱冲和嘗嘲張祐云自在東都元已薨鸞  
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屎堆邊說我  
能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因之以爲宋時嘉湖地皆  
懸流重重設堰球用牛挽船過堰而徵其稅置官  
領之唐人詩所云牛屎堆邊識張祐者以祐曾爲  
冬瓜堰官也諸說未審誰是據唐人所咏可稱惡

### 黃嬭餘話

卷一

八

諱然東坡有言馬糞之穢也一經僧處所居便爲  
佳號則是牛屎之污又足以辱承吉乎

### 東坡善射

東坡嘗自言三不如人謂飲酒唱曲弈棋也然御善  
射公有次韻子由聞予善射詩一聯云其怪書生  
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劉績罪雪錄云爾王元  
美作長公外紀惜未及之

### 項羽

項羽喑鳴叱咤一絕世盛豪男子于文義應非所解

唐韋蟾嘲李瑒詩云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  
寡詩情料應學得虞姬婿書字才能記姓名調侃  
希仁卻借項羽作口實然讀羽垓下一歌音節悲  
壯正使後世饒詩情者爲之未許能爾又唐傅奕  
考覈道德經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  
人開項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見幸者人知有虞  
耳庸詎知淺斟低唱外乃復有耽嗜玄虛整理鉛  
槩如此一侍兒亦是大奇

葛薇

黃嬭餘話 卷一

九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  
薇逃山而死按采薇之歌見於本傳服葛語稍僻  
故人知有食薇不稱其服葛

玉米田

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見楚紀陳眉  
公書蕉云屈原耕田人多不知路謂楚詞卜居篇  
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靈均固有此志

文字紅裙

韓公醉贈張祕書詩長安富兒盤饌難羶輩不解

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陳善捫虱新話謂退之亦未  
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姬名絳桃柳枝張籍所  
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者也且又嘗有詩云  
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此豈空飲文  
字者後山詩話亦云此老有二姬號絳桃柳枝言  
不可不慎東坡語張文潛又云觀退之詩疑若清  
苦自飭者然有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  
此老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荅云愛文字飲人與  
俗子同科按已上諸君子之言以矛盾都不肯

黃嬭餘話 卷一

十

放過退之惟東坡雨中飲酒詩有云試將文字惱  
紅裙此則文字紅裙兼有之翻用韓詩卻可爲文  
潛語解嘲也

劍汝

歐陽公瀧岡阡表劍汝而立於旁俗本或易劍爲抱  
洪景盧据山禮鄭氏注正之甚明今人詩文中又  
或以劍字爲新代抱字用則非按抱字正字通云  
卽懷抱之義蓋謂抱之於懷也與鄭氏注劍挾之  
於旁義自不同歐公文要是當時紀實語不然抱

字見詩書劍字出山禮亦何新異必取此耶

讀書耐諛字

昔人云讀書須耐諛字陳眉公謂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耐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此四語比況最好可謂曲盡神致因念北齊邢子才有書不甚讐校以為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正以緣耐得思緣思得適初非有二旨也

王逸老

李赤自謂歌詩類太白故曰李赤見柳子厚集王應

黃嬾餘話 卷一

十一

麟困學紀聞云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頃得一條亦相類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號王逸老欲與逸少相抗世以其人猥瑣不與以書名

癡官癡才

唐時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軍節鎮者率呼為癡官見尤表之全唐詩話又東坡談錄云唐之盛時內重外輕任方面者目為癡才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

嘆息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落句云癡官乞與真拋卻賴有詩名合得嘗又嘗自目為癡才有柳營茅土倦癡才之句孫謂薛不得本分官有此輕薄然癡官癡才之稱亦屬當時口語云

東坡貧家詩

嘗見羅大經玉露記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以為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竊疑貧女巧梳頭巧字與下拙字相左但所見數本皆然後閱蘇

黃嬾餘話 卷一

十一

集是好字為之首肯豈羅亦漫憶之而漫筆之或傳寫之訛耶

兄弟相嘲

盧氏雜紀王縉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叩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楊文公談苑韓浦韓洎能文洎嘗輕浦曰吾兄為文如草舍予文乃造五鳳樓手浦因人寄蜀牋題詩云十樣鸞箋出益州新來寄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按二事正堪作對古稱文人相輕不謂兄弟

間有此嘲謔因思大蘇小蘇詩文稱伯仲而東坡  
別子由詩曰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子由作東  
坡贊曰人曰吾兄我曰吾師爲師爲友互相推重  
其視彼殆可以一笑也

以醉爲富

詩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朱傳富猶甚也一於醉而日  
甚也鄭箋則云童昏無知之人彼酒一醉自謂日  
益富唐宋詩家並用鄭箋樂天自題酒庫詩天將  
富此翁注引劉仁軌詩有此句以一醉爲富也又

黃嬾餘話卷一

三

云醉來枕麴貧如富注詩一醉日富陸龜蒙詩且  
須謀日富不要道家貧東坡詩而況彼區區何異  
一醉富其義亦然

菱花

菱花開背日菱花開向日故芟暖而菱寒說見東坡  
仇池筆記及陳郁話腴蕭山來集之樵書云古人  
稱鏡爲菱花蓋凡花向日獨菱花背日而開鏡之  
爲物向日而照則不可以鑑物惟背日而照則明  
彩頓生故取義於菱花說甚有理

傅延年

菊之別名一曰傅延年困學紀聞舉朱新中詩有三  
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之句按侯甯極  
藥名譜藿香名霍去病若取與傅延年作對亦不  
數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也

黃嬾餘話卷一

四

黃嬾餘話卷第一終

嘯園藏板

黃嬭餘話卷第二

吳興陳錫路玉田

三多三上

後山詩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歸田錄云予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耳三多三上之說非六一公身親閱歷不能為此言

醫俗

昔人謂士俗不可醫而元裕之詩云人若不解飲俗

黃嬭餘話卷二

病從何醫是謂酒能醫俗也然亦須如王孝伯痛飲讀離騷蘇子美漢書下酒乃得山谷云士大夫胸中不用古今澆灌則俗塵生其間照鏡則面日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要知人果書味填胸卽消滴不飲當其心醉已復儻然自遠不則備糟醖醢止得茗芋狀貌正恐俗滋甚耳

借書

借書四癡說各不同李濟翁資暇集作癡玉府新書作嘔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當作紙酒器也一作鷗

鷗夷亦酒器當從嚴說為是劉孟熙云爾考韻書紙字注盛酒器古以借書則知以紙為癡者訛也借書以酒最是文人韻事又宋葛勝仲嘗以酒券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酒券假書更自趣絕

仁字

今人言果核中物曰仁若桃仁杏仁之類味此稱曰可見仁之一字是一團生意在合之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之說正謂死活不同耳

孟子文

黃嬭餘話卷二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一段既畢而繼之子濯庚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效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前段結尾自常為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為兩節若不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已上語見容齋五筆路觀蘇明允論龍斷章云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及古之為市

者兩段不相關續而宮商相宜律呂自應文情蔚然又云但解龍斷二字正意已躍躍言外於蓬蒙章云文勢於前段已欲絕而文情正爾躍踴下文引取友之端以證惡得無罪之語不須聯絡呼吸正與龍斷章同此論蓋始於明允而容齋爲敷說如此亦愈以見孟子文之妙也又荆溪吳氏林下偶談云孟子七篇不特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做於此

黃嬭餘話 卷二

三

不貳過解

釋常談論語內唯不貳過貳字不作二字何也貳者副也益也蓋不文過飾非之謂非謂顏有過不至兩度也其說頗精隋書李穆傳云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哉對自安故非歇後可比

陳文惠松江絕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則安得香哉野客叢書辨之以爲

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又云鱸魚香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旨哉斯言然猶未伸其論竊謂讀此詩宜自知耳其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蒲纒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且如文潛所論要指出松江爲鱸魚之鄉乃此詩不必有鄉字而松江之景宛然在目亦東坡所云善畫者畫意不盡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也若落一鄉字便成死煞路又考宋臨甯中屯田郎林肇治吳江日

黃嬭餘話 卷二

四

取文惠句作亭江上以鱸鄉名之見高德基平江紀事及龔明之中吳紀聞等書屯田誠好事但以鱸香作鱸鄉不免失作者之意

水竹居

醉吟先生池上篇序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烏樹橋道間之云云大氏言一室之中有水有竹耳薛野鶴云人家佳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更說得有致李羣玉詩長愛沙洲水竹居其此意也

邵康節居洛陽田宅

周輝清波雜誌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今人為之將貽詭寄免科之請矣又云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按此所記未詳似耳食語邵伯溫間見前錄述此甚備錄之康節慶厯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其城遷居馬洛人為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后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湖南延秋村

黃嬭餘話卷二

五

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遺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居之富鄭公又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甯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于是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嘗有詩謝諸公又云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按此可知

康節在當時為人所慕愛如此然以康節視之則甯與行窩有異乎蓋康節居洛陽有十餘家如康節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康節之來是謂康節之行窩亦間見前錄云

不惜二則

崔豹古今注云不惜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漢文帝履不惜以視朝是也按不惜二字為詩家所常用嘗見賈思勰齊民要術記崔實四民月令十月可拆麻績績布縷作白

黃嬭餘話卷二

六

履不惜注云草履之賤者曰不惜頗疑惜與借字形相近文帝之履不惜或是不惜之訛則豹為臆說矣且稱草履之賤者曰不惜意尤明曉也小說中載有仙人鳳子者隱于農一日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可借吾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為不借此尤附會可笑揚子方言白關而東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劉熙釋名亦因之方言在崔氏月令之前似屬可信

但以不借名履殊費曲解正不如不惜之義為長

山谷帖

周公謹雲煙過眼錄云黃山谷有一帖花四枝謾送  
餘春尙可賞否戴花人安否前輩風流可想也按  
此帖十六字亦涪翁戲墨耳讀之芬人齒頰字字  
可作詩材

醉

醉酒者顏曰醉顏目曰醉目亦有稱醉耳者如東坡  
詩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釋惠洪詩

黃嬾餘話卷二

七

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是也又坡詩有我笑劉  
伯倫醉髮蓬茅散之句醉髮二字亦新

花露玉魚

貴妃宿酒初消苦肺熱晨遊後苑吸花露以潤肺  
又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刻一玉魚兒含之藉其涼  
津沃肺並出開天遺事花露解渴玉魚滋津二方  
不知太真從何處得來嘗見談薈云南宋宮人有  
舍光水玉魚傳是楊太真潤肺物此恐是好事者  
為之也

夜航船

夜船惟浙西有之凡篙師于城埠市鎮人煙湊集處  
招集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見陶九成輟  
耕錄益里語也而古樂府已有夜航船曲吳曾漫  
錄云樂府夜航船正謂浙西可見里語相沿古今  
不改張祐詩僧歸夜航月皮日休詩櫓酒三瓶寄  
夜航並借此里語入詩耳

麩炭

老學菴筆記云謝景魚家有陳无已手簡一編有十

黃嬾餘話卷二

九

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浮炭者謂投之水中  
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  
又云白樂天詩日暮半爐桴炭火知其語已久然  
按白詩是作麩炭不作桴炭桴炭二字諸書亦不  
經見老學菴浮炭之解誠是至以麩作桴又誤證  
白詩卻屬傳會

敷水

敷水在華州東境以羅敷所居得名其水出羅敷谷  
舊唐書元稹傳有敷水驛新唐書華陰縣注有敷



水渠樂天詩屢見之野店東頭花落處一條流水  
號羅敷又垂鞭欲渡羅敷水處分鳴嘯且緩驅又  
上得藍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溫飛卿亦有  
敷水小桃詩敷水小橋東娟娟照露叢凡用敷水  
並風致可喜

羅紉

王阮亭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語曰常見李西臺所  
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紉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  
六人其一人嚴羅紉紉音敷採桑女之名偶同阮

黃嬭餘話 卷二

九

亭謂敷作紉必有據依當詢之攻六書者于分甘  
餘話又云不知敷紉二字何以通用按此是李西  
臺之誤而馬永卿承之阮亭亦不深考也蓋昌邑  
王傳執金吾嚴延年女羅紉爲故王妻師古注紉  
音敷要知紉字之形特與紉字相近彼亦未嘗是  
紉字李西臺以採桑女之羅敷書作羅紉本是支  
離兼出謬誤永卿又音紉爲敷訛以傳訛豈彼所  
讀漢書皆麻沙板本而阮亭乃欲于六書求之不  
已慎乎

西子

西子吳亡後存沒殊不可考越絕書吳越春秋及唐  
人詩篇所咏小說所記互有不同杜牧之詩西子  
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未盡爲後人所信然西子從  
范蠡去正所謂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孔文舉戲語  
合是牧之此詩註脚

北臺馬耳

宋孫奕示兒編云東坡雪後詩試掃北臺看馬耳未  
隨埋沒有雙尖次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

黃嬭餘話 卷二

十

與霍辨雪夜對談曰看北臺馬耳棊何如左右曰  
有兩尖在坡正用此事趙未知而妄爲是說耳按  
以馬耳爲山名本趙次公注趙又云與臺相對蓋  
因東坡超然臺記有云圍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  
矣又云南望馬耳常山本是確鑿可據故永嘉王  
氏吳興施氏注本並因之無異詞孫說亦不注所  
出正未可信

柳河東箕子碑

柳河東書箕子碑有云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

于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成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數語是寫出宗臣愛國之意故有此纏綿惻愴使人讀之正不知是淚是血謝疊山以杜牧之題項羽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之句爲似之卻是擬不於倫

王荆公讀孟嘗君傳

謝疊山論王荆公讀孟嘗君傳一篇得意處只是擅

黃嬭餘話 卷二

士

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定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而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于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巧偷卻被疊山抉出然粹乍讀之亦自令人不覺此正是盜狐白裘手也

而上眉

王弼州語吳峻伯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

無見鄭仲夔清言按明初詩人楊孟載自號眉菴詩名眉菴集其寓意正如此

瘦瘠

南唐僧齊己項有瘠贅時號詩囊見霏雪錄嘗觀晉書杜預傳預攻江陵江陵人以其病瘠以瓠繫狗頸示之一瘦瘠而或蒙雅稱或遭虐諠如此然而元凱武庫之號則何必減詩囊耶

柳絮落泥中

蘇子瞻見參寥子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風上下

黃嬭餘話 卷二

三

狂句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見游覽志餘按柳絮習見語而子瞻云爾者蓋陵陽有言子瞻詩長於譬喻如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又如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等喻非一故知惜此老收得者亦良有會心處耳

墮淚之言

王子敬謂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預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劉辰翁云此正墮淚之言人不能識

是解人語

王佛大

王佛大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此語致有味相親卽程子所云浹洽非沈湎之謂也所惜忱非能然故卒川飲敗耳

東坡帖

東坡書與毛國云歲云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云云侯鯖錄及誠齋雜記並摘載之路更愛其與王元直一帖黃州真

黃嬾餘話

卷二

三

在井底杳不開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孃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眾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酸情絮語頗亦可誦

瓶頰

詩家之咏花態都以悲笑喜啼之語摹寫如生至言其紅則或以醉比之如劉長卿桃花色如醉之類

是也惟東坡紅梅詩丹鼎奪胎那是寶玉人頰頰更多姿頰普丁切怒色婦人怒則面赤宋玉神女賦頰薄怒以自持坡詩正用此字以花之紅比之美人之怒色從來未有人道及

黃嬾餘話

卷二

四

黃嬾餘話卷第二終

蕭蘭藏板

黃嬭餘話卷第三

吳興陳錫路玉田

江淹文集中壁魚

江淹文集中壁魚化為野蘭越女綵絲成曜光綾見

大業拾遺記何物幻變有此奇寶張景陽一匹錦

郭景純五色筆才鬼所憑精靈洵復不可窮詰耶

蘇二

蘇子瞻世稱長公或稱大蘇然子瞻固行仲按老蘇

先生三子長景先早卒見歐陽公墓誌黃山谷遊

黃嬭餘話卷三

暑季氏園有句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詩仙蘇

二來謂東坡也山谷又嘗稱東坡為二丈云

和仲同叔

子瞻一字和仲子由一字同叔陸深玉堂漫筆云懷

素自敘帖近刻石于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內蘇槃

城一跋云子兄和仲蓋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

云云又東坡遊羅浮山詩還須略報老同叔自注

子由一字同叔和仲同叔之字人亦罕稱

九三郎

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問道旁有鬻

湯餅者共買食之恣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嘆東

坡已盡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

而起見老學菴筆記九三郎之稱並仲叔等字俱

足考蘇氏行次

禿鬚翁

世于東坡先生稱號不一如搗僂長帽翁之類詩流

習稱之山谷詩翰林若要真學士喚取儋州禿鬚

翁趙德麟侯鯖錄記之云謂東坡也

黃嬭餘話卷三

雙生子

容齋續筆謂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

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序引

何休語雙生之子質家據見在立先生文家據本

意立後生以為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五筆又載西京雜記一條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

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曰亦

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

弟居下者前生宜以前生為弟光曰昔殷王祖甲

一產二子曰歸曰良以卯日生歸以巳日生良則以歸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歸亦當爲弟矣若許釐莊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構並生二男滕公一女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馬容齋謂此說最可證按以後生爲長之說本是未順據光所徵引則以前生爲兄者亦不獨粵商爲然也廣博物志載一條語簡而明

黃嬭餘話 卷三

並錄之或問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爲其先胎也答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乎

張師錫老兒詩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載吳處厚青箱雜記而趙與皆寶退錄亦記之其第三十六韻有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之句趙云屏字可疑路謂養和與屏作伴如意與拂相連是用四項器具作對本無可疑而趙云屏字可疑豈未明養和之義或不作器

具名目解則必連下句如意誤作稱意解拂字誤作拂逆解而屏字乃不可通不然何疑耶唐書李泌傳泌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張詩上二字用此

消渴

醫書有消渴之症其分爲三消曰高消曰中消曰下消消者易消之謂也病皆煩渴引飲故名消渴消渴二字略分輕重然可對舉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疾老杜詩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又

黃嬭餘話 卷三

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觀其屬對皆是平用或單舉一字亦可如盧綸詩相如渴甚貌逾裴李義山詩侍臣最有相如渴是也又如後漢李通傳通素有消疾亦謂消渴也惟如方秋崖楊梅詩并與文園消午渴作消解其渴意此是誤解又按李通傳消疾下太子賢注爲消中之疾叢書言相如消渴卽所謂消中凡此消中之解亦失偏舉蓋消中卽中消也特消疾之一耳設以消中爲消渴則可乃以消渴爲消中則不可

鮑昭

侯鯖錄云世以鮑昭字明遠讀李義山詩嫩制周顒  
非肥烹鮑照葵乃知名昭非路接晉文帝諱昭故  
改昭君為明君韋昭為韋曜唐武后諱照故唐人  
以鮑照為鮑昭如韋莊詩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  
屏風寄鮑昭是也正不知義山詩何以不避耳

世傳王荆公咏菊詩

世傳王荆公咏菊云黃昏風雨過園林殘菊飄零滿  
地金戲之者有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

黃嬭餘話 卷三

五

看之句西清詩話謂是歐公語歐公嘉祐中見荆  
公詩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之云云  
荆公聞之曰豈不知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  
九不學之故也高齋詩話謂是蘇公語蘇公跋此  
二句益為菊無落英故也荆公曰蘇子瞻讀楚詞  
不熟耳二說不同俗說又有謂王介甫咏菊蘇子  
瞻續之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子  
瞻見之始大媿服云云近時朱牧仲筠廊偶筆辨  
之謂考黃州志及諸書絕不載此事又云萬黃數

載種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後惟盆中紫菊

落數瓣心竊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譜後序云花有  
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  
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扶疎  
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  
滿地矣又云按此則菊原有落不落二種更無黃  
州菊落之事賦詩相笑乃歐王二公事與子瞻無  
涉蓋牧仲之言如此然謂歐王二公事特西清詩  
話云爾若據此為信則高齋之說又是謂何至楚

黃嬭餘話 卷三

六

詞落英之解或主飄落之落或不主飄落之落說  
者亦各不同大都此一段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  
用資譚柄則可彼此有無固均不足深辨也

翻用落帽事

三山老人語錄云自來九口多用落帽事東坡詞破  
帽多情卻戀頭尤為奇特按此蓋取其翻案然翻  
用落帽事已有子老杜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  
旁人為正冠後山詩話稱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  
又宋徐淵子有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

老孟嘉半褰烏紗莫吹卻免教白髮見黃花一朝  
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  
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羅鶴林記之  
以爲典故皆佳未易優劣路謂有杜句在前亦終  
不脫窠臼

挂月村

東坡詩不用長愁挂月村蓋用杜東屯月夜詩月挂  
客愁村高季迪梅花云愁在三更挂月村又用坡  
詩

黃嬭餘話 卷三

種金銀

雍伯種玉事世以爲奇不知金銀亦皆可種五侯鮪  
載薛瓊至孝家貧採薪遇老父以一物遺之曰此  
銀實也命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旬日發苗又旬  
日開花花有銀色若細螺結實皆銀永壽縣碑云  
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  
地曰種金坪今人往往得金云因并考十洲記影  
娥池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西京雜記又  
載有白銀樹黃銀樹可知天地精華之氣鬱積矣

礪隨處可以溢發願能種者渺耳

原夫之輩

王保定據言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案告  
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呂氏詩律云謝無逸詩有  
老兄自是原夫輩是用此事

荔支寄舉之首

古今詞人好事者每以科第之名品題花木如梅號  
花魁杏稱及第花回矣宋人詩楊柳也如新及第  
向人爭舞綠羅衣是以及第名柳又慈恩傳粉綠

黃嬭餘話 卷三

八

衣郎稱醪醪見陶穀清異錄亦有及果實者如荔  
支有狀元香之名之類國史補一則李直方嘗第  
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  
甘蔗爲四蒲陶爲五或薦荔支曰寄舉之首以寄  
舉品荔支尤雋世有寄籍獲舉者詞人宜必有取  
小狀元

宋祥符中梁固張師德皆第一人及第固狀元願之  
子師德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魏野以詩  
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見王

剛之漚水燕談錄漚水又云孫何孫僅學行文辭  
傾動場屋何既爲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  
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僅果  
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  
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鴒原  
路謂二孫先後得狀頭亦是科名盛事而黃州之  
詩若符券然又大好一則詩話也

孟浩然句

古人詩雖單詞隻字俱非可及往往脫簡流傳後人

黃嬭餘話

卷三

九

極意擬之不能得詩話中散見非一孟浩然有到  
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  
補者或作醉作賞作泛作對後得善本是就字乃  
知其妙路按此兩句九箇字都是俗字有此一就  
字下之便字字飛動化俗爲雅若溪漁隱所謂詩  
句以一字爲工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其妙固不  
可思議

淇園竹

宋牧仲筠廊偶筆云余弟子昭爲司勳郎家宰黃公

問曰淇園之竹自古稱之余數過其地絕無一竹  
何也子昭對曰淇竹自漢已無之矣公曰有據乎  
曰有昔漢武時河決瓠子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  
負薪置河以薪柴少下淇園之竹以爲榘蓋明驗  
也公爲嘆服云云據此似謂淇竹已絕於漢武時  
然按淇竹東漢時尙有之光武朝寇恂爲河內太  
守行大將軍事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朱子註  
詩淇澳章云淇上多竹漢世猶然且觀朱子語則  
必自漢而還方始斬伐殆盡而以寇恂事徵之卽

黃嬭餘話

卷三

十

東京之世猶有存者可考而知也子昭但取河  
渠書溝洫志語爲對援據亦有所未盡

漂母圖詩

漂母圖二絕句云一飯常懷報德深歸來不忘贈千  
金豈知漢祖酬功日不與王孫共此心千金報德  
未爲侈阿母何須便怒爲若使王孫知此意肯教  
鞅鞅受誅夷王行甫耳談載之二詩可謂善于持  
論近人有論淮陰者謂使漢高如淮陰之報漂母  
則信必不死使淮陰如漂母之不望報則信亦不



死卽是此意

趙母救女

世說趙母嫁女救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况惡乎按此卽詩無非無儀之意不爲惡無非也不爲好無儀也凡以婦人碑瓦之姿道以順爲正慎勿爲好一語卽是絕妙訓詞

白老

白樂天晚年極喜義山詩云吾死得爲爾子足矣義

黃嬭餘話 卷三

七

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見蔡寬夫詩話路戲爲之說李洞稱賈浪仙爲詩祖宋吳邁遠嘗語人曰吾詩可爲汝詩父玉溪生命意亦居然可知矣

金鑾

雲仙雜記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此必有誤按樂天集中傷金鑾子詩甚多有云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又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一朝舍我去形影無

處所又云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旬忽然又不見

邇來三四春又云纔知恩愛迎三歲未辨東西過

一生則金鑾以三歲殤明甚彼雲仙之說何爲哉

温庭雲

北夢瑣言温庭雲字飛卿或作庭筠舊名岐又桐華云温岐改名庭雲字飛卿而他書或作庭筠不曉所謂據此兩說則飛卿名似當作庭雲

詩材

唐子西云平居作詩須收拾詩材以備用此學人之

黃嬭餘話 卷三

三

言陸放翁詩有云詩材滿路無人取此詩人之言也

雞飛牛鳴

翻譯名義牛吼地謂大牛鳴聲所極聞也按唐人詩有相去一牛鳴之句蓋用此又阿舍經云人民村邑相近如雞飛雞飛牛鳴內典語形容都有致

炊僮

荀子仲尼篇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僮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僮當作僮可以氣吹之而僮王彥輔塵史

辨其非是以謂僥與竟同炊乃爨也危尋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盡猶所謂一餉間也楊用修謂荀子炊僥語猶俗云一頓飯時意亦取塵史但所釋俗語未當所謂炊者是炊爨之頃與食頃亦小異李義山李賀小傳有云如炊五斗黍許時陸放翁詩有云強坐一炊時皆以炊爨爲言惟論語終食之間朱子云終食者一飯之頃是爲一頓飯時耳

花朝月夕

黃嬭餘話 卷三

幸

世稱花朝月夕蓋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以八月十五夜爲月夕也其實花月之候亦顧人之能知會賞何如耳蘇東坡在嶺南嶺南氣候不常嘗以爲菊花開時卽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陽和淵明九日詩以此觀之誰謂花朝月夕定須時日拘耶

蝶粉蜂黃

周美成詞蝶粉蜂黃都退了楊東山援道藏經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辨舊注以蝶粉蜂黃爲唐人

宮粧者之誤王野客引李義山詩何處拂胸黃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詞茗溪又引朱子京詞淚落胭脂界破蜂黃淺之句並以宮粧注爲不妥路謂東山之說固自有據而宮粧亦必有此故詩詞並及之乃觀周詞意正當作宮粧解則於下句尤聯屬蓋周詞云蝶粉蜂黃都退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茗溪謂方睡起時宮粧退盡所見惟一線枕痕斯得其解矣

黃嬭餘話 卷三

茜

黃嬭餘話卷第三 終

嘯園藏板

黃嬭餘話卷第四

吳興陳錫路玉田

西湖比西子

東坡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以西湖比西子自是新語前此未有人道而東坡屢用之次韻蒼馬忠王又云祇有西湖似西子潁州西湖詩亦云西湖雖小亦西子坡公必深喜是語故屢見于詩而後人稱西湖為西子湖遂成故實也又李謝戒菴漫筆云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

黃嬭餘話卷四

詩有云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黃東發云從來佳茗似佳人恰與欲把西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

小茶

元裕之五歲德華小女詩牙牙嬌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注云唐人以茶為小女美稱坡詩佳茗似佳人意或本此

環肥

嘗戲論環肥燕瘦亦春蘭秋菊各一時之芳耳太真

外傳明皇在百花苑便殿覽漢成帝內傳飛燕身輕製七寶避風臺恐其四肢不禁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蓋以妃微有肌也妃對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頗思妃所自譽辭氣間亦復有自嫌在豈豐肌膩理固不逮跣步纖腰耶為之一粲

溫泉宮

太真外傳華清宮有蓮花湯為貴妃澡沐之所按華清宮本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名華清宮陳眉公辟寒錄紀一條殊艷異溫泉宮池水冬夏常溫可

黃嬭餘話卷四

浴有楊妃月水二點浸入石中宛然如新云

粧言二則

鄭侯升粧言凡口不言以意相示皆曰語陳後主詩眼語送杯嬌此眼語也李白詩佳人當牕弄手語此手語也云云卻不及眉語按劉孝威詩牕疎眉語度溫庭筠詩眉語柳穆穆詩家用眉語非一又甯王憲龍姐能作眉言見女士龍輔女紅餘志粧言又引爾雅翼蟻以鼻語按爾雅翼並無此句又李白詩佳人當窗弄白日閒將手語彈鳴箏是兩

句批言并作一句誤古樂府手語出朱荏注彈琴  
謂之手語李詩本用此意批引與眼語類解亦誤  
所謂手語者如唐人崑崙奴傳崔生謁一品紅綃  
妓與之手語此乃是也

杜牧之赤壁詩二則

杜牧之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  
喬許彥周詩話以爲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  
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  
識好惡其謂周郎赤壁之戰所關甚大此詩意不

黃嬭餘話卷四

三

應切切于二喬故譏之如此然牧之此句蓋有見  
于曹瞞當日惟是爲不能忘情觀其屠鄴疾召甄  
有今年破賊正爲奴之嘆則如二喬皆國色豈不  
欲置之銅雀臺上乎如此立意下語是扶出老奸  
心事來

路所窺牧之詩意如此復得宋人鄭叔友之論劉項  
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  
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  
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

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  
于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則  
笑媼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  
雖大智大勇不能免右一段議論字字淋漓古今  
同慨牧之詩況爲顛山周郎設想那不用是爲切  
切若持此意讀此詩覺愈有味

周僕射

世說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謂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  
敬美謂隱字費解不如晉紀蔭映二字按晉紀是

黃嬭餘話卷四

四

謂伯仁善俯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此言初  
下車隱數人隱字亦有意試看稽延祖卓卓如野  
鶴之在雞羣則誰不爲其所隱耶

郝夫人語

王右軍郝夫人戒其二弟愔曰王家見二謝來傾  
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可無煩復往按二謝謂  
安萬也右軍第二子凝之婦叔郝夫人語較量彼  
此厚薄宛然意氣聲口儻亦是右軍之一蔽乎

扣腹

楊玠娶崔吏部女崔家富於篇籍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扣腹曰已藏之經笥矣見談藪扣腹語頗雋亦是坦腹後一段佳話

### 蔡邕無子

楊升菴云昔人謂蔡邕無子讀羊祜傳祜蔡邕外孫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可補傳缺王弼州宛委餘編又引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一句證邕有子

### 黃嬭餘話

#### 卷四

#### 五

亦同升菴之說路按後漢書蔡邕本傳固不言有子列女傳董祀妻云蔡邕女名琰字文姬與平中遭亂陷沒於南曹操素與邕善痛邕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之云云白樂天酬微之詩各有文姬才柳齒自注蔡邕無兒有女琰字文姬又三國志王粲傳粲在長安中郎將蔡邕曰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王荆公詩中郎舊業無兒付正用粲傳語也昔人謂蔡邕無子最有據則蔡襲或是邕從子子抑爲之後者未可知安得因祜傳乞封舅子事

而遺定邕有子耶

### 羊祜爲蔡邕外孫

紫桃軒雜綴云蔡邕女不止琰一人又有一人嫁羊祜父道道先娶孔融女生祜後娶蔡生承二子俱病蔡度不能兩存乃專養祜以得濟而承竟死其賢如此非失節之琰可比按此本王楙叢書而紀錄有誤叢書云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古

### 黃嬭餘話

#### 卷四

#### 六

列女無媿云云此說雖不知所據然固謂叔子蔡出也考羊祜傳云祜蔡邕外孫樂天詩亦有中郎餘慶鍾羊祜之句若如雜綴所云是祜爲孔出而蔡止生承一人矣乃祜傳固不云孔融外孫也君實蓋龐憶叢書之說而漫筆之致有此誤耳

### 窗眼

雜綴云周美成詞午粧粉指印窗眼蓋謂粧成指有餘粉拭於窗牖之眼真得女娃嬌媚之態宋人乃謂人眉間名窗眼是以粉指印眉心耳若爾便成

惡境路觀叢書云或謂眉間爲窗眼說非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遠維綴正本此勉夫又云僕嘗至一菴舍見窗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也

參軍新婦

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戲語可發一笑坡詩賀陳述古弟章生子云參軍新婦賢相蔽誤以參軍新婦作夫婦用大失檢或摘坡詩他謬甚多顧不及此何耶

黃嬾餘話卷四

七

桃花夫人

息夫人人稱桃花夫人杜牧之題桃花夫人詩注云卽息夫人而不言所謂或云桃李無言卽息夫人也此解桃花之稱似涉度詞按漢陽府城北有息夫人廟在桃花洞上人因稱桃花夫人見漢陽府志宋徐照亦有題桃花夫人廟詩云一樹桃花發桃花卽是君

梅耦長落梅詩

宣城梅耦長落梅詩一絕背城花塢得春遲凍雀御

殘尙未知聞說綠珠堪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漁洋詩話稱之按此本廣平梅花賦有如綠珠輕身墜樓二語本是現成而宋人落花詩已有綠珠樓下堪惆悵宋玉牆頭又別離之句於耦長尤爲數見不鮮

蘇東坡贊

杜于皇咏坡公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此四句都用山谷語按山谷贊東坡真有堂堂子瞻出于峨眉之句又詩有飽喫

黃嬾餘話卷四

八

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云杜故不免擗搯鈍翁說鈴及漁洋詩話並稱之亦不可解

針史

荊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二十餘處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此事大奇王阮亭香祖筆記云爾按葛清事見酉陽雜俎雜俎所載刺青一類甚多統謂之黥又清異錄云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剗刺相高或鋪欄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痛

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年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  
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爲針史然則如街子所爲亦  
殊不足齒數阮亭獨爲之詫歎何耶

花姿

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山谷詩香草當姬妾  
不須珠翠粧或用此

韋蘇州答鄭騎曹求橋詩二則

韋蘇州詩憐君臥病思新橋試摘猶酸亦未黃書後  
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言率爾成

黃嬾餘話 卷四

九

章不知南朝有人于紙尾寄洞庭橋三百顆正用  
此事此丁用晦芝田錄所云後山談叢草詩云云  
余往以爲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  
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  
蓋取諸此合觀二書所記可見古人下筆未便率  
爾雖小詩讀者亦須稔其根據如楊用修所謂願  
中有物嚼味自長否則但垂飢涎耳

東坡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  
在劉季孫家韋蘇州有詩云蓋蘇州亦見此帖

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  
鄴侯三萬錢按東坡所云亦第見黃柑三百之語  
又一帖其所未見但黃柑三百爲子敬帖而後山  
槩以爲右軍此誤也

酒貧

齊邱子云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樂天詩家緣嗜  
酒貧語自切當

萍氏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按寶草酒譜云萍

黃嬾餘話 卷四

十

氏古無其說本草述水萍之功能勝酒名萍之意  
疑取之解雖新卻未的時解酒之爲物起風波于  
杯勺其沉溺人甚于水萍之草無根而浮名萍爲  
其不沉溺也故水禁酒禁萍氏兼掌之此解較有  
理致

鮑娘詩句

清波雜志衢信間驛名兌谿其水作三道來作三  
切音 字形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多煙光滿翠嵐  
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日

行荒徑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類  
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北歸讀此句有當  
于心故戲次其韻以志喜耳按其說良是蓋詩人  
之感致往往如此白傅詩有云吳娘暮雨瀟瀟曲  
自別江南更不聞自注吳娘曲爲江南吳二娘曲  
所謂鮑娘之詩猶之吳娘之曲樂天身去江南而  
憶吳娘之曲穎叔身到江南而稱鮑娘之詩並出  
一時之託寄而有此一首和韻之作亦遂俾鮑娘  
之詩句津津身類問矣

黃嬾餘話 卷四

煮粥詩

戒菴漫筆載煮粥詩一首不知誰作食貧者諷之殊  
不知貧之爲病也記之左方煮飯何如煮粥強好  
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爲六日  
糧有客祇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  
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

二宋貧困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至節無以爲具以劍  
鞘上裹銀一兩辦節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

劍耳記王彥輔塵史入何氏語林馮先生甚貧猶  
有一劍元憲諸語解頤可想其風操也

蓮坡詩話一則

近人蓮坡詩話中載四句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  
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  
會記明人小說稱一安貧士嘗口占云柴米油鹽  
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  
明月種梅花遊戲之句亦被前人道過  
淡飯之味

黃嬾餘話 卷四

三

沈作誥寓簡云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  
茹雜進食氣爲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  
今年居貧久遂至絕糧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  
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入珍何以過欣然自笑予年  
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又倪  
文節思言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  
三口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若淡喫  
則本自甘美不假外味又云先喫三口白飯則已  
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羹蔬可了載經鋤堂雜誌



按文節所言與寓簡語如出一口陸務觀則以七字盡之曰食淡方知飯味甘吟咀間殊令人津津也

坡詩用西施事

東坡代人留別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云按寰宇記載西施家施其姓也所居在西故有東施家西施家今云舊姓西偶不契勘耳野客叢書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近時陳申父辨之曰西施焉知非

黃嬭餘話 卷四

其名而必曰施姓西居耶果爾則孟子當云施子不當云西子矣何故以居為號也長公定有說非誤路按通志氏族略姓苑云西門豹之後改為西則是吳王夫差時尙未有西姓又西施一作先施枚乘七發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陔傳予之徒云云文選註先施即西施也觀此則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之說亦未足盡信西子之稱終不可得而詳但知其為美婦人而已

熱記

避暑錄云制科六論以記問為主然前輩獨張安道與參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其餘中選後往往即忘之蓋初但熟記耳按熱記二字新可以笑制科之陋也

杜甫諡文貞

王弇州宛委餘編云偶閱張伯雨贈鈕憐大監詩跋云曾為杜甫請得賜諡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浣花翁得諡于元亦奇聞也

王弇州論畫竹

黃嬭餘話 卷四

山谷云右軍字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王弇州卮言則云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是移山谷語作品目

司馬長卿

揚子雲作太玄夢口吐白鳳他如五代劉贊夢金龜唐張鷟夢紫文鸞論者並以爲文章名世之兆成都舊事有一條臨邛令王吉夜夢一螭蟄在都亭作人語曰吾翌日當舍此吉覺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蜀人

因呼蟪蛄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蟪蛄云云此  
事尤奇可佐譚麈錄之

黃嬭餘話  
卷四  
五

黃嬭餘話卷第四 終

嘯園叢板

黃嬭餘話卷第五

吳興陳錫路玉田

梅聖俞算袋

梅聖俞時時於座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算袋中或竊取而觀皆詩句見孫公談圃路戲謂聖俞算袋中物不知視錦囊何如亦大率是佳句都可織蠻布弓衣也

啼鶯

葉石林有賀新郎詞首曰曉起啼鶯語或疑其誤頗

黃嬭餘話卷五

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禽經云流鶯不解語

啼鶯解語按此可知古人考核之精一字不苟下

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正作此解不然既言啼

乃復言吟耶

正午牡丹

埤雅有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一貓未知其精麤有別畫者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

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漸謂觀於此者求古人之意又不獨區區一畫也雜文章亦然蓋有文章之妙其精氣神光在阿堵中而讀者以鹵莽失之則是負古人之意不既多乎

莊子犧牛之喻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

黃嬭餘話卷五

曰甯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見秋水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見列禦寇篇按犧牛之喻與神龜之喻義旨無二史記莊子列傳楚威王問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蓋用列禦寇篇語張守節史記正義但引秋水篇

語而曰莊子與此傳不同是未可以謂不同也

詩用周郎顧曲事

六朝詩緣知曲不誤無事長周郎又周郎不須顧今日管絃調是同一翻用法王績咏妓詩不應令曲誤持此試周郎月出新意李端聽箏詩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與王同意而語尤工信詩之無窮也

初三

古人以五月五日為重五以九月九日為重九亦稱

黃嬾餘話卷五

王

三月三日為重三閻朝隱詩三月重三日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是也惟白樂天只用初三二字卻有致如暮春風景初三日流世光陰半百年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窗紗燕拂簷他如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又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又弓勢月初三初三二字叠見非一趙仲白題曾茶山詩集云清于月出初三夜是用樂天詩語

十三月

正月秦避始皇諱稱征月又稱端月宋避仁宗諱亦稱端月嘗見歐陽修賀年節詞順三微之首月則

又稱首月王右軍避其家諱作初月有初月帖春秋緯有長月之名趙與時寶退錄云後漢陳寵傳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爲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主夏土不相趙錄此二條乃言正月亦可稱十三月趙爲此語亦是喜新而所徵引卻未備按

黃嬾餘話卷五

四

春秋緯元命苞及樂緯諸書並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又十三月令人之魯見管子

一月得四十五日

東坡詩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語意頗奇然亦只是無事日月長日長如小年之謂耳漢書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注曰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此最切實乃周公夜以繼日之義非閒曠者流連光景之比也

夫君

詩家稱友有夫君二字夫讀作扶益如夫人夫夫之類近人胡廷佩訂譌雜錄有夫君一條竟作如字讀其言曰古人稱友曰夫君如孟浩然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詩云衡門猶未遠位立望夫君皮日休送蠻與魯望詩云病中無用霜螿處寄與夫君左手持此類甚多又云此二字本自通稱九哥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君也世俗但知婦目所天用耳按湖此言是以夫

黃嬾餘語卷五

五

君夫字為如字讀殊不知楚詞九歌朱子註夫君夫字固云夫音扶詩家之用夫君正本楚詞且觀李義山詩之子夫君鄭與裴四字排用明屬語助胡乃作婦目所天同義可笑也

渠儂

渠猶晉人言伊蓋梁陳已來語也見任淵山谷詩註按俗謂他人又曰渠儂詩家亦用之

問素

野客叢書謂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肴之具

以相煖熟名曰開葷于理合曰開素引南史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闍寺王寶孫諸人共營殺蓋云為天子解菜作據開素二字勉夫若自謂創語然白香山集已有之按香山集中有詩題云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又戲贈夢得詩有月終齋滿誰開素之句又韋賓客皇甫郎中欲携酒饌出齋奉謝詩云散齋香火今朝散開素盤筵後日開二字樂天屢用勉夫並不引及此豈未見白集耶

昌黎詩

黃嬾餘語卷五

六

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是以俗語為詩最盡嘆慨之意王勉夫以為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裡老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裡老不知韓詩次句誰人肯向死前休已藏得忙字在如王所改便是合盤且詩家正不必過着拘泥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周果無遺民耶若杜荀鶴襲此二句而易休字為閒字一字之不同則尤點金成鐵矣

老學菴筆記一則

放翁老學菴筆記余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遺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云云其敘述存沒之感字字痛心因思人生舊遊之地不數十年而知交零落俯仰增悲其約略似此者亦復何限哉每披覽及之輒作數日惡

黃嬭餘話 卷五

七

故園月

隔千里兮其明月凡人故園濶別對此殊難爲懷岑參在西安幕府有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韋應物作郡日亦有句云甯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岑詩悲壯韋詩旖旎婉約如聞小窗中細語蓋所歷之境不同故着語亦異要其所感則一也老學菴記此四句而以豪邁闊澹當之似猶未盡其指

春時天氣

江鄰幾雜志好事者記一春好天氣不過二十日路謂樂天對酒詩一春能幾日晴明斯言蓋大略盡之矣

七人聯句詩記

楊君謙循吉七人聯句詩記爲夜雨詩凡共二十一韻記中並七人敘坐之次亦詳書之而復列一圖於後王古直徐栗夫南而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繼左邊側坐趙栗夫右邊側坐楊君謙爲主人坐侯公繼下一展帖問覺當日情景宛然在

黃嬭餘話 卷五

八

目殊令人神往也尤愛其取會中勝事逐一件繫最可觀爲筆之如左曰兩栗夫徐栗夫趙栗夫曰三同鄉古直老人王存敬同鄉陳一夔侯公繼同鄉趙栗夫楊君謙同鄉曰四不受酒不掛入座不讓得譖不怒至酒不狂曰五難得良會難得合席人難得蓮花白酒難得鄉談難得雨難得曰六供事椿先生墨氏筆奴硯子杯兒燈明府曰七人各占王古直老徐栗夫背陳一夔性慢王存敬短趙栗夫面白侯公繼口吃楊君謙病曰一大奇六人

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詩有僧字

貴耳錄云詩有梅花字便清絕李若實又謂黃葉落  
葉入詩最饒意象路則以為詩中有僧字其風致  
殆不減黃葉梅花山鄭谷詩增而外但是逢僧處  
都足使人意消至讀潘道遙夜涼疑有兩院靜似  
無僧之句則尤為清中之清矣

惡客

唐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故黃山谷詩高陽社裏如

黃嬾餘話 卷五

九

相訪不用閒攜惡客來言不飲者不必至後人又  
以痛飲為惡客東萊呂氏云爾左右佩劍者彼此  
亦相笑宜醉宜醒竟未知誰是也

渴字無對

癸辛雜志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飢之對飽寒之

對煖悲之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

對之此雖戲言亦似有理云

二花

獨孤及詩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雙字

下得奇嘗見朱揆釵小志記阮文姬鬢插杏花嘲  
溥公呼為二花所謂雙者亦如二花之意歟

山水畫

楊誠齋曰杜蜀山水圖詩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  
白波吹粉壁青嶂掉彤梁此以畫為真也會吉父  
詩斷崖草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洪景  
虛曰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  
觀者必云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  
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

黃嬾餘話 卷五

十

之為妄境也按二說相似或有以美女譬之好花  
以好花譬之美女意亦類此宋牧仲筠廊偶筆記  
王太史澤宏題畫冊云世間凡事當略存畫意此  
數字似融會前說得之殊簡括有味

亘史一則

江盈科亘史外紀陳琮性灑落構別墅實邑之北邨  
前後塚壘或翠壁語之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  
樂陳笑曰不然日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得不  
樂江稱此語可入世說路謂淵明詩有云感彼栢

下人安得不爲歎陳語亦只是此意

楊朴詩

朱楊朴處士有村居感興一絕一盞村酒膠身酸數  
個胡皺徹骨乾隨着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蠶  
官四婆乃楊之妻陸放翁云不知斂何物疑是餅  
餌之屬

琵琶記三則

琵琶記傳奇託名蔡伯喈言人人殊王元美藝苑卮  
言云高則誠琵琶記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

黃嬭餘話卷五

說郭所載唐人小說牛僧孺之子繁與蔡生同舉  
進士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  
牛氏與趙處能舉順自將蔡至節度副使其姓事  
相同如此胡元瑞莊岳委談則云高則誠琵琶記  
蔡爲牛壻莫知所本偶閱玉泉子云鄧敞初隨計  
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僧孺之子謂敞曰吾有女弟  
子能昏甯漸一第耶時敞已昏李氏願已寒賤未  
能致騰踴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  
李拊膺大哭牛氏請見曰吾父爲宰相縱不能富

貴甯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其

之季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卽

僧孺近人黃九煙又記一說云苻秦時慕容喈字

伯邑別妻入關贅權門故妻造訪棄而不納高則

誠因作琵琶記所見諸說不同毛氏琵琶本則引

大閹索隱曰東嘉與王四友善四後棄其妻而坦

腹于時相不花家東嘉作此諷之託名蔡邕者以

四少賤嘗爲人傭菜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

渚也又引眞細錄云云其說與索隱同據此兩說

黃嬭餘話卷五

遂斷以爲爲王四作無疑路按陸放翁詩有云斜  
陽古柳趙家庄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  
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觀此詩則中郎事在宋以前  
已傳人口其所謂滿村聽說者或因慕容喈或因  
鄧敞或因蔡節度而託名中郎都未可知至東嘉  
此記疑只取古人舊說演作新詞耳初非託始于  
東嘉而東嘉亦未必別有所諷也如有所諷甯不  
能自立主名而必取夫姓事相同者以使人有疑  
似之情乎此則索隱眞細等書彌不足據以爲信



明矣

又閱山藝術留青日札亦載王四事而謂元人呼牛  
為不花故謂之牛太師是同以明人紀元事已與  
大園索隱不花居牛渚不同則所云東嘉為王四  
之說並見其妄日札亦引放翁詩後二句謂東嘉  
有感於此詩故作琵琶記託名中郎此并是臆說  
又誤作劉後村詩後村集並無此詩也

楊升菴謂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傳奇蔡  
崇簡杜撰無稽不學之過云云是以東嘉此記真

黃嬭餘話 卷五

三

為蔡邕作又屬夢喚邕父名稜自見邕本傳注特  
据邕祖碑而詳其字耳槩以為見注亦非

李後主詩

李後主賜慶奴詩一首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魂銷  
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姚寬  
西溪叢語云慶奴似是宮人小字詩似柳詩按此  
詩有多少風情感致下二句是說柳御不必定是  
柳詩也讀者當自辨之

張子野

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宋子京語也范公稱  
過庭錄記張子野一叢花詞云不如桃杏猶解嫁  
東風歐陽永叔尤愛之子野謂永叔永叔倒屣迎  
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歐公標目又與小宋  
不同世但知子野以三影自誇否則稱為張三中  
而已

化鬚疏

北史李庶生而天闊推謀調之曰教弟種鬚方以錐  
遍刺作孔挿以馬尾種鬚有方大是諧譚沈石田

黃嬭餘話 卷五

四

有化鬚疏其小序以謂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  
為之告助于周宗道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鬚補  
諸不足請沈啟商作疏以勸之其疏云伏以天闊  
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共可索有無以  
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舉康樂著舍  
施之迹程諶傳種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  
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  
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  
而飾我當櫛櫛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

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于染羹  
豈敢易撚于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文人  
游戲筆墨有此新趣真乃無所不可

黃嬾餘話

卷五

吉

黃嬾餘話卷第五終

嘯園藏板

黃嬭餘話卷第六

吳興陳錫路玉田

湖目

詩家稱蓮子為湖目殊不可曉按湖目二字見於酉陽雜俎歷城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魏袁翻在湖醜集參軍張伯瑜語為血羹不就袁曰取洛水必成也時清河王諮何義得爾袁曰可思湖目清河未解退語主簿房叔道房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嘆服云云蓋其言如

黃嬭餘話卷六

此今若以湖目二字為蓮子之稱袁當日不煩作此異號房固不言出自何書且房謂藕能散血而蓮子與藕尚隔一層則思之亦屬無謂竊意湖目目字宜作如名目之目解袁曰可思湖目猶謂可思湖名耳良以茲醜集之湖非他固蓮子湖也房對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正謂湖名蓮子則有藕可知藕能散血宜羹不就故俾思之而自得也語俱含而不露致堪繹味近人蓉槎齋說謂湖目何以稱蓮子亦是索解不得又謂洛水有何干涉明人

湘煙錄則云洛水洛字恐誤當作湖路謂若作湖字乃更費解按沈括筆談言水以洛名者最多洛與洛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為洛水然則所謂取洛水必成者彼亦定有所指耳

粳頭欲有葱味

李滄溟食粳頭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餚留粳頭上一竅候其熟即拔去葱而以麩塞其竅謝在杭文海披砂記之滄溟此癖殆有甚於縮葱侍御耶

黃嬭餘話卷六

吳興山水清遠

吳興山水清遠唐宋已來詩人多艷稱之狀其景者或曰水晶宮楊漢公詩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是也或曰水雲鄉王唯正詩茗溪水雲鄉蘇東坡詩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是也或曰極樂園林希上地圖詩遠郭芙蓉拍岸平花深蕩槳不聞鶯萬家笑語荷花裏知是人間極樂城是也已上見近人鄭元慶箋釋石柱記又考唐末五代

時里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做百姓載倪  
思經鋤堂雜志按此是謂湖州自昔有休養生息  
之樂故有此諺迨觀戴表元詩行遍江南清麗地  
人生只合住湖州表元刻溪人其傾倒于湖州如  
此則猶之云水晶宮極樂國也世有諷是數詩者  
知不能不味乎其言

淵明有妾二則

竹坡詩話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一  
人曰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

黃嬾餘話 卷六

三

路按雍名份端名佚雍端皆年十三則固非一母  
先生與子儼等疏有云汝等雖不同生此亦可證  
也

嬾真子亦謂雍端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又謂先生  
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是謂淵明不當有妾也  
古者士一妻一妾有妾亦恆事何累清德耶嬾真  
云云大似窮措大見識

高力士詩

竹坡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黃

魯直作食笋詩云尙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  
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園何曾飽旅食江  
城日至前則是高將軍所作是薺詩非笋詩也二  
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何故路謂竹坡之  
彼此未決亦不看唐書力士本傳耳按本傳力士  
流巫州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  
作斤賣五谿無人採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是  
魯直詩爲誤用無疑路又見侯鯖錄云高力士咏  
薺菜詩云爲黃魯直所稱力士詩既爲魯直所

黃嬾餘話 卷六

四

稱顧能記其詩而忘其爲何詩此尤不可解也

少陵可殺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  
而告之曰欲子砍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  
家矣見竹坡詩話何物兵曹作此惡謔然比之杜  
少陵可殺之語則此猶和平之甚也宋乾道間林  
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  
到少陵妙處時仲舉微醉大呼曰杜少陵可殺鶴  
林玉露記之尤足令人絕倒

以詩構訟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賦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歸唐在京師江州羣吏往京師者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以一聯詩而構訟于官故是佳噱東谷贅言記一事尤可笑為類列之以資拊掌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窗前

黃嬭餘話 卷六

五

一樣梅花月添個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

工部祠堂

曹植詩

曹植詩集許茂四海商賈爭一錢子昂感遇詩移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用其語也又晉書桓譚傳或

問桓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甯有此理乎譚曰昔者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蓋亦用植語

老蘇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異世疎慨然寤嘆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于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黃嬭餘話 卷六

六

身也悲夫鶴林玉露記之謂老蘇之文正淵明詩意良然又謂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路以為此不必論其孰勝此詩此文自鶴林並列之但覺詩譬則經文譬則傳詩味含蓄文亦昔人所稱渾厚中和其足以感人則均也

杜陵詩

玉露云杜陵詩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

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路觀張端義貴耳集記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詩畫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長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云云按杜詩一聯數意者甚多萬里悲秋一聯全與頎詩相似頎詩字字用意情味淒深宜爲杜所取也

馬士英畫

黃嬾餘話

卷六

七

馬士英畫學董北苑而能變以己意黃俞邵題一絕半陽堂上草離離賸有遺踪寄墨池猶勝當年林甫輩弄麝貽笑誤書時王阮亭嘗云蔡京書與蘇黃抗行瑤草胸中乃亦有邱壑觀黃詩又題云瑤草爲後人椰榆若此已上見近人讀畫錄然考林甫當日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中興唯白雲身外卽丹青其畫山水蓋小類李中舍云

阮亭郎當驛雨中句

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笈花此阮亭使蜀山

路中見白笈花所得句也隴蜀餘聞及香祖筆記並載之居易錄又稱升菴集滿城幾口黃梅雨開遍金釵石斛花之句甚新是亦規撫舊句

人漫入詩

王阮亭云藥花入詩最新如人漫入皆見唐人詩按人漫入路向與家孟同斬人漫譜于唐詩中嘗摘採之如顧況詩人漫長舊苗韓翃詩應是人漫五葉齊溫庭筠詩煙香風軟人漫蕊又如章孝標蟠桃花裏醉人漫釋栖蟾茶味敵人漫等句非一

黃嬾餘話

卷六

八

非僅賞其新色亦頗資咀味也

遺簪墜履

北史韋叟謂孝寬曰古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按遺簪少陵婦事少陵之原有婦人中澤而哭曰鄉者刈薪而遺簪吾非傷亡簪也不忘故也墜履楚昭王事昭王出奔而亡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忍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以憂之言合本事語讀之並覺悽惋有致

菊似交情

宋人詩菊似交情看歲晚枝柎相伴到離披可與論菊可與論交也

半人

半人之稱有二一習鑿齒鑿齒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大悅之以其蹇足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見晉書習鑿齒傳一桑維翰維翰身短而廣每對鏡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

黃嬾餘話 卷六

九

而後登第同榜四人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見續世說陳保極之戲維翰正暗用晉書語近人平昌識小載湯若士宰遂昌稱遂昌有個半秀才葉澳爾瞻乃一個也按所謂半個或別自有說而其語則亦微有風仿云

蜂鬚當鼻 二則

珊瑚鉤詩話杜甫徐步詩云花蕊上峰鬚力在一上字按卑雅蜂蝶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解此可知

上字之有味人不能到

芥隱筆記載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詩三帙多與今本不同略記其如某句某句云云路閣之殊不逮今本不知當時出何人改竄即如蕊粉上蜂鬚一句只易一字便是兒童語此固不足存芥隱筆之無謂

繡囊

馬融夢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為繡囊出武陵記按繡

黃嬾餘話 卷六

十

囊二字可與絳帳作對恰並是扶風故實也

賣魚論斗

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筋接段公路北戶錄引短書雜說以魚為斗注謂梁科律生魚若干斗此當為賣魚論斗之自又按張邦基墨莊漫錄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斗為三觔半云

作包子

玉露補云有士大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

府包子廚中人一曰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  
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  
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會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  
有委之作志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于益公  
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按  
此雖一時戲語然鍾繇以左氏爲大官廚公羊爲  
賣餅家則是古人取喻已髣髴有之

昌黎早衰

昌黎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

黃嬭餘話

卷六

七

而齒牙動搖又云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  
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按此文爲貞元十九年  
作據洪興祖韓子年譜公生大曆三年戊申數至  
貞元十九年癸未則三十六歲時也又按公與崔  
羣書有云僕近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  
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  
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此爲癸  
未前一年書是三十五歲其癸未年所作詩則有  
齒落詩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

落勢殊未已存者皆動搖盡落應始止云云有吳  
楊兵曹凝陸欽州慘詩人皆期七十纔半豈蹉跎  
併出知已淚自然白髮多云云已上並出年譜所  
定合而觀之可以見昌黎之早衰而詩若文皆紀  
實語

潤筆

白樂天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生死之間  
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  
獲輿馬綾帛酒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

黃嬭餘話

卷六

七

謝文之贊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  
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云云按  
一墓誌文而以七十萬爲贄唐人重潤筆至是可  
以爲侈矣韓文公輦金如山恐非虛語

坡詩用字有本

黃常明詩話坡詩白衣送酒舞淵明有疑舞字太過  
者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  
王戎蓋有所本路謂坡舞字本庾信固然亦須知  
葛巾漉酒之淵明於此興復不淺舞之一字元非



唐突耳

荆公詩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  
 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  
 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儿如是十許字  
 始定為綠容齋續筆記之按如所改諸字此一句  
 中只是一意定綠字便包得別一種意思在更深  
 婉有味正如古詞有云春歸也只消戴一朶茶蘼

黃嬾餘話卷六

三

字文元質易戴為更斯可併看也

莊子草木怒生

莊子草木怒生怒字極有味嘗以所見論書論畫之  
 語而有契焉楊永符能草聖自號手怒見陶穀清  
 異錄又元僧覺隱曰吾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  
 竹按此兩怒字正與莊子語同一會心李君實云  
 草新生者不惟翠色流眸可愛勢爽爽上出高一  
 尺者意騰躍過五六尺此莊子所謂怒生亦謂之  
 菁英儿物莫不有之其在文則彌貴耳數語最說

得精妙

陳簡齋詩

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溼此陳簡齋得意句也六硯  
 齋筆記稱簡齋手寫詩卷有句云夢裏不知涼是  
 雨醒來微溼在荷花書法高明詩句幽荷可喜按  
 此兩句正不如前語之自然

翰墨勳績

曹植與楊修書云豈徒以翰墨為勳績司空表聖詩  
 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是于翰墨論

黃嬾餘話卷六

四

勳績者

黃嬾餘話卷第六 終

嘯園藏板

黃嬭餘話卷第七

吳興陳錫路玉田

司馬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溼囊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愛玩則同也見張舜民畫地錄按溫公之論茶墨與坡公語略同水之以色四字曼曼獨造

西湖斷橋

黃嬭餘話卷七

一

西湖斷橋以張祐孤山寺詩斷橋荒蘚合得名謂孤山路至此而盡也元錢惟善作西湖竹枝曲有云阿姊住居段家橋山妬娥眉柳妬腰有友人戲之云此段家橋初見見瞿宗吉歸田詩話然如張羽詩不嫌泥濘極一舸段家橋賁性之詩路經蘇小墓船泊段家橋皆如此用又有書斷橋為短橋者周公謹癸辛雜志云瀆熙問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沈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云云按此詞為順受老人吳禮之所作其全篇載花菴中典以

來絕妙詞選中短橋不作短橋本作斷橋而就公謹之所記觀之是斷橋亦可作短橋也

羅隱手植海棠

杭州錢塘縣有羅隱手植海棠一本王元之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見明人姜南明叔剔齒閣思錄彭淵材恨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獨香故世號昌州為海棠香國元之此詩手植庭花滿縣香儻亦重江東之流風餘韻為若髮髯問得其香氣

黃嬭餘話卷七

二

如此邪詩人之言故非有實耳

吳仲孚傷春絕句

吳仲孚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悶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傷略平生到杜鵑有廢先生者吳之老儒也問吳誦此詩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謫僊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見齊東野語王阮亭池北偶談亦載之阮亭云觀此可悟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

正是此意路憶容齋隨筆載吳僧法具字圓復能  
詩有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暮鴉  
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屬梨花按此詩格調  
風味全與吳詩相似容齋稱之亦謂其可咀嚼云  
梁顥四則

陳正敏遜齋閱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  
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  
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洪容齋  
辯之云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以國史考

黃嬭餘話 卷七

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云云按雍  
熙二年爲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相去二十年顯  
年止四十二則計顯登第時年纔二十有二安所  
得八十二歲之妄遜齋語蓋出當時好事者之言  
而遜齋輕信之而妄傳之俗語不實流爲丹青此  
類是也

明人陳汝錡伯容甘露園短書辨梁顥一條語多可  
笑然足以起人之惑爲正之于此短書云遜齋云

云予初以爲信閱本傳始知其誤傳云顥雍熙二  
年狀元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  
疾卒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相距二  
十年則顥以七十三及第非八十二也又云顥不  
獨及第晚而生子亦晚顥長子固固卒于天禧三  
年年三十三是顥生固時年七十六矣顥幼子適  
適卒于熙寧三年年七十是顥生適時年八十九  
矣七十三而及第七十六而生長子八十九而生  
幼子亦異數也又云容齋隨筆謂考之國史顥年

黃嬭餘話 卷七

四十二卒則及第時纔二十二耳豈國有二史而  
宋有二梁顥乎抑又誤也遜齋誤增容齋誤減已  
上語並見短書按此則不但謂遜齋誤亦并謂容  
齋不看宋史也然其說殊屬夢襲蓋容齋宋人其  
所考之史乃宋時之史宋有呂夷簡撰三朝國史  
今不得見據王稱東都事略顥本傳顯卒時年四  
十二則可知容齋之考證確然無疑至伯容所閱  
之史當屬元脫脫等所脩之宋史故彼此有不符  
也脫脫史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暴疾卒年九

黃嬭餘話

卷

五

黃嬭餘話

卷

六

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仁亦無辯證何也路按此是阮亭之誤庚亮惜蕪事自見亮本傳張未嘗誤用而阮亭乃以杲之事當之可笑且蕪與非有別若使杲之事則豈可云蕪根邪

### 花之寺

唐人方干詩師在西巖最高處路尋之字見禪關蓋謂層巒疊巘中盤旋而上之形如之字也五代劉昭禹亦有之字上危峰之句青州沂水縣有花之寺周傑園詩有云月明蕭寺夢花之又云佳名獨

### 黃嬭餘話 卷七

七

愛花之寺蓋兩用之花之名不知其何義王阮亭云或問之士人謂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窮折如之字形故以爲名云

### 九山珠

陳晦伯學圃薺蘇記衝波傳云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蒼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山明珠豈不得還來問我採桑孃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山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

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教以蜜塗珠絲使蟻通焉如不肯過用煙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絕糧七日按此荒誕之語殊不足信楊升菴丹鉛錄記說死語云云此衝波傳爲略升菴謂此與列子兩見辨日事相類言聖人亦有所不知也又謂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山珠此一語甚辯可破其妄

### 東家雜記一則

東家雜記首列杏壇圖說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

### 黃嬭餘話 卷七

八

觀杏壇歷級而上願弟子曰茲魯將賦文仲誓將之壇也觀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寒暑往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按此歌大似後世七言絕句詩雜記爲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所編不知其何所徵而有此亦不敢信

### 孟業

語林孟業甚肥或以爲干筋晉武帝欲稱之乃作一大秤掛于殿壁業曰臣肉雖干筋而智無一兩于

是稱業果得干筋拔肉重干筋甚奇一兩之語亦  
未經見爲之句云孟業無一兩之智陳思有八斗  
之才

藝香山

藝香山在長興縣北一十五里西施種香之所見樂  
史寰宇記西施越產浣紗會稽或有之矣藝香事  
不知何緣在長興也

細腰事所記不同

王楙野客叢書云傳曰楚王好細腰官中多餓死荀

黃嬾餘話 卷七

九

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  
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  
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  
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  
不獨一細腰事也按叢書之所論是但其引諸書  
語未廣且諸書中或以爲靈王時事或以爲莊王  
時事王亦未暇詳書而明正之也茲爲備列于左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  
然後帶術墻然後起戰國策莫敖子華對楚威王

曰昔者先君靈王愛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  
而能起韓非子淮南子並云楚靈王好細腰國多  
餓人荀子則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尹文  
子亦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按此則諸  
書中之稱靈王莊王其互有不同如此而劉夢得  
踏歌行有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以  
細腰事屬襄王又不知何據並記之以諗于考古  
者

飲溼

黃嬾餘話 卷七

十

放翁詩名酒不來唯飲溼蓋川東坡詩三年黃州城  
飲酒但飲溼飲溼二字甚趣張宛邱有句云飲溼  
先生今已矣啜醕留得與門徒飲溼先生尤稱得  
妙

糟糠之妾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唯糜糲而已  
張夫人孝廉正室也諱曰古聞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  
妾如何鈍翁說鈴記之王丹麓探入今世說尙見  
王敬哉談助載松江朱處士明雜筆有云有糟糠

之妻而無糟糠之妾故三十五外無子始可以納妾云云同一語也朱以正論而張以排調出之故自別具風趣

菊妃

武義縣有菊妃山以地多蘭茝故名之見海錄碎事張宛邱呼金鳳花為菊婢若以蘭茝為菊妃金鳳宜乎作婢矣

韓昌黎壽陽驛詩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

黃嬭餘話 卷七

七

舞初使王廷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唯有月團團蓋寄意二妹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又邵氏間見錄云孫子陽為余言近日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姬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路按此二詩昌黎集皆有之以洪氏韓子年譜考之二詩為長

慶二年所作是時公年蓋五十五矣今觀其詞意乃有爾許深致蘇東坡所謂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其果然邪

按倩桃風柳名與語林小異

小生

李陽冰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見海錄稱謂甚奇又按小生二字吳枋宜齋野乘謂見漢書朱雲傳及張禹傳者皆責人之辭若自稱小生則始于韓退之詩小生何足道又嗟我小生值強伴云云陽冰在退之前觀陽冰語則知自稱小生亦非始

黃嬭餘話 卷七

七

于退之也

哂

海錄齒本曰哂大笑開口則見故謂哂為笑按此有誤曲禮笑不至矧註齒本曰矧是矧字不作哂字哂乃微笑之謂又按哂與攷同丁度集韻云笑不壞顏曰攷

何遜詩

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只易四字人工損其天質矣

蔡條西清詩話乃謂雖因舊而益妍類獼髓補痕此不得為知言也

討春

陸龜蒙招襲美詩序閩城城北有賣花翁討春之士

往往造焉見松陵集討猶探也尋也以討字易探

代尋唐人詩句中亦間用此一字

方暉

沈約咏月詩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蓋月暉入戶

而方故曰方暉二字奇確

黃嬾餘話

卷七

三

陳元孝二子廟詩

伯夷叔齊采薇而食野婦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

亦周都之草木也于是餓死見古史考近時陳元

孝恭尹二子廟詩云欲薦春薇無處采西山元已

屬周家人賞其命意之工不知渠是使事

嫁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將嫁于衛嫁猶言往

也故下文弟子云先生往無反期

蘇子瞻一字子平

蘇子瞻一字子平同時與子瞻往來詩常有稱子平

者文與可月岳齋詩有云子平一見初動心輦致

東齋自磨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

相寄詩題下注云詩中子平即子瞻也

數目字成句

羅隱京中正月七日立春詩云一二三四五六七萬

木生牙是今日遠天歸雁拂雲飛近水遊魚逆水

出全用數目字為一句詩中所無

黃嬾餘話

卷七

四

黃嬾餘話卷第七終

嘯園藏板



黃嬭餘話卷第八

吳興陳錫路玉田

沒骨花

徐熙畫花落筆縱橫其子崇嗣變格以五色染就不見筆迹謂之沒骨花其說舊矣李日華紫桃軒又綴有一說王晉卿收得崇嗣畫芍藥名沒骨圖考鄭虔胡本草云芍藥一名沒骨花李因疑前之說為未然按芍藥一名沒骨花亦他書所未見存此說以資多識可也

黃嬭餘話卷八

小鴈

李賀送小季之廬山云小鴈過鐘峰影落楚水下吳正子注云小鴈恐為長吉之弟大曰鴻小曰鴈喻小季也按稱季弟為小鴈精絕

輩

後漢書循吏傳云邊奉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比也吳書張溫傳溫少修節操顧雍以為當今無輩梁書任昉傳昉聞聲藉甚王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新唐

二十一

書朱此傳源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皆

用此字

文尊

蘇子瞻在蜀以鉅竹尺許截為雙筒謂之文尊見夏樹芳詞林海錯路又見東坡題跋坡在黃州取諸郡所遺酒台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尊文尊義尊名並雅韻

杜牧之詩用豆蔻

杜牧之贈別云娉婷嫋娜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

黃嬭餘話卷八

二

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總不如鄒孟熙筆雪錄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楊用修辨之云孟熙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則非牧之詩本咏倡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若倡而娠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事入咏乎語見丹鉛錄周櫟園書影以為丹鉛錄之辯誠是第未明證何以如豆蔻花因詳載桂海虞衡志所言紅豆蔻花之狀謂觀此始知詩人用豆蔻之自

益顯漢事祕辛澤丹吐齊之俗云云路謂牧之詩  
用豆蔻只是比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若用修之  
語爲信然耳亦無取樸園解而必證其所以用豆  
蔻之自讀黃山谷詩則可以見矣山谷于廣陵早  
春用牧之意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捲彷彿三生  
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粟揚州風物鬢成絲紅藥  
謂揚州芍藥繭粟借用王制語以言花苞之小詩  
話類編云爾蓋牧之詩自用豆蔻山谷詩又用紅  
藥凡或比女郎之美彼此皆可以當之而不予其

黃嬾餘話 卷八

三

開于其未開則取夫花之初含亦如花蕊夫人之  
義有謂花不足擬其色如花蕊之黜輕也云爾然  
則牧之詩所云豆蔻梢頭二月初不過此意孟熙  
少而娠之說固屬穿鑿若如樸園解則亦不免近  
癡耳

重頤

韓詩有美一人碩大且饒薛注饒重頤也重頤二字  
新他書未見按吳志伊在臣字彙補饒一添切音  
煙舍怒也饒爲舍怒是又一義若在韓詩于語難

通

胡明瑞

胡明瑞應麟詩爲兗州所稱最服膺兗州嘗製一印  
章其文曰瑯琊衣鉢亦昔人偷江東之比歟

神樓圖

劉南坦性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  
遺之此可知南坦之清操而徵仲乃所謂知己也  
徵仲有停雲館聞者以爲清閨之比及見不甚寬  
廠徵仲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

黃嬾餘話 卷八

四

書上起造耳二公風致抑何相似

文王別稱

國語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是稱文王  
爲文公也張衡思玄賦文君爲我端善兮欲飛避  
以保名注謂文君文王也

詩文貴善于運筆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蔡持正問公使何事岐公曰  
鰲山鳳輦耳章子厚竊笑以爲陳言且疑爲所給  
迨詩成果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

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為不可及詩話中  
 多載之按此是即舊為新之句尋常事一經運用  
 便得精采乃爾大凡詩文都不免要使用古總  
 須善于運筆善運筆則無不可使之事無不可用  
 之古所見宋人小說中記有二條可喜併錄于此  
 俞成螢雪叢說云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  
 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蒼云只有一舉  
 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斡旋耳或謂此  
 事乃人臣非帝王不可用疑誑之後于程文中見

黃嬭餘話 卷八

五

一人使得最妙曰一舉朔庭空寶憲受成于漢室  
 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于唐宗施彥執北窗炙暎  
 錄云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為螢  
 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  
 曰螢則有若所謂囊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  
 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  
 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塞其問元非事寔  
 耳致一乃用此為一聯句云昔年河畔曾叨君子  
 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

吳中山歌

葉盛水東日記稱吳中山歌多有可為警勸者記其  
 一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  
 夫婦同羅幃多少飄零在外頭南山頭上鴉鵲啼  
 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娘兒女好  
 孤栖按此種歌詞不知何人所作今吳中操舟者  
 多歌之當更闌夜靜風細月明時倚篷注聽殊使  
 人意思淒感路又憶宋趙彥衛雲麓漫抄亦載月  
 子彎彎之句且引唐人章孝標詩長安一夜家家  
 月幾處笙歌幾處愁以為同此意云

黃嬭餘話 卷八

六

看屋

今俗以盡室出門留一人居守者謂之看屋此二字  
 唐詩有之王建寒食行云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  
 看屋少年行乃知斯語由來久矣

軟半

物中分曰半詩家所稱強半蓋言一半有餘也白樂  
 天題朗之槐亭云春風可惜無多日家醞唯殘軟  
 半瓶軟半猶言小半此二字僅見

解語花

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未醒侍兒扶  
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見太  
真外傳李正封牡丹詩云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  
酒上指楊妃曰粧臺前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  
之詩見矣見南部新書既以妃比花又以花比妃  
都緣明皇心日間有解語花在雖復彼此形容政  
恐有所未盡耳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  
與貴戚宴賞左右皆莫羨帝指貴  
妃示左右曰爭  
如我解語花

黃嬭餘話 卷八

七

詩情如鵲

李易安有句云詩情如夜鵲三邊未能安晁无咎稱  
之見朱弁風月堂詩話接二句新色照人御能扶  
出詩人神髓而得之女子尤奇

草書

張芝每下筆作楷字輒云匆匆未暇草書東坡詩留  
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緣匆匆又云為君草書  
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匆匆皆用其語見東坡詩注  
然古諺有云家貧不辦素食匆匆不暇草書則此

語亦是成言

王西樵詩用泪字

漁洋詩話西樵作憶菜雜詩有潮勢泪三韓句或疑  
泪字所出汪編修堯謂正以獨造見奇鈍翁說鈴  
又云按郭景純江賦潛演之所泪淵正此泪字意  
但郭語連用為稍不同路讀莊子達生篇與齊音  
俱入與泪借出司馬注謂泪涌波也郭氏以為廻  
伏而涌出者泪也王用泪字殆取諸此此為工下  
生字亦復得切響可誦爾

黃嬭餘話 卷八

八

枝官

莊子有駢拇枝指之語所謂枝指者手有六指也韓  
非子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枝官之稱  
當與枝指同義

炊熟日

冬至後百三日為炊熟日以將禁火先具饗殮也見  
歲時雜記按陸放翁詩有云稚子孤行入百里喜  
逢炊熟可還家自注家僮自行在來報子布寒食  
前可到家唐人以寒食前一日為炊熟又按寒食

一稱熟食秦人呼爽食爲熟食見杜詩注

王昭君妹

白樂天同諸客嘲雪巾馬上坡云雪裏君看何所似  
王昭君妹寫真圖昭君有妹史所不載人亦罕稱  
不知樂天何據也

管子書稱毛嬙西施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  
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一  
西施不應先及王阮亭池北偶談記其語按此論

黃嬭餘話 卷八

九

已見宋張邦基墨莊湯錄墨莊謂管子小稱篇毛  
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于面不能以爲可  
好考齊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申是歲生致管仲至  
越滅吳計二百一十三年而管仲之書已言毛嬙  
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豈越之西施冒古  
之美人以爲名耶是有兩西施矣而毛嬙亦非越  
王之美姬明甚云云觀此則一西施兩西施墨莊  
已蓄此疑而殊不知管子一書半是後之好事者  
所加前人固已論之黃氏曰抄云管子書麗雜重

復似不出一人之手葉水心云管子非一人之筆  
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及  
吳王好劔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人筆耳

手業

今俗稱百工技藝之徒皆謂之手業言藉手以爲業  
也按柳州梓人傳有捨其手藝專其心智之語又  
陶穀清異錄木匠謂之手民藉手爲業古人以稱  
木工而今人以爲百工之通稱亦未嘗不可

露筋祠

黃嬭餘話 卷八

一

高郵州南三十里有露筋祠相傳有女與嫂過此天  
陰蚊甚嫂過河邊田舍挽其投宿女曰吾甯死不  
可失節乃露坐草中時秋蚊方殷質弱不勝撲搔  
至旦血竭筋見而死居人憐之爲立祠云見王象  
之輿地紀勝江德藻聘北道記則云自邵伯埭三  
十六里至鹿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  
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段柯古續西陽雜俎云江  
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少白鳥  
咕喂血滴筋露而死王肯堂筆塵列此三說以爲

始則訛鹿爲人既又訛男爲女世事往往皆然故特表而出之云云路按露筋事傳聞異辭本無的據然如女與嫂之說頗可以風君子亦存其可風者立廟塑像一聽人之尸而祝之此不得與五撮鬚杜十姨之訛同日語也

得句

得句如得官唐人句也全唐詩話稱裴說詩以苦吟難得爲工嘗有詩云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乃知山苦得樂樂復不啻得官耳

黃嬾餘話 卷八

十一

靈檀

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文字隨意所及文字輒形隸篆眞草亦如人意讀書偶忘一字一句無不現出霜回寶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見玄觀手抄按此覺張燕公之記事紺珠未足爲異

好德如好色

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大學釋誠意云如好好色子夏之言曰賢賢易色凡論好善而皆比

之好色蓋取常情爲喻常情只是色字爲足以揭其所好之誠故若聖人賢人立說皆必極之于是而義乃盡耳

酒債詩償

詩僧可朋自號醉髡每索酒債無償則以詩酬之有詩千餘篇名玉壘集見類說酒債詩償大是醉鄉佳話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孫濟貨緝袍而償罕此風趣也

蔡琰琴事

黃嬾餘話 卷八

十三

韋莊詩尊委班姬扇蟬悲蔡琰琴按鳴蟬事屬邕不屬琰韋蓋誤用後漢書蔡邕傳記已二事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曰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在陳留邕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瑟見螻蟬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螻蟬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唯恐

螳螂之矢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又蔡琰琴事亦有二條其一邕夜鼓琴琰絕琰問之曰第二弦邕故斷一弦而問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以不知見劉昭幼童傳其一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于壁孔中視鄰寡蠶箔明且繭多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琴弦彈之有憂愁哀慟之音問

黃嬭餘話 卷八

五

仲長子昌言語

仲長子昌言云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于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口多温而飽之則引口少此寒温飢飽之爲修短驗于物者也論養生者蓋于此觀之路觀稻康蒼難養生論云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云云又云温肥

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正取昌言後一段語而淮南子有云暑氣多天寒氣多壽則昌言北方云云又本于淮南

硯北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言几案而南人坐視之北也硯北二字甚雅元陸友仁有書曰硯北雜志其自序以爲蓋取之段語云

黃嬭餘話 卷八

古

黃嬭餘話卷第八 終

嘯園藏板

百結繩易以書契從此或作或述各逞其詞各縱其筆離離奇奇無所不有漢魏六朝以降具大手筆者既各成一家而歷朝文人墨士有蓄必宣又鮮不爭自著述以一編傳世故近今書經繁多何止汗牛充棟噫多則多矣開卷未終煥新覆額求其筆墨千古常新者蓋亦不數數觀也吳興陳君玉田所著黃嬾餘話八卷筆致簡古頗得魏晉遺韻可與蒲榴仙志異紀曉嵐筆記相頡頏板雖鐫於乾隆中葉然幾經兵燹久毀無存茲爲重鋟以供同好敢云發潛聞幽

黃嬾餘話

亦聊附瘞枯骨哺棄嬰功德之末焉已耳光緒丙子閏五月錢江葛元煦識



掌 藝  
錄 園



余髫齡卽聞金匱楊君伯夔爲先君子詞友倉山  
月明隨園花放時與之更唱疊和刻羽引商致相得  
也先君子有七家詞入小倉山房全集內  
所謂過雲精舍詞者卽也伯夔之父蓉裳先  
生爲先大父高足弟子與先君子唱酬往還亦  
極相得俱見之捧月樓集中忽忽數十年來人往風  
微掩卷增歎今從嘯園主人處獲覩伯夔所述匏園  
掌錄兩卷名言卓論雋語微詞足以增閱歷足以啟  
愚蒙足以驅睡魔足以悟妙境非讀破萬卷深造有  
匏園掌錄序

得者不能道隻字所惜世無刊本深恐淹沒不傳爰  
亟懇愿主人付之剞劂以供同好並爲略綴數行以  
徵兩家兩世文字因緣猶懸懸於百有餘年之後而  
未已也

光緒五年歲次己卯孟秋中澣錢塘袁祖志翔甫序

匏園掌錄卷上

金匱楊嬰生述

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  
祇中庸二字是特地指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添  
個庸字乃是作耳繇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  
家紛紛競起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搜求  
病根祇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耳乃知  
庸字真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為點破萬  
兩千劫不可草草看也

匏園掌錄卷上

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卻病矣兢兢業業  
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知天地神明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孫父子

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

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悅目

吾有何愛

存心令一念不妄起惟有真心出意令一言不輕發

惟吐真意作文令一字不多下惟明真理宜以此

自勉

世之欲為善者鮮矣即時勢不得為鬼神亦默相之

如得為則其福可知也世之欲為惡者多矣即時

勢不得為鬼神亦陰責之如得為則其禍可知也

步有遲速祇是一途花有早暮不過幾日長安眾卉

爭欲先春藏之窟室温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熳盈

枝一開之後生意漸絕然則為花計者甯早開而

速斃耶遲放而久延歟

夫納賄者非金珠幣帛之謂也我喜說則人以稱頌

為賄我惡訪則人以彌縫為賄我有所喜則人以

匏園掌錄卷上

薦引為賄我有所惡則人以排擠為賄我有所欲

行則人以將順為賄我有所好尚則人以趨向為

賄此之為貪甚於金帛能不為沾沾煦煦餌言卑

辭者所中可謂無欲矣無欲而後能辨材

人有福方肯讀書書有福方遇肯讀者

丈夫坎壞在一世精神在千古今人謂身後名何足

道直是一點靈光可對天地即與天地俱無盡也

吾輩保此無價之珍而已

人心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

想臨深履薄此時心中還着得一事否

疲精瘁神以驚朝市如蝸牛升壁涎枯而不知止斂

聰收明以慎屋漏如虬龍藏淵芳餌所不能動故

善學者其身以萬物爲之主不善學者其身以爲

萬物之役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

居敬讀書耳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洪須

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

匏園掌錄 卷上

三

想益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齟齬金甌爲何允也齟表韋珠以刺時也此等皆謂

以文爲戲其實入於不仁之甚而不自知也丈夫

不有令德豐功至於文字流連希賢飽食雖顯顯

辱亦有隱恥而復喪志於細務營情庖俎重名教

之罪必召神明之惡誦讀之士以筆爲田遇此等

如蝗蝻病稼必除驅之兼卑燄火可矣周彥倫止

讀且齒白佛像蛤蚧觀音非徒仁心實具佛種

雨花臺細草絲輦如茵坐臥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

無也攝山往祖堂磴道幽甚清涼寺前草坡平曠

極宜心目於此數處皆時游憩內養不足正藉風

景洵汰耳

數米祝雞靜中樂事人心苟自有得爪生髮長亦是

一番境界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凡人彈駁之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

言之不受因而不敢言於是譽者在膝矣

人卽道也有所未知須借師友發明然師友極難其

人若非其人反爲所誤不如仍向方冊上尋覓由

匏園掌錄 卷上

四

周程張朱以達於顏曾思孟則庶乎不誘於他歧

矣

終日乾乾可謂自強不息矣而夕尤惕若蓋嚴之於

白日恐怠之於昏暮也此聖人吃緊爲人處古人

清夜不媿正此意也故孟子息夜氣之說雖爲下

等人說法然喚醒最切

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

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精

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

日之出也陽氣行而陰氣息日之沒也陰氣行而陽氣息自子至午陽之積而盛也自午至亥陰之積而盛也卽一日之閒陰陽消息如此而況於十年百年乎然氣化不能有陽而無陰而君子必抑陰以扶陽是以天道無不可爲之時人事無不可盡之日

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嚴必嚴而作者之精神始見又少而觀者之精神與作者始合且吾人終日獻酬人事神明如珠豈能從萬斛泉中湧出滔滔莽莽趁筆而爲之豈能盡滿作者之意而何以接天下後世之眼惟精選數十篇令其可傳足矣

論詩譬諸書者弈者謳者若無師承任一己聰明則必趨於邪路終身不能精進然稍求規矩效法古人其難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盛唐諸公妙處全在用拙拙則渾雄大雅而無乘捷鬪巧之病每觀應急之詩一時不能卽就輒以巧思勝之若用拙非從容暇豫不能予謂作書亦然

匏園掌錄 卷上

五

楷書忙時可作草書非極靜不能同一關捩

翰能贖金而眞在火盡天下聖學禪學仙學火之以名與官其眞立見

昔劉南昌日發百函何絕人乃爾然晉宋書尺率不過數十字亦差易出手也

屠家骨肉未能免鬪牆乃欲以肝膽二字驕語朋儕偷兒獲廉名也吾誰欺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潑墨非獨米家爲善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邱惜

匏園掌錄 卷上

六

墨如金董香光常有言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渴筆取妍今人乃以雲林爲一家法不然也

前明郭去問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涼激不必十載征人卽一往已堪白頭矣

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釋之人不足與論國是偽鳳悅楚眞龍驚葉自昔負鑿裁之難焉

金不於此處用便爲天地閒無用之物此前明吾邑中詔王公復孫鍾元孝廉書也魏廓園先生在難

擬贖五千金孫君釀金救之謀於公公立出百金  
作此以復世論高之

註經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訓其字義而實  
其經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  
也此乃註經第一手如鄭元之於詩經是也發經  
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讀之若一字無與於經  
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  
訓經者義長而爲力則難而爲意亦不淺如向秀  
之於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

匏園掌錄 卷上

七

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卽經以解義  
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卻經文注卽不成章矣故  
漢晉解經如現相宋代解經如寫真蓋謂此也

野梨酸澁類枳斷桃根接之稍可啖再接再之三接之  
甘脆遠過哀梨可見人不可不結交良士

樓居受用天氣看春夏過接處光景絕微

秣陵虎踞一帶到石城門驢背上聽蛩四野眞古人  
所謂蠹思草無邊也華嚴無邊世界僅從耳孔中

現出

種竹俱活對坐憐然正如泥畫拱立從天謝雨

前輩云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人神氣余直以爲  
傷人懷抱每讀未數幅忽而裂背忽而皺眉忽而  
破涕爲笑忽而轉喜爲愁甚至以手爪代斧鉞以  
姓名代而皮指痕斑剝害同蟬魚一卷之書七情  
互易不得已則以詩話畫苑消之余讀此正如浪  
子入煙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異端是天生異端聖人是天生聖人釋迦脫胎卽下  
堂走七步上涅槃堂中說偈老聃生而白頭能言

匏園掌錄 卷卅

八

若我夫子語言行步與常人無異活到七十多歲  
便死祇是完成一個平常人而已有何異哉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凡凌虛僂  
子俱於實地修行得之可悟爲文之法也

陶宏景入官而松風之夢固在此吾輩性情肯游京  
口三山歸雲風澗瀆泉石歎薄眞欲脫屣軒裳一  
枝之隱於竹林海嶽之間至今猶夢在江天疊嶂  
中也

元次山自謂與世聾牙因號聾吏其編篋中集當天

寶大厯之閒而不列高岑王孟盛名之作獨取沈  
千運孟雲卿數人如古鐘磬不諧里耳良非虛語  
杜清江編宋末逸民之什爲谷首幽憂愴鬱多非  
詩流恆格五言如不煩歌勅勅並欲案丁零人煙  
正搖落樓前頗清圓七言如美人十日跨驢出黃  
葉堆門雲雪深江陵白魚如斫玉挂颿獨去風日  
寒洞庭濯足一尊酒夫君不來空白雲此例殊不  
減篋中風格也

作景趣詩當以韻致勝正如昔人論畫小樹簡於枝

龜園掌錄

卷止

九

柯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  
妙手耳

唐衢柔苳胸中不有極憤懣處自不至以哭泣向人

春行盡矣於中庭滿貯缸水每晨起拾落紅數片湯

漾其中便覺流水桃花曲曲仙源如在目前也

無才之人固不必惜其不忍若無氣之人乃更無用

教之以忍也子房當日不但大索不獲爲老人珍

愛卽誤中副車亦甚入老人心腹矣何也天下有

氣之人多不能忍亦惟有氣而忍則氣不妄動留

爲可用若無氣而忍天下安用此忍爲哉不然三  
家村中豈少唯唯進履之人彼老人亦將賞而目  
之曰孺子可教耶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值尋常而  
人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  
外境任之而已

從古以布衣客居安貧樂道者莫如邵堯夫先生然  
考其終身行事惟至誠待人最近人情而已司馬

龜園掌錄

卷止

十

温公居洛依禮記作深衣幅巾謂先生可衣此乎

曰某今時之人當服今時之衣温公歎其言合理

人情之所宜卽爲理先生誠不欲異乎人也其出

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言則不

知旣言則知之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春秋祭祀

酌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

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

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合數者而觀

之先生準乎禮未嘗不宜乎俗先王制禮本人情



以立極漸降而爲今時之習俗習俗雖非禮要乎  
今人之情卽可爲今時之禮君子但去其太甚耳  
不必甚矯異也故以楮錢之陋亦隨俗行之近世  
士大夫喪葬大事多有行古禮者人反譏其不倫  
行之亦不久究不能移俗如先生所爲豈不至今  
無弊哉先生教子伯溫曰汝固當爲善量力以行  
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此語近年身試之  
始知其妙又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  
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嗚呼世

匏園掌錄

卷止

十一

之有識者不急去惡或能知之其不急合善便爲  
求善不勇要之急合亦有悔非深悉人情者能垂  
戒及此乎又先生過友家晝臥見枕屏畫小兒行  
戲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欷枕看兒戲蓋熙  
甯閒也擊壤集中遂不敢載謹慎大都如此吾輩  
略能詩文往往輕率每自懲又不能痛改習氣之  
痼人總由學問未至耳記此數端用以自訟且廣  
先生之訓云  
書生爲人亦爲文也先定草藁而後真焉工矣

漢武胎性貪暴而好僊梁武躁競盈胸而就佛夫二  
武根器去道何啻千里然積嗜滯心久就薰性是  
固不可以拂拭振靡而去也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  
而減非增乎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  
植修竹閒有鳥鳴女牆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讎校  
羣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胸中無  
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

匏園掌錄

卷止

十一

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因就燈書之  
瓦礫者宮館之餘也突注者臺沼之餘也邱墳累累  
士女如雲之餘也盛枯之相背也久矣宜處乎漠  
故無而不悶有而不交

萬木方凋雪霜交迸木亦不預知有萌蘖之會也而  
人知之曰某木以孟春榮某木以仲季春榮當此  
之時木尙自疑而人不疑木知四時之氣定也  
泉湧沙衍鱗見於陸庸天居榮乘水之壯也  
嘗謂人雖修偉立地不過五六尺極人之力造爲樓

觀臺樹拔地而起不過數十丈於此有人焉登峯而下視其高一倍則人物如螻蛄觀臺樹如螻蛄矣又高數倍則墨然無所見矧以無窮之高而下視曠絕之卑但見茫茫一氣而已此茫茫一氣者終古如一也然則極世局之變遷人情之悲喜總未能越此地上數十丈之界誠窮高視之除茫茫一氣而外別無所見又何有所謂古今理亂平陂往復者哉今惟高着眼則知人世之紛紛擾擾忽啼忽笑說成說敗舉可憐也

匏園掌錄 卷止

三

古梅放花時以盤石置彝鼎器焚香點茶開內典素書讀之正如共百歲老人捉麈譚霞外事

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灑灑窗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觀畫法也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煙村籬落雲嵐沙樹粲然分明此是行條理於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卽茫

無措手畫之妙理盡於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畫也

善棋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贏此弈家之善用鬆也畫亦莫妙於用鬆疏疏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灑深秀使人接之有輕快之喜

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慾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痰增恚當劓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

匏園掌錄 卷止

南

折肱良醫也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爲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迫晚意盡此中結廬祇宜在法華永興閒留橫山一帶以爲游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佳耳

作邑更借事鍊心亦是人生得益處然徵科敲扑訛鞠逢迎件件是一鑪猛火善用則煅鍊日化不善化則金氣日消蓋亦魔佛關頭也安得高明者日

臨其側爲之鼓箏抽薪噓寒戢焰以調自然之火

齊耶

吾人游世如一葉扁舟過巨洋者且夕風波安能保其不起然須安定嘗靜坐以觀其息若左右欹側輒倚伏遷就則候焉東傾俟焉西覆顛倒之禍反從自己甚之譬諸天空海闊孤月獨明嘗夜泛大海見風雨驟作一邊波浪亦復有一邊安瀾者惟關故也雲霧洶湧若撼天然不知月在天上清光一毫不損從安瀾處觀之覺黑風黑浪不過自起

龜園筆錄

卷上

五

自滅清光之處未嘗稍變惟空故也從此識破卽身世所遭絕奇險而可怖者安心聽之無不止息蠶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化不過糞土焉而已

與人居常有剩於温厚毋見端於秋冷死羊皮尙爲煖於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爲温和於世乎

人者理之所疎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虞初曰孰爲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乎人之心此不

爲昧天絕理者哉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辨豸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正聞其臭

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有志之士當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爲勝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丈夫處世卽皆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稚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

龜園筆錄

卷上

六

累中隨分應酬尤悔日積但微色發聲之間皆爲般鍊琢磨之助亦自得力固知直方之士動靜一體而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攬和便不能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愈方則愈直妙處真不容言每見學人多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工煩惱或遇佳景貪戀或修業而又慮累德或修德而又慮遺業皆非一先難之義甚乖湛然之體要於此處灑灑落落始覺自在至於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

心方得天機流暢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腹投人也  
凡人有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為害甚大夫  
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駸駸乎不能終  
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  
受傷矣故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  
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  
欲至盡也肉不使勝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  
稚相反也藥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稚藥過成病

龜園掌錄

卷上

七

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神龍何德於萬物乎動則務為雨澤虺蛇何怨於萬  
物乎動則務為毒霧不為恩仇萬物皆有見使於  
性其皆有不能自己者耶

做書與臨帖兩途也若認作一道大謬臨帖絲毫惟  
肖無論矣做書但做其用筆做其結構若肥瘠短  
長置諸此壯驪黃之外至於引帶粘斷勿問可也  
若留心於所不當留枉費一生氣力皎若太陽升  
朝霞灼若芙蓉出綠波於美人何有而遠近皆以

為比固知人情在阿堵中

詩雖有為而作然古人多以自寫其性情或遇物興  
思即事生感原不以譏嘲非刺為能事也曲士小  
生不知古人賦詩之意謂流連風景為平淡無奇  
索解於解之外曰某句刺某事某章刺某人溫厚  
和平蕩然無餘遂開儉人以反中之隙不曰訕謗  
即曰輕薄於是天下以詩為畏途則皆解詩者之  
過也至於字句多引前人之詩謂其某字本於某  
人亦過矣蓋多讀書則落筆自無杜撰豈擇其為

龜園掌錄

卷上

七

某人之字句而用之哉若夫訓解意義附會當時  
之事則所謂郢書燕說極賾詩體一概抹卻可耳  
夜來寒月皎淡望水簾月色同化蘆花入枕但聞淅  
瀝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精  
國羅羅千百顆招涼珠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屋底  
一個說的

奇書古榻不遇賞鑑家宵落咸陽一劫  
曩年自栢來過長沮桀溺古墓下慨然久之生而耦

耕死而合葬求友若此夫復何憾然深念湖之學力遠不及沮沮則談言微中令人自遠溯未免客氣揭揭然示人以不廣嗟乎隱已不易借隱非賢婦即良友耳更不易得也

移居東山岡種得一畦菜頗似南中純味脆滑過之特差游耳若戎葵蒼耳皆可采食此閒人不識也但地苦寒少雨必挽轆轤引西澗水灌之乃得悅澤坻中砂礪必以兩手代鋪十指皆作老禿翁矣所愁夜臥時誰爲搔背癢也

匏園掌錄

卷上

九

陸平叔山水花卉但力摹宋元便妙極文弱疑於無骨骨秀在藏飛燕掌上舞止是筋脈自運觀者賞其韻已耳女三爲粲再欲着一語不得

石經中缺孟子或唐大歷乾符間孟子七篇尙未列學宮耶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配食孔廟亦可想見

讀書眼欲點如賈胡到處輒止心欲儉如惜福人飯閒粒墜必拾人口

昔人謂畫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

之牛正多正不如夕陰騰壘玩此黑牡丹隱隱似聞短笛聲也

如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鳥以山爲卑而憎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人之得魚鳥者反多在巢與穴之內自謀何嘗不密然安知非自殺之道

檀弓檀姓弓名而遂以之名書其樸如此不煩題以美名而其書遂足千古今人工於題名所以拙於

匏園掌錄

卷上

十

著書

噫嘻文之弊久矣文莫粹於經聖賢以其精蘊而形諸辭辭可以已聖賢必無事於作焉者不得已也誠知聖賢之文不得已而作則文非載道而該治具勸戒可以無作聖賢志之所至而其文出所謂浩博而純正者言之必有論而不苟陳之於世粲然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無所不究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鳥有支離泛濫詭妄放蕩而不宅於理者乎三代而下放臣棄婦之詞讀之尤足以

興感者性情也今之爲文者無古人之性情與其  
所遇之時事辭與意皆以詛爲恭以泰爲約導侈  
飾怨悲樂之無度浮濫而無法語暢也而實逆語  
工也而無度人言西京之文近古不知壞古人  
之文者楊子請人有責焉

吾人各各祇管我所以待人更勿顧人所以待我人  
之當不膠漆而固氣運異常往往事出意外須令  
自立太極勿爲陰陽所役也天地間感應事未有  
神奇於孝行者此何以故蓋天人之始也父母人

匏園掌錄

卷上

三

之本也反其本則反其始也故益曰惟德動天言  
孝也非孝無本不謂德也宇宙中天地生氣而已  
矣向其所生者順之悖其所生者逆之順其氣則  
氣應之故天地協應鬼神效靈無足怪也況於天  
之福善使其人壽而康其子孫賢而達又豈不可  
必乎思孝之氣直上清虛如矢中的於是知古忠  
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殆以是也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斡旋則  
入目易以實字板腔填砌則成章亦拙習聞蘇文

忠兒諸子謀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  
此爲文之法也

迫人飲飲者寡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但爲  
人具佳釀不爲人嚴觴政

珠固不宜走醴也然宜走盤出盤則有失珠之患矣  
今人好奇以奇爲美無所見奇則謂之常人而忽之  
矣不知了得君臣父子大忠大孝祇叫得倫常何  
處用得奇着書曰彰厥有管吉哉又曰王立政其  
惟克用常人古之所謂吉士常人也近世講日時

匏園掌錄

卷上

三

艱者咸願得奇人而用之書謂常爲吉則奇爲凶  
矣可不慎歟

歌不必定要遶梁過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  
怒或歔歔或慷慨或低徊宛轉宜各悉其態不然  
雖子夜玲瓏無取也

嚴陵江水淙碧夾峙蒼崖人行雲影之中舟在嵐翠  
之裏地比鄧林夙多奇木人同蒙叟家住漆園固  
是嶽內之名區浙水之淵藪不獨桐君採藥子陵  
披裘足堪憑弔已也

榭葉道人與予遇少室之西崦告予曰秦漢以還天  
地之氣浸薄今天下無黃金盡鏐無白璧盡珉無  
明珠盡璣無騏驎盡駘無鶴盡鵠無美人盡粉  
澤無才子盡橫弄筆墨此語亦大可會

抱園掌錄

卷上

三

抱園掌錄卷上

嘯園藏板

匏園掌錄卷下

金匱楊慶生述

古今惟至性文字感人最切李密之陳情表昌黎之祭十二郎文歐陽文忠之瀧岡阡表等篇是也吾鄉重支友先生以甯與弟一書歛厥流涕敘述家常語妙在不飾而能使人孝弟之性油然而生尺牘中僅見之作也何媿古人書曰是行也將迺長江泛鄱湖逾梅嶺而渡南海之涯至惠州凡四干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龍鱗鱗出沒之無常盜

匏園掌錄卷下

賊險虞風土淫惡蠻煙瘴癘毒害人之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即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汝常在目下吾聞以事適百里必叮囑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視汝聞往親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即待寢則藥燈數漏臥席不安嗟呼汝念之乎汝固

匏園掌錄卷下

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煙瘴蠱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愁望則所謂嗟予子嗟予季者豈異於存日哉況吾父之亡以汝屬我曰爾長兄善視之泊母之亡又屬我曰爾終善視之吾時實應命而今乃不能振汝使汝不得已而邀先人之遺德以待振於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煙瘴蠱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於行路之人以為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惟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戒於舟車行李之外復慎起居服食謹言行擇交游制情欲不忘危險而後出於危險以免於前者之所虞因得早歸告無恙於祠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不孝也夫詩曰嗟予弟行役尙慎旃哉汝念之何待陟彼岡兮而始念之臨本偽書畫亦有不可盡棄者大都氣運神彩雖遠



不逮古人而布置脈理自有可尋者善學者融會而領之耳吾聞煨者爐逆金流則撮合沙土不聽失去會合因此淘煉或可復覩完全也今書繪二事出古人手者劫火銷鑠僅存千百之什一不可不逆爐惜此沙土哉

人身如樹這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芽由本及末山幹達枝總是這一箇生意偏枯者不仁傷殘者立稿

凡故皆有夙因薄故舊者其人不長是以聖人重故

匏園掌錄 卷下

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以然知粹然一出於正卽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

士人胸次止貯虛空不留別物不得已則書味酒味畫味聽其一氤氳而已

法書名畫古鼎彝祕玩之類士人享用當知次第如漢凌煙閣中位次聖主自有灼見若僅如俗買以宣成密脆薄之品登諸上價終是董賢作三公耳

鳥之飛也迎風魚之游也逆水此時大事當前須以身入方得就理若迴身退避鮮不摧敗洗心退穢此平日言之臨事殊不爾爾

滇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峯頭部署俱於不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斑駁錯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欲一再思之卻極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乃有此種怪物

昔陸文定公云男女止服健脾藥萬物皆生於土勿

匏園掌錄 卷下

四

用熱劑恐傷元氣世有無子而服種子方者書此示之

古今名家文字沸湧歎激如八月海潮一收卽爲安流聳峻層疊如萬點蜀山一轉卽爲平陸

選詩之難難於作詩大抵如燕趙麗人流觀無一不佳實實欲捐金爲我有便覺無一可者

漢取吏但曰廉平今改曰廉能祇一能字毒了多少百姓

夫且不生於面而生於足則咫尺無所覘星不綴於

天而在屋霑之上則巷陌不耀焉

人當收閉之年而猶務名開發大不祥也少年人無

一點少年氣春行秋令也尙且不可老年人無一

點老年氣冬行春令也危哉危哉

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木落而什九在心什一

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

雷之擊人有誤乎先儒言雷從起處起偶然當其起

處豈不是誤然偶然偏當其起處或有些些緣故

在

匏園筆錄

卷下

五

周坦然先生云老夫生長於汴至今不能改汴音有

餅僮嗤老夫者老夫不恥也以老夫所見雪苑沈

氏東萊姜氏上自主人下迨僮僕無不婉轉其舌

造作吳音彼方自矜其韻老夫耳之如六月拂子

驚滿身千萬刺抓搔不得故余每愛靈均余不忍

爲此態也一語真能道出至性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渙曰晝觀

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

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善讀書人

祇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浴公吾不知爲誰其畫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

靜若屋德醜儒敦龐湛凝無忒無忒燈下睇觀覺

小雷大雷紫溪白嶽一段忽移人尺幅開矣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辦道終無日矣

忙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

久之自然有得

陳長昭時時有絕妙語足解人頤嘗云某巷中一與

夫無人不舉獨生平不肯任婦人有呼爲婦舉者

匏園筆錄

卷下

六

輒怫然曰吾此肩豈婦人者人輒笑之而舉人

終身不改乃知人苟能孤行己意雖貧而與儻賤

而乞丐亦強他不得

杜子美作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懷秋者不敢爲七余

深愛之

病居無事擬建一塔於東山之阿厠可容數十人高

惟與松樹並秋冬之交見山鳥往來不絕頗稱佳

致貧未能也

吾往往見咬指甲人必令甲上無一毫餘地甚至血

出而後已其人非貧卽夭不則勉及子孫蓋自己  
身上物事尙一些容留他不得則其生平事事求  
盡於人可知事事求盡於人而欲求富貴壽考慶  
及子孫何可得哉昔王介甫作文每嚼石蓮子以  
助苦思蓮子盡或咬爪甲至血出元澤天折於此  
可驗

文章聲氣皆伏戈才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  
未斷處我輩風雨雞鳴政須時時提醒

坦然先生云彭君宣曾見一老姓家祿一敗軸有學

匏園掌錄 卷下

七

吃虧三大字是顧文康公筆郝敏公少辛曾祖智  
菴先生嘗揭此三大字示人鄉人卽以學吃虧先  
生稱之瞽宗之祀亦卽書此三字於粟主之後嗟  
夫居官居鄉能持此三字符天下無難處之事無  
難處之人矣智慧公一傳爲大令銘燕公再傳爲  
少司農君萬公三傳爲少宰敏公公子孫皆能以  
文行著卽學吃虧三字培植得來虧不可不吃吃  
虧不可不學如此

果惟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及夏而熟菜惟苦

菜生於秋更歷冬春至夏乃成五穀惟北方之麥

種於冬歷春夏始粒今人中備四時之氣者吾不

知凡幾予所見皆粵中一歲三熟之稻耳予嘗言

失志之士得秋冬氣多者其人必能於身無失得

志之士得春夏之氣多者其人必能於物有濟吾

輩卽不能四時之氣俱備若能由失志以至得志

毋令四時之氣少失其位焉斯得矣以四時之氣

之定窮通人生  
於此誰能自外

不是真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爲達故廣陵可絕散而

匏園掌錄 卷下

八

箕踞之鍛必不可起不是真正柔如繞指人不能

爲達故猪溷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蹈通夕爲之

不寐俄而雞鳴鐘鼓悵然久之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飛行酒郊則

遊女雲集猗旖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

絕人無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

心無過此時

文中子謂北海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汾陽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卦說余未善詩先性情而後文詞寢膳人事性情也針藥卦說文詞也

香巖悟道則遙禮瀉山瀉山大慈恩迺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彼何處更有今日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可思也

讓人一步高人一籌火星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

被裏作文枕上看書此是熟境席上賦詩山頭走馬

此是險事

宛園掌錄

卷下

九

聞先輩每用夾摺存袖中隨所聞見隨卽劄記問君子得君子問小人得小人以多者爲的而又自以平心斷之且又貴其貴也不居惟有讀書可長內智問人可長外智二智並用可得大半然後俟其位至用之夫俟之亦未易也其要在善處同僚昔聞馬谿田以告趙八墩者惟在眾中不見眾講事不以氣凌人不談長官長短不說他司利病最不可者以詩文之工聞見之博先獨取一二輕俊合已者友之以他人皆爲惟魯不堪比肩羣居獨與

此人翁翁訛訛過從杯酒旁若無人他人則終歲不一過也諸如此類言之不盡其毒甚大可一省之何如端凝簡重忠厚仁恕平心泛愛與物無忤此俟之道也

冰入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爲火此寒德也

富貴非惡也嘗以惡貧賤非善也嘗以善善紮紉不爲天子安知不但恆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不但庸士也

詩人之妙卻有得氣之先知幾其神之美三百篇終

宛園掌錄

卷下

十

日憂亂皆從人所相習不察處以爲怪異如日有食之正月繁霜莫肯夙夜民之訛言彼宜無罪此宜有罪皆後世家常事皆以爲不可救藥之憂若唐人流離瑣尾啼號滿紙已落第二乘矣

人要知自己痛癢然後知人痛癢人亦知我之痛癢如一往矯矜之氣覺人人皆不是而我獨是故滿身荆棘無處可容若使人人自以爲是盡以我爲不是不惟不是者固不是卽是者亦不是終日紛逐於是非之場無有了期究竟不過着衣喫飯有

何益處人能體認吾言平氣以待少破人我之見自然彼此痛癢相關安於無事羅利化爲佛菩提矣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偽此之謂財

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卽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尙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陶公終日爲兒子慮慮及僮僕衣食詩書何其真也將兒子貧苦愚拙種種煩惱都作下酒物何其達

匏園掌錄

卷下

十一

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

天地父母某日某甲與乙爲友善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可謂至交矣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拚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何其相許之廉也古人貧賤之交無過望於富貴如此分金贈緜已是後世人事何況王貢彈冠

文章一道一人開之眾人尤而效之非眾人之過一人之過也夫我則爲文而他人得以襲取學之畢竟非至文耳且我則爲此之文而他人得移之於

彼夫亦於此有不甚切焉者歟自古文章所在未  
有能免於流弊者其能免於流弊者則必其立於  
不可及與其不可假者也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彼卓絕之行與  
激詭之聲名可以物身不可以理世唯唯阿阿媒  
灼之口也浙浙漚漚窳婦之形也生欲兩避之而  
就一我世亦兩無處焉究則世恐不免亦聽之而  
已

匏園掌錄

卷下

十二

人之論人皆存已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己之不肖  
矣故不肖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惟  
賢者爲能廣因其類夫賢之藉賢以甯己也亦由  
不肖之取不肖以怨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  
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  
小人矣

文人浮薄古今所疑輕毀前賢非軋儕輩吾黨深絕  
實鮮斯尤若矢口標榜有寥寥餘子之言聊當第  
一之語雖以一時取快終非雅士所宜若乃子玄  
纂向秀之書延清懷希曩之句事同挾盜非獨輕

浮巧者勿矜拙宜自勉

人生役役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也

呂純陽凡上云世人欲見吾真不如行吾道不行吾道即日從吾游何益此語可印心宗方悟仙真之在劫濁有若閒雲野鶴隱見不常惟精思學道者庶萬有一遇否則即留題塵壤止如涼雪滲入紅

匏園掌錄 卷下

圭

鐘所云莫認仙人手中扇也

孤署凄清寒燈未盡聽鶴聲嘹唳響入雲霄譙鼓殷

般不起此景視華子岡犬吠如豹遠火明滅為復

非遙

東坡與荆公帖求其贊揚少游便有聞於世又於孫

莘老坐上贊歎魯直謂其馭風騎氣與造物者游

予每念此想見此公眉宇英爽其欲攪長河為酥

酪不謂之仙佛不可也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

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為隱亦不成為鬼神矣

教兒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於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於上矣

楊新都以博學自負著丹鉛錄開卷引王融故事後胡應麟作丹鉛新錄引王筠傳自序證其以元禮為元長落筆便錯至晦伯正楊則又幾於兩家爭

訟矣始知多聞闕疑自是讀書法何用抵死與古

人摩牙既有正楊又有正正楊紛紜聚訟皆好於蛋中尋骨每讀此種書頭輒岑岑寒

古文大家不用人一字不寫人一句純以淡以朴勝

匏園掌錄 卷下

圭

人經歷百年其文如新此董思白所謂莫妙於淡

余更廣之曰文莫奇於淡試取前輩名家盡閱之

未有堆古語寫時套而不至於腐者歐陽公贊東

坡先生之文謂其洗盡面孔與天下相見其意亦

與此同

唐人詩如陳子昂劉昫虛其近體中有氣運如古詩

者而必無古詩中聲調反同近體者蓋近體出於

古詩而當古詩時未嘗有近體時代固然吾輩學

古詩遠者蘇季十九首近者陶謝六代靡曼亦奚

取乎

詩謂之律其義取於法律擬議之嚴銖兩必稱就中  
偶句開有借對斯皆今人泛濫苟且充塞之病雖  
曰小疵然一字之謬足以累一句一句之駁足以  
累全篇又安可忽其小而不為簡汰哉歷觀古名  
人詩未必八句皆工而斷無一句不穩者惟其穩  
而不盡工者亦工也斯又細微之失所當加意者  
也大抵詩之道以氣格為上而結構亦不可遂輕  
以性情為先而聲響亦不可遂廢詞莫陋於縛贅

苑園掌錄 卷下

素

而輕率之句亦不可謂之自然境莫妙於目前而  
凡俚之文又不可名為真至韻而不靡朴而不籠  
淡而不枯工而不詭使事而不流於雜談理而不  
墮於迂摹古而不傷於痕蹈空而不病於鑿情文  
兼至格調雙諧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  
水能寒能熱變化其用故能制火火不能故臣僕於  
水今思變化之用不可一法受制於人  
治天下有才亂天下亦有才未有如明季天下即以  
治之者亂之籌略出庸人下舌本乃踞周孔上人

相對几席之近而心相圖已在雁門之閒可笑也

客有造舟於渚者水落渚收委如敗木羣蚶之春澤

至颿而楫之飄乎千里矣人惟患舟之未具耳不

患渚之弗澤也帆且柁焉完舟以俟其可也

費無學曰坐高僧於前萬累盡矣立美人於側萬累

亦盡矣彼者理極此欲極也

花之敷坼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煙

水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觸蒼之行止此皆

文心所佐助者也

苑園掌錄 卷下

素

觀物如明鑿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冰而愛人如

冬日同堂勿昵為腹心共胞勿輕與肝膈尋常宴

會上之勿議及朝家次之勿語及臧否與諸同寅

一諧一謔皆為後日誹謗之資殊可鑒也

道高剛勢孤勢孤者求和糊切故行道一鄉者徵士

於鄉過一國者徵士於國非獨情親勢亦使之夫

物之求類本乎性命草木猶得類而茂而況於人

三人之立無陰言二人則有矣故與人言於堂毋與

人言於室高山可望毋爲窺井

音大力先生與酒人論酒一篇文極幽異肅括每當  
孤斟獨酌時反覆玩誦樂而忘醉今爲錄出明月  
在夜清露依隨氣施於酒使酒味倍春之曦朝亂  
花競時或紅或白黃鳥于飛鳴聲上下氣施於酒  
使酒味倍炎暉在遠清風至座一來一去掠我衣  
裾時輕時重似有欲無氣施於酒使酒味倍獨出  
自高上有磐石下有流泉滄浪滄浪聲生石間氣  
施於酒使酒味倍清沼在僻中有香荷魚旅而行

絕園掌錄卷下

七

浪紋交過水明浮天時有白雲氣施於酒使酒味  
倍野天浩蕩山家倚畝農歌唱答均節略似而有  
道侶靜言引觴氣施於酒使酒味倍汝不成婦童  
弱而慧頗曉律呂聲徹而情意不爲人如將自樂  
雜笙與簫倚而和之氣施於酒使酒味倍  
取古人詩以己意彙集蓋欲自選還自讀也選法無  
他但誦上句便知有下句者皆刪去之  
名與位皆可致其年不可及則羨乎少者之辭也古  
者之學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則需乎少者之辭

也少年縱意用筆取快於一時末路未有不悔懊  
者則警乎少者之辭也由警知需由需知羨又可  
以測其所至哉

不能敦舊而務廣交其人必薄不能温故而徒務博  
覽其學必衰銳於讀書者尤當以爲鑒  
宣和畫譜稱諸葛武侯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於  
分布粲然可觀馬援聚米爲山谷定是好手此豈  
濡毫砥墨規唐撫宋者所能夢見耶

絕園掌錄卷下

末

軸墮陷城隅令兩女子自圖其哭之善營度口吻  
以與十七八女娘競其咽咽嗚嗚則且不足以感  
魯國之郊人而况動搖天地哉膚肉聲嗚之外夫  
亦別有存焉者矣豈專柔潤藻巧而後始爲天下  
之詩人乎  
官者幻也如登場作戲當真不得選場旣不佳而物  
力復不具纔爾登場左顧右盼計無所出雖有遠  
梁落塵之音其誰聽之徒令觀者掩口而胡盧耳  
每見宦游習語有云自服官後日在塵埃中然塵埃



二字亦不得混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  
安得不為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為路是亦仁義以  
為塵埃也仁義以為塵埃是亦塵埃以為道也天  
地有疾以聖人為醫庶民有疾以循吏為醫吾輩  
正在塵埃中做名醫時勿得草草自待

古今之論子長者多矣惟子由之言曰疎略而輕信  
淺陋而不學斯言似矣然猶有說焉作史之學若  
精於採擇者其所取必狹而求理之太詳者其為  
文也必多疑而不敢肆故學問之泛濫者其兼收

匏園掌錄 卷下

九

並蓄之際必有所不暇擇而脫略於意言之表者  
其汪洋浩大之氣自不可得而制然則子長之輕  
信乃其所以為博而其所學之淺陋乃其放言高  
論而雄肆一世也左氏之文多出於誣誕而退之  
之文時或畔於理噫執聖人之經以律文人之是  
非此後世之所以無全人也

男兒墮地皆有分齊絕裾而行與牽裾而別都非了  
事人也黃山谷云凡有日月風露之鄉何處不可  
寄我一夢解脫月菩薩說眷屬纏前而常樂遠離

夫知所寄之為夢而以遠離為樂何處不逍遙游

耶

不於佛門下手定不能於儒門立腳今軒儒輕佛者  
謂佛祇主一靜字耳不知深山靜坐一二十年尚  
是繫馬椿即如籬下猫狗未嘗不安靜擦下一片  
骨頭即時忙亂故佛門亦以操履鍛鍊為主不可  
但坐死水也

匏園掌錄 卷下

三

讀莊子不必據篇義立解中間逐段讀之自成一篇  
小文字凡讀古人文字切不可上下牽解錯簡脫  
文非可以今人心眼補綴即如湯之問棘也是矣  
此句上下不相接竟投去之不必如時人定欲貫  
串也此讀書之法

坡公晚得朝雲竟是一禪悅之友情之所至一往而  
深然情非深不能忘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今日  
成此是千古情至之語即是千古敬情之方特未  
可為不及情者道耳

每於杜集見有懷李詩而李集絕無一酬者司馬對  
副臥龍公惟有堅壁不戰此前人第一勝著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上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不願首邱蓋井里親舊之閒非淡寂人所宜爾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舜禹生不憾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爲忍痛易忍癢難也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蔣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匏園筆錄 卷下

三

盧德水先生所鈔世說新語去標目存故實略玄黃取神駿蕭蕭肅肅令人一讀起立不敢以風流二字加之

病中讀唐人詩因愁勞之餘不欲以拂逆語擾懷單取一種娛悅容與之言以消暇日

簡則能古真則能永寫性情則能奇無定格則能細不強作則能成品

詩以自樂自解不論工拙俱有可傳詩以奉人不論工拙皆是下品

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蓄處少風氣固人如此

用事有直寫上者卽非書龐亦是鈔胥古人用事多影借死事用的活且影借則不露痕跡抑揚俱藏於此如江上徒逢袁紹杯也

高念東先生家居般陽每風日晴和自跨一驢而出遇嘉石濃陰卽繫驢而臥見者不知其爲先生也吾鄉高澄甫先生將歸與弟書云離家數年今幸歸已抵呂城矣從數千里還家不奈此將到未到之

匏園筆錄 卷下

三

百餘里反使人心頭閃閃忽忽刻時袖占卽物取識無數憂歎之狀不堪爲吾弟說也此唐人所謂近家心轉怯確有此等情事

附補遺

每事思退三百六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天之生人不許其生一事蓋聲色貨利皆非性中所得而有也又不許其逝一事蓋天下國家皆非性中所得而外也

凡為政真寬真嚴皆可為惟似寬似嚴不可為爾似寬猶稱之曰長厚即有忌者中我猶淺有如以嚴構怨人有假嚴之迹以構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世言虞卿以窮愁著書不知窮愁必不能著書著書必不能窮愁人生飲酒一醉尚忘天地佛亂其思而斐妮其言何暇他慮也

念念好生迺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在於獨擅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柔故功貴一姓勳高一路啼號罪爾功乎

抱園掌錄 卷下

重

子問之思孝臣問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鼓簧一世之嗜慾誣爾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為德以罪為功以誣為言

老氏非孔子不知孔子非老氏不讓此為東周彼遂西渡猶龍之龍其在是乎荀子曰知訓而不知仲非知老子之知者耳按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問答皆禮事即老子也夫子學禮年十七為周景王之十年老子時二百五十歲夫以二百五十年之周流經籍不出一書此心豈以五千言了

者哉及遇十七歲之子而中土非老氏有矣強而著書則五千言之幸老氏之不幸也

韓退之力去陳言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吉不經人道語繡幕圍春風古樂府句也作家難乎哉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勢峻雖所至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緩蛟龍是處霧露是興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至有弗至焉澤之德惠無窮也

今之文士莫不厭故而喜新予以為文章之道從無新也有新皆故故即新也故莫如歲四時遞遷周而復始人必曰新歲故莫如月哉明漸生一鈎初縣人必曰新月一切及時之果蔬亦何非故者而皆以為新祇是能改換耳能改換則能新是新原在故中也文章之道豈不然乎知此可悟魯論溫故知新之說

詩文異道鮮不為然然文自二典以至左氏皆簡勁朴直無傷宥往而離騷一篇祖構風雅實開後世馳騁之端觀賈傳過秦論紆徐委屬復而不復篇

法實本離騷今跡其引屈原賦鵬鳥殆非與騷無  
 會者也自是之後昌黎廬陵以及眉山父子之文  
 似與騷體絕遠而不知其源則一也然其所以往  
 復百折而不離乎其宗者豈好為是繁複之詞哉  
 曲而盡婉而多風不過與詩人一唱三歎之旨同  
 而前後淺深詳略小異耳豈如後世之論工於詩  
 者未必工於文贍於文者未必贍於詩哉此說見  
 倪閣公文集按以離騷為開後世文章風起昔陳  
 明卿有此論而未暢其說自非痛讀離騷安能解  
 此

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游女  
 難故成一宗言者代有數人譬諸組織一經一緯  
 一元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疎密輕  
 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  
 嗟歎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  
 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恍惚之際不規規古  
 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為作者笑矣乃其神而  
 化之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

如迴飄之擲賞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  
 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  
 皆詞人所當反覆也

誌銘者所以垂不朽也因其文辭之美吾親附之以  
 傳此當代之文人不必定託之高位計古今地下  
 之石何止萬億而流傳耳目者有幾每見醵金以  
 求顯者其人或不能盡文或談之門下士其門下  
 士亦豈真得韓歐遺法者不過耳目間熟習語略  
 參以狀中事文成顯者或點定數字或仍其本無

所窺封示其子孫如授珙璧究其所得不過送葬  
 時人或指而目之曰此某大僚之文也旋即棄擲  
 僅供覆瓶之用於親何益乎予謂其人生平不能  
 文者位雖尊可以無乞誌必如廬陵始求之可以  
 無憾不則常缺之以待能焉者耳

陳老蓮畫梅花八幀粉紅綠萼居其二紅梅一枝垂  
 古壁直浸流泉復澀而出作濃花數朵水中有花  
 影紅豔浮動云云綠漪中一黃綠小鳥集傍枯枝  
 斜窺丹蕊欲啄更停若聞水鳴而卻顧者綠萼一

二十一

枝斜出一正面花微側作視下態從以上半朵俱  
覆下一水仙枝葉半在紙外二花參差仰笑若月  
明深竹湘君對影微聞歎息聲正不知商略何語

匏園筆錄

卷下

七

匏園筆錄卷下終

囑園藏板

吳門余君成之寄示金匱楊伯夔先生所著匏園筆  
錄一編予受而讀之覺其立論不偏措詞不腐或讀  
書而得閒或閱世而增明物理人情體微入妙倚歎  
美哉真益人智慧不少也惜係傳抄之本誠恐流布  
難期長夏無事為之檢校特付手民庶無負余君殷  
殷見示之深心亦且增藝林中一種佳構云  
光緒五年秋七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匏園筆錄

跋

八



少金 裕本 經義

壬午長至節

青伯署

文川張氏秋  
蘇根齋周板

132416

1950.8.30



苔岑經義鈔弁言

自說經家歧訓詁義理而二之遂有漢宋之學之分  
然而訓詁以闡義理義理必宗訓詁二者何嘗不一  
以貫哉其一而二之者於漢則獵其皮傳於宋則遺  
諸元虛無實得之學也此宜說之愈歧而愈遠也倣  
居太夫子定邑宿儒也深通經學會訓詁義理而精  
之而竝參酌於漢宋二家之言不為苟同不為故異  
其發為文章樸茂醕實真氣流行絕無所謂皮傳元  
虛者所著易釋尚書啟蒙論語後案倣居集諸書皆

苔岑經義

池雨樓校本

先生心得之語烏厚先生之學之純也先生之學之  
大也故傳之後人家學淵源門牆蔚起沾溉之深咸  
有以闡發經義講明實學此其有功於世豈淺尠哉  
鴻柄 稟承庭訓跂望者久因於鑽研之餘輯先生經  
說并及門院試社課諸作而復下及於再傳三傳弟  
子彙為一編名曰苔岑經義鈔用著一家授受俾曉  
然於師承有自無臭味差池家大人見而喜之謂能  
不忘所本不昧於所宗更由是而精造之則經之義  
可以大明而黃先生之學竝可不沒所以勗小子者

益日篤不忘會劄劄告竣用謹誌之為弁諸首光緒  
甲申二月花朝日鎮海張鴻柄識

苔岑經義

池雨樓校本

授受系表

傲居黃先生

子以愚副貢

以周

舉人子 家辰 諸生

諱式三號  
薇香學者  
稱爲傲居  
先生歲貢

家岱

從以恭

舉人子 家橋 諸生

胡止三

成懷嶠 諸生

卷首系表

劉芬

附貢 克莊 諸生 子孝思 諸生

周光奎 舉人

鄭一夔 舉人

張壽榮 舉人 弟成湄 早故

子鴻桷 諸生

從崇文 諸生

子錫祺 諸生

宗錄 諸生

鴻善 諸生

從開磁

族孫祥雲 諸生

劉克莊 諸生

成勳 早故

嘉蘭 早故

品駿 諸生

劉光初 諸生

鄭震 諸生

鄭錫盃 諸生

歐仁衍 諸生

卷首系表

仁衡 諸生

昌鎬 諸生

周聖從 諸生

陳躋堂 諸生

沈慶雯 舉人

孔昭藜 諸生

陳聿 諸生

方岳年 附貢

國華 諸生

	義鴻	義鵬	私張桂風 <small>增子</small> 諸生
		崇文 <small>諸生</small>	私張熊占 <small>諸生</small>
		吳楨 <small>諸生</small>	

卷首 系表

一

常棣說	周行說	鵲巢說	葛覃說	釋桔	釋血	釋西郊	釋涉大川	釋用拯馬壯	釋笑號	釋介	釋有念	釋乘謝	釋旁通	釋用九用六	傲居黃先生	卷一	苔岑經義鈔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苔岑經義鈔 目錄

花雨樓校本

升歌三詩說

采薇出車說

閒歌三詩說

陟降說

崇禮說

經禮曲禮說

釋寧

釋八

釋襲

釋榮秀

釋愉

釋廢

卷二

傲居先生初傳弟子 附私淑

連山歸藏周易名義

周易八卦名義說

卦主六日七分說

朋盍簪解

苔岑經義鈔

目錄

二

花雨樓校本

張桂風

張壽榮 原名成渠

劉芬

張壽榮

鹽而不薦解

輝光日新解

王臣蹇蹇解

王臣蹇蹇解

鬼方攷

鬼方攷

汝后稷汝作朕虞解

桑土既蠶解

黑水攷

錫土姓解

金縢有亳姑遺文說

祖甲解

召公不訊周公說

盧弓盧矢解

公侯干城解

碩人之邁解

常棣列於文王之詩說

伐木所解

苔岑經義鈔

目錄

三

花雨樓校本

張壽榮

黃以周

黃以周

張壽榮

黃以周

張壽榮

張桂風

黃以周

黃以周

黃以周

胡止三

劉芬

劉芬

劉芬

張壽榮

張壽榮

張壽榮

劉芬

南陔六詩有聲亡辭解

黃以愚

左宜右有解

張壽榮

各奏爾能解

黃以恭

詩常武匪紹匪遊解

黃以周

卷三

傲居先生初傳弟子

附私淑

周禮儀禮名起何時攷

劉芬

周禮儀禮名起何時攷

黃以周

古祭祀之樂不用商聲說

張壽榮

苔岑經義鈔

目錄

四 花雨樓校本

皮解二字同音通用攷

成懷嶠

皮解二字同音通用攷

張壽榮

五齊三酒用法攷

黃以周

賞地參之一食解

黃以周

食饗不爲槩解

張壽榮

上丁釋菜解

黃以周

王瓜生解

黃以周

夢帝與我九齡解

張壽榮

周禮猶醜解

張壽榮

宵雅肄三解

黃以周

尹氏卒解

黃以周

筮短龜長解

黃以周

兩馬掉鞅解

張熊占

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

黃以周

享頰有璋解

劉芬

疾雷爲霆電解

黃以周

襟裾攷

黃以周

論語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解

黃以周

苔岑經義鈔

目錄

五 花雨樓校本

閔子騫閔子馬是否一人攷

劉芬

轉附朝儻攷

張壽榮

囊橐攷

黃以周

六甲五龍相拘絞說

張壽榮

說文管見辨誤

張壽榮

卷四

傲居先生再傳弟子

夕惕若夤解

成品駿

見羣龍无首解

張崇文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解

方義鴻

龍戰于野解

成勳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解

歐昌鎬

幽人解

鄭一夔

拔茅茹以其巢解

方義鵬

輿說輻解

孔昭黎

豨豕之牙解

鄭錫盪

晉如鼫鼠解

鄭震

河洛圖書說

黃家橋

苔岑經義鈔

目錄

六

花雨樓校本

一君而二民說

張鴻桷

雜物撰德解

周聖從

乾居西北說

張鴻桷

乾居西北說

方國華

八卦納甲法原始

張鴻桷

八卦納甲法原始

方國華

九族攷

黃家辰

宅囑夷辨

劉克莊

汝后稷汝作朕虞解

黃家橋

五服五章申伏氏義

張鴻桷

五服五章申伏氏義

方國華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解

張鴻桷

三江既入解

黃家辰

析支渠搜攷

沈慶燮

滄浪之水解

張錫祺

商王受亦作紂攷

劉克莊

從革作辛說

張宗錄

啟籙見書解

周光奎

苔岑經義鈔

目錄

七

花雨樓校本

翼日解

劉克莊

民儀十夫儀亦作獻考

劉克莊

矧弗肯構矧弗肯穫解

黃家橋

將蒲姑說

張鴻桷

卷五

傲居先生再傳弟子

方岳年

關雎說

鄭一夔

濡軌解

成嘉蘭

得此成施解

成嘉蘭

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解

張鴻柄

示我周行解

黃家辰

周道郁夷解

陳躋堂

南陔解

黃家辰

鈞膺條革解

張鴻善

鞞琫有秘解

張成楨

自土沮漆解

劉光初

日止日時解

劉克莊

朱呂說詩論

張鴻柄

苔岑經義鈔 目錄

八 花雨樓校本

崇禮說

方岳年

釋豐

張鴻柄

釋簋

陳聿

以魁柎之解

歐仁衍

特性饋食禮古文主人受爵酌醋受爵酢于主人說

君行一臣行二說

張鴻柄

九穀先後鄭異義說

黃家辰

六獸六禽收

黃家辰

樂記說

方岳年

坊記說

方岳年

一馬從二馬解

歐仁衡

夏小正傳圍燕山燕不同說

張鴻柄

卷六

傲居先生再傳弟子

張鴻柄

左邱明作春秋傳論

黃家辰

春秋築郿說

吳楨

論語左傳兩石門辨

吳楨

苔岑經義鈔 目錄

九 花雨樓校本

五侯九伯解

方國華

取邾田自漵水考

張鴻善

國語引經攷

張鴻柄

爾雅作者攷

張翔雲

屋漏解

方國華

珠曰切解

黃家辰

醫無閭攷

張宗錄

西王母攷

張宗錄

問爾雅汎泉穴出穴出爪出也水醮曰曆說文汎曆

二字注所引互異何歟

張錫祺

跋爾雅翼

方岳年

魯論讀坦蕩爲坦湯說

黃家岱

克己復禮解

方岳年

朱張解

歐仁衡

牛山攷

張翔雲

主敬說

黃家橋

心性辨

黃家橋

邦封字辨

劉克莊

苔岑經義鈔目錄

丁花雨樓校本

微居先生三傳弟子

孚于嘉解

張開縊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解

劉孝思

夏小正傳圖燕山燕不同說

劉孝思

苔岑經義鈔目錄終



鎮海張鴻桷晉柯甫輯

傲居黃先生

釋用九用六

撰著有九七六八之數六爻皆七乾陽未盛也至六爻皆九日用九而乾陽之盛乃極是備元亨利貞之天德而無以復上之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六爻皆八坤陰未盛也至六爻皆六日用六而坤陰之盛乃極是必永守牝貞之德喪朋安貞之德而後吉陰能

昔岑經義鈔

卷一

一 花雨樓校本

從陽乃有終故曰以大終聖人深慮陰之消陽欲其用陽大而終也自王輔嗣談以无首為變柔後儒申之者不以用六為承陽而以用六為變剛而乾坤之大義霾晦久矣今試以乾坤六爻之變推言之乾初潛龍復得之為雷在地中不遠復變姤則為繫柅之絲與羸豕之躡躅二在田之大人師得之為丈人之承龍變同人則為于野之亨于宗之吝三惕若之君子謙得之為君子之有功不伐變履則為履虎尾之武人與所噬之人四躍于淵豫得之為建侯行師有

得勿疑變小畜則五孚之而合志五飛天之大人比得之以親萬國變大有則孚於下交而威如上亢龍剝得之為碩果之核復仁所由生變夬則為一柔乘五剛凡得乾之一體者無不吉變則有吉有凶則凡得坤之一體者有吉有凶變之從陽則無不吉也易中所變之卦有可合觀之者有宜分觀之者聖人觀變之道或欲其變或不欲其變諸卦皆然以乾坤言之謂用六之宜變以承陽則可矣謂用九之宜變為柔者謬哉謬哉

昔岑經義鈔

卷一

二 花雨樓校本

釋旁通

乾文言傳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謂乾坤六爻之旁通也  
由乾坤推之則震巽坎離艮兌之旁通可知矣泰否之象曰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臨之象曰至於八月有凶言泰否臨遯之旁通也  
由泰否臨遯推之則復姤大壯觀夬剝之旁通可知矣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八卦以旁通相比泰否隨蠱漸歸妹既濟未濟八卦反比而即寓旁通之象屯鼎旁通屯五屯其膏鼎則言雉膏不食也需普旁通需不進也晉則進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也師同人旁通同人則大師克相遇也噬嗑井旁通噬嗑食也井之初三五言食不食也明夷訟旁通明夷初不食主人有言訟初小有言三食舊德也益恆旁通益則言立心勿恆也諸卦之旁通亦可見矣然則漢儒言旁通詎非易中之一義乎易義所涵者大旁通之象諸卦有言有不言猶諸卦或言卦變或言應比或言乘承或言當位不當位或皆置之不言易不可以一義盡也虞仲翔易注於彖於大象之不可以旁通言者往往強以旁通取象近儒王氏伯申闢

之不遺餘力虞說之支離賴王氏闢之而始明而王氏之惡言旁通與虞氏之好言旁通其偏一也若焦氏里堂由旁通而有當位失道之圖有時行之圖八卦相錯之圖其支離過於虞仲翔統六十四卦之義而以旁通盡之以一義盡易則易小猶之坐井觀天而天小

苔岑經義鈔 卷一

四 花雨樓校本

釋乘剛

易之言乘剛者五屯二傳曰六二之難乘剛也言乘剛而猶難進也二以五屯膏本不欲進故曰屯如遭如既乘初馬有欲進意而復般旋不進故曰般如非二為初逼寇視初之婚媾也如初果逼二則非盤桓居貞无以得民二將真寇初矣豫五傳曰六五貞疾乘剛也五有豫怠之意既乘四剛常自抱憾疾雖未痊而因疾知戒得中而未亡非謂五為四逼也如四果逼五非建侯而豫之象矣噬嗑二傳曰噬膚滅鼻乘剛也滅蔑通无也初不行如无趾上不聰如无耳初噬二如噬膚之易乘剛而忘其剛如人之有鼻而无鼻此謂初二易合非謂初助二威以劓人亦非謂二乘剛而自劓也如謂二自劓則非无咎矣如謂初助二以劓人則滅耳為劓滅趾為劓豈是滅人刑重於劓而傳曰小懲大誡則輕於劓而傳曰惡積罪大皆不可解矣困三傳曰據於蒺藜乘剛也二剛中三以小人竊據其上非所據而據自取危困震二傳曰震來厲乘剛也雷震於初二亦因恐致福故有喪貝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五

花雨樓校本

自得之象豈困三之為二所厄震二之為初所迫那易有承乘之例陰承陽為順承陰乘陽為乘剛此定例之不可易者其承乘之吉凶隨卦象而殊與比應之吉凶同舊有乘剛為害之例固失之或以屯豫困震之乘剛為害獨噬嗑以乘剛為助威亦未安

苔岑經義鈔 卷一

六

花雨樓校本

釋有他

比初六有孚比之擇元永貞而比之也陽實爲孚五  
孚初初比五也又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者初遠  
於五不如四之近承復不如二之遠應而五之所孚  
者既盈於二二來初初比二以比五故吉有他指二  
五爲卦主則二稱他也大過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  
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下謂初四應初則初不撓  
而四隆也三重剛不中四比三則吝有他指三初爲  
正應則三爲他也中孚初六虞吉有他不燕謂初與  
二五同德相孚安心孚四則吉欲兼孚不當位之三  
則不安也四爲正應二五爲卦主則三爲他也凡曰  
他者非卦主非正應大過中孚之舊注多以正應爲  
他固未是矣而荀注於比中孚以本爻爲他漢上朱  
氏於比初云初四非正應故曰他疑皆未是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七

花雨樓校本

釋介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分也石性堅分泐甚  
捷而其兆先形擊石者能韜備之是謂貞也貞則豫  
備免禍是吉也繫辭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卽分泐之義見幾而作作卽韜備之義兆先見而韜  
備之也兌九四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介分也疾速  
也商兌者不能速斷則未安分之速則所商者安也  
繫辭傳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謂善惡初分之兆也三  
介一例

苔岑經義鈔

卷一

八

花雨樓校本

朱子語錄云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而出火之意  
此從古文作斲讀爲戛亦備一義自記

釋笑號

同人九五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思未同之苦則先號離五之出涕也得已同之樂則後笑乾五之利見也亦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人之久睽而合者未語先泣繼以笑語其象如此旅上九曰旅人先笑後號咷旅上即乾上之亢龍亢傲故先笑艮為止笑止則號咷隨之日昃之離大耋之嗟出涕沲若之象也旅火在山上在天為日昃在人為耋倦其象如此虞仲翔拘於巽為號咷震為笑之例於同人則三之互巽為號咷又以同人師旁通師震為笑於旅則以四失位變正互震為笑上失位變正應三互巽為號咷說甚支離不足信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九

花雨樓校本

釋用拯馬壯

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渙初六用拯馬壯吉傳曰初六之吉順也謂明夷二柔順承九三之剛渙初柔順承九二之剛也渙下坎明夷互坎坎馬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是馬壯之象也拯子夏傳作拚舉也升也明夷二柔有不能升舉之勢用三之陽而升舉渙初柔用二之陽而升舉其義同焦氏里堂以旁通言易云豐四之渙初渙成中孚豐成明夷故渙明夷之辭同固哉焦氏之為易也

苔岑經義鈔

卷一

十

花雨樓校本

釋涉大川

象之言利涉大川者七卦剝木為舟剝木為楫象取諸渙既有利涉之文而蠱益中孚亦言利涉大川者諸卦皆有巽之木風震之動或又有坎水兌澤中聯二陰或三陰是虛木象傳曰木道乃行曰乘木有功曰乘木舟虛合觀之而得涉川之象矣水天需曰利涉大川者險在前健而善待往而有功舟行之法似之山天大畜曰利涉大川者乾艮之間有坎由乾而艮須涉坎水止健而應乎天俟天衢亨而行舟行之法似之天火同人曰利涉大川傳曰利涉大川乾行也乾行即乾之時乘以御自離南至乾西北其中互巽有東南風順時而行也乾為天下之至健恆易而知險離三畫卦即中孚六畫之體離火生於木而木中虛皆舟行之象胡越人同舟救助如一亦合同人之義是皆舟行之法也反是以觀知訟之不利涉大川者險而健不如需之善待大畜之善止同人之善於行違天而下行入於淵而已矣爻之言涉大川者謙與頤頤中虛象舟能止能動六五體柔當艮止之

苔岑經義鈔

卷一

十一

花雨樓校本

中不可涉大川上九體剛當艮止之終利涉大川謙初六曰用涉大川二三四坎象初往三求濟用三以涉大川揆多益寡亦舟行之法也合十卦讀之而知舟行之法備於易

苔岑經義鈔

卷一

十一

花雨樓校本

釋西郊

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密雲者雲之密布彌天也自我西郊西郊不雨也雲所同也不雨所獨也小畜上巽下乾巽東南乾西北雨上行於東南之巽而西不雨也傳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尚上通其氣上往得積而滿上九有既雨之象也又曰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言天已施雨而未行於西也小過上震下艮震東艮東北雷震於東密雲從之東必雨象傳曰已上謂雨氣上往於東也而艮以止之止於東北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之山不行於西之郊也小畜二五伏坎小過之大卦為坎坎為雲小畜二三四互兌小過三四五互兌故言西郊謂三同人之象郊指三野指二其徵也舊解未明近焦氏里堂以旁通說易則曰小畜上之豫三則豫成小過故二卦辭同亦失之

釋血

需六四需于血血需養之胜實也坎為豕為血卦需于血養陰也需于酒食養陽也禮少閒曰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四柔順養陰血者血五剛中養氣酒者酒象傳曰順以聽血不遽和順之亦聽之需之象也小畜六四有孚血以眾陽畜一陰如血畜於氣也氣血相孚故曰有孚渙九五渙汗分布其陽氣也上九渙血分布其陰精也陰和則害除故象傳曰遠害後儒以三者言血皆有傷害之象而坤之血元黃遂以為戰而傷也豈易意哉

苔岑經義鈔

卷一

四

花雨樓校本

釋粘

書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粘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詩甫田生民正義引鄭君書注入總謂入刈禾也銍斷去稾也粘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遠彌輕也釋鄭君之意禾莖下節之苞爲稾中節之莖爲穎也下節之苞禾孰而乾槁是鄭君以乾槁爲稾之義乎禮少儀刀卻刃授穎刃謂刀鋒穎謂刀柄史記錐處囊口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末謂刀鋒穎謂刀柄是鄭君以中莖爲穎之義乎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五

花雨樓校本

莖禮注與書注義相足成也說文曰穎禾末也稾禾稈也稈禾莖也詩曰實穎實粟禾穎稊稊書序曰異畝同穎周官有稾人箭榦謂之稾漢蕭何傳毋收稾爲獸食是許君之所據信而有徵矣然與鄭君書注稾穎之義迥然各異合而一之則不解也禹貢釋文粘本或作稽說文稽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也許君以稾爲稈禾稈去皮以爲席與鄭君義相足成也禾中節之莖粗澀而虛不堪爲席其上節之莖細滑韌實可以爲席禮曰稾韎合鄭許二君之義乃益明

苔岑經義鈔

卷一

六

花雨樓校本

自尚書某傳偽舛孔疏滋誤今之說書者如江王段孫諸君子之書詳矣而于此猶未校也作釋粘



高覃說

葛覃序云后妃之本言在家為女勤儉淑慎是其本也二南詠文王刑于寡妻之化此言后妃本賢天作之合非偶然也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歸文王也歸甯父母既歸而安文王父母之心也歸者歸文王則父母為文王之父母無疑也說文晏下引詩曰以晏父母其義正同序申歸安父母之義而曰化天下以婦道正明后妃善慰舅姑之心得婦道也段氏懋堂曰序意蓋謂歸甯父母為嫁而事舅姑詩多言后妃在父母家之德而及于歸善事舅姑化天下以婦道也故曰后妃之本言婦道才本于女道也段氏釋序之意甚明其徒陳碩甫作毛詩疏不從師說以父母為妯娌家之父母讀序可以歸安父母勢以歸字絕句其意蓋疑舅姑之不得偕父母耳不知詩非后妃所自作周人頌揚后妃歸文王而偕文王之父母于語自順段氏非謂舅姑可偕父母也宋儒黃實夫詩解曰末章兩歸字皆于歸之歸歸文王而使父母安也近儒惠研谿詩說云能為女知其能為婦所謂無父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七 花雨樓校本

母遺雁也陳碩甫蓋用黃惠說不言所本舊說以上言歸為歸文王以下歸甯父母為歸妯娌家已失之或以兩歸字皆指歸妯娌家尤非序意后妃止有躬桑之禮此言為締為綌在家為女之禮近儒不遵序說遂謂后妃于女工無不親為之于禮為褻

苔岑經義鈔 卷一 六 花雨樓校本

鵲巢說

禮天子諸侯一娶九女鵲巢言居之喻夫人也序所謂國君致爵位夫人居有之也方之喻九女偁九嬪亦偁九御方比也比輔也九女所以輔夫人也盈之喻九女之妾也送之迎之者百兩因衆媵姪婦之多明夫人之以多賢為樂也序曰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德者何以多賢為樂是其德也召南之鵲巢猶用南之關雎關雎鵲巢皆以得賢為本不然徒以百兩誇奢麗乎哉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九 花雨樓校本

周行說

詩卷耳鹿鳴大東之周行皆大道也而詩意各異解之者不必同卷耳言所懷之賢人當置之天衢則周行是大廷中之列位左氏襄公十五年傳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為周行也左傳之言不誣也鹿鳴言嘉賓愛我必告以大道則周行是正大之道義也禮緇衣私惠不饋德饋今本作歸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示周行為饋德緇衣之言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不誣也大東言佻佻公子葛屨履霜往來道路則周行是所行之通衢也朝廷者仕宦之周行德義者倫常之周行衢路者往來之周行周行不同詩人隨義分用之鄭君箋以三周行皆周之列位後儒駁禮駁左傳而傳以為衢路蓋泥矣毛傳于卷耳曰周之列位于鹿鳴曰周至行道也于大東佻佻訓獨行貌則以周行為衢路可知此毛鄭之異而當從毛者以經證經不同王子雍之申毛求異 俞理祖

常棣說

常棣詩舊分八章章四句依文攷義喪亂既平八句為一章文義始完言喪亂平後薄視兄弟者不如友生不知慎饗餼飲必兄弟具而和樂且親天合親于人合也妻子好合八句為一章中庸引詩可證言家人不睽而後志可一覺不開貽謀自遠妻孥得樂尋究圖謀者知道之必然也此章句之宜更定者況也永嘆傳況茲也茲者滋多也言患難惟兄弟急之朋友雖多不過長嘆無不反兵之仇也烝也無戎戎相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也見爾雅釋言釋文戎本作拔拔字說文所無戎拔訓相義既未明且與務韻不協讀者疑之據廣韻二腫三用拔推也字本作駟說文駟推車付聲與務協韻訓相之義亦明此訓詁聲音之當攷者

升歌三詩說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升歌之三詩也四牡勞使臣之還當在皇華遣使之後而編詩先四牡制禮而定升歌亦復如之說者謂作詩有先後而次亦因之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辭也鹿鳴重德音首章曰示周行卽德音也此使臣有德有言其學足以光昭鄰國宴末乞言不辱君命者也禮緇衣引鹿鳴而以饋德為重知詩之旨也四牡重孝行此使臣移孝作忠其誠信能孚于家庭者也毛傳云思歸者私思也靡盬者公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義也傷悲者情思也鄭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傳箋知詩之旨也皇皇者華重使臣有謙德能存每懷靡及之心而周于咨詢者也左傳言五善國語言六德皆知詩之旨也三詩之美使臣缺一不可而元公編詩制禮則以使臣之大小輕重為次矣論語子貢問士首以行己有恥任使不辱是鹿鳴之嘉賓也次俾孝俾弟是四牡之臣也又次必信必果勁士不及君子已失皇華之謙道如三美無一則志在祿仕僅

赴斗筭之役此入學官始必肄小雅之三也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

采薇出車說

文王命南仲伐玁狁作采薇遺之于春日楊柳依依約歸期于冬日雨雪霏霏文王聖主南仲賢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此期豈或爽乎出車詩玁狁于襄之後繼之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黍稷之華在夏六月是南仲至玁狁之時非楊柳依依初遺之時也又曰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即前約歸期所謂雨雪霏霏也奏凱言旋果如前期文王之聖可見矣而玁狁甫平商天子倏有伐西戎之命豈文王所及料哉文王奉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

商命使南仲移師來西不得遽歸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經文明顯言之矣嗶嗶草蟲趨趨阜螽以物類之感通喻西方諸國之感服諸國以未見南仲為憂既見南仲憂心乃降義兵所指人心欣慕西戎雖疆何用老師困頓于是春日遲遲全軍而返蓋經營西戎又復越四五月也傳以雨雪載塗為初春凍解箋復以晚秋之草蟲阜螽為因時起興說已未是孔正義因疑文王爽所約之歸期復疑四章言自西而反五章追述在西方之事文意倒置

敷衍傳箋性繆繩馳而呂記朱傳嚴緝皆膠葛不可解矣

苦學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閒歌三詩說

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笙詩之說紛紛難以緜國祚文顯義著攷禮者可不思之乎留之所麗者必樂鱣鯨鮪鰓鯉喻國之所羅致者必樂羣賢萃聚君子有酒所以多旨內盡其誠外不敢不盡其物隆禮由禮非飾侈奢重賢也嘉魚以喻嘉賓上單之下汕之以喻立賢無方甘瓠之纍雛鳩之來以喻衆賢羣聚君子有酒必聚此嘉賓而後衍樂重賢也山有臺萊桑楊杞李栲栳柎楸藉之以增輝猶國藉衆賢以增輝所樂在君子則邦家之基立而光曜德音之茂而不已可以爲民父母可以享遐齡之福可以保艾而後獲萬年無疆之休誠重乎得賢也國運興衰視乎君子之所進衆與不衆君子消長視乎人主之所好誠與不誠閒歌三詩誠意足以致賢不乎重賢之意則不知閒歌三詩之禮意矣

苦學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陟降說

大雅文王詩詠文王之受命作周在于用賢也二章

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三章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四五章言殷之子孫及虜敏士之裸將義已章矣首

章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陟升也降黜也猶書之黜

陟幽明也文王黜陟羣臣察上帝之心帝所左者左

之帝所右者右之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

其所為從而行之箋意是也頌閔予小子曰念茲皇

祖陟降庭止傳讀庭為挺直之挺云庭直也陟降亦

苦岑經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謂黜降也武王追念文王之道莫重于用賢而以直

道行之也訪落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紹劭通勉也

庭亦直也勉行直道以上下黜降羣臣而救多難箋

云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

之職以次序之是也敬之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曰監在茲謂士之黜陟高高者日視之也國莫大

乎任賢賢萃則國治關雎重后妃之求淑女鹿鳴重

嘉賓之示周行文王重多士之善于黜陟清廟重多

士秉文德武王承之四始之義如此閔予小子訪落

敬之諸篇皆遵此意以發為詩故曰詩可以觀近解  
以文王陟而在天比黃帝之合而不死失旨矣

苦岑經義鈔 卷一

美 花雨樓校本

崇禮說

中庸本禮經崇禮議禮諸章言君子必溫古知新誠于崇禮天子必考建質侯誠于作禮樂作禮樂與致中和遙應崇禮非致中之大者乎禮義三百言禮之大經威儀三千言大經中之委曲經明言優優大哉今譌禮義作禮儀遂概言禮義為細小之目可乎饒雙峰從學黃勉齋謹守朱子注說于此不能無疑而饒說于上下文仍不貫可信乎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謂聖道之大能發之極之也

荅岑經義鈔

卷一

无

花雨樓校本

優優大哉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謂聖道之大能行禮之大也禮與德有分言者論語分道德齊禮即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合而仍分也有以禮為德者仁禮義信智為五德是也五德亦曰五性故禮即為德性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則禮之為德性昭昭矣君子崇禮以凝道者也知禮之為德性也而尊之知禮之宜問學也而道之道問學所以尊德性也其育物之道廣大不外禮之精微盡

精微所以致廣大也其配天之道高明不外禮之中庸道中庸所以極高明也敦厚以崇禮者燭溫前世之古禮攷求後王之新禮遵而行之不偏古不偏今崇之必敦厚也後世君子外禮而內德性所尊或入於虛無去禮而濫問學所道或流于支離此未知崇禮之為要也不崇禮即非至德何以能凝至道

郝讀中庸哀公問章竊謂智仁勇三達德台上仁義禮為五達德勇即信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此章至德至道與達德達道相似而道德之分不

荅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劃然正由禮與德之不合矣德禮既合以達德行達道之旨瞭然自明此二千年來獨得之大而文之渾厚樸勁猶為餘事 劉星若

經禮曲禮說

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禮之大經曲禮者禮經中委曲之數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當作禮義據周官肆師注古者書禮儀作禮義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言人之動作禮義三百威儀三千有法則也以其為禮之大經曰經禮以其為禮之大義曰禮義其實一也以其威可畏儀可象曰威儀以其委曲緜重曰曲禮實亦一也漢書禮樂志周監于二代禮文尤具

古本經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偁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藝文志同與禮器中庸相合約而言之經禮之大義三百威儀之委曲三千章章矣其三百三千之數秦火前必有推指今書既未臚列後儒安能析分其分指為何書者皆以意言之耳以儀禮言之十七篇之大綱冠昏吉凶燕射朝聘是謂經禮其中曲禮雖以凌次仲之釋例猶未盡其詳是以儀禮舊有曲禮之名晉荀崧唐孔穎達皆云然也以周官言之冢宰所言六典之綱是為經禮而九賦九式未嘗非曲禮也大宗

伯所言五禮之綱是為經禮其中如大行人司儀所言未嘗非曲禮也以戴禮記言之如冠義昏義鄉飲

酒義燕義射義聘義凡以義名者古之所謂禮義遺編猶在即為經禮而其中以拜揖之儀俎豆之數則經禮非無曲禮也如少儀內則玉藻統言之皆為曲禮而近儒任翼聖分內則玉藻少儀為明倫之綱分曲禮上為敬身之綱則曲禮非無經禮也然則諸書有經有曲讀者善會之可矣鄭君注孔疏以周禮為經禮儀禮為曲禮漢書藝文志瓚注駁之朱子申瓚

古本經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注詳駁之則鄭君說為後學所不敢信朱子以為禮經三百篇曲禮三千篇依其言攷之禮經固可言三百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劉更生增校得禮記二百十四篇近是而曲禮無三千篇之多足以充其數亦為後學所致疑呂與叔以為今所傳儀禮者經禮也其篇末偁記者記禮之變則曲禮也以曲為變固未確葉少蘊以為威儀即今之曲禮所謂經禮者今已亡語尤未是

中庸禮義譌儀二千餘年不校正三百三千各以



意說五禮通攷卷首集諸儒說無定論賴此糾正  
弟稽生

若水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釋學

五帝之國學謂之成均周官注引至虞又謂之庠王制內則言

內則言虞上庠下庠明夏國學謂之序夏之東序西

序明堂位序夏復于鄉立學謂之校孟子曰校殷國學

謂之瞽宗明堂位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其鄉校外復

于遂立學于州立學謂之序孟子曰序學記遂有

之州學同周官遂官序鄉尊于遂故遂與鄉

皆降鄉官一等可見周人脩而兼用之國學之名五

天子祀先聖先師出師受成是謂承師問道之中學

又謂之大學又謂之璧廡此五學中之尊學者不得

居焉璧廡四面廡水如璧是謂中學王天子養國老

于學是謂上親貴仁之東學又謂之東膠又因夏學

之名謂之東序學于戈羽籥者居之養老東膠見王

保傅學于戈羽籥見文王世子天子祀先賢于學是謂上賢貴德之

西學又謂之西廡又因殷學之名謂之瞽宗學禮者

居之祀先賢見祭義大司樂上賢貴德見保天子視

學太子入學以齒是謂上齒貴信之南學又因五帝

學之名謂之成均大司樂教樂德樂語樂舞者居之

上齒入南學見保傅及王天子上貴尊爵其所入者

制教學于成均見周官

若水經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北學因虞學之名謂之上庠典書詔書者居之見保傳及

文王周人又設四郊之小學郊人之有曲藝者居之

謂之郊學亦謂亦虞庠養庶老于此焉見文王世子及王制周

人復于鄉于州于遂于黨于縣皆立學謂之庠孟子曰

庠其統鄉之學謂之鄉庠鄉飲酒義云庠門亦承夏名謂之

名也左傳鄭人游鄉州遂之學亦或承殷學之名謂

之序州長射于州序是州為序黨正黨縣之學周初

設之獨謂之庠學記黨四郊之學鄉遂州黨縣之學

皆謂小學對國學而言之也故以壁廡對四學言之

壁廡為大學以國學對諸小學言之則四學亦備大

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弟是故鄉里

有齒而老窮不遺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

入學而太子齒祭義所言之四學即大學詩鎬京辟

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即祭義所言之四學非四郊

之學也周大小學之制如此而所取貴者則有少學

焉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此門闈之學惟王

子弟及公卿適子之賢者入焉以王之子弟自幼學

于此謂之少學對大學言之亦備小學諸侯之少學

在公宮南之左有鄉學之異者移國學有國學之異

者移少學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天子之大

學見周官王制及蔡邕明堂論漢書食貨志

苔岑經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釋嶽

唐虞夏之中嶽曰嵩高其四嶽曰東岱西華南衡北恆殷之中嶽曰嵩高其四嶽曰東岱西華南霍北恆周之中嶽曰華山其四嶽曰東岱西岍南衡北恆五嶽之山東北岱恆不變者也其中與南與西易世而變禹貢曰壺口雷首至于大岳中嶽稱大尊之也其山在冀州一名霍山周官冀州山鎮曰霍山又名景霍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為城其在青州徐州之界有岱山在中嶽之東禹貢曰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其在冀雍豫梁諸州之界有華山在中嶽之西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其在荊州者曰衡山在中嶽之南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冀之北有恆山焉以其在中嶽之北是為北嶽周之時分虞夏之冀州衛水以北為并州職方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即禹貢冀州之恆山也或曰唐虞夏以嵩高為中嶽以霍山為南嶽白虎通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史記封禪書引書堯典而增說之曰中嶽嵩高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霍山為南嶽在廬江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濰縣西南非其證與曰舜巡狩所至實遠及衡山而濰縣西南之山不著于禹貢嵩高之山即禹貢之外方以外方為嶽而大嶽之著于禹貢者不以為嶽未見其信而有徵也爾雅九州之名不記禹貢職方之著者而記殷之九州其記五嶽也曰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亦殷之五嶽也初學記引徐靈期南嶽記及盛宏之荊州記云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尚矣至於軒轅乃以濰霍之山為副焉故爾雅霍山為南嶽蓋因其副焉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乃徙南嶽之祭于廬江濰山此亦承軒轅副義也援初學記之言以稽爾雅則霍為南嶽始于軒轅殷復之漢又復之矣初學記又曰嵩高山者五嶽之中嶽也釋名云嵩字或為崧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曰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續漢書云漢武帝禮登中嶽聞有言萬歲聲于是以三百戶封奉祠命曰崇高邑至後漢靈帝復改崇高為嵩高焉以爾雅之名參合初學記之言則殷之中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嶽曰嵩高亦曰崧高漢武改名崇高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偁崧高爲嶽詩人舉殷制也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大室卽嵩高也于四嶽外別言之可見周人之不以嵩高爲嶽矣爾雅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記周之五嶽也先言河南華尊中嶽也移中嶽于華山雜邑之嶽也河西嶽卽禹貢雍州之岍山亦曰吳嶽山謂之西嶽者岐邑之嶽在華山之西也周東西二都兼有中嶽西嶽與唐虞夏都冀冀州之內有中嶽北嶽殷都河南有中嶽西嶽其制正同禮中庸曰載華嶽而不重舉周都之二嶽以賅五嶽也周人發祥于雍州立吳嶽爲西嶽次唐虞夏之中嶽于四鎮之祀其改殷人嵩山之祀舉衡山南嶽之祀則困于唐虞夏也總稽五代之嶽山有八嶽山焉唐虞夏之大嶽在今山西平陽府霍州之東其北嶽恆山在今直隸真定府定州之曲陽縣周之西嶽岍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唐虞夏殷之西嶽華山于周爲中嶽其山東北爲冀東南爲豫西南爲梁西北爲雍在今陝西同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二  
花雨樓校本

州府華陰縣殷之中嶽嵩高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之北東嶽曰岱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之北殷之南嶽灋霍山在今安徽六安府霍山縣之南唐虞夏周之南嶽衡山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依古江河大界分識八嶽之地河北曰大嶽曰恆山河西曰岍山河南曰華山曰嵩高河東曰岱山江北曰灋霍山江南曰衡山

苔岑經義鈔

卷一

二  
花雨樓校本

釋襲

襲衣之外著者也外衣以緼內衣即以掩內衣經傳之言襲訓種訓掩訓外著一義之引申禮曲禮表記云卜筮不相襲襲掩也或龜從筮逆筮從龜逆或三卜三筮二同一異從逆異同之數不相掩蔽乃可審擇行事也先儒訓襲為因緼失之書洪範云龜從筮從周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左傳魯成季將生卜之又筮之晉獻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晉卜納襄王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卜筮種用

苔岑經義鈔

卷一

聖

花雨樓校本

經有明徵訓襲為因緼于義難通矣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合也氣與義一氣即義是配義之氣也配亦合也襲外著也義外著以取氣氣不生也為告子外義言之也先儒訓集為積古訓未聞以襲取為掩取于外義意未有合焉然則經傳之義各有所當訓詁未可混類如此

釋榮秀

榮从木蓼从艸二者各有正名如月令木莖榮言木蓼之盛開也詩苕之華言艸蓼之細吐也爾雅木謂之蓼艸謂之榮蓼从艸而木名之榮从木而艸名之見二者之互通如說文榮桐木也月令桐始蓼夏小正榮鞠月令鞠有黃蓼是也爾雅又云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秀从禾英从艸者指艸蓼言也艸蓼雖榮盛如木而不能成實者為英引申之為英雄為英傑音語蓼則榮矣實之不知是也艸蓼不

苔岑經義鈔

卷一

聖

花雨樓校本

榮盛如木而可以成實者為秀詩四月秀蓼實發實秀毛傳皆云不榮而實謂蓼與禾之蓼雖不盛大而可以成實也爾雅毛傳同師說相傳如此陸氏爾雅釋文云不榮而實眾家本無不字郝氏爾雅疏據之然陸氏又言古本音義之有不字則眾家本或不解而以意刪之未足據也本艸載無蓼之果數種世所希見不足援以注經程瑤田九穀攷云牡麻榮而不實謂之英苴麻不榮而實謂之秀以此解爾雅然何以解毛傳邪

釋愉

說文佻愉也愉薄也佻薄曰愉愉之本義如此而經多用愉字為之說文無愉字女部愉巧黠也愉盜字正作愉別作愉借愉為愉愉之古音同愉也以義言之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晉未可愉也凡愉愉之訓薄者皆當作愉愉又有暫義周官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下愉註愉謂朝不謀夕中庸不可須臾離須者須之借字與者愉之借字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傳穆叔曰趙孟將死矣其語愉孝

苦岑經義鈔

卷一

一

花雨樓校本

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此愉字正愉之借義與周官註符國策燕策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復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引國策作愈充腹司馬貞索隱訓愈為愈益廣劉氏以愈為暫之非劉氏之義以愈即愉而訓為暫與周官注義相合愉之訓薄訓暫一義之引申凡經傳中愉愉字愈字之訓暫訓苟且者愉愉為愉之借愈即愉之變文以詩山有樞他人是愉傳訓愉為樂箋讀愉為愉訓為取以

愉為黠取之愉也漢書地理之引詩作它人是愉箋用三家詩說以易傳義耳讀詩者譏鄭君箋詩好改字詎知傳之訓愉為樂已借字以改之乎論語愉愉如也注云愉愉顏色和也廣雅釋詁愉喜也釋訓愉愉和也凡愉訓和樂者煦之借字也經傳言病愈者瘡之借字言勝愈者踰之借字經傳多借字注家明正讀豈嫌其改字也哉

周官之愉史記國策之愈懷疑久矣讀此而渙然沈釋 稽生

苦岑經義鈔

卷一

一

花雨樓校本

釋廢

廢有廢棄之義有廢置之義廢置者安置于此非長  
 棄于彼也論語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謂安置中道休  
 養其力俟有力而進非畫而不進也不進之謂畫如  
 俗說中道而棄是即畫矣禮中庸曰君子遵道而行  
 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吾者吾君子與論語吾止吾  
 往之吾同休息半途吾儒弗能已此遵道而行之  
 心也如俗說君子棄于半途孔子自言弗能已是自  
 譽而輕君子矣表記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  
 老也倪焉曰有孳孳死而後已語意與中庸同則中  
 道而廢是力極休息以蓄聚其力之謂非廢棄之謂  
 也明矣若如俗說改經作中道不廢非專輒而自信  
 也乎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公羊傳曰去其有聲  
 者廢其無聲者何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文公三年  
 躋僖公左傳曰廢六關家語廢作置謂文仲置關取  
 稅不仁之一也莊子徐無鬼曰於是乎爲之調瑟廢  
 一于堂廢一于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釋文廢置也  
 列子黃帝篇曾不廢藥乎張注廢置也凡廢置之義

以廢棄解之皆不可通

苔岑經義鈔 卷一

空 花雨樓校本

鎮海張鴻榜晉柯甫輯

傲居先生初傳弟子

連山歸藏周易名義

張桂風

三易之名見於周禮太卜及籒人職其義昔人嘗言之連山歸藏鄭以為夏商易或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又於禮注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之於其中孔冲遠以代號為言亦引鄭說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說歸藏同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一 花雨樓校本

禮注他若皇甫謐曰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劉氏敞曰坤者萬物所歸商以坤為首禮運吾得坤乾焉此歸藏之易二者說詳於鄭而義足相成若周易之義鄭於禮注未及孔氏論易名引鄭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晉无所不備賈於禮疏謂鄭雖不解周易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而於四時故名易為周賈蓋依鄭易贊易

論中為說陸氏釋文出周氏注云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晉陸雖兼存兩義仍主後義當為先儒相傳古說此可見鄭君所釋不容異議也乃自孔氏不達妄用糾繩既以鄭之釋為無據復謂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美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故題周以別於殷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按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美里著易即題周別殷既非服事之心商辛暴戾事將不測亦非明哲保身之道易非盡出文王繫周則以一代之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二 花雨樓校本

盡揜前王亦於理未合此近儒姚氏配中所由譏為非通論也孔氏又援世譜等書謂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竝是代號姚氏駁之大致謂神農黃帝以有連山歸藏之易而後有是稱猶之明於農則稱神農有軒冕輪轅之制則稱軒轅名隨事舉非古聖所自名果為代號夏殷何取而因之不改且杜子春周禮注以連山屬之慮義鄭志答趙商之問不以為誤果為代號不應所稱無定上古質亦無合兩字為代號者此三論亦洞中窾卻足知言代號之非



後儒拘執故見申孔難鄭觀於是可以息其喙矣顧  
 第取時代之義易而為周晉周而之訓尚無由見鄭  
 義之精自姚氏用以詮釋易中之元乃知義益確鑿  
 有必不容更者姚謂易有太極元也元之為用始於  
 本末上下四旁无所不周故曰周流六虛曰知周乎  
 萬物聖人於乾元坤元一再致意而贊之漢儒如鄭  
 氏虞氏皆明此義而於乾坤二用中已發之蓋非元  
 無以見易非周無為消息往來此則姚所獨得之學  
 實能發千古未宣之蘊故明於是尤覺言代號者之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未窺乎易之精也連山歸藏漢志不著錄知其亡已  
 久其佚文連山易惟鄒氏水經注引羽山事一見歸  
 藏則傳記所引較多於連山其卦名如初夤初犖初  
 釐有不同者至若三墳書之作偽固可置而勿論也

周易八卦名義說上 原載勸廬文存

張壽榮

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  
 也艮止也兌說也八卦名義夫子釋之昭昭然若揭  
 日月矣顧人知微顯闡幽夫子能深窺乎伏羲氏畫  
 卦之蘊而不知其參究夫異同家詳夫通假一詮釋  
 間蓋舉倉頡沮誦之精意悉宜之而不遺焉何則保  
 氏六書之法今之可攷見者叔重氏說文解字中所  
 存為最初嘗循八卦之名以求乎文之所從出而知  
 夫子釋之有直取夫本義者有展轉之而取夫引伸

苔岑經義鈔

卷二

四

花雨樓校本

義者有案為字之假借而明其正義破以本字者蓋  
 如坎陷也兌說也所謂直取夫本義者也乾上出也  
 从乙乙物之達也由上出而達由達而健之義生震  
 劈歷振物者劈歷疾雷也由振而疾由疾而動之義  
 生長很也很不聽從也行難也由很而不聽從而行  
 難由不聽從行難而止之義生所謂展轉之而取夫  
 引伸義者也巽具也與瑟同音相通瑟順故善入坤  
 古本作㒻陸氏釋文所存可見㒻者川之字變川者  
 順之文婚故㒻訓順離从佳離黃倉庚也古字與麗

相通麗澤兌釋文麗鄭作離士冠禮注古文麗爲離  
故離訓麗此又所謂案爲字之假借而明其正義破  
以本字者也至說文所列並有坤顛二字叔重云坤  
地也易之卦也从土申土位在申也顛異也从丁从  
顛此易顛卦爲長女爲風者知其字由易卦而制夫  
子不取者或文起於後或義與卦德較遠也今夫文  
字之肇始也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畫卦者  
造字之先聲也三其畫而奇之三其畫而耦之義也  
三其畫而奇之名之曰乾三其畫而耦之名之曰坤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五 花雨樓校本

音也有乾坤之名乃制爲乾坤之字形也由是爲之  
訓詁以明其義爲之正讀以傳其音而形之所在有  
不必盡爲義與音之所在彼訓詁正讀者參究而案  
詳之能不失乎保氏六書之法此在說經家常難其  
人而聖人於八卦名義顧一一曲盡之如斯非所謂  
聰明睿知至精至神而後能與於此哉學者毋徒詛  
焉而昧其旨也可矣  
周易八卦名義說下  
知八卦之義有合於六書之法則從夫朔而得其正

而後可推廣之以盡其餘乾陽物也其德剛積至三  
不變物有健於乾者乎坤陰物也其德柔馴至三不  
殊物有順於坤者乎於是震長男體父之健得其初  
而爲動健之基立焉巽長女承母之順得其初而爲  
入順之理寓焉坎繼震而爲中男宜其動者愈彰矣  
而陽進於二陰消於下更抑以上之一陰則陽不克  
動而轉有所陷離繼巽而爲中女宜其入者愈入矣  
而陰進於二陽息於下且覆以上之一陽則陰不復  
入而反得所麗艮繼坎而爲少男陽進而上據以過

苔岑經義鈔 卷二 六 花雨樓校本

陰故止兌繼離而爲少女陰進而上喜於乘陽故說  
此八卦之義可以其體驗者也乾以奇見奇進而三  
著其健也坤以耦合耦比而三明其順也陽欲其息  
一陽見於震下而重之重以其動也陰欲其消一陰  
生於巽初而危之危以其入也坎孤陽在中上下互  
以二陰則實而致陷也離微陰潛內上下包以二陽  
則虛而爲麗也艮一陽互上如闕有限而二陰不能  
進是止之也兌一陰判上如口有宣而二陽復相得  
是說者也此八卦之義可以其象推者也若夫卦位

所在乾之義又爲戰健故能戰也坤之義又爲役爲養爲藏順故職役與養與藏而並受也坎之義又爲勞爲歸陷而求出則勞勞而致功則歸也離之義又爲見爲明麗而相嚮則見見而南面則明也震之義又爲出巽之義又爲齊艮之義又爲成動而後能出入而後能齊成始成終而後可止也夫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也空也吾求其義而要以聖人之說則諸說皆空矣彼惑於邵子先天之說者猶瞽瞍於圓圖方圖之間以言其義吾固無取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卦主六日七分說

劉芬

易以道陰陽而術家作候陰陽災異之書以託之易所謂卦氣圖是也其實術與道殊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與易義大悖今治漢學者衰殘守闕以爲易家古法此與宋人以先天圖解易有何異也夫歸藏連山周易其經卦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自黃帝神農以逮文王周公孔子初無異法而孟京卦氣於八經卦取其半以爲經於六十四卦去其四以爲緯乾坤大父母儕於十辟翼長女艮少男廁於諸禘卦割取易卦

苔岑經義鈔 卷二

八 花雨樓校本

去留任意此其不可信者一也易之卦次乾坤坎離諸卦以旁通相比屯蒙既濟未濟諸卦以反對相比而六十四卦之序序卦詳之孟京卦氣首以中孚次以復屯謙睽升臨諸卦全無理法既失旁通反對之道又違上下經授受之次割取易卦顛倒任意此其不可信者二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於法壇無可增減亦無可減孟京卦氣欲以一爻值一日而嫌爻數太多乃去其坎震離兌而用六十卦又以六十卦三百六十爻不合氣盈朔虛之法乃於每卦加

七分謂之六日七分分日配值輕重任意此其不可信者三也六日七分本爲卦氣舊法京氏以爲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而減其中氣前一卦所值分數則頤晉井大畜四卦每卦僅得五日十四分中孚解咸賁四卦每卦可得六日八十分揆諸舊法卦主六日七分已大不侔天之分至遲速有經卦之分值增減任意此說之不可信者四也卦氣圖之所以見重於儒者爲其可以通易也卦氣圖之所以託於易者爲其有合七日來復之義也然易言七日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九花雨樓校本

有三自有其義而京氏減冬至前卦氣之七十三以歸坎復以坎之七十三以益中孚之六日七分七十三加七分得八十分合爲一日以當七日增減常法以合易文鄭康成知六日七分各卦皆然不可臆爲增減故注七日來復仍用孟法以十二消息爲義云剝卦陽盡於九月末十月純坤六日七分而爲復然自坤至復內越未濟蹇頤中孚五卦相去實有一月何得謂之七日又震既濟亦言七日於卦氣既濟屬十月震則所謂四正卦居方伯之位者也依孟氏不

在六日七分之列依京氏則割晉之七十三分以歸之者也治卦氣者又將何以爲說也易之七日自有通例京鄭所說牽合任意此其說之不可信者五也孟氏卦氣卦主六日七分京氏改其法有六日七分者有五日十四分者有六日八十分以當七日者已失孟氏本指京氏卦氣中氣始於初爻相次用事而節氣則始於悔卦齊天保麻依易通統軌圖節氣始於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末卦上爻而與中氣俱終又非京氏本指唐一行據孟氏以駁京法又據京法

苔岑經義鈔

卷二

十花雨樓校本

以駁齊麻可謂精密此道然一行所陳孟氏卦氣恐亦未得其真一行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據此所言是孟氏專以十二辟卦爲說初不以卦爻配期之日分爻值日實始於京房矣要之京改孟法齊麻改京法一行又改齊麻法傳其術者彼且不能自信而治漢易者乃盡削其改變之迹以爲說易家法而獨居之不疑是何心哉

朋盍簪解

書院 張壽榮

豫九四言朋盍簪據陸氏釋文所列簪古作貸京作  
摺馬作臧荀作宗虞作哉各家異本蓋五見焉按以  
聲言之皆得相轉以義言之皆有可通而唯今本作  
簪者為非古唯虞本作哉者為最合何言乎聲之相  
轉也簪摺一類臧宗一類合之皆不離乎雙紐同部  
又總為一類漢儒謂之聲相近今則為方語之轉鄭  
康成云漢承秦焚書口相傳授人用其鄉同言異字  
同字異言於茲遂生此可見矣何言乎義之可通也

昔岑經義鈔 卷二

十一 花雨樓校本

貸者貸之借貨從人求物也豫四一易為眾舍所求  
故朋盍而相貸摺急疾也震為決躁故朋合而急疾  
臧者善也朋合而善宗者聚也朋合而聚義亦非有  
所隔闕矣何言乎作簪者之非古也古言笄漢言先  
今之簪其文即漢之先其制即古之笄也經傳中簪  
字易之外惟士昏禮簪衣於裳一見皆因俗書滄譌  
未經正觀說文不收可知蓋禮之簪本當作錯易  
之簪本當作哉或取聲近假借亦當為楷為寔斷不  
為簪也自侯氏果不達古義漫謂朋從大合若以簪

簪冠之固摺交辭作於殷末不當及秦漢之製故先

儒王伯厚晁景迂已非之乃或又主其說謂鹽鐵論  
言神禹治水遺簪不顧似早有其字與製不知鹽鐵  
論漢人之書不足據且如其說經當云朋盍若簪冠  
於義斯明不當第言朋盍簪也先儒諸說如子夏傳  
鄭康成王輔嗣獨才注雖已沿俗本之譌然亦未嘗  
為冠簪之訓也何言乎作哉者之最合也摺臧宗之  
訓可通矣而於本爻之韻未合又摺字不見於說文  
亦為非古貸之韻合矣而於古訓無徵見義亦稍迂

昔岑經義鈔 卷二

十一 花雨樓校本

惟虞本作哉與上大有得勿疑古韻同在哈部其合  
者一也哉之義雖不可槩見而書禹貢厥土赤埴埴  
鄭本埴作哉是哉可通於埴矣埴者黏土也周禮草  
人埴壚攷工記用土為瓦謂之埴埴之工古注皆然  
釋名埴臧也黏昵如脂之臧也意亦相同臧之訓埴  
猶哉之通埴足為比例又晉書言海岱赤臧則埴本  
可為臧哉特其婚文耳虞氏於易注云哉聚會也坎  
為聚坤為眾眾會並會故朋盍哉會聚與黏昵相成  
豫四一易倡而眾會合坤土坎水和和相著猶埴埴

然此於卦象爻義俱有可推其合者二也有是一合  
 故知虞本之爲精矣然則何以知假借之當爲僭爲  
 寔也曰僭寔同在古韻覃部墨子言僭邈亦正言寔  
 速皆與京本作僭者音義相近惟僭爲後出之字不  
 如僭寔之見於說文者之爲古故知假借當在是也  
 因僭之形誤一譌之爲僭再譌之爲僭因寔之音轉  
 一歧之爲臧再歧之爲宗此假借之本之流變可見  
 者也因哉之音轉又歧爲貸此正作之本之流變可  
 見者也至哉之譌又爲載寔之變又爲寔埴之通又  
 有臚機昵翊和諸義足以互相引申見於說文及攷  
 工記注此更無論矣或曰爻辭如乾之龍用田人淵  
 天其爲韵信矣此前後韵多不合何獨於四爻以韵  
 言乎曰易爻皆有韵其言無韵者由未達其例耳以  
 此卦言之初六鳴豫六三盱豫九四由豫上六冥豫  
 如詩於嗟麟兮文王烝哉之例四豫字模部自爲韵  
 其中間則又二爻日吉微部字相韵三爻二悔字與  
 四爻之得疑哉皆哈部字相韵五爻疾夬微部字相  
 韵若朋盍哉之哉改從諸本義雖可通失其韵矣此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古韵之不可以不講也

原評  
 熟於訓詁音韵說來乃如肉貫弗可謂無礙辨才

苔岑經義鈔 卷二

四

花雨樓校本

盟而不薦解

辨志 擬作 張壽榮

易者禮象也昔韓宣子見易象以為周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轉而為陰陽則易可以象言並可以禮觀矣易中言禮者建侯行師賓享狩田隨乎嘉益用凶噬嗑治獄之外尤莫詳於祭祀觀之彖言盟而不薦蓋祭祀之禮也以注家考之馬氏融曰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王氏弼曰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盟虞氏翻曰盟沃盥薦羞牲也三家皆以祭祀為說矣雖然祭祀之禮盟薦為重盟薦之文有孚為盛經言

有孚敬若矣未有盟可觀而薦不可觀者其在時祭

春薦菲秋薦黍有可觀矣進而為大祭則凡薦牲薦酒薦幣薦璧其禮正盛尤有可觀者易於豫言殷薦之上帝薦其不可觀乎而三家以為薦禮簡略不足觀並引魯論既灌而往語為證斯失之矣魯論之言為當時之缺於誠者發其得引以證易乎易言不薦未嘗言不觀薦謂薦不足觀可乎然則易果何以為義耶曰盟者澡手也以水沃之曰沃盥虞氏說得之陸希聲曰盟手酌鬯義亦同虞不薦者不羞牲也特

牲少年七牲酌奠皆盟此為人君之祭盟以匕牲盟

以酌獻其薦牲則以卿大夫為之所謂盟而不薦也鄭君康成有言曰人君於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為也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蓋嘗發其義於震矣而以之解觀之薦不益辭達而理順乎或曰鄭於此注主貢士禮賓言則其義當不如震卦所云也曰鄭君注見於集解者有曰互體艮艮為鬼門又為宮闕地上有木而為鬼門宮闕天子宗廟之象此非明以祭言乎貢士禮賓之說儀禮疏引之不必

其為完文也或先此以明盟之不為灌以明薦之禮皆尊者所不親故曰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以為君之祭例耳非即以解盟而不薦也不然何同此一注言祭言賓若是之歧見乎盟灌裸三字義各不同經傳雖有通者然說以借義固不若從其正義也然則其為象也奈何曰鄭君

之外虞氏說為詳其曰坎為水坤為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盟之象蓋以本卦互體及上之三將成既濟言也後人更為廣之有曰巽為鬱草四五半坎為酒

艮手持之灌獻象也坎棘爲匕木爲俎坤牛在下艮  
手匕牲而未升俎不薦之象說皆諦當然而以象言  
易主以內外卦又旁參於互卦之卦半體卦固無不  
可通之義竊謂言象宜先以理先以理而後易可作  
禮觀而有象以參之又不可作禮觀也或謂注家  
以禮說易者有言諸侯朝天子天子使大宗伯裸以鬯酒無邊豆  
有言諸侯朝天子天子使大宗伯裸以鬯酒無邊豆  
一獻而罷此豈不足當易義乎曰傳言聖人以神道  
設教其爲祭也審矣周官中賓禮諸獻參差不一所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也

輝光日新解

書院 黃以周

自來解經之士不可不通詁訓通詁訓不可不正章  
句正章句亦不可不考文字聲音一有不精未有能  
通經者也易之彖傳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輝  
當依陸釋文李集解本作輝說文無輝字漢書禮樂  
志又引作暉暉卽暈字說文云日光烝也周禮賦祿  
日暉字借用輝是猶漢書光輝字借用暉也輝輝正  
俗字輝暉通用字輝許云切暉當讀王問切爲正此  
文字聲音之宜考者剛健篤實句絕輝光日新句絕  
陸釋文載鄭讀李集解引虞義並同漢書禮樂志曰  
暉光日新魏志管輅傳曰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初學記載晉傅咸周易詩曰暉光日新照於四方皆  
如鄭虞所讀是師說之相傳如是也自王弼非薄師  
傳改讀章句云凡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  
也如其讀於傳文殊未順如謂其德日新則輝光二  
字義既未屬如謂日新其輝光之德則文字又錯亂  
矣陸釋文周易句讀一依王注於此知其不通又改  
定爲剛健絕句篤實輝光絕句程傳句讀亦多從王

苔岑經義鈔 卷二

六 花雨樓校本



注於此知其不通又改定爲剛健篤實句輝光句日  
新其德句其意蓋以其德屬下讀似不聯屬故不用  
鄭虞所讀而又改定之也不知鄭虞讀其德剛上而  
尙賢爲句與大有彖傳其德剛健而文明句法一例  
其德二字領起下節別爲一章文法亦一例王注讀  
其德上屬爲句殊屬昧昧斷不可從此章句之宜正  
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以卦德釋卦名義乾爲純剛  
天下之至健敦艮之厚終爲篤艮背之止所爲實虞  
云剛健謂乾篤實謂艮是也乾之象曰大明終始艮

苦學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之彖曰其道光明輝光日新兼取乾艮之象虞云二  
之五五坎離離爲日以變卦互體言之義亦可通自  
王弼乘象言理語皆備倘卦德卦名卦義全無發揮  
此詁訓之宜通者自古通經之士未有不精詁訓章  
句文字聲音如以此爲小道而不加研究其弊必至  
於荒經

依據鄭虞兼有證佐說自確切不磨

鞠齡讀

王臣蹇蹇解

書院 黃以周

易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虞仲翔曰觀乾  
爲王坤爲臣坎爲蹇之應涉坤二五俱坎故王臣蹇  
蹇虞意蓋謂蹇自觀變故取觀象爲說其實非也易  
之卦變有自十二辟來者有自六子來者集解引荀  
慈明屯卦注曰此本坎卦水雷屯自坎來水山蹇亦  
當自坎來虞以爲蹇自觀變其誤一也卽蹇自觀變  
觀無乾象何取於王其誤二也卽觀有王臣象則經  
何不言王臣於觀而反管之於蹇不言王臣於他爻

苦學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而獨著於六二其誤三也且王臣既取象於觀而蹇  
蹇又取象於兩坎若蹇亦從坎來說又兩歧其誤四  
也虞注有此四誤近學易家翕然從之抑何不察之  
甚也然則經易言乎王王謂九五也爻例五爲王位  
許氏五經異義云易孟京說有君號帝天偁也王美  
偁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與上行異四也大入者  
聖德明備五也其說本乾鑿度王與天子同在五號  
之中非九五不足以當之故比之王驅渙之王居家  
人之王家皆於九五爻著之而夫彖之王庭豐彖之

王假萃渙彖之王假有廟亦皆以五爻言也由是推之隨上王用亨於西山謂五之用上四王用亨於岐山謂五之用四離上王用出征謂五之用上坤三訟三從王事謂三從五事師二王三錫命謂五錫二命蠱上不事王侯謂不事於五井三王明受福謂受福於五惠定宇周易述宗虞義王象必以乾取說多膠輶師之王命升之王亨又以九二當之尤乖易例曷言乎臣明其職也爻例初二三四皆爲臣位京氏易傳曰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諸侯四爲三公五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爲天子上爲宗廟是也曷言乎王臣別之也貴之也但言臣嫌于臣初亦嫌臣於三故特著之曰王臣下以別賤上以從貴爻例比其下者亦有相臣義故二可臣初小過六二曰不及其君遇其臣其君者二之君謂五也其臣者二之臣謂初也蹇二曰王臣嫌於小過之臣初而特別之也二可臣初三亦有臣二遯九三曰畜臣妾吉臣謂六二妾謂初六蹇二曰王臣亦嫌於遯二爲三臣而特貴之也惠氏周易述解王臣宗虞義不能比例推勘大暢經旨殊爲疏略曷言

乎蹇蹇蹇者往外蹇來內亦蹇也卦象外坎水之蹇內艮山之蹇故曰蹇蹇凡舉卦名種言形況者皆合取內外兩卦爲義如乾三處內外重乾曰乾乾坎三處內外重坎曰坎坎夬三以內外竝夬曰夬夬井象以內外皆井曰井井皆處兩卦遞交之際臨其時而加警者故文言傳釋乾乾曰因時而惕蹇至九三方值蹇蹇之交而六二處內先時自警與謙初謙謙同出至誠雖濟蹇爲九三之責匪我躬之事而操心之危慮患之深終無可尤故爻曰匪躬之故傳曰終无咎也卦自坎二之三三爲成卦之主得位處正有濟險之才故初四與上往見蹇險皆來就三曰來譽曰來連曰來碩皆指三言六二柔順中正才不及三而力實過之故有此象惠氏周易述云五本坤也之應涉坤二五體坎故蹇蹇二升五折坤之躬故匪躬之故其支離與虞注同不特經旨無所發明反增荆棘矣漢張表碑用經語作蹇蹇爲或體字亦雅釋樂徒鼓磬謂之蹇釋文本作蹇亦作蹇依說文竝以蹇字爲正惠氏周易述改蹇蹇作蹇蹇又好奇之一失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依據先儒語有根抵 劉曼甫讀

家大人曰以別之貴之二義註釋王臣說甚新  
穎虞註四誤亦有見解然駁此正自無難仲翔  
傳其家五世孟易乃於經訓故為是支離予人  
指摘要非無義例存焉彼惠氏之為其學詎獨  
不知是耶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王臣蹇蹇解

書院 張壽榮

譚易者宜先明易例易凡五皆王位凡二皆臣位凡  
舉卦名而重言之者或以內外卦相比為義或以舍  
易連爻為義或以卦象大體及互卦為義知乎此而  
後可以讀易矣蹇二曰王臣蹇蹇王者謂應爻之五  
也臣者二之本位也蹇蹇者外卦正當坎險二至四  
互體又為坎是險不一險難非一難蹇蹇之義也易  
中言王者如此之王用三驅家人之王假有廟渙之  
渙王居竝為明著之於五矣其他如夫萃豐渙於象  
言王坤訟井於三言王觀升於四言王隨蠱離於上  
言王師益及此卦於二言王例雖不一要皆明其為  
正位於五也五之位正其為王則二之應自為臣位  
可知經於此爻言王臣之外又於易之將終小過之  
二著之曰遇其臣斯其為定例歟若諸爻之言臣者  
既非五之正應亦不為臣之定位可勿論也夫蹇二  
處重坎之下險難亟矣其體為艮欲求止之此正王  
臣之事故五為大蹇當坎之中得諸爻往歸有朋來  
之象而諸爻皆言往言來明其為往至於五來主於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二二爲五正應分不容辭難無所諉可不言往來也  
諸爻第言其蹇二特重之曰蹇蹇諸爻之爲臣未嘗  
質實言之二特正其名義曰王臣此可知經意矣昔  
堯時洪水爲災舉舜敷治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水  
土平又以后稷教稼穡契爲司徒教人倫事與此卦  
全象正合蓋洪水者坎險之象二之蹇蹇舜膺帝命  
思治水以分憂不自安也初之來譽益作朕虞上下  
草木鳥獸咸若而有慶譽也三之來反禹作司空惟  
時懋勉洪水治而天下反觀也四之來連連之言留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連也馬曰連亦難也鄭曰連遲久之意說俱可證水  
難初平民尙艱食稷不得遽施其功也上之來碩契  
敬寬敷教百姓親五品遜治莫大於是也四者命之  
自舜而同以贊帝猶初三四上來主於二之王臣而  
往爲大蹇九五之朋來此易道之大可比擬於人事  
而得之有非可以鑿空妄言者矣又初與三皆比於  
二其來主於二自易故一卽得其慶譽一卽可反觀  
四則間以三必比三以至於二其來較難故言連上  
去二更遠其來主於二必先及於應爻之三三易大

稱碩故言來碩下繼以利見大人謂至上之來養教  
竝裕治功有成乃可見九五之大人此爻位不同立  
辭各異之可見者也舊解如王輔嗣謂執心不回志  
匡王室侯果謂上應於五志在匡弼朱子謂蹇而又  
蹇以求濟之義亦不異而惜其無比合諸爻而發明  
之者也漢儒言象者惟虞氏仲翔說尙存集解中虞  
謂蹇自觀來觀乾爲王坤爲臣坎爲蹇上之三涉坤  
二五俱坎故王臣蹇蹇足備一義鄭君康成以爻辰  
說易此爻之注今不傳依例補之六二辰在酉上值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昴宿爲天之耳目主口舌奏對王臣之象又上值畢  
宿爲禦侮之臣附畢有附耳一星主聽得失伺愆邪  
察不祥參旗九星主候變禦難蹇蹇之象比又可參  
觀之而用以驗天象也若夫疊舉卦名以見義者象  
辭爻辭中凡七見蹇蹇之外井象言往來井井坎陷  
井象井外卦坎自初至四大體又象坎故爲井井乾  
三乾乾坎三坎坎三爲內卦之終與外卦相比故重  
言之謙初謙謙則以二舍連爻言夬三與五竝云夬  
夬又以五易連爻言或初至五皆乾象亦如蹇以互

體坎象言此又足爲蹇蹇之比例也至如漢書韓遂傳言蹇蹇亡已張表碑言蹇蹇匪躬離騷言蹇蹇之爲患太元言勤往蹇蹇當俱用易文爲辭而注家或解爲忠貞或解爲平直不過望文生訓而已其字有作蹇作蹇作謹作謹者皆說文所不見未免爲俗書或反據以改經陋矣

六通四關全易洞然 原評

家大人曰是題本無說解同治丁卯偕黃元同

肄業詁經精舍其時衡鑑者忽視經義命題率

皆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多類是每有所作與元同細相討論更爲推闡廣證以盡其義蘊如是解所列并全易之例亦由以明因謂學毋自封求則得之常舉以戒不肖今錄是題未忘庭訓爰誌之如右男鴻樹謹述

鬼方攷

書院黃以周

鬼方者西羌之國也其後種類最繁有居於西北者有居於西南者皆非殷商時之鬼方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當指西羌之故地爲說夏代雍梁二州之地皆以黑水爲界殷之九州并梁於雍亦及黑水黑水在青海地與鬼方近爲商先王經理之地故鬼方不服高宗征之試徵之史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伐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是范蔚宗以易之鬼方卽詩之氏羌也氏羌卽漢志隴西郡氏道羌道等地在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以及青海皆古西羌所居漢章帝紀克伐鬼方開通西域是鬼方爲西域之羌也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西落鬼戎卽西羌鬼方也文選楊雄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卽西羌別種也試又徵之經殷武言昔有成湯氏羌來王漢匡衡傳謂之成湯懷鬼方是氏羌卽鬼方之種類也文王世子曰西方有九國焉九國卽鬼國明堂位紂脯鬼侯殷本紀魯仲連傳

皆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竝作九侯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九鬼同紐爲雙聲借字古音九屬幽部鬼屬微部漢人讀九如鬼遂相通用如籀古文作杌从九聲軌亦从九聲沈泉之沈姦宄之宄亦从九聲竝當讀居酉切今俱讀爲居消切由漢時九鬼同音而遞轉之也知漢時九鬼之轉音則史記之九侯卽明堂位之鬼侯可知而文王世子之西方九國亦卽漢書之西戎鬼方又可知鬼方爲西羌之酋豪崛起殷世高宗伐之三年乃克高宗旣沒勢又橫決周公季歷又伐西落之餘種至文王

音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楚必先侵蔡也竹書次於荆卽殷武之伐荆楚非鬼方國於荆也世本言陸終氏娶於鬼方生六子其六曰季連芊姓是楚亦陸終之後何以見鬼方之在荆乎如以陸終娶鬼方謂當在荆地則齊侯納蔡姬亦可謂齊在荆地乎近之詁經者又謂詩之氏羌卽書之羌髡文王世子之九國卽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及鬼方諸國此又不然武王言九國明屬西方何得以南蠻解之且曰君王其終撫諸是時猶未撫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南蠻近國之地時尙未撫乎詩亦何以歌二南乎是真徇舊之見矣或又謂詩覃及鬼方毛傳訓爲遠方易之鬼方當依釋文鬼遠之訓此又不然蕩詩覃及鬼方與抑詩用邊蠻方同鬼方卽易所伐之鬼方蠻方卽春秋所執之蠻子二國在周初最強詩舉強國以見四夷之賓服也毛傳訓遠於義已迂若易曰伐曰克尤必專指一國如渾言遠方豈高宗統遠方而盡伐之克之乎或又謂紂三公之九侯卽鬼侯亦卽鬼方之侯是又不然曲禮曰其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雖大曰子鬼方西戎不得稱

音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侯且據史記徐注及正義鬼侯城在漢魏郡鄴縣鬼魏古今字鬼侯與鬼方兩地迥別或者乃以鬼侯鬼方之同字九國九侯之互證遂牽合爲一地亦爲未審

駁辨明通斷制老塙 鞠齡讀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鬼方攷

書院 張壽榮

易既未濟言高宗伐鬼方震用伐鬼方詩大雅言覃及鬼方均之爲鬼方必均之乎有其地亦均之乎無異地而說經者有言易與詩不同者有言西言南言北及言遠不同者抑何地之無定邪夫鬼方在西爲氏羌之屬鑿然無疑請列四證以明之詩商頌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漢書匡衡傳承用其文知氏羌即鬼方因曰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鄭詩箋雖不及鬼方其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可見此其證一也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范氏蓋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即詩之氏羌此其證二也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此其證三也楊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注引世本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案先零即西零猶先施亦爲西施先西一聲之轉古韻同在文部亦得相假攷漢臨羌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莽曰鹽羌蓋西零鬼方之地此其證四也自王氏

苔岑經義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伯厚宗詩集傳說以鬼方爲荆楚竝引大戴禮帝繫篇及史記楚世家陸終事以證後儒未之詳攷遂疑鬼方在南不思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女隕史言其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云云此特著楚之始非卽以楚爲鬼方也季連爲鬼方所自出鬼方不可以爲季連之國與號此王氏說之不能無誤也或解之曰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孔正義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當之疑九國或卽鬼方種類庸濮在江漢之南則他國亦可類見不知此正孔說之

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未濟卦皆自坤之乾而成故爻辰竝宜以坤言其例斯一坤貞於未未爲鴉首之次秦之分野古屬雍州之地其爲西方之象顯然又既濟初二三四五上皆兌之半體象見未濟二三四五亦然兌位西故俱言鬼方若以鄭之分野言既濟之三則未濟之四又爲周之分野亦言鬼方何以說之邪或又曰竹書紀年言武丁伐鬼方次於荆荆者楚地則鬼方亦當爲楚地不知荆爲楚地武丁之師出於是故曰次於文固無害也陸終爲楚之祖而於鬼方娶焉荆爲楚地而於伐鬼方次焉殷武詩上言荆楚言貞荆之旅下以氏羌竝言蓋荆之邊陲與氏羌之壤固有相接者焉又攷傳曰湯有景亳之命亳爲湯都地有景山故爲景亳文選李注稱河南郡圖曰景山在緱氏縣南七里今河南偃師縣有緱氏城縣南二十里有景山詩詠武丁陟彼景山楚語言武丁自河徂亳蓋湯武丁同都河南故其伐鬼方自南而西有次於荆之文此可無疑於竹書之言矣賈捐之傳言武丁地南不過荆楚西不過氏羌意亦謂是耳其言鬼方北方國者

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干氏寶之說也為唐書言突厥之先鬼方說所自來然他無可證於後漢書竹書之文亦俱難通則訓有未覈矣言鬼方遠方者詩毛傳及易釋文引蒼頡之說也然鬼方之地於高宗著之曰伐於陸終實之曰娶知必非可以泛言者則義有未順矣至近儒胡氏珙陳氏奐謂詩言鬼方對中國而舉當訓為遠與易言伐者殊此同一名稱轉為異辭更知其不然矣然則鬼方之地以今言之當何屬邪曰今甘肅省涼州外青海為西零地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岷州皆古

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西羌所居今階州以西至松潘廳皆古西氏所居羌在古雍州西北氏在古雍州西南而近於梁州殷之九州并梁於雍故並舉之曰氏羌統言之曰鬼方實皆一也又夷之曰鬼戎地之曰鬼區稱其爵曰鬼侯雖各有取義然要亦無異若夫言詩者以鬼方服於成湯之世梗於武丁之時言易者以坤坎之象為鬼方皆非攷壤地者之要不復詳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即古鬼方亦臆說不足從

以西羌國言鬼方說自較塙駁辨處尤見詳明

汝后稷汝作朕虞解

張桂風

虞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命皋陶曰汝作士命伯夷與龍曰汝作秩宗汝作納言文皆一例而惟命棄曰汝后稷命益曰汝作朕虞稷繫以后虞繫以朕詞迂而誼難通孔疏謂稷者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是矣又謂后訓君尊而君之偁為后稷非官偁后也殆有未然夫尊之曰后稷例以后夔后羿之偁未為不可而帝命其臣豈亦從夫尊偁耶故他經言后稷可云尊而君之此經言后稷不可云尊而君之也考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汝居稷官種時五穀列女傳亦作居稷俞氏羣經平議疑鄭所據本作汝居稷今作后者與居形似經傳多言后稷因而致誤此說得之形似互譌如周禮職方氏雷雍誤為盧維漢書薛宜傳壺矢誤為壹夫先儒注說已明之他若虞氏易兌為羔羔為恙之誤康誥劓人則為刖之誤詩傳日且出且為且之誤論語吾斯之未能信吾為后之誤悉數之難終此居之誤后正其類也且某氏傳于讓于稷注亦云居稷官者棄也則知其時尙作居不

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作后矣至漢書百官表應劭注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明道本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正謂世主稷官此以主釋后說亦可通義皆優於孔疏也朕虞之說馬鄭各異馬謂虞掌山澤之官名不以朕虞連言爲誼某氏傳訓同鄭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鄭意官名朕虞不直侂虞者重其事而繫之孔疏謂朕非官名帝言作我虞耳則主馬與傳說也然考史記云於是益爲朕虞漢書百官表及文選注引應劭說皆以朕虞爲官名與鄭注合蓋今文家說如是王莽傳更名水衡都尉曰予虞正其竊取朕虞之名而做之此可見古誼相傳矣如孔疏說既與作司徒作士文法有不合且帝亦何爲於命虞而獨言我耶爾雅朕身也官以朕虞名者謂身於其事也不必訓朕爲我王莽做之名予虞其知朕虞爲兩字官名不誤其祇知朕之訓爲我爲予則誤矣莽之憤憤固無足怪也

皆岑經義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桑土既蠶解

書院黃以周

橘踰淮而爲枳非木之宜遷地勿良禹貢桑土既蠶獨箸兗州桑其祇宜於兗與曰不然自古桑與農並重一夫不耕則民飢一女不蠶則民寒故不特樛繭棘繭樂繭蕭繭隨地兼收而桑繭之利尤徧天下禹貢獨箸之於兗州者誌其盛耳非謂獨宜於兗也鄭注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鄭君此說據樂詔桑間濮上之音而言是也桑間在濮陽南衛風謂之桑中其土多桑故名桑土那風又謂之桑田蓋兗州之桑甲天下故獨以此著名是猶榆林桂林之稱也豈謂蠶桑獨宜於兗州哉詁經者泥於一偏之見謂禹貢唯兗州宜桑外此無聞今江浙爲古揚州地蠶桑獨盛於兗州蓋以蠶喜燥而桑宜溼兗州地處卑衍於桑固宜揚州之土塗泥素稱澤國於桑亦宜禹貢不箸此者爲東南水多人力未盡之故斯說也揣度形勢似爲切當而抑知大有不然者嘗攷列國輿圖鄭在豫州其詩曰無折我樹桑則豫可蠶也幽周在雍州地其詩曰爰求柔桑

皆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曰苑彼桑柔則雍可蠶也魏唐在冀州其詩曰言采其桑曰集於苞桑則冀可蠶也即以禹貢言之揚州之筐織具謂織以貝文之錦也其貢用錦其地必蠶則今江浙之地本亦樹桑可推而知正不特青絲徐續荆纁之貢可為諸州蠶桑之證也即梁州之桑詩書無由攷見然古蠶叢氏為蜀主教為蠶桑後世蜀錦重天下則梁州亦可蠶也而謂兗獨宜桑外此無聞豈通論哉又攷桑之種類不一詩詠女桑條桑尔疋箸挽桑棖桑於土各有所宜豈獨兗揚二州耶尔疋又曰檿山桑則西北多山之處可樹檿桑故曰南山有桑而謂桑性獨宜東南溼地又豈通論哉竊思禹貢立文嚴謹有別一州而專言之者如兗州之貢賦不可以賅諸州是也有著於此州而可錯見於彼者如兗州言絲條即可知諸州之天喬是也充之筐絲荆之筐組此為錯見之例以明諸州之登蠶而充言桑土以別青之檿絲是專言之例青宜山桑充宜販桑也充言既蠶以別諸州之未盡登蠶亦專言之例蓋洪水平後穀於以殖而蠶必遲至數年而後登

菑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惟兗州之地卑下則先登蠶而後得播穀故首曰桑土既蠶末曰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夫農桑者天下之大本也故禹貢先後並記之說解明通證引廣博 劉曼甫讀

菑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黑水攷

黃以周

自來說經之法於其可合者通之無容妄為分於其難明者闕之無容強為說所以昭慎重也禹貢三言黑水同屬一地不得分為兩處前儒解此者唯鄭氏注最為允當其注梁州云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又注雍州云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推繹鄭意黑水在西徼外故梁雍皆以是為西界與青徐同以海岱為界徐揚同以淮海為界正同孔傳曰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與鄭注合是可證梁雍兩黑水同為一地無容妄分也鄭注導黑水至於三危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推繹鄭意三黑水同為一地但三危以北出敦煌塞外莫攷其源之所發三危以南又行隴蜀徼外不知其流之所入地志無記不可強說也當攷山海經云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酈氏水經注據此云黑水出張掖

苔岑經義鈔

卷二

望 花雨樓校本

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此說似可補鄭氏之闕而為三黑水同一地之證然酈氏之言亦不過順經為義與他水歷敘所過郡縣者相去甚遠故杜氏通典有疑於此而或謂黃河伏流黑水得越三危或謂黑水勁比濟水能截河而自行要未可懸斷為是矣胡氏拙明諸儒於導川黑水與雍界黑水既合為一而梁雍分界之黑水同屬一地者妄分為兩則青徐分界之海岱亦可分為兩地徐揚分界之淮海亦可分為兩地乎誤矣至於張守節注史記謂黑水源出伊川東南入黃河至海夫既曰入黃河則經當從導渭導洛之例曰入於河可矣何云入海也且云由河入海必屬東海亦何云南海也或又據此分黑水為二處不亦誤歟學者讀經宜知體例禹貢濟河兗海岱徐淮海揚衡陽荆河豫皆取山川之著名無溷稱者以別疆界如梁雍黑水果有異地同名禹貢決不舉以分界矣故三危南海之原委無容強說而梁雍分界之黑水必不容妄分為二地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二

望 花雨樓校本

申鄭氏說塙有見解辨論處亦通達詳明 翰齡讀

苦學經義鈔

卷一

聖

花雨樓校本

錫土姓解

黃以周

皇古之初人皆無姓自伏羲作字因生以爲姓說文云姓人所生也从女生亦聲白虎通曰姓者生也毛詩傳曰公姓公生也姓之義取諸生因其母之所生以爲姓故字从女生說文所謂神農母居姜水因以爲姓黃帝母居姬水因以爲姓舜母居姚虛因以爲姓是也然姓錫於天子以建有德非下民所得冒故春秋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爲姓凡有姓者皆貴者也故虞書言百姓卽百官且姓錫於有土亦以華諸夏非外夷所得溷故夏書曰中邦錫土姓姓曰錫土所以榮諸侯別士庶也錫土姓曰中邦所以華中夏鄙外夷也中夏有姓外夷無姓自古已然故此經當以鄭讀爲是孔傳非也其錫姓之法有二有特賜其姓非蒙其祖宗者如鄭君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所賜黃帝姓姬炎帝所賜是炎帝黃帝之先本自有姓而太皞炎帝特賜姜姬以異之也有本其祖姓而特賜之以正其宗者如后稷賜姓曰姬四嶽賜姓曰姜皆錫以祖姓使紹其統以爲百世宗者也唐虞

苦學經義鈔

卷二

聖

花雨樓校本

所錫有土之姓多不可考今可見者有八周語曰帝  
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嶽國賜姓曰姜颺叔安裔子  
董父賜姓曰董鄭駁異義云帝賜伯夷姓曰姜賜禹  
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毛詩商  
譜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注云  
賜姓號者契爲子稷爲姬皋陶未聞案左氏文五年  
傳以蓼六爲皋陶後世本舒蓼偃姓皋陶之後則賜  
皋陶姓曰偃也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  
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卽伯益則賜伯益姓曰嬴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當錫姓之初無所謂氏其後子姓蕃衍難以自分又  
命之氏以別之故春秋傳曰胙之土而命之氏周語  
四嶽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姓統於上氏別於下鄭駁  
異義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  
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是  
也其後又以氏爲姓謂之氏姓故風俗通潛夫論皆  
有氏姓篇史記陳杞世家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  
居於滄汭其後因爲氏姓媯氏陳胡公不淫周賜  
之姓命氏曰陳其後又爲氏姓陳氏是也說文云

氏小自芴箸於山岸脇此爲本義引申之繫於姓而  
分支謂之氏或氏於字或氏於謚或氏於官於邑而  
皆繫於姓故禹貢言錫姓不言命氏姓以賅氏也宋  
鄭樵作姓氏畧本左傳眾仲之言推廣之得姓氏者  
凡三十有二類讀者難之抑知夾漈之學貪多務博  
斷勝前人其所據者乃從典午以後十六國南北朝  
之紛亂襍朔漠之姓於中國無夷夏中外之分而於  
邃古得姓之始與三代由姓析爲氏族之源流亦未  
深究而明曉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源源本本殫見洽聞可作姓氏攷讀 勸齋讀

金滕有亳姑遺文說

胡止三

書敘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是書有亳姑篇目今經已逸矣而今文家說分金滕秋大熟以下實之史記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卜子不敢臣周公也於是秋大熟遭風雷之變後之說者遂據之以為秋大熟以下有脫簡是亳姑逸文成王所作與金滕別書敘云告周公者以天變告周公改葬之

苔岑經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也經文云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迎與逆通謂已逆國家應有之禮宜有天變也按史記所言是今文家說之異者有漢書顏師古注可證此與蒙恬傳及琴操所記皆當為別說非正義司馬遷雖從孔安國問故而史記所載博採諸家不專用古文何以知之鄭君康成受古文者其箋毛詩云成王既得周公金滕之書親迎周公歸則鄭義是古文家說史記所言必非古文而為今文家說也况史公於蒙恬傳謂周公代成王後公被讒奔楚王得代王書乃反

公殺讒人恬所言與亳姑異與本文又全不相合又如琴操所記謂周公誅管蔡後有誦公於王王聞謗而欲囚公公奔魯而死成王以禮葬之有風雷之變乃誅讒者改葬之是以公為被謗即死事既謬設且成王非昏主於居洛時大美公之功大稱公之善大信公之匡已安有聞謗而欲囚公之事乎此諸說之皆不足從也則以金滕下半篇為亳姑遺文復何由以信之哉譙周曰秦既焚書金滕事失其本末金滕之滋異說在漢儒蓋已然矣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祖甲解

社說  
擬作劉芬

書無逸其在祖甲漢馬季長說之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為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鄭君之說同馬鄭傳古文尚書此古文家說也今文尚書自伏生及夏侯陽後所傳以蔡邕勸

石者為正今石經陸滅幾於無考其殘編斷簡賴洪

氏隸釋存之所載無逸文於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後

即繼以自時厥後句二文緊接不隔一字則與今所

傳尚書本不同矣說之者云祖甲今文為太甲此碑

獨闕之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史記

殷本紀曰太甲稱太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

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

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倘非尚書有太宗二字王劉

安能肌造乎又史記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與國語

言帝甲亂之七世而隕語相合太史公既依無逸篇

謂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淫亂殷道復衰者必非古

文尚書之祖甲可知矣觀此諸說是祖甲為太甲稱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太宗當在中宗之上下文不義惟王謂其顛覆典刑也舊為小人舊久也謂居桐長久習聞小人之事也尋釋經惟今文家說為長矣至或以祖甲為太甲先中宗後祖甲謂先盛德後有過此又牽合附會之談不足從者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召公不說周公說

劉芬

書君夷序有召公不說周公之事孔疏謂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史記集解引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語意相同後儒釋書並據以為義竊謂周公之攝權也其後復就臣位正也豈有既攝不宜復臣之理如其說是周公前之履天子之位正也非攝也後之致政成王將若堯之禪舜優遊退老不復與聞政事固非周公

荀岑經義鈔

卷二

至

花雨樓校本

所以為心即召公之賢何至見出於是又况疑周公為苟貪寵乎吾知召公必不若是之不明也考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夷漢書王莽傳引博士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傅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嵇康集管蔡論曰周公居攝召公不說是不說者非疑周公之貪寵實疑周公之攝政也蓋周公居攝若荀子所言屏成王以屬天下履天子之籍假然如固有之淮南子所言平夷狄之亂誅

管蔡之辜負展而朝諸侯事出叔見雖召公大賢不能不有疑於心疑於心乃形為不說史記及博士說嵇康論必非無本馬鄭王之說恐不足信也孔疏謂君夷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轉所燕世家之說為妄未免顛倒其見且細釋君夷篇文首陳天命靡常繼言君已曰時我我者周公自我也謂召公先已言是我之責我何敢安然弗以天命為念又曰迺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冲子謂成王是成王未親政也又歷數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

荀岑經義鈔

卷二

至

花雨樓校本

盤之格天格帝保乂王家燕世家引此文後云于是說相印證可見此而要之曰若卜筮罔不是乎謂此篇為明居攝事心無他若諸人之可罕於天下也又曰小子同未即位誕無我責則明言己之居攝非在位之正之比無以不說而我責也篇中一再曰予小子此小子亦當為周公自傅某氏傳以成王言非是又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謂與召公謀長裕其國不可以任後人迷惑也又曰汝明勗偶王在夏乘茲大命謂召公當明相勗無須不說居攝之事雖為偶王惟在誠

信以乘此大命也餘則真意惓惓無非欲二人共相  
篤斐安見其爲致政後之文哉若疑居攝事篇次當  
在召誥洛誥之前則百篇次第如湯誓臣扈誓誓曰  
刑等今古文不同者甚多未必非編錄錯簡可勿論  
也至王西莊尙書後案謂博士說得其半要與馬鄭  
不相遠又謂此漢唐相傳舊說不可易也亦屬騎牆  
之見未能審諦之詞彼其明明不合者而可曰半其  
猶何說不可以通邪

苔岑經義鈔

卷二

書

花雨樓校本

盧弓盧矢解

社課  
擬作劉 芬

書文侯之命曰盧弓一盧矢百按孔正義本盧作旅  
旅字凡六見以說文形从丹例之旅之从立正有深  
意其字蓋从立旅省聲耳今本說文無旅字惟黑部  
有黠字訓爲黑此卽經傳借盧爲之之本字也左氏  
傳於僖二十八年文四年皆云旅弓矢千廣韻訓旅  
爲黑弓字書亦有引說文旅黑色也之文然則說文  
非無旅字矣或有謂旅俗字者非也經傳之文亦有  
旅義而借旅爲之猶盧之借爲黠也以古音考之黠  
旅盧旅四字並屬模類來母雙聲疊韻多相通借且  
安知尙書今古文非一作盧一作旅者乎蓋此或經  
淺人改竄而後人不知今古文本有盧旅之別并不  
知說文本有旅字卽如正義作旅而正義本經文反  
作盧倘非經淺人之手何其自相抵牾若是耶說經  
者之宜參合融貫之也類如此

苔岑經義鈔

卷二

書

花雨樓校本

公侯干城解

臬憲張壽榮

經義有各見者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昔康成氏箋詩說多與毛傳異學者分別觀之自有各得然亦當知毛義實優於鄭而鄭說之混於毛者有終不可混者在也何言之免冝詩公侯干城傳云干扞也意謂干者扞借字此冝免之人公侯可用以扞衛其城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意謂干者承用為戰字之訓此冝免之人公侯可用以為戰用以為城也是毛鄭之義各不同矣惟箋於下又言干城其民今本譌干城為扞城致傳箋相混然則鄭何以於上分干也城也而為說耶孔正義云鄭惟干城為異可謂有見後人反疑正義之誤斯為未審矣至毛傳訓干為扞與爾雅合其實本諸左氏傳公侯所以扞城其民為說高誘注呂覽引詩云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其城藩說亦同毛蓋相傳古義本如是耳鄭或嫌干與扞異因以承用戰字之訓說之不知干者犯也扞者抵也戰者盾也經不作扞作戰而作干者其為古文婚借一也均之為婚借何如以相傳古義為訓而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必求異於毛耶且毛公多於訓詁中明借字正西漢經師簡質不破字之法如義善本字傳訓儀為善明儀者義之借也仇匹本字傳訓逮為匹明逮者仇之借也此訓干為扞直以干為扞之借尤覺明析無疑箋說反為沿習之義不若其古故吾謂毛義實優於鄭也

深通毛鄭之學乃能言之瞭然

原評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碩人之邁解

泉憲 張壽榮 課

說經者必知古音之部分而後可言古字之通借古無韻書其音讀與諧聲同即其部分攸同而通借之法寓焉詩碩人之邁邁者艸也故字從艸以之稱碩人知非本訓所在而當求之于通借矣攷此注毛傳云寬大兒鄭箋云飢意毛鄭之意蓋竝以邁為款之借款之字變亦為窾窾者空也爾雅款足者謂之馮漢志作空足曰馮莊子導大窾楊王孫傳窾木為匱淮南書窾者主浮義並為空以詩言之空中則其兒

苔岑經義鈔

卷二

美

花雨樓校本

寬大空中則有飢意毛鄭之訓未為不合也惟邁諧過聲古音在歌部款聲則古在微部邁窾之通祇可於雙聲取之猶嫌其部分不同且如毛義未免辭與前復如鄭義亦似迂曲皆有所未安也今按邁當讀為和邁和為音讀同部字邁之為和猶馮之為和瑀之為和邁過瑀三字並諧馮聲可為比例淮南說山篇馮氏之璧高誘注曰馮古和字此其證一也文選盧子諒覽古詩趙氏有和璧李善注引琴操曰昭王得瑀氏璧瑀古和字此其證二也此詩首章言碩人

之寬次章言碩人之和義自各見不相襲也至陸氏釋文謂韓詩作馮馮字不見於說文韓詩當本作馮為和字之借因言碩人而加人旁作馮又譌之為馮其致誤之由猶展轉可尋是與毛本作邁者義非有異也其訓馮為美兒者為和之引伸或因說文窾空也之訓疑邁為窾之借或因鄭箋言飢意疑邁為馮之借音讀雖為同部而於辭有未順皆不足從本俞氏平議說妙有推闡敷佐 原評

苔岑經義鈔

卷二

美

花雨樓校本

常棣列於文王之詩說

張壽榮

尚論古人貴知其世而知古人之世尤不可以不知古人之心昔周公閱管蔡失道作為常棣是其詩在成王之世而編次者列于文王之詩蓋深有窺乎周公之心也夫周公之心親兄弟思和樂之心也卒然偏于大義不得已而有管蔡之事竝恐天下人見之未明上意將棄兄弟而不親而因宣之于詩又不欲顯言夫鼻以暴天下隱然抱痛于中蓋實有其難言者焉編詩者獨能見及之謂列于成王詩中俾讀者知詩之作由管蔡則管蔡之鼻顯周公之心必有所不安此其所以推而上之而列于文王詩中也鄭氏詩譜特于此設為問難孔正義復申言之學者參觀詳案可以得其情矣抑詩之作有因後之追思其人其事不必即作于其人其事之世者固不妨準人與事而附存之魚麗序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信矣而四牡傳言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則四牡非作于文王之世特以歌文王列之耳常棣詩據范氏補傳謂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

苔岑經義鈔

卷二

李

花雨樓校本

樂兄弟故作是詩朱子初說亦嘗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周公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然則謂文武燕兄弟于當時周公追詠之可矣燕兄弟文武之政也閱管蔡周公之心也此亦列于文王之詩之義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二

李

花雨樓校本

伐木所解

社課  
擬作劉 芬

詩小雅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云伐木聲按作所者本字作許者借字許所同在古韻模類得相通借如漢書幾所師古注幾所猶言幾許是也據毛傳云許許林貌與說文異訓似未解許所通借之理不知毛合全詩言之不得不分析其義傳意謂上章丁丁言伐木之聲此章許許言伐木之貌下章于阪言伐木之處由遠及近參合經指宜有如是之次第焉詩中如關雎篇言流言采言芼流之本義為行水而傳

苔岑經義鈔

卷二

空

花雨樓校本

訓為求以其未采也芼之本義為草覆蔓而傳訓為擇以其既采也條理井然與此正同凡傳之詁經者類如此或疑說文毛傳不應訓釋歧異曰凡字有本義有引申義本義多專指言之槩括言之引申義多推廣言之又或分析言之展轉言之斤部所字因字從斤而訓伐木聲者專指言之亦槩括言之所字之本義也推而廣之所所與丁丁同伐木聲而聲亦有別丁丁蓋斧斤聲所蓋鋸聲此分析言也鋸必有林鋸可以聲音林必以貌言遠聞其聲自近見其貌

與所本伐木聲而借為處因處而作為分別之詞皆展轉言也所字之引申義也毛本說經祇求脗合經指展轉相訓不嫌義由引申也許說字書不得不明其本字如諸本作許許此獨作所所者亦明其本字也明其本字不得不明其本義會而通之許亦未嘗不同毛也或據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謂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是以許許為舉木聲也然此章止言伐木未及舉木何從而得其聲乎且許許與邪許亦非無別者矣

苔岑經義鈔

卷二

空

花雨樓校本

旁證曲引說有根

鞠齡讀

南陔六詩有聲亡辭解

學憲 黃以愚

南陔六詩有聲亡辭劉敞董道王質黃震俱如是說也而後儒不敢信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有聲必有辭依古然矣况古人名篇或以詩首二字或首一句或取篇中一二字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也者詩之逸多矣如狸首采齊肆夏見禮記祈招河水新宮見左傳三夏見國語九夏見周禮今詩俱不存其亡於夫子之前而未收抑亡於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僅殘章剩句俱未可知而南陔六詩何獨謂其非逸耶或以爲笙詩故無辭耳然周禮籥章以籥吹幽詩七月詩也禮記下管象清廟詩也燕禮下管新宮其詩既亡而左傳云宋公賦新宮稱之爲賦則有辭矣據此管籥所吹之詩皆有辭豈笙獨無辭乎張子云既無詩安得有此篇所由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說較爲平允

有義亡辭毛鄭均爲亡失之亡自序說廢而後儒始作無解作者第以經義證之不必牽引衆議自爾確鑿不移足破前惑

左宜右有解

張壽榮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朝與喪統之朝祀吉禮也吉事尚左喪戎凶禮也凶事尚右明乎此而詩言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可以知矣傳釋之曰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蓋無不一以貫之矣後之說經者未窺典章目論徒逞讀詩至此不曰君子所資者深左右逢源即曰才德全備應用不窮求其古訓是式不爲鑿空浮談者蓋難乎其人也夫毛公傳詩厥義爲古吾嘗取其說而廣證之

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益以知其可信焉韓詩外傳引此詩矣而稱周公能三變應時荀子不苟篇引此詩矣而稱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說苑脩文篇引此詩矣而更詳爲之說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此其所言非即朝祀喪戎之事邪外傳韓說也荀子說苑魯詩說也毛公之說復合于諸家如是謂非古義相傳邪叔重氏有言曰翫其所習蔽所希聞

怪舊藝而善野言今之治經者毋亦有蹈于是而不自知與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各奏爾能解

黃以恭

賓筵之詩傳箋義異各奏爾能承上子孫湛樂為文  
毛公無傳以下賓載手仇室人入又之傳推之似謂  
賓主人相為耦各奏其射藝之能而與上子孫湛樂  
義不相貫如謂子孫為主黨亦與賓黨相耦射攷之  
禮主黨止有眾兄弟不及子孫卽以子孫充之其射  
宜在賓主人之後何以其文在手仇入又之前且前  
後章皆述射事而中間又何以烝衍烈祖以洽百禮  
忽叙祭祀此毛義之可疑者也鄭箋各奏爾能承上  
子孫為義其說曰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  
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  
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餽獻  
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但上嗣舉奠明其適也記曰有  
適子無適孫則上嗣舉奠義不及孫既不及孫曷云  
各奏如曰與諸子迭獻則與舉奠明適之義又悖豈  
先王制禮亦存楚子當璧之見此鄭義之可疑者也  
既而思之疑毛者多非毛之誤疑鄭者亦非鄭之失  
也毛意各奏爾能以賓主人言與子孫其湛句不相

苔岑經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蒙中閒言烝衍列祖與狸首之詩偶曾孫侯氏同意  
 王肅述毛云燕射之禮得而後可守宗廟保祭祀非  
 實祭也鄭意首章是將祭而射為大射禮此章所言  
 是正祭為饋食禮各奏爾能宜承上子孫湛樂為文  
 非冒下賓室人為義子孫各奏爾能者饋食禮所謂  
 長兄弟洗觶獻尸長兄弟洗觶為加爵謂獻尸又上  
 嗣舉奠獻尸是也長兄弟于主人為兄弟其所祭者  
 子行也上嗣于主人為嗣子其所祭者則謂之孫也  
 長兄弟有小宗之責上嗣有承重之義祭時各酌獻  
 尸明其任之重也故曰各奏爾能凡祭於主人婦獻  
 尸之後有長兄弟之加爵其禮自一不達人所易  
 曉而上嗣舉奠經典罕言其詳見于特牲饋食禮故  
 箋又據而言之少牢饋食為下大夫禮無上嗣舉奠  
 事則大夫無子孫交獻尸之禮也諸侯以上又有上  
 嗣舉奠事故下又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引世  
 子篇以證之鄭箋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其上當  
有大夫無舉奠語蓋傳寫譌奪不然則  
無著 箋義如此今天子諸侯饋食之禮俱逸而諸  
 侯有上嗣舉奠僅見于世子篇天子有上嗣舉奠僅

荅岑經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見于此詩鄭箋世子篇為諸侯禮觀廢子治之句輯  
自見天子則治以諸子鄭箋微誤  
 逸禮者當分而編之江氏禮書綱目任氏饋  
食禮補逸皆未分明

荅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詩常武匪紹匪遊解

黃以周

一書有一書之例不通其例觸處皆礙詩匪紹匪遊  
毛傳曰不敢繼以遨遊鄭箋曰軍行三十里非解緩  
亦非遨遊孔疏曰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  
遨遊王氏述聞曰陳風月出首章窈糾三章天紹皆  
舒緩義故訓為緩江漢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匪  
紹匪遊合讀二詩其義自明案鄭孔及王意在據例  
釋詩而不知實違通例詩人作歌多助語以成句每  
無意義可求如剝菹非平列字曰是剝是菹是剝以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為菹也始謀非平列字爰始爰謀於是始謀其事也  
宣畝非平列字曰迺宣迺畝乃宣其畝也此曰匪紹  
匪遊亦非平列字毛傳最合詁訓孔疏謂各言匪每  
一義則剝菹宣畝等亦可平分為二義乎江漢篇匪  
安匪遊匪安匪舒亦非平列字匪安匪遊匪安於遊  
也匪安匪舒非安於舒也此曰匪紹匪遊謂非繼以  
遊與匪交匪紆謂非交相紆亦同匪交毛同荀子鄭  
同韓詩別有說  
凡平列字意近文連屬如爰居爰處迺左迺右如金  
如錫如雷如霆是也江漢安遊常武紹遊文意俱違

必非平列字王氏誤解江漢并誤解常武殊昧通例  
紹訓舒緩義亦迂曲

苔岑經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苔岑經義鈔卷三

鎮海張鴻桐晉柯甫輯

傲居先生初傳弟子

周禮儀禮之名始於何時攷

劉芬

周禮之名如韓宣子卜偃魯成風所併俱見左氏傳

然皆泛言夫禮非今之所謂周禮也漢書藝文志列

周官經六篇荀悅云劉歆以周官六篇為周禮王莽

時奏以為經置博士經典敘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

經以為周禮王氏困學記聞疑其名昉於歆時又以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一 花雨樓校本

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鄭康成作周官注

未有周禮之名謂隋志始曰周官禮攷隋書經籍志

周官經十二卷馬融注又自康成以下十三家皆曰

周官禮說信然矣然其實周禮二字已明見於康成

書盧植亦嘗及之則其名當即起於是時不得更求

諸後也何言之康成敘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

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此其併周禮

者一也天官冢宰惟王建國下注云周公居攝而作

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此其併周禮者二也冬官鄭目

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

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此其併周禮者三也四也

後漢書本傳併其所著有答臨孝存周禮難盧植傳

植上書曰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為之解詁準

是以論周禮之名盛併東漢惟康成名所注尚仍周

官不改隋志以周官禮箸錄其有所見矣儀禮藝文

志謂之禮古經亦曰禮記熹平石經有儀禮載洪适

隸釋而戴延之謂之禮記是也今注疏本標題書儀

禮卷第一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鄭氏原本當直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二 花雨樓校本

舉篇名不併儀禮首五字標題由石經而加其下儀

禮二字鄭學之徒加之猶鄭氏箋三字為雷次宗所

加也又諸篇皆題曰禮獨大射篇題曰大射之儀禮

記正義謂儀禮之別有五名威儀動儀曲禮儀禮古

禮經則知此經流傳名各不同其併曲禮者每篇應

題某禮其併威儀及動儀者每篇應題某儀暨乎禮

經崩壞學者從煨燹之餘鈔撮成書見十七篇中有

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曰儀禮蓋自荀崧請置博士過

江以後其名始顯前此固無聞也

周禮儀禮名起何時考

黃以周擬作

周禮儀禮之名昉自何世乎曰六篇之禮古名周官自西漢之末周官列爲經而屬之於禮於是周禮之名十七篇之禮古祇稱禮對記言曰禮經合記言曰禮記自西晉之初禮記之名爲小戴四十九篇所奪於是周禮之名何以言之荀悅漢紀曰劉歆奏請周官六篇列之於經爲周禮陸德明敘錄曰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或者以爲後漢書言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鄭康成作周官注是時未有周禮之名此語未之深考鄭君周官序禮經戴記注言周禮甚多後漢盧植傳亦並言之武虛谷曰班氏於王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於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貨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出其意觀之固未有著明於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祀猶稱周官時未居攝不敢紊易莽傳徵天下通莪及張純等奏之稱周官亦皆在未居攝之時是則周官

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之易名周禮其在居攝之後可知矣荀悅之言洵不誣也張忠甫儀禮識誤曰古未有儀禮之名後漢學者見書中有儀有禮遂合稱之爲儀禮或者以爲後漢鄭康成傳言所著書有儀禮十七篇標題亦曰儀禮鄭氏注是儀禮之名實起於康成此語亦未之深考十七篇之標題漢無儀字鄭君本傳曰鄭所注周易尚毛書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段懋堂以爲此不應遺周官疑儀禮禮記四字乃周官禮禮記五字轉寫誤之竊謂本傳李注云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略

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同不言注孝經惟此書獨有李注惟言注孝經有異不言謝書有周官是李注漢書時尙作周官禮不誤也尋鄭注經之例凡引十七篇文皆直舉篇名不云儀禮其不舉篇名者則曰禮記如召南詩箋引少牢禮文云禮記主婦髮鬢是也其渾括十七篇則曰今禮如禮器注以曲禮三千爲今禮是也今禮卽禮記禮記者今文家之名也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各自爲書不合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附記於禮當時有禮記之名故鄭箋詩用其名注戴記又謂之

今禮謂今文家所傳十七篇之禮記也然段氏又謂郭注爾雅引十七篇文皆系之禮記是東晉尚不云儀禮此說亦未之深考儀禮之名當起於西晉西晉以前祇謂之禮記不獨鄭箋爲然李巡孫炎注爾雅亦當如是郭注引十七篇之文禮記儀禮名本錯出如釋草一篇籒竹下引儀禮賡泉實下其曰禮記者則曰禮記釋詁釋言又引禮記各一 其曰禮記者卽襲孫李舊注而未改者也其曰儀禮者郭璞自注從時所稱也是時小戴四十九篇之記盛行以禮爲三禮之總名十七篇禮記之名亦爲四十九篇所奪乃別號之爲儀禮其所以號爲儀禮者則鄭君釋威儀三千曲禮三千爲卽十七篇之禮也則儀禮之名必出於鄭君之後可知矣鄭小同處魏末其撰鄭志引十七篇文亦不云儀禮至晉元帝時荀崧上疏請置鄭儀禮博士當時已盛稱儀禮故疏有是名則儀禮之名起於西晉亦可知矣或者又引隋志載一字石經有儀禮九卷隸釋載熹平石經有儀禮殘碑以爲儀禮之名雖不出於鄭康成而實始於東漢此亦未之深考隋志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二種其論

音岑經義鈔 卷三 五 花雨樓校本

曰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洪适隸釋鑿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傳題名有堂谿典馬日碑等八援水經以駁范書范人姓名皆蔡邕同時寫石經者援水經以駁范書范書儒林傳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攷則熹平石經似爲三體石經據水經光初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則三體石經爲魏所立而熹平所刻近儒皆從其說顧亭林萬季野立實一字石經也 朱竹垞翁覃溪以爲一字石經熹平所立然石經之爲柳東皆同 見於范書者據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據蔡邕張馴傳又云六經及讀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曰臣少從馬融受古學禮文頗知今之禮記七篇特多回文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列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乃知熹平時蔡邕所立實祇五經後從盧植所請刊立禮記合之爲六經隋志以爲七經則誤也其續刊在光緒六年當如水經所云盧植奏請之時適有南夷之叛植出拜盧江太守歲餘復徵靈帝卒從其請立之本傳不言略也前儒誤以禮記爲四十九篇戴記且謂盧植其六經之禮爲禮記所請則不立與陸載所記不合 當從盧植傳所言陸機洛陽記載延之西征記並以

音岑經義鈔 卷三 六 花雨樓校本

熹平石經爲禮記與盧植傳合但植所奏請禮記非四十九篇之戴記乃漢魏所稱十七篇之禮記觀隸釋所載殘碑自知十七篇之禮記爲今文其古文在中祕植以今文多舛誤必以古文相校乃得其實此與儒林傳言康成習小戴禮此小戴禮亦指十七篇其下文又言注小戴禮之禮非謂小戴記也故戴四十九篇禮記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者同一意旨故云願詣東觀考禮記古文科斗也西晉以來禮記之名爲四十九篇之專稱十七篇別號儀禮熹平石經之禮記亦遂改從當時之號此隋志所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七

花雨樓校本

十七篇鄭君此注前儒多以爲非矣東漢以來稱周官爲周禮儒者猶非薄其名西晉以來稱十七篇爲儀禮學者習焉而不以爲非回惑孰甚焉

苔岑經義鈔

卷三

八

花雨樓校本

古祭祀之樂不用商聲說

張壽榮

天有四時地有五行樂有五聲五聲之不能無商者猶四時之不能無秋五行之不能無金也樂有不用商聲者猶時當春夏之長養而非秋之肅殺行爲木火之王相而殊金之刑剋氣之未至故其時其行不見義之無取故其樂不用曷嘗並其聲而去之哉春官三大祭之樂有宮角徵羽而不及商聲鄭說之曰祭尚柔商堅剛也義本無闕以祭不用商非樂皆去商也以三大祭之樂無商非凡祭之樂皆無商也不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九

花雨樓校本

然經于上言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豈五聲可以去商不數哉唐趙慎言未明鄭說謂周木德金剋木故去之因以唐土王請加商調去角調是真謂五聲可以去其一則四時可以無秋與春五行可以無金與木矣有是理乎後人不于趙是普轉議及鄭非論之覈也凡樂之始有均均者各以其律爲宮而調之卽古還宮法也還宮之法五聲並列經所謂文之鄭釋之以爲均者也三大祭不及商者以諸樂既均可無取乎商之堅剛也故天神地示人鬼同而前爲之均

五聲必備後則格以和柔于商固有所不類也明乎此可以知鄭說矣然則鄭以聲類求之三宮中有先生後用後生先用同位不同者果經意乎曰此義少迂不若仍以還宮法言之蓋還宮六十調圓鍾之爲宮無論矣考之夷則宮有黃鍾之角林鍾宮有太簇之徵姑洗之羽所謂三宮四均也函鍾黃鍾之爲宮無論矣考之無射宮有太簇之角南呂宮有姑洗之徵黃鍾宮有南呂之羽南呂宮有大呂之角林鍾宮有太簇之徵大簇宮有應鍾之羽所謂四宮四均也鄭以聖人制作精意攸存此宮必此角此徵此羽者非苟焉而已因具爲之說然少自然之致多歧出之見以爲信然吾不敢知焉

苔岑經義鈔

卷三

十

花雨樓校本

皮繇二字同音通用攷

學憲 成懷嶠

古音皮在歌類當讀如婆詩羔羊之皮與純韵左氏傳牛則有皮與多韵從其有皮與何韵今之波被玻頗跛破簸等字皆以皮得聲音猶未變也繇本薄官切讀若嬰嬰婆可由雙聲而轉故儀禮鄉射禮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今文皮作繇漢書御史大夫繇延壽繇亦音婆是皮繇二字同音之證也繇與番通詩番維司徒韓詩番作繇番聲字如蕃嚮之蕃鄙薛之鄙皆有皮音又司徒皮即司徒番有漢書顏師古注

苔岑經義鈔 卷二

十一 花雨樓校本

可證蕃鄙番既可通皮豈繇獨不可通皮乎且繇字古在桓類桓與歌爲陰陽自有對轉之理如詩陳風南方之原與娑韵大雅時維姜嫄與何韵齊語言獻如莎陳宋之間言桓如和二類相轉之字幾不勝枚舉然則皮繇之同音通用又何疑也

原評

簡練精要言不煩

皮繇一字同音通用攷

學憲 張壽榮

古字通用之例不外轉借轉借明而後音之同異定竊嘗舉其例蓋有六焉曰本轉曰本借曰旁轉曰旁借曰互轉曰互借本轉者字本同類音又同母貪利貪戾是也本借者字雖同類音則異母定如定弋是也其母同而類異者如猶與容與是爲旁轉母異又類異者如盍簪盍貸是爲旁借互轉則聲分輕重邦域封域是也互借則形別纖微盱豫紆豫是也皮繇二字一在古韵歌類一在古韵桓類一屬唇音重母一屬唇音輕母儀禮鄉射禮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今文皮爲繇其即旁借互轉之法歟然古讀皮如婆繇亦有婆音左傳殷民繇氏釋文繇步何反漢書谷永傳繇延壽師古注繇蒲何反蕭望之傳又音繇爲婆史記丞相司直繇君索隱云繇音婆文選繇休伯呂向注繇步何反是皮繇二字且無輕重之別矣謂之同音宜矣又繇與番通詩番維司徒韓詩番作繇番亦有婆音史記河東守番係索隱注番音婆其番聲字如黨鋼傳蕃嚮地理志蕃縣蕃皆音皮顏氏師

苔岑經義鈔 卷三

十一 花雨樓校本



古亦謂古今人表司徒皮卽詩司徒番史記太史公  
自序厄困鄱薛彭城徐廣曰鄱音皮皮並讀如婆大  
致歌戈爲寒元之陰聲二部每相轉借故如大誥民  
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左氏經瑣澤公羊作沙澤詩  
暉暉駱馬說文引作侈侈齊語言獻如莎陳宋言桓  
如和梁有吹臺孝王時改爲籛臺此皆音近通用固  
不獨皮籛二字足以盡之也

舉六例以釋經如肉貫弗羅列分明中間證引駭  
博具見澤古功深古音分部主孔龔軒說亦能精

於審別 原評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五齊三酒用法考

黃以周

周官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  
緹齊五曰沈齊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五齊三酒皆獻酒也天子大禘備用之司尊彝述祠  
論烝嘗時祀追享朝享之禮而曰鬱齊獻酌醴齊縮  
酌盎齊沈酌凡酒脩酌凡酒三酒也見鄭注五齊上  
不及泛下不及緹沈此天子中祭之禮也崔氏靈恩  
說天子禘備五齊三酒禘備四齊三酒不用泛齊時  
祭止用醴盎二齊三酒是也天子時祭用九獻鄭注

苔岑經義鈔 卷三 四 花雨樓校本

司尊彝曰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  
正謂正獻天子時祭其正獻九酌也天子大禘用十  
二獻賈疏特牲饋食禮曰天子大禘十有二獻禘與  
時祭皆九獻禘亦大祭似不當與時祭同其云禘十  
二獻是也天子獻禮經無明文崔氏推行九獻節目  
疏家遵之十二獻之節目未有言之者嘗輯詩箋禮  
注以補其略詳所籌禮詁中今攷五齊三酒用法畧  
依十二獻節目言之初獻再獻謂之裸王與后各酌  
鬱齊以獻尸尸灌奠而不飲見孔賈二疏三獻四獻

謂之朝踐亦謂之朝事王酌泛齊后酌醴齊見崔氏  
義宗五獻六獻謂之饋食亦謂之饋獻崔氏云五獻  
王酌盎齊六獻后酌緹齊七獻謂之朝獻八獻謂之  
再獻崔氏云七獻王酌泛齊八獻后酌緹齊崔氏諸  
說皆誤七獻八獻之誤由於誤會鄭注五獻六獻之  
誤又從七獻八獻之說誤推之也今以五齊次第差  
之當云五獻王酌醴齊六獻后酌盎齊七獻王酌盎  
齊八獻后酌緹齊凡禘祫之用齊皆漸卽於清如崔  
氏說七獻八獻反用濁酒非其差也鄭注云朝踐朝

荅岑經義鈔

卷三

五  
花雨樓校本

獻尊相因再獻饋獻亦尊相因此語見司尊彜注司  
尊彜本言時祭之禮時祭止用二齊故朝獻再獻錯  
之以爲文且醴盎二齊清濁不甚殊也朝獻之名起  
于時祭時祭九獻止用二齊三獻四獻王與后皆酌  
醴齊五獻六獻王與后皆酌盎齊至七獻八獻二齊  
已徧禮不得不錯之故王朝獻用三獻之醴齊后再  
獻用六獻之盎齊祫用五齊禘用四齊何待更錯此  
崔說之不足據也九獻爲諸臣所昨崔氏云諸臣爲  
賓者則酌沈齊是也此於特牲饋食禮謂之賓三獻

其後有長兄弟獻尸之禮爲十獻衆賓長獻尸之禮  
爲十一獻上嗣舉奠獻尸之禮爲十二獻當以特牲  
禮推之但特牲禮以此三獻爲加爵而天子以此爲  
正獻後又有加爵此其別也何以言之賓筵詩曰子  
孫其湛各奏爾能鄭箋曰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  
爵也士之祭禮有上嗣舉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  
獻尸之禮引文王世子登餽獻受爵以上嗣之文爲  
證其注特牲禮曰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天  
子之適長子有傳重之道舉神前所奠之尊以獻尸

荅岑經義鈔

卷三

六  
花雨樓校本

崇於諸臣之用鬯故詩人于祭祀及之其云子孫者  
子卽長兄弟于所祭爲子行孫卽上嗣于所祭爲孫  
行鄭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明特牲士禮止有  
三獻故以長兄弟嗣舉奠爲加爵天子則以爲正獻  
禮也以上九獻五齊之用已徧以次差之長兄弟之  
獻尸用事酒衆賓長之獻尸用昔酒上嗣之獻尸用  
清酒至此正獻畢而酒正所實五齊三酒至此用亦  
徧如先鄭說事酒爲有事者所飲之酒昔酒爲無事  
者所飲之酒清酒爲祭祀之酒祭祀之酒宜崇于助

祭之酒何爲事酒昔酒反在祭酒之上可知事酒昔酒亦祭酒非謂執事之酒也執事之酒雖或亦用事酒昔酒要不得謂事酒昔酒不用諸祭祀也事酒記謂之明酌見鄭注明酌者神明之也而謂非祭酒乎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元酒卽明水散文本通醴醑醑爲五齊之三澄酒卽三酒酒正注是本注以爲沈齊非禮運所記亦在獻酒也記又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天子時祭用二齊朝踐后薦醴齊饋獻后薦盎齊諸侯止用一齊故朝踐夫人薦盎饋獻夫人直用酒此其差也酒亦當爲事酒禘用四齊崔氏所推亦多誤如云五獻醑六獻沈七獻醴八獻盎九獻沈皆非茲篇幅長姑畧之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七

花雨樓校本

賞地參之一食解

黃以周

周官司勳云賞地參之一食謂受賞者之所食也受者食賞地參分之一則以其二貢於王所謂國正是也下云惟加田無國正明賞地猶征於國也先鄭注云不以美田爲采邑後鄭注云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兩說皆不可信采邑與賞地異采邑周官謂之家邑小都大都其地之遠近數之多寡各有定制而賞田在九田之中輕重眡功大賞重歿則歸諸公家不若采邑可以處子孫左襄二十八年云齊與晏子擲殿其畧六十卽賞地也晏子本有采邑故曰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擲殿非惡富也又二十六年云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八邑子產六邑亦謂賞地也若采邑子展子產之先人肩受之矣魏策公叔痤爲將勝韓趙魏王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攘功於吳起巴甯饜襄於是各賜田二十萬此賞田之顯證也魏王曰公叔長者不可無益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加田之顯證也賞田較采邑爲重加田較賞田爲尊晉

苔岑經義鈔

卷三

六

花雨樓校本

語曰官宰食加謂加田無國正得以參之一食其官  
宰也賞加之田在遠郊遠郊之地不易一易再易不  
等賞加之田未必盡以下地先鄭以賞田爲采邑固  
謬云不以美田爲采邑更失先王崇功之意也參之  
一食謂賞其所食之數非天子食先鄭注本不誤大  
司馬云凡令賦以其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  
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  
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先鄭注  
云上地謂肥美田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休  
其一頃歲種二頃下地薄惡所休者多據先鄭注食  
參之二參之一者皆謂受地者之所食非天子食與  
此參之一食爲受賞者之所食其義正同但大司馬  
食參之一明下地差等之數司勳參之一食明賞地  
公私之則兩職之辭若同意各有指先鄭以參之一  
爲不美田由泥於大司馬職而誤其以食爲受地者  
食尙不誤也又考大司徒云諸公地方五百里其食  
者半諸侯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方三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荅岑經義鈔 卷三 九 花雨樓校本

諸男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先鄭注云其食者半  
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屬天子參  
之一亦然先鄭此注亦據經文五百四百里云云兼  
山川附庸言其食者參之一四之一云云據土地之  
可食言其食謂受封者食與上文土其土制其域兩  
其字同記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日子是  
古者子男之國多在四裔中土封子男者絕少周官  
言服曰侯甸男采衛亦侯內而男外子男之國其土  
多瘠故其食僅四之一侯伯居五等之中鄭注周官  
言賦法以三分去一及二而當一兩法通率之與其  
食參之一之數正合詳所著經禮通詁鄭康成以其食爲王  
食本誤其解此參之一食爲王食由誤解大司徒職  
而種地性繆也其實大司徒言其食參之一爲受地  
者可食之數司勳言參之一食亦謂受賞者可食之  
數皆不謂天子食周官下之供上謂之貢上之取下  
謂之征通名之謂之賦皆不云食其云食參之一參  
之一食皆謂受上者食

荅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食饗不爲槩解

臬憲 張壽榮

字有同聲通借者如左氏傳紀子帛公穀帛作伯帛伯同白聲也詩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揚作陽揚陽同易聲也曲禮食饗不爲槩槩當爲概之借槩概同既聲也春秋傳吳夫槩王史記項羽紀正義槩作概是槩概二字本通又攷之詩頃筐暨之概之釜鬻暨概竝亦作概槩之爲概正暨之爲概概之爲概之比例皆爲同聲通借學者可無疑於其間矣曲禮之槩必讀爲概者概王也訓見廣雅釋詁此當爲禮家相承古義爲人子者父母在食饗賓客不敢爲主猶下言祭祀不爲尸同一意耳舊注以槩量說之以節限說之義皆迂回未順蓋祇知求之於本訓而不知參之於通借也

援例說經通一義而諸義俱澈 原評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上丁釋菜解

黃以周

釋菜與釋奠不同釋奠有幣帛犧牲而無菜釋菜則祇用蘋蘩之菜而已故釋菜之禮輕於釋奠天子諸侯視學行釋奠禮而士之入學習舞者則行釋菜釋奠之禮有行於餼告之時者說見王制有行於立學之初者說見文王世子而文王世子又曰凡學春夏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是天子諸侯四時視學皆釋奠也自後世釋奠之禮祇舉於春秋而冬夏釋奠之禮廢亦自釋奠之禮亦舉於上丁而上丁釋菜之禮亦不行說者不察乃執近代之禮以考古制遂有疑釋菜卽釋奠者或又知二禮之不可合遂疑月令釋菜字譌當依呂覽作舍采舍采卽釋奠不知釋與舍爲音義相通之字采與菜爲形聲相近之字例得通借原非字譌以義言之釋菜之釋當以呂覽作舍爲正說文市居曰舍引申之有止義有置義舍采之采當依月令作菜者爲正鄭注大胥舍采云舍卽釋也采讀曰菜始入學者必釋菜禮先師菜蘋蘩之屬是也文王世子於立學曰釋奠於罍器曰釋菜上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下分別言之則釋菜固不可混於釋奠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曰爲今時大舍采也然則入學釋菜之禮三代相因其禮古矣古禮多質如廟用茅屋郊用匏器之類皆不取繁文縟節釋菜之禮其猶有古之遺意歟故祭用蘋蘩不嫌禮之薄也然則月令言釋菜取上丁而夏小正則云丁亥上丁不必亥其故何也曰夏小正舉其日之最宜者言之月令又通其變也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鄭注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於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

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蓋祭取諸亥入學取諸丁苟無丁亥用上丁可也丁取

丁壯之義望士之入學執業有成也亦取丁火之義望士之入學緝熙光明也知日之取丁專爲學士勉則月令釋菜夏小正大舍采爲士之入學習舞之祭不可解爲天子視學釋奠之禮明矣

王瓜生解

黃以周

王瓜者王蕢也王蕢之爲物蔓生籬間四月開花結實謂之王瓜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王瓜生鄭注引今月令作王蕢與夏小正四月王蕢秀正合說文蕢王蕢也管子地員篇有大蕢細蕢王蕢者大蕢也蕢之大者曰王蕢是猶女蘿之大者曰王女帚草之大者曰王蕢菜草之大者曰王芻也呂覽孟夏紀作王蕢蕢爲蕢之省體蕢之同部字古音瓜讀如姑與蕢聲亦最近高誘注云蕢或作瓜瓜瓜也又注淮南子時

則訓云王瓜枯樓也瓜瓢之俗體枯樓爲蕢蕢之借

字長言之曰枯樓短言之曰蕢蕢有大小二種形本相似前人多渾言不別惟爾雅分之最明爾雅果蕢之實枯樓下卽次以茶苦菜與月令王瓜生苦菜秀連文類舉正合王瓜卽枯樓爲蕢之大者釋文引本草枯樓一名地樓一名天瓜一名澤姑一名果蕢實一名黃瓜陶注云出近道藤生狀如土瓜而葉有叉是也爾雅又云鈎藤姑鈎又作瓠古今字郭注實如瓠瓜瓠瓜者小瓜也說文瓠也瓠小瓜也鈎藤姑

卽蒼之細者謂之土瓜或亦呼爲王瓜與栝樓同名  
本草王瓜一名土瓜陶注土瓜生籬間其子熟時大  
如彈丸唐注其葉似栝樓而無叉是也廣雅云蔞蔞  
瓠瓠王瓜也蔞蔞卽蔞蔞之異文瓠瓠卽栝樓之異  
體此不別蒼之大小而渾言之曰王瓜爲其種類本  
一不過實有大小葉有叉不叉之微別故郭注爾雅  
亦云蔞蔞一名王瓜自後人以王瓜爲蔞蔞之專名  
而栝樓之名反爲蔞蔞所奪由是月令之王瓜不明  
王尚書廣雅疏證郝戶部爾雅義疏因謂王瓜與栝  
樓不同反斥高誘兩注睡地紕繆王氏又謂廣雅專  
釋蔞蔞爲王瓜不混栝樓之名於內不知廣雅  
之瓠瓠卽爾雅之栝樓栝瓠爲雙聲字樓瓠爲疊韻  
字何得分之爲二郝氏又謂王瓜卽今之赤雹子不  
知王蒼於四月開花結瓜故月令曰王瓜生夏小正  
曰王蒼秀秀謂吐花生謂生瓜也赤雹子五月始花  
至秋瓜乃熟安得牽合爲一至於申鄭說者謂王瓜  
卽萆薢萆薢卽菝葜萆薢本不結瓜謂之瓜者以根  
之似斯說也王尚書郝戶部均已闢之不贅

蒼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夢帝與我九齡解 原載射廟文存 張壽榮

周官設占夢有王夢之聘有吉夢之獻雖在聖人曷  
嘗無夢哉雖然帝賚良弼夢以人也天使與蘭夢以  
物也武王言夢帝與我九齡齡者何屬與者何事夢  
者其果何所見邪孔疏引皇氏說以齡爲鈴鐸鈴鐸  
而九夢有所見矣鈴鐸以宣聲發聲振聵合天下之  
憤憤者而警之覺之武王所以占爲九國之撫也迨  
文王非之通鈴爲齡以天之命之者寄意深遠假借  
一物詔及終身聲之所存義可廣取不必拘乎鈴而  
說之蓋武王見其小文王見其大矣孔冲遠不是之  
審顧謂徧驗書本齡皆從齒解爲鈴鐸於理有疑甚  
矣其見之左也夫當二聖之相爲告語所辨者第音  
聲耳無所謂鈴與齡之文也出諸武王之口而知其  
爲鈴入諸文王之耳而通之以齡綴文者因後之齡  
而書前之鈴同爲齡可也卽因前之鈴而書後之齡  
亦爲鈴可也何也義存乎聲賅文自有可識也此六  
書假借之法漢以來經師皆能明之皇氏之解爲鈴  
鐸實得經意何冲遠不達而轉生訾議哉且正義訓

蒼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齡爲善謂夢得九種齡善此復成何語邪如謂天帝  
言之則武王當自解之文王不必更爲之辭且經何  
以直稱與而不及所言邪甚矣其見之左也攷漢碑  
齡皆作軫此經據釋文所列則作聆石經又作稔知  
字皆通借本無一定說文不載齡字者或由此耳是  
經之文先儒疑之雖以爲傳業嗣統受終於廟而三  
聖之年固莫得而詳也茲第明夫孔疏之誤者

苔岑經義鈔

卷三

手

花雨樓校本

周禮猶釀解

臬憲張壽榮

王肅說經多與鄭爲難然亦有義實優於鄭者禮器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鄭注云合錢飲  
酒爲釀旅酬相酌似之也此以釀字本義爲說然世  
俗斂錢之事豈所以擬周禮將曾子之言毋亦有過  
當者乎王肅本釀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尸旅酬  
不三獻猶遽而略其說實深得經意蓋自夏殷迄周  
三代之禮已日趨於文故夏立尸質也殷坐尸文也  
周旅酬六尸文彌縟矣此後更有繼周者必踵而甚  
焉有加無已則周禮雖文其猶卒遽未詳者與曾子  
之爲此言固遠有所見而發也旅酬之飲以禮斂錢  
之飲不必中禮夫亦何所取而及之哉古字同部同  
聲皆得假借遽同从虞聲於古音屬模部王肅本  
作遽爲正字鄭本作釀爲借字此部中如莒擘之擘  
亦作茹垂葭之葭亦作瑕皆其比例

申王黜鄭不少依回說經之貴實事求是固自應

爾原評

苔岑經義鈔

卷三

手

花雨樓校本



宵雅肄三解

黃以周

詩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記國子入太學宵雅肄三官其始肄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優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君臣燕樂之詩為始學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是也呂伯恭駁之曰宵肄為夜誦初學於夜閒肄習三章之雅善端良心油然而生宵不必改為小肄三非獨如舊說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不知宵小古多通用方言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花雨樓校本

十二宵小也莊子列禦寇宵人之離外刑者宵人即小人故古又偁羣小為宵小或借稍字為之膳夫注稍事即小事或借銷字為之莊子則陽注銷小也或又借趙字為之方言十二趙小也宵稍銷趙皆从肖聲肖从小聲音近義通故諸字並有小訓鄭注甚塢呂說見麗澤論說乃門人記錄之失其作讀詩記亦取鄭注則夜誦之說呂氏亦自知其非矣或曰小雅首三篇為天子燕樂羣臣之詩庶人安得用之曰鹿鳴三三下達於士大夫故鄉飲酒用樂亦歌鹿鳴之

三國子初入學肄此詩以官其始茲與冠婚用士大夫禮同故曰宵雅肄三優之也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花雨樓校本

尹氏卒解

黃以周

春秋有三傳皆出於聖人之徒而所聞有異辭不能畫一如隱三年經書夏四月尹氏卒公穀兩傳竝同而左傳獨作君氏以春秋比事屬辭核之則公穀實優於左傳公羊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休曰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穀梁傳范甯注亦同公羊家說特不言譏世卿釋何氏意尹氏之擅立以世爵

荅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故崔氏之弑逆以世祿故故經於隱三年尹卒以氏書宣十年崔出奔亦以氏書聖人以為是為世卿者所為故各因其事以著履霜堅冰之戒比事觀之其例自明或曰春秋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定四年書劉卷卒皆名如尹氏為周大夫亦當以名卒且春秋貴之書爵書族貶之書名尹氏貶氏而不名殊非通例曰不然春秋為例不一聘問帥師皆以去氏為貶故於仲孫曰嘉之於鬻溺曰疾之外諸侯之薨內大夫之卒皆赴以名禮所謂生名之死亦名之故薨卒以稱

名為正其不名者示貶二者各有其例本不相蒙或謂春秋無達例竊謂讀春秋者無達識也且春秋隱

三年書尹氏卒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比事觀之則三書尹氏皆為周大夫明甚學者於立朝奔楚之尹氏則信之於尹氏卒則疑之是知三五不知十矣又考隱七年滕侯卒八年宿男卒莊三十一年薛伯卒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成十六年滕子卒皆以國小微之而不名成十四年昭五年定九年哀三年並書秦伯卒以國

荅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強貶之而不名比事觀之滕宿薛杞秦諸君以爵卒尹氏以氏卒一例示貶可知學者於滕宿薛杞秦諸君之不名循以為例於尹氏卒之不名偏疑非例而不信是亦知二五不知十矣然則左傳之言豈臆說無稽歟曰春秋之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故三傳間有同異尹氏左傳作君氏比事觀之實違於例凡君夫人之薨無書卒者其違一書夫人薨必繫以姓而後別但曰君氏安知不為隱公之夫人其違二如謂君氏即君母則母以子氏書法當同僖

公成風之例妾以君氏書法當同惠公仲子之例但  
 曰君氏不辭設或舉聲子卒而語人曰隱公氏卒未  
 有不啞然笑者其違三如謂聲子未正夫人之位故  
 變文曰君攷之禮經妾於夫人稱君君即夫人也既  
 可稱君即可稱夫人何必變文且春秋時奪嫡立庶  
 之禍皆由於嫡妾之名分不正如成風屬其子於季  
 友而僖公得立敬嬴屬其子於襄仲而宣公得立故  
 春秋於時公之母未為夫人者辨之甚嚴或繫之君  
 而曰惠公仲子或繫於子而曰僖公成風何獨隱公  
 之母變文曰君以亂嫡夫人之稱其違四如謂君氏  
 不書姓與莊元年書夫人孫於齊同例但文姜孫齊  
 不書姜氏為絕不為親之特例聲子何辜亦不書姓  
 以絕之必非經意其違五如謂君氏卒不書姓與僖  
 元年書夫人氏之喪同例但夫人氏喪蒙上夫人姜  
 氏薨於夷故省文以見義如上無蒙直曰夫人氏曰  
 君氏經無此例其違六凡左之異於公穀者多公穀  
 短而左長尹氏之卒當以公穀為正不可癖左三傳  
 各有授受互有出入校以經例短長自見揚子有言

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曰眾言淆雜折諸聖  
 比例切當駁辨詳明 翰齡讀

苔岑經義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筮短龜長解

黃以周

左僖四年傳晉獻公欲立驪姬為夫人卜不吉筮之  
 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注據僖十五年傳  
 文以證其義謂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蕤蕤而後  
 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筮短孔疏謂著之德圓而神  
 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雖龜之長無以  
 加此卜人有為而云案古者龜有頌辭筮有繇辭皆  
 至聖所作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定天下之業斷  
 天下之疑原無短長之可指然以象數分言龜筮實  
 有先後左傳所載韓簡語固足為證又攷之周禮太  
 卜掌三兆三易之法龜之兆頌詳於筮自太卜外又  
 設占龜之官卜師上士四人龜人中士二人華人下  
 士二人占人下士八人而掌占筮者獨筮人中士二  
 人筮之用簡於龜太卜曰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  
 則作龜大祭祀則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大事重  
 卜為龜長也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是不  
 以筮為可定而仍卜之為筮短也鄭注占人掌龜云  
 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亦用晉卜之語

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則晉卜所云實合周禮矣又攷之洪範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觀其立文之先後  
 意有輕重龜先於筮是龜重也龜重者龜長也又云  
 汝則從龜從筮逆作內吉為龜長也下不曰筮從龜  
 逆作內吉者為筮短也晉獻公欲納驪姬為夫人正  
 為內事內事之吉必求龜從勿恃筮從故曰筮短龜  
 長不如從長王肅注卜五占用二云筮短龜長故卜  
 多而筮少亦用晉卜之語則晉卜所云又合洪範矣  
 然因筮短以短易則大不可繫辭傳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  
 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則占筮乃易中之一道故筮  
 雖短於龜不足為易病後人視易為卜筮書則筮短  
 而易亦短矣孔疏蓋有所激而云  
 於杜注外復列周禮洪範二證佐遂覺晉卜非漫  
 為設辭末言筮短不足為易病言孔疏有激而云  
 見解獨真尤能曲中窾要

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兩馬掉鞅解

張熊占

春秋宣十二年傳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杜注云兩飾也掉正也林氏亦謂飾馬正鞅以示閒暇案訓兩為飾於古無證義亦未明或曰掉鞅者掉兩馬之鞅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如其說則經當言掉兩馬鞅何以言兩馬而後及掉鞅耶陸氏釋文引徐云兩或作兩考說文無兩字玉篇訓為松脂其字從木與馬無涉與飾義亦遠阮氏校勘記謂北宋本兩作兩從手與飾義似近矣而說文及玉篇皆無兩字知其字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為後出不足信也俞氏羣經平議曰兩者兩兩排比之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兩猶耦也然則兩馬者御者下車排比其馬使服與服耦驂與驂耦不至僂互不齊也說甚明僚可從兩馬掉鞅對舉為文蓋既齊其馬而復正其鞅也說文鞅頸也釋名鞅嬰也喉下脰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曰樊纓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許劉說台在頸曰鞅義與纓同杜於僖二十八年鞅鞅鞅注謂在腹曰鞅斯不然矣又儀禮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周禮巾車樊纓注

並云纓今馬鞅纓與鞅雙聲相轉故義可互通御者下車兩其馬掉其纓皆以示致師者之間暇舊注意雖不謬而或自我作古或望文生訓似於詁經皆有未諦也

申俞氏說持論平允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

黃以周

春秋襄十八年左傳十月會於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元凱此注其誤有四一曰地理之不明一曰句讀之不正一曰失齊人之事實一曰違聖人之經指司馬彪郡國志云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水經注京相璠曰平陰城南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防門北有光里亦名廣里古光廣字相通光里即廣里在魯濟之北防門又在廣里之南郡國志水經注有明證杜注謂廣一里其失一經文當讀塹防門句而守之廣里句防門有長城又深塹之其地甚險蘇代曰齊有長城鉅防京相璠曰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時齊侯外塹防門以爲蔽又守廣里以爲固自謂禦平陰之得計杜讀塹防門而守之爲句其失二古人設險以守國必遣重兵以扼之嚴門戶所以固堂室也齊有防門之險而又塹之苟復守以重兵雖以晉魯諸國之眾亦無由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突入乃退而保聚廣里是棄險也故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宜守防門不宜守廣里也如杜注是齊侯已守險矣既與風沙衛之語不接且違當年之事實其失三經書圍者圍齊都也非圍防門下傳言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即是圍事杜氏以此廣里事當圍齊顯違經指劉光伯已席之其失四近顧亭林惠定宇按尋古義以補正元凱言此未及詳盡因縷言其失以補顧惠二書之略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享頰有璋解

劉芬

禮人之玉與禮神異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黃禮北方則璧琮重于圭璋圭璋等于琥璜也典瑞琮圭璋璧琮以規聘玉人職同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注云五等諸侯享天下以璧享后以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尊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

皆寧經義鈔

卷二

望

花南樓校本

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聘規亦如之則圭璋重于璧琮而琥璜為下也玉人琢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又云大璋諸侯以聘女聘禮聘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宗鄭注云其聘夫人璋取其半玉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合之象則圭璧象陽以聘享君璋琮象陰以聘享夫人也左氏傳曰朝聘有圭以禮君言也又曰享頰有璋以禮夫人言也朝聘言禮君之圭不言璋享頰言禮夫人之璋不言圭互文見

義也非朝聘止有圭享頰止有璋也聘禮享君璧享

夫人琮以五等諸侯言此云享頰有璋則二王之後

禮也小行人合六幣皆享物鄭注六幣所以享也而云圭以馬

璋以皮是圭璋亦用之于享也鄭注云二王之後尊

故享用圭璋又注論語享禮云既聘而享用圭璧用

圭指二王之後言用璧指五等諸侯言享君用圭則

享夫人用璋可知此皆享頰有璋之義證也杜氏以

聘禮享君夫人用璧琮不用璋遂破享為饗饗之用

璋本無見文禮經享禮已逸別經言饗禮亦少杜氏

皆寧經義鈔

卷二

望

花南樓校本

蓋幸其經之無所見謂可以任此說之也杜氏又曰

臣為君使執璋此語亦誤玉人公瑞桓圭九寸其享

夫人琢琮八寸使卿大夫親聘亦琢圭璋璧琮八寸

降其瑞一等則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

其卿大夫為君使頰聘亦視其君可知卿大夫頰聘

之玉視其君其饗玉亦視其君可知杜謂臣為君使

執璋其意蓋以圭璋為君臣之分是亦無稽之言矣

疾雷爲霆電解

黃以周

釋天疾雷爲霆電郭注云雷之急擊者謂霹靂近人據文選注及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所引或作疾雷爲霆或作疾雷謂之霆並無電字當是衍文此說似是而實非也郭注謂霹靂二字卽釋經爲霆電霆電霹靂實一聲之轉霹靂本俗字蒼頡篇作礚礚見一切經音義亦俗字史記天官書霹靂夜明後漢蔡邕傳霹靂數發其字皆作霹靂釋名云霹靂礚析也所歷皆礚析也此爲正字說文注作礚礚震字下

音學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云霹靂振物者礚亦後起字古人霹靂開字祇用霹靂晉以後霹靂字盛行而漢人祇用霹靂周人謂之霆電其實一也霆字从廷而廷以王得聲與程字踐字从呈而呈以王得聲同霆之轉音爲霹與程踐之轉音爲秩同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踐踐書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凡从干得聲字漢人多轉支微部之入聲而戡職之他結切又從踐之轉音而遞變霆轉爲霹固其例也電从兒得聲漢轉音讀若歷釋名例以同聲疊韻爲訓云電驚也廣韻電五結反南史王筠

傳沈約製郊居賦示筠筠讀至唯電連捲讀電五結切約撫掌欣怵增韻范忠文公鎮試學士院詩用彩電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唯電連捲爲入聲謂鎮失韻此皆電轉爲歷之證也六朝以後不知霹靂卽霆電之轉音故注家類書家引爾雅皆截去電字以爲電自有霹靂之義也然考之說文云雷霆餘聲也木不訓霹靂雷之霹靂者古人謂之霆電電字本不可截去近人以唐時注家類書家之誤截遂謂電字衍文鍾離忱釋其此爲甚是不可以不辨

音學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襟裾考

黃以周

爾雅釋器中言衣服之制皆區以別其云衣皆謂之襟被謂之裾明二者之有異也昔者說文云目匡也衣有昔者即淮南齊俗篇所云隅皆之削蓋削殺衣領以為斜形也李巡云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字亦作衿詩毛傳曰青衿青領也至裾則與衣皆別說文云裾衣袞也袞袞也郭注方言禪衣有袞云前施袞囊也玉篇云裾衣袞袞衣前襟也衣前襟即外右衽衣衽可以袞袞物故謂之裾裾言物可居也衣皆謂之襟以交領言被謂之裾以前衽言二物迥然有別或疑襟即衽字說文云衽交衽也交衽即裾不知襟衽異字說文交衽謂掩裳際之衽與交領不同段大令注云爾雅之襟毛傳之衿皆非許所謂衽斯言得之自襟衽之字混而襟裾之制不明或又疑被謂之裾被即衿字鄭注深衣云衿交領也交領即襟不知被衿亦異字凡訓領者字當作衿衿字从合取領之相交也衿字从及取衽之可扱也衽之可扱者謂之扱扱其衽以居物謂之裾自被衿之字混

苔岑經義鈔 卷三

吳花雨樓校本

而襟裾之制更不明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也劉氏蓋已混裾於襟而猶知襟裾之異制故以衣前衣後別之郭注襟為交領裾為衣後襟參用兩說愈不可通方言云襟謂之交交謂交領又云衽謂之裾衽為上服之衽與爾雅不違襟裾之混稱當始於漢魏間

苔岑經義鈔 卷三

吳花雨樓校本

論語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解

黃以周

論語有齊魯古文三家今所傳者魯論也而注家亦多據齊古文改之非一如魯論之舊如仍舊貫之仍魯本作仁釋文引鄭注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是其證古論作仍魯論作仁音與義本兩通仁屬真部仍屬登部兩部古音最近莊子列禦寇仍自然之能釋文仍本又作認亦登真兩部通用之證凡曰仁者皆有親厚之意仁舊貫者厚舊事也謂不菲薄前人事也時魯人以舊府爲庠小將改造而徧爲之閔子以

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爲不如加葺舊府之爲得易之益曰利用爲大作傳曰下不厚事此爲文作靈臺子來樂成之占魯無是德不利大作厚舊事而已仁舊貫卽傳所謂厚事改作卽爻辭所謂大作以經證經其義自明古論作仍仍者訛之借說文云訛厚也許氏自敘傳論語古文於言部出訛字蓋卽古文仍舊貫之本字也古文訛通用仍故爾雅釋詁亦云仍厚也又通用仍故釋詁仍厚釋文云仍本或作仍訛與仍仍互相通用故一

切經正義云仍古文訛訛仍今本外木旁誤三形同其實訓

爲困者以仍仍爲本字訓爲厚者以訛爲本字說文分之甚明仍舊貫於字以訛爲正於義與仁亦近古論魯論本兩通也自鄭康成從古改仍訓爲仍因斯二家之義不可合後之讀者問其書曰魯論問其文幾不知仁舊貫之本故特詮釋而發明之以見其義甚邇可一如魯論之舊

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閔子騫閔子馬是否一人考

劉芬

春秋時有閔子馬又有閔馬父蓋一人也而與聖門之閔子騫當為二人說者曰後漢楊秉傳引禍福無門二句李賢注左傳閔子騫之辭影宋本北堂書鈔卷三十六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李善注引亦作閔子騫褚淵碑文注引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白帖卷八十七引閔子騫曰夫學殖也二句今本皆作閔子馬是閔子騫閔子馬一人也閔子馬勸公鉏以孝敬其省孝子之言又譏王子之文辭何為原氏之不學將落亦省德行科之言家語閔子騫少孔子十五歲當是長十五歲與孔門弟子年長孔子者多矣此說竊以為不然請列七證以辯之家語閔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弟子列傳亦同如謂家語文誤不應二書皆然誤一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閔子騫少孔子十五歲當生于昭公四年閔子馬于襄公二十三年已見傳閔子騫時尙未生誤二古者五十傳伯仲亦傳某甫閔子馬于昭公二十六年傳閔馬父年必五十餘矣閔子騫至時僅二十二歲不得傳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父誤三四科諸賢皆與陳蔡之難孔子厄陳蔡在哀

公六年如謂閔子騫即閔子馬則陳蔡之難年當八十有餘以衰暮之年從師周游恐無此理誤四古者名字義取相比詳王氏經義述聞閔損字子騫取虧損之義小雅不騫不喇毛傳騫虧也漢鼂錯傳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騫汚之名顏注騫損也皆其證如謂子騫即子馬與損字之義何涉誤五如謂子馬即子騫之駁文左傳于馬馬父諸文豈見不應一駁再駁誤六閔子騫不辱為季氏宰而閔子馬勸公鉏蓋季氏心腹臣也以之當德行科大賢未免污讎誤七齊陳桓之亂子我殉難非聖門之宰子牽合為一自史遷始季武子之喪曾點倚歌非聖門之曾哲詳見黃薇香師集牽合為一自鄭注始原氏之不學王子之專志子馬交譏非聖門之閔子騫牽合為一自唐人注家辭章家始

苔岑經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轉附朝儻攷

辨志課  
擬作 張壽榮

轉附朝儻趙氏孟子注第以為山名閻氏釋地謂徧攷二山杳不知所在並謂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後儒多主其說然非能質言其地也惟雋氏循以為轉附卽之杲朝儻卽成山山閻說而審定之謂閻氏未以聲音轉借求之故不能定此實能以漢人說經之法通其所可通求其所未求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更為攷核之之杲成山見於史記秦始皇紀漢書郊祀志司馬

吾岑經義鈔 卷三 圭 花雨樓校本

相如子虛賦皆與琅邪並言其為地之相連明矣而山川之名方語轉呼求之聲音本非有異如春秋經蔑亦為昧鄙亦為麋落姑亦為路姑夷儀亦為陳儀時來亦為祁黎曲池亦為毆蛇三傳所列文各不同要之皆不外乎聲近互轉也轉附之為之杲者之轉齒音一聲相轉杲附唇音一聲相轉之之通轉猶之通旃杲之通附猶不之通附皆其比例成山亦曰神山蓋卽召石山據三齊略及伏琛齊記所載謂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出海神為之驅石豎柱因名召

石山其山與成山相近又因海神事後世遂呼成山曰神山語雖不經推其故當由春秋時朝儻至秦漢時呼為成山召石山因傳會之為此說然已可見成山召石山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朝之聲轉可為成亦可為召並屬齒音字其儻之為石又以同類聲近而通古讀石若暑字與魚模一類今柘字从石為聲音尙未變漢書楊王孫傳口含玉石與乃得歸土相韻皆可證也又按管子戒篇謂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解南至琅邪下言管仲之對春出原

吾岑經義鈔 卷三 圭 花雨樓校本

農事秋出補不足及師行糧食從樂不反荒亡之行與孟子言齊景晏子事大畧相似則猶軸轉解當卽為轉附朝儻管子多譌脫誤衍字此句蓋本為我游猶轉解南至琅邪衍軸字我游二字句絕猶與由通轉謂轉附解謂朝儻解與儻古讀本聲近儻之為解猶儻之為石一也其義謂我之東游由轉山儻山南至於琅邪耳讀者或於猶下注由字以為識別後經傳寫涉下轉字車旁合為軸字而衍之此如禮祭義見以蕭光見問以俠甄鄭注謂見及見問皆當為隄

字之誤也彼一字離為二字而致脫此二字合為一字而致衍比例正同轉附可單呼曰轉猶邪婁可曰邪貫澤可曰貫斛石義通音近韋昭周語注石今之斛也聘禮記十斗曰斛說苑十斗為一石莊子鯁斛釋文斛音庾司馬本作與讀曰與此足證儻可為石石可為斛也管子此文由後人刺取孟子入之疑其名當在召石山之後至有謂轉附為轉斛屬萊州謂灘水名出南陽謂朝通湖景公欲遵海觀湖謂二山為太公桓公墓地謂卽華不住山紛紛異說昔人已辨之可勿論也

苔岑經義鈔

卷三

書

花雨樓校本

每立一說證佐鑿鑿尤妙在深通音韵絕無拘滯之形焦氏說得此乃益可信

受業姪錫祺拜讀

囊橐考

黃以周

囊橐皆裹物之具古多渾言無別毛傳小曰橐大曰囊亦未詳其制陸氏釋文引說文云有底曰橐無底曰囊與今本說文不同史記索隱引埤倉云無底曰囊有底曰囊陸氏所引說文必係六朝善本說文橐字有底曰橐陸氏所引說文必係六朝善本說文橐字下當脫一曰有底曰橐無底曰囊十字橐囊也从橐省石聲囊橐也从橐省器聲二字互訓以見渾言無別下又載一曰有底曰橐無底曰囊以見對文有異橐之制與治家所鼓鑪橐相似兩端緊括洞其旁以為口受籥吹埵以銷銅鐵故老子謂之橐籥亦謂之排橐夜行之橐亦取象於橐虛其中而鏗其旁其聲始響故其字从橐形聲相兼橐之兩端皆有底其口在旁既實其物中舉之物在兩端可以擔之於肩故秦策曰負書擔橐若囊可云負不可云擔也

策本亦作擔囊

誤橐可擔之於肩其大者或垂之車故齊語謂之垂

橐說文橐車上大橐若囊不可垂於車載之而已為囊之中實不若橐之受物在兩端其中虛也臥其橐

苔岑經義鈔

卷三

書

花雨樓校本

如駝峯故上林賦謂之橐駝橐之受物既盈其口難括又設韋以紐之故說文云韃橐紐橐之制有底則囊無底可知囊之兩端無底如今書帙曰書囊亦無底也囊既無底中實其物括其兩端內物不出故坤曰括囊九家逸象坤爲囊坤畫六斷如囊之無底也則橐其離象歟或說橐今纏腰下者直以搭腹當之搭腹古作裊腹見集韻亦作裊腹見廣雅仿有襠袴爲之故古謂之襠襠橐之制如今擔肩之錢袋古亦謂之勝方言勝儋也今江東呼儋兩頭物爲勝與搭腹迴異或又說囊今之有底袋上侈其口直以哆口袋當之袋或作佻說文作勝佻勝一聲之轉如騰或作黛勝或作蛾之比渾言之囊可偁勝見說文橐亦偁勝見方言析言之囊兩端無底橐兩端有底勝一端爲底一端爲口其制異囊橐與勝各有大小橐之大不及囊見毛傳囊之張大謂之橐見說文橐字从缶缶容四斛見小爾雅及注勝與希同容三斛見說文其大小亦異

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六甲五龍相拘絞說

辨志文  
會擬作 張壽榮

說文戊字下有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之說解者於六甲能通之而多不能通乎五龍之義惠氏定字曰龍辰也辰有五子故曰五龍說雖小誤而要有所從按六甲者甲子至甲戌六十日之中五龍者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也同在甲子六十日中而幹之數適六枝之數適五周流運行天然妙用無假強爲昔人故合稱之曰六甲五龍也然則其所謂拘絞於戊者何曰戊位中宮積一歲之日其爲六十者六而六甲行乎其間五辰行乎其間非所謂相拘絞耶辰何以變文曰龍也神其行也抑辰之爲龍於古有證矣說文辰篆其下从匕匕者今變化字已具龍之義又云辰房星考角亢氏房心尾箕東方七宿爲青龍之象其證一吳越春秋吳在辰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鯢以象龍角其證二拾遺記康成夢孔子告以辰巳既悟合之識知命當終曰歲在龍蛇賢人嗟也其證三論衡物勢篇言犬虎等入禽言毒篇又言辰爲龍巳爲蛇其證四則辰之可以龍言無疑也

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俞氏平議駁惠說謂許不曰六甲五子書傳無以十二辰爲十二龍者此因惠說辰有五子爲統十二辰言之不能無誤實則第言辰有五義自明耳蓋十二辰之辰其詞統辰龍之辰其詞專今日辰有五子見統而不見專矣然俞氏別以六甲旬中子龍寅龍等爲說尤臆度無理十二辰不可以爲十二龍豈五辰之外五子五寅五午五申五戌將並稱爲二十五龍乎何其見之左也至段氏說文注引樂氏遁甲開山圖注以五行言之說較迂回固爲俞氏所不取矣

古今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說文管見辨誤 原載舛廬說存 張壽榮

續溪胡氏著說文管見三卷頗於許書有所發明然其疏舛處亦正自難免如說文引經條謂許氏之學以古爲宗偶用今文亦必並載古文不使淆混而其餘之不別出古文者皆非今文可知此特據粵嶽山枿份彬數字言之推之他處即不能合非瑯論也引書曰圍明爲賈逵校定之今文何以不並載古文曰佛又何以不別出古文而所引未嘗非今文胡氏本書於此條證以許書從逵受古學與膺又謂易之訓發石爲稱引師說然他處又不可通 又謂易之酌酌書之救速詩之永策此等異文不害其皆爲古文家學並引鄭杜之言段借者爲證說益支離不可從夫康成元凱所言皆泛指各家異本曷嘗專主古文家而言同一古文家必不至歧異錯見間或有之亦難因說文並載憑空懸斷且如說文人部引虞書宥救倂功缶部又引作宥速屨功段氏尙書撰異曰凡古文作方今文作宥方鳩倂功小徐本五帝本紀作宥方施象刑白虎通作宥方告無辜論衡作宥皆可證以此例之則宥速當爲今文宥救之宥必如小徐本作方乃爲古方救速二字不得概以爲古文也詩

古今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江之永矣文選登樓賦李善注引韓詩永作漾明楊氏丹鉛錄引韓詩作漾則作義者韓本非毛本永義二字亦不得概以爲古文也易之的駒從可知矣說文自敘歷數諸經而以皆古文一語括之此許自明其學之所宗也至全書說字苟於義有相通文足取證雖在各家何妨兼採並列豈必屏置之不一及耶惟其大要從古文者爲多說文分部二條謂說文后部文二箇部文二不部文二口部文三句部文四皆以聲爲經並疑及庸辯艸三字按許書之例凡會意

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兼形聲字必審其義所專重者隸之或無可隸則別立一部以隸之皆有精意存焉非率爾爲之也后部后厚怒聲从口后后亦聲義以厚爲重故於后厚同音字相取而立后部以隸之后之言厚也古文厚从后土作厶可見二字本相通或曰怒聲出自君后斯爲厚矣說亦是凶郭恩多邊恩也从心凶凶亦聲義以多邊爲重故取凶樞縱橫糾結有似於窘迫之狀而立凶部以隸之不部否不也从口从丌不亦聲義以不爲重故立不部以隸之口部𠵽𠵽之相口者

从𠵽从口亦聲糾繩三合也从糸口義皆以相糾緣爲重故立口部而以二字隸之句部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聲句曲竹捕魚筍也从竹从句句亦聲鉤曲也从金从句句亦聲義皆以句曲爲重故立句部而以三字隸之此豈以聲爲經乎若用部之庸辨部之辯申部之艸亦以義之所重而隸之無煩致疑用可施行也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用以更事不當隸於用部耶辨學人相與訟也辯治也从言在辨之間言以治訟不當隸於辨部耶申象細伸有推引

昔岑經義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之義故艸字外史曳二字並隸之史曳束縛捭推也艸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束聲小鼓聲出大鼓隨之義取牽引不當隸於申部耶况庸辨二字本皆會意艸字本从束聲各部相隸例非有乖今必謂庸从庚用聲當入庚部辨从言辨聲當入言部并辨部可以不立又謂艸从申束申亦聲與拘糾等字同例以束聲爲轉寫之誤此胡氏自爲義例豈許書例乎申聲眞文類字東聲寒剛類字二類之字常有相通者如解之或體爲箠竹箭亦爲竹晉緜緣亦言緜緣楚子



麋公穀本麋作卷則即小徐本於艸下有讀若引之  
 交無害其為東聲也胡氏歷舉諸說以證申引同聲  
 轉覺多此一番辭費耳且東者分別簡之也小鼓牽  
 引大鼓其聲未嘗無別誠如胡氏說為會意兼聲固  
 無不可乃此則不言轉疑東聲之當為申聲不過欲  
 自圓其以聲為經之說夫說文果有以聲為經一例  
 則凡形聲兼會意許所稱為亦聲者三百餘字宜必  
 盡舉而改隸之而如庸辯二字正合胡氏之例又為  
 致疑展轉膠轕矛盾自陷吾不知其意之何屬也用

苔冬經義鈔 卷三

奎 花雨樓校本

部又有甫荷甯三字與胡氏所謂以聲為經者說不  
 可通遂疑及庸字辨部文二正可援后部為例竟若  
 忘之申部又有與與二字亦難說為以聲為經顧獨  
 欲改艸字為申聲此皆其疏列處  
 前條中又謂貫字當从貝母聲入貝部因母字無所  
 附麗遂別立部而以貫隸之說亦未是立母部者因  
 有錢貫虜囚二字義以穿持為重乃得隸入部首因  
 有坳麗字而立豈本字先無所坳麗強立之而又強  
 以別部之字隸之乎倒行逆施吾知許君之意必不  
 如胡氏所言矣貫可入貝部虜可入力部而皆不入  
 者以非義之所重也又謂殺當入殳部因弑字無所

坳麗遂立殺部而以弑隸之教當入支部因敦字無  
 所坳麗遂立教部而以敦隸之說尚可通實則弑之  
 義重在殺敦之義重在教自不容不立殺部教部俾  
 得隸之以見義以為無所坳麗而其義之所在轉隱  
 此亦立說之未善者也

苔冬經義鈔 卷三

奎 花雨樓校本

篆隸之變條謂父下引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孝經  
 古文本作有父隸書父不成字遂以別代之去下引  
 易曰突如其來如周易古文本作去如隸書去不成  
 字遂以突代之此凡說無稽孝經周易古文誰從而  
 見之耶按父分也从重入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父字上下入猶所謂上下有別別分解也从丹从  
 刀義亦相貫許引孝經說以證成父之字形字義也  
 去不順忽出也从到子用為物之反常事之並理不  
 順者之通稱其形上出又有忽出之義與不孝子突  
 出不容於內比附正合許引周易文亦以證成去之  
 字形字義也去突於同音取義若突之本訓為犬從  
 穴中暫出行伸為凡猝出之稱易文用引伸義無假  
 乎去字為之至隸變篆文不合者甚多非能一一求

其字以代之別可代兌突可代去則如去之或體到古文學爲流展轉相生又有毓疏棄楸等字更將何所取而代之乎胡氏說之不可通如此

釋名辨釋名條謂劉成國釋名多有考見古音韋昭嘗作辨釋名以正其失牧誓序戎車下引釋名云古者聲如居今日車聲近舍韋辨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居音攷車之見於詩易楚辭者皆音居韋謂尺遮反謬矣所以韋書亡而劉書存按韋說王伯厚已非之厥後陳氏第以爲車之音轉入歌始自魏程曉詩道路無行車與出入不相過爲均顧亭林復上推之謂始於張衡蔡邕賦及東觀記意皆非韋以今麻類字衡之誠不如劉說爲合於古實則遮从庶聲古音本與車居一類而詩何人斯舍車盱爲均易乾文言井象傳下舍與爲均禮曲禮舍固爲均則舍之古音亦與車居一類漢時車音轉入麻類舍音遮音亦竝轉呼此第轉音如是古音不爾也故劉氏分之猶不分也韋氏辨之猶不辨也蓋皆習於俗讀未嘗偏見古音部分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胡氏既

古今經義鈔 卷三 奎 花雨樓校本

論古音仍未見及於是徒因先儒之說而附和之其亦可謂無識矣

按說文管見一書近時始出吾瀾鄉闈策問甯城辨志文會俱以是列題而言者多未明析家大人筋廬說存中載有辨誤四則因請刊入此編許可爰謹錄之俾究心小學者得所取裁焉男鴻桐附識

古今經義鈔 卷三 奎 花雨樓校本

苔岑經義鈔卷四

鎮海張鴻桷晉柯甫輯

傲居先生再傳弟子

夕惕若夤解

成品駿

易乾三曰夕惕若夕句惕若句豐曰發若節曰嗟若句法正同說文引易作惕若夤夤敬也惕若夤之夤義亦相貫異曰用史巫紛若離曰出涕沱若紛若用史巫之兒沱若出涕之兒句法上下互易比例正同離曰履錯然敬之錯然敬之兒句法與惕若夤無殊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一 花雨樓校本

矣以古韵推之乾初龍用東部韵此爻夤字與二四五之田人淵天人眞部韵用最密若無夤字則三爻獨無韵矣許書自敘言備易孟氏夕部夤下引此經知其爲孟氏古文也至說文於惕字下又引夕惕若厲則許所見本亦各不同漢儒授受俱有師承許氏意在並存不欲泥此廢彼學者當據以爲法也然則李氏集解所引鄭荀諸家說皆不爲夤字作解諸書引經多作夕惕若厲何耶曰易之異文錯見於釋文而集解多不載安得以集解不載而以爲無異文

乎易以厲无咎爲句文言傳云雖危无咎可證則諸書所引夕惕若厲與聖傳不合安知非原文本作夕惕若夤後儒因今易無夤字而遂改從之耶說經不可拘執一家類如此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二 花雨樓校本

見羣龍无首解

張崇文

易曰見羣龍无首吉程傳云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本義因之不知龍德即天德也觀象傳可見若不可為物先豈天德純粹之至猶非所以為首乎且坤之先迷後得主是陽能先物而為主矣其得以凶目之乎或曰首即元也乾元无端即无首之妙然以此解天德則可以此解羣龍有不可通者矣按李氏鼎祚集解引朱衷說曰六位皆九故曰見羣龍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

吉岑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故曰无首吉據此則當以見羣龍為句无首小讀蓋天德之至物固無以尚之如堯舜在上禹臯稷契在下上下皆以剛德相見豈猶有加於此者乎此說較為得之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解

方義鴻

坤之象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本義程傳皆無瑤解漢儒如馬融謂孟秋陰氣始著坤之位同類相得孟春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荀謂謂陰起于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陽起于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此皆以秋夏配西南春冬配東北而以消息解易者也然說卦傳一篇言入卦方位特詳自應據此解經必牽言消息義轉迂回矣虞仲翔雖力攻二說獨申己見然所據納甲顛倒入卦方位尤不可為訓至魏王弼謂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立說懸虛未離清談積習惟李鼎祚集解引崔憬說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與坤非類故喪朋此與說卦傳方位相合當為正詁蓋坤妻道也以喻在室得朋猶迷于失道出嫁喪朋乃順而得常也

吉岑經義鈔

卷四

四

花雨樓校本

龍戰于野解

成勳

易曰龍戰于野戰接也非鬪之謂也其血元黃者坤血本黃而交乾則元黃聚震之為龍為元黃者具於此非鬪傷而見血也象傳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窮極也謂陰盛既極必與相交也若徒以爭競取象既非坤順之德又失交和之義且震之元黃亦何自而生耶荀氏爽於爻注曰坤在於亥下有伏乾為其兼於陽故稱龍於戰字無訓蓋李鼎祚刪之至其文言傳注直云陰陽相和而九家易亦謂陰陽合居明非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五 花雨樓校本

鬪爭之謂矣鄭君康成之爻注不傳於說卦傳戰乎乾注云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之猶君臣對合也於雷風相薄注云薄入也則鄭君以戰為薄入對合之義矣說文引易龍戰于野釋云戰者接也小爾雅曰戰交也接交同義戰曰于野者乾為野主陽而言也又文言傳謂陰疑於陽必戰疑本擬字苟虞姚信蜀才本皆同以陰凝於陽釋戰字尤其義之顯然者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解

歐昌錦

小畜彖小過六五並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舊解謂東北陽西南陰雲起自西郊陰唱陽不和故不雨說似可通但必以雲起西郊為不雨則小畜上九又何可言既雨既處乎傳曰尙往也尙上通正謂往上所積既滿而後雨雨行於東南之巽而西不雨也小過上爻不言既雨而傳特釋之曰已上也則震之上雨可知矣而艮以止之止於東南之山乃不行於西也虞氏仲翔曰密小也密既訓小纔作密雲自不能雨及其氣既往則聚于上者散于下又不能雨故傳曰施未行也言天既施雨于上特未行於西耳小畜自二至四互兌小過自三至五互兌皆有西象其曰郊者小畜之乾為郊小過五動為乾亦郊象故並及之也

苔岑經義鈔 卷四

六 花雨樓校本

幽人解

鄭一夔

履九二幽人貞吉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解之者以幽爲幽隱又以幽爲幽靜然履象傳言中不自亂歸妹象傳言未變常自亂變常並以幽人言能貞故不自亂未變常則幽隱幽靜之說非經本指明矣幽人者謂幽囚之人也幽人貞吉利幽人之貞謂幽囚之人能貞其占始吉始利也虞氏履九二註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得正位震出兌說幽人喜笑故貞吉也歸妹九二象與履同義亦當無異或曰說文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幽隱也爾雅釋詁幽隱微也郭注微謂逃藏也六韜冬道藏萬物靜訓隱訓靜似非無據何獨援一虞注謂幽可訓囚也曰幽之訓囚古書皆然非僅虞注也史記殷本記周本紀皆言紂囚西伯羨里而太平御覽所引尸子則曰文王幽于羨里是幽爲囚也易林剝卦既曰執囚縛束拘制于吏又曰幽人有喜是幽爲囚也他如荀子言公侯失禮則幽漢書言身幽北闕以及史記言幽於縲紲深幽囹圄之中幽于圜牆之中凡幽之訓爲囚者又不勝指數且以古韻言之

幽囚同類古字凡同類者多同義正韻云幽囚也是其證矣說文訓隱爲蔽囚者必有所遮蔽是幽隱一義杜注左傳微匿也囚者未有不藏匿是幽微一義此由幽義引申之益可曉然矣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二十一

24 B

拔茅茹以其彙解

方義鵬

易泰否二卦竝言拔茅茹以其彙按拔茅句茹以其彙句象傳言拔茅征吉拔茅貞吉此古讀之可見者也茹牽引也虞仲翔王輔嗣鄒湛義並同彙類也漢書劉向傳引泰初釋之曰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注引鄭君說謂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此其易之正義歟泰之三陽以征而吉否之三陰以貞而亨程傳謂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其言深切著明尤得易之微指茹當為拏之借說文茹飢馬也拏牽引也茹拏同諧如聲故字得通借公羊僖元年傳獲莒拏釋文拏一本作茹淮南本經篇芒繁紛拏注讀拏為茹縣之茹拏可通茹卽茹可通拏矣彙者竄之借古文作曹者又卽竄之異文說文竄草木竄亨之兒其字從兪兪草木盛兪兪然故竄亦為草木之美盛由草木美盛引伸之得訓為類一義相成董鄭本彙作夤者夤敬惕也由敬惕之義引伸之故董訓為出鄭訓為勤然與彙字音讀俱遠此或彙夤二字形近致譌後人附會之

峇岑經義鈔

卷四

九

花雨樓校本

而為董鄭二訓也且據漢書注鄭固言類不言勤矣更以泰否卦象推之泰上互震震為草莽與茅同類否上互巽巽為茅下互艮艮手持之拔茅之象泰否俱有坤坤為聚為萃為類有茹以其彙之象泰三陽為類初三得位可不升以二升五為君初三以類相從君子上進之象征進也故征吉否三陰為類小人道長三陰俱升成泰初之四得正陰陽交而亨貞正也故貞吉亨此皆所謂牽引以類也又茅之牽引者為根因牽引而言根非茹之訓為牽引者卽可訓為根也考經傳中無訓茹為根者自以茹為茅根遂有誤讀拔茅茹為句如王注以後之說經者此亦不容不辨也至或說茹為茹蘆謂爾雅釋草茹蘆茅蒐孫注一名蒨可以染絳是則於經之取義既無所涉特務為新奇非正詁也且其句讀之誤與解為茅根者又豈有異乎皆不足從

峇岑經義鈔

卷四

十

花雨樓校本

輿說輻解

孔昭黎

小畜之三日輿說輻程傳云陽為陰制不能前進猶輿之說去輪輻然後之解經者多因之按輻輪轅也在轂與牙之間非可說者輻說當連輪言不當連輿言則輪輻之訓其非經指也明矣小畜以眾陽蓄陰與大畜以陰止陽象自有異三以九居陽位陰方懼其上凌何陽之能制也然則其義果何取乎攷釋文輻本亦作輓鄭君康成注輓伏兔也釋名釋車展似人展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輓輓伏也伏于軸上也蓋輓形似展車行則夾軸以載輿止則脫之小畜一陰為眾陽所蓄三不以進凌而說輓字正作輓不作輻也嘗以古音推之輓从復聲幽部字與下句目字初二爻道咎復字古韻正協大畜以輓與逐咎韻大壯以輓與角韻其字並屬幽部若作輻則字从畱聲于古音屬哈部詩伐檀坎坎伐輻與側直億特食為韻正月員于爾輻與載意為韻外如福从畱聲楚茨則以棘稷翼億食祀侑韻之富从畱聲小宛則以克又韻之匄从畱聲生民則以疑食韻之葛

古今經義鈔

卷四

二

花雨樓校本

从畱聲我行其野則以特富異韻之凡畱聲字所韻皆屬哈部從未有與幽部中道咎復目等字同用者者此輓字之必不可易也或曰說文易輿說輓而云輓車軸縛也其訓伏兔者字又作輓今何以易之曰析言之輓為軸上之伏兔輓為軸之縛合言之則輓即伏兔所謂散文則通也古者束輅曰鞅束軸曰鞅約鞅曰約軹衣衡曰裕皆所以為固伏兔在軸上亦有革若絲之類以固之故言輓而輓在其中許說字書不得不分釋其義鄭注及釋名渾言之未為不是也

古今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獭豕之牙解

鄭錫璽

易曰獭豕之牙舊解謂豕去勢曰獭去其勢則牙不剛躁此說非也爾雅云豕子豬獭獭形疏獭健豬也則獭豕乃豕之強者非去勢之謂上文以童牛喻初陽之微此曰獭豕正謂一陽已壯猶豕之強耳牙鄭君康成讀爲互互亦作𠄎胡故切埤雅云𠄎者所以𠄎豬豕之杙蓋以木交互爲之用以圈豕如施梏於牛亦禁之之意也然則𠄎爲牙者特經傳寫形聲譌誤當從鄭說爲正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晉如鼯鼠解

鄭震

晉九四晉如鼯鼠說文鼯五技鼠也爾雅釋獸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也舍人樊光同易九家注亦以五技鼠釋之王注孔疏因之此皆訓鼯鼠爲五技鼠也荀卿云梧鼠五技而窮梧鼠同在古韵模類梧卽鼯之借故亦以五技鼠爲訓玩經指晉進也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今九以剛進處四失順而又麗乎陰則拂晉之道故曰晉如鼯鼠以五技而窮之鼠釋鼯鼠正合經指惟郭景純爾雅鼯鼠注云好在田中食粟豆與詩碩鼠同又云關西呼爲鼯鼠以碩鼠爲鼯鼠又以碩鼠鼯鼠與鼯鼠爲一物如其說則毛鄭解魏風何不云碩鼠卽五技鼠也許慎作說文何更分鼯鼠爲胡地風鼠也是碩鼠鼯鼠之不同鼯鼠也明矣陸氏疏謂大鼠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此欲從郭氏牽合諸家之說而致誤也後之解經者或以鼯鼠爲貪而畏人之碩鼠此又因郭氏陸氏而致誤也至謂螻蛄一名鼯鼠亦有五技其謬抑不足論已

苔岑經義鈔 卷四

古 花雨樓校本

河洛圖書說

辨志 黃家橋 課

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向父子以及班固關朗邵雍諸儒皆謂圖數十而書數九矣而劉牧好奇逞臆獨互易之平湖陸氏據朱子之說以辨之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河圖以生成分陰陽洛書以奇耦分陰陽則河圖者虛其中而洛書者總其實其象其數皆昭然若白黑雖曰圖之理未嘗不可通於書書之理未嘗不可通於圖而各有條理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五

花雨樓校本

豈劉牧之所得亂哉近世儒者又厭圖書之數不易究欲一切廢之其好奇逞臆更甚於劉牧吾以為河圖洛書者有朱子之易學啟蒙在舍是而別為說皆不知量而侮聖人之言者也案陸氏駁劉甚是惜其說猶未盡也夫河圖左旋相生四九西方金生一六北方水三八東方木生二七南方火是也洛書右轉相克履足一六之水克右肩二七之火戴肩九四之金克左足三八之木是也河圖對待以立體洛書流行以致用二者之不同人皆知之而不知有其同者

焉圖數雖主乎十而縱七橫八合十五縱九橫六合十五其內四三二一合中五亦十五書數雖主乎九而二四肩合戴九為十五六八足合履一為十五左三右七合中五亦十五圖體方而用仍圓靜中有動書體圓而用仍方動中有靜而況求子於母則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各有其胚胎歸貞於元則一還九七還三二還八六還四各歸其原本伏羲依圖以畫卦而未始不可以衍疇大禹因書以衍疇而未始不可以畫卦此劉歆所以有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之說也易傳又言參天兩地而倚數參者奇數兩者耦數參兩合而為五五者圖書之中數易得之為太極範得之為皇極太極皇極雖有天人之分而其為極至之理則一然則圖書之脗合無間尤在居中之五此陸氏所未及言數理者不可不知也

苔岑經義鈔

卷四

六

花雨樓校本

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之說也易傳又言參天兩地而倚數參者奇數兩者耦數參兩合而為五五者圖書之中數易得之為太極範得之為皇極太極皇極雖有天人之分而其為極至之理則一然則圖書之脗合無間尤在居中之五此陸氏所未及言數理者不可不知也

一君而二民說

辨志文 張鴻柄  
會課

一二為數之名夫人知之矣而有假之以為奇耦之稱者則非夫人知之也易爻畫易為一以其奇而稱一二者非數名之一也畫會為一以其奇而稱二二者非數名之二也一二猶言奇耦也繫辭傳曰易一君而二民會二君而一民三男易卦以易為君以會為民三女會卦以會為君以易為民易為君會為民則畫為奇者為一君畫為耦者為二民會為君易為民則畫為耦者為二君畫為奇者為一民君者其主之者也民者其所統也易一君而二民謂易卦以奇畫為主而耦畫統之會卦反是主奇統耦是尊易抑會君子道長也故言君子之道主耦統奇是重會輕易小人道消也故言小人之道易所謂德行者如此聖人繫之者明六子三畫卦之義有不同也君子小人則又究其極以言之耳自解者不知一二為奇耦之稱惟於數名中求其義而正統閏統之說遂因以起黃氏徹居集曰正統一君何分二民閏統二君安得一民斯言可以直折其非矣至鄭氏康成以為中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七 花雨樓校本

國之民居七千里方千里者四十九四裔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統為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四裔二民共事一君三代之末一君有五千里之上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二君一民說甚支離自非經指王輔嗣君道無為臣道代終之解義亦晦窒難通且如其說經當言臣何以云民耶或曰易卦一易二會在人為一君二民會卦一會二易在人為二君一民然上言易卦多會會卦多易則一易二會二會三易之義已明此君民二字不應徒為是贅辭要皆說之未核者也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七 花雨樓校本

雜物撰德解

周聖從

繫辭傳明易之中爻曰雜物撰德雜合也猶文言傳言天地之雜謂其氣之合也物謂爻也傳言乾陽物坤陰物又言爻有等故曰物則物以爻言明矣撰具也撰德對舉與上章言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文法正同學易者參合其爻之撰而知遠近貴賤參合其爻之德而知剛柔中正此節總明中爻之旨下復以多懼多譽多凶多功分釋之義本甚憚先儒諸說或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皆物也健順動止陷麗入說皆德如屯之物為水雷中有艮象而其膏屯蒙之物為山水中有震象而其亨行是水雷與山雜山水與雷雜而德之止與動皆撰矣此以互體言也亦備一說有謂雜聚諸物撰數諸德辨其是非二五之中爻備之此孔疏說也與虞仲翔說同而小異古字撰與選算通撰數之訓亦非無據駁之者曰上論初二爻則此中爻總言四爻矣下故以二四三五明之今以二五當之於經指轉相隔則其說未盡是也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九

花雨樓校本

乾居西北說

辨志文 張鴻稱 會課

說卦傳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鄭康成曰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之猶君臣對合也虞仲翔以納甲言之謂月十五日乾象盈西北此別一義而其言坤十月卦乾消剝入坤故陰陽相薄則與鄭說亦非有二蓋戌亥乾之都也其時為九月十月其卦為剝為坤其位為西北陰消之極而以乾陽薄入而相交元黃氣合震之所由生也故坤位於土王之方乾位於交坤之方聖人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特為著之此位之至當亦義之至精者矣夫天地西北高而東南下山水皆從西至東其大較也更以五行之位統言之坤陰土故居西南陰地艮陽土故居東北陽地震陽木故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火不能生金故離火兌金必間坤土水能生木而非土則無所附故坎水震木必間艮土火生乎木無分乎陽木陰木也故震後繫巽而次離木之取火驗於老以及稗也水生乎金無分乎陰金陽金也故兌後繫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乾而次坎金之爲水驗於瘁以及老也此又位之無一可易者也且第就西北以觀而知乾之位有獨尊者鄉飲酒之禮賓位在西北宗廟大禘之禮太祖位在西北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少牢饋食禮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士虞禮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以及陽厭於屋漏詩言尚不愧於屋漏屋漏卽西北隅凡賓祭喪禮之重皆有事於其地凡神之監臨皆屬之蓋西北嚴凝之氣肅穆之象非乾固無可以當之者乾爲金爲寒爲冰嚴凝之氣也爲君爲父肅穆之象也卽此可見說卦傳所言爲位之至當亦義之至精者矣抑八卦方位秦漢諸儒未有疑之者疑之自魏晉輅始輅嘗謂劉邠曰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是殆由其時魏伯陽之學已行乾南坤北之位略有端倪輅心善之而因發難歎厥後希夷圖之康節衍之蔡季通朱子復從而敷暢之曲徇之遂謂乾

昔今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居西北先有不可曉者然宋儒如程伊川楊龜山皆不以先天之說爲然而陸象山袁機仲黃東發並有駁辨之語朱子答王子合書亦言邵子之說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前後語不侔則參同契之義果可以爲易義乎希夷康節之言果可以爲聖言乎且主張之者謂乾位乎南坤位乎北得君臣之位之正不思君南面而位在北臣北面而位在南今顛倒互易吾未見其得位之正也味乎乾居西北之義而違之事之無一合者蓋如此

昔今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力闕先天解意暢達

原評

乾居西北說

辨志文 方國華 會課

乾位西北說卦傳著之自邵子先天之說出而宋儒疑之如朱子謂乾西北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然其答王子合書謂邵氏之說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則亦未嘗堅主邵說而於乾西北之位必易而為南也夫宋儒之疑說卦傳者特謂乾坤之尊當正位南北不當與艮巽分列四維不思君位乎北而南鄉臣北面而朝自有常尊今位君於南而北面位臣於北而南面吾未見其為尊也且乾居西

若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北義至精深有非邵子說及參同契等書所可據以難者試推論之鄉飲酒禮坐賓於西北以象尊嚴之氣曾子問陰厭於奧陽厭於屋漏屋漏室西北隅奧在西南而合堂室言之則亦在西北故以為尊居乾西北居坤西南皆不失為尊也曲禮言人子居不主與其亦義在避尊歟又如宗廟大禘之禮其祭於室昭南鄉穆北鄉而太祖位在西北以地勢言之西北高而東南下以天象言之二極則北極在上南極在下四垣則天市少微太微在西與南與東北而紫微

天極在西北此得謂非尊乎鄭康成曰西北陰也而

乾以純陽臨之猶君臣對合也後儒之說有謂乾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西北為盛而亦萬物成就之方故乾位屬之有謂乾之金陽金也惟金主義為寒為冰皆西北之義氣此皆能有所發明可知乾之位居西北為不可易也若夫方技家移坎之中實以填離之中虛因易為乾南坤北用成金丹大道此為伯陽參同契之說亦即邵子先天圖之說究之丹道可以倚易易不為丹道作非可以丹家說參之

若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彼主張邵子之說者抑何其不知誣經耶

精覈諦當

八卦納甲法原始

辨志文 張鴻鈞  
會課

言納甲者莫詳於魏伯陽參同契虞仲翔周易注仲  
 翔先曾注參同契故其注易即用其義繫辭傳縣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虞注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  
 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此即  
 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  
 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者也虞又云  
 十六日且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  
 象滅乙晦亥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又  
 於坤之象注云庚酉丁南故西南得朋二十九日消  
 乙入坤滅藏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此即參同  
 契所謂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  
 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  
 喪其朋者也參同契言丹汞之道以納甲法驗一月  
 用功之進退虞氏取以明日月盈虛八卦消息之理  
 然皆詳於十干而略於十二支法猶未盡更考之京  
 房易則於納支之義亦見焉其法陽卦納陽干陽支  
 陰卦納陰干陰支陽六支皆進陰六支皆退剛柔之

昔年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性不同也乾納陽干二坤納陰干二包括首尾天地

父母之道也故乾六爻內卦甲子甲寅甲辰外卦壬  
 午壬申壬戌甲為陽日之始壬為陽日之終自子至  
 戌皆以進數坤六爻內卦乙未乙巳乙卯外卦癸丑  
 癸亥癸酉乙為陰日之始癸為陰日之終自未至酉  
 皆以退數坤不起於丑而起於未者土之成德在未  
 返外為內亦以見陰主於內也由是震長男代父其  
 納支同乾坎中男次於震一位納支起寅艮少男次  
 於坎一位納支起辰三女準三男起例巽長女納支  
 起丑以配長男離中女納支起卯以配中男兌少女  
 納支起巳以配少男女從人者也故其位不承坤之  
 未納干則取戊己之中為坎離以象日月餘八干為  
 父授子母授女之象甲與庚對故震納庚乙與辛對  
 故巽納辛壬與丙對故艮納丙癸與丁對故兌納丁  
 參同契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又曰長子繼父  
 體因母立兆基其亦謂是歟夫參同契之前為京氏  
 京氏之說本之焦氏焦氏言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  
 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

昔年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亥見於月令正義所引又上溯之則抱樸子日案玉策記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丑未屬辛寅申屬戊卯酉屬己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云云原注並以卦爻明之玉策記開名經爲周秦時古書已有是法此當爲納甲最初之說

本易漢學說鉤元提要井井有條詳而不支簡而不漏自是經生本色 原評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八卦納甲法原始

辨志文 方國華 會課

納甲之法以十日言之乾主甲壬坤主乙癸震巽庚辛坎離戊己艮兌丙丁以十二辰言之乾六爻初二寅三辰四午五申上戌坤六爻初未二巳三卯四丑五亥上酉震六爻同乾長男代父也坎六爻起寅終子中男次長男一位艮六爻起辰終寅少男次中男一位巽六爻起丑終亥以配長男離六爻起卯終巳以配中男兌六爻起巳終未以配少男女從人者也故其位不承坤之未而起於丑自子而寅陽皆進數自未而已陰皆退數此所謂陽卦納陽于陽支陰卦納陰于陰支也由是布之爲天象坎戊離己居中以象日月月三日出庚八日見丁十五日盈甲三十日日月會於壬成震兌乾十六日退辛二十三日消丙二十九日窮乙滅癸成巽艮坤甲乾乙坤相得合木故甲乙在東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故丙丁在內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故戊己居中庚震辛巽相得合金故庚辛在西壬壬地癸相得合水故壬癸在北此月之盈虛有合於八卦納甲也準其說而上溯之則莫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古於抱朴子引玉策記及開名經爲周秦時書其言  
子午屬庚丑未屬辛寅申屬戌卯酉屬巳辰戌屬丙  
巳亥屬丁卯納甲法也逮漢焦延壽著易林有曰震  
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巳卯酉艮  
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見於禮月令正義所引後京  
君明師延壽遂用其說以注易如乾卦傳言甲壬配  
外內二象履卦傳以艮五世履而言六丙皆是若夫  
魏伯陽著參同契明金丹之訣以乾坤坎離爲橐籥  
以納甲法爲一月用功進退厥旨斯暢虞仲翔曾注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參同契故其注易亦用之而於天地定位縣象著明  
五位相得周流六虛及西南東北諸義更推闡詳盡  
蓋至是而其說大備矣後人祇見爲說之備不求夫  
說之所自來則猶沿流而忘其源也特爲考核之以  
著焉

於納甲諸義及源流所自曲暢旁通由其筆達故  
其辭僚 原評

### 九族考

黃家辰

五經異義云今戴禮書夏侯歐陽說九族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古尙書說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  
爲同姓許慎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  
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鄭康成駁之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  
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  
族之不虞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記總  
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今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案許鄭兩說相持不下或疑族不得施異姓鄭義爲  
長其實古人言族所賅甚廣昆蟲鳥獸謂之百族族  
不必專施諸人高陽爲黃帝之孫姬姓有才子八愷  
高辛爲少昊之孫已姓有才子八元左氏傳謂之十  
六族族不必專施同姓 八元八愷後各賜姓 葛藟詩  
序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其詩云謂他人母謂他人  
昆 禮經昆弟有別詩人 指異姓有其僂者謂之非執  
便于叶韵昆即兄 涂之人求哀也序以不我顧聞爲棄九族是九族有  
異姓之證頌弁詩序云幽王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

族詩中兄弟與甥舅並詠角弓詩序云幽王不親九

族而好殘佞骨肉相殘怨詩中兄弟與婚姻並詠

詩首二章專言兄弟末章及甥舅故序先言同姓後

及九族角弓詩首章兼言婚姻後數章專言兄弟故

序先及九族如謂九族皆同姓則序以同姓九族並

言於文為贅詩兼及甥舅婚姻序專指同姓不及異

姓於義為漏無一得也即以服制言之母黨有外祖

父母從母服皆小功從母昆弟服總妻黨有妻之父

母服總記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取婦已雖小功

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又云總服不禁嫁女取婦據此

有母黨小功之服亦廢嫁取則昏禮言三族不虞未

必無異姓即三族無異姓安見九族即為同姓如九

族果同姓則昏禮曷不直言九族之不虞云三族不

云九族者正見九族多異姓之親其服無關嫁取也

故九族之說不及戴禮夏侯歐陽等說為長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宅岫夷辨

社課 劉克莊

書堯典宅岫夷宅今文尙書作度亦作居岫夷古文

尙書作岫夷今文尙書作禹鍤亦作郁夷宅作度者

宅度同在今音模類同類得相通借也作居者見史

記按方言云度居也史公為治今文者此因今文而

代以訓詁也說文土部引作壻夷此用古文尙書也

釋文引尙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禹鍤此用今文尙書

也又作郁夷者郁諧有聲有字古分二音如詩芣苢

吉日元鳥有與采侯殆韻並屬之詒類瞻印有與收

韻商頌九有卽九州又在尤侯類是岫郁古亦通用

也或用今文而禹為岫鍤為鍤則岫者由書寫而增

鍤者古文鐵字鐵者鐵之譌體也或以岫夷系諸夏

侯等書則又因誤讀孔疏而致今古文之難辨也嘗

以古音言之岫岫同諧禹聲是為形近相借今文岫

省作禹為微部之同類相借猶納內同在微類堯典

命女作納言納古文尙書作內是也夷亦作鍤者為

微耕之異類假借猶恤在微類靜屬耕類堯典惟刑

之恤哉五帝本紀恤作靜是也大氏聲形義三者說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經者所當竝究不是之審豈有能通者矣

今古文辨晰最難是題尤覺歧異錯見作者乃言之鑿鑿知於此中得力深矣

音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汝后稷汝作朕虞解

辨志 黃家橋

虞書命棄曰汝后稷命益曰汝作朕虞后當訓主朕當作併明乎此而古義始著鄭君注云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百穀以救活之鄭意以此經爲舉棄前功也棄爲稷官自堯時已然中侯握河紀堯卽政七十二年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是也孔穎達云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郃必是堯封故毛鄭皆以爲堯魯頌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稷爲大司馬天下皆以后稷稱焉

音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案后稷是後起之號而當命之之時汝后稷本訓主稷與汝其工同例其工謂供此工事史五帝本紀集解引馬注曰其理百工之事是也后稷謂主此稷事漢百官公卿表注引應劭曰后主也是也應注后訓主是又云爲此稷官之主亦非后非官名稷非人名而此經曰讓於稷契曰暨稷播曰稷降播種並舉稷爲言者鄭君注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是也周本紀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蒔百穀封棄於郃號曰后稷是因主稷而後號爲后稷則后稷是後起之號也宋本

列女傳姜嫄傳用此文作汝居稷是尤可證后稷當訓主稷矣鄭君注汝居稷官蓋亦據異本以釋之也宋本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世后稷亦謂世主稷官也淺人不得其解遂於國語刪去王字陋矣舊說以朕虞爲朕之虞官蓋泥於尔正朕子朕我之訓耳近莊氏述祖以爲朕當作伏古訓字益作朕虞謂作訓虞之官也古字訓馴順多通用五品不遜伏生大傳作不訓五帝本紀作不馴索隱云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此可見訓馴順之義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通也經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五帝本紀作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並與訓虞之義合王莽更名水衡都尉曰予虞舊說多沿其謬地理志曰柏益爲舜朕虞漢百官公卿表亦曰益作朕虞並以朕虞爲官名舊說豈可通耶讀古人之書當實事求是庶不爲俗說所惑已

五服五章申伏氏義

辨志文 張鴻梅

伏生說五服五章異於古文家而伏氏書俱佚惟諸書所引大傳之文尙存其說今核之義蓋甚精也其見於陳氏禮書所引者謂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又謂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見於隋書禮儀志所引者謂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伏蓋以天子諸侯子男大夫士五者之服爲五服以純青純黃純黑純白純赤五者之色爲五章服五者天子五色俱備也服四者諸侯得備其黑白赤青也服三者次國白赤青也服二服一者大夫赤青土青也其禮書所引子男下宗彝二字大夫下藻字皆由涉上文而衍宜刪禮書又分作會宗彝爲二色合藻火爲一色與隋志不同所據誤本大傳未能誕正故疑伏說之自戾也夫伏之以五四三一舉者言采色非言服章也設其言服章則自天子至士何竟無一合者此可知其說之不然矣作會宗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彝連文爲𠄎作者辭之借會者蒼之借以狀虎雌之齒毛也說文辭齧也廣雅釋詁蒼翳也伏意第言宗彝祇見其爲器曰辭蒼宗彝則知齧其齒者之爲虎彝翳其毛者之爲雌彝也作辭同乍聲會蒼同會聲古字同部多互相假借後人不達幾於伏之連言作會宗彝無復可通而傳寫者又誤以作會爲一色不思五色皆實指其物作會果何物乎陳氏因謬襲譌無所發明其見可謂陋矣所賴隋志之文塙鑿足據耳至伏言服章不及日月星辰粉米黼黻者以所舉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五色足以概之且黼黻之色又比合不純故不數非於經文有遺也漢明帝永平初詔定冕服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小夏侯氏說今攷輿服志之制則知歐陽說冕服章數以十二九七爲節大小夏侯氏說冕服章數自天子至公侯以九爲節卿以下以七爲節同一今文家說亦自異或如王肅說謂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攷肅父明師楊賜爲治歐陽尙書者疑肅之說本於楊歐陽說亦卽夏侯氏說永平之詔尙有未諦輿服志之制亦難依據伏

書殘缺固無從定也十二章之采伏羲當皆爲黼紈刺繡經故於下統舉以明之後漢書明帝紀言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本由采錄今文家說爲制此可見也其讀會爲績謂以六章畫衣自爲康成氏之說非可以爲伏羲也夫大傳中所言如巡狩朝覲郊尸迎日三正之統七始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可以攷見典章制度五服之色亦正同是惜學者以其零編賸簡往往遺之今爲申其義如此世伯劉曼甫夫子評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延析古義詳明以覈作會爲辭蒼字之借原本乃父舫廬說存中蓋猶是漢儒說經家法也或疑近於傅會豈真知古學者之言耶

五服五章甲伏氏義

辨志文  
會課 方國華

五服五章伏氏之義見於尙書大傳然大傳之書宋世已無完本迄明而亡近人第摭拾諸書所引編輯存之故有同爲一事詳略互異歧誤以生此不可不審者也宋陳氏禮書於卷一冕服引大傳之文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纁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纁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又引其文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纁黑也宗彝白也藻火山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伏氏之義以五服爲天子諸侯子男大夫士五章爲青黃黑白赤也而說者多非之如王氏尙書後案以爲十二章之服上遺日月星辰其謬一下遺粉米黼黻其謬二以五色爲五章既非虛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其謬三不分衣裳纁繡其謬四作纁爲一章其謬五藻火山龍並合爲一其謬六王氏於書專主鄭學故爲是言實則伏氏之義自爲今文家說無妨並見且嘗參互攷訂詳審其間亦非有謬也試申之其一伏所謂服五服四服三服二

昔岑經義鈔

卷四

冕

花雨樓校本

服一者言其采色非明其章數不數日月星辰粉米黼黻者以有五色之純己足該之此六章之色或比合而成如黼爲白與黑相次黻爲黑與青相次因非純色故不數非於十二章有遺也續漢書輿服志永平二年詔定冕服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二家皆治今文者其學淵源伏氏今考永平之制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可知十二章之服今文家未嘗有遺伏當同之也其一隋書禮儀志引大傳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與禮書所引互異此當爲伏氏正文惟其爲色之純故五者之外於比合其色以爲服章者不數作會宗彝四字連讀會有黑義如黼從會其訓爲沃黑色黼從會其訓爲女黑也皆是此或以作會狀宗彝之黑故宗彝爲純黑否或會者鬻之借鬻同體骨撻之可會髮者引伸爲凡括髮之稱虎毛淺雌毛深繡在彝尊作括髮狀也自誤本流傳分作會宗彝而二之合藻火而一之無論三色互淆卽其所謂作會者

昔岑經義鈔

卷四

冕

花雨樓校本

將何所指實邪陳氏不能別白於禮書引之王氏庶以爲謬豈真伏之謬哉其一後漢書明帝紀言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雖爲承平之制實亦當時承歐陽夏侯一家之說本爲伏氏今文義無嫌衣裳繡不分其讀會爲績謂爲畫衣固康成氏之說不足以難伏也至禮書所引子男下衍宗彝二字大夫下衍藻字當由傳寫之誤去此三字則與伏言服五服四等采色一以貫之矣陳氏旣以采色爲章數復於此不審其爲衍遂疑伏之自戾王氏以藻火山龍並

苔岑經義鈔 卷四 望 花雨樓校本

合爲一爲謬皆所謂無識者也大氏伏書殘缺非參互攷訂詳審其間不可以遽明亦不可以遽議是在學者之善讀耳

據續漢志謂伏羲亦具十二章識解超人一籌原評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解 府尊 張鴻橋 課

尙書五服今文家與古文家說各不同而從今文家說不若從古文家爲長禮記王制疏引異義謂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史記舜本紀亦云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又史公以禹貢甸服之外百里賦納總之屬諸小數皆五百里別名不爲正數見詩殷武正義所引其他若鹽鐵論說苑論衡所言大略相同蓋皆今文家說也古文家則如許氏慎謂自堯舜至三代地皆方萬里馬氏融謂面五千里爲方萬里說皆是

苔岑經義鈔 卷四 望 花雨樓校本

而惟鄭君康成言最詳鄭君之意一在以周之九服證禹時五服之同一在以玉帛萬國證九州之地之廣其於經文弼成義實能深相印合此說之瑯鑿無可疑者也王肅非之其見謬矣按說文卽下云輔信也引虞書卽成五服當爲壁中本如是今作弼者孔安國讀以今文所改也鄭云敷土旣畢廣輔五服而成之義亦同許必言廣輔者以禹貢每服上言五百里下復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諸數明爲禹治水後所添闢堯舊服而廣輔之也堯時地



雖廣大鴻水爲災滅沒者半逮禹平之疆域以拓而有萬里之境夫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更增五百里以一服當王畿之半是與職方所言九服適合周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躬行天下至於海表則知周之幅幘實承自禹故周公制禮因禹舊壤更以九服命名九服起自王畿千里城處其中距城五百里正禹貢甸服之地又五百里爲周之侯服甸服之弼當之自是而下侯服當周之甸服其弼則當周男服綏服當周之采服其弼則當周衛服要服當周之蠻服大行入亦作要服其弼則當周夷服荒服當周之鎮服其弼則當周藩服各五百里九服四千五百里合其上至王城之中五百里凡五千里爲四面相距半徑之數全徑萬里此鄭以九服說五服之義也禹會諸侯于兪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爲九州內之諸侯若其外荒服謂之四海當周禮夷鎮藩三服亦謂之蕃國世豈見各以所貴寶爲摯否或如犬戎獻白狼白鹿無執玉瑞者夫九州在要服之內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必爲方七千里之地乃能容萬國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之眾更益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四海之人殆非方萬里不可方萬里半徑五千而禹之所弼合堯時舊服適如其數故曰至于五千也堯初制五服各五百里要服以內凡五百里者四其面二千里四面方四千里以爲九州鄭引禹所受地記書言神州者證之然其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已曠及乎要服外四海矣九州內封國以方七千里計之一爲畿內八州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封方百里之國二百方七十里之國四百方五十里之國八百去名山太川附庸閒田不封之地方五十里者二百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爲畿內子男總爲萬國若以堯初制方五千里計之一爲畿內八州州僅有千里之方三以封萬國必不足而堯典言協和萬邦殆史臣由禹平水土後侈陳之歟因是益知至于五千爲半徑面數不可以爲四面周數雖畿內四百國適盡子男之地疑於無建立城室處然鄭原言其大略不爲定法後人如江氏尙書疏尙能準其法別爲之推算以九州之地容萬國而有餘則於事理非有所乖矣此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鄭以萬國說五服之義也若夫王肅所譏王氏後案已斥之可不復辨某氏傳同今文家說於彌成之義殊有未順賈逵以百里納總至五百里米為甸服外地而百里采以下仍為侯服正數後案斥為一經之文自亂其例信矣至王充論衡語增篇以五服為五采之服謂服五采晝日月星辰充治今文當亦為今文家說然與本經上下文義俱違其怪誕復何足道哉

辨異證同理明詞達 原詳

苔本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三江既入解

黃家辰

三江之說紛紛籍籍約而言之其說有四一謂三江在彭蠡之西而彭蠡以匯三江一謂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三江據江之三節言之其湖口以下止有一江一謂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一謂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四說之中以最後一說為是其義本之鄭康成康成本之漢地理志漢志則依據於禹貢今請舉禹貢以折羣說之非舉漢志以證鄭注之是又據左氏內外傳以明三江之險要為吳越之門戶禹貢之言三江也於揚州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道漢則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經文凡言東則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經文凡言東南北者皆指其下流水所趨之地經言東為北江東為中江明在彭蠡之東則謂三江在彭蠡西者謬矣經言為北江入于海為中江入于海明皆分流專達并非渾濤入海則以一江分三節為三江而謂湖口以南止一江者亦謬矣經言北江中江入于海不云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入震澤則謂入震澤遂爲北江其說亦謬矣此可舉  
禹貢經文以折羣說之非者也鄭注揚州三江云三  
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又注於東迤北匯云東  
迤者爲南江鄭君此說本於班志志曰南江在吳縣  
南入海北江在毘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  
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卽鄭注三江分於彭蠡  
爲三孔東入海之說也班志又曰石城分江水首受  
江東至餘姚入海水經注引桑欽地理志曰江水自  
石城東出逕吳國爲南江此卽鄭注東迤者爲南江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之說也但班志所謂餘姚者爲今餘姚之北若其縣  
南又別一江班志旣以南江在吳縣南又言餘姚北  
者自餘姚北以至吳縣皆南江入海之地也據班志  
鄭注攷之三江之原皆出於岷江北江者岷江由江  
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  
中江者岷江由高醴過五霸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  
者也南江者岷江由池州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  
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今塘折而東而南由餘姚  
北入海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

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  
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  
仁和數百里地皆爲沃壤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達  
於吳江猶是南江故道近儒若全氏錢氏阮氏皆謂  
南江卽浙江矣此可據班志諸書以證鄭注之是也  
又以左氏內外傳攷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  
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卽內傳哀公元年敗越于夫椒  
也又曰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十二  
年經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傳以爲笠  
澤而吳語以爲江是南江卽笠澤也伍員謂吳越之  
地三江環之范蠡言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則二  
國在江湖間也三江環吳都之南北而南江尤爲兩  
國之門戶故吳越常爭之不休得其江以守之非直  
爲利也且以固圍耳此內外傳所以明三江爲吳越  
之險要者也自酈道元水經注出而三江之說始歧  
自初學記引爲鄭康成注而禹貢之水道不明初學  
引鄭注非真鄭注說所金氏阮氏已辨之僞孔注尙書韋昭注國語庾仲初

注吳都賦皆凡說不足據蘇蔡之書傳自檜以下矣

苔岑經義鈔

卷四

吳

花雨樓校本

析支渠搜考

沈慶雲

析支渠搜與崑崙皆山也西戎依山為國因亦以為國名鄭君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此可見矣析支今西番地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水經注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說皆無異馬伯循曰敬夏東北河水遇山析為二枝處有析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五

花雨樓校本

支城雖出意測然尚可通也字亦作賜支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本出自三苗國近南岳舜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是也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所言較詳今陝西西南塞外有賜支河是其遺迹亦作鮮支大戴禮五帝德鮮支渠搜氏羌孔巽軒謂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其地後為党項所居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唐書說略同此析支之可考者也渠搜有二漢志

朔方郡渠搜縣武帝紀北發渠搜此漢時之渠搜也  
逸周書王會解渠搜以鼯犬孔鼯注渠搜西戎之別  
名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  
綴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此禹時之  
渠搜也陸氏釋文誤以漢時渠搜爲禹時渠搜傅同  
叔駿之謂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後世種落遷徙  
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在朔方不應浮於積  
石其說最確或據水經注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  
縣故城北酈氏引漢志及三朝記謂卽禹貢之渠搜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至花雨樓校本

說與陸同未必俱非不知陸之誤正由酈氏啟之也  
三朝記之語見武帝紀應劭臣瓚二注分別禹貢渠  
搜在雍州西與漢地畫然不同則酈陸之說豈足從  
哉今陝西懷遠縣當爲古渠搜地搜地理志作叟五  
帝本紀作叟此渠搜之可考者也至若僞傳數爲四  
國或由三三字古多積畫書之而誤正義分渠搜爲  
二又謂或亦爲一通西戎爲四夫諸書言渠搜未有  
分爲二者西戎總上三國名之更不容析之爲一國  
甚矣孔疏之陋也析賜鮮爲雙聲相轉搜叟爲同

聲通寫此固可弗論矣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至花雨樓校本

滄浪之水解

辨志文 張錫祺

禹貢孟子並言滄浪之水其地當在今湖北荊州府  
 江陵界水經謂之夏水或以襄陽府均州地言之非  
 也水經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  
 南此即禹貢所謂東為滄浪之水也又東至江夏雲  
 杜縣入於沔酈氏於此下引鄭注尚書滄浪之水今  
 謂之夏水又引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  
 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史記索隱引馬融尚書注亦以  
 滄浪為夏水其鄭說之所本者歟江陵古郢都屈原  
 遊江潭遇漁父思念楚都而託歌滄浪之水正當在  
 是張平子賦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李善注  
 引左傳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亦以滄浪之  
 水旋繞楚都故得言隍也滄浪狀其色也在竹曰蒼  
 篔在天曰倉浪在水曰滄浪呂覽於麥言弱苗而蒼  
 狼意亦相同此等語但當於聲求義不得泥字而說  
 之夏水本清故有滄浪之名至入沔為漢始濁故襄  
 陽縣志謂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也若童承敘謂漢  
 水至濁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此則又據夏水之首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受江言之蓋清者其本然濁者猶習染之污孟子下  
 言自侮自毀自伐其義可見也酈氏於水經沔水篇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北四  
 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又以庾仲雍漢水記謂  
 之千齡洲謂由世俗語訛字變又引地說水出荆山  
 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殊不思漢水中一小  
 洲既不足以當滄浪且其洲或當本名千齡如庾氏  
 所記音轉則訛為滄浪致與禹貢孟子所言相混洲  
 者水中可居之地何得即以為水名武當屬南陽郡  
 今為均州去楚都江陵約三四百里何得謂近楚都  
 地說所載與千齡洲本有不同酈氏自不能別白之  
 耳屈原之遊漁父之歌並不在均州之境強為傅會  
 失之遠矣至若宋葉夢得以滄浪為地名閻氏釋地  
 主之胡氏雖指非之二者胡得而闕失而皆以武當  
 之千齡洲當之則其失又同近儒金誠齋又謂  
 陽州以東至於大別漢水皆為滄浪水祇為臆測殊  
 無塙證其既以夏水為江之支流非漢水之變名復  
 引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亦不能自圓其說若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執禹貢之例本爲一水而別其名曰爲則夏水自江而注漢由漢而爲滄浪曷嘗分爲二水非與言爲之例有所不合也馬鄭去古未遠其說自可取信無事更滋異議

力主鄭說清辨滔滔其槩過人于齡洲申庚駁鄒卽以善長之矛自刺其盾尤覺妙語解頤原評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葦

花雨樓校本

商王受亦作紂攷

社課 劉克莊

商王受者帝乙之子微子同母弟也受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微子啟及中衍後立爲后又生季受名辛季受其號也書牧誓今商王受今文尙書受作紂正義引鄭君說曰紂帝乙之少子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僞孔曰受紂也音相亂馬曰受讀曰紂又據或說以爲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此別一義史記云帝辛天下謂之紂蓋謂天下號以紂耳紂之義爲亂謚法殘義損善曰紂可證帝辛本號爲受天下惡之轉而名爲紂史官掌書猶仍其舊號也至後人引經亦多稱紂者從其易曉也季受受德單呼之曰受者猶伯禹稱禹成湯稱湯一也受紂古音同在幽類同類得相假借如懋茂同在幽類臯陶謨懋遷亦作茂遷鳩救同在幽類堯典方鳩亦作方救是也然則受之爲紂本古音同類之轉後因天下惡之遂謂之紂而不改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葦

花雨樓校本

從革作辛說

辨志文 張宗錄 會課

洪範金曰從革從順也革更也謂鑠金成器順人之  
意更變無方從革與曲直對文或言從火而革夫其  
例矣其曰從革作辛者解者多據白虎通之義為說  
謂金王於秋秋主殺傷辛所以殺傷之猶五味得辛  
乃委殺也按白虎通明五行之性借驗食味於書義  
尚無違戾江氏集注音疏申之謂辛者若薑桂之屬  
所以制食物之性使無過羸益可曉然矣然五行生  
於陰陽二氣有五行復有六氣有六氣乃有五味則  
五味尤必以五行氣化言之為合昭元年左傳醫和  
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二十五年傳子太叔曰生其  
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言五味皆連言六氣醫經  
陽明司天為燥化在泉為辛化陽明者從革之金也  
辛化者所謂從革作辛也推之厥陰少陰太陰少陽  
太陽其酸化苦化甘化鹹化皆然蓋天地氣合萬物  
化生醫家謹候氣宜司歲備物職是故耳又醫經所  
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者也內則言春多酸夏多苦  
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素問言水生酸火生苦土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五

花雨樓校本

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曰多曰生亦皆以氣化言之若  
夫偽傳孔疏所言王氏後案已非之茲不具論黃氏  
做居集曰以金銀銅鐵百計煮之而不辛金何以作  
辛此可以折孔疏金之在火別有腥氣之說矣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五

花雨樓校本

啟籥見書解

周光奎

書金縢曰啟籥見書說文籥書僮竹管也賴川人名  
 小兒所書寫為管廣雅曰籥管籥也蓋籥為簡屬所  
 以載書者也啟鄭注周禮引作開此如弄與啟明亦  
 作開明是也籥為載書之器開啟載書之器然後見  
 書義本明瞭先儒馬鄭謂籥者開藏卜兆書之管也  
 攷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眾注曰管謂  
 籥鍵謂牝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康成注曰管籥搏  
 鍵器是籥為啟鍵之器可言啟鍵而不可言啟籥且  
 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方其卽命元  
 龜惟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  
 無鍵閉安有管籥以啟之哉申馬鄭說者謂藏兆書  
 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鍵論文當言以籥啟室  
 見書嫌文縣省之不可言籥啟故倒言啟籥也說嫌  
 迂曲近儒又據闢為闕下牡遂改籥為闕謂舊說以  
 籥為開藏之管管不可開當云以管開闕開闕者開  
 藏兆書室之闕下牡也亦欲違異馬鄭而未得其說  
 夫說經不可強違舊注亦不可固守舊說審其是而

古本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從之斯為善說經矣

古本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翼日解

劉克莊

按翼日當作翌日爾雅釋詁曰翼敬也釋言曰翌明也畫然二義依說文翼从羽異聲古音在詒類翌从羽立聲古音在談類又畫然二音然則翼翌二字音義相隔甚遠翌日之不可作翼日也明矣攷尙書翌日凡五見金縢王翌日乃瘳大誥今豷今翌日召誥越翌日乙卯越翌日戊午顧命越翌日乙丑爾雅郭注及漢書等所引皆作翌不誤今作翼者蓋唐天寶中衛包所改耳又顧命之翼室爲明堂之說字亦當作翌改作翼者其誤與翼日正同包因翼翌並从羽以爲一字又因學者多見翼少見翌遂改之殊不知翌乃昱之借昱翌古音皆羊入切與翼字音義迥異何得妄改以從習見者乎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三花雨樓校本

民儀有十夫儀亦作獻考

社課 劉克莊

書大誥民獻有十夫獻猶賢也謂賢人之足爲民表儀者吹有十人也尙書大傳獻作儀儀獻義同莽大誥云民獻儀九萬夫按作獻者古文尙書作儀者今文尙書此作獻儀蓋合今文古文並存之也考獻字在古韻桓類與儀之在歌類畫然不同如詩酌言獻之獻與燔韻不與歌類字相協樂且有儀儀與莪韻不與桓類字相協然則今古文之異文其不相通歟曰桓歌二類陰陽相配自有通轉之理如大射儀注獻讀爲沙司尊彝注獻讀爲儀說文義聲字之轅或從金獻聲作鐵是皆獻通儀之證也他如詩暉暉駉馬暉說文引作彥儀禮皮樹中今文皮爲緜以及若干之爲若柯瑣澤之爲沙澤嫠娑之爲娑娑吹臺之爲緜臺齊語獻如莎陳宋言桓如和亦皆桓歌相通之明證解經者又何疑獻儀之不合哉

辨別古音妙有證佐

苔岑經義鈔

卷四

三花雨樓校本

矧弗肯構矧弗肯穫解

黃家岱

大誥正義曰定本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傳所解弗爲衍字段懋堂云矧況也況益也猶言益弗肯構益弗肯穫案孔疏不從定本有弗字固屬未是段氏訓矧爲益輾轉申說亦未得也矧之言又也亦也王伯申釋詞曾引大誥矧亦未卜用酒誥矧大史友矧惟爾事矧惟若疇矧女剛制於酒召誥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君夷矧咸奔走諸文以爲矧皆當訓亦非況之一訓所能該竊謂大誥之矧弗肯構矧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弗肯穫亦當訓亦矧字與上乃字對文乃者詞之始也見釋詞矧者詞之亦也古人立文多以乃又乃亦二字上下相屬釋詞尙未及此如酒誥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茲乃茲亦對文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我乃我又對文其用乃矧對文者如康誥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絕句矧惟外庶子訓人云云乃其矧惟亦對文言乃其速刑茲不率大戛亦惟外庶子諸臣之引惡者惟朕愆也舊解多誤別有說此云乃弗肯

堂矧弗肯構乃弗肯播矧弗肯穫亦以乃矧對文謂乃弗肯堂播亦弗肯構穫也堂先於構播先於穫故於堂播則曰乃於構穫則曰亦構基於堂穫基於播故下文又曰其肯曰弗棄基作誥之意重在始基與梓材篇語同而意異梓材爲守成作意在文教故曰惟其陳修惟其塗墍茨大誥爲平亂作意在始基明有堂乃可構有播乃可穫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夫各有所當也是以讀書貴通不可執一孔之見

苔岑經義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將蒲姑說

辨志文  
會課 張鴻柄

書將蒲姑篇亡其說存於敘中謂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召公作將蒲姑某氏傳言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孔疏謂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是將者將然之謂乃與蒲姑連文命篇斯不辭矣按將遷其君之將自當以將然訓之廣雅釋言將且也又釋詁將欲也義皆相合此可無疑若將蒲姑之將又當讀為奉將天罰之將猶言將將將督令奄君蒲姑而遷也荀子注將持

昔岑經義鈔 卷四

李花雨樓校本

他詩傳將行將掙之行之與督令義相成亦得援以為訓究之將遷其君之將立義虛將蒲姑之將立義實非容混而同之也經書中有上下文字同而義異者如詩衆維魚矣旒維旗矣上維字訓乃謂衆多者乃魚下維字訓與謂旒與旗也又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下于字語詞上于字邗之省借謂伐邗伐崇也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上有字以有無言下有字讀為又謂聞而未行恐又聞也明乎此則將蒲姑之將不得以將遷其君為說矣尙書大傳載有

奄君蒲姑謂祿父語以蒲姑為奄君之名馬鄭皆以為齊地某氏傳本之考左傳昭二十年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以蒲姑與爽鳩季荊有逢伯陵太公並稱其為君名可知漢書地理志云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薄姑即蒲姑然則以蒲姑為地者當由先為蒲姑氏所居遂以名之蒲姑氏他遷地為齊有說者遂以地言之此其展轉由來尙可考見也

昔岑經義鈔 卷四

李花雨樓校本

氏尙書後集謂齊有三都太公封管即其後胡公徙薄姑獻公復徙臨淄太公所居非即薄姑左傳以齊封所兼地不相遠約言之義或然歟又其以班志為非謂蒲姑殷周間諸侯奄君作亂遷於其地遂亦追稱為蒲姑封太公武王事成王遷奄特使之臣屬於齊此說謬誤不可從蒲姑一人無從分而為二作亂之後地為齊有故傳言太公因之遷者主於他徙非仍在其地并非臣屬於齊此特由敘中遷其君下衍一於字康成氏致有非名之疑至此復以為前後

二人歧之又歧者也江良庭曰昭九年傳云蒲姑商  
奄吾東土也則奄與蒲姑接壤遷奄君於蒲姑猶如  
未遷此說足以破之矣使其爲臣屬於齊則不得以  
遷爲辭同居中國同在教化之中豈以遷而始近此  
紛紛諸說徒見其支離隔闕而已蒲薄皆由甫得聲  
古音同屬模類分之有侈斂之別合之則可互轉此  
如浮來亦作包來歸祊亦作歸邴及亳社蒲社落姑  
路姑正其比例

辨別將

袁允當原評

法華經義鈔

卷四

法華經義鈔  
花雨樓校本

鎮海張鴻楸晉柯甫輯

傲居先生再傳弟子

關雎說

辨志文  
會課方岳年

昔周公制房中之樂而關雎隸焉以其詩為凡君上  
 之求匹耦者告非主乎一人一事言之也序曰關雎  
 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后  
 妃不必其為太姒也又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  
 不必其為太姒君子又不必其為文王也詩中所  
 不得則寤寐繫思得之則友以琴瑟樂以鐘鼓其  
 序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乎進賢之說程子嘗申之亦第以為后妃而  
 已夫哀在不得進賢茲謂傷未得賢以哀是哀而不  
 傷也樂不在得賢茲謂淫得賢以樂是樂而不淫也  
 而哀之樂之又詩人設言其事播諸樂章以代箴銘  
 不必其為君上之詞也東門之池思得賢女以配君  
 子也而其詞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矣車聲思得賢  
 女以配君子也而其詞曰思變季女式燕且喜矣皆

昔岑經義鈔卷五 花西樓校本

詩人之詞也抑白虎通義有之曰卑不主尊賤不主

貴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昏娶禮經有之曰親皆

歿已躬命之則即以哀樂之事為求淑女者藏寫之

意可矣箋疏以淑女為嬪御嬪御不可以言配不得

曰好速宜程子斥之而朱子因以屬之太姒謂為宮

人作是詩也雖然以言是詩之由來或因文王太姒

而致詠而周公既隸之入樂自當為凡後之君上后

妃告周家歷世得賢妃之助有和樂之意其始由房

勸之樂導之歟詩有專為樂章非指陳時事者鹿鳴

昔岑經義鈔卷五 花西樓校本

詠君臣關雎之詠夫婦此其大較也且嘗考之大

戴禮保傅篇言周后妃任成王於身后妃非文王之

配也太姒之稱見於思齊詩在離詩則稱為文母初

無后妃之目則知序但言后妃實不可審定其人耳

大氏說是詩者朱子原其由程子正其名皆有可從

而惟三家詩以為刺康王作則不可從至朱子以鄭

氏說為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第謂后妃之德之盛

宜廣言之何若明其為統舉之詞益以見凡為后妃

者之德之宜盛而廣言之也若夫宮中之人不皆妾

媵崔銑之說豈足爲朱子難哉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濡軌解

鄭一夔

詩邶風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今本毛傳曰濡漬也出軌以上爲軌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宜音犯孔疏因之遂以軌爲軌之譌此皆不知軌有二訓強爲音義以改其字者也按軌有訓爲車轍者如中庸車同軌攷工記經塗九軌是有訓爲車轄頭者如禮少儀祭左右軌范及此詩言濡軌是軌同謂軾前也軌與軾物同謂轄頭也與少儀言祭右軌范兩文正合或有言轍末之軌者禮正義云軌謂轍末轍末卽車轄頭也軌轍非車上之物不可言濡軌以濡言則爲車轄頭之軌無疑若軌在軾前車之濟盈何至濡軌細繹經旨字當作軌不作軌也且就詩中韵例推之此章每二句各自爲韵上二句盈鳴旣自爲韵下二句軌牡亦當有韵牡字在古韵幽類軌从九聲亦在幽類軌與牡爲韵古音正合若改軌作軌則字从凡聲於古韵屬覃類詩及羣經以此協韵者不概見惟風字亦諧凡聲晨風詩風與林

苔岑經義鈔 卷五

四 花雨樓校本

欽韵何人斯詩風與南心韵綠衣谷風桑柔烝民詩  
風皆與心韵凡凡聲字所韵皆屬覃類從未有與幽  
類字同用者况此章用韵最密每二句中中亦各有  
韵彌與鸞韵同在微類盈與鳴韵同在耕類以句中  
用韵之密知句末無韵之必不然矣毛公西漢人未  
有不通音韵者若經作軌而傳訓爲軌是失其音讀  
矣且毛果改軌爲軌鄭君箋其後者能弗詳辨之歟  
抑先儒舊解豈猶有龜美反一音歟知軌之必不作  
軌也然則毛傳由軌以上之訓於理又不可通何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五 花雨樓校本

蓋傳本作由軌以下爲軌上下字形相近後人或因  
上章傳兩言以上遂誤下作上耳陸氏不能訂正其  
誤妄疑軌應作軌孔正義引之改軌爲軌而又改少  
儀軌范之軌作軹以致經文互相舛誤彼知經文有  
誤亦知傳文之有誤乎彼知軌軹形近而誤亦知傳  
文形近之誤乎或曰傳訓果爲由軌以下爲軌則軌  
上當有濡字與上章傳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  
厲文義正同凡言由者皆謂水所濡高下之度此章  
必言濡軌乃見水之所至也不知古人文辭簡咳當

從上下文互參得之若軌上有濡字必於由上有水  
字古人文辭當不然也或又因說文訓軌爲轍而謂  
軌乃空虛之處未至於地此以解軌轍則可以釋濡  
軌之文終有未塙也

語有心得非人云亦云者 翰齡讀

苔岑經義鈔

卷五

六 花雨樓校本

得此戚施解

成嘉蘭

詩新臺曰得此戚施說文引之作得此醜醜字書又  
 作規規亦作頰頰諸本不同誼何長歟按醜即醜之  
 或字醜醜詹諸也身大背黑多痲瘰不能跳挺物之  
 醜者也故亦名共醜狀其椎鈍也又名懶醜狀其拳  
 局也說文以鳴簷諸皮醜醜行共共重言形况之其  
 醜可知人得惡疾狀正相類詩意取此蓋謂齊女本  
 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宜公醜惡之人也上言  
 遠條本粗竹席之名借以形疾與此一意毛傳朱注  
 雖不破字其說解固無異也今詩作戚施者戚醜同  
 母施醜同母當由一聲之轉字書之規頰頰三字不  
 見說文惟規字在說文見部云司人也司今之伺候  
 字若依爾雅戚施面柔之訓推之則面柔者不能自  
 主必伺人顏色義亦可通然說文既引詩作醜醜許  
 意未必同爾雅也且爾雅之訓鄭箋本之以申毛云  
 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孔疏亦引李巡說云戚施  
 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竊意爾雅毛傳自是不  
 同遠條戚施借爲疾名義猶相近若因疾之不能俯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七

花雨樓校本

仰又借爲口柔面柔之狀則義益遠矣爾雅之訓未  
 必指疾諸家合而一之非也或曰今詩施字古音在  
 歌類與上離字正協若依說文作醜字爾聲在脂類  
 則不韵矣曰此字在作詩時當已聲轉許說字書不  
 得不舉其本字晉語戚施不可使仰淮南修務訓遠  
 條戚施雖粉白黛綠勿能爲美太平御覽引薛君韓  
 詩注云戚施蟾蜍喻醜惡皆與許同意蓋聲轉而義  
 未改也凡古人訓詁知爲借字必用本字之義以明  
 之其不容苟者類如此

苔岑經義鈔

卷五

八

花雨樓校本



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解

辨志文  
會課 張鴻楫

古者駕馬之法四馬六轡兩服在中兩驂在旁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服馬背上有靳環焉兩驂馬之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又與服馬之轡同入軛上大環便於總持其內轡則先著服馬之外轡以止驂之入所謂脅驅者是也復入軛前之環謂之釧繫於軛前謂之軛是兩驂內轡不在手在手者驂馬外轡二併服馬四轡止六轡也若驂馬一則五轡于旄詩首章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九 花雨樓校本

言良馬四之傳云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次言良馬五之傳云驂馬五轡三言良馬六之傳云四馬六轡傳意大夫乘四馬首章特舉馬之數明之三章三章因馬及轡以次漸增而兩馬四轡由後可以例前不言自明也孔正義云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此說深得詩意而與傳義亦自相合御馬者執轡如組其轡可四可五可六四五不必以為制度也至正義述諸家之說大夫駕三異義本逸禮王度記為言鄭駁之王肅從

之而孔晁王基又皆非之蓋疑一驂兩服不可以駕

也不思孔子脫驂賻舊館人陽處父釋左驂贈孟明晏子解左驂贖越石父一驂果不可以駕彼兩驂者又何為脫之解之釋之耶且王度記之外論衡問孔篇亦有士乘二馬大夫乘三馬之語說文駢駕三馬也驂駕三馬也左傳玉賜號公晉侯馬三匹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敬于髡是古有駕三馬之制則驂馬五轡之說可以無疑矣况詩人詠歎所及擬議為詞本非事之實然者耶大夫駕四常也駕三

苔岑經義鈔 卷五 十 花雨樓校本

則不常猶大夫建旄常也建旗則不常而詩皆一及之殆所謂曲而善達者歟若鄭箋四見五見六見之語晦拙不可通朱子集傳以四馬五馬六馬為言亦有未安近孔巽軒謂聘賢者用馬為禮三章轉益見其多庶並引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及左傳馬三匹馬六匹以明庭實用馬者不必成乘然於五馬卒無證佐說亦未覈要皆不若由毛義而通之之為得也

申毛難孔意義周匝 原評

示我周行解

黃家辰

西漢經說各有師承學者以經證經師承自見必執一說以相喙未免泥矣詩鹿鳴示我周行與卷耳大東同而詩意各異解之者不必同卷耳言所懷之賢人當置之天衢則周行是大廷中之列位左氏襄公十五年傳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之言不誣也鹿鳴言嘉賓愛我必告以大道則周行是正大之道義也禮縮衣私惠不饋德饋今本作歸當以饋

昔岑經義鈔

卷五

十一花雨樓校本

爲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示周行爲饋德縮衣之言不誣也大東言佻佻公子葛屨履霜往來道路則周行是所行之通衢也朝廷者仕宦之周行德義者倫常之周行衢路者往來之周行周行不同詩人隨意分用之鄭君箋以三周行皆周之列位後儒駁禮駁左傳而專以爲衢路蓋泥矣毛傳於卷耳曰周之列位於鹿鳴曰周至行道也於大東佻佻訓獨行兒則以周行爲衢路可知此毛鄭之異而當從毛者毛傳之釋卷耳也用左傳文其釋鹿

鳴也用記縮衣文以經證經毛傳之師承自見已

昔岑經義鈔

卷五

十一花雨樓校本

周道郁夷解

陳躋堂

詩小雅周道倭遲毛傳云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而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作周道郁夷莽曰郁平師古注謂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是以郁夷爲周道之名考郁夷亦作郁彘今陝西鳳翔府隴州西五十里有郁彘城岍山在其東又東爲岐山泃水出焉禹貢所謂導泃及岐此志所謂有泃水祠皆岐周之道與毛傳語合惟毛依倭遲作訓班據郁夷立文爲不同耳然於文王率諸侯撫叛國朝聘於紂之義俱通郁夷之文或當出於齊魯詩以釋文引韓詩作倭夷文選西征賦注引薛君章句作威夷知作郁夷者爲齊魯本師古於漢志注以爲韓詩誤也若史記堯本紀之郁夷又爲嶠夷之異文要可見地之名郁夷者不獨周道也至莽改郁平以同訓字易漢地非易詩語也或曰毛以歷遠見義韓以險阻見義郁夷之義不可知然倭威郁一聲之轉遲夷彘同部相通後人自因詩而名其地非詩之周道定在於此其說較爲圓融則郁夷不必確如師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古言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四

花雨樓校本

南陔解

黃家辰

南陔詩有三說或據李善東哲補亡詩註訓陔為隴  
 或據羣經音辯訓陔為戒或據說文訓陔為階次竊  
 以為六篇逸詩其義皆具篇名李善注殊屬迂遠而  
 南陔訓為南戒義亦不了必用說文階次之說而序  
 之相戒以養意自相通南陔者南面之階次此詩之  
 本義也其意取相戒以養此詩之比興義也南為長  
 養之方故曰養陔為行節之次故曰戒鄉飲酒禮賓  
 出奏陔鄭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以陔為節明無失  
 禮燕禮奏陔鄭注賓出奏陔夏以為行節周禮鍾師  
 賦夏杜子春云賦讀為陔鼓之陔是陔即賦夏也而  
 陔之義取諸戒陔戒古音同在之哈部音義俱近東  
 哲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此即說文階次之  
 義又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遊盤馨  
 爾夕膳絜爾晨餐此即小序相戒以養之說兼用兩  
 義辭意俱合東哲可謂善詩者矣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鉤膺倕革解

張鴻善

采芑詩鉤膺倕革按鉤以飾膺謂之鉤膺倕以飾革  
 謂之倕革猶韓敬詩鞞以為鞞淺以為鞞謂之鞞鞞  
 淺鞞也毛傳鉤膺樊纓也說文鉤曲鉤也膺匈也蓋  
 樊纓在馬匈前其上有金曲鏤之小戎謂之鏤膺戎  
 車鏤膺路車鉤膺其大略當相同也攷周官巾車五  
 路皆有樊纓唯金路鉤樊纓先鄭引禮家說謂纓當  
 胸以削革為之賈疏引賈馬云樊纓馬飾在膺前十  
 有二匝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說文係馬髦飾樊係  
 同部通借字飾馬有樊纓猶人之冠有綏纓馬之纓  
 結胸前猶人之纓結領下也係下係其上有鉤金以  
 為飾而當馬之匈先儒訓義俱不亦是惟康成氏繫  
 帶馬鞅之義較異然非正詁此鉤膺之說也倕革當  
 為鞞勒石鼓詩及焦山周鼎皆有鞞勒字古金石文  
 字亦作攸勒攸者攸之變攸者鞞之省古之所謂鞞  
 勒猶唐宋詩詞中所稱金勒也說文無倕字云鞞勒  
 首銅也勒馬頭絡銜也銜馬勒口中也是鞞之絡馬  
 首者謂之勒又以關夫馬口因謂之銜其勒之上飾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則謂之鞞勒以革爲之故字从革鞞以金爲之故字  
从金至若蓼蕭傳云倅轡也此特由轡下脫去首飾  
二字致不可通然正義所述猶可攷見也箋於韓勣  
云倅革謂轡也載見云倅革轡首也采芑云倅革轡  
首垂也多渾言之而采芑箋爲合蓋轡首飾金焮以  
爲文詩故狀之曰冲冲曰瀾瀾曰有鶴箋以鶴爲金  
飾兒鶴冲一聲之轉金卽所謂鞞也義皆一貫至正  
義以倅爲皮以革爲鞞外有餘而垂者望文生訓歧  
之又歧者也尋釋本經倅當本爲攸字涉下革字因  
譌爲倅鞞勒之爲攸革古字借耳如易喪羊于易  
借易爲場而說者誤以爲平易之易書成秩無文借  
文爲紊而說者誤以爲禮文之文正義之失正同是  
此倅革之說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七 花雨樓校本

鞞琫有琫解

社課 張成涓

詩瞻彼洛矣曰鞞琫有琫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  
琫下飾凡刀劍以手所執爲上以刃爲下合刀室言  
之刀穎爲上刀室爲下今佩刀者皆然琫上飾者穎  
間之飾也所謂天子玉琫諸侯邊琫大夫鏤琫士瑒  
琫是琫下飾者室末之飾也所謂天子珧琫諸侯瑒  
琫大夫鏤琫士瑒琫是琫在鞞上琫在鞞下鞞之言  
裨所以裨護刀者又適在琫琫之間然則詩云鞞琫  
有琫者舉全刀言之謂鞞琫而又加琫也毛傳于公  
劉詩云下曰鞞上曰琫彼詩不言琫舉鞞以統琫故  
言下曰鞞也義自一貫馮氏名物疏譏毛說於瞻洛  
公劉兩詩自相矛盾此不明乎佩刀之製而又誤會  
毛傳者也或曰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  
末之飾曰琫琫卽鞞也是刀下飾乃鞞非琫也左傳  
桓二年藻率鞞鞞釋文云鞞鞞刀削之飾言鞞不言  
琫公劉傳上曰琫下曰鞞上下以鞞琫言之瞻洛疏  
引此傳與本文異云琫上飾鞞下飾上飾下飾以鞞  
琫言之且鞞琫連文琫爲上飾則鞞自當爲下飾矣

苔岑經義鈔 卷五

六 花雨樓校本

贍洛傳秘下飾及玼玼璆玼璠玼諸玼字皆鞞  
之譌玼蓋文飾之兒鞞璆有玼猶上章言鞞鞞有  
耳有爽有玼猶曰爽然玼然若言鞞璆而又加玼則  
璆與刀爲一體玼與鞞又一體詩當曰璆有鞞玼於  
文斯順不當曰鞞璆有玼矣且破有爲又義亦未安  
此前說之不可從也曰有與又古同聲通寫字繫辭  
傳又以尙賢也鄭虞本又並作有攷工記弓人量其  
力有三鈞禮內則三王有乞言鄭注有並讀爲又詩  
曰終風且曠不日有曠言不日又曠也曰昭明有融  
令終有傲言昭明又融令終又傲也他如孟子言殆  
有甚焉言聖人有憂之及今之言十有一月十有二  
月有並讀爲又是與又古通也言刀者多以鞞璆  
連文以刀之二體已該也故言鞞而玼可不言言玼  
故以又別之璆爲上飾此與玼對文毛傳順之爲訓  
耳實則璆之言捧爲人捧握卽今之刀本也璆本一  
聲之轉細言之則曰刀上飾渾言之則刀本卽璆也  
詩一舉刀室一舉刀木刀本之璆兼飾義刀室之鞞  
無飾義故足之曰有玼耳若必改爲璆有鞞玼此泥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九

花雨樓校本

乎璆爲飾之名而以辭害意也且如其說以鞞爲下  
飾以玼爲文飾兒其誤更有甚者毛傳先釋鞞次釋  
璆次釋玼又以璆玼連言之明玼與璆類非鞞與璆  
類也若改玼爲鞞則毛傳釋鞞璆而不釋玼釋鞞而  
後於璆釋鞞璆而倒爲璆鞞其誤一也說文以鞞爲  
刀室以璆爲佩刀上飾以玼爲佩刀下飾分別井然  
不可謂非而玼爲文飾之兒古訓無見其誤二也釋  
名言室口之飾曰璆下末之飾曰鞞祇就一鞞言之  
已屬非是又龔毛而誤會公劉傳上曰璆下曰鞞之  
文今引誤以證誤其誤三也釋文言鞞鞞刀削之飾  
以刀削釋鞞以飾釋鞞本屬無誤觀詩釋文所訓與  
說文同知陸之說鞞璆玼無異義也孔正義申毛不  
明致開後人攻毛之端贍洛疏又誤引公劉傳之文  
失之甚矣今引釋文正義二說其誤四其誤五也經  
中凡上下兩義者多不可強合如易卦師六五田有  
禽謂田獵也利執言謂秉命也各自爲義而解者云  
物先犯己可以執言則誤合爲一矣僖五年左傳輔  
車相依以車爲喻也唇亡齒寒以身爲喻也各自爲

苔岑經義鈔

卷五

十

花雨樓校本

義而解者云輔頰輔車牙車則誤合爲一矣若強有  
秘句爲與有爽句同義亦不免誤合之病矣凡說經  
之不可妄滋異議嘗警古訓者率類此

戴東原說以鞅鞞有爽比例鞅琫有秘句最易惑  
人此解力主段氏說文注竝爲引伸駁辨曲暢有  
通無復疑義固其辭達實由識塙能此方可說經  
鞠齡評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自土沮漆解

社課 劉光初

縣之詩曰自土沮漆土當從齊詩讀爲杜杜水名也  
沮蓋沮之譌文與沮相似又涉下漆字而誤作水旁  
耳自土沮漆猶言自西沮東自郊沮宮也時公劉去  
郃適郃自杜水往至漆水詩故并及之舊解謂土居  
也沮漆二水名公劉遷郃始居其地說本毛傳然郃  
地在涇西地理志所載有右扶風漆縣西一水卽郃  
之漆水沮則未有言與郃地相屬者唯漆沮一水在  
涇東渭北禹貢漆沮旣從小雅漆沮之從周頌猗與  
漆沮皆是水也而與郃地相去又甚遠則沮爲字誤  
無疑矣夫土地爲人所居以居訓土固亦可從然古  
字每多段借幽風徹彼桑土土者杜之借是土杜二  
字本通且杜水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武  
功縣西南有故郃城正公劉所遷之地則土爲水名  
又無疑矣或曰沮水旁地也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  
水岸側猶魏詩所云汾沮洳也駁之者曰一國之人  
非皆居岸側詩人舉水不過明界域耳且魏詩言汾  
沮洳于義自順今強訓沮爲沮洳亦將改經爲自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漆沮洳乎或曰水經注漢書注引經皆作自土漆沮與下句父字爲韻當從之曰詩中韻例凡章六句者截半章讀之與章三句者同所謂偶句從奇韻例也此詩前半醜漆爲韻民之初生句無韻猶采葛月相韻一日不見句無韻也後半穴室爲韻古公亶父句無韻猶甘棠詩之伐茂相韻蔽芾甘棠句無韻也若沮與父韻又強生以韻醜失其例矣况釋文作音傳箋解經皆先沮而後漆又何得以他書誤倒之字引以爲公劉所居之地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本述聞說筆意天矯兼有發明

曰止曰時解

社課 劉克莊

縣之詩曰曰止曰時玉篇引爾雅曰室中謂之時時止也今本爾雅時作時時古韻同在詁類得相通借時訓爲止是時亦止也爾雅釋詁云爰曰也爰可訓曰則曰可訓爰兩曰字當爲語辭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古人詩歌凡遇反覆咏歎之處自有複語耳嘗以其類推之如弗曳弗婁毛傳云婁亦曳也將恐將懼釋詁云恐懼也無辜無辜釋詁云辜辜也弗慮弗圖釋詁慮圖同訓爲謀以及言旋言歸載飛載揚旣優旣渥以享以祀諸句皆詩中複語其句法可互相比例鄭箋據爾雅時是也謂曰可止居於是駁之者曰如箋言則上曰字爲辭下曰字爲於經文叠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或據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謂時即待之譌不知待與時同諧寺聲古凡同聲字並可通借不必改時爲待也細繹諸訓雖各有據要不若參合全詩句法明其複語之爲得也

深窺古人文法乃能掃除葛藤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朱呂說詩論

辨志文 張鴻梅  
會課

朱子撰詩集傳呂氏撰家塾讀詩記一去小序而不用一專宗小序二子說詩判然不同矣說者謂朱子初稿亦用小序後與東萊相爭因改從鄭夾際說詆諆小序而以己意解詩竊以為朱子初用小序見於其自述中及其孫鑑詩傳遺說注信矣若謂與東萊相爭因有所改則不必然之事吾見其誣乎前賢而已夫朱子嘗病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又以後漢書衛宏傳言宏作毛詩序謂豈得為與經並出此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五

花雨樓校本

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數語可謂深得二子之心抑朱子序呂書謂其取已少時淺陋之說心有未安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痛乎言之此豈有所爭於前者哉夫有宋一代攻序之尤者莫如夾際尊序之至者莫如范處義學者志趣不同無妨各行其說曷為而有所爭爭而因有所改而於撰述之事在我顧茫無定見哉況其出自講學之儒邪昔人謂毛公近古語可徵信故其釋鴟鴞合於金縢釋北山蒸民合於孟子釋昊天成命合於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於左傳由庚諸篇合於儀禮將仲子野有蔓草褰裳風雨有女同車鄭卿賦之不必其為里巷狹邪之作則序說之宜從與否亦自有公論矣若夫詩傳本歐陽之旨明吳才老之叶韻以周禮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詩記博采諸家存其名氏翦裁貫穿問出已見世有好學深思者當無不心知其意而有以別白於二書茲無論焉論夫舊說之誣乎前賢者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五

花雨樓校本

崇禮說

方岳年

崇禮卽崇德也論語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其名則異而其實固無異也解之者謂君之躬行倡率則爲德民之持循矩矱則爲禮此豈有二者乎以孝悌言立愛惟親道以孝德矣又制爲温清定省之節文立敬惟長道以悌德矣又定爲應對進退之儀則此豈有二者乎昔之言五德者曰仁曰義曰智曰信而並及於禮是禮之爲德也五德亦曰五性是禮之可以德性稱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非明明以德性言禮耶中庸本禮經故所言多及於禮禮義三百禮之大經也威儀三千大經中之委曲也與春秋傳言禮義威儀無二也自禮義譌爲禮儀說者遂竝以禮之細小目之失經旨矣道之育物配天大矣至矣而何莫非三百三千之所流貫耶君子凝道之功不外修德而修德之功實不外崇禮其自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以來無一非致力於禮無在非加功於禮豈猶不積爲敦

厚乎積爲敦厚豈猶不可謂崇禮乎經故揭禮義威儀於前而著崇禮於後也崇禮蓋卽崇德也子張之問崇德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樊遲之問崇德也子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此猶概言之也其詳則中庸尊德性數語盡之矣抑人知仁之爲德性也顏淵問仁子語之以克己復禮爲仁又因請目而語之以非禮勿視非視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甚矣禮之於人如是之重且大也何說中庸者之淺言禮耶夫以尊德性爲極乎道體之大以道問學爲盡乎道體之細以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爲尊德性中事以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爲道問學中事說非不可而如淺之乎言禮何蓋崇禮可以統上諸事今析爲問學中一事其義轉偏而多所遺漏矣黃勉齋之學一傳而爲饒雙峰謹守朱子注說者也已於禮儀字致疑特饒說仍不能融會上下文耳竊謂言宋學者不容有所背亦不必有所阿由雙峰之所疑而更求其可信斯爲善言宋學矣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釋豐

辨志文 張鴻柄  
會課

豐之見於儀禮者不一而足鄉射燕大射聘禮記公食大夫禮皆言豐鄭注以承爵承尊承解各就文釋之無足異也其可疑者大射儀注云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以說文攷之豐从豆象形蓋其上曲象豆大與豐之上以曲象形正同是不得以為曲聲也說文之例成字者則曰从某曰某聲不成字者或明其為指事或著其為象形曲之為字不見於說文是不成字也不成字許故說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為象形也或曰戴氏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豐从豆从山拜聲蜀本云丰聲从山取其高大說文丰艸盛丰丰也與豐音義俱同竝丰為拜豐之古文从之儀禮多古文經當本作豐不从山鄭依古文為說因曰拜聲傳寫乃誤加山作曲蓋與許未嘗不同也或曰說文中竝无為甡替驚以為聲竝示為祿蒜以為聲皆非無字竝丰之字說文未見唐本蜀本無由遽信鄭注聲字當為誤衍也或曰聲字實形字之譌鄭於鄉射注言豐形似豆而卑此言形近似豆大而卑語意

非有異也是三說者後說為長然其知聲為形之譌

而不知曲為豐之譌則猶未得也鄭明豐字從豆之

義故謂豐形近似豆大而卑若作曲則不辭矣且使

豐為形聲字則可曰從豆曲聲既非形聲止當曰其

為字從曲豆不當例之而曰從豆曲也鄉射注上言

設豐所以承其爵下言豐形蓋似豆而卑此注上言

豐以承尊下言豐形近似豆大而卑文亦一例注語

當以其為字從豆絕句非以從豆曲絕句故知曲又

為豐之譌也賈疏不知注中字譌遂謂曲為承尊之

器豐為豐年字又以年和穀豆多有增成其義皆臆

說也若夫豐侯之名說文而外阮氏謹崔氏駟李氏

尤竝及之聶氏圖井有人形之制度大氏說禮家傳

會為之固有不足辨者矣

世伯劉曼甫夫子評

深窺六書義例言之鑿鑿乃無纖毫障蔽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釋簋

陳 聿

簋以盛黍稷簋以盛稻粱簋內方而外圓簋內圓而外方其器若對待故訓詁家亦多對舉為文也經傳多言簋少言簠以簋足該簠也周禮掌客注曰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鄭據公食大夫禮而別之也詩秦風傳曰四簋黍稷稻粱也毛不別者明簋之該乎簋也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亦統言不別也不言稻粱者稻粱加饌非正饌舉黍稷之正饌而加饌可知也且以見簋之所盛不必常如公食大夫禮之別於簠也方器圓器與鄭之注易注禮互異者師承不同也抑其言內言外各有所主而因各自為說歟若夫詩伐木傳有圓曰簠之文此則後人依鄭義增之非毛公本訓不然胡以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未嘗一及之耶內方外圓之為簋內圓外方之為簠孝經注鄭小同之說厥後秦風釋文聶氏三禮圖所言俱同而陸氏於聘禮釋文方圓字竝互易不應自相違戾如是當由傳寫而譌也廣韻及歐陽氏說同之者未嘗深攷也簋之初當以木為之其形方故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古文簋从木作机又从匕而有匱匱二文簋之古文有从匕而作匠者其初亦當為方形也圓出於方方出於矩一簋與簠規矩之法備焉而後為之內方外圓內圓外方之形制變乎前亦文生於後觀夫簋之刻為龜形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復以習用而有瓦簋以將禮而有竹簋蓋踵事而增者正不一也簋之數有二有四有六有八與十二之不等簋之盛皆黍稷統簋言之亦有稻粱簋之實斗二升其崇尺厚半寸脣寸為之者當不獨旅人之瓦簋此其見於經者又所宜詳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以魁柎之解

歐仁衍

儀禮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鄭注魁蜃蛤柎注也賈疏謂以蛤灰塗注於上使色白也按魁卽爾雅之魁陸說文謂之魁蜃云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卽今之蚶也周禮地官掌蜃其白盛之蜃鄭司農謂蜃可白器後鄭以東萊用蛤謂之又灰明之蓋彙呼之曰蜃蛤曰魁陸曰魁蜃單呼之曰蜃曰蛤曰魁取而礫灰以白諸器皆一物也魁有大義史記言魁梧奇偉吳都賦言魁岸豪傑以及芋魁里魁皆是此以魁言亦謂蛤之大者耳萬充宗儀禮商云魁以木爲之制屨者之模範明時民間用馬尾制巾帽以木爲範名曰魁頭蓋本此柎之謂納魁於屨令附著充滿使屨端好此說既於書傳無證明時民間之制何以以上證古經魁頭施之中帽今時所呼猶然何以混之於屨今施於屨者俗呼曰援亦不名魁蓋魁之義又爲首故巾帽之模範稱之若屨則不得有此稱矣且如其說經當於前黑屨下言之否亦當於後總屨下總言之萬氏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自知其乖違乃爲圓其說曰獨言於白屨者舉中以該上下也此萬氏自爲義例經豈有是義例乎可謂臆說無稽矣柎當爲附之假借柎者鐘鼓虞之足附通柎益也義見說文鄭訓爲注者蓋謂塗注而柎益之周禮司市其附於刑者注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則此經柎之亦當爲附之也柎附並从付聲古音屬侯類此類字相通如詩征以中垢借垢爲詎觀閱既多借觀爲遘皆其比例柎之亦作柎也按作也者義爲長蓋申言白色之所由成耳作柎之則似別起爲事此語晉間亦宜詳審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特性饋食禮古文主人受爵酌醋受爵酢于主人說

辨志文  
會課 張鴻楸

儀禮有今古文今文傳自高堂生古文出於魯淹中

鄭君康成作注嘗參用二本有從古文者則古文在

經出今文於注有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出古文於

注此大較也特性饋食禮主人更爵酌醋又云更爵

酢于主人古文更皆為受鄭君於注明之則作更者

今文也鄭易古文者其意以為婦酢不易爵男子不

承婦人之爵酢必易之故於上主婦受爵酌醋無注

荅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而於此主人與賓自酢改從今文作更爵竝引祭統

文以相證其實酢則更爵禮也男女不相襲爵內外

大防尤為禮經通例今文言更爵固易其爵古文言

受爵未始不易其爵蓋一授受間而更易之事在其

中不言可知也且受之義足包更更之先必言受經

言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審其為男女不相襲爵則受

者固前之爵酌者非前之爵也經言主人更爵酌醋

言更爵酢于主人則受者未見醋者已更有後之爵

而無前之爵義轉未備故從今文不若從古文為善

也自鄭君分別受爵更爵之不同正義引李氏說遂

謂主婦醋不更爵殺也敖繼公亦云禮婦人承男子

後多不易爵不思祭統言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未

嘗言婦酢不易爵并未嘗專以其禮屬男子言之是

啟其誤者鄭君之注後人沿之而其說至為談禮者

所不能易甚矣其惑也攷鄭君於尸酢主婦注已有

不易爵辟內子之說此亦不必然之事鄭因經言酢

如主人儀遂疑尸嘏主人不易爵禮當相同不知如

者約略之詞有其同者有不盡同者如少牢禮主人

荅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嘏主婦不嘏此主人嘏主婦亦自不嘏豈因經言如

主人而可謂之親嘏主婦耶且少牢言易爵內子不

辟夫人豈士妻乃辟內子耶是其說亦不可從也夫

鄭於禮經之文有必用其正字者取其隨讀易曉從

無不從庶從盥不從浣及此文之更是也有即用其

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盥不從啗及

此文之酢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俾可參觀以得其

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及此文之醋

與酢是也用意良深然如更受二字似又千慮之一

失矣大氏二字通者不一特性之外如燕禮更洗爵  
鄭注云古文更爲受周禮中車歲時受讀杜子春日  
受當爲更春秋昭二十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史記  
更作受皆其明證此改所不必改也說文醋客酌主  
人也酢醖也後人昧其本義以醋爲酢以酢爲醋如  
種種二字承用久誤此不可爲訓若禮經中正借互  
見要不妨並存也

受爵上屬爲句酌醋爲目下事說甚精覈今文更  
爵古文受爵俱爲易爵尤能獨得見解原詳

吉岑經義鈔

卷五

五

花雨樓校本

君行一臣行二說

辨志文張鴻稱

晏子聘魯對孔子問有君行一臣行二之語鄭氏於  
聘禮注述之者三賈疏支離不得其解讀者遂無由  
以明按此非於古人宮室之制先有所窺則君一臣  
二之義終不可見以庶制言之其北爲堂堂之前有  
東西階其南爲門屏棖闌及內霤南北相距其中爲  
庭庭之深三分其堂三分庭一置碑於東西之中碑在  
堂下三分而一則於北爲近也庭左右有道當堂之  
東西階謂之堂途亦謂之陳聘禮言及庶門公揖入  
立于中庭此君所立蓋在庭南北之中前於碑與下  
言褥降立同處由是賓入門左曲公自立處南面與  
揖賓北曲至堂途起處公復西南面與揖旣揖公自  
立處東行向堂途至堂途復北行當碑之東而與賓  
在西相及賓自堂途北行當碑之西而與公在東相  
及乃得俱揖碑三分庭一近北公自中庭向堂途東  
行復自堂途北行至碑限止行中庭一分賓之行必  
自北曲堂途起處行至公前立處已歷中庭一分地  
復行至碑限則二分矣是謂君行一臣行二也此後

吉岑經義鈔

卷五

五

花雨樓校本

逾碑界一分地公與賓各由堂途東西行幾無所謂君一臣二之節至階三讓公升二等而後賓升以至西楹西東面致命而與公之在東楹東相及公升於先其行簡而緩賓升於後仍須兼行以赴之是亦君行一臣行二也於後公自西鄉轉而北鄉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乃襲於序東楹北之隱側見賓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夫中堂者堂東西之中也即兩楹間凡主賓敵者受玉於兩楹之間聘賓與主君非敵故進至東近主君君乃受玉於中堂東楹二者之間也其地爲中堂之東東楹之西偏於東言之令四分堂廣由兩序而兩楹爲廣者各一由兩楹至中堂爲廣者亦各一公自東楹東至東楹行堂上一分地賓自西楹西負序至西楹復自西楹逾堂東西之中而以玉授公逾東楹而受玉此其地所謂中堂與東楹之間也亦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鄭注中堂南北之中入堂深尊賓事賈疏謂更前北侵半架此第以楹北之地言尙不誤又云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意以爲受玉在東楹之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五

花雨樓校本

東則無論東楹之東地過偏不得合中堂而以之間言而公之受玉君行未及一賓之授玉臣行且不止於二矣與上立于中庭疏謂近於內嚮之間皆說之不可從者也朱子語類謂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臣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迹取義或當如是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事正與晏子言相反此其未嘗知禮者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五

花雨樓校本



九穀先後鄭異義說

黃家辰

鄭仲師云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鄭康成云九穀無秫大麥而有梁苽案欲考九穀之名當先定五穀六穀之爲物逸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管子言五土所宜之種曰麥秫菽麥稻先鄭釋九穀卽本此爲說先鄭意逸周書之粟卽管子之秫故注鍾氏以丹秫爲赤粟其實一書所言是五方土地之宜種原非五穀之定名如此月令言五時所嘗之異曰麻黍稷麥豆此爲時食亦非五穀定名鄭注

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疾醫以此爲五穀亦誤其注職方五穀則以爲稻黍稷麥菽與素問金匱眞言論合趙岐注孟子高誘注淮南子漢書音義引章昭說皆同此爲五穀定名不舉梁秫者梁卽禾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黍梁同屬而異類秫說文云稷之黏者稷秫同物而異種五穀無梁秫黍以賅梁稷以賅秫猶未麥之不分大小也膳夫王食用六穀食醫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麥魚宜苽是六穀爲稌黍稷梁麥苽也內則言飯黍稷稻粱下又言麥食苽食是

六者皆可爲飯也稌卽稻說文稌稻互訓六穀無麥

未爲與膳食不相宜故用苽五穀爲百穀之總名宜舉其凡而苽米甚少非人間所常食故舉麥苽不舉苽九穀者本六穀之品而加以麻苽未有大小故曰九穀康成之注實勝先鄭程氏易疇九穀攷至詳且悉而五穀六穀之名尙未攷定九穀之名極稱康成易秫爲粱之卓識又謂九穀宜有大麥而無苽苽出於澤不植於三農疑康成之說爲非不知九穀者於六穀外加麻苽六穀之麥本不分二故破先鄭云無

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大麥明已包之也麥雖有大小其種本不甚異非若豆之種類迥別故說文來辭二字合言亦不分大小麥而豆必分大小者九穀之名本于六穀六穀旣分五穀之黍屬別之曰粱則九穀用五穀之未亦不能不分大小豆也六穀九穀皆有苽苽卽今之菱白每年易種其實乃盛故曰三農生九穀三農舉詞不必限定原隰及平地且苽米充食不屬三農更將何屬虞衡作山澤之材非穀類也程氏又何疑九穀以稻粱爲貴古人貴者老者食稻粱賤者少者食黍稷黍

稷稻爲常食麥苽則暫食之秦風每食四簋毛傳云  
四簋黍稷稻粱玉藻注謂諸侯日食稻粱各一簋內  
則疏謂諸侯湖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  
可知常食者黍稷稻粱也觀內則言飯祇列黍稷稻  
粱而於麥苽則別舉在後可見矣苽米甚少天子諸  
侯得暫食麥則貴賤同食之未與麻用爲簞實以佐  
飯不以爲飯也麻飯不見於經未惟極貧之家大飢  
之歲或以爲飯檀弓之啜未漢書之民食半未是也  
至九穀種類之別程氏言之甚詳不贅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六獸六禽考

黃家辰

周官庖人掌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鄭仲師云六  
畜麋鹿熊鷹野豕兔六禽雁鶉鷄雉鳩鵠康成駁之  
曰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  
而熊不屬六禽于禽獻及六擊宜爲羔豚犢麇雉雁  
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案  
先鄭固未盡是後鄭亦不可通獸與禽渾言雖同此  
職在辨名物宜析言不宜渾言亦正云二足而羽謂  
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先鄭之注於內則文增多鳩  
鴿諸物殊爲不經而六獸無羽六禽無毛分別猶明  
後鄭以狼易熊雖若可通而六禽中有羔豚犢麇非  
特與六獸溷且與六豷溷其云禽獸未孕曰禽亦自  
知其不可通而弔作別白之詞司馬職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亦互言之例未必爲大小之定名今參攷禮  
文六獸者麋鹿熊鷹野豕兔也六禽者雉鶉鷄鴿雁  
魚也內則云麋鹿魚爲道麇爲辟鷄野豕爲軒兔爲  
宛脾卽釋庖人六獸之名物魚當作熊乃傳寫之譌  
先鄭以麋鹿熊鷹野豕兔爲六獸卽本內則文以爲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訓先鄭所見當是西漢善本如內則本是魚字先鄭必不改易為熊如謂先鄭本不依據內則熊字亦當次六獸之末如六禽注例必不禱麋麀鹿麇之中後鄭不察乃據誤本駁之云內則無熊恐先鄭所不受也大司馬職以禽作六犖鄭注本禽獻及六犖為說但六犖皮屬獸羔鷄鶩屬豎大夫執雁士執雉乃六禽之二公食大夫禮膳用雉兔鶉鴛又記六禽之四兔古鷄字亦雅雀老鷄郭注云鷄木兔也似鴟鴞而小免頭有角又注茅鷄云今鷄鷄據此免即木兔即鷄鷄即雀亦即鷄也說文雀鷄屬有毛角所鳴其家有禍詩疏引陸璣疏云鷄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鷄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食各隨其時鷄冬夏施之以其美故也莊子齊物論曰見彈而求鷄炙司馬彪注小鷄可炙又天地篇云鳩鷄之在籠郭注山海經云鷄似鳩而青色先鄭六禽有鳩鷄蓋亦讀免為鷄訓為鳩鷄歟而又連類及鷄斯為失矣庖人職禽獻春行羔豚秋行犢麇宜屬豎獸夏行服鱸為雉魚冬行鱸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羽為魚雁則六禽宜有魚魚古偁禽魯語云取名魚登川禽章注川禽鼈蜃之屬是也易舊井無禽對井谷射鮒言禽亦魚也內則廣明膳羞調和之品雖錯序六豎六獸六禽之名而多以類從其言膳云雉兔鶉鷄即六禽之品免亦古鷄字鶉鷄同物鶉當依儀禮作鶉其言和云雉兔皆有毛又云雁宜麥魚宜苽又云鶉羹鷄羹鶉醲之蓼鮒鱖烝雉燒雉蕘無蓼備詳雉鷄雁魚鶉鶩六禽調和之法鶉鷄母見介正鷄雕也見說文內則又言鶉鷄肝鶉本作為鷄見鄭注鶉鶉猶云鶉鷄皆鷄之別名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樂記說

辨志文  
會課 方岳年

樂記合十一篇為一篇見於孔正義者有樂本樂論  
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  
諸篇目劉向以二十三篇著於別錄十一篇之外餘  
十二篇其名亦具存於正義中然考其所記雖皆樂  
之事理初無前後分別與所題篇名之義亦尠確鑿  
相應者大氏此篇當為秦漢諸儒論樂緒餘非一家  
之言故語有出入鄭孔不言作者史記正義以為公  
孫尼子撰或以為河間獻王所輯難遽信也篇內純

若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疵雜糅其疵者如言人心之動物使之然言哀樂喜  
怒敬愛六者之非性不知靜含動理情為性緒六者  
情也本其所性妙而為情因天機之鼓蕩時出之以  
與物相應所謂感而遂通也今以寂然不動為性舉  
夫動者悉歸諸外物之引觸悉以為非性則情與性  
判然為二將必矯情而後能復性而所以導之者俱  
為逆情之物矣且愛敬二者尤仁義之實之因感而  
動者乃亦斥為非性此與告子杞柳栝棬之喻釋氏  
本來無一物之宗旨豈有異哉所言先王慎所以感

之而禮樂刑政以起則與荀子語相似又其言感於  
物而動性之欲也言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以動  
為欲因以罪知止可為下愚之特亡天理者傲而獨  
不為推及於性情同善之原言禮自外作故文近而  
任人之說不知父子有親長幼有序愛敬之實根心  
生色皆發於不容已豈文飾外物為之哉至語文侯  
以八音而闕匏土與木立義比附未免牽強且所思  
之臣皆富國彊兵之士與先王以樂養和德之精意  
相戾此戰國君臣之習談君子所不道也若夫精理  
名言之不可沒者則如大樂大禮節推原禮樂之本  
無間於幽明流行不息而合同以行其敬愛益知其  
言禮自外作之非樂著大始節以動靜之合幾闡禮  
樂並行之旨而乾坤中和保合之妙見天地訢合節  
明夫太和之氣凝聚於人而後發見於情樂由以興  
和徵諸氣氣動成聲故萬物相生以氣而相召以聲  
此皆純乎純者也讀者分別觀之既有以窺夫性情  
真際而樂之倫理亦思過半矣

若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沈思高識超絕蹊徑 原評

坊記說

辨志文  
會課 方岳年

坊記之作者不可知其言粹然儒者之言也時當叔季國異政家殊俗權謀詐偽之風成攘奪戕殺之禍起天下之民逞私意任小智紛然踰於先王制度坊閑之外聖人之徒思有以挽之爰述表記以明修己之道述坊記以明治人之道表者禮之儀表坊者禮之大坊修己治人一禮而已夫人不能無飲食男女情欲之私情欲之發合乎天理自然之則其為情欲也何害雖然不可不先為之坊也龍泉葉氏曰聖人制禮立坊以示之凡所以使民安行於坊範之中非以禁其欲乃為之坊以遂其欲也斯言得之矣是篇凡三十九章或數經共論一事或一經惟說一事或每事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孔冲遠謂非義例所在良然其首以章疑別嫌坊尊卑之僭越末記男女之坊歸本造端之義也篇內發端皆夫子之言雖屬單詞具關至道下以己意引伸之或雜引經語以終之記者之詞也說者謂其詞多急切危悚疑於人之難與為善禮之不足以坊民不善讀之將有蹈於老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莊名法之學者然而達夫立言之旨以與表記並參之雖易所謂邊惡揚善順天休命之治馴致而無難焉何詞之足為病哉石梁王氏及王厚齋困學記聞以其中有引魯論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語疑記所謂子云非夫子之言儻何以讀記文乃有是誤耳程子云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此則深有所窺見於記者無誣蔑不足之談於夫子之言不妨分別以觀可為凡讀書者準吾故曰作者不可知其言粹然儒者之言也

苔岑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持論名通足以釋讀者之疑 原評

一馬從二馬解

歐仁衡

禮投壺篇兩言一馬從二馬案馬者刻木象馬猶鹿中兕中之刻爲鹿兕也漢人格法有功馬散馬皆刻爲馬形而植之其田律曰爭禽不審者罰以假馬是馬之制大略可見矣一勝卽立一馬所以記其勝數也自方氏慤陳氏濬皆以算爲馬不知算以籌馬以刻算以釋馬以立算之數無定馬之數惟三算以記耦之勝負馬以別黨之勝負記曰馬各直其算則算與馬之不同明矣一馬從二馬者投壺之禮如射必賓主三次迭投而後止然三者不能全勝或主黨一勝賓黨二勝則以主之一馬從賓之二馬明遜己之能成人之美以少益多助勝者爲榮也此句在上節請賓之辭中者爲衍文蓋由上言正爵旣行請爲勝者立馬下言正爵旣行請立馬文相似而誤故鄭於上節注云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不訓從二馬者以其文在下耳至下節始注云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孔正義雖於止節已爲之疏而仍以定本無

昔年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此句明之則鄭孔二說固以上節無一馬從二馬句爲合矣陸氏釋文出勝者立馬云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又考之大戴禮投壺篇請賓節亦無此句諸書並可據以爲證也鄭釋馬義迂遠不可從其以黨明立馬最爲精當蓋卒投告算命酌行觴一耦之勝負分立馬直算請慶行爵二黨之勝負分卒投之飲罰爵也立馬之飲慶爵也事各不同時各相隔何得渾馬於算渾下節之一馬從二馬於上節乎又案舉此之一勝從彼之二勝所謂擢馬也少儀言不擢馬者以勝者降等不敢擢尊者之馬也實則無二投壺本文如司射進度壺下行間以二矢半五字有大戴禮可證則一馬從二馬之衍於上節抑又不足疑矣

昔年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明白曉暢筆舌兼擅

夏小正傳圍燕山燕不同說

辨志文  
會課 張鴻桷

夏小正正月圍有見非傳圍也者圍之燕也四月圍有見杏傳圍者山之燕者也說者或以燕為樊謂為字誤或以燕通宴謂燕樂之處解各不同今審詳傳義則正月傳字當作藩由涉四月山燕傳句法相似而誤其四月傳之燕又當以燕樂義為合二者本殊不得一例說之也按徐堅初學記引正月傳燕作藩則原本此傳之非燕字塙有所證矣說文藩屏也廣雅釋室藩籬也易馬注羝羊觸藩籬落也字又通林

音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從林中以爻象交午之形今俗呼為籬笆即其物說文林藩也可知二義之不別矣其由林而借之則又為樊爾雅釋言樊藩也詩言折柳樊圃及止於樊其

本字皆當為林此傳因非種於圃而以籬落交午之

為林宜呼曰藩夏時渾呼曰圃故為明之至其曰山

之燕者謂其地為燕樂之處燕者宴之借說文宴安

也詩毛傳燕安也是其義杏植於山其地林木蔚森

可以燕息可以娛樂夏時亦渾呼曰圃傳故更為明

之也前傳曰圍之藩也其詞實後傳曰山之燕者也

其詞虛闕滄本前傳燕下無者字與後傳有異則知

前傳藩字雖誤為燕尚可審其為指實之詞自俗本

誤增者字斯與後傳同為虛詞不得復指為藩矣所

賴初學記一引關滄本不誤足以正之此古義之甚

非易通也周禮圃人掌圃游之獸禁鄭注圃游圃之

離宮小苑觀處說文圃苑有垣也竊謂上古簡質不

必於其處設為牆垣夏時所呼為圃者尤不必有離

宮小苑觀蓋第園耳山耳第園蔽以林山取其安耳

此傳義所由來也籀文圃字外從口中四界之而有

音經義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木可見圃之名生於林木林木生於種植為圃為山

無妨通呼而或者疑經之言圃同而傳之為義殊抑

又不足與論古矣

據初學記關滄本為說體會深微而妙諦天然尤

覺無纖毫勉強

原評



苦岑經義鈔卷六

鎮海張鴻柄晉柯甫輯

傲居先生再傳弟子

附三傳弟子

左邱明作春秋傳論

辨志文  
會課張鴻柄

左氏親及門牆好惡同於聖人而復才大學博觀物盡變出其著述有以囊括古今表裏人事先儒稱之非過也後人以其書備言災祥禍福天道鬼神體近於巫時或陳義立說頗謬是非而虞臘庶長等辭且入以秦語秦官用是疑之短之譏之斥之流而為啖

苦岑經義鈔 卷六

一

花雨樓校本

趙董之肆意舐排指摘殆盡幾可以空其書而無之果取明之傳之不足重邪抑譽之毀之者若是之無定見邪曰是不可以執一論也其間有不善讀傳輕為誣罔者有數傳失人未免以驢淺之識庸妄之為增竄其書者而左氏不任咎也夫古者史氏所司不一其事周官而外瞽史祝史巫史卜史見於載籍者彰彰具在邱明躬為魯史當其事而不書則為失官災祥禍福天道鬼神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因是而即以巫其書非所謂不善讀傳輕為誣罔邪邱明之

書初傳曾申自後展轉授受若衛人吳起楚人鐸椒

趙人虞卿以至平帝時立學其人且更僕難數保無

驢淺庸妄者廁於中而因不免為增竄之事邪不然

審理有未精持論有未允身世時事有所未經其又

何從而見於傳邪故左氏不任咎也夫春秋二百四

十年非邱明為之傳事無端緒本末莫詳而朝聘會

盟典章制度之所在人材國政優絀之所存俱無由

以攷見蓋一傳所係厥功至鉅而任甚非輕桓君山

曰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

苦岑經義鈔 卷六

二

花雨樓校本

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斯言可謂窺其要矣公穀在七十子之後其著為傳距左氏且百餘年傳聞之與親見詳略不同劉子駿言之二家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劉知幾言之然則邱明之傳之足重也審矣譽之者非欲虛為推崇毀之者往往操識既短便其不學附和隨聲其不可同日語也亦明矣近儒汪氏中著左氏春秋釋疑有以折誣罔者之談而未及書中增竄之不類因為更明之夫功在天下萬世而議顧不足於後人果且



不能無議邪果且不得有議邪惟讀是書者自辨之而自領之左氏不任咎也

融會羣言於胸中而以蒼老之筆出之是說經上

乘文字 原評

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春秋築鄆說

黃家岱

春秋築鄆鄆公繫作微古字通用公羊傳曰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夫經書大無麥禾連下臧孫辰告糴爲文公羊據以爲築鄆之說殊屬牽強如春秋果譏凶年造邑亦當書大無麥禾于前其意乃明何反退其文于下乎左傳以爲邑曰築鄆曰城其說亦未盡合凡國之有宗廟先君之主者必較常邑爲少何春秋書城者二十有八書築者于築館築臺築圍之外僅此築鄆一見則所謂城者未必盡是都所謂築者安見其非築臺築圍之類乎繫梁以築臺築圍皆是虞山林藪澤之利此書築微亦虞而禁之其說實勝左公羊古書言築多是設禁秦築馳道道廣五十步而樹厚牆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蓋築成馳道使民不得行故曰亭皋千里莫不被築築之者禁之也禁之者虞之也虞之者守之也凡所被築悉是禁地有官守之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其卽繫梁虞山林藪澤之利之說

昔岑經義鈔

卷六

四

花雨樓校本

也歟

昔岑經義鈔

卷六

五

花雨樓校本

論語左傳兩石門辨

辨志文 吳 楨  
會課

石門之地齊魯俱有其為齊地則春秋經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是也左氏傳云尋盧之盟也杜注石門齊地水經濟水注水有石門以石為之故濟水之門又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按盧亦齊地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西南二十五里此諸家無異說者也其為魯地則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是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石門守晨注引鄭康成云石門魯城外門也張皓王龔傳論注並同論語皇疏謂石門者魯城門外也蓋即本鄭注為說惟外門二字倒為門外祇由傳寫之誤宜據漢書注正之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為水門跨於水上據此則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閻氏釋地云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抵城門闔宿於外之郭門又謂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

昔岑經義鈔

卷六

六

花雨樓校本

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又謂漢去春秋未遠故鄭能實言其所在諸論皆到塙則其地其事無不核矣

子路所宿石門引水經洙水注一證甚佳餘說亦條暢原評

五侯九伯解

方國華

古人制數之法一爲始數五爲中數九爲終數積而至于十則復歸於一故以至少者舉則曰一以至多者舉則曰九以其中舉則曰五而十不以爲舉數之例傳四年左傳五侯九伯此蓋統言天下諸侯之國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言五侯者舉中數也猶傳言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詩言壹發五豝壹發五豮其所謂五皆中數之不可執者也言九伯者舉終數也猶公羊傳言叛者九國孫子言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其所謂九又皆終數之不可執也周制公侯伯子男爵凡五等止言侯伯者亦舉其中以見例也公尊於侯而建國少不可以中數舉子男卑於伯而建國衆若以終數舉將無由別於伯且又何所舉而以爲伯之國屬詞公之尊子男之卑俱不可舉數以見例故舉侯伯之中而約其數曰五曰九自當爲立言者通語無足異也王制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鄭君康成約其率謂公侯百里之

國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今於百里之國州居一分者屬以中數則七十之國州居二分者宜屬以終數而五十里之國州居四分者非舉終數所能見置之弗言可矣公雖在一分中其建國固不如侯國之多也此義自俞氏平議發之然平議書言之不詳又其所謂舉侯以包公由下逆數語亦未圓更爲申之其義始明至若王氏述聞以五侯爲分居五服之侯九伯爲散列九州之伯並引書五服五宅九山九川爲證其說殊誤夫五服五宅上承五刑有服五流有宅之文九山九川土承九川攸同之文無妨省文見義豈上無所承而於五服之侯九州之伯得直言五侯九伯乎此述聞中所爲增字解經者未免矛盾自陷矣餘如鄭注以太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九侯十八伯孔正義已譏其校數煩碎服杜以五侯爲五等諸侯九伯爲九州之長述聞引王制八州八伯並鄭志畿內之州不置伯駁之史記漢書謂太公兼有五侯九伯之地於傳中事實征之語不可通蓋皆不如俞氏說爲約舉之詞之得也

苔岑經義鈔

卷六

九

花雨樓校本

世伯劉曼甫夫子評

識解既超筆亦條暢曩讀平議書張子鞠齡語予曰五侯九伯述聞說實有未安俞氏所解得之然其謂舉侯包公亦覺拙滯難通今作者言公之尊子男之與俱不可舉數以見例故舉侯伯之中語甚明析圓到並其指證述聞之失尤瑣鑿不刊想見師承獨得後起英髦正有未可量矣

苔岑經義鈔

卷六

十

花雨樓校本

取邾田自濶水考

張鴻善

春秋經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濶水傳言諸侯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濶水歸之于我杜注取邾田以濶水為界又云邾田在濶水北今更以濶為界按濶水界於魯邾之間邾在濶南魯在濶北邾田又在濶北魯南其形勢則由魯而邾田而濶水而邾自晉人疆田以正邾魯之界於是畫濶水以為限濶以南邾主之濶以北魯主之邾田在濶水北故為魯所有然而名之曰邾田則晉人未疆以前田固邾之田也經書取汶陽田不言齊書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此曰取邾田曰自濶水明為疆田之後魯恃晉威循新址而有邾所有也水經注泗水篇濶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又西逕仲虺城北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九域志兗州鄒縣有濶水考合鄉為漢縣鄒山即嶧山在今鄒縣蕃縣薛縣仲虺城皆今滕縣地湖陸即湖陵在今濟寧府魚臺縣東北此濶之故道猶可見也寰宇記謂其源出連青

苔岑經義鈔 卷六

十一 花雨樓校本

山下連青山亦在滕縣其諸所言濶水地要皆昔時魯邾之間也又按今之地形魯之疆域全有兗州府之曲阜甯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濟甯州嘉祥八州縣之地後兼涉滕鄒嶧三縣與邾接壤而邾田之在邾北者取之易易况又有晉人為之疆耶蘇氏轍謂書曰取邾田自濶水者言非魯地也高氏閔曰自濶水者隨濶水以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汪氏克寬曰後此哀二年取邾東田則又不止自濶水矣說皆得之大氏魯淩弱利己情事難免春秋故書以為譏若公羊傳以為濶移意謂魯邾以濶為境濶水移入邾界魯隨取其地而有之此或師說不同而劉氏敞春秋坐君盜地之詰亦正非無見也

苔岑經義鈔 卷六

十一 花雨樓校本

國語引經考

辨志文 張鴻橋  
會課

國語引經易惟司空季子引屯豫二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曰利建侯行師韋注繇卦辭也與今本同詩則字有少異然並通用至其引書之異更參之韋注多有可疑者如內史過引夏書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今在虞書大禹謨無作罔而韋注以為逸書單襄公引書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夏書關石繇均王府則有知伯國引夏書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俱在五子之歌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單襄公又引大誓故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不言散亡已著於前也且其意或以此為故事不必即為書文今本泰誓篇並載其語韋竟不及焉白公子張引武丁作書自以余正四方至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大略與今說命文同韋注謂以書解卿士之患並斥賈唐以書為說命之非云其時未得傳說夫大禹謨五子之歌湯誥說命泰誓東晉晚出之古文也昔人所未見也故注以為逸書以為散亡而本文以為湯誓以為先王之令以為武丁所作之書其有以彼易此及相同者作偽者襲之也大誓有真有偽本文兩引大誓韋氏一以為無此言一明其為故事其所見者真大誓非今之偽泰誓此梅氏二十五篇宜先儒攻之力歟至若知伯國引周書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康誥文無異左史引周書文王至於日中旻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今無逸文皇作違惠於小民作用咸和萬民唯政之恭作惟正之供而上無自朝二字下無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句及以庶邦三字此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當爲約舉之詞楚昭王言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亦爲約舉之詞富辰引書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此又逸書中語未爲作僞者之所襲耳詩之同者如齊姜引大雅大明篇鄭詩將仲子篇富辰引小雅常棣篇白公子張引節南山篇胥臣引大雅思齊篇伍舉引靈臺篇叔向引既醉篇及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太子晉引桑柔篇叔詹引周頌天作篇祭公謀父引時邁篇芮良夫引思文篇閔馬父引商頌那詩公孫固引長發篇皆是若彼其之子之其作已陳錫哉

昔岑經義鈔 卷六

去 花雨樓校本

周之哉作載單厥心之單作亶豈弟君子于祿豈弟豈弟字俱作愷悌駢駢征夫作莘莘征夫本可通用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較今本多近字此當並爲三家詩異文伐柯者其則不遠引先人有言又當爲斷章取義不必循詩原文衛彪傒引周詩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下明言武王克殷作詩以爲飢歌名之曰支飢歌當與晉語所言賦鳩飛賦河水同在逸詩之列不足異也至其引禮志引周之秩官多爲囁嚅之詞不必與原文符合春秋傳事

本相爲出入作者亦由一人抑更可無論矣

筆有鑑錘語無枝葉 原評

昔岑經義鈔 卷六

去 花雨樓校本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爾雅作者考

張翔雲

爾雅一書其來甚遠史佚用以教子孔子告哀公謂爾雅以觀於古則足辨言子夏援初哉首基之文以問作春秋不取為始之義此皆確鑿可證者也至其所著物類及諸訓釋有合於古書者如爰居雜縣與國語合扶搖啣蛆與莊子合嫁往也漢大出尾下與列子合比肩民崑崙虛與山海經合西王母小傾盜驪與穆天子傳合比目魚比翼鳥管子言之叩叩距虛呂覽言之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洪濤宏溥介純夏

苔岑經義鈔

卷六

七

花雨樓校本

撫青陽朱明景風醴泉尸子言之又如勤勞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康虛也惠愛也綏安也考成也懷思也同於周公謚法解師衆也比輔也晉進也遭遇也展禮也頤養也震動也元始也蒂小也同於孔子十翼子夏易傳他若喪服傳之親屬稱謂公羊穀梁傳之字義解詁亦悉與相符故張揖謂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釋其義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所增補楊雄謂孔子門徒游夏之傳所記以解釋六藝皆非無所見而云然惟陸氏釋

文誤以揖所言一篇為開卷釋詁之文屬之周公因以釋言以下屬之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此為失之案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則揖所言篇者即卷之謂周公所作祇一卷後人增補之始有三卷耳陸氏不審妄為分屬近儒邵二雲正之是也邵又謂諸篇之日皆周公所定七十子之徒每篇有增益釋地之雁門釋山之五嶽釋獸秦人謂之小驢又傳爾雅者所附益此說雖無確證亦頗圓足且於先儒所疑九州之數殷制十藪之列秦周釋詁釋訓篇中有魯莊衛

苔岑經義鈔

卷六

六

花雨樓校本

武秦康之詩張仲其人胥不足以為難竊謂一鵜鵝也釋鳥兩載之一密肌也釋蟲釋鳥兩載之同文複見其非纂自一手也明矣故爾雅之作者不可以審定必求其人而實之則亦無過乎張揖所言近儒邵二雲所考訂為較允也

辭明理達拘見悉融



屋漏解

方國華

屋漏之義郭氏於爾雅注謂未詳大雅抑詩毛傳亦第據爾雅西北隅之文解之惟鄭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扉隱之處鄭蓋融合禮經著之於詩義最精深按古者有設祭西北隅之禮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少牢下篇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饌之設右几扉用席鄭注云扉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設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蓋孝子求神非一處西北隅為神主所安藏故祭之又取幽闇故用筵席扉隱之屋為小帳則亦扉隱之物鄭意以詩之屋即儀禮之筵與席詩之漏即儀禮之扉也故又據爾雅釋言文漏隱也為訓今釋言漏作陋陋從自訓隱者當為本字作漏者假借字猶屋亦當為幄作屋者假借字釋名云幄屋也以帛依板施之形如屋也此正幄之本訓鄭不破字而其義要皆可見也中庸言人之所不見引詩屋漏句為證於施帳扉隱之義尤相印台則知鄭說之足信

苔岑經義鈔

卷六

九

花雨樓校本

矣然鄭於少牢下篇室中西北隅本曾子問當室之白為注於曾子問注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而孫炎爾雅注亦以屋漏為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似義又不同不知西北隅之地得戶之明當室之白其本然者也施幄以隱謂之屋漏名由義起義由事成其後焉者也雖同為一地要自有別故西北隅之訓不可施之屋漏屋漏之訓亦不可施之西北隅鄭固未嘗着也孫氏不達斯義遂以日光漏入一語渾合之他如舍人注及劉氏釋名皆因西北隅而增成屋漏之義失正相同詎知屋漏不以漏射為義鄭之所訓實能好學深思心通其意耳至西北隅之地喪祭尤重之特牲少牢之外如士虞禮云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釋名云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以及士於虞而納主諸侯於練而納主皆在廟室之西北隅見於春秋家說則鄭氏因釋屋漏而及西北隅之改饌固與以西北隅之義為屋漏之義者不同

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珠曰切解

黃家辰

爾雅骨謂之切骨非可切之物先儒謂切者齧之借  
齧齒差也周官太宰注引先鄭說作珠曰切郝蘭皋  
爾雅義疏謂珠亦非可切之物蓋字誤也案古人所  
謂珠不盡蚌精珠字从王亦玉類也說文王部首列  
王次列石之次王者末列珠玼以玫瑰瓊玕珊瑚字  
相比云珠類之似王者古有切王之語故珠曰切凡  
古人器物多用珠少用骨先鄭作珠當有所本非字  
誤

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醫無閭考

張宗錄

醫無閭之山爾雅郭注謂在遼東考周禮職方氏幽  
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鄭注同郭遼東為古冀青二州  
地舜分冀東北為幽州青東北為營州春秋戰國並  
屬於燕秦置遼東遼西二郡漢初因之光武十三年  
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其地在今錦州  
府廣甯縣以西山距衛城五里亦謂之北鎮隋開皇  
十四年詔以醫無閭為北鎮是也婿呼之曰無慮漢  
書地理志遼東郡無慮縣應劭云慮音閭師古云卽

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醫巫閭是縣因山為名也據顧氏方輿紀要所載謂  
其山掩抱六重亦謂之六山山麓有石門自衛城西  
北經平坂兩山屹立如門有谿中出巖壑窈窕峯巒  
迴合契丹耶律突欲嘗讀書山巔矣無亦作巫猶閭  
之作慮為古音模部字之通假如春秋左氏本定十  
五年齊侯次于渠係公羊渠作遵昭二十三年吳敗  
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穀梁父作甫此其例也  
楚辭遠遊篇夕始臨乎於微閭王逸注東方之玉山  
也於微為醫無之聲轉如春秋經左氏本昭四年滅

賴公穀賴作厲哀六年亳社公羊亳作蒲此其例也  
玉山當由珣玕琪得名又釋文云醫李本作鑿淮南  
墜形訓無又作母此則同聲通寫常無定方更可勿  
論焉

西王母考

張宗錄

爾雅釋地以西王母與觚竹北戶日下並數謂之四  
荒郭注以爲四方昏荒之國或以荒服說之考禹貢  
荒服猶在五服之內故馬注謂政教荒忽用其故俗  
而治之此則政教所不加視荒服蓋又遠矣竹書紀  
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  
見賓於昭宮大戴禮少閒篇西王母獻其玉瑄皆主  
乎國言之荀子云禹學於西王國可證也淮南墜形  
訓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漢書西域傳安息長老傳聞  
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又云條支臨西海是  
西王母乃西海遠荒之國從未有人至其地者也漢  
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其主  
乎國言者無異自山海經有西王母豹尾虎齒善嘯  
蓬髮戴勝之文又言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主乎人  
言之而穆天子傳更廣列其事有曰天子賓於西王  
母曰獻錦組百縷金玉百劬西王母再拜受之曰天  
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紀亓  
跡於弁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莊子大

宗師篇亦言西王坐乎少廣釋文引司馬彪云少廣  
穴名崔譔云山名讀者幾忘其爲國而并竹書大戴  
禮所載亦以爲主乎人言矣夫國必有入人以國異  
山海經明其狀穆天子傳詳其賓於事理尙若相近  
至如河圖玉版因玉山之文謂西王母居昆侖之山  
郭注大荒西經謂西王母雖居昆侖之宮亦有離宮  
別窟游息之處不專住一山後人遂傳會之謂所居  
皆玉闕金堂誕妄不經去事理益遠夫豈可信哉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問爾雅沆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水醮曰曆說文沆曆  
二字注所引互異何歟 辨志文 張錫祺  
會課  
說文中所列之字如慄慄職識僮童種種醕酢霽  
等類具有本義而經典承用往往互易大抵段借者  
爲多讀者固不必主說文而疑經典尤不容是經典  
而非說文何則說文溯字之本原不得不詳其正詁  
經典周字之取用不能不參以變通雖本字具在而  
古人若故相示以段借一法要之明乎六書之例者  
可無拘滯於其間也若後人因習已久昧厥由來轉  
生異議祇是不學之過何足置辨試以沆曆二字言  
之說文沆水厓枯土也从水九聲爾雅曰水醮曰沆  
厓仄出泉也从厓聲讀若軌沆爲水厓枯土故引  
申之爲水盡之義厓爲仄出泉故从厓以象一有厓  
巖之阻一無所阻而旁出此可得其正字正詁矣今  
爾雅釋水仄出之字作沆水醮之字作厓蓋同部段  
借之法也水盡之沆可借厓卽仄出之厓可借沆幸  
賴說文中存其本義耳然則說文之字固所宜知爾  
雅之本亦何必不可從也或謂爾雅之沆泉當爲沆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泉汎者汜之借後漢書黃憲傳譬諸汎濫注引爾雅側出汎泉正出濫泉可證後人既誤讀汎泉爲汎泉因改水醮之汎爲曆此其互異之由歟然攷漢書敘傳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字仍作汎不作汎且汎與曆聲不相近說文明以仄出之義屬曆段借必取諸聲近故汎可借爲曆汎不可借爲曆也此臆說不足從說文而外集韻類篇韻略皆主本義爾雅而外詩傳釋名皆主借義而絕無異議之生由其深明乎六書之例而能通之也又穴出之穴亦汎之段借說文

音學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汎水從孔穴疾出从水穴會意可以想見曆泉之旁阻於厂乃有是孔穴之涌古人制字豈苟焉爲之哉以爾雅爲同部段借說甚通達駁桂氏義證所見亦塙

跋爾雅翼

方岳年

是書都爲三十二卷宋羅端良願所著端良登乾道二年進士第通判贛州復知南劍州遷知鄂州卒於官故人稱羅鄂州云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者多推鄂州朱子亦謂其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其取重於時者久矣是書之成在避熙改元之歲自序謂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宇中所有目擊而存玩化無窮以觀我生誠非虛語大氏考據精博體例謹嚴以視陸農師埤雅一書有過之無不及也蓋農師之學出於王荆公故所引多字說中義其支離駁雜實所不免羅書則庶乎可以翼爾雅矣書中王伯厚後序外有方回跋洪焘祖跋顧璘跋又有都穆序皆能道其所得無溢美之詞顧余不多其書之善而多其後世子孫之能守而弗失也鄂州書成未刊旋致湮沒厥後訪求一得之於其從曾孫裳手鈔副本再得之於其遠孫惟美三得之於其十六世孫文殊此非所謂先志是承以克永世者耶至陳氏定宇嘗刪削其書別爲節本執續出之新

音學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說繩舊據之古義以蠡負山以蠡測海多見其不知  
量抑又可無論已

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魯論讀坦蕩為坦蕩說

黃宗岱

蕩水名湯熱水此本義也蕩之訓盪訓動訓散湯之  
訓去殘除虐此引申義也經傳又多侮蕩蕩湯湯者  
為重言形況字凡重言形況字皆與本義無涉說者  
必比附之非也然蕩蕩湯湯各有其義書曰湯湯洪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此經典之對文也廣雅釋訓  
曰湯湯流也蕩蕩平也此訓詁之專屬也蕩蕩為路  
之平故凡言路者皆曰蕩蕩如書之王道蕩蕩詩魯  
道有蕩是也引申之為凡平之侮湯湯為水之大故  
凡言水者皆曰湯湯如詩言洪水湯湯汶水湯湯其  
流湯湯江漢湯湯是也引申之為大之侮書曰湯湯  
洪水方割言洪水之大蕩蕩懷山襄陵言高與山陵  
平也古論君子坦蕩蕩其字作蕩宜訓為平若訓為  
寬廣當從魯論讀為湯莊子逍遙遊篇湯之間棘是  
已棘與戚音義俱近魯論湯湯戚戚對文與莊子湯  
棘對文同鄭注云坦蕩蕩寬廣之兒是以魯論之讀  
釋古論之字明假借也釋文云今從古是作蕩為古論然而假借既  
久湯湯之義轉為蕩蕩所奪而魯論改讀之意遂不

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明

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克己復禮解

辨志文  
會課 方岳年

五德相為用知及之仁以守之禮以動之信以成之義以為質孔子言之矣告樊遲智以成仁也故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告顏淵禮以成仁也故曰克己復禮為仁禮者秩然之理也本於性之所自然發於情之不容已制之聖人而秩之自天樂記曰禮者天地之序也又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又曰只說理則空禮是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言非有二也後儒申朱子說不明舍秩之自天之節文而高言理斯失之矣克己者於己之非禮深自克責而後禮有以復朱子所謂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也朱子云己謂身之私欲也以身釋己非以私欲釋己也此如楊子法言云勝己之私之謂克以勝己之私為克亦非以己為私也後儒申之不明直以己為私欲又不免失之矣視聽言動身也其非禮身之私欲也克責之深而禁止之以四勿私欲無不去禮無不反也朱子之言豈有誤耶抑己者天下之對也禮者物則之至當不易也凡意見

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少偏德性未純皆已與天下阻隔之端於己而深自克責有以去私欲而勝之無一毫欺忍天下之心則仁之全量得而天下皆依賴其仁而歸之子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如是而已矣上下語意亦復何所不合耶或曰朱子注言仁者本心之全德申之者語多虛障何也曰孟子言本心朱子注以羞惡之心明之里仁章注又言是非之本心則朱子所言本心蓋統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朱子嘗謂仁人心也此心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温然愛人利物之心朱子所言本心之全德是以愛利之量之不歉乎天下者言矣後儒渾言本心至有謂認識未生前本來面目其與釋氏語豈有異耶此申之者之失非朱子之失也若夫學如顏子克己卽以復禮無煩更端他或克己未卽復禮必禮復而後爲克己之盡則克復各有其專力朱子克齋記與語類分別言之尤其所見之精卓者矣

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朱張解

歐仁衡

朱張非姓名也故不在論列之中其誤爲人姓名當始于包咸王弼二家說集解引包云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是并朱張而數之邢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皇氏義疏亦載王弼說謂七人獨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孔子合夫朱張果可與孔子比聖不應列在逸民之數况攷荀子書嘗言子弓不言朱張楊倞注謂卽仲弓當得其實近俞氏書謂冠而字之曰子弓五十而加伯仲曰仲弓猶子路亦稱季路耳說頗明瞭然據此足知弼之言爲臆度矣或謂朱張卽周章說亦未確據史記吳世家封周章弟虞仲朱張果爲虞仲之兄周章則誌逸民者何以先弟而後兄且又何以間夷逸一人而始及之耶是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也案朱張當從鄭本作侏張楊雄國三老箴姦宄侏張字亦作侏侏張者陽狂也和光同塵有輕世肆志之意故美惡不嫌同詞在尙書謂之講張在爾雅謂之侏張且據陸氏釋文所載鄭音陟留反是讀朱爲侏也說

苔岑經義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文俯有癡蔽也詩誰俯予美傳誑也此可得其義矣  
俯又通作轉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序自頃轉張注  
驚懼之兒後漢孝仁董后紀汝今轉張注猶疆梁也  
大氏此等語皆當于聲取義不必拘拘于字之異同  
也逸民與朱張對舉爲文蓋逸民四人伯夷叔齊虞  
仲夷逸也夷逸詭諸之後見廣博物志引尸子語  
其書法如先進篇德行之下列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仲弓朱張二人柳下惠少連也其書法又如言語之  
下列宰我子貢政事之下列冉有季路俱爲一例惠  
連陽狂玩世故孔子謂其降志辱身也更攷之古音  
朱侏屬侯類請俯轉屬幽類二類相通如易乾象傳  
大人造也釋文造劉作聚書堯典方鳩僝功五帝本  
紀鳩作聚詩生民篇或簸或蹂鄭箋蹂之言濡此其  
例也又朱侏請俯轉五字竝爲一聲之轉其比例正  
如春秋經隱四年衛州吁穀梁州作祝昭元年鄭罕  
虎公羊罕作軒昭四年滅賴公穀賴作厲自聲訓之  
理不明而包王等異說紛然襍起又何若朱子謂不  
見經傳尙不失爲慎重闕疑哉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牛山攷

辨志文 張翔雲  
會課

牛山者齊之南山也齊自獻公由薄姑徙臨淄其後  
皆都臨淄臨淄在北則牛山在南故晉左思齊都賦  
云牛嶺鎮其南也列子力命篇云齊景公游於牛  
北臨其園城而流涕晏子春秋亦云齊景公遊於牛  
山之上北望齊曰北臨曰北望則其山之在南可知  
矣水經淄水下云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  
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  
之天齊淵山卽牛山也是牛山亦名南郊山義與孟  
子郊於大國合著其爲南則所在更可知據括地志  
所載其上有齊桓公及管仲冢唐時山在臨淄縣南  
二十一里今北距臨淄縣十里蓋縣治有徙也顧氏  
方輿紀要謂其相接者曰菟頭山一名駝頭山又名  
鼎足山括地志云鼎足山一名牛首峒在縣東十五  
里此正因與牛山相接而名其首在齊之東其身又  
屈折而在齊之南趙氏孟子注以爲齊之東南山當  
由統首尾言之閻氏釋地必庶爲誤過矣至其謂梁  
劉昭引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彼作注者旣不可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攷義亦相違則存而不論可也

据括地志申明趙義措詞極圓筆亦簡淨

原評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主敬說

辨志 黃家橋

禮少儀篇曰祭祀主敬特就事之大者言之耳而曲禮篇首曰毋不敬則統凡事而言之敬之見於論語者二十二皆就事言敬則敬非閉目靜坐與絕物屏思之謂矣易文言傳敬以直內直內者言乎其為主也程子云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屏去聞見屏去思慮則是須坐禪入定人心不能不交萬物亦難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人能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又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卽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是程子不以靜坐爲主敬也中庸言戒慎恐懼自所睹以至不睹自所聞以及不聞敬該動靜言也朱子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敬固該動靜言矣又答劉涇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又答潘子善亦云然是朱子不以靜坐爲主敬也真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希元曰氣之橫決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防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矣陸稼書云居敬窮理如太極之有兩儀不可偏有輕重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尠矣眞陸皆謹守程朱學者也其言居敬與程朱之言互相發後之爲禪學者絕物屏思而以爲主敬不其謬歟

昔岑經義鈔

卷六

堯

花雨樓校本

心性辨

辨志 黃家橋

存乎人者謂之心賦於天者謂之性孟子言性善舉人心所固有者以明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待擴充非謂有是心而遂足以盡性也孟子又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何謂盡窮究物理以擴充其善端卽易傳所謂窮理盡性也自後儒有明心見性之說而心流於寂滅性淪於虛無豈孔孟之所謂盡者果如是哉論語言心自從心所欲不踰矩始聖人心與矩一猶以矩自印雖曰不勉而中抑亦聖心之不敢自是也况下焉者可不密課其心乎夫心有仁義禮智之美是謂良心孟子言放其良心者承上仁義言之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謂本心孟子言失其本心者承上禮義言之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非離事物而空言心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非屏去思慮而可以言盡也心之官主乎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禪家以閉目靜坐爲上乘以昭昭靈靈爲心之本體直似無所用心而可得所謂性者

昔岑經義鈔

卷六

堯

花雨樓校本

聖賢無是學也黃東發曰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  
心於當用之地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  
之境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  
一息不運然則爲明心見性之說者非特不知盡性  
抑且不知存心

邦封字辨

社課 劉克莊

邦封二字每相通用書分器敘邦諸侯殷本紀作封  
諸侯康誥敘邦康叔詩譜作封康叔論語且在邦  
域之中釋文邦本亦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  
邦鄭本作封說者知二字之通用不知其通用之理  
嘗於經傳中通用字推之其大略蓋有三焉曰音曰  
形曰義以音言之有本轉有本借有旁轉有旁借有  
互轉以形言之有互借有媾文以義言之有通義何  
謂本轉如方鳩亦作方救穆公亦作繆公以其字既  
同類音又同母而通也何謂本借如允釐亦作允飭  
浮來亦作包來以其字雖異母音猶同類而通也旁  
轉者母同而類異如五玉五樂是也旁借者母異又  
類異如嶠夷郁夷是也互轉者母異而音等如於變  
於蕃是也其取諸同類而旁通者如璿璣之作璿機  
惟形之作維形是爲互借其取諸同類而就簡者如  
君氏之作尹氏仲春之作中春是爲消文通義則代  
以訓詁如書觀四岳觀有見義而今文尚書作見書  
達四聰達有通義而今文尚書作通是也以邦封二

字言之說文邦國也从邑半聲尙古文邦封爵諸侯  
之土也从土從寸坐古文封對籀文封邦諧半聲  
而封之籀文亦諧半聲聲同從異則爲互借邦在重  
唇幫母封在輕唇非母輕重音等則爲互轉釋名云  
邦封也邦可訓封則封可訓邦同意轉注又爲通義  
然則邦封二字類同音同義又同焉其通用之理灼  
然可見矣

剖析經傳異字條例井然初聞予言卽爲證成之  
是固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所造豈復可量耶鞠

齡評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孚于嘉解

張開鉉

隨九五曰孚于嘉吉舊解謂五具中正之德所孚皆  
善故吉義亦可通然隨以衆陰隨陽有夫婦之道二  
係初曰係小子三係四曰係丈夫上係五曰拘係之  
陰皆稱係係卽隨也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  
昏冠之禮親成男女隨之時義陰係于陽合于嘉禮  
是孚嘉謂五孚于上而成此嘉禮也且據消息隨二  
月卦會男女之正乾鑿度曰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  
欲待九五拘繫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亦其  
義也或以爲剛來隨柔已失隨卦之義又謂陽剛下  
應中正據五孚二言夫二失丈夫弗兼與五以是爲  
孚其非經旨也明矣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解

辨志文 劉孝思 會課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

云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

左坐在陰則上右疏云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

陰其右亦在西北坐在東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在西

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

則上右孔疏又云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

然鄉飲酒禮注云賓席戶牖之間南面主人阼階上

茗岑經義鈔 卷六 巽 花雨樓校本

西面介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按曲禮所言是並坐

之上下鄉飲酒所言是對坐之上下其例不同自不

當引此說蓋席南鄉北鄉東鄉西鄉即文王世子所

謂遠近間三席者是也下經云若非飲食之客則布

席席間函丈函丈則兩席相對非南鄉北鄉即東鄉

西鄉矣南北以西爲上東西以南爲上者下經注云

飲食之客布席於牖間疏云相對者唯講說之客耳

不在牖前或在於室蓋堂與室位不同堂則賓席南

面東上主人席西面介席東面皆北上者統於賓也

室中以西方近奧爲尊特牲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  
云東面則在西可知故南鄉北鄉之席以西爲上者  
統於奧也祭法七祀戶居其一次奧之尊者戶也又  
室堂在其南東西鄉之席以南爲上者統于戶與堂  
也

以下文函又作佐證可謂冰雪聰明 原評

茗岑經義鈔 卷六 巽 花雨樓校本

夏小正傳園燕山燕不同說 辨志文 劉孝思

夏小正正月圃有見韭傳曰圃也者園之燕者也四

月圃有見杏傳曰圃也者山之燕者也圃一而傳言

園燕山燕不同者何也攷地官載師以場圃在園地

閭師以樹事貢草木注謂葵韭梁藟之屬是種韭必

在園故不曰山燕而曰園燕也或據爾雅藿山韭謂

韭不專在園不知藿者韭之一種小正之所謂韭如

春薦韭之韭傳必云園者所以別于山韭也若杏則

木果管子地員篇云其木宜杏木在山者也廬山杏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林爲董奉故里是否必在山故不曰園燕而曰山燕

也至傳訓圃爲燕者或曰醮也謂可用以醮也義太

迂緩或曰樊也謂所以爲圃之藩也然說文圃下解

云苑有垣者也魏都賦曰繚垣開圃圃本有垣何藉

于樊乎段氏說文注云引伸之凡淵奧之處皆曰圃

引此燕字爲證則知燕爲淵奧之處也詩小雅以燕

天子傳曰以安待天子又或燕燕居息傳曰燕安息

貌人所安息之處卽地之淵奧之處其義一也齊語

昔先君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韋注燕猶清靜也是園

之清靜處見韭山之清靜處見杏可意會也

燕字從段氏說亦佳 原評

苔岑經義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徹居黃太夫子定邑名宿解經不專執一義惟是之  
求故能會漢宋儒者之說而通之一時承學其最著  
者則詰嗣元同先生子純劉先生及族叔鞠齡夫子  
也今明州治經之士出於三先生之門爲多族弟晉  
柯稟承家學能讀父書甫逾成童卽受知於太和侍  
郎家驛亭師之門近於研經之餘上溯徹居太夫子  
下逮及門諸人輯其經義之作各自爲篇而復著以  
初傳再傳三傳之目名曰苔岑經義鈔明夫諸人之  
學之出於三先生三先生之學之出於徹居子猶異  
苔而同岑也書旣成出以見示披覽之下如聚數世  
於一室如見授受於一堂而賤名亦且以附驥爲幸  
善夫晉柯之不昧所宗而并能集思廣益也其學庸  
可量乎哉光緒甲申二月族兄宗錄跋

苔岑經義鈔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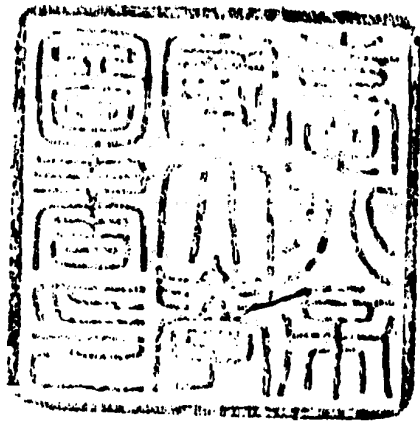
一  
花雨樓校本



道光甲申鑄

讀書偶記

古墨齋藏板



70900

11870 4.11.26

讀書偶記目錄

卷一

五經正義

十三經註疏

見龍在田時舍也

師出以律否臧凶長子帥師弟子與尸

武人爲于大君

否初二三爻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舜典

五子之歌

西伯戡黎

武成

康誥之康當爲謚

旅獒

古文尙書

讀書偶記

卷二

詩序非國史作

序作於毛傳後

讀詩

衛宏傳馬融作毛詩傳

吳楚杞宋無風

列國之風非獨備於魯

陳恒公方有寵於王

公矢魚于棠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檀弓

大功廢業

今月令

晉鼓南

賢賢易色

十室之邑

緇衣羔裘

素衣麀裘

黃衣狐裘

吉月必朝服而朝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彼哉彼哉

知好色則慕少艾

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卷三

祥禫

喪服不爲高祖制服經有闕文

四世而總

高祖之父

出妻之子爲母期

慈母如母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繼父同居

讀書偶記

卷四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經不爲族曾孫族孫制服

卷四

重黎義和

顏懿姬

費惠公

聶政刺韓傀

曹交

扁鵲

五諸侯

百年之間見侯五

王

馮無擇馮敬

灌夫

杜周

衛陽侯建德  
成安侯韓延年

褚先生

卷五

史家歲首書元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韓姬弑其君悼公

顏師古註漢書不引周書諡法

王嘉為南陵丞

陳琳為袁紹作檄

晉書不當為嵇阮立傳

讀書偶記卷

東晉傳述紀年

魏書自序

南史

章宏機傳

趙韓王

王曾初相時錢若水已卒

虞允文采石之戰

卷六

相國丞相

連敖

官家  
相王相公公相公王

明府  
三元攷

膏粱  
卿

姊妹  
姨

堂兄弟  
奴

卷七

荀子非相  
王莽曹操皆同姓為婚

雲臺二十八將及王常等四人次序

三國志註所引書名  
陶詩書甲子

東坡用事之誤  
睢陵家丞

讀書偶記卷

古文孝經孔氏傳  
孟子外書

至游子  
李鄴侯傳

古文苑  
用韻

圍棋

卷八

天下縣名相同  
虞書十二州

秦郡  
漢郡

侯國二百四十一  
光武省并十三國

讀書偶記 卷一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五經正義

唐五經正義皆孔穎達撰序奏上今通謂之孔疏然攷其序與新書藝文志註則作者非一手也舊書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謬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新書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

讀書偶記 卷一

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尙書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今攷新書云凡百餘篇則未成之書也何以即詔改名正義此可疑者一也舊書云凡一百七十卷攷孔序易十四卷書二十卷詩四十卷禮記七十卷春秋三十六卷則一百八十卷今汲古閣毛氏刊本易祇九卷書二十卷詩二十四卷又每卷分二三四五卷不等爲七十一卷

二十一冊

讀書偶記 卷一

禮記六十三卷春秋六十卷則爲一百七十六卷并詩之分卷數之則爲二百二十三卷新藝文志又云周易十六卷全不同此可疑者二也孔序周易即與馬嘉運等奉勅撰何以嘉運駁正其失其覆審時何以嘉運但列名於春秋且五經全是真觀十六年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始成序奏上新書何以言功未就也此可疑者三也孔序自云爲之正義全不言及詔賜更名此可疑者四也新書藝文志所注始撰及覆審人姓名詩書禮外易與春秋全與孔序詳畧不同志於周易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叶王琰于志寧同撰而孔序惟嘉運乾叶著名春秋則孔集尚有谷那律對共參定而藝文志注又無其名又新書永徽二年詔考正者志惟于尚書下注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褚遂良柳爽谷那律賈公彥范義頽齊威柳士宣孔志約趙君贊薛伯珍史士宏鄭祖元周元達李元植王真儒與王德韶隋德素等刊定而易詩禮春秋則不著名今本尙書前亦無此二十二人名孔序有王德韶李于雲乃前奉勅同撰者此可疑者五也意書雖奉勅同撰者多而孔氏實獨主其事十六年雖詔覆審其實亦無所更改永徽二

年雖詔加考正其實亦無所刊定不過虛列名銜以塞責而已五經正義浩如煙海十六年覆審當年而天下則二年而畢永徵二年考正舊書言四年三月頒於畢其草率可知然則史所言皆未必得其實而自唐至今所以但謂之孔氏正義而諸人不與也

十三經註疏

日知錄曰自漢以來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曰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為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而十三經之名山此而立余案六經始於經解

讀書偶記

卷一

三

其後樂亡而漢猶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至唐而易用魏王弼注繫辭用晉韓康伯注今本繫辭前列康伯名而孔序但言王弼不及康伯惟疏中引繫辭韓康伯注以見其名書用漢孔安國傳詩用漢毛萇傳鄭康成箋禮用康成注春秋左氏用晉杜預注而皆孔穎達為之正義是為五經儀禮周禮則全用康成注而賈公彥為之義疏公羊用漢何休學而徐彥為疏穀梁用晉范甯集解而楊士勛為疏是為九經又至於宋而孝經用唐明皇注論語用魏何晏集解爾雅用晉郭璞注而皆邢昺為之疏孟子則用漢趙岐注而孫奭為之音義身疏不知何人亦託名

於孫奭道前明十三經監本出而汲古毛氏復校而刊之故至今謂之十三經注疏也又按蜀相母昭裔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及孝經論語爾雅為十經宋皇祐中田元均補刊公羊穀梁宣和間席升獻又補刊孟子似當時十三經之名已定特注疏各行未有總輯之本耳十三經之義深於江海學者寢食其中各得其一知半解而已謂前人已盡其藏而後人必無所更得者吾亦不信也深陽史恒齋名嘗為余言十三經注疏宋時皆有刊本及今求之尙可湊集此不能無望之好事者

見龍在田時舍也

讀書偶記

卷一

四

乾文言曰見龍在田時舍也虞翻曰二非王位時暫舍也程傳與朱子木義皆因之王輔嗣曰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謂龍必因時為通塞何妥曰此夫子洙泗之日開張藝業教授門徒自非通舍孰能如此蓋本王說而暢之然增一通字既與本文不合而仍不離乎用行舍藏之旨近世豫章沈某著易研謂舍當如出舍於郊之舍語亦未明惟孔穎達正義釋舍為通而其說未伸則訓詁不合余友發源戴補庵名大曰乾取象於龍時位各異而如程朱所釋時舍之義將視二之見龍即初之潛龍矣其說誠是第其釋舍為施以求合於德施普也之義又引象雲行雨

施品物流行文言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以証之二既非王位安能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象與文言盡通論乾之德而非專為九二發象所謂德施普者即文言所謂君德言其德博而化以為君而德施普而時猶未為君則亦與時舍異義是亦有未安者晉干寶曰潛龍勿用文王在羸里之爻也見龍在田文王免於羸里之日也此似得其意矣然泥於一人一事其說不明余謂乾之六爻皆當就身之所歷講不必泥於外以釋之如程傳謂隨時而止本義謂未為時用皆以時字屬外故不得不釋舍為不用而義近於潛龍

讀書偶記 卷一

蓋初之勿用者確乎其不可拔當此純陰之後陽氣在下決於潛而不可求用於世二之時舍者則陽氣漸進時已可用於世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謂當時舍其潛而見以待用如太公避紂而歸文王伊尹處畝畝以樂道而翻然改皆是也故曰時舍也王輔嗣謂龍必因時為通塞合初二而釋之則可矣

師出以律否臧凶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王輔嗣曰失律而臧何異於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理非不足也然須於師出以律下作一轉語本義釋否臧為不臧於文義為長李鼎祚易傳云出必

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蓋以否字作一頓較王說為圓矣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虞翻曰長子謂二弟子謂三荀爽宋衷皆無異說孔穎達引莊氏之義亦同本義曰弟子謂三四四字恐是衍文顧亭林日知錄云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則仍是輔嗣否臧皆凶之說又云以湯武之仁義為心以桓文之節制為用斯之謂律湯武之仁義即是律耳湯武豈宋襄之仁義哉顧氏為後世用兵者言則可耳

武人為子大君

讀書偶記 卷一

王弼曰行未能免于凶而志存于五頑之甚也孔疏曰志剛者陵武加人欲為大君以其志意剛猛以陰而處陽是志意剛也本義曰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余按註疏所言若晉之王敦元魏之爾朱榮是也本義竟以秦政項籍當之則不獨志存于五而直居五之位矣恐於爻義有未合也至虞翻謂乾象在上為武人三失位變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為子大君則雖小而言之亦劉裕楊堅之屬愈失之遠矣日知錄曰非武人為大君也如書子欲宣力四方汝為之為六三才弱志剛雖

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咥人之凶也惟武人之効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避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敦大心是也若然則是成仁取義者之爲又不當以成其論豈志剛之武人所可常也余謂武人爲于大君正如後周之宇文護後漢之楊弼史宏肇以之當國雖有小補而無大濟故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而以志剛之故履虎而無戒慎之心是以終爲虎噬於此爻之義爲合

否初二三爻

讀書偶記

卷一

七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三陰在下連類求進志在于君此豈可使之得君者故泰初六曰征吉言在上者引而進之征則吉也否初六曰貞吉言在上者抑而退之使不得征貞則吉亨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二已漸進矣善承者小人也喜其承而包之者君子也如司馬溫公之于蔡京是也如此則小人吉而大人否矣然大人終不與小人伍故雖否而有亨道其能傾否亨也不能傾否而全身以退亨也其甚或至爲小人所害殺身成仁亦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也六三包羞位不當也六三則俱進而位

逼於上矣大人非不心知其姦內懷羞忿而以前之包承之故包其羞而優容之如此則終無亨道矣故小人得位爲位不當大人包羞亦爲位不當也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京房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虞翻曰謂二已變離爲罔三乘二故君子用罔王弼孔穎達因之皆釋罔爲羅蓋即君子懷刑之意自宋以來諸儒金遵京氏釋罔爲无觀小象除去用字但云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則釋爲无者近是然諸儒亦意各不同本義本程傳以爲

讀書偶記

卷一

八

舜典

古文尙書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後世攻其謬但據孟子放勳乃殂落爲堯典一語足破矣固無煩許辭也然顧亭林竟謂古時有堯典無舜典非也漢志明云得多十六篇鄭氏所述爲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而首云舜典諸儒既信此爲真古文則不得



謂無舜典也惠定宇謂陟方乃死以上皆為堯典而別有舜典一篇者亦非也自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言舜之事盡矣更以何者為舜典乃引闕百詩舉孟子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不及貢與使舜完廩數節語以當之夫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猶之可也至祇載見瞽瞍即堯典烝烝乂不格姦彼為舉舜之辭則無嫌耳若禹謨引之以為益贊于禹之言諸儒已非笑之况完廩浚井鄙誕不經故孟子但闕偽喜之說而不答其事之有無史遷好奇載入史記今乃欲盡授以入舜典是其智又出分慎微以下為舜典者之

讀書偶記

卷一

九

下也竊意堯典當終于四海遏密入音而月正元日以下當為舜典其月正元日以上或有關文則未可定耳

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自太康尸位至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與墨子非樂篇所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一段類也定字乃引以闕古文之謬而云此逸書叙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又引周書嘗麥與紀年以証武觀之即為五子而云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安有淫佚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

余按紀年云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似是王之少子非昆弟五人也紀年又云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五子或是言王之第五子又云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是作亂在啟時其來歸後率行為善未可知也定宇又引楚辭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即墨子所云淫佚康樂萬舞翼翼是也然此正是言太康非言五子安得以前疑後以君疑臣以兄疑弟以季子疑眾昆弟而謂之淫佚作亂之人不能述戒乎要之墨子周書竹書古文尙書皆不足盡信而

讀書偶記

卷一

十

史記可信也今文尙書可信也史記夏本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則固有五子之歌矣尙書自古文外伏所傳者二十八篇無一言不足以垂戒者苟其但記淫佚康樂尙書何為載其歌乎歌不作於五子而為他人所作以刺五子則何為舍太康而獨刺五子乎故歌之前段如墨子所記可也不必謂古文是而墨子非也亦不必謂五子之歌即古文所載之歌也而歌必為五子所自作其所作之歌足以垂戒則可知也

西伯戡黎

日知錄曰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吾不意亭林竟作此等議論以度聖人之舉事也戴補庵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故孔子稱爲至德蓋爲紂討其不庭而祖伊恐而奔告者恐天奪紂之鑒而益其疾不然紂何以恬不爲怪而自謂有命在天也余按補庵此說誠爲周密而於當日情事亦恐未合紀年紂四年大蒐於黎作炮烙之刑紂之黷武淫刑實始於此是黎本助紂爲虐者文王特正其罪以討之而豈可以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一

據形勢之說論也

武成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武成在孟子時已不可信何則記事之辭有純駁鋪張之言或過實况藏諸金匱史臣取而纂之剛繁就簡以辭害意俱所不免今不敢謂古文武成卽孟子所見之武成而諸儒之攻其僞者則未足爲武成病也朱竹垞曰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余按古一二三四字皆積

畫竹簡殘蓋易於錯誤此不足以疑古書惠定宇曰中庸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康成注曰齊人言殷弊如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于武成仍用中庸之語余謂壹戎衣義自可通中庸之壹戎衣必欲讀爲殪戎殷則讀武成亦如之而可矣何警梅氏也闕百詩曰維有道會孫周王發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惠定宇曰闕說良是時紂尙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興則知伐紂以前無稱王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二

之事也橫渠張子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敗哉斯言茂以加矣余謂上文明云大告武成則自是事後追述之言故篇前皆稱王王朝步自周王來自商皆見於漢書志且古書於此等何可勝紀卽如湯誓書今文也而首稱王曰格爾衆庶時未滅夏也堯典今文也而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時舜未封虞也定宇舉維子侯興以証闕說之是大明之詩豈武王伐紂所自作而前云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後云涼彼武王又當稱王與惠氏因此而言易王用亨於西山王用亨于岐山必非文王爻

辭周公所作何礙於指文王豈必文王作象之時公  
即作交而疑其不可稱王與

康誥之康當為諡

闕百詩四書釋地續曰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  
誥之康為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  
以二事一定四年左氏傳命以康誥而封以殷墟既  
有誥文即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  
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  
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  
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三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三

以為良然後讀括地志曰括地志已亡于宋不故康

知閻氏所見何書

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今禹州正周畿內

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致者余友左春谷

三餘偶筆謂文王諡文周公亦諡文易名之典不嫌

相同而既有誥文即有篇名不待身後之諡取以冠

篇則其說為是又謂康叔一種衛叔周書克殷解衛

叔傳禮曰康叔者從其始封之國而名之曰衛叔者

從其徙封之國而名之曰衛通亦以康為叔封采邑

固知鄭氏以康為諡者疏也余謂典謨訓誥誓命書

體固然若篇名則必史臣錄其書而自後以冠之初

未必有堯舜禹湯之名與典謨誥誓相通而以名其

篇也其最顯著者古文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史記

紀嘉禾後次康誥此命康叔誥也後又云作顧命太

子劉遂立作康誥此即康王之誥也有脫字耳康王

立二十六年而崩而誥作於今文古文皆有文侯之

初即位書篇名曰康王之誥

命左傳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則平王之命文侯與文侯之卒相金稱諡不應於康

去二十五年而篇名曰文侯之命

誥而疑之至逸書克殷解則并其書為後人作時方

克殷即使康為地名則封尙未封康而已稱衛叔何

得以衛配康而證其皆以地稱耶史記周本紀記克

殷事多同逸書獨衛叔傳禮句易為衛康叔封布茲

讀書偶記 卷一 十四

若謂兼兩地名而稱之尤不成語况康誥本為衛作

何不曰衛誥而沿其舊封知不然矣命以伯禽稱名

命以唐誥稱地名以康誥稱諡非有例也

旅葵

書小序曰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馬季長作葵酋豪

也正義曰鄭云葵讀為葵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

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良山不見古文

妄為此說惠定宇以為馬傳古文而得之鄭學於馬

而述其說孔冲遠據梅氏葵為犬高四尺而斥馬不

見古文何其悖也余按周本紀燕世家皆不載旅葵

之事既無以証明而據文義求之則獻契不得爲蔡  
獻戎無君而首得政即君也恐非國人所得遣是亦  
有可疑矣

### 古文尙書

古文尙書唐人最所尊信故作爲義疏立之學官而  
自宋以來疑之雖朱子嘗用危微精一四語作中庸  
序而亦疑其爲假書至明梅鷟沿吳草廬之說而始  
大放厥辭 國朝闕百詩惠定宇又本梅鷟之說而  
扶摘摭撈幾于身無完膚矣然諸儒疑信相參所言  
亦各有罅漏今畧舉之不能詳盡亦不復詮次也

### 讀書偶記

#### 卷一

十五

王伯厚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拚誥今本闕焉余按序  
自有嘉禾但闕拚誥耳

孫寶侗曰書序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  
左傳命以伯禽命以康誥命以唐誥今惟康誥存而  
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不列于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余按仲愚所云似言作僞之不善爾非能攻其僞也  
史遷多取書各以入史記而周本紀魯世家不載伯  
禽之命唐叔世家不載作唐誥是其書亡久矣非作  
書序者之罪也

梅鷟謂古文多竊諸經論孟字句而緣飾之遂并記

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心腹等句成文蓋忘益稷

爲臯陶謨分出本是今文又不知史記亦載之也

此朱竹垞經義考所載蓋引李豫亨推遷寤語所記梅鷟之言今按梅氏本書無此一條或已知其誤而刪之

宋竹垞曰最誤人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

文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傳益以周字改時改月其

義甚明乃孔安國怨主夏時冠周月之論皆由此文

亂之余按班固律志載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

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故

謂古文伊訓爲僞則可謂此十有二月之文爲僞則

### 讀書偶記

#### 卷一

十六

不可也

顧亭林曰泰誓朕夢協朕卜伐君大事而託之夢其  
誰信之余按左傳國語皆有此語謂泰誓爲僞則可  
謂此語爲僞則不可也

顧棟高有苗論引元儒王耕野之言而斷之曰若說  
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  
而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  
苗已丕叙于三危流竄之地卽有不卽功亦使臯陶  
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乃惠定宇既引  
之以闢古文之謬又引汲郡古文夏后征有苗有苗

氏來朝又引墨子禹誓云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又引淮南子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又引韓非子執干戚舞有苗乃服以見古文之勦襲他書既而自覺其矛盾乃著一語曰此事亦未可信其用心亦苦矣余謂來格者民竄而分北之者有苗之君與其用事之臣豈必胥一國而遷之則竄與分北自當在徂征之後

定宇引顧亭林之說曰詩云虞業惟樞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柁爲縣捷業如鋸齒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植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七

陸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進德修業禮記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全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古文尙書其不可信也明矣余按顧氏此說本論司業官名而無末一語顧於古文攻者半不攻者亦半故惠迪吉從逆凶五子之畎嗣征微子之命等皆爲之演其義而惠氏必欲一一攻其僞故借顧說發之而增入不可信之語也仲虺之誥言仁之始湯誥言性之始太甲言誠之始說命言學之始此四字皆出古文欲攻之而憚

於發口乃借業字以影射之余謂詩書之文能載幾許字使古文竟無業廣惟勤一語則將并進德修業而疑之耶爾雅舒業順叙也舒業順叙緒也烈績業也其文在業廣惟勤之前矣且卽以詩書論兢兢業業見於虞書而虞業始見周頌安知不是兢兢之業借爲虞業之業顧氏之言本未的耳

定宇又云劉勰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亦梅氏之漏義也闕百詩曰案論道經邦乃本考工記坐而論道來余欲問二君古無論字則論語之論究從何來不謂孔門弟子門人取一時

讀書偶記

卷一

十八

之俗字俗音以名其師之書也闕百詩曰愚嘗謂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券冒白刃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耶余謂百詩此說亦祇是譏其作僞之不善考書大傳有九共篇云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使古文果一手所成亦何難從此二者參酌而敷衍之馬鄭注序今見於正義者十

六篇之外亦間有所說何以九共在十六篇之中但有共法也一訓而無一語及之太史公親從安國問故何以五帝本紀之末絕不載九共一語并不見其篇名是皆有足疑者未可以之議古文之僞也要之古文有可信有不可信余疑當時必有所傳或如伏生口授或私相傳抄脫畧譌誤而梅氏上書時爲之牽合補綴俱所不免如禹謨中臯陶曰都帝德廣運一段益贊于禹一段又如嗣征中每歲孟春每字蔡仲之命中率乃祖文王之攸行乃字誠如諸儒所議至若微言大義遠過荀楊醇古淵雅超越賈董魏晉

讀書偶記

卷一

十九

六朝之文具在有能一篇幾於此者否梅氏何人乃能及此故百篇之序可僞孔大序孔傳可僞而古文不可盡僞也  
陸德明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穎達曰書序康成馬融王肅金云孔子所作程子亦曰書序夫子所爲惟朱子以爲決非夫子之言今考百篇共六十三序率皆淺易之言如首一篇若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似爲堯所自作又似尙未遜位時所作此分堯典慎微以下爲舜典者之所爲非馬鄭所見之序也第二篇虞舜

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使諸難作舜典祇說得慎微五典一段當爲舜典尤爲無理其他則書每篇之首本已序明者不過屋上架屋又如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但言所作之人不增一語如此則安用序此朱子之識所以遠過於古人也近世諸儒力攻古文而不攻序但以馬鄭曾爲之注意存回護亦不思耳

宋竹垞曰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卽有之此史公據以作夏殷周本紀初不與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余按史於五帝本紀引堯典舜典之文矣於夏本紀引

讀書偶記

卷一

二十

禹貢臯陶謨益稷之文矣而於大禹謨汭作九共稟飯不見其篇名於股本紀不載釐沃伊陟河直甲祖乙高宗之訓而別有大戊一篇爲序之所無於周本紀不載旅獒燕世家亦無之旅巢命成王政將薄姑亳姑君陳君牙又股本紀言作大甲訓三篇今序無訓字又言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與序說不同蓋別有所據非取今所傳之小序也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詩序非國史作

詩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正義曰不必要其史官所為鄭康成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故小序或謂孔子作或謂子夏作人皆疑之惟程子本大序以為國史所作後儒多以為然而余亦竊疑其非也國史既是本國之史則采詩時自能

讀書偶記 卷二

序作於毛傳後

鄭氏謂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

首本義以為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畧故不為傳則序似出毛公之前余觀詩傳而知其不然也今不能徧舉但據鄭衛兩篇言之碩人為莊姜作見於左傳若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序皆以為莊姜而毛傳祇有燕燕一篇傳云仲戴嬀字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襄裳序皆以為刺忽而毛傳祇有山有扶蘇一篇傳云狡童昭公也狡童一篇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餘皆未嘗直指其人而序以依傍前後而推而廣之至於鄭箋乃盡据序為言而孔疏不敢背也則序宜在毛傳後在鄭箋前後

讀書偶記 卷二

漢書儒林傳謂序為衛宏作當得其實

讀詩

作詩者在當時或為一人而作或為一事而作聖人錄之則不為此一人一事也故善讀詩者莫如聖門諸賢其後莫如孟子可也未若之論夫子不言詩也而子貢忽有會於切磋因悟而及詩也繪事後素以釋素絢夫子本未泥於詩也而子夏遂有會於禮後因詩而生悟也孟子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文王也皆從詩外指點而意味深長令人玩之不盡漢去周末遠作序者或有



所聞而必不能詳者亦勢也且卽如其說而泥於一人一事以求之亦欲少味矣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

衛宏傳言馬融作毛詩傳

衛宏傳云中興後鄭衆賈逵傳詩後馬融作毛詩傳康成作毛詩箋何義門曰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據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言之矣余謂此義門好奇之過也班藝文志明云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正義引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

讀書偶記 卷二

三

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正義又引鄭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他可識別也此鄭氏自言爲箋之意蓋箋毛也而何以衛宏傳有馬融爲毛詩傳之語乃謂今所傳詩傳爲馬作亦言之不審矣

又按漢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傳與詩皆別行二十九卷者詩之次第篇什也三十卷者毛所爲之故訓傳也朱竹垞經義考先書毛氏亨故訓傳而云漢志三十卷次書毛氏萇詩傳而云漢

志二十九卷似兩毛公皆有傳亦誤也

吳楚杞宋無風

吳楚無風而江漢先被文王之化知世變風移由於在上者捷矣杞宋無風而正考父獨得五篇之傳見世家賢士繫於一國者重矣

列國之風非獨備於魯

十五國之風除二南與豳外皆東遷以後之詩何也天下有道詩皆貢於天子而諸侯不必備也至於王室之政令不行諸侯皆各採其所聞以垂爲國典世儒見季札來聘魯爲歌詩以爲魯獨備列國之詩者

讀書偶記 卷二

四

非也蓋觀於當時之士大夫聘問燕享無不賦詩而可見矣韓宣子之來聘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而不言詩則晉之有詩可知也鄭六卿餞韓賦詩宣子曰二三君子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則鄭不獨有鄭之詩可知也其他如晉衛齊鄭諸賢遇事託諷而出於口入於耳了然於心善者拜之不類者譏之非所素習何以能此則國皆有詩可知也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是時列國之詩尙未備也然可知者如潤而巳雍容於贈答矣子家賦載馳之陽休林之類四章其去狄入衛之時亦未遠也而已形之於諷諭



矣則隨作隨採隨採隨習可知也陳人作株林而後更無詩忌諱深而禁防已嚴矣昭子賦車轄而後更無賦詩者風雅衰而縱橫將盛矣

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此石磻口中語也左傳叙事名字謚號錯出從未有其人尙在而於時人口中舉其謚者是年爲隱之四年而陳桓公卒于桓之五年蓋後十二年而後卒而石磻口中遂稱其謚爲左傳他篇之所未有是偶然失檢點處

公矢魚于棠

讀書偶記

卷二

五

螢雪叢說云關三十六家春秋解若註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自臯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類推余謂俞氏自云關三十六家春秋解其實公穀亦未看見公穀經文本皆作觀魚于棠也若左氏經文作矢魚于棠矢者陳也故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經文不同而其意一也緣魚非可陳而觀故正義曰說文魚捕魚也使捕魚之人陳設捕魚之

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此唐人說經最的當處又案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以魚爲漁其意本明第傳文簡畧正義正本此意而申明之以釋左耳又案傳首公將如棠觀魚者註有云一本作漁者則更簡而明矣史記魯世家亦去隱公五年觀漁于棠云螢雪叢說何足論近有極推其語爲詰經最切者故偶及之至書大序所云臯陶矢厥謨矢字亦欲釋之爲射愈支離不可通則人易知之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讀書偶記

卷二

六

左傳記趙同趙括之死史記與之不同後人多是左傳而非史記其說自正義先發之余謂史記本全取左國成文獨此事不以左爲然而別取一說蓋必有所見非漫爾操觚也特其年月錯謬爲後人所攻今考史記趙世家云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卽云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使同在三年事一行之中何須兩見此其必有誤可知而韓世家亦云三年者又沿趙世家而誤也案經晉殺趙同趙括魯成公之八年晉景公之十七年也成公二年晉與齊戰於鞌樂書將下軍註以爲代趙朔然

朔之死不見於春秋傳其或疾或老而書代之不可知未可以是以年而斷朔之卒也晉殺三郤不過數嬖人聚謀其殺同括亦猶是耳樂卻與嬖人合謀而滅趙氏樂中行與嬖人合謀而滅卻氏不可謂晉於是時君明國強而斷屠岸賈之不敢滅趙氏也晉之下大夫有司空司馬司士雖司寇不見於傳或以司馬兼之故魏絳爲司馬揚干亂行絳戮其僕正義云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不可謂屠岸賈爲司寇而斷晉無是官遂無其人而并謂程嬰公孫杵臼之無其人也史記既與左傳不合又多自相矛盾其不爲後儒

讀書偶記 卷二

七

所信固宜然謂史遷鑿空爲說亦必無之事也左傳立武而反其田卽在殺同括之年徐廣註史記以爲不在是年傳終言之此又泥於杜預之說也余疑朔本老而終牖下非與同括并誅也而朔之死同括之見殺武之生與武之匿武之立皆一年中事惟其爲時不多故朔死而難作乘原屏之多咎也趙滅而武匿倉卒不及知也韓厥一言而武立滅趙本非景公之心也記載之言張皇傳會抄寫傳誦誠所不免耳

檀弓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

故著姓名以顯之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陸氏釋文亦云檀弓魯人以其善於禮故以各篇余案此篇之首載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事亦如經解首言經教緇衣言好賢如緇衣故以各篇非檀弓之所記也仲梁子見今所輯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詩定之方中正義亦引此作先師魯人無說字竊謂鄭隨問作答仲梁子卽六國時人豈必以檀弓爲六國人而孔氏乃據以定之似以鄭目錄中以其記人

讀書偶記 卷二

八

善於禮之句謂此篇爲檀弓之所記而竟忘却本節有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何也此篇中稱曾申爲曾子或是曾申門人所記其已至六國時而與仲梁子同時不可知若檀弓明與孔子子游同時何得謂爲六國人也

大功廢業

口知錄論司業官名因唐歸崇敬所上言而廣其義曰詩虞業維樅卽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左氏昭九年君微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金謂此也余謂左傳此本屑剝酌以飲工之辭樂正爲司業

之官則學人舍業自當為虞業之業若植弓大功廢業下明云大功誦可也天下無無大功之人天下豈盡隸樂正之人則此業字自指其所習然亦必不指讀書故曰大功誦可也陳氏謂所廢如習舞習射習干戚之類語最的當蓋祇言其可以遠情而忘哀者若農人豈可廢耕工人豈可廢技惟當喪之時諸事皆所當廢耳

今月令

禮記月令鴻雁來鄭康成註曰今月令鴻皆為候孔氏正義曰今月令鴻皆為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

讀書偶記 卷二

九

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為候也余案呂氏春秋多不與鄭註所云今月令同疑孔氏之說為非今備取而註其異同於下鴻雁來鄭註曰今月令鴻皆為候呂氏春秋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鄭註曰今月令無罟罟為弋正義曰以今月令之本云田獵置羅網畢弋與此經不同余案呂氏春秋作田獵畢弋置罟羅網餒獸之藥與正義所引并不同母悖于時母或作為注巧鄭註曰不知孔何以云也今月令無于時作為偽呂氏春秋同禮記無此文淫雨蚤降鄭註曰今月令曰眾雨呂氏春秋同禮記王瓜生鄭註曰今月令云王荳生呂氏春秋同禮記母躁鄭註曰今月令母躁

為欲靜呂氏春秋作百官靜事毋刑鄭註曰今月令

刑為徑呂氏春秋命漁師鄭註曰今月令漁師為榜

人呂氏春秋命四監鄭註曰今月令四為田呂氏春秋

記呂氏春秋民多瘡疾鄭註曰今月令瘡疾為厲疫呂氏春秋

執弓挾矢以獵鄭註曰今月令獵作射呂氏春秋

射乘元路鄭註曰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字之

誤也呂氏春秋命太史爨龜策鄭註曰今月令曰爨

祠祠衍字呂氏春秋固封疆鄭註曰今月令疆

或為疆呂氏春秋淵澤非泉鄭註曰今

月令淵為深呂氏春秋水澤腹堅鄭註曰今月令無

讀書偶記 卷二

十

堅呂氏春秋及百祀之薪燎鄭註曰今月令無及

百祀之薪燎呂氏春秋然則鄭註所謂今月令

者非呂氏春秋也

胥鼓南

文王世子胥鼓南鄭註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施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箛不僭陳氏從其說余案周禮施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若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六樂謂六代之樂也金無以鼓節夷樂之文鄭氏不能通其說緣詩以雅以南毛傳以南為夷樂故引以明之其實毛

傳亦非是也雅者正雅也南者二南也不言風者南非一國之風也若衛鄭各國之風非但周公教世子時未之有卽鼓鐘之詩三家以爲昭王毛詩以爲幽王其時亦未之有也二南者文王之化王業所基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今教世子不鼓二南而鼓夷樂非理也且四夷皆有樂何以獨鼓南毛傳於南金舉四夷之樂正義以爲言南以總四夷此亦知其不通而爲之說也後漢書陳忠曰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則四夷之樂自在雅南之外毛詩脫去此句而相傳有此說遂誤以南當之而強指爲夷樂也朱子於詩

讀書偶記

卷二

十一

不從毛傳而指二南識高千古矣故余於此亦從朱子而通其說於胥鼓南

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箛南籥者正義曰名之曰南其義未聞又曰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非不見及此也而此疏但云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較鄭註添得數虛字毫不不能言其義依樣葫蘆可笑後之言義理者寧背經而不敢背朱言考据者寧背經而不敢背鄭皆是類也

賢賢易色

何氏集解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集註用其意

亦未明言所賢之爲何樣人也講章家多以賢爲同儕中之有德有行者余友梅抱村以爲如此則與下朋友句相複故其所著然後知齋答問中首論此句當指夫婦言余甚賞其說之新穎或有疑夫婦之不當先親與君者余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其序正當如此衆皆首肯遂記之

十室之邑

周禮曰四井爲邑四井有三十二家此云十室者極言其小耳非必恰十室也曲禮入里必式鄭註云不取十室知古有此語其實邑無有小於四井者皇氏

讀書偶記

卷二

十二

論語疏近出其論十室之邑分別公侯伯子男卿大夫采地之大小以方二里半爲男之大夫采而云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余案周禮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一井當是九家八家同井而虛其中國中與野之別耳若以中間百畝計算其數相合也今其疏乃云井有三家是

不以一夫爲一家而以一屋爲一家也果爾則何以言八家皆私百畝也若果夫三爲屋而爲一家則四井爲邑得三十二夫合之正是十室又何必以方二

里半爲小采而尙爲十八家有餘哉

緇衣羔裘

邢疏云緇衣羔裘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註不言色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元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緇之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是羔裘用緇衣爲褻褻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故知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先君子曰邢疏言緇衣未兼祭服於義不備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半大夫祭朝服

讀書偶記

卷二

十三

素衣麕裘

邢疏云素衣麕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故聘禮云褻降立註引玉藻云麕裘青犴裘絞衣以褻之又引此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褻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曰臣用絞君用素皇氏曰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近出皇氏論語疏曰麕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

檀弓曰鹿裘橫長祛是也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

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氏註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註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余案皇氏此疏何以不言素衣爲視朔聘享之服且邢疏所引皇氏素衣爲正之說正是論聘享之服而此顧遺之耶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正義曰天子素服與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歲素服鄭註曰素衣縞冠則非皮弁服也皇氏不應引此凶荒之服以釋素衣麕裘也余疑此疏非皇氏之舊本也

讀書偶記

卷二

十四

黃衣狐裘

邢疏曰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時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與息民異也先君子曰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詩羔羊章孔疏詳引裘制及此云若兵事既用韎章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定九年傳云哲憤而衣狸製是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何氏集解曰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邢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先君子曰孔曰朝服皮弁服邢疏知其誤乃云視朔之服然本文言朝服何得云視朔服也玉藻云孔子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疏謂朝服緇衣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是此節的註紹祖按邢疏云云所謂又從而為之辭也天子視朝皮弁服周禮

讀書偶記

卷二

十五

司服文及玉藻皮弁以日視朝是也諸侯則元端緇衣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玉藻又云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視朝則天子皮弁而諸侯元端聽朔則天子元冕而諸侯皮弁者皆下天子也視朝聽朔君臣同服孔子魯臣若服皮弁服以朝是意欲感君之廢禮而自蹈非禮之譏何以為孔子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先君子曰此九字當作一句讀與上君子質而已矣相針對

彼哉彼哉

子西之阻孔子與晏嬰之阻孔子一也孔子稱平仲之善交而不以為嫌獨嫌子西哉於齊則聞不能用之言而行不以季孟之待而小滯也於魯則三日不朝而行不以司寇一官而繫心也楚不能用書社之封夫子自不肯受何關於子西之阻不阻哉楚之僭王久矣子文叔敖皆賢相也而不能改夫子於子文稱其忠而獨以此薄子西責人以難不至是也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其事亦非孔子所及見但召以致亂葉公會知而諫之孔

讀書偶記

卷二

十六

子親至楚必逆視其事也一身之死何足惜以召亂而幾覆國則其不知甚矣彼哉彼哉之外之者或以此與余友葵源王釋大名元嘗語余曰吾聞諸鄉先輩夫子適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已而已而戒其無至楚也今之從政者殆而言子西之將見殺不可至楚而罹其禍也其言似亦有理附記之

知好色則慕少艾

陳定宇集有曰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朱子曰艾美好也陳文簡攷古編孫季昭示兒編皆云艾字徧考載籍金無美好之說曲禮魯頌荀子皆訓艾為老孟

子艾字解不通孟子之意卽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少艾之少上聲言少時慕父母及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衰甥吳彬問曰屈原九歌云竦身長劍兮擁幼艾非以艾爲美好乎答曰慕父母慕少艾慕妻子慕君一樣文勢安得第二句獨爲慕父母之心少衰以楚辭爲證則據朱子之說爲是余按朱子本用趙氏註則漢人自有美好之訓張衡東京賦曰齊騰驥而沛艾薛綜註沛艾作姿容貌也則亦有美好之意

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讀書偶記

卷二

十七

趙邠卿註曰毀社稷而更置之朱子曰毀其壇壝而更置之蓋申邠卿之意如此語簡而明孫氏疏乃曰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勾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有見於湯之時然也此等異說本沿於孔冲遠禮記正義而近世王梨洲全謝山乃主之何與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鄭康成註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國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章昭

註曰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爲厲山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余按章註雖分夏祀商祀而與鄭氏皆大概言之非有變置之說惟孔冲遠疏云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此本以臆言之非有所徵而又曰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則亦不敢決也余謂祀農及棄卽稷神矣而云以配稷神此亦臆說當是前專祀農而夏以後始以棄配農也全謝山曰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則是兼孔氏之兩臆說而爲之辭而抑思當孟子之時爲共主者不猶是棄之子孫乎棄不且郊祀以配天乎而謂孟子言旱乾水溢欲使其子孫變置其祖宗之祀而更立一神有是理與故吾之釋此必趙氏與朱子之言爲斷

讀書偶記

卷二

十八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祥禫

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王肅據之以為喪當二十五月開傳曰日知錄誤以開傳為服開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也與大祥開一曰鄭康成據之以為喪當二十七月日知錄謂鄭氏之說後儒所不敢議蓋懼短喪之譏意以王說為是也余謂儒者議禮貴其是爾豈必有

讀書偶記 卷三

所畏避夫父母之恩厚矣服喪者豈斤斤計較於年月日之間唐王元感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使遵而行之亦不為過喪服父在為母期父卒為母三年在為母三年從之然猶齊衰而不仲斬明洪武七年始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今遵而行之未而要非聖人制禮之意故張東之一議而其說即廢也但反覆思之終當以二十七月為是而所謂二十七月而禫則不敢信蓋植弓之是月禫謂祥後之月也開傳之中月而禫亦謂祥後之月也鄭氏王氏似皆有所未盡鄭氏釋中月為開一月至二十七月而禫如是而徙月而樂則二十八月也王

氏釋是月禫為祥禫同月如是而徙月樂則亦當二十六月而非二十五月今按喪豈能有定日凶事先遠日祥當卜於月之下旬假如晦日遇喪將何卜勢不能不卜於二十六月且又如遇喪之晦日為大建再期之月為小建豈可先一日而大祥則愈不可不卜於二十六月如是雖祥禫同月可也徙月而樂則二十七月也假如遇喪之日在上旬中旬祥即卜於再期之月則祥禫斷非同月當於二十六月禫徙月而樂則二十七月也中月者謂祥之月與免喪之月之中釋中為問可也言不同月也何必釋中為空一

讀書偶記 卷三

月以求合於喪服小記之文乎禫後猶緘冠黃裳踰月吉祭則禫非免喪之月可知後儒仲鄭說者於此說不能通則曰禫當從吉事先近日既未見有明徵而喪二十七月實據月數非謂二十七月之日數如下句遇喪至二十七月之盡而即除即上旬一日遇喪亦必至二十七月之盡而始除禫雖在二十六月之中旬徙月而二十七月未盡其餘日不得計算必至二十八日之一日而始可樂也如鄭之說祥後空一月而禫則徙月而樂須至二十八日之盡而喪二十八月矣如云徙月祇是匝月而二十七月二十八



月之月疑矣如云禫後之徙月不必匝月則是禫卽免喪假月盡而禫初一而樂且吉祭則祇可謂之徙日踰日而不得謂之徙月踰月矣王肅非欲短喪者也但泥於三年間之語而不詳核是月禫徙月樂之支耳喪三年者二十五日言其正二十七日言其加至于朝祥暮歌而謂踰月則善與禫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皆記禮者之浮辭異說更何所取仲鄭說者亦何必周旋辭費於其際乎

魯人朝祥暮歌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而已之祥十日而成笙歌有是理乎此亦說之不攻自破者也鄭云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仲其說者曰十日而成笙歌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然則魯人之歌獨不可謂之省歌而謂之正歌乎辭費而且勉強此不足以闢王肅之說也吾故曰此皆記禮者之失也

杜氏通典曰二十五日終而大祥受以祥服二十六日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日終而吉吉而除其言明白宋史禮志因一終字而致疑謂如此則是二十八月用鄭說而失其義夫君卿明言二十六月而禫二十七月吉而除何得有二十八日而鄭言二十七

月禫乃不疑鄭之說不明而疑君卿乎

喪服不爲高祖制服經有闕文

喪服齊衰三月但有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賈疏曾祖宜小功也者據爲父期而言三年間云至親以期斷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然則何以三年也曰

讀書偶記 卷三

四

加隆焉爾也使倍之故再期也爲父期則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總麻加隆爲父三年則祖期曾祖大功高祖小功故鄭云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疏又云減其日月恩殺也者謂減五月爲三月因曾高於已非一體恩殺故也故繼公曰曾祖之父本服在總麻以義推之亦當齊衰而經不言之者蓋高祖元孫亦鮮有相及者也沈括曰高祖元孫服先儒皆謂同曾祖曾孫故不言或云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非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之服喪三月故雖

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無遠近皆曰曾孫顧亭林曰詩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禮記郊特牲稱曾孫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瞶宗廟之中無稱元孫者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之父自注云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歲而曾孫之孫亦可見矣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近歎人程瑤田作通藝錄有曰曲禮三十曰壯有室此周公緣人情以制節度所以絕人凶短折之極而

讀書偶記 卷三

五

斬人致壽考之福也是故三十有室踰年生子則三十一歲見子六十二歲見孫九十三歲見曾孫七年曰悼則曾孫出悼入殤之年尚不能備禮於曾祖至可備禮而曾祖年百十歲矣若夫元孫得備禮於高祖則高祖之年百四十矣而謂得見之乎不見其人不爲制服此喪服之精義也後世二十娶婦八十外當見元孫後世聖人緣小功月數以制齊衰五月之服以服曾祖而以齊衰三月之服服高祖亦未始非稱情而立文也余謂喪服齊衰三月之曾祖父母當作高祖父母而曾祖父母經有闕文故諸儒於此展

轉相釋而皆不能無勉強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然則總麻獨非兄弟之服而可以其日月服至尊與鄭註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既可以齊衰加於總麻獨不可以齊衰加於小功與卽曰恩殺而自大功減至小功日月足矣必減之而至於總麻之日月與賈疏引三年間加隆之說此本記禮者之失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然則三年必是正服非加隆也今卽據而釋之則加隆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不加則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總麻而同爲三月之服何與賈疏又云曾高於已非一體故恩殺此

讀書偶記 卷三

六

尤無理此體不自曾高而來將自何來蓋雖萬千百里而一體也况曾高乎敖氏云高祖元孫鮮有相及故不言夫曰鮮相及則必有相及者矣而竟可不言乎沈氏之言較爲近理然自曾孫以下至百世可以統曰曾孫自曾祖以上至百世不可統曰曾祖也衛太子曰曾孫蒯瞶敢昭告於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但稱曾孫而不云曾祖此於經無所據則豈可以曾祖統高祖而不言也亭林顧氏申沈說而又失之者也其言曰齊衰三月但言曾祖父母而不言曾祖之父自注云後人謂之高祖是并欲沒去

高祖之名不知亭林所謂後人者指何世之人乎鄭注與賈孔之疏無論已大傳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而遷者也爾雅興於中古隆於漢氏釋親曰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將以爲後於何人乎瑤田程氏申教說而又失之者也三十曰壯有室蓋言至三十而必當有室非謂必待三十而後可有室也瑤田以此爲周公制禮之精義則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矣制禮莫如周公行禮莫如孔子則孔子十九而娶於井官氏俗作井開里志作元昔非是二十而生伯魚矣而謂高祖之見元孫必百數十年而不必制服

讀書偶記

卷三

七

乎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斷無高祖不制服之理服以尊卑親疏遠近爲差亦斷無會高同服之理故吾謂唐人議禮一切皆外而獨增齊衰五月以服曾祖而以齊衰三月服高祖爲深得聖人之意蓋以其能補經之闕也

此經曾祖父母當爲高祖父母固已又常在此章之首斬衰首父雖諸侯爲天子不先也齊衰三年首父卒則爲母齊衰期首父在爲母齊衰不杖期首祖父母總麻三月首族曾祖父母而齊衰三月曾祖父母在寄公爲所寓大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爲舊

君君之母妻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之後外矣猶可言也乃在繼父不同居者之後不可言也聖人制禮其輕一本之親固如是乎嗚呼孰謂經之無闕漏無謬舛乎而謂此必爲曾祖父母而非高祖父母乎而謂此曾祖父母已可以該高祖父母乎

或曰如子之說則總麻章何以但有曾孫而無元孫曰余固言之矣曾孫而下可以曾孫之名統也夫五服者據三年期大功小功總麻而言也然而斬衰齊衰分爲二矣期大功小功皆有分矣且齊衰三月自

讀書偶記

卷三

八

以齊衰爲次而不次之小功之後則不得以總麻疑也其增之爲齊衰五月自不次於小功之前則不得以小功疑也不特此也大功無受章忽出其中傷七月之文喪服小記曰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夫殤者未成人者也七月之喪何所屬也經不當爲未成人者特制七月之服小記不當爲此一語而出七月三時之釋明矣又不特此也總衰牡麻經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夫天子七月而葬此亦似七月之喪而經次小功之前者以其非齊衰也吾疑經有齊衰七月之章以服曾祖而今闕之也

四世而總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鄭云四世共高祖此語不可易也近有因喪服不言高祖元孫便謂服窮於曾祖曾孫殊不思族曾祖為高祖之子族祖為高祖之孫族父為高祖之曾孫族昆弟為高祖之元孫而我皆服總豈反於一本之高祖而無三月之服乎我所服總皆同出於高祖故因高祖而謂之四世言與之同此四世之祖也不然族父祇一世族祖祇二世族曾祖祇三世故知四世之必指高祖今其說以已為一世上數之至曾祖而四世下數之至曾孫而四世則是

讀書偶記

卷三

九

高祖之父

元陳定宇集有其甥吳仲文問高祖之父當何如稱定宇答曰程伊川嘗論此矣祇當就始祖數起為第

一世次為二世祖以次而下吾竊以為士庶之家不比王者諸侯如經傳所云皆是自吾身推上去如云四世而總五世祖免四世為同高祖五世謂同高祖之父左傳載孔子家事弗父何正考父杜注金是自孔子數上去或六世七世金不是自上數下則謂高祖之父為五世祖高祖之祖為六世祖甚當縱伊川有此說惟從其的余按杜注左傳云孔子六代祖孔父嘉至弗父何注曰孔父嘉之高祖正考父注曰弗父何之曾孫定宇亦祇是大概說耳然其言高祖之父當稱為五世祖則甚確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

出妻之子為母期

日知錄曰出妻之子為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為一條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為一條今本乃誤連之余按賈疏以出妻之子為父後者二句連上文為舊傳而以傳曰以下為子夏釋舊傳之意傳中引傳本以證已意豈反引舊傳而釋之賈疏非是然亭林之說亦可

商經皆言服爾未有言無服者也言服而無服者可  
知故傳每推言無服以足經意若以此二句爲經非  
惟與通經體例不合而章首期者二字亦貫不下竊  
意出妻之子爲母期二句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  
施服二句此子夏引舊傳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  
句此又子夏傳也不言傳曰者蒙上文且文勢不便  
着此二字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二句此又子夏引舊  
傳也復言傳曰者亦文勢當然且子夏作傳時宜無  
傳曰二字當是後人所加若引舊傳而着傳曰二字  
此則子夏原文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一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  
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  
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賈  
疏曰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者案內則云孝子之身  
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彼終其身爲  
終孝子之身此終其身下乃云如母死則喪之三年  
惟據終慈母之身而已余案如疏所言則是子生養  
其庶母此子既能生養其母何取於去其死母而母  
他人又何以謂之慈母竊意生養之終其身句內兼

有此慈母生之養之之意故子報其生養之恩死則  
喪之三年如母也

喪服小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  
也蓋妾母生子而死而他妾生子而子死或庶祖母  
生子而子死皆可以乳此子而生養之又或子雖已  
不須乳而尚甚幼不能自生自養而庶母無子者庶  
祖母之無子者亦可以生養此子死則皆當喪之如  
母小記之所謂爲後卽喪服傳之所謂爲子非立此  
子以爲庶母庶祖母後也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二

喪服大功無受章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  
大功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  
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  
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  
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鄭注以日易月者謂生一月哭之一日也賈疏若至  
七歲則八十四日哭之又云此於子女子下發傳  
則惟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蓋亦自疑於八十四日  
哭爲日太多而爲此說也余謂傳雖於子女子下  
發其實通論長殤中殤下殤無服之殤年數之差故

下叔父姊妹昆弟之長殤中殤小功章叔父遠孫昆弟之下殤皆不復發傳况鄭注亦明云爲昆弟之子女子亦如之恐不得以此爲專據父母之於子也其傳自子生三月以下自應專據子而言耳王肅馬融以爲以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期親以旬有三日哭總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賈疏辨之而宋劉敞亦同王馬之說近世吳江沈彤亦以爲是余謂經爲殤制服長殤中殤皆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則總麻雖長殤已無服何得於無服之殤而有哭若從賈說則叔父姊妹昆弟等皆不哭而情不能已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三

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喪服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鄭注小記曰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孔疏曰異居其別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其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顧亭林曰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余以爲鄭注孔疏及顧氏之說皆非也小記所謂同財而祭其祖禰卽喪服傳之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皆謂其繼父之財非謂其子之有財也子有財則母可不更適卽不能安其室雖無大功之親其小功以下亦不肯使其子從而以其財適人安得有同居而異財者鄭注孔疏皆誤看同財二字故非是然母所更適之人本是路人何以生繼父之名而且爲之服則以其能盡繼父之道而能盡繼父之道莫過於爲之築宮廟而使之祭其

讀書偶記 卷三 十四

繼父同居

喪服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孺子

祖禰官廟祀是築室於外使之自祭於室中耳不可泥看廟字蓋不奪人之子以

為子而不使其祖父之祀其恩不可以不報是以為

之服爾亭林以為後儒為之辭者非是然則同居異

居必以有主後無主後為斷繼父既無大功之親而

後終無子則為之齊衰期雖子已長大自有財而異

居猶同居也繼父後有子是已有主後則為之齊衰

三月雖見同居猶異居也若僅僅依之飲食而不肯

使之得祀其先則此子豈宜舍己之父而父路人如

是則雖同居與未嘗同居者等耳此先王所以教孝

而亭林所謂勸人不獨子其子者其義亦未精也孤

讀書偶記卷三 十五

亦是大義然此本論喪服須從內推出不可自外說入所以必言無大功之親

者古者大功同財後世兄弟異財有期親而不能收

恤者况大功乎如是而從母更適其繼父苟能生之

養之為之娶妻生子則亦當為之服矣亭林蓋有慨

於後世而為此說耳

或問子從母嫁可以從其姓否余曰今人母有數子

以其幼子適人所適者無主後或可以從其姓若禮

則斷無是傳曰母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

則此子別無兄弟豈可從他姓而使己之父無後乎

若已後有數子而繼父無子可以使一子嗣之若已

祇有一子則斷不可以為之嗣但繼父既盡其道而

為築官廟亦當為之築官廟而別祭之并祭其嫁母

亦可也此經之所不言而可以意推之者也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

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鄭注善之也孔疏皇氏以

為原憲字子思鄭既注皇氏非也余按曾子子思

之師師不當以字稱弟下章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

親之喪也呼其名者是也此恐當從皇氏不然子思

之哭嫂也以下是記禮者之辭非曾子之善之也又

讀書偶記卷三 十六

不然此曾子是曾申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

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是曾申人亦稱之為

曾子也

或問曰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似可為

嫂服其叔之證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下即

言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似可為叔服其嫂之證余曰

不然且如喪服記言妻降一等則應為叔服大功檀

弓子思之哭嫂為位而上所言乃斥小功不為位豈

有叔為嫂服小功而嫂為叔服大功之理是以知此

兩節不足以證此也檀弓明言婦人倡踊此小功自



是姊姒之服喪服注兄弟者族親也如世叔父母則父之兄弟從祖父母則祖之兄弟是也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推而遠之也奔喪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叔嫂記文重疊正恐人之誤會於此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喪服大功章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祖父母是正尊不得言報然自有服至世父母叔父母其下常有報字或其文別見而經全不見者逸也鄭於此無注賈疏從夫而服故大功也若然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爲此妻著何服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七

案下總麻章云婦爲夫之諸祖父母報鄭注謂夫所服小功者則此夫所服期不服報夫夫服小功而妻從服總麻則報之夫服期而妻從服大功則不報有是理乎王肅曰父爲衆子期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明妻同可知其言未必無理但引而進之一語不可通耳近吳江沈氏彤詳引賈疏王肅之說而斷之曰昆弟之子婦與夫之世叔父母相爲服大功至於夫之祖父母則以正尊而不服報又與世叔父母不同余案總麻章有庶孫之服賈疏庶孫之婦總以其適子之婦

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總是其差也沈氏近時人其不能據此以辨賈疏夫之祖父母爲此妻著何服之語或一時讀不貫蓋因庶孫之婦文連庶孫之中殤而忽之乃賈自釋之而自忘之何也且其所謂適孫之婦小功者其文亦不見於經惟齊衰期章有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達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或可以此推而得之然鄭注賈疏亦全未言及也敖繼公曰世父母叔父母不言報者文畧也小功章不見適孫之婦文脫也其說近是而亦未密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八

案夫之二字直貫下三項人祖父母爲孫婦服總非報也若於世父母叔父母下增一報字則於上祖父母三字有碍若以夫之祖父母另爲一行而於世叔父母下增報字則世父母叔父母上又不可無夫之二字反覆思之其文必常別見而非此畧也攷父母爲適婦服大功爲庶婦服小功今昆弟之子婦無分適庶而一概爲之大功則是昆弟之子婦其服過於已之子婦而於旁殺之義不明故吾疑王肅之說不爲無理但從王說而爲昆弟之子服期其妻服我大功而我報以小功於義亦未有安意古人必有道以



處此而今不可以臆說要其文必別見而今逸之則無疑也

齊衰期章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

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注疏反覆言之祇是推得

有適婦者無適孫婦耳適子在立適孫則孫皆庶子之妻在是適孫之母在也適子死而適孫而適

雖立其妻祇同於庶孫之婦不得謂適孫婦也祖父母亦祇為之服然而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適子死而

總不服小功 立適孫矣有適婦者無適孫婦則適婦死而有適孫

婦矣但適孫雖立而祖祇為之服期不得同於適子

之三年則雖為適孫之婦亦不得同於適婦之大功

讀書偶記 卷三 十九

而又不可儕於庶孫之婦之總而祖當為之服小功

也此經傳之所未言而可以推而得之者也則謂之

其文未脫亦可也

經不為族會孫族孫制服

總麻章云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賈

疏曰此四總麻與已出同高祖已上至高祖四世旁

亦四世下文惟有從祖昆弟之子鄭注曰族父母為

之服而族會祖父母無族會孫之服族祖父母無族

孫之服何以服我而不報也則喪服之有逸文可知

也近有方主喪服無逸文者為之說曰服會孫總麻

三月今服昆弟之會孫如已之曾孫不見旁殺之節

所以不報族會孫者此也若服從父昆弟之孫如已

之會孫其何以處昆弟會孫轉不為之服乎所以不

報族孫者此也若然則服從祖昆弟之子如已之曾

孫又何以處此兩種人而不為之服也且夫之世父

母叔父母其妻服大功經亦未有報文而諸儒推之

曰必報以大功若以服庶婦小功言之則豈獨無旁

殺之節而未有說以處此也則無逸文之說不可信

也總之服會孫之服五月則服族會孫三月同於元

孫理自宜然此後世之法之可行者而不必瑣瑣執

經以訾其妄也 讀書偶記 卷三 二十

讀書偶記卷四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重黎義和

堯典乃命羲和孔傳曰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孔疏引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民世叙天地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

讀書偶記卷四

國之祖故東者議其并兩人以為一孔疏又謂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通掌之故嗣征云義和酒湑廢時亂日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余按重黎固出二帝而義和祇是一官未必義為重之後和為黎之後法言不足據也上古天事恒詳故堯典總命羲和之後又重之以分命申命然觀欽若昊天數語非專命重而分命申命中各有天地之事如寅賓出日天也平秩東作地也亦何嘗言羲掌天和掌地哉及至夏商以後人事詳而天事畧周則馮相保章屬於太史其職愈微觀嗣征之義和已是一人不然則不應共在

一邑而同酒湑而廢時亂日也史遷以重黎為楚國

之祖索隱引劉氏云對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

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顧亭林以為順非

而曲為之說然史遷自本鄭語楚語言之鄭語上言

楚為重黎之後下言黎為高辛氏火正楚語言重黎

氏世叙天地即言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

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蓋重黎自是天地分司義

和則實天地共掌後世因義和承重黎之後其官同

義和可以并言之因并重黎而連言之此在周時已

然楚之先吳回為高辛氏火正而楚自是吳回之後

讀書偶記卷四

司馬氏為程伯休父之後程伯休父自是火正黎之

後而國語乃連言重黎而史遷因之者祇是因義和

而并重黎為一官非并重黎二族為一人也亭林於

國語不甚究心故亦從東者而議史遷之失耳

協朕出左傳國語非古文泰誓憑空撰出故謂泰誓為偽

於國語不甚究心也則可謂朕夢廟朕卜為偽則不可也余是以云亭林

東坡嗣征傳云義和祇於羿而忠於夏故羿假仲康

之命征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以為其言甚當陳

經尚書詳解亦以為其論甚高仁傑遂因此謂嗣征

之義和即斟灌斟尋而以為汲冢書有之不知竹書

明言仲康五年命嗣侯帥師征義和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尋且左傳言澆是浞因羿室而生何可并此兩事為一事也東坡本以意言之想當然耳乃仁傑既謂汲冢書有之而其誤如此不可解矣

顏懿姬

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其姪馮聲姬注曰顏馮皆姬母姓姓當曰氏漢後多混為一此本不誤日知錄引之亦未以注為誤也而乃以證顏之當為姬姓為魯族不知何以自誤懿姬為姬姓為魯族懿姬之母

讀書偶記 卷四

顏氏何以得為姬姓魯族乎子女繫之以母姓漢書多有之如栗太子衛太子史皇孫淳子紀翁主之類即元帝為許后所生亦嘗稱許太子亭林非不知之而欲傳會姓譜以顏為伯禽後乃下筆鹵莽如此不思顏乃懿姬之母氏非懿姬之父氏若以懿姬為顏氏則與馮聲姬又姑姪異氏乎  
顏魯公自作家廟碑云其先出於顛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日知錄引公羊傳邾婁顏穢事以為不知何取於若人而為祖而引顏懿姬以證

顏之為姬蓋欲魯公祖伯禽也且無論公羊不盡可據即令如傳所云子孫亦不應耻祖宗之不肖而求祖他人大禹郊鯀鄭祖厲王不謂亭林而有郭崇韜梁師成之見是狄武襄之所笑也

費惠公

金仁山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會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有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顧亭林曰春秋時有兩費左傳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在子思時滑

讀書偶記 卷四

國之費亡已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余按滑都於費則此國本不名費亭林無須引此會子書所稱費君費子據儀禮喪服臣為君三年則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况子為男子之美稱更不必為爵則或季氏之費或秦滅滑之費邑凡有為其地之宰者皆可稱君稱子而不可以此釋費惠公也然則此費惠公孟子稱為小國之君自為季氏亡後而據地自君者但仁山謂季氏自據其邑在三分晉之前亭林從之以為此季氏之後則恐不然當魯昭公欲逐季氏而齊晉不為助至哀公乃如越以謀之而不

克者齊晉之臣惡傷其類而助之也至於田氏篡齊  
三卿分晉而季氏專魯自若則又齊三晉之所惡而  
欲亡之者也觀史記魯世家哀公之子悼公悼公時  
三家勝魯為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下即言韓趙魏分  
晉而此後更不見有三家意皆為其陪臣所逐而其  
中有強者遂據地而君焉可知也孔子曰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於此可驗而費惠公必非李氏之後亦  
必不在韓趙魏分晉之前又可知也

聶政刺韓傀

戰國策韓傀相韓章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  
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

讀書偶記 卷四

兼中烈侯又謂鄭王章曰鄭即東孟之會聶政陽堅  
刺相兼君許異蹙哀侯而殪之注蓋使立以為鄭君  
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  
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今本有改哀侯太史公史記  
韓世家於烈侯三年書聶政殺韓相俠累俠累即於  
哀侯六年書韓嚴弑其君竹書紀年作韓山堅即韓  
嚴遂自是國策未嘗言聶政殺哀侯而太史公所載  
其年不同自是兩事也惟刺客傳云嚴仲子事哀侯  
與相俠累有隙此句實誤而韓仲子所事乃烈侯也

索隱謂傳聞異辭太史公欲兩存其說者非是觀傳  
下文政刺殺俠累殺數十人並不言刺哀侯可見此  
侯傳寫之誤又年表書此亦在烈侯三年後十年而

烈侯始卒是國策所謂兼中烈侯蓋傷而未死後一  
刺相兼君即兼中故又有謂後一篇之哀侯當作烈

侯言許異使烈侯伴死故終烈侯在位之十年而許

異為相案是時烈侯立三年矣如所言而下文立以

為鄭君不可通烈侯時韓未滅鄭意者東孟之會君

相皆在而哀侯為烈侯之孫時或相從在會當聶政

奮擊之際將及哀侯故許異蹙而使之伴死以避其

鋒國策蓋舉其謚而終言之其實此時哀侯不在君

讀書偶記 卷四

六

位也後烈侯卒文侯立文侯卒而許異立哀侯故德  
許異而使終身相如是則國策前後兩篇無不皆通  
矣韓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故竹書紀年與國策  
往往稱韓為鄭然亦必自哀侯始則事可無疑  
溫公通鑑於烈侯三年載嚴仲子使聶政殺俠累又  
於哀侯六年載嚴遂令人刺韓傀因弑哀侯蓋不以  
嚴仲子為嚴遂又不以俠累為韓傀又以韓嚴為嚴  
遂而綱目從之而誤其實使聶政殺韓傀者嚴遂而  
弑哀侯者韓嚴以兩人為一人又以一人為兩人誤  
之甚也

曹交

趙氏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也而朱子從之按左傳宋滅曹在魯哀公八年故王伯厚云曹亡久矣而闕百詩毛舉集注之失有曰曹交以國為氏非君弟也然百詩又著辨以駁王氏謂越滅邾魏滅中山皆復見於紀傳安知曹滅於宋到孟子居邾時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觀交願因邾君假館而受業儼然有滕更挾貴之風則朱子之從趙氏不為無見是百詩亦未有定訛也余謂邾中山復見而曹未嘗復見趙氏避難匿於壁中而注孟子忘曹之已亡耳非他有所據也今按曹交雖不知何國人當是邾之

讀書偶記 卷四

七

遠族而與邾同姓者攷園稱陳留風俗傳云顓頊之後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其裔孫挾周武王封邾葛洪要字顏魯公家廟碑皆同是邾也邾也邾也顏也皆曹姓也今人但知曹為文昭而不復憶有此曹矣曹交與邾為同姓故有見君假館之說而百詩疑其有滕更挾貴之風觀其詞氣之間亦是有此意

扁鵲

漢書高帝紀注引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各越人魏桓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渤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余按史記扁鵲傳云為醫或在齊或

在趙在趙者號扁鵲正義於在齊下注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班志盧屬泰山郡是韋昭之說亦不誤特史記為齊桓侯昭云魏桓侯疑傳寫譌齊為魏耳今攷史記載晉昭公時趙簡子專國政一事又載魏君太子及齊桓侯二事傳元曰是時焉得有魏又曰是時齊是桓侯裴駟曰謂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而亦無以為無魏解也余據六國表簡子卒於定王十一年歲在癸未齊桓公午卒于安王二十三年歲在壬寅相距八十年况所紀者非簡子卒時事而自晉昭公卒至簡子卒又六十五年

讀書偶記 卷四

八

蓋一百四十餘年而裴氏謂相當何耶余又攷韓非子書亦引此事謂為蔡桓侯蔡桓侯時有魏君矣而不能下及趙簡子意太史公故為荒幻之辭而云或在齊或在趙不必其為何方為盧醫為扁鵲不必其為何名或在春秋之初或在春秋之末不必其為何時以見扁鵲之為非常人一如其師長桑君耳而師古執臣瓚之說斷之亦泥矣

五諸侯

漢書高帝紀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應劭曰雍翟

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  
 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五諸侯者  
 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漢出關而東之時已得三秦矣  
 時雖未得常山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  
 亦有士卒叔孫通傳謂從五諸侯入彭城時雍王在  
 廢邱被圍非五諸侯數也劉貢父曰常山安得有兵  
 陳餘其一也吳仁傑曰去常山而取陳餘是也然申  
 陽之降卽置河南郡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  
 常將韓兵從并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兵且史稱  
 劫五諸侯兵則以兵爲主故趙以遣兵助漢在五諸  
 讀書偶記 卷四 九

南在五諸侯之數是舛也况塞翟是時實未置郡據  
 高帝本紀置郡在雍滅後而是時欣驍有國如故則  
 吳仁傑之說是雍方在廢邱被圍不與此數則顏師  
 古之說是然陳餘所以遣兵以漢誑之以張耳死則  
 常山非獨無兵卽張耳以誑餘故亦未嘗身從餘雖  
 遣兵助漢而實未自來則皆不在五諸侯內而師古  
 貢父仁傑之說俱非也余按叔孫通傳所謂從五諸  
 侯者以諸侯爲主仁傑謂不言兵省文恐非塞王欣翟王驍此二後復韓王信此常以兵從者魏王豹敗後謂殷王卬敗後此  
 五王者從入彭城皆有明證中陽鄭昌降後不復見  
 讀書偶記 卷四 十

於紀傳或前死知不與也此韋昭所舉五國是而雍  
 時已敗一語殊不得其要領則蛇足也帝紀所謂劫  
 五諸侯兵者以兵爲主塞翟魏殷其王皆身從則固  
 以其兵從矣鄭昌雖前死河南雖已置郡而其兵必  
 從此五國者非心服故曰劫若韓王信本漢所立陳  
 餘兵亦其自遣非漢劫之知不與也此如淳所舉五  
 國是而其意未申不知與余同焉否也此舉諸侯從  
魏殷韓也諸侯之兵從者七若項羽滅秦所將五諸  
國塞翟魏殷河南韓趙也侯吳仁傑亦言此當舉六國而是時魏豹燕城荼趙  
 張耳齊田都皆從獨韓不從然韓成本項梁所遣畧

定韓地者則亦不啻身從矣此則可以大意得之者也

百年之閒見侯五

史記功臣侯年表云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張守節正義曰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其仁戴侯祕蒙穀陵侯馮偃也班氏漢表云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溫公通鑑載其事於太初三年睢陽侯張昌國除之後史表作睢陽漢表作睢陵而云至是見侯裁四人胡三省注

讀書偶記卷四

十一

侯張昌為四人耳今按漢表太初時國存者曹宗酈終根其仁張昌靳石封祕蒙六人史云五人蓋不數張昌又馮偃於建元四年嗣侯史漢二表不載國除之年而下即云元康四年詔復家則太初時必已絕此正義之失通鑑之意亦不數張昌而不知史遷已不數之故曰至是見侯裁四人若蕭壽成以元封四年已國除矣而胡三省乃并與張昌同數為四人此胡三省之失至酈終根於元鼎二年已嗣其父世宗為侯而三省尚以為世宗終根實嗣為繆侯非復曲周舊封其仁於元鼎四年嗣其父章為坤山侯非復

陽河舊封靳石封於元鼎五年更封江鄒侯非復汾陽舊封則守節三省均有未詳今新以史遷見侯五為定平陽侯曹宗繆侯酈終根坤山侯其仁江鄒侯靳石封戴侯祕蒙則史公之意得矣若曹宗於征和二年國除酈終根祕蒙於後元二年國除其仁於征和三年國除靳石封於太始四年國除故班氏漢表云靡有子遺耗矣而太史公叙事則至太初而止猶有五人也

王陵

讀書偶記卷四

十二

漢書高祖記秦三年七月南陽守齧降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齧襄侯王陵降晉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王陵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鯁初從即為耶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者晉說非也韋氏改襄為穰者蓋亦穿鑿也司馬貞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時所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余謂師古之說是也而其言畧故小司馬索隱不從而從臣瓚然未攷耳按王陵傳高祖



入咸陽陵居南陽不肯從及遣擊項籍廼以兵屬漢  
高祖紀元年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  
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通鑑亦云王陵至  
是始屬漢是自此以前陵尚持楚漢兩端也且陵本  
與漢同起金屬楚亦不必言降而陵之見漢王實在  
南陽未下之先陵傳雖不言觀張蒼傳可見也蒼傳  
云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  
陵見而怪其美士廼言沛公赦勿斬是陵與漢共攻  
南陽既下而西遂留南陽而不從烏得云至丹水而  
始降乎然則此兩人者皆別一人而此王陵非安國

讀書偶記 卷四

十三

侯更明矣臣瓚謂韓成時封穰侯此亦非也項梁已  
立成爲韓王時王而非侯也至項王主封乃始廢而  
侯之耳何索隱尚以其言爲是耶

馮無擇馮敬

漢書高帝紀問魏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  
擇子也雖賢不能敵灌嬰賈誼傳絳灌東陽侯馮敬  
之屬盡害之師古曰馮敬時爲御史大夫史記正義同誼  
陳政事疏中有曰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遠啓  
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如淳曰馮無擇子爲御史大夫  
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  
始欲發言節制諸侯  
王則爲刺客所殺余謂此或敬遭刺而未死故賈

誼據而言之不則有兩馮敬而注誤爲一也攷淮南  
厲王之死在文帝六年賈誼之疏上於七年通鑑及  
載之六年余以賈誼傳作服賦後  
歲餘之言微之似當在七年也百官公卿表下文  
帝七年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其奏淮南王時以典  
客行御史大夫事十六年申屠嘉爲御史大夫則馮  
敬始遷景帝紀後二年春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與  
戰死則敬雖爲淮南所刺而未死明矣然魏豹反於  
高帝二年兩而馮敬已爲之騎將高帝且賢之非小  
弱也至景帝後二年已凡六十四年而戰死其事已  
可疑又賈誼傳爲長沙傅三年作服賦有單閼之歲

讀書偶記 卷四

十四

且孟夏之語則在文帝六年其謫長沙當在四年  
時馮敬未爲御史大夫百官公卿表四  
年御史大夫圖而絳侯周勃  
三年十二月就國時以十月  
爲歲首灌嬰薨於四年十二月  
似賈誼之謫不關此數人故楚漢春秋謂別有絳灌  
而余亦疑別有馮敬也功臣表博成敬侯馮無擇亦  
當別是一人非敬父也高帝紀謂敬父無擇爲秦將  
又制誼亦不當以其子名爲  
其父諡

灌夫

夫傳云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人故蒙灌氏姓  
爲灌孟其後又云宗族橫潁川又云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族皆得棄市罪不應孟一人蒙灌姓而張氏一族從之姓灌又不應蒙灌姓者一人得罪而真灌氏一族因之皆棄市此亦史之可疑者也

杜周

漢書杜周傳云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此蓋沿史記之誤也案百官公卿表周為御史大夫在天漢三年未癸居位四年薨在太始二年丙而恭勝之代之至征和元年正巫蠱始起衛皇后弟子長平侯伉坐誅周時死已四年矣若桑宏羊與上官桀等

讀書偶記

卷四

十五

術陽侯建德

漢功臣侯表云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侯元鼎五年三月壬午封四年坐使南海逆不道誅案元鼎五年或為三年之譌攷南粵傳不載建德封及使之年惟云相呂嘉反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時王粵者名則為明王嬰齊次子其母中國摻氏女

也故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意嬰齊自漢歸粵為王後遣其長子建德入宿衛封高昌侯嬰齊死而次子興立漢更封建德為術陽侯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與王太后入朝而使建德歸國與俱也史雖不言而尋其始末封在三年使在四年建德歸而為呂嘉所立在五年漢討而誅之則在六年也表年月皆不明而胡三省注通鑑於反而僭王時迺云建德降後始封術陽侯史蓋追書之建德反而伏誅何曾降真無稽之說耳

成安侯韓延年

讀書偶記

卷四

十六

表云父千秋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子侯元鼎五年三月壬午封余案呂嘉以五年四月反擊殺韓千秋則表三月封必為五月封之譌可知摻安樂表亦同此誤表又云坐為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為城旦攷李陵傳成安侯韓延年以校尉隨陵戰死則似未嘗失封不知史舉其舊封或復封及死事皆表所當書也

褚先生

太史公三代世表後褚先生忽綴一篇設為張夫子問而褚答之索隱曰褚先生蓋腐儒也設主客引詩

傳曰契棄無父及據帝系皆帝嚳之子是也而未引  
蜀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而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輒云  
豈不偉哉一何誣也余謂褚先生非腐儒且不端之  
士耳此篇必作於孝昭之時疑霍光時有異志故爲  
此語以自結卽王莽時甄豐等援引識緯之心耳引  
蜀王者故爲迷亂其語以自文也索隱曰褚先生元  
成間博士韋稜曰褚顛家傳宣帝時博士余謂韋說  
是也漢書儒林傳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  
石渠至淮陽中尉論石渠在宣帝甘露時其爲郎必  
在前矣而此篇云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下爲

讀書偶記

卷四

十七

臣言故余以爲必作於孝昭之時也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史家歲首書元

舊唐書歲首書元必書前元至某月某日書改元新唐書歲首書元必書後元亦至某月某日書改元司馬溫公作通鑑辟范夢得為屬嘗以手帖論之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隨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為稱唐天祐四年蓋自來史家多書後元惟新舊唐書

讀書偶記 卷五

各異故溫公特與范言之以范專任唐事也容齋洪氏極論其非然如舊唐書之書前元至明年歲首突書後元二年竟似無元年者亦不便於觀覽若至某月某日提書某元元年又恐觀者誤為兩年而非一年事然則不善讀書而但嗤著書者之例不善亦過矣愚意不論書後元前元若書後元則即註其下曰自某月某日以上仍某元幾年某月某日改元若書前元則即註其下曰某月某日始改某元如此則意明而無窒而不通之事矣  
一朝之君或數年而一改元或一年而改數元故余

言之如此至若改革大事也如隋恭帝何妨直書義寧二年五月戊午遜位於唐隋亡於分卷前直書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位改元溫公貫千七百餘年為一書欲其例之盡一故有是論然如此書之亦不嫌於例不盡一也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溫公通鑑考異曰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止在明年耳秦本紀惠文王十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竹書紀年顯王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於離陰與

讀書偶記 卷五

秦本紀魏世家皆合考異雖引此事謂在後二年而通鑑本文則載於三十六年朱子綱目亦然皆在蘇秦方合從而未說韓魏齊楚前不知何據此出於遊談之士誇大蘇秦而云爾今不取余按張儀以連衡說趙有云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蘇秦傳正用此語儀方短秦而欲敗其約豈肯誇大之者考蘇秦合從在顯王三十六年歲在戊子張儀連衡始說魏在慎靚王四年歲在甲辰中間正十五年此十五年秦趙未嘗交兵雖齊魏受秦之欺一伐趙而秦不自出師惟顯王三十九年秦伐魏四十年又伐魏四十五年伐魏四十七年又伐魏慎靚王二年伐韓亦

非不出函谷關者韓魏鄰秦秦易侵之而自畏諸侯之約未嘗深入實不敢加兵於趙十五年也

韓姬弑其君悼公

史記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小司馬索隱曰姬亦作玼姬是韓大夫李斯傳若韓玼之相韓安也索隱曰即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余謂索隱之言非也按照侯十年韓滅鄭已二十七年矣鄭固不得有嗣君即有之亦與韓大夫比肩事韓不得為弑其君且韓姬韓玼自是兩人不可混而為一李斯傳明云若韓玼之相韓安也

讀書偶記

卷五

三

韓安是韓亡國之君而韓玼為之相必是蠱惑其君以擅其政而亡其國者故李斯援以此趙高也按秦滅韓安歲在辛未秦政之十七年也若韓昭侯十年歲在壬申周顯王之二十年也又壬申六十年而至周赧王二十六年又五十九年而至辛未為秦滅韓安之年相去一百二十年而可以混而為一乎但是時韓之君為昭侯何得復有君為悼公六國表於是年亦註韓姬弑其君又非史之誤書余細心推之而知悼公為晉之君也考竹書紀年周烈王六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是韓趙共遷之也顯王

十年鄭取屯留是時韓改稱鄭是韓獨取之也自是不見晉事而晉之君為韓所虜則可知晉雖不成為君而固韓之君也悼公其晉桓公之子與韓姬其即韓昭侯之名與不書昭侯而變文書名史所以正其弑君之罪者嚴矣

顏師古註漢書不引周書諡法

漢諸帝紀註引諡法皆應劭說師古不增一語也其於諸侯王功臣侯王子侯諡皆不引諡法以釋之惟燕刺王傳引云暴戾無親曰刺廣川繆王傳引云蔽仁傷善曰繆而周書皆無此語江都易王傳引云好

讀書偶記

卷五

四

更故舊曰易與周書小異周書好更改舊曰易或改字誤亦未可知諸侯王表中山穰王引云好樂怠政曰穰或者疑其誤記荒諡周書好樂怠政曰荒不知師古所引皆非周書也又泗水勤王下註云勤諡也不引諡法元帝紀長沙煬王下不引諡法而云讀作供養之養諸侯王表王赧下註云諡也一日名也而赧非諡非名項王后下註云諸諡為傾者漢書例作頃師古註頃字非一作作如字讀按頃與慎通周書諡法解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非惡諡也漢以彼或有傾諡而漢諸侯王之諡為頃者不盡傾覆未可概諡為傾也隋志有魏晉諡法十三卷何

晏撰晏不得為晉唐志有何晏魏明帝諡議二卷晉  
諡議八卷晉簡文諡議四卷未知顏師古所取何家  
也

王嘉爲南陵丞

漢書王嘉傳云察廉爲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  
宣州此非師古之言也按班志丹陽郡屬有宣城而  
無宣州安得有宣州所屬之南陵縣也意傳寫時無  
識者闕入之而妄稱師古否則師古本云屬京兆造  
京兆字被損漫漶而爲後人以意改之也今註有云  
御名有云淵聖御名知此本爲宋高宗時傳寫本其

讀書偶記 卷五

誤必始於是時也班志京兆尹所屬有南陵百官公  
卿表蓼侯孔臧爲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是  
也南陵下班氏自註云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  
霸水師古註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言霸水本名茲  
水蓋文帝塋霸陵薄太后塋南陵故南陵橋爲廟中  
衣冠月出遊之道

三國時有兩劉岱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曰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按三  
國志魏武紀兖州刺史劉岱裴松之注云岱劉繇之  
兄事見吳志紀又云劉備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

之不克裴松之引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  
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又按吳志劉繇字正  
禮東萊牟平人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兖州刺史  
此兩劉岱皆字公山而顏所引乃東萊之劉岱非沛  
國之劉岱也當遣擊劉備時兖州刺史東萊劉岱已  
見殺於黃巾事亦見魏武記裴註雖云事見吳志其  
實吳志但紀官位名字而事皆見於魏武紀耳

陳琳爲袁紹作檄

昭明文選此文標題曰爲袁紹檄豫州李善註引魏  
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  
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今案魏志陳  
琳傳全無作此檄告劉備以下數語皆善妄增又案  
後漢書及魏志袁紹傳宣此檄時已在備奔歸紹之  
後然則非獨善註妄也即昭明標題亦不當云爲袁  
紹檄豫州宋初三省註通鑑知善之說非也乃泥於  
昭明此題而云蓋帝都許許屬潁川郡豫州部屬也  
故選專以檄豫州爲言此似但見文選之題而未細  
看陳琳之文檄首一行云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  
相守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非劉備而誰乃以爲指其  
地言耶此檄末云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全進書到荆

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  
羅落境外則非專檄豫州可知裴松之魏志註云魏  
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此爲得其實故余謂此當  
題爲陳琳爲袁紹檄州郡討操左將軍領豫州刺史  
下郡國相守上常有告字如魏檄吳將校部曲云尙  
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也操檄吳託之或紹檄  
操託之備皆倚以爲重二檄俱出陳琳之手其體例  
同可知也或名而備不名者尊帝室之貴又或本有  
而傳寫遺落未可知也近有重訂文選者見此檄首  
一行不甚可通乃爲之註云蜀志先主歸陶謙謙表  
讀書偶記 卷五 七

三國志別有微意

陳壽身爲晉臣晉受魏禪僞魏是僞晉也故不得不  
紀魏而傳蜀者勢也然不曰魏史魏書而曰三國志  
者是已爲等夷之說矣魏武紀首云桓帝世曹騰爲  
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  
審其生出本末何等煩細輕薄先主傳首云漢景帝  
中山靖王勝之後也何等謹嚴慎重魏紀後評云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而先主傳後評云蓋有  
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而猶恐觀者之未知其意也  
於是於蜀志末特收楊戲之季漢贊而大書之曰贊  
昭烈皇帝此其用意微矣而後世不察猶以不知正  
統讓之過矣

晉書不當爲嵇阮立傳

晉書阮籍傳景元四年冬卒景元是魏元帝年號籍  
雖浮沈於魏晉之間其人品遠遜嵇康然身歿於受  
禪之前實未嘗入晉也至嵇康死於鍾會之譖又在  
籍死之前晉書立此二傳失於限斷矣若以魏志所  
載籍畧欲存二人之梗概則或於山濤王戎傳後述  
竹林之遊因而及之可也否則於阮咸傳內云叔父  
籍嵇紹傳內云父康云云亦無不可也

東晉傳述紀年

東晉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  
所滅以事接之事字上當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  
王之二十年或據此謂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於  
黃帝爲後人僞託之一證案今本紀年非晉時汲郡  
所出之本此何待言然謂紀年實始夏后則非也山  
海經大荒西經郭註引竹書帝產伯鯨是爲若陽海

內南經郭註引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羅泌路史黃帝紀引汲書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微乃立顓頊語皆與今本小異此可見自宋以前之本非今本亦可見紀年之實始黃帝而非始夏后也左傳引虞書皆曰夏書或者東晉傳之所謂夏亦兼上古而言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其語與今本合知東晉傳所謂至安釐王二十年者亦不足據也

陶淵明傳誤

梁昭明太子有陶潛傳云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

讀書偶記卷五

九

種曰吾得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吾豈能為五斗粟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宋書南史皆同惟晉書作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今案淵明集歸去來辭序云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由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義熙三年歲在

丁未而乙巳為義熙元年則晉書之說非矣淵明集氏妹文云惟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余初疑淵明既託妹喪解官則祭妹當在元年何待再周意乙巳或不果去至丁未方送歸來之情晉書後修考訂或得其實然序云命篇曰歸去來乙巳歲十一月也而晉書云義熙三年解印考序明云仲去縣乃賦歸去來亦不合知其誤耳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仲秋八月秫稅正在獲時冬十一月又未及播種之期何緣令吏皆種秫妻子又固請種秫乎反覆觀之殆因序中公田之利足以為酒而昭明求其事以實之史家沿而不察故皆誤耳或者淵明求官時先有是言因見其意於序而繫之於為彭澤令之下則所言皆虛矣

讀書偶記卷五

十

魏書自序

容齋隨筆曰魏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子建建子收無知子收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事業可知余按收穢史騰譏其人品固無足道然自一代才也若果謬戾如是當時何以專以史屬之考自序云歆幼孤有子操成帝時終鉅鹿太守是無知至歆五代僅一百七十年而歆至收三代乃五百數十年北齊書魏收傳云仲祖緝祖紹父子建是自序中歆子悅以下大有闕文可

知宋劉攽范祖禹等表上魏書云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此卷於目錄爲列傳九十二魏書一百四下註闕字不必因其人而加之罪也北史作魏收傳漫不加考即取收闕本序其家世此則延壽之過然其

闕亦必在唐前可知元和姓纂云無知五代孫歆歆

五代孫慶唐書世系表作宣宣孫統統長子儔爲東祖次子

植爲西祖植生虔虔生攀攀元孫子建生收是收爲無知十九代孫然唐書世系表云歆二子愉悅愉生

宙宙生紹紹曾孫宣宣孫統統二子儔植而不詳悅之世系似收爲愉後非悅後而元和姓纂但言歆五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一

代孫慶又不言歆之子愉悅而分叙之是所未能明

耳

### 北史

隋開皇九年歲在己酉平陳至大業十三年歲在戊寅隋亡混一天下者凡三十年未可但以北概之也李延壽作南北史於南史不列東晉于前而於北史毀隋于後斯爲贅耳

### 南史

錢竹汀攷異曰湘東弒君自立子勛舉兵討之義也南史於明帝紀書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其

黨皆云同逆金據宋書舊文事隔數朝不當猶狗曲筆余謂袁粲宋室忠臣而南史褚彥回傳云傳避唐諱稱字及袁粲懷貳與此正同信乎作史之難也

### 房元齡

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書元齡字喬蓋據元齡墓碑也然宰相世系表又云字喬松竊怪表傳何以自相抵牾洪容齋謂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據此則元齡有兩碑一字喬一字喬松表傳各識其一欲以廣異聞也余後見張洪雲谷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二

雜記又謂竇莘唐書音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跡房元齡字喬年卒既嘗見圖贊必不妄音訓刻南監本唐書後余初所藏新書汲古本也故作金石跋時未見圖贊亦未見誤之雜記因再記之以俟博識

### 韋宏機傳

新唐書韋宏機傳曰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孫岳子岳子孫阜別有傳錢竹汀攷異曰按韋阜傳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隋間不言爲宏機之後若依此傳則阜爲宏機之元孫阜之六世祖卽元禮也此傳云祖元禮



不名範兩傳必有一誤又此傳岳子乃兩字名舊書  
良吏傳單稱岳亦未知孰是初余作新舊唐書互證  
時亦以錢氏之言為然故備載其語於宏機傳下未  
贅一言而於韋臯傳六世祖範下有云世系表有韋  
範後魏高平男亦不言六世孫臯後得權載之全集  
有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銘載其世系最詳有云六  
代祖範字元禮以字行於代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入  
隋為沂州刺史實生孝恪為洛州別駕生司馬府君  
諱機為第一室生坊州府君諱餘慶為第二室生贈  
太子少保府君諱嶽子為第三室生贈太子太保府  
君諱賁為第四室乃知範即元禮特以名字錯見生  
疑深悔觀書不多下筆成誤特識之以見余過而世  
系表中之韋範終不知是一是二其傳云為沂州刺  
史碑文為沂州刺史以字形相近而誤亦未知孰是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三

左傳敘事往往名字謚號前後錯出如子封之為  
公子呂子魚之為大司馬周士會之即隨會士季  
隨季范武子趙武之即趙孟趙文子荀首之即知季  
知莊子推所用之最難領會第古人事少文簡可以  
推尋後世則事多文繁此法不易效也

唐六臣周三臣

唐六臣者書唐以示貶周三臣者書周以示褒

趙韓王

宋史趙韓王普卒於太宗淳化三年歲在壬辰年七  
十一則上溯其所生當在壬午梁龍德二年也太祖  
生於後唐天成二年歲在丁亥是普長於太祖六歲  
容齋隨筆引孫公談圃謂藝祖生西京甲馬營營前  
有趙學究聚徒課學即普也宣祖遣藝祖從之此殆  
非矣計童子入學當在六七歲太祖知讀書普僅十  
二三歲而已聚徒課學稱學究必不然矣東都事畧  
稱太祖幼受學於鄉先生辛文悅此必有所傳王明  
清揮塵錄言太祖攻滁兵阻清流開時韓王教村童  
於山下訪之乃用其計取道開側蘆子坑遂以入滁

讀書偶記 卷五

十四

當得其實又世稱盧多遜與普不協乾德建元太祖  
謂古所未有韓王稱譽盧曰王衍在蜀曾有此號太  
祖大驚以筆塗韓王面曰爾怎得及他韓王經宿不  
敢洗此又非也開國勳臣豈必與儒生爭博洽且大  
祖即位後嘗勸韓王讀書豈不知其所長之不在此  
又傳記載此事或曰寶儀或曰陶穀而太祖發宰相  
須用讀書人之歎今雖不知其為陶為寶而必無塗  
而之事審矣余後見孫公談圃乃是營前有陳學究  
聚徒講學藝祖從之後得趙普即館於  
洋第且備述即位後趙相而陳不見齒錄遂屢遭坎  
礮以死容齋記事不清乃使余僂舌不置亦自笑多  
事也以篇內不  
獨言此故不明

陳舜俞

明薛方山續資治通鑑於宋神宗熙寧三年載越州山陰知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稅竟卒於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四年又載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前迷不知爾識者笑之舜俞宋史有傳無後上書事而方山所載前後矛盾竟不知其所採何書是未可以厚誣君子也按 國朝厲太鴻所輯宋詩紀事載舜俞烏程人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五

嘉祐四年登制科歷都官員外郎坐誣新法謫監南康酒稅赦還卒又載其騎牛歌註引梅堯詩話云陳舜俞令舉嘉禾人中制科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時政謫監南康軍酒稅到官與劉太傅凝之日跨雙犢以窮康廬泉石之勝此歌世爭傳之後遇赦還鄉絕意仕進卒塋於吾鄉之蘇灣過者必式焉攷所載雖小不同而要為人所敬重因備書之以俟博識者攷焉

王曾初相時錢若水已卒

韓澆澗泉日記云王曾罷相章聖論近臣曰曾廷辭

既退矣遂巡御立戀冀復用眾皆唯唯若水挺身出曰王曾以道去國未見有持祿意陛下料人何薄耶顧臣等棄此如土芥耳憤而出即日毀裂冠帶被道士服伴狂歸嵩山上大駭累召之不起以終其身余謂此無稽之言也按錢若水本傳太宗至道元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太宗崩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以母老上章求解樞務詔不許請益堅遂以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修太宗實錄又重修太祖實錄從幸大名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咸平六年因疾俾歸京師卒是若水未嘗一日

讀書偶記 卷五

十六

釋官也又按真宗本紀及王曾本傳曾凡三入相其初相也在真宗天禧元年即於是年辭會靈觀使罷是曾之初相罷相時去若水卒已十四年而其他不必論矣澗泉所記非獨漫無考據即其土芥之言憤出之狀裂冠歸山累召不起之野何其重誣前賢也日記又云王曾張詠錢若水微時謁華山陳希夷求相欲以學仙者按若水於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史不載何年然雍熙祇四年也咸平六年卒年四十四王曾於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是若水卒時曾方及第又曾於寶元元年卒年六十一寶元元

年去雍熙四年凡五十四年是若水登第時會方六  
七歲無緣若水徵時與王會同謁希夷也惟張詠以  
太平興國五年登第至雍熙元年凡五年可與若水  
同時相及耳

虞允文采石之戰

采石破亮虞允文功也當時未有異言者惟王明清  
揮塵三錄云逆亮以二十七萬侵淮東敵劉信叔以  
四十萬自隨山淮西來與王權相遇權衆不能當在  
和州對壘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共衆誓死諸將請過  
江不許諸將曰太尉欲以諸軍死此却將甚軍馬與

讀書偶記 卷五

十七

國家保守江而權悟其言乃叫船渡軍馬保江統制  
官時俊殿後護聖馬軍統制王琪先渡諸軍次第而  
濟遂就采石上戰艦以備權爲樞密行府押詣朝廷  
竄於海外逆亮自執紅旗麾軍渡江時俊令軍士以  
寸札弩射敵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  
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適虞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  
采石遂與王琪報捷於朝虞自中書令人除兵部尙  
書王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  
新功多而獲賞最輕壹鬱而死采石軍士至今憐之  
按明清所言似允文未到而功已成且其語多微辭

余竊疑之考宋史允文傳謂王權已去李顯忠未來  
允文受命犒師遂激以忠義而衆請戰旣以捷聞夜  
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敵至  
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是兩戰也高  
宗本紀十月戊申王權自廬州退屯昭關丙辰自昭  
關遁退保和州己未自和州遁歸屯於東采石十一  
月壬申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乙亥金主亮  
期以翌日南渡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  
振王琪時俊戴阜以舟師拒却之丁丑允文遣水軍  
統制盛新以舟師擊金人於楊林河口又敗之是與

讀書偶記 卷五

十八

允文傳合皆是兩戰而明清所云止是一戰非矣且  
楊林之戰紀明載盛新之功而王權違劉錡節制臨  
陳退縮於軍法不爲無罪又劉錡傳允文過鎮江謁  
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  
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使允文  
果冒王權時俊盛新之功錡其肯作是言耶第以當  
日情事論廬州旣不能守則退兵保江不爲無見故  
劉錡問王權自廬州退亦自淮陰退歸揚州又退軍  
瓜州又退歸鎮江衆寡不敵誠知其不可不如保江  
之有險可據且用我之所長也乃臨敵易將顯忠未

來而王權已去非有天幸事其尙可問耶方是時李寶別以舟師大敗金人於膠西亮聞之大怒召諸酋期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故我友胡玉樵以爲此戰當以李寶功爲第一觀金史本紀阿隣諸傳可見宋史高宗紀不足爲據然高宗本紀未嘗不叙李寶之功而寶傳謂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則亦不待觀金史而可見也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相國丞相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卽位置

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

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校文帝元年八月右丞相周勃

非起於元年或謂丞相爲相國之佐吳仁傑兩漢刊

說近有誤引其書謂秦惠王拜張儀爲相又以楊里

疾甘茂爲左右丞相今攷史記張儀本無相國之稱

且儀相惠王楊里疾甘茂相武王或謂相國卽丞相

時儀已相楚其說謬妄不足論

讀書偶記 卷六

非有丞相又有相國其說引蕭何自丞相拜相國更

案史記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楊里疾甘茂爲

左右丞相其以丞相爲相國不知始於何時呂不韋

傳莊襄王元年以不韋爲丞相三年薨太子政立爲

王尊不韋爲相國通鑑載秦以蔡澤爲相國攻秦本

紀與蔡澤傳及戰國策皆無之

而范雎列傳謂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似秦人本以

相國稱丞相至呂不韋而始爲官名也然曰尊爲相

國宜若無與並者而嫪毐之反命相國昌平君昌文

君攻之秦竟有三相國耶蕭相國世家上聞淮陰侯

已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漢書蕭何傳同功臣表元年爲

丞相九年爲相國通鑑從表然嗣後何薨曹參代之

王陵罷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然表固有

不詳樊噲傳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周勃傳以相國

代噲將先是諸侯之相多稱相國韓信爲趙相國彭

越爲魏相國曹參爲齊相國又陳稀爲代相

國功臣侯表作趙相國通鑑直書爲相是相國或不

居丞相之職而將兵高后紀八年七月高后崩遺詔

以梁王呂產爲相國時陳平審食其爲左右丞相是

有丞相又有相國要之丞相相國皆宰相之任而相

國同尊於丞相樊噲周勃等或一時則謂丞相爲佐

相國者諺謂丞相卽相國非有丞相又有相國者亦

言之不盡也

公主

書稱蓋降二女易言帝乙歸妹詩詠王姬之車春秋

書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其在魯女經稱伯

姬叔姬傳有曰女公子是春秋以前天子諸侯之女

未有稱公主者春秋莊二年單伯送王姬杜註天子

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孔疏公羊傳曰使我

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

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

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謂之公主漢書高祖紀詔曰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徐堅初學記曰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侯不自主婚必使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今案公羊傳祇如杜註孔疏所引曷嘗有謂之公主之語如淳語本未明徐氏不考便謂周始謂之公主誤矣李林甫唐六典亦同徐堅之語林甫無學術蓋所取者仰初學記更不足論也且卽孔穎達謂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爲公

讀書偶記 卷六

三

主者亦是臆度之辭史記李斯傳諸男皆尙秦公主又曰十公主死於杜秦固稱公主矣然公主之名實始見於吳起傳傳云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是篇中凡五稱公主起之奔楚在周安王十五年其事前於李斯百數十年而魏已有公主之稱其時魏得爲諸侯纔十六年耳然則其各始於戰國而秦漢因之其女稱公主猶男稱公子而秦漢以來始專以稱天子之女固非周有是稱亦非以三公主之而因有是稱也

連敖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徐廣曰典客也功臣侯年表爲連敖典客漢書表爲連敖票客師古曰高紀及信傳金云爲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周竈表云以連敖入漢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號案表廣嚴侯召歐隆慮侯周竈柳邱侯戎賜祁侯繪賀阿亭侯郭亭漢表作河亭侯朝陽侯華苛煮棗侯革赤俞侯呂佗父嬰其初皆連敖而不言典客且秦漢官自有典客而徐廣合而一之非矣莫敖楚官位最崇連當是襄老所尹之邑合爲一

讀書偶記 卷六

四

號既無此理况煮棗侯革赤以越莫敖入漢是不獨楚之有是官也表云爲連敖票客傳但云爲連敖文不備耳其爲治粟都尉自是後事不得以此而疑其參錯不同是師古如淳之說亦皆非也余謂史云典客漢云票客典票字形相近而誤當以票客爲是而票客或連敖之屬或卽一官未可知後世多謂倉爲版疑秦漢時本有此說司倉版者不一人故名其官爲連敖傳云同輩十三人皆斬而功臣表以連敖起家者甚多是可証也袁質甫曰秦以敖地爲倉故曰敖倉今所在竟謂倉爲敖蓋循習之誤余攷唐會要

轉運門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言請依舊法赦倉於河口立輪場以受米元和二年李巽增置河陰赦倉又倉及常平倉門咸亨三年於洛州柏崖置赦倉唐書裴耀卿傳亦云度三門東西各置赦倉則唐人已皆謂倉為赦其沿誤究始於何時故余疑秦漢本有此說惟連敖票客為司倉治粟之末秩故滕公言於高帝而高帝以信為治粟都尉乃就其本職而超遷之

官

漢人稱天子為縣官晉宋六朝以來乃多稱天子為

讀書偶記 卷六

五

官三國蜀志馬謖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曰亮南征謖送之曰彼知官勢內虛其叛必速此猶言公家爾南史孔琳之在晉時作議曰官莫大於皇帝亦是大概言之晉書陶侃復慕容廆官屬書曰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勅則直以官稱天子矣宋後廢帝欲醜陳太妃左右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齊王敬則謂宋順帝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齊高帝為太尉時謂褚淵曰我夢應得官又荀伯玉王敬則皆呼高帝為官蕭坦之對東昏曰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戴法與謂廢帝曰官所為若此華願兒謂帝曰官為膺天

子梁元帝議遷都武昌太守朱買臣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往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陳毛喜傳司馬申對後主曰終不為官用又魏書幽皇后馮氏之死走呼曰官豈有此是南北朝皆稱天子為官也學記大德不官注謂君也故王制正義凡王者不得稱官然樂記云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則天地且可官也又晉宋人呼其父亦曰官南史袁君正年數歲父昂疾晝夜不眠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婢妾呼其主亦曰官沈攸之反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私屬呼其

讀書偶記 卷六

六

上亦曰官海陵王休茂為雍州刺史左右張伯超說休茂曰主帥密疏官過失王敬則傳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王子林曰官詎不更思是上下又通稱之也

官家

宋人多稱天子為官家會三異同話錄云五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故曰官家按說苑載鮑日令之對始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三異之言蓋出於此然據此則皇當為王而胡三省註通鑑亦云三皇家孔平仲珩璜新語云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王大球見武帝禮佛謂其母曰官家尙爾兒安敢辭余按晉書載記石季龍屢責

其子遂遂私謂中庶子李顏曰官家難稱通鑑採此  
事胡三省註曰稱天子爲官家始見於此西漢謂天  
子爲縣官東漢謂天子爲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  
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故兼稱之又案晉五行志童  
謠云官家養蘆化成荻齊張敬兒泣高帝之薨曰官  
家大老天子則皆在蕭梁之前也然當時亦不專以  
稱天子南史羊元保傳子戎爲江夏王義恭布牀王  
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則又以  
之稱王矣疑三異三省之說亦未必然當是其始祇  
如公室王家之義爲天子諸侯王之通稱其後乃專  
讀書偶記 卷六 七

以稱天子耳

### 相王相公公相王

魏晉以來宰相封王者稱相王三國魏志裴松之註  
引漢晉春秋曰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金詣  
王顛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幸而拜謂司馬昭也  
相王之名始見於此晉琅邪王道子爲相車允王緒  
庾楷劉牢之等皆稱爲相王殷浩欲去位以避桓溫  
王彪之曰且當靜以待令相王與手書相王謂會稽  
王昱也宋殿景仁稱司徒彭城王義康曰相王權重  
齊廢帝紀高帝爲相王魏司馬子如云從夏州策杖

投相王謂高歡也唐高祖入關立代王爲帝高祖爲  
相進封唐王故溫大雅創業起居注下卷中屢稱高  
祖爲相王舊唐書屈突通傳亦云通不能盡人臣之  
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相王或者不知改相  
王爲代王非也其以宰相封公者則稱相公劉裕伐  
秦沈林子曰相公志清六合是也又或稱爲公相宋  
政和七年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京改都堂爲  
公相廳是也日知錄曰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  
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之  
名似始見此余又案宋朱氏或萍洲可談有一則云

讀書偶記 卷六 八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  
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  
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  
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  
公相子呼相公時傳父子入侍曲宴上曰相公公相  
子京對曰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是宋時之相  
公不必封公而亦得稱之也張仲文白獺髓有一則  
云秦中王秦檜封晚年軍國大事悉委其子熈處決  
後因會楊和王楊存中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聞  
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處是宋時宰相



封王不稱相王而祇稱公相也又有稱公王者晉書  
愍懷太子傳云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通鑑載其事  
胡三省註曰諸公王公室諸王之爲公者公相公王  
之名可謂異矣

### 明府

左春谷曰漢人稱太守郡國相爲明府唐人以爲縣  
令之稱而今人承襲用之非也余案通鑑唐高宗欲  
用周興或以爲非清流罷之而周興不知也日於朝  
堂請命魏元曰周明府可去矣胡三省註曰唐人  
謂縣令爲明府春谷之言蓋本於此其實稱縣令爲

### 讀書偶記

#### 卷六

九

明府不始於唐而自漢以來亦不僅稱太守郡國相  
爲明府也隋有大業七年陳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  
仲孝俊撰有云則曲阜陳明府其人也蓋陳叔毅時  
爲曲阜令是隋已以明府稱令又攷齊書褚淵爲司  
徒沈文季曰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徐孝嗣  
爲中書監永元初與沈昭畧同死昭畧無懼容孝嗣  
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  
是方寸不能都豁則是齊時尙以之稱司徒中書監  
其爲尊重之辭非有所專屬可知

### 三元攷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蘇州錢棨以己亥解元進撥會  
狀爲一時盛事翰苑諸巨公同作三元喜讌詩秀水  
盛春谷名復初來爲涇書院山長喜爲詩爲余誦其佳  
句有今古纔看第八人之語余曰何謂八人春谷曰  
曰唐張又新宋王介甫宋庠馮京孫何楊真明商輅七  
人合錢君爲八人也余曰明初不有貴池黃觀乎春  
谷默然蓋亦習聞有此說而忘之翌日來言曰君言  
謬矣昨從學宮借得明史但言觀貢入太學不言鄉  
試第一殆非三元也余曰若但以史爲據則張又新  
唐書亦祇言其及進士高科亦未見爲三元也春谷

### 讀書偶記

#### 卷六

十

又默然久之既而曰吾族次攜書甚少不足訂其是  
非君試攷之果詳盡傳之四方亦一韻事余笑曰正  
恐不能詳盡爲人所笑耳然因是時加檢閱則張又  
新事見五代王定保摭言中本傳所未詳也若黃觀  
之發解竟不知在何年明選舉志王世貞明盛事言三元皆云止商輅一人耳  
亦疑傳聞之誤而悔其失言矣然於宋五人外又得  
一人焉曰王巖叟見宋史本傳於金得一人焉曰孟  
宗獻見金史楊伯仁傳亦見元好問中州集於元得  
一人焉曰王宗哲見陶宗儀輟耕錄既爲之攷而春  
谷已去涇遂置篋中不復省自乾隆辛丑至嘉慶庚

辰凡五十年而廣西臨桂陳繼昌以癸酉解元復連  
擢會狀乃取而書之冊凡十二人

唐張又新字孔昭深州陸澤人工部侍郎薦之子

元和中進士狀頭宏辭勅頭京兆解頭時號張三

頭性傾邪初黨李逢吉後黨李訓位終左司郎中

又新善文辭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見新舊唐書及摭言

宋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淳化三年舉進士開

封廣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官至起居舍人

判太常禮院知制誥卒年四十四事詳宋史本傳

王會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山鄉貢試禮部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一

廷對皆第一官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諡文正

事詳宋史本傳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邱天聖

元年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初名郊後改焉

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莒國公改鄭國公以司

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諡元獻事詳宋史本傳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

至廷試皆第一官宣徽南院使以太子少師致仕

薨年七十四贈司徒諡文簡事詳宋史本傳

楊寘字審賢廬州合肥人慶歷二年舉進士京師

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啟封

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授將作監

丞判穎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先是其友夢寘

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

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見宋史文苑傳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嘉祐初仁宗患詞賦

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與省試

廷對皆第一官至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以救劉

摯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徙河陽卒年五十一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二

贈左正議大夫事詳宋史本傳

金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初楊伯仁見其發解程

文以為當成大名大定三年府與省試廷試果皆

第一號孟四元供奉翰林丁母憂哀毀卒見金史

傳中州集

元王宗哲字元舉不知何地人至正戊子科三元

進士官湖廣憲僉不知所終元史無傳見本紀及

名見於元順帝紀其詳具於陶宗儀輯錄宗哲

五卷中今備載之錄曰平江一驛舟中耕種第

狀元詩者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

命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翰元舉何如兼

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倫生者黃甲由

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

時為湖廣憲兼善哈布哈字也時為台州路  
達斡爾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府子  
李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若論其優劣則江州  
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食不足道也攷元  
史本紀李輔死於徐詩碑哈布哈死於方國珍  
李齊死於張士誠忠義傳云三大魁無愧科名則  
王宗哲之事可知也

明商輅字宏載淳安人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  
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  
除修撰官至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以少保致  
仕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毅史臣曰科名與王  
會宋庠埒德望亦無愧焉事詳明史本傳

國朝錢棨字振威蘇州府長洲人乾隆四十四年鄉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三

試第一四十六年會試殿試皆第一除修撰官至  
內閣學士早卒

陳繼昌字蓮士廣西臨桂人嘉慶十八年鄉試第  
一原名守壑二十五年改名繼昌會試殿試皆第  
一除修撰

論曰以余之孤陋寡聞而稽之史冊旁徵傳記其  
自唐訖明為三元者蓋得十人而當時喜譙賦詩  
惟云有七何與宋獲是異數者實有六而史於馮  
京傳論僅舉其三又何怪乎後之人與豈以其名  
位之不顯與然王巖叟之忠言謹論震於同僚孫

何楊寅孟宗猷雖遇不副才亦何歎於科名也至  
如排正黨邪辱身喪節又新既已不類宗哲殆又  
甚焉則科名又何加於毫末也哉

膏粱

國語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杜甫詩飽食復何心荒  
哉膏粱客柳宗元柳渾行狀味道腴以代膏粱卽孟  
子飽乎仁義之意大約多以膏粱比乎執務故世俗  
語人為膏粱子弟未有不勃然起者而余欲為之解  
嘲也唐書高士廉傳帝語士廉等修天下譜牒進忠  
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  
寒峻以膏粱配忠賢宗室舊望共重膏粱可知然此  
猶是大概言之南史宋荀伯子自矜藉蔭之隆謂王  
宏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  
也王曇首與從弟球詣宋武帝帝曰金膏粱世德乃  
能屈志戎旅魏李孝伯語張暢曰君南土膏粱何為  
着屣暢曰膏粱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  
戎陣之間不容緩服是南北朝皆以膏粱為美談或  
以為譽或且自謙非惡語也故柳芳世族論曰三世  
有三公曰膏粱然則膏粱豈易得哉夫惟膏粱而能  
飽乎仁義乃益可貴耳

讀書偶記

卷六

十四

卿

宋許觀東齊記事云晉宋間彼此相呼為卿自唐以來為君上以呼臣庶不復敢以稱謂矣余攷之殊不爾三公稱公九卿稱卿古之制也漢以後習俗相沿乃始為彼此之稱然大約多以公為尊重之辭若以卿相呼雖同輩亦間有之而忽畧之意多矣以卿呼臣自漢已然不始於唐光武謂馬援曰卿遨遊二帝間彼此相呼亦不始於晉宋蜀龐統謂全琮曰卿好施募名吳魯肅謂關壯繆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是已然齊陸慧曉見士大夫未嘗卿之曰貴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五

人不可卿賤者乃可卿故常呼其官位世說庾子嵩卿王夷甫不置夷甫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北齊祖信年少時父遜為李庶所卿信欲報之乃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合此數事觀之則輕薄之情見矣又唐宋璟答張易之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此雖以正答亦似有輕薄之意然亦可以見唐人亦未嘗不以卿呼人也

姊妹

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娣後生為娣同出謂俱事

夫此以己之長幼言也猶姊妹也既有姊妹可稱何以稱為娣娣在母家當從姊妹之稱在夫家當從娣之稱此可以意釋之者也爾雅又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為長婦為娣婦繫之曰婦則婦人從夫此以夫之長幼言也然左傳曰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則以姒稱其婦故杜元凱註曰兄弟之妻相謂曰姒蓋分言之則見妻曰姒弟妻曰娣通言之則兄弟之妻可以相謂為姒是也孔穎達疏曰相謂者幼者謂長為姒也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遂引爾雅二文為長為姒幼

讀書偶記 卷六

十六

為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不山夫之長幼也此其說非也兄弟之妻可以相謂為姒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子容之母曰長叔姒可以証矣然決不可以例相謂為娣也兄妻可以稱弟妻為娣弟妻必不可以稱兄妻為娣也此娣姒之名當山夫之長幼不當從身之長幼爾雅二文各有其義不可混而為一明矣毛晃胡三省皆泥於孔氏之說謂俗以兄妻為娣弟妻為娣不知此本古訓非俗稱也賈公彥疏儀禮云假令兄妻年少呼之為娣此其說尤為無稽不足論也釋名云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

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姊弟也己後來也此亦非也郭註爾雅云猶先後妯娌也姊姒可以呼為先後見於漢書顏師古註曰今關西呼為先後然不以先來後來為義唐書李光顏先娶其兄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藉財物歸於其姒則不以先來為義可知也

姨

爾雅母之姊妹為從母妻之姊妹同出為姨說文妻之女弟同出為姨郭註同出謂俱已嫁與姊妹之同出同文異義也詩邢侯之姨左傳息媯過蔡蔡侯曰讀書偶記 卷六 十七 吾姨也皆指妻之姊妹言也則郭氏之註是也古未有稱從母為姨者南史何尚之傳父叔度姨適沛郡劉璩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魏書釋老志仙人成公興至寇謙之從母家備質謙之嘗覲其姨上言從母下言姨是此姨為謙之從母也然則稱從母為姨始於南北朝而後人沿之耳又今人或稱母為姨者南史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人病左右以五色餅餠之不肯食曰須待姨羞晉安王子懋七歲時其母阮媛病篤有獻蓮花禮佛者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合此花竟父不萎

二王皆呼母為姨是亦始於六朝時也或曰姨者姬侍之稱二王皆庶出故呼其母為姨耳

堂兄弟

爾雅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兄弟儀禮喪服大功九月者從父昆弟賈公彥疏曰緣親以制服故云從也古未有稱從兄弟為堂兄弟者有之自晉宋始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而愷造太傅楊駿第傅咸因劾奏愷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方阻輒行造謁急詣媚之敬無友于之情余按同堂即同居之義古者大功同居同財何以見之喪服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鄭註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可見有大功之親必同居同財同堂二字從同居生出堂兄弟之稱即從同堂生出雖非古語亦自有本非俚俗也魏書元顥入洛廣陵王遙欣集眾議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舊唐書中宗以堂兄千里為成紀郡王蓋自晉宋六朝以來相沿至今矣

奴

錢氏養新錄曰婦人自稱奴始於宋時朱翌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爲美稱宋季二王航海楊太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以余攷之則非也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鄭註男女同名天官酒人女酒三十人鄭註女奴曉酒者其他女漿女選女醢女祝女史註皆曰女奴是則對言之則男曰奴女曰婢通言之則男女皆曰奴自周漢

讀書偶記

卷六

十九

以來然矣唐宮女名念奴元微之詩內苑傳呼喚念奴楊妃亦稱玉奴東坡詩玉奴絃索花奴手是唐婦人亦稱奴矣但奴是賤稱故婦人對人自謙則曰奴而以爲美稱則亦誤矣如錢所引楊太后稱奴亦是謙詞

讀書偶記 卷七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荀子非相

荀子非相篇曰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楊倣註相趙襄子者今之世梁有唐舉楊倣註相李兌案荀子之言雖正然謂古之人無有又謂古者有姑布子卿是言自此以前無相人之說矣呂氏春秋有云臣嘗聞相人之師又曰荆有善相人者莊子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

讀書偶記 卷七

祥歎曰相也為祥莊子呂不韋所言固姑布之後若國語左傳所載則在姑布之前矣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左傳楚巫裔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將強死令尹子上謂商臣蠡目而豺聲子文謂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叔向母聞叔虎之聲遂不視申叔跪遇巫臣而知其竊妻以逃其尤明著者公孫敖聞內史叔服能相人見其二子曰聞其能相人則相人之法必又在前矣荀子歷舉長短大小美惡以非相是形狀之末固未足以服相

人者之心而屈其說也

王莽曹操皆同姓為婚

王莽自以爲黃帝後自姚而媯自媯而陳自陳而田自田而王故禁元城王氏不得與姚媯陳田四姓爲婚而自娶王戚女爲妻案王詵傳咸即詵之孫濟南人也莽傳遺騎都尉囂等分治伯王於濟南東平陵焉王於魏郡元城師古註曰莽高祖名遂字伯紀會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元后傳伯紀處東平陵翁孺與東平陵終氏有怨徙魏郡元城據師古註東平陵爲濟南地則莽之曾祖方自濟南遷於元

讀書偶記 卷七

城王莽不禁濟南王氏與四姓爲婚而獨禁元城蓋自諱其娶王戚之女也魏志云曹騰爲中常侍養子嵩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裴松之註曰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全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與惇爲從父兄弟而惇之子楸尙清河公主淵之子衡從子尙皆娶曹氏女蓋操自諱其爲夏侯氏之子也承祚雖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而首傳曹氏之臣乃以夏侯及曹雜叙而評云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此明示其用意而曹瞞傳世語之言信矣張晏註王詵傳譏莽之娶同姓而師古爲辨其誣近世何義門

亦謂裴松之註取敵國傳聞之語其意近厚而實諱之無可諱也

雲臺二十八將及王常等四人次序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其末云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讀書偶記

卷七

三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驃騎大將軍參蓮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樑陽侯景丹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劭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懷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案上下兩列其次序係橫看觀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四人俱在下列之末可見通鑑依此為叙本不誤而

王伯厚玉海上下直叙將王常等夾於其中反謂通

鑑之次為誤殊不細也

三國志註所引書名

陳壽三國志過簡得裴松之註始詳而古書之名賴以傳者不少余嘗逐卷鈔出後見錢竹汀先生攷異

讀書偶記

卷七

四

已有之便欲不存洪穉存太史日錢氏不能無遺或據而補之可也因取原鈔增註錢有錢無字以示不相襲之意

王沈魏書有錢司馬彪續漢書有錢曹瞞傳吳人作郭班

世語班一作魏晉世語錢有張璠漢紀有錢孫盛異同雜語

書中或引作異同評又作司馬彪九州春秋隋志曰

異同記又作雜記錢有司馬彪九州春秋隋志曰

事錢英雄記記王榮撰錢有謝承後漢書錢張超

集有魏文帝典論有章曜吳書錢袁曄獻帝春秋錢

獻帝紀隋志曰劉有魏武故事不詳撰人隋志有漢魏

錢中一書魏畧唐書藝文志有魚孫氏魏氏春秋錢



習鑿齒漢晉春秋錢有獻帝起居注不詳撰人錢有褒賞令不詳

傅子元撰錢有先賢行狀不詳撰人錢有海內先賢

行狀三衛恒四體書勢序錢有皇甫謐逸士傳錢山陽

公載記隋志曰樂虞溥江表傳錢有典畧隋志曰魚

魏書錢劉艾靈帝紀錢有孔衍漢魏春秋錢有王粲序錢

獻帝傳不詳撰人錢有司馬彪序傳錢無或即王隱晉書錢

三輔決錄錢註隋志曰三輔決錄錢有王昶家誠錢張華

博物志錢袁宏漢紀錢有干寶搜神記錢有曹植集錢有魏

郊祀奏丘三或即此書錢無胡冲吳歷錢有魏末傳錢

不詳撰人錢有干寶晉紀錢有顧愷之啓蒙註錢有魏名臣

讀書偶記卷七

奏隋志有魏名臣奏事錢有母邱儉志記隋志有母邱儉

異物志隋志有異物志錢一卷又有交州異物志錢

孫盛魏世籍錢一作魏高貴鄉公集錢有傅暢晉諸公

贊錢有楚國先賢傳錢有鄭康成別傳錢有

蔡邕明堂論錢華嶠漢書錢有風俗通隋志有零陵先賢傳錢

漢末名士錄錢有司馬彪戰畧錢有徐衆三國評錢徐衆撰

摺人摺虞文章志錢別一文章流錢徐衆三國評錢徐衆撰

今案本書言徐衆非一君錢有晉陽秋錢盛撰錢有陸機晉

志亦作徐衆當為是錢有晉陽秋錢盛撰錢有陸機晉

惠帝起居注錢有文章叙錄錢有十卷荀勗撰錢有張

隱文士傳錢有夏侯湛魯芝銘錢無皇甫謐列女傳錢

錢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錢無或所引荀綽冀州記錢

州記也錢有平原禰衡傳錢有潘勗荀或碑文錢孔

融與章康父端書錢孔融集錢有荀或別傳錢荀氏家

傳錢何劭荀粲傳錢荀勗別傳錢袁氏世紀錢有邴原

別傳錢有皇甫謐高士傳錢有庾氏譜錢有晉百官志錢

百官名志卷十六又作晉百官名志錢有陸氏異林錢

有晉百官名志卷十六又作晉百官名志錢有陸氏異林錢

河說如此則陸雲之猶子也錢有華嶠譜叙錢無列異

傳錢帝撰錢有王朗家傳錢有王朗集錢有何晏論語集

解錢晉武帝中經簿錢有程曉別傳錢有王弼傳錢

卷二十八註云何蔣濟郊議稱曹騰碑錢無魏武家傳錢

讀書偶記卷七

孫資別傳錢有孫氏譜錢有山濤啟事錢有金谷集錢杜

氏新書錢有阮氏譜錢有孔氏譜錢有王隱蜀記錢有陰澹魏

紀錢有曹志別傳錢無嵇氏譜錢有曹嘉遺石崇詩錢無曹翕

解寒食散方錢無袁子論錢袁準撰錢有摯虞決

疑要註錢有嵇康譜錢無或即虞預晉書錢有山濤行狀

無嵇康別傳錢有嵇康集錢有吳質別傳錢有潘尼別傳錢

潘岳別傳錢有劉廙別傳錢有劉氏譜錢有王彪之與殷浩

書隋志有晉光祿王彪之集錢二繆襲仲長統昌言表

隋志有魏散騎常侍繆襲集錢無廬江何氏家傳錢有晉公

卿禮秩故事錢有晉太康三年地記錢有陳氏譜錢

錢 有傳 咸集 有盧 謀別傳 有汝南先賢傳 隋志曰周王

氏譜 錢 有陳留者 舊傳 隋志曰蘇 有夏侯湛 辛憲英 傳 隋

有晉散騎常侍夏侯湛 集十卷 此 應璩書 林 有潘岳

集 郭氏譜 有胡氏譜 郭林宗傳 無任假別傳 有錢

母邱儉文欽表 無文欽與郭淮書 錢 文欽降吳表 無

一書 今無所攷 鍾會為其母傳 隋志有司徒鍾會 九

無 咸熙元年百官名 錢 無咸熙魏元帝紀 元此 所有錢

馬鈞序 無華佗別傳 有管輅別傳 隋志曰管 有左思魏

都賦 錢 陳壽益部耆舊傳 有益都耆舊雜記 錢 有唐

日陳壽撰 錢 氏曰蜀陳術 有魏臺訪義 隋志作魏臺雜

撰字中伯 蘇據 華陽國志 魏臺訪義 隋志作魏臺雜

讀書偶記 卷七 七

無 華陽國志 珠 撰錢 有諸葛亮集 有蜀本紀 隋志曰

錢 葛洪神仙傳 有孫盛蜀世譜 有崔氏譜 有襄陽記

不詳 撰 郭冲五事 錢 無或在王 諸葛氏譜 有晉泰始

起姑註 隋志曰李 隱蜀記中 諸葛氏譜 有晉泰始

傳 錢 張勃吳錄 有蔣濟萬機論 有曹公集 無帝王世

紀 隋志曰皇甫 傅暢裴氏家紀 有孫綽評 有費祚別

傳 錢 殷基通語 有左思蜀都賦 有虞喜志 林 有會稽

姚信集 錢 有陸氏世頌 錢 有陸氏祠堂像贊 有機雲別傳

有胡冲答問 無禮論 出藝文志 有任預 王隱交廣記

有諸葛恪別傳 有凡一百八十餘種 錢 氏曰其與史

家無涉者不在數內 今案書內所引諸經及前代史

與諸子字書等類 用以釋文義 攷舊典者 又四十餘

種 固可畧而不道也

陶詩書甲子

汲古毛氏所刻 摹宋蘇文忠手書 淵明集近丹徒魯

太守子山 銓來為寧國府知府 重刻於郡 齋余得一

本 其後有宋治平中 思悅跋 思悅虎邱僧也 見

讀書偶記 卷七 八

三卷首 思悅題云 文選五臣註 陶淵明辛丑歲七月

赴假還江陵 夜行途中 詩題云 淵明詩晉所作者 皆

題年號 入宋所作 但題甲子而已 意者 耻事二姓 故

以異之 思悅攷淵明之詩 有以題甲子者 始庚子 距

丙辰 凡十七年間 祇九首 耳 皆晉安帝時所作 中有

乙巳歲 三月為建威參軍 使都經錢溪 作此年 秋乃

為彭澤令 在官八十餘日 卽解印綬 賦歸去來辭 後

一十六年 庚申晉禪宋恭帝 元熙二年也 蕭德施淵

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  
晉年號者首所題甲子但偶記一事耳後人類而取  
之亦非淵明之意也世之好異者多尙舊說今因詳  
校故書於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來者之惑  
焉前明宣城梅禹金所刊六朝詩乘於淵明詩首極  
推思悅之論爲是梅氏在汲古毛氏前其所見當是宋本又宋景濂集  
中有淵明像跋亦見及此而王漁洋池北偶談引傅  
平叔辨其意亦同而漁洋盛稱以爲發前人所未發  
蓋未見思悅之論也余謂淵明文章晉標年號宋書  
甲子宋書實爲此說南史亦同惟晉書刪此語而李善取以

讀書偶記

卷七

九

註文選五臣更引伸之卽如思悅之論亦非五臣之  
失但沈約工詩旣去淵明不遠李善最博未必耳食  
爲言此二公當非不見淵明集者使淵明集中書甲  
子者僅此九首又皆在晉時而無標晉年號者此亦  
開卷可得而何作此言余意集中所書年號甲子轉  
相傳寫必爲後人所刪去而此數首者特刪之未盡  
耳且淵明未必首題年號甲子不過於一年所作  
之前題之如飲酒讀山海經等使題云某年號某  
甲子飲酒讀山海經成何等語耶此數首特記一事  
故書甲子於題首而是歲中所標年號必在前矣後  
人刪而去之而此數首之甲子以在題末可便以爲  
上故不刪此情理自然可想而知者也宋書文選註之失也若後人習用舊說陳陳相因誠

不免爲思悅所譏而黃魯直詩甲子不數義熙前與  
註不合其用意更晦至謝疊山謂劉裕自庚子得政  
淵明書甲子始此蓋逆知其末流所必至此固強爲  
之說而何義門欲改文選註以爲當云自永初以來  
不書甲子鑿空爲說尤可異也

東坡用事之誤

甕牖閒評云東坡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  
已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攷之乃爲呂臣非得臣也  
又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舊書人惟求  
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余老友曹懷吾名世曰

讀書偶記

卷七

十

昔人謂眉山每有所作雖爛熟典故必令兒輩檢閱  
然後出之然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  
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  
驕士攷二疏去時三人尙無恙也甕牖閒評曾載其  
數條不知何以錯誤若此余案懷吾所言二疏贊誠  
誤若呂臣誤爲得臣此必傳寫之譌至仁人二字則  
古人多通用之中庸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論語井有仁焉後漢書吳祐傳引論語觀過斯知人  
矣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論語皆云孝弟也者其爲人  
之本與唐契苾明碑先仁而後已書人爲一、場德

字又書仁爲人足見二字通用東坡未嘗誤也  
余後見張溇雲谷雜記有云陳君舉史評二疏出關  
於趙蓋韓楊駢死之際案元康三年廣受去位獨趙  
廣漢之死在元康元年餘皆去後始誅然東坡亦有  
殺蓋韓楊之語其誤不獨陳也是懷吾所說前人已  
有言之者

睢陵家丞

錢氏養新錄中有云翁氏兩漢金石記載一印文曰  
睢陵家丞無印字漢郡國志睢陵不言侯國翁亦疑  
而不決予攷晉書王祥封睢陵公公國有家丞一人

讀書偶記

卷七

十一

則此印必是晉時物案印之爲漢爲晉不可知然謂  
漢郡國志不書睢陵侯國而決其爲晉物則未可定  
也班地理志所載侯國皆是孝平時見存之國若睢  
陵至孝平時國爲縣矣攷張耳傳元光中復封偃孫  
廣國爲睢陵侯功臣侯表作廣孫藁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  
敬免功臣侯表作太初二史表雖作睢陽與傳不同  
然亦未可定不當以續漢書郡國志不言侯國而決  
兩漢之無是物也

古文孝經孔氏傳

近有得孝經孔氏傳於日本者前有其國太宰純序

末稱享保王子梓行欽鮑君以文考定爲康熙十一  
年而首梓之以冠其知不足齋叢書一時諸儒翕然  
信之余案聖治章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先  
儒亦有疑此句之未順者然語自可通今改爲是故  
親生毓之以養父母日嚴何等俗惡而語反不可通  
又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卽在此章今乃增爲父母生  
續章而改爲續莫大焉父母生子以功績論何等可  
笑而父母生續是何語言其孔安國序稱先君孔子  
又稱夫子又自言諸儒反云孔氏無古文孝經一切  
夢語更爲鄙俚所當削而投之不可置之案上以污  
几席也

讀書偶記

卷七

十二

孟子外書

李贄庵函海吳稷堂藝海珠塵皆刻有孟子外書四  
篇近崇明施彥士集逸文一卷以附其後而總刊之  
其用心可謂勤矣然於此亦可見此四卷之非真本  
而爲後人之所收輯而增益者也古文尙書之疑實  
始朱子然人心道心四語本無大弊故朱子用以作  
中庸序近世閩百詩惠定宇本旌德梅氏之說以爲  
出于荀子而攻之不遺餘力亦可謂多事矣後世學  
者欲闢而明之何患無辭不可更作僞以益其僞也

此書卷二中有一章云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使書中無此四語而孟子不知則子上於何書得之使書中有此四語則孟子讀書豈有不知而待子上之獨舉此而語之也前既無所因而發後又無所聞而明而曰子其識之亦索然而寡味矣其爲僞也決矣

### 至游子

余於金陵市上買得舊本至游子二卷凡二十五篇不知其誰所作也吳稷堂藝海珠塵中亦有是書但

讀書偶記

卷七

十三

云不著撰人其前有嘉靖丙寅姚汝循序亦不言爲何人所著後以他事檢陳直齋書錄解題於卷十二中見道樞二十卷直齋云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煉般運之術爲百二十二篇初無所發明獨黜採御之法以爲殘生害道云始知至游子爲曾慥而是書卽其所作但不知此卽道樞中之一種或另爲一書也姑記於此以示知者又案此書內有容成篇正闢採御之術則此書或卽道樞未可知其中引清靈真人曰吾見行此而死者矣未見其生者也其言有理附識之

### 李鄴侯家傳

陶宗儀說郛所載李鄴侯傳文筆亦簡淨然取通鑑考異所載較之其文義全不相符竟不知誰所刪改如此則無取乎刻古書也

### 古文苑

近陽湖孫淵如觀察重刻古文苑余取以校前明張天如所刻百三名家則揚子雲蔡伯喈二集多有未收者誠可以補其闕矣然王伯厚玉海謂子雲有龍骨繡補靈節三銘見古文苑而此本無有則亦非全書矣

讀書偶記

卷七

十四

### 用韻

四聲起而詩道微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外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音始可言文又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嗚呼豈知妙達此旨者潘陸顏謝追之無從張蔡曹王不復嗣響乎

自宋以來言古韻者兩家門徑之開實始於吳才老

韻補一書朱子從之以釋詩凡補入一字旁徵博引必使其信而有徵此其得也然亦有不可從者且以二南言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家字叶音谷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家字叶各空反雀角屋自成韻塘訟自成韻此句本可不韻而一詩之中何紛紛乃爾也騶虞首章虞叶牙二章虞叶五紅反其紛紛者猶之家也古人爲詩豈有律令之當遵哉此詩首二句自以葭匪蓬豨爲韻末句自以兩虞字爲韻猶麟趾章以三分字爲韻皆不與上二句韻也此其不可從者也明陳第因韻補而作毛詩古音考屈宋古

讀書偶記

卷七

十五

音義顧亭林又因之而作音學五書其曰凡吳氏所稱叶者皆古人之本音此其得也然分韻爲十部以平聲爲部首而上去入從之既嫌泛濫又以一韻之字移入各韻割併分合尤苦糾紛如東韻之弓雄熊馮改入蒸韻風楓改入侵韻余非謂弓雄熊馮之不可入蒸風楓之不可入侵也然謂本韻必無此字則不敢信也尤爲韻首而割入支車家等字但入魚虞而不可入麻亦不敢信也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必以華爲專以家爲姑不多事乎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豈不可自爲一韻而下文琬都又

爲一韻乎詩文不知用古韻固嫌其薄然亦當擇其的確不移者而用之二家之論皆不可盡從又况毛西河五部三聲兩合兩界之說愈汗漫而無所歸乎古無韻書其出之口者皆天籟自然其間亦未必無方音今韻本於切韻而切韻祇陸法言等所定耳其間亦未必無方音詩騷用韻有限今以其四聲中曾有數字同用而舉其全部以從之則仍是信今音處多非能專信古音也故余謂用古音必當擇其信而有徵者

圍棋

讀書偶記

卷七

十六

韋宏嗣博奕論曰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註引邯鄲淳藝經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是古之棋局與今之棋局不同也然使棋道果二百八十九則圍棋者道非填實亦安用黑白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耶棋手勢記唐宣宗大中時日本王子來朝與顧師言奕有雙解征勢今尙有其圖而棋訣有九三十三下子之說棋經有局路三百六十有一之言則唐宋以來與今之局不異意者藝經去其四圍而言然耶後世事事不如古人獨奕棋之精則古勢非今勢之比或謂機智以漸

而開是固然矣然能此者質或庸下絕無他能必其  
專心致志有不同於人者故得成其技如此世之聰  
明自負而役於名利碌碌焉以終其身者可不鑒於  
此而自返哉

讀書偶記 卷八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天下縣名相同

安徽廣西皆有太平府直隸雲南皆有趙州直隸江蘇皆有通州廣西山西貴州皆有永寧州而惟縣名相同者最多養新錄於歷代州縣相同者考訂最悉而於

本朝獨未詳焉今據嘉慶二十二年縉紳全書備列

之

讀書偶記 卷八

甘泉	山陽	寧海	唐縣	廣昌	清河	新安	新城
陝西延安府	江蘇揚州府	浙江台州府	盛京奉天府	河南南陽府	直隸保定府	山東濟南府	江西建昌府
建德	桃源	華亭	廣寧	建昌	宣化	西寧	東安
浙江嚴州府	安徽池州府	湖廣常德府	江蘇淮安府	甘肅平涼府	廣西南寧府	直隸承德府	直隸順天府

太平 安徽寧國府 浙江台州府 山西平陽府

定遠 安徽鳳陽府 四川重慶府 雲南楚雄府

懷遠 安徽鳳陽府 廣西柳州府 陝西榆林府

鳳臺 安徽鳳陽府 山西澤州府 安徽潁州府

永寧 江西吉安府 河南南陽府 四川綏定府

安仁 江西吉安府 湖南衡州府 江西瑞昌府

龍泉 江西吉安府 浙江處州府 貴州石阡府

東鄉 江西吉安府 四川綏定府 福建永春府

長寧 江西贛州府 四川敘州府 廣東惠州府

樂安 江西贛州府 湖南吉寧州 江西吉寧州

興安 江西廣信府 廣西梧州府 浙江杭州府

石城 江西寧都府 廣東高州府 浙江嘉興府

昌化 浙江紹興府 廣東瓊州府 廣西梧州府

石門 浙江嘉興府 湖南澧州府 山東武定府

山陰 浙江紹興府 廣西梧州府 廣西梧州府

海豐 廣東惠州府 廣西梧州府 廣西梧州府

長樂 福建福州府 廣西梧州府 廣西梧州府

永安 福建延平府 廣西梧州府 廣西梧州府

永福 福建福州府 廣西梧州府 廣西梧州府

寧遠 湖南永州府 湖南永州府 湖南永州府

安化 湖南長沙府 貴州思南府 貴州思南府

新寧 湖南長沙府 廣西梧州府 廣西梧州府

興寧 湖南郴州府 廣西梧州府 廣西梧州府

寧鄉 湖南長沙府 湖南長沙府 湖南長沙府

會同 湖南郴州府 廣西梧州府 廣西梧州府

咸寧 陝西西安府 陝西西安府 陝西西安府

讀書偶記 卷八

會同	興寧	安化	永福	長樂	山陰	昌化	興安
湖南郴州府	湖南郴州府	湖南長沙府	福建福州府	福建福州府	浙江紹興府	浙江紹興府	江西廣信府
咸寧	寧鄉	新寧	寧遠	永安	海豐	石門	石城
陝西西安府	湖南長沙府	湖南長沙府	湖南永州府	湖南永州府	湖南永州府	湖南永州府	江西寧都府



安定

陝西延安府 貴州肇昌府 陝西興安府 陝西太平廳

三水

陝西邠州府 廣東惠州府 山西鳳州府 四川夔州府

石泉

陝西興安府 陝西太平廳

大寧

山西鳳州府 四川夔州府

虞書十二州

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九州之名遠矣虞書肇十有二州蔡傳本孔安國馬融為說謂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也然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伯厚曰舜典肇十有二州而後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為定余按漢志本據谷永之說永待詔公車對云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

讀書偶記

卷八

三

之而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禹時祇九州其說固然矣但志又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周既克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以為幽并說亦未盡爾雅九州冀豫離荆揚兗徐幽營郭璞注曰此蓋殷制雖古無明文而與禹貢職方金異則為殷制無疑然則殷改夏制而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也至舜流共工於幽州或者據此以為分十二州在治水前之證此則不然孟子作幽州尚書作幽州州固可同用然幽州之地大矣此幽洲當與崇山三危羽山一例不可以此為證也

秦郡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裴駘注曰三十六郡謂河南上中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余按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師古注曰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然則三十六郡不當數內史明矣又史記始皇三十三年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又廢無諸播為君長為閩中郡此四郡在二十六年後自不在三十六郡之內胡三省曰秦置楚郡班志不見按史記楚世家王負芻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負芻滅楚名為楚郡夫曰滅楚名何得置楚郡又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王翦擊荆正義曰秦號楚為荆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然則所以滅楚名者以諱楚故其必不置楚郡明矣史記注引孫檢云秦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是楚世家楚郡為三郡之譌胡氏緣此而誤也攷漢志東海郡高帝置師古引應

讀書偶記

卷八

四

劬曰秦郡高帝紀六年以碭郡薛郡郟郡立弟交  
為楚王酈道元沂水注郟縣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  
郟郡則刻郡為秦置而高帝改為東海何疑故三十  
六郡當去內史而數郟郡以足之也其秦南海桂林  
象郡皆漢武帝元鼎六年始開南海仍秦舊名改桂  
林為鬱林象郡為日南至閩中郡則漢武元封元年  
虛其地而有屬會稽者班志會稽郡屬治下師古注  
曰本閩越地是也此四郡不在漢初三十六郡之內

漢郡

班志曰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  
讀書偶記 卷八 五

目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  
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  
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今按漢郡之仍秦舊名  
者河東 太原 上黨 東郡 潁川 南陽 南  
郡 九江 鉅鹿 齊郡 琅邪 會稽 漢中  
蜀郡 巴郡 隴西 北地 上郡 雲中 鴈門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長沙國 志云高帝五年為國凡二十七郡其仍秦郡而更名者  
河南 秦 沛郡 秦泗 東海 志云高帝置師古引應劭  
丹楊 志云故鄣郡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楊按續漢  
志丹楊郡下劉昭注云秦鄣郡又於故鄣下注

云秦郡所治是郡郡為秦置高  
帝時尚仍舊名而武帝始更名也  
陵志云高帝置  
紀郡注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攷秦本  
郡舊唐書地理志沅陽下注云漢辰陽郡屬黔中  
郡本秦黔中郡縣也高帝改秦黔中為武陵也  
五原 秦九 趙國 秦郡 梁國 秦郡 魯國 秦郡 凡九郡合  
之為三十六郡其高祖所增者京兆尹 志云故秦內  
更初元南郡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左馮翊  
太初元南郡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左馮翊  
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更名河上郡武帝建元六年分  
為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右馮翊是為高帝置河上郡  
右扶風 志云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更名右馮翊是為高帝置河上郡  
都尉為右扶風是  
高帝置中地郡是  
山 本恒山 遼文 帝 清河 涿郡 渤海 平原 千  
讀書偶記 卷八 六

乘 泰山 東萊 豫章 桂陽 廣漢 定襄  
中山國 志云高帝郡景 信都國 志云景帝二年為廣  
復故按續漢志注云高帝置信都郡而班志但言宣帝復  
高祖六年置是為高祖置信都郡而班志但言宣帝復  
故而不置所 廣陽國 志云高帝置信都郡而班志但言宣帝復  
置者漏也 膠東國 淮陽國 楚國 六安國 志云  
高帝元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  
為衡山武帝元封二年別為六安國是文帝十六年復  
山是為高祖所增二十六郡按漢初項羽諸侯各置  
不詳而但云高祖 文帝所增者廬江 志云故淮南文  
置者體固宜然也 文帝所增者廬江 志云故淮南文  
國 濟南 志云六年別為國河間國 志云故趙文 帝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國 志云八年誤當從表作十六年為高密國 志云故齊文

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置膠西國城陽國

是為文帝所增六郡景帝所增者山陽

元五年別為郡濟陰志云故梁景帝甘露二年別為

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哀帝建平二年徙

復稱定陶又云遂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

人穿復土則罷國北海志云景帝廣平國征和二年

置為平干郡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按鄆道元漳水注

年以封趙敬肅王子頃元年復故按鄆道元漳水注

五鳳二年修王元坐殺詢者會臺不得代則廢平干

國復為廣平郡在五鳳二年也表又云建平三年以

廣德夷王雲客弟漢紹封廣平則又以廣平郡復置

又不言哀帝復以廣平郡置廣平國皆有漏何疑

讀書偶記 卷八

東平國志云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濟東國武帝

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

國是景帝廣陵國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

狩三年更名廣陵按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

其地未為郡未封其子非其嗣王表蓋景帝四年始

置江都國以徙封其子非其嗣王表蓋景帝四年始

帝元狩六年更名廣陵國以封其子胥也志云三年

更名為廣陵郡也是景帝置江都國是為景帝所增

時當為廣陵郡也是景帝置江都國是為景帝所增

六郡武帝所增者宏農陳留志云武帝元狩元年

置者據鄆道元濟水注引應劭曰濟川今陳留濟陽

縣景帝中六年分梁為濟川國梁分濟川省為濟陽

臨淮 零陵 犍為 越雋 益州郡 牂柯 武

都 天水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安定

西河 朔方 元菟 樂浪 南海 志云秦置秦敗

帝元鼎六年開鬱林 志云秦桂林郡屬尉 蒼梧 交趾

合浦 九真 日南 志云秦象郡武 眞定國 泗

水國是為武帝所增二十八郡其為昭帝所增者金

城一郡合之為一百三郡按諸侯王表尚有廣德廣

世廣宗三國而班志不列者以其為平帝元始二年

所封出於王莽之意也王子侯表云王莽擅朝偽褒

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不錄此

不列三國者即此意也

晉書地理志云秦凡四十郡漢祖分內史為三部更

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初置十

七後增十四昭帝又增其一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

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顯與班志抵牾後儒雖

知其誤而亦不信班志欲為之彌縫以求其合是益

之誤也今並不錄而但疏晉志之失焉晉志秦四十

郡數內史而不數郡乃數東海郡於高祖所置之

內故多一郡其失一也秦閩中郡漢虛其地而仍數

之故多一郡其失二也既於秦郡數碣又於漢郡數

梁既於秦郡數南海桂林象郡又於漢郡數南海鬱

林日南故多四郡其失三也珠崖儋耳沈黎汶山皆

讀書偶記 卷八

漢已罷之郡而仍數之故多四郡其失四也漢有真定泗水二國而反不數其失五也凡較班志多十郡少二郡故為一百一十有一而多八郡焉其他於各帝所置不能深攷而參差違失不可勝數又不足論

侯國二百四十一

班志云侯國二百四十一而自注者一百九十有四余以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恩澤侯表參攷以補之雖不能合二百四十一之數而所得者亦多矣後乃見錢竹汀先生漢書攷異先得我心欲盡刪棄而但取錢氏所遺及與錢異說者存之弟繩祖曰天下

讀書偶記 卷八

九

能聚書者或不能觀能觀書者多不能聚使後有觀書而不能得錢氏攷異以証之則反致憾於所說之不詳矣但仍其舊勿沒其善其可乎余然其言因備錄之

河東郡

一 駟 駒 幾

東郡

一 陽平 王禁錢云志失注

陳留郡

一 長羅 常惠

新都 王莽

紅陽 王立

樂成 許延壽

博望 許舜

復陽 長沙項王子延年

南郡

高成

長沙項王子梁錢云志失注表作高城勃海有高城與長沙太遠余按表兩見高城節侯梁共子孫嗣者皆同惟一於始元五年封一於元康元年封為異疑表之複出也

江夏郡

鍾武 長沙項王子慶

廬江郡

松茲 六安共王子霸

讀書偶記 卷八

十

九江郡

三 當塗 魏不害 博鄉 六安繆王子交

曲陽 王根

山陽郡

十二 城都 王商錢云表作成都 黃 梁敬王子順錢云表在濟陰

爰戚 趙長年

郟成 王奉光錢云封郟成侯宋祁曰郟當作郟表在濟陰余按郟成又續漢志濟陰成武下有郟

郟成 王奉光錢云封郟成侯宋祁曰郟當作郟表在濟陰余按郟成又續漢志濟陰成武下有郟

郟成 王奉光錢云封郟成侯宋祁曰郟當作郟表在濟陰余按郟成又續漢志濟陰成武下有郟

見于表也

穎川郡 三

成安 郭忠

周承休 姬延年

陽城

平千項王子田按志有兩陽城一屬汝南一屬穎川不知田所封果在何郡今姑注於此而以汝南者注劉德所封錢氏不從表作陽城而以廣平國之陽當之蓋以頃王子多封廣平而又平王之舊其說自長但攷諸王子不盡在一郡而頃王之舊其說自長但攷諸王子在他郡故不欲易表之陽城為陽臺也雖然此陽城班木自注侯國博雅者常更攷之耳

汝南郡 九

陽城 劉德

安成 王崇

宜春 王訥

弋陽 任官

歸德 先賢撰

安昌 張禹

讀書偶記 卷八

安陽 王音

博陽 兩吉

成陽

趙臨檢麻之子新免徒遠西在哀帝建平元年班志云迄於孝平似不當數錢云志所書侯國崑崙終於成帝元延之末然頗參差不合今姑從之而說見後

南陽郡 九

鄧 蕭何

博山

孔光按班自注侯國哀帝置故順陽則元延之末但有順陽而無博山此與成陽趙臨已參差不合矣且王子侯表則哀帝分順陽共封順陽至王莽時始絕則哀帝分順陽置博山以侯孔光而順陽舊名應劭曰漢明帝改曰順陽師古曰順陽舊名應說非然師古知順陽說之非而不知順陽之封自在山此言之則班志闕順陽一國矣

安衆

長沙定王子月

春陵 長沙定王子質

中鄉 梁敬王子延年

平樂 梁敬王子遷

鄭 梁敬王子懼軍

瑕邱

魯共王子政志失注按表作瑕邱而錢氏不從欲以沛郡之敬邱易之余亦不敢從也

留鄉

梁敬王子就錢 粟鄉 東平思王子護

曲鄉

梁荒王子鳳錢 西陽 錢云表在東萊

沛郡 十六

廣戚

楚孝王子勳

公邱 魯共王子順

敬邱

表未見

凌 趙敬肅王子周舍

建成

黃霸

建平 杜延年錢云表在濟陽

栗 趙敬肅王子樂

扶陽 韋賢

讀書偶記 卷八

高 梁敬王子舜

高柴 梁敬王子葵

漂陽

梁敬王子欽錢云志失注表作漂陽平阿 王譚

東鄉

梁敬王子方 臨都 梁敬王子未央

義成

甘延壽錢云志失注余按胡三省通鑑注云地理志沛郡有義成侯國則宋本注較詳也

祁鄉

梁夷王子賢

魏郡 四

卽裴

趙敬肅王子道錢 邯會 趙敬肅王子仁

平恩

許廣漢

邯溝 趙項王子假錢 云表作邯溝

鉅鹿郡 八

象氏

趙敬肅王子質

新市 廣川繆王子吉

安定 燕刺王子賢 歷鄉 廣川繆王子必勝

樂信 廣川繆王子疆 武陶 廣川繆王子朝

柏鄉 趙哀王子買 安鄉 趙哀王子喜

常山郡 五

桑中 趙頃王子廣漢 封斯 趙敬肅王子胡傷

樂陽 趙頃王子說 平臺 史元

都鄉 趙頃王子景錢 云表在東海

清河郡 二

東陽 清河綱王子宏 信鄉 清河綱王子豹

涿郡 十三

讀書偶記 卷八 十三

廣望 中山靖王子忠 州鄉 河間獻王子禁

樊輿 中山靖王子修 成 中山康王子喜

良鄉 志未見錢云趙共王子交封梁鄉侯或即此 余按錢不數綏和以後封者今舉梁鄉侯交 以當此是自亂其例也

利鄉 中山頃王子安 臨鄉 廣陽頃王子雲

益昌 廣陽頃王子嬰 陽鄉 廣陽頃王子發

西鄉 廣陽頃王子容 阿武 河間獻王子豫

高郭 河間獻王子睦 新昌 燕刺王子慶

勃海郡 七

定 齊孝王子越 參戶 河間獻王子免

柳 齊孝王子陽已 臨樂 中山靖王子光

脩市 清河綱王子寅 景成 河間獻王子雍

章鄉 鍾祖錢云表作童鄉余按元始元年謝嚴封 章鄉侯疑表作童鄉者誤

平原郡 七

平昌 王無故 羽 濟北式王子

富平 張安世 合陽 梁喜

樓虛 嘗順 龍領 韓增

安 濟北貞王子樂錢曰表作安陽侯靖曰陽應作 安陽證也余按錢說是也

千乘郡 五

平安 王舜錢曰表作安平史記將相名臣表本作 平安漢表誤也余按錢說是也

讀書偶記 卷八 十四

被陽 齊孝王子燕 高昌 董忠志失注

繁安 齊孝王子忠 延鄉 李譚錢云志失注

濟南郡 三

朝陽 廣陵鳳王子聖 魏 趙敬肅王子忠

宜成 燕倉錢云表作宜城在濟陰余按南郡有宜 城未著侯國始從錢說

泰山郡 七

柴 齊孝王子代 寧陽 魯共王子恬

桑邱 東平思王子項表 富陽 東平思王子萌 作桑邱誤志失注

桃山 城陽孝王子欽 桃鄉 東平思王子宣

式 城陽荒王子憲 錢云志失注

齊郡 五

廣 菑川孝王子便 廣饒 菑川靖王子國

北鄉 菑川孝王子譚 平廣 菑川孝王子服錢

臺鄉 菑川孝王子吟 北海郡 十七

劇魁 菑川懿王子黑

劇 菑川懿王子錯 平望 菑川懿王子賞

平的 菑川懿王子強 柳泉 膠東戴王子強

樂望 膠東戴王子光 饒 錢云膠東戴王子表有

平城 膠東項王子邑 密鄉 膠東項王子林

讀書偶記 卷八 十五

羊石 膠東項王子回 樂都 膠東項王子訢

石鄉 膠東項王子理 上鄉 膠東項王子欽

新成 膠東項王子根 成鄉 高密項王子安

膠陽 高密項王子恁

東萊郡 五

平度 菑川懿王子行

臨胸 菑川懿王子奴 錢云表在東海志失注余校

牟平 齊孝王子濼 陽樂 錢云膠東項王子獲

徐鄉 膠東共王子焯 錢云表在齊

琅邪郡 三十一

虛水 城陽項王子禹 臨原 菑川懿王子始昌表

祓 表未見 餅 菑川靖王子成

零段 城陽項王子澤表 雲 齊孝王子信

稍 齊孝王子定 暮虞 膠東康王子建

魏其 膠東康王子昌 茲鄉 城陽荒王子宏

箕城 陽荒王子文 高廣 城陽荒王子勳

高鄉 城陽惠王子休 柔 表未見

卽來 城陽荒王子俊 麗 錢云高密共王子賜封

武鄉 高密項王子慶 伊鄉 城陽戴王子遷

新山 稱忠 高陽 菑川

讀書偶記 卷八 十六

昆山 城陽荒王子光 參封 城陽戴王子嗣

折泉 城陽荒王子根 博石 城陽荒王子淵

房山 城陽荒王子勇 慎鄉 錢云表未見

駟望 洽廣 安邱 膠密項王子常

高陵 翟方進 臨安 膠東共王子閔

石山 城陽戴王子元

東海郡 十九

蘭陵 廣陵孝王子宜志 失注按表作蘭陵而錢氏

良成 魯安王子文德 蘭祺 魯安王子臨朝

南成 城陽共王子貞 山鄉 魯孝王子籍

建鄉 魯頃王子康 容邱 魯安王子方山

東鄉 魯孝王子彊 建陽 魯孝王子咸

子鄉 泗水勤王子定 平曲 廣陵厲王子會

都陽 城陽戴王子首 陰平 楚孝王子同

都鄉 魯頃王子開 武陽 史丹

新陽 魯頃王子永 建陵 魯孝王子遂

昌慮 魯孝王子宏 都平 城陽荒王子邱

臨淮郡 八

西平 于定國 錢志失注 余核汝前亦有西平志

高平 王逢時 開陵 成婉

讀書偶記 卷八

昌陽 泗水疾王子霸 廣平 廣陵孝王子德

蘭陽 表未見

襄平 廣陽厲王子豐 劉敬曰廣

樂陵 史高 是也

豫章郡 二

海昏 昌邑哀王子賀 安平 長沙孝王子習 錢云表在鉅鹿誤

桂陽郡 二

陽山 長沙孝王子宗 陰山 錢云表未見

零陵郡 三

夫夷 長沙定王子義 都梁 長沙定王子定 錢云志失注

泉陵 長沙定王子賢 錢云表作衆陵誤是也

廣平國 七

南曲 清河綱王子遷 曲梁 平千頃王子敬 錢云表在魏郡

廣鄉 平千頃王子明 錢云表在鉅鹿志失注

平利 平千頃王子世 錢云表在魏郡志失注

平鄉 平千頃王子王 錢云表在魏郡志失注

陽臺 志未見 城鄉 平千頃王子慶 錢云表作成鄉志失注

信都國 六

樂鄉 河間獻王子佟 錢云表在鉅鹿鄉誤作鄉

平隄 河間獻王子招 桃 廣川繆王子良 錢云表在鉅鹿志失注

讀書偶記 卷八

西梁 廣川戴王子開 兵 昌成 廣川繆王子元 錢云表在鉅鹿

東昌 清河綱王子成

以上班注一百九十四錢補二十六余增四焉然錢以爲志所書侯國終於成帝元延之末而班注博山爲侯國哀帝置則亦未必然也且如錢說亦當去博山而增順陽錢誤以順陽爲項陽注於表有而志未今以表有而志未見者參攷之則利昌侯嘉代共梁侯都高密頃 懷昌侯高遂 蕭川 懿 昌鄉侯憲 頃東子陵石侯慶 膠東共 都成侯金安上安遠侯鄭吉 表在 爰氏侯便樂成 單父 樂昌侯王武 南頃 凡九又以

二十一

三五



綏和元年所封參攷之安國侯吉趙共王子中襄鄉侯福容鄉侯強緝鄉侯固皆趙共廣昌侯賀都安侯普樂平侯永孝河間方鄉侯常得廣陽惠殷紹嘉侯孔何齊表在汜鄉侯何武望鄉為汜鄉國凡十其哀帝即位以後則不錄而終不可合於二百四十一之數縣邑遷改并省又如汜鄉祇是鄉非邑不可注故不合然所失亦僅矣

光武省并十三國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陸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章懷注曰據此惟有九國云十三誤也晉書地理志云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玉海謂晉志廣陽當作廣平續漢書郡國志光武省郡國十而晉志言八蓋後復河間廣陽余按續漢志北海國下注云建武十三年菑川高密膠東以其縣屬是高密在省并之內其文當云淄川高密膠東屬北海而云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者誤也是為十國又長沙王興降為臨淄侯中山王茂降為單父侯

讀書記

卷八

十九

長沙為郡中山於三十年復為國則是時亦省為郡皆十三年中事共十二國十三乃十二之誤章懷注未晰也至帝紀言十二郡國志言十帝紀所言者國志乃兼郡國言之故不數長沙中山之省為郡者而言十耳諸家言畧有所未及也

讀書記

卷八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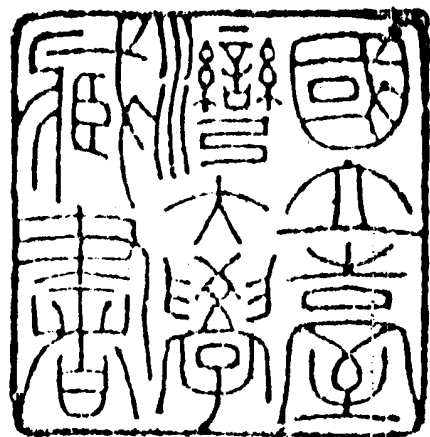
111-10-10-10

111

1

華 中

躍 堂



亭 齋

望雲仙館

11-1-11

33B

袖堂續筆談卷一

構李遺書

秀水盛百二秦川著 嘉善孫福清稼亭校刊

人須耐煩勞耐煩則天下無不可得之情偽耐勞則天下無不可成之事功此榕門相國語也居官者當書於座右

卽墨黃靜軒植云克儉克勤方能不處不去其養生后

言云脾主思腎主志故脾虛腎虛者皆能使心地擾擾今不知調養脾腎而專責之心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一也

袖堂續筆談卷一

望雲仙館

張楊園先生論學最著寔如云戒慎不覩則不動而敬恐懼不聞則不言而信今人不知說向何處去又云今人言易若只講河圖洛書先天后天則易聖人可

不作也皆是令人深思

上海喬公光烈為河南布政使時黃河決朱仙鎮水圍

大梁勢甚危急公從中丞登城相視中丞意欲乘小舟出城勘灾公曰我輩此時城存與存不可離城上一步中丞遂已

陸桴亭先生世儀危齋銘云構李巨手吳子始構卍齋

與其少君項朝夕吟誦其中有詩刻行世巨手

子讀其詩得接其人蓋奇邁卓特之士既遊四方歸深悉世故復構一室隱居讀書名之曰危獻可陳子為之說云夫卍古萬字也於數為盈於義為博吳子其有博學之意乎博而不已必盈盈而不已將有窮大失歸之慮焉繼之以危惕辭也吳子其又有兢惕之思乎桴亭陸子喜為兢惕之學者也故不辭而為之銘其詞曰孰危爾身富貴勲名以勞爾形孰危爾心得喪榮辱以亂爾聰明戒之哉不知危而危其危也乃亡之續知危而危其危也為安且福乾之惕坤之敬朝斯夕斯永天命卽此一銘古人之交道可見矣所謂直諒之友非耶吳巨手統持有大宅在北郭之秋涇關干皆卍字遂以名

袖堂續筆談卷一

望雲仙館

怡然子姓金氏名誠字閑存松江人專精於易著易經貫一八十餘萬言書成著生於庭為國子監算學生

陳海昌孫合河諸公皆重之而為之序曲沃李氏捐家財之半為刻之都中今聞其板在歷下矣余妻兄曹六圃

著易準亦有著草之異

著草之異

新塋簡庵張先生 雍敬 字珩珮與梅勿菴王曉菴潘稼

堂諸先生遊專心象數之學與西法時齟齬雖有偏

處而用心良苦著有定歷玉衡若干卷竹垞先生為

之序藏於家又善畫草蟲極工細詩有環愁集及鵲

軒集見畫徵錄

潘恬菴先生 兆遜 正訛雜記云順治以前名帖世交用

通家字同省用鄉字親戚用眷字同榜用年字同榜

之兄弟子孫用年家字而年丈年翁字無泛用者近

世通家二字皆為師生之用而年家一字人人概施

三 望雲仙館 袖堂續筆談卷一

余亦不敢違眾然顧名思義終覺難安特揭之以俟

有力者更正又曰親友名帖用眷字近日兩親家又

加一姻字按眷即親屬意加姻字不幾復乎昏義註

妻父曰婿婿父曰姻今統曰姻於義亦欠括不如止

用眷字為安 恬庵濟州人 終天長令

晉安林西仲先生 雲錦 順治戊戌進士為徽州府推官

有風節善斷獄丁外艱歸耿逆之變拷掠禁繫卒不

屈 王師入閩始脫於難卜居杭州潛心性命之旨

所著古文析義諸書朝鮮日本琉球諸國皆來購之

蓋因人而重其書也書何足以為先生重哉

與化鄭板橋先生 變 范縣署中寄弟書云剝院寺祖墳

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

傍得風水成進士作宦數年無恙是眾人之富貴福

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

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枇杷糠麥粥攀取荇

葉瀝頭蔣角蕢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

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換

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

四 望雲仙館 袖堂續筆談卷一

家派雖遠亦是一脉皆當有所分惠騏驎小叔近安

在無父無母孤兒村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為慰問

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不相識面者

各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便好來往徐宗于陸自義

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中

破廊敗葉颺颺至二三更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背

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

以敦夙昔好凡人於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功名唾

手而得不知俱是傲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

來豈得以此倨傲朋友敦宗族睦姻親念故交大數  
既得其餘鄰里鄉黨相相恤汝自爲之務在金盡  
而止兄不必更瑣瑣矣

頓悟之學非獨禪家有也朱子云陳烈先生苦無記性  
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  
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  
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淄川國盛  
明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右通政本農家子年二十未  
識字以應役爲官長所鞭遂求讀書父母不許廢寢

袖堂續筆談卷一

五

望雲仙館

食粥泣不已因令就村夫子學日讀十餘字必千遍  
始能成誦以手摹案棧爲之剝敝然好之愈篤以次  
畢刻書及五經略曉文義遂效他人作文師頗厭之  
而不可禁又年餘忽撫案大笑曰文章不過如此耳  
命題援筆立就自此記誦亦過目不遺閩百詩先生  
資性甚鈍讀書千百遍猶未熟十五歲時冬夜讀書  
心有所疑憤發不寐漏四下堅坐沉思心忽開朗如  
門牖洞開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頓悟異常然頓  
悟未有不由於漸者所以貴於真積力久不是憑空

過了十年忽然摸着鼻孔也

濟陽張高庵先生生於萬曆壬子遭其父石首公之難  
在崇禎已卯即欲入山以母老不果 國朝順治庚  
寅當貢太學又以母老不行及門艾尚書諷之仕不  
出題其室曰蒿庵義取蓼莪之詩又自號汗漫與兩  
弟析產自擇其最下者以仲弟殘疾代爲任賦役終  
身季爾崇亦通經史有二難之目康熙丁巳小除日  
其鄰人在歷山遇先生於道言笑如平生及歸先生  
已先一日逝矣

袖堂續筆談卷一

六

望雲仙館

魏塘陳君雲川唐字希馮性孤潔不應有司試家素饒而好  
聚書曹六圃庭棟所選宋詩存大都其藏本也與周  
編脩禮章編脩愷浦明經鏞爲講學之會周攻文獻  
通考章攻文選浦攻註疏君攻太元經每月兩會自  
四君沒而魏塘讀書之風衰矣君女亦長於文墨沈  
椒園先生之猶子世燕字芭孫其墳也有聲庠序工詩  
及左手書終武陟尉  
吾邑布衣屠岐山先生金益生平不應試而無書不覽  
喪偶不再娶無子年六十餘卒平時接人無貴賤一

以敬喜怒不形一木棉裘數十年不易或請更之曰  
不寒何易兄金福為邱邑令先生不往強之則曰余  
訓蒙足以自給兄但撫諸弟我心已安矣數分俸寄  
之初不開封置之笥篋以周戚友之急一女早寡及  
卒人弔之先生曰我平生惟此一大心事今女完節  
以死是當賀何弔焉

仁和吳石倉先生志上著武林耆舊錄四十卷凡自古

史傳所遺隱逸之士皆為立傳惜未有刊行之者康

熙時江浙合勘水利撫藩書吏不能睡先生代為援

柳堂續筆談卷一

七

望雲仙館

據經史上下千載縱橫博辨商邱宋公西陂為江蘇  
巡撫見之大駭移書追求秉筆之人知為先生也聘  
以為上客子九恭善著述精六壬

初陽山人顏孝嘉先生鼎受桐鄉人天資高邁少從山

陰劉公念臺遊又與楊園相切劘然先生之學出入

於道家見其小照作燒丹圖所填詞曰漁鼓曲皆醒

世語也先曾王父仲來公宦遊盧陽延以課先王父

及兩叔祖後遭亂避兵祁陽山中忽多虎豹先生以

小本書朱篆立之通衢獵者于其下獲一虎一豹山

中以甯又好擊劍竹垞太史贈詩云桐鄉顏氏子才

大最能詩往往作青齊客論交遊俠兒曹倦圃與永興

篋仕桂邑越在隣封文學頗孝嘉買舟赴之有鈴閣

讀書之約孝嘉抱應劉之才而困于山澤兩君皆不

佞至親而念孝嘉尤甚倘推

愛相及借庇于野人多矣

四川什邡之俗凡一家有喪則親疎咸至酒食必豐有

不如意碎器翻案無所不至喪家惴惴惟恐不當其

意深以為苦今東昌守書巢胡公德琳臨桂人為令

時知其弊為定禮制來弔者一飯即去食有常品掌

之以鄉約里老不得違令其風遂革

柳堂續筆談卷一

八

望雲仙館

甲午春壽張有狐憑人言未來事多中兼善治病時某  
以母病甚邀之一劑而愈邑令沈公齊義聞之亦欲  
一見其人曰沈公正人我輩如何敢近至九月王倫  
之難作而沈公殉節矣

王伊人先生廣心其先七世力學艱於一第先生弱冠

遠館一富家遇相士云仍然名諸生也主人無子多

妾有為欲乞人間種故事者先令侍兒示意先生偽

腹痛甚殆主人送之歸是夜與夫人同夢三鶴集于

庭旁一人曰以為而子夫人奇之始言其故復遇相



士曰陰陽文起不特及身當顯子孫富貴未可量也  
後果驗

明海鹽姚叔祥先生士葬初以負薪爲業誤觸一文人

爲所辱卽發憤讀書見書塾直入問塾師曰書何者  
爲最曰莫如周易遂市得周易負薪挾一册依次執  
途人而問之且行且讀一年成誦又復依次問其字  
義半年而盡通遂以次及諸經如破竹後爲朱文恪  
公記室文章半出其手崔鴻十六國春秋宋時已不  
全吾郡屠喬孫採史書爲之或曰出叔祥手

袖堂續筆談卷一 九 望雲仙館

李令伯陳情表千古獨絕而關中李子德先生因篤陳

情一疏足以繼之或云出亭林手向見已未鴻博齒  
錄有附刻此文者年來竟之不可得焉關山左詩鈔  
此疏附李漁村送先生終養詩後亟錄之云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舉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  
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  
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贖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 詔赴京臣自念  
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陸車左股撞傷

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

因材從幼過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  
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熒熒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  
步難離隨經具表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  
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  
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  
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  
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闥夙  
疾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嗚指

袖堂續筆談卷一 十 望雲仙館

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迥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人子  
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  
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恥奚償卽臣永爲  
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之愚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  
仁推之士庶甯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  
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采臣而不  
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

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當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謫陋而同時薦臣者皆爲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數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亦爲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如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信懸於愛

袖堂續筆談卷一

十一

望雲仙館

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至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心違離老母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匪分念臣衡茅下土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衰病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廷進退維谷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次子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過歸扶養其母不惟臣母子銜

袖堂續筆談卷一

十二

望雲仙館

環鑣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

陳孝子丹辰慈谿人生數月而父圖南遠遊於蜀存沒不知孝子年十七里人見其有文采而氣象端凝欲妻以女孝子慨然曰我生平不識父安用室家遂獨身至成都聞父在保甯乃徒步而往資糧既竭丐以自給至一處道險狹不容交臂凡行旅定以奇日來偶日往孝子不知買賃而行遇長官乘轎而來令孝子伏地轎從其背上過頃又幕中容肩輿至亦合其

伏孝子不肯與輿人相詬露其鄉音客出曰爾豈慈  
谿人耶曰然一一叩其姓名里居及母氏又問母有  
何異徵曰他無所異惟一指枝耳客曰我卽爾父也  
遂相抱大哭與俱至保甯然圖南遊遊於外意氣自  
豪孝子察其父無歸志因跪而泣曰大人不歸兒亦  
不能歸見母也不得已從之圖南性躁急又不甘蔬  
食數數怒其子曰爾不能奉甘旨何率老夫爲甚  
或與杖孝子不能自存遂從鄰里借資奔至山左從  
某郡幕會稽王君遊三年而成王君者雍正間名  
幕識與不識皆欲羅致之郡邑交聘一身不暇給謬  
以孝子應之入幕數月羣嘆爲名下無虛孝子乃自  
通姓名主人大驚益厚其束脩不數年三致千金蹶  
然返鄉里始納婦以甘旨奉二人十年而卒養又數  
年而孝子亦沒

柳堂續筆談卷一

三

望雲仙館

桐鄉馮方伯之贈公既聘張太夫人而患瘋使人辭婚  
張氏將改字太夫人時年十九聞之曰傳言未可信  
當親往看之如不可治歸而改字惟父母命家人以  
爲不可太夫人曰如此則吾願守之終身不得已父

攜之俱往既入門卽曰入馮氏門無出理矣父怒而  
去遂絕不往來贈公扶病成婚年餘而方伯公生又  
二年中書公方在孕而贈公歿堂上二老復相繼逝  
家中落一切事皆太夫人主之及方伯公七歲就傅  
於張氏之鄰時張氏合家大疫塾師曰爾外祖家病  
如是不一看耶公茫然歸問知其故卽趨之先一夕  
病者夢疫鬼聚而謀曰明日有布政使至將奈何一  
鬼曰床頭有空甌可避也及公至張氏大喜令封甌  
投之河中病皆愈公諱孜隆慶戊辰進士終湖廣左  
布政使著有古今將略四卷見明史藝文志先外王  
父司寇公之高祖也

柳堂續筆談卷一

四

望雲仙館

嘉興西南九里有地名岳秀故老云岳某家婢也有某  
生公車道經其地遇病不能行秀爲進湯藥愈其疾  
又飲以資斧生德之後及第欲娶爲妻而秀已死生  
於埋骨處建塔爲報至今其塔尙在鄉人書地仍不  
改岳秀二字自至元嘉禾志美其名曰學繡謂西施  
會學繡來郡縣志依據之詩詞又引用之而岳秀一  
事遂不復挂士大夫之口矣

江孟亭叢  
殘小語

顏修來考功光敏繪其生平遊歷之處為二十四圖每

圖樂府一闕小印一枚竹垞先生葉兒樂府一半兒

即為考功作集中僅存其半今並錄之畫圖者周碩

之遜也 層林蕭寺雨餘天斷嶺殘陽松際烟平岸

小橋沙上泉漾淪漣一半兒深深一半兒淺 馬頭

風引幾聲鐘澗底泉流千樹松窓外日斜無數峯翠

重重一半兒雲埋一半兒聳 平山欄檻至今留太

守文章在上頭峯影隔江遙對酒望中收一半兒虛

無一半兒有 杜鵑樓小淨浮嵐白鶴林高斜倚巖

柳堂續筆談卷一

五

望雲仙館

青鸞尾長低拂潭雪花攪一半兒旋消一半兒慘

小巒烟柳織金梭古塔風鈴響玉珂流水畫橋鋪翠

羅酒邊歌一半兒由人一半兒我 板橋新雨乍添

泉石笋穿林不記年梅蕊滿山剛破烟小亭偏一半

兒簾垂一半兒捲 滿山紅葉酒船窗幾幅霜帆卸

渚檣千頃碧流歌櫂即富春江一半兒潮迴一半兒

長 千峯榭古損危欄七里瀧長流淺灘雙塔寺遙

臨斷山古城灣一半兒停舟一半兒攢 松門人影

去來疎香剎巖阿高下殊苔磴樹根深淺鋪梵鐘初

一半兒斜陽一半兒雨 閉門山寺轉松陰倚枕風

泉調玉琴沙界虎跑流至今恣幽尋一半兒澆花一

半兒飲 萬株松影歷平岡幾處雲根護短牆時有

落花流水香渡飛梁一半兒無聲一半兒響 隔江

峯影樹頭尖雨過泉聲窗外添風動刺竿花滿簷繡

幢黏一半兒輕翻一半兒歛曲阜桂 韻錄寄

柳堂續筆談卷一

六

望雲仙館

續筆談卷一



袖堂續筆談卷二

秀水盛百二秦川著 嘉善孫福清稼亭校刊

嘉興高華青先生 孝本 文集近年始有刻本及門諸城

劉文正公為之序有落葉詩為一時傳誦疎林漠漠

晚籠煙試聽秋聲更可憐帶月飄來吹角處隨風飛

向擣衣邊堆將廢苑渾無路流出宮墻別有天自昔

鍾情惟漢主斷腸一曲記哀蟬

孔東塘 尙任 燕臺雜興詩云太傅吟詩舊草堂新開蔣

徑自鋤荒藤花不是梧桐樹卻得年年棲鳳凰自注

袖堂續筆談卷二

望雲仙館

宜興蔣京少寓古藤書屋予與阮亭先生數過談其

地為金太傅舊第龔芝麓朱竹垞黃俞邨周青士諸

君先後寓居於此皆名流也按古藤書屋與海波寺

相近不甚寬廣其扁字作兩行乃龔端毅公為金孝

章所書古藤久已不存而扁額亦不可問矣

雍正間吾邑錢曉村郡丞 界 祝豫堂中翰 維詰 錢樾石

閣學 載 王穀原比部 又曾 朱偶圃明府 沛然 皆為諸

生於淶溪園中從事扶鸞所得詩文極多錄其詩數

首於此茅茨零亂兩三家挑菜歸來日已斜洗脚前

溪春水活髻邊脫下碧桃花 劉晨 東村西村姑惡啼家

家麥熟黃雲齊春蠶作繭園葉綠睡起日斜聞竹雞

田小二郎唱得工十姊妹花開欲紅林靜三更鷓鴣

月水腥一陣鷓鴣風夢落青山百徧登綠溪黃葉路

層層霜潭欲下無人跡手挂寒厓幾尺藤竹屋炊煙

四五家門前潮水繞寒沙道人日曉乞食去鷓鴣滿

田蠶豆花門前竹大筍成色江上潮來草沒沙村童

採穀綠楊樹野艇撈魚紫楝花 以上 紅帘斜倚竹枝

枯知是前村買酒壚獨有鄰翁相問訊今年種得菊

袖堂續筆談卷二

望雲仙館

花無 葛公 蓬島飛來拄杖前何勞策石遠求仙一簾

過雨空青處五色明霞大赤天江水自清漁子話瀟

松不響鶴丁眠閉門正好焚香坐年老何心學草元

馬自 然 雨餘風物漸蒼涼風定相思秋意長舟楫訪君

成一醉湖山留我做重陽纖纖徑草如迎履采采籬

花細着香可道登山忘却老為君今日落呀光 呂移

圃蔬不活登塲麥已空人居雲氣裏家在雨聲中 馬

薛徧生綠庭榴未吐紅何時開苦霧杖策任西東 自

然久 雨 君不見人生百歲羊腓熟朝晴青絲暮鬢禿即

今六十坐臥多空憶當年健如犢又不見功名利達  
幾見成五鼎致養五鼎烹即今貧賤終自愛胡不酌  
酒傾平生春陽門外當佳節薰風吹動榴花纈湖思  
此地載扁舟不覺三度與君別與君別爲君歌君行  
必道江之沱靈橋橋上試相望江雲變態今如何紫  
贈呂翁孤兒苦有兄難與居我欲東方居東方長人  
索人魂不可居我欲南方居南方巨虺啗人體不可  
居西方旱魃啗人腸北方層冰裂人膚寧與兄居兄  
實難與居令我朝汲水暮舂粟兄食粟我食糠人言

袖堂續筆談卷二

三

望雲仙傳

不令起刀鎗有兄如此不如死他鄉孤兒行以洞庭  
下並呂岩無雲水光碧君山仙官起吹笛呼龍耕煙種玉禾喚  
鶴開門欸歸客壇上松風黃雪積門前芝草長一尺  
白石爛煮砂粒紅青精炊久爐煙黑日高垂簾誦黃  
庭燕壘香泥落空壁君山江上放船如放馬波聲不歇  
帆不下才發金陵又晉陵勢傾千里龍驤者世間快  
事能幾何對君沽酒君唱歌不見昨日今人說往事  
惡風三日生黃河沽酒清流之下石如虎遠道之人  
灘上心獨苦清流之下石如刀遠道之人心獨勞灘上搖

搔花花開向天涯花搖搖花開如金步搖憶昔美人  
年正少青春共覩如花貌金釵聘入楚王宮嫣然一  
笑胭脂紅獨夫叱咤空四海恩寵誰憐一身在君心  
漸荒霸業銷淮南一望烏江遙漢兵十萬紛於螳螂  
底美人淚如水八千軍散楚聲中獨身請爲君王死  
陰陵古道行人來傾城傾國真堪哀金劍霜飛鬣  
落天魂化作春花开開花謝何曾改春風浩蕩愁  
如海愁如海將奈何虞姬墓前春草多花靈寂寞欲  
歸去杜宇夜啼三月暮虞美人即此數詩漢魏唐宋兼

袖堂續筆談卷二

四

望雲仙傳

有其勝洵非凡筆所能  
錢塘陳青號髻牧性豪俠膽略過人每獨宿山中以待  
物魅揮劍逐之以爲戲性簡傲流寓揚州以老雍正  
戊申其門人高笏山葬之平山堂今其家亦不可問  
矣詩曰琴山集子僅見其殘彙數首多粗豪不經意  
有醉翁吟云老翁破玉琢成斗滿注葡萄傾一口白  
鼻尋常識酒家珊瑚鞭挂垂楊柳亦可想見其人矣  
又江天云江天何浩渺日夜水東流碧樹千家郭青  
山萬里舟買帆隨旅鴈樵爨雜沙鷗何處梅花落吹

殘一笛秋

吾郡城之東南莊曹圩有四桂樹相傳元時物今不存矣康熙辛酉淄川唐豹岩先生夢齊南遊猶及見之有峭徧詞見志壑堂集朱箇漁先生滄浪亭看桂詩云南湖此際笙歌沸暗想儂家綠雨莊自注綠雨莊在南湖上有桂四株大皆合抱按綠雨莊為朱子莊公別墅

外叔祖柳墅先生嗣京 倜儻不羈善談諧與查初白顧

秀野輩以詩文相唱和掉鞅名壇者二十餘年不得志以長興學博致仕築別業于白苧村題曰大悲庵

柳堂續筆談卷二

五

望雲仙館

或問先生何故逃禪不答但微吟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晚年無子自題一聯於柱云樂事不防兒輩覺詩篇自有後人傳先刻梓紅亭詩稿又有因樹軒集未刻為朱香南太史借去不可問矣曝書亭集所謂馮君詩集序者即先生也過無錫句云三疊吳歌千疊浪亂帆如雪下蘇州一時傳誦趙畫山編修晉題梓紅亭稿云當代鬚翁沈時功吟論詩真有古人風項斯標格知何似着我燒燈讀梓紅又有增詩千字文集周興嗣原字為之千字文重一潔字以詩字易之恭祝 聖祖七

十萬壽情不及上

沈大理少河先生元華字瑞伯嘉靖壬戌進士嘉興人之少子嗣選會輯南宋文鑑四十八卷惜不傳今王光祿盛踵成百卷餘姚黃稚圭同年瑋亦有南宋文案之輯若合兩家之書南宋名作幾備矣秋岳曹司農有南宋文元文二編曾勸健庵司寇刻之不果今不知歸何人矣海孝廉蔣奏平顯謨有南宋文類四十冊

李太僕與圖摘要乃廣輿記之權輿也太僕名曰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書畫與董文敏齊名所

柳堂續筆談卷二

六

望雲仙館

著有恬致堂集六硯齋筆記紫桃軒雜綴昔吾鄉有南池詩社首唱者盛宜山遠及徐季威鳳人兩先生也南池未詳所在或即宜山之瓣香閣其遺趾在萬李堰橋之南故人不可返蠶叢白露青楓棧道中一入劍門秋更好木樨香送酒旗風四十年來宦海身貴何足喜賤何鬱明朝匹馬秋雲裏南雁聲中憶故人此岳大將軍容齋鍾送人入蜀詩也豪邁中有娟秀之色詩名藉吟薑園集



桐鄉江景裴先生存本余外王母沈太夫人之姪也雍

正壬子在江甯藩邸之贍園病死三日而蘇云有老

人引路須臾返魂及至盤旋床第間久久始得與

合病起出遊見老君堂塑像即所見之老人也至乾

隆某年年七十餘臨終賦詩云縹緲身輕駕鶴翁雲

衢有跡六何窮人來覓我無踪跡只在清風明月中

子守愚善山水人物曾為余圖皆山樓

新腔人有以殺乳為業者其備人自言褚姓嘉興梅會

里人或聞其吟哦叩之皆所自為詩也本欲齋訓蒙

之館計不足以養老母故改而就此有句云新腔硯

北圖今日舊事淮南悔往年蓋其先亦以殺乳為業

者也自此漸有物色之者一日忽不知所往

嘉興徐信宋曹武惠王婿也歿為巢湖神兩處皆為立

廟嘉興徐王廟在府城東北每歲人日穀日擊舟擊

鼓士女往觀蓋神以正月八日生也

蔣虎臣先生超自言前生峨眉老僧以順天學使解組

入峨眉伏虎寺後傳其示寂漁洋有詩挽之乃姜補

堂云雍正初公猶子湘帆先生在年大將軍幕乘間

柳堂續筆談卷二 七 望雲仙館

至峨眉訪之迷不知路公已預使人候山前引之入

見問及長老之去世者為之淚下又言祖塋當遷不

然三十年後蔣氏無人烟矣時公子某為縣令中州

方得意公曰某忠孝有虧天已奪其算不久人世後

果如所言又謂年暮不可留速去幸免禍尤忌受官

職後年果欲列湘帆於薦贖力辭而歸遂改薦同幕

徐君某授會稽合渡楊子江覆沒未幾年亦敗按涇

川高念東司寇與公最善曾刻其十種為善最易說

序云公至峨眉不久坐化留偈言一首蜀撫臣錄呈

御覽豈得有訛而補堂為湘帆及門當必有據姑存

之以俟考按拙存堂集黃山圖序以不到峨眉為憾

始存其說也則補堂之說誠謬矣然既辨其非又不妨

太倉王顯庵相國入閣之前年大病幾危或有薦中州

李先生善禮斗者重幣聘之至則獨閉一室初不聞

聲飲食從費中出入或潛窺之見以白楮黏壁審視

復禮拜如初如是者七日啟戶曰尚書無恙昨日斗

府已送扁云熙朝元老康熙某年某月某為王揆立

不十日病起次年如期宣麻矣雍正改元遂罷相始

柳堂續筆談卷二 八 望雲仙館



悟熙朝二字

泰安趙相國國麟之封君與戴參戎善江西戴指一吉

地有兩穴一發速而不能久一發遲大貴之後尙當

大富封君從速者後營葬不及請參戎定向他日參

戎見之曰可惜然猶當出跛足三公故相國右足有

疾

外祖馮公未遇時居桐鄉方伯公舊宅與汪氏為鄰後

為長安令汪氏之童某來投謂其同伴曰我此來無

他聞長安有終南山神仙之窟宅也欲勸主人同入

袖堂續筆談卷二

九

望雲仙傳

道耳初來尙不識字年餘漸通曉并喜看論語公一

曰視事畢於硯匣下得一詩云不佳羲和駕六龍紅

顏能使變衰翁世間猛省應須早失脚回頭總是空

童所作也一日失童所在衣裝如故正欲追尋終直

山道士將童送至問其何以不攜衣裝曰修道者當

草衣木食無事衣裝也人以風癩目之居半年以疾

死亦無他異

揚州韋鉄髯進德字初以事徙桂林著醫學指南若干

卷多見道語善劍術能以兩指空中掇蠅百不失一

年八十餘一日以藥付其弟日夜半有急難但聞帳

中有聲即以藥進尙可救過此當得百歲其弟坐而

假寐若有人撫其肩曰去矣驚寤則鉄髯已逝髯又

善畫龍向日吸氣嘘紙日不過五六筆積月乃成每

陰雨輒生雲氣

呂道人居嘉興之春波橋萬歷初人雍正時猶有人見

之者雲遊天下隨處為家善治水嘗於黃淮之間見

築壩者水湍激不能合道人以袖揮之水退十餘丈

工始成又嘗召五龍戲於河中觀者如堵張文和廷

袖堂續筆談卷二

十

望雲仙傳

澄懷園語有曹縣呂道人恐卽是也

登州王君澤森嘗入勞山訪仙山中多百歲人皆云神

仙我輩尙罕見何況君耶王銳志入行二日見有一

人披髮長髯翩然而來卽曰君非王某乎爾旣為諸

生但於五經求之足矣王曰苦不得要領奈何其人

曰君子以懲念窒欲王又問長生之術其人大笑曰

君真不足與言轉瞬間已在高峯雲際矣

乾隆丙寅丁卯間河決開封東北三十里決口下忽露

屋角窮之乃金娘廟也中有宋太祖碑云金娘本良

家女朕會接之於患難之中送還其家既見父母即自盡朕哀之為立廟焉

中條山衛道人偶遊禹城前令周明府

土考蜀人

方以憂聞

居延之月餘詣于百家頗能枚舉出句往往驚人如

袖裏每藏三尺劍夢中常泛五湖舟窮達要完方寸

樂神仙箇箇是英雄黃梁夢裏乾坤大白骨山頭性

月圓皆有道語也後遊勞山不返

桐鄉爐頭鎮某病死三日魂遊東岳廟神曰此人數未

盡何遽來令人引之去過一山頗有異境以為為仙

拙堂續筆談卷二

七

望雲仙傳

烏衣冠甚眾其一人曰此乃福地人間讀書自好而

不達者皆來居此今日宵波董次歐先生

正國新至諸

公出迎耳其人素行賈甬上亦聞畫名及病愈至鄞

訪之則董先生卒已兩月餘矣

吾郡楞嚴寺基明嘉靖時為勢家所占紫柏大師

真可字遠

偕諸緝紳興復之并刻藏經板易梵夾為方冊流

傳宇內其裝潢最精好至今畫肆言裝潢者必推經

坊

趙州栢林寺壁吳道子畫水丁丑歲余親見之真神化

之筆然歷千餘年而兩壁完好亦奇陸儼山云宣德

間定州何生重畫者不知真跡更當何如

廣西某邑郊外有古桂參天花時香聞二十里人不致

攀折有邑令馬君之子折取一枝是夕寒熱發狂戚

曰桂為祟令怒積薪焚之樹頂躍出一大蝦蟆令一

家數口盡死又般陽文廟古栢年久已枯有門子斗

級二人共伐之亦皆死

凡鬼神皆乘氣而行嶺表瘴發時常有黑氣所謂桂樹

瘴來雲似墨是也廣西某邑令俟瘴氣至集烏鏡擊

拙堂續筆談卷二

三

望雲仙傳

之其邑瘴遂絕陝西河州有雷神甚厲祀之不謹則

為災一日總戎方演武城外忽見黑雲從西北來羣

曰雷至矣命以大炮擊之雲遂散翼日有自山中來

者云見一大蝦蟆在水旁數小兒搗藥敷之曰吾王

為炮所傷矣從此雷祀遂廢間有亦不為災

浮村上人以導引法治人疾輒愈韓慕廬先生之子孝

基病凡醫皆以為不治延上人與同居一室三閱月

即霍然因問其要自曰不過主一無適而已又曰能

盡吾術可以却病如延年則妄耳

吾邑錢抑昭先生撫生前常為冥司判事每去必一二  
日身堅重如石及卒為東岳神有沈氏者先生至感  
也喜扶乩一日乩忽震動聲甚厲則先生至矣曰我  
巡行天下善惡過此為汝一解此惑凡士農工商各  
有一業若不務民義而瀆亂幽明以欺罔世俗將來  
有大禍矣沈氏懼遂毀其乩

明泉州開元寺僧恒白名大云未讀東晉書不知西來  
意此義未經人道

葛樸園先生徵字懷古乾隆己未進士為南康令有循  
晚號檢庵

望雲仙館

三

望雲仙館

聲以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卒於家年六十六未一  
月忽降乩於海鹽之純陽庵云吾秀水葛某也本觀  
音座下童子前戊寅六月十九觀音誕日率余過禾  
中因托生人間即誕辰之次日也今以觀音誕前一  
日謝世以余生平謹慎寡過命為處州城隍道經於  
此可與我家知之俗傳觀音有二誕辰

張文和相國澄懷園語云左忠毅公以忠直遭魏闖之  
禍被逮入都路過山東嶧縣縣有隱士米季子相傳  
有前知之學左公弟潛往訪之季子望見慨然曰汝

兄可憐楊二哥謂大可憐徐屏人語曰汝兄忠孝不  
宜死非命然得罪權奸死不救矣又問同難數人有  
一可免否曰箇箇不免後果不爽

太上感應篇乃修仙之基業故道家最重此書不然必  
不能成道山陰丁君悅專心導引之術流寓高唐州  
之西門以賣藥為業或問之曰吾藉以修善耳善不  
積而欲成道者未之有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按  
感應篇注惟惠定宇先生獨絕古今

富春韓氏女年十四五每日必虔誦大學聖經漸覺有

望雲仙館

三

望雲仙館

得十七歲嫁武林某氏不半載其夫偶出歸氏功  
益專自云當仙去歸別其母反自富春書一紙懸帳  
中云八月十三日長往落燈日記至八月十二遍辭  
其家人咸未之信須臾雲生室中始異之其翁在山  
陰韓云翁有難我當往救次日沐浴更衣而逝年十  
有九其翁大病夢婦人授以丹藥立愈而韓之訃至  
矣弟宗海與羅兩峯聘善工於醫現在京師嘗云聖  
經一章誠意最為喫緊人能保養又無甚妄念至臨  
時用六十日功即成已其說又近於禪

錫山南禪寺靜公行脚至新安聞黃山有異人棲身石洞不知幾年矣遂齋糧訪之山路險阻時聞龍吟虎嘯艱難困苦始得石洞而其人已他出洞中窳甚堅坐以待久之聞松風如海濤聲見對面絕壁有步處而來者則其人至矣頓覺春回黍谷瞑目不交一言三日後始問客何為者靜公因長跪懇為弟子其人曰爾平日用工太雜守一卷經足矣多則徒亂人意爾有老母在堂雖出家未可遽言出世姑俟三十年後未晚靜公叩其姓名則國初曾在辛重光先生也既

袖堂續筆談卷二

五

望雲仙館

出尋舊路而行則坦易無復向時險僻矣此乾隆丙戌以前事金沙蔣子立夫寬述立夫即虎臣先生曾從孫順治辛卯高念東司寇典試江南以曾在辛先生領解乙未成進士即墨諸生胡伊讓困於場屋中年後棄絕人事每端坐不發一言出門往往向空拱手曰天神過也人以為癡嘗遊勞山遇三國時徐庶年七十餘坐化訃於眾戚友咸不信云頃在此題詩而去視其詩皆與世人作別語也乾隆壬辰有漁人乘桴飄入海島饑乏食忽有老人餉飯一簞數人飽食不盡老人指示方向

日明日得便風可速歸羣叩其姓氏則曰某村胡某是吾子也及訪之知胡已化去十餘年矣

佛家右膝著地合掌以示恭敬即今之打跏也字書云跏一足跪也可見亦是古禮

鍾廣漢先生淵映

先曾王父之長壻也與汪鈍翁相遇

於京師鈍翁好以氣陵人後學皆承順唯諾先生獨不肯附和鈍翁忌之以其素有羸疾約善談者數人循環與先生辨難鈍翁又從中挑之三日夜不休疾遂大作破於客舍鈍翁為作哀詞

袖堂續筆談卷二

六

望雲仙館

續筆談卷二



柚堂續筆談卷三

秀水盛百二秦川著 嘉善孫福清稼亭校刊

明魏塘錢龍門中丞 繼登 墓距城不數里樹木鬱葱百

鳥翔集其後裔某元旦展墓有鳥矢沾衣惡其不吉

使羣僕以鳥銃殲之先是除夕里人有夢迎天榜者

錢某名與焉不數日復夢天榜名已易海甯楊次也

先生矣因問何故易去空中答云毀巢破卵是年大

比某以病出闈旋里而卒按道家云鳥矢汗衣名曰

戶虫呼之大吉或念護羅七聲

柚堂續筆談卷三

望雲仙館

虞伯生之後明初分為四派一在金壇一在四明一在

錢塘一籍吾郡之海鹽而居秀水康熙初有名贊堯

者為潮州教授以道遠獨身之官納一妾甫生一子

值甲寅三藩之變教授與妾並被難子方二歲委草

中鄰人趙翁素相識育為己子冒姓趙名家章戊子

舉於鄉趙翁始語之故孝廉入禮闈適與虞氏從姪

元枋同號舍各道鄉里始末不覺失聲孝廉後為

江西萬年令子孫頗盛

太白山人孫一元寓居南屏山萬松深處平生一鶴自

隨九杞山人許黃門相同朱西村樸邀遊澈浦之永

安湖九杞以杯酒祝太白改永安湖為高士湖并置

鶴田歲輸粟於南屏充鶴料見胡赤城海槧圖經吾鄉竹嬾李

太僕日曾過南屏訪太白山人鶴田遺址欲復之以

祠太白不果見六碑齊筆記昨見海鹽張芭堂自擬集同志

為太白山人復鶴田立祠以九杞竹嬾配亦可謂好

事者矣芭堂善識古金石文

望江龍石樓先生變與其兄二為先生光年方弱冠因

暑夜欲登露臺納涼見一女子戴鬪髻向月而拜口

中吐物如赤丸躍起尺餘石樓從後攫而吞之覺五

臟如火灼渴不可解三日遍體生珠砂癩始愈自是

聰明精力俱大勝於前康熙己未試鴻博入翰林生

平多侍妾年七十餘卒二為亦多侍妾年八十餘猶

童顏可見金丹亦不能逃修短之數况草木乎二為先生

康熙丁未進士自云前生太白山漱龍也

銅山人有得人形何首烏者費百金聞之張江陵冀野

芹之獻而得官公令人引之至藥房凡人參狗杞首

烏成形者不一而足首烏之大於所獻者以倍銅山

柚堂續筆談卷三

望雲仙館

人乃慚而去本草何首烏傳自是不誣此特偶然耳  
人之氣體各有所宜近聞有服首烏立死者服藥求  
神仙多為藥所誤信哉

明仁宗時京師有市驢炙者其法陷驢足於地中令腹  
貼地以絮被覆之屢沃以沸湯兩手按被從項抹至  
尻其毛盡脫生剗其肉而炙之味特美家遂充裕忽  
有以之進御膳者異其味召而問之怒其殘忍立置  
之法人咸稱快

外王父於京師欲買一馬聞有關東人解獸語使與馬

三 榭堂續筆談卷三

三

望雲仙館

言見馬唇微動昨昨有聲述其每日芻豆之數及舊  
主撫養之善否質之賣馬者一一符合伯益綜聲於  
鳥語葛盧辨音於牛鳴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  
與獸言卽此是也

嘉善孫進士銀槎生之曰外祖周翁得朱碧山銀槎上  
有至正乙酉題欸遂以名之其後銀槎數易主轉入  
查氏而孫君以乾隆乙酉舉於鄉丙戌成進士出新  
建裘司農之門初司農購碧山銀槎不可得及拆卷  
見孫名不覺心動曰我求銀槎不可得今有活銀槎

來矣出闈後查君濟之適以銀槎為質謁司農與孫  
君同日而至

物類相制象畏鼠獅畏狐狐如兔耳尖長尺餘狐溺獅輒爛皆以小制  
大關東有海東青鷹類中之傑也惟畏燕所謂生憎  
飛燕至不放海東青是也

萬全王莊愨公無曾從張經畧廣征苗經畧於虎帳素  
燭省文書莊愨入帳議事見其假寐背伏一狼經畧

驚寤狼忽不見莊愨卒於浙江提督任所章邱明府  
王堯公猶子也親對子言之晉人云樊噲為狼星亦

榭堂續筆談卷三

四

望雲仙館

此之類歟

胡牀一名交牀以四足相交而名亦名繩牀卽今之馬  
踏也證以放翁胡牀看射及春晴之句益信五代史王景對

晉祖云臣昔年為卒常負胡牀從隊長出入

半翅或以為卽沙雞非也半翅如斑鳩長身四爪沙雞  
身圓三爪連趾肉美不及半翅此說得之大同土人  
甚確書此以証余前筆談之誤

齊民要術引風土記俗以二月節日用菰葉裹黍米以  
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夏至啖之按吾郡

有以灰汁煮糲法由來久矣

蕭山丁氏其晨起舉頭適見鄰人建屋上梁忽昏迷仆地因聞於鄰其木工刮梁上末少許令煎湯飲之立愈歐陽文忠公云有人乘舟過風驚而得疾數年遇一人令取多年舵牙工手汗漬處刮末雜以朱砂伏神服之疾遂已亦此意耶

安慶瀟岳之麓有地名天堂宜種茯苓取松木斷為塊穴其中納茯苓少許為母埋之不一而盡為茯苓矣甚有成入形者然或移於他處故有種而不獲不種

抽堂續筆談卷三

五

望雲仙館

而獲者其居人家有益藏無大富亦無大貧風俗之美蘇杭所不及

孫傳庭郊縣之敗以戰沒聞後有傳其隱華山絕頂者康熙乙巳其子至秦中求之時濟州鄭確庵與在制

府白公如梅幕曰孫公果死不必訪如未死亦不當訪使訪得之孫公何以自處乎為子者愛父以德可也事遂已

福接孫公名傳庭字伯雅一字白谷世或譌作傳庭附誌於此

五穀未熟即碩鼠亦不之取其在地中能壘磚作窖分儲五穀而不相雜按時食之人而暴殄天物不善治

生是碩鼠之不如矣

樂陵之棗無核以皆接種故也蓋再接則無核矣吾鄉橋李亦接種其地多沙礫而獨宜爾聞明時有賢令某遇當責罰者即令課棗以贖隨其輕重以為多寡歷十餘年而棗遍於四境矣至今人享其利

壺關有一古寺旁方丈地自來不積雪曲阜顏君肇亮為其邑令異而發之得石匣中有吳道子畫像神鬼十餘幅取而藏之寺中不半月燬於火

先君令龍川日偶過博羅有胥役於灘邊取石子裹以

抽堂續筆談卷三

六

望雲仙館

衣作枕一夕衣盡濕擲之石破躍出一魚入水而逝嘗聞吾鄉項子京索租田家見階下一石遂免其租載石而歸令工剖之得一活玉蟹初出猶能郭索因誤傷一足遂死此皆日月精華之所聚也

張博山初號梅庵先生嘉興人與查聲山宮詹僚壻也幼聰敏十四五時私撰小說未畢父師見之加以責楚其

父執某為之解紛曰此子有異才但書未畢其心終不死我為足成之即今所謂平山冷燕是也

膠州高西園先生一日偶出遇乞而瞽者持一瓢手氣



浸潤光瑩耀目因呼至家賜以食洒濯其瓢書云黑地昏天前路茫茫著脚難莽天涯叫不出一碗王孫飯卽爲鐫刻命持去語句風雅刀法秀勁好事者爭相傳玩暫借是日獲一飽高亦時加優恤後暫沒爲買棺葬焉一夕夢警者來適僕婦產一兒高心悟其故因名瓢兒比長服役恂謹甲諸僕晚年高得癱症動止需人瓢兒朝夕扶掖不離跬步深得其報云見秋燈叢話

袖堂續筆談卷三

七

望雲仙館

孔雀有以母雛伏卵而生者輒隨母三年不離母或伏雛或遺卵則張翼左右護之慈烏反哺人所共曉不知遠方之鳥有如此孝者洵當爲孔家禽又有以雞母抱鴨雛者母率其羣雛左右顧復無異己子一日至池邊羣雛皆浮水嬉嬉母躑躅不安惟恐其子之溺嗚呼父母愛子之心亦復如是而子每不知亦猶是耳

報恩祠在秀水縣西北四十里聞湖之西思賢鄉之市

涇市一孝子朱張公穹壽所建公之考恂進義校尉

與陸秀夫張世傑諸人同殉崖山之難見崖志孝子尙

幼聞訃齧指出血絕而復蘇因捨宅爲報恩禪院并奉進義木主於院中卽院左治兆以進義衣冠葬焉別創第於湖東湖有風濤之隔於湖中東處築小洲建稅暑亭東西爲隄跨以尋梅問柳二橋以便展墓孝子無嗣以壻爲後卽提舉公也然不易姓院毀於張士誠之亂成化七年重建報恩祠兩姓木主皆在焉竹垞先生題一聯於柱曰九原有兆招英魄二姓同祠式孝思提舉公諱轅爲秀水墅涇盛氏始祖

袖堂續筆談卷二

八

望雲仙館

市方言音同猶聞湖之爲文也沈石雲先生云聞湖中有十畝宮陽明王公祠在焉學士大夫因結壇會咸謂有文明之象更號文湖按祠卽稅暑亭故址成化時爲耕讀軒後改爲書院至今人稱書院墩

茲谿趙公爲吾郡項尙書家贅壻今所稱鴛鴦樓者項氏之甥館也先太守文湖公嘉靖時爲福建浦城令以第一清廉徵入都不謁分宜相慈谿來叙鄉誼言分宜欲得梅湖水公使人以井水二甕致之曰長安此水不惡遂與忤出爲南京刑部郎又出爲東昌



守

從伯祖匏庵先生 大鑪 性孤介傲物當石門呂氏以聲名奔走天下先生獨首闢之及呂氏敗人始服其先見所蓄書畫晚年隨手散去曰自我得之不妨自我失之有自怡集若干卷結竹林詩社多至百餘人竹垞大史盛秀才書齋觀文嘉水墨杏林新燕詩云梅湖盛生雅好事少長羣賢畢邀至葢紀實也錢太傅香樹集有盛高士傳

予讀書嶺南龍川之皆山樓下幾及十年庭有柚懷其

柚堂續筆談卷三

九

望雲仙館

核歸而種之閱十七年至乾隆丁丑歲始花垂實且大味亦不減張瓜田先生為繪圖錢太傅為賦詩香見樹齋馮孟亭為隸顏其堂辛巳冬大寒樹槁丙戌正續集 予寓長安蕭寺夜夢至家見柚扶踈復茂晨起得家書云柚已重生矣按爾雅柚條郭云柚一名條似橙而實酢說文 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名為櫟同碧樹冬青生實丹而味酸食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化為枳是乃橘也齊民要術引裴淵廣州記云廣州別有柚號雷柚實大於升又爾雅櫟椹

郭云柚屬也子大於孟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按此諸說柚有三種恐雷柚即櫟椹屬也埤雅以終南之條為柚似非

漢魯峻碑有休神家衙之語張國齋昭濟州學碑釋文云衙即巷字查浦輯聞云京師巷稱衙衙其義不典南史東昏侯被弑西弄即俗所云衙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弄恐北音誤仄為平因呼衙衙也按曹全碑作家巷爾雅宮中壺謂之衙音巷巷之讀衙猶虹之有降音也又衙衙二字已見玉篇海篇非後人始有

柚堂續筆談卷三

十一

望雲仙館

福按離騷五子用失乎家衙朱子註衙一作巷與巷同叶平黃反蓋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沈麟州先生元滄 瘞鶴銘序云銘刻於焦山西麓為雷雨摧裂幾千載矣康熙庚寅十月長沙陳滄州夫子以事居京口至壬辰事得雪棹小舟登焦山值水涸五石宛然沙際因令役夫出之置於舊所束之以鐵覆之以亭取前人論跋為考一卷乃歐陽信本書也然則或云陶宏景或云顧逋翁皆非古人行狀於祖父往往有不諱者如伊川作明道先生行狀時大中公尙在堂直云父某生固不諱也而於

會祖皆不諱

吾邑朱英武先生

德驥

竹垞太史之族姪也資性絕人

試以時憲過目不忘年十六忽從一道人遊不知所  
往後五年歸劍戟刀槊太乙壬遁無不精妙然與人  
談惟風雅及孝弟而已或求其六壬之學笑而不答  
授徒大律港陳氏弟子於人定時窺之見先生端坐  
約一二時方起以手指戍方者三殷殷如雷聲聲息  
始就卧主人與弟子不敢問也嘗獨行田野遇盜刺  
傷其鼻徐行辟之盜急追之不能及以此鼻孔微缺

袖堂續筆談卷三

十一

字真仙

人遂呼為朱缺鼻云居新勝鎮未嘗婚娶外戶或不  
閉鄰人竊其園蔬迷不能出委而去先生潛以與之  
春波門有王氏為鬼魅所擾筐篋釜餽時時火發乞  
先生印章鎮之遂止乾隆庚辰年八十餘無病卒卒  
之日遲其嗣子不至曰不能待矣出白金三十兩付  
傭者曰子至授之遂逝次日嗣子至傭出所付金而  
匿其三之一先生忽張目曰何不盡與之復瞑目如  
故嗣子貿易於城不能安其廬鄰里共守之曰為灑  
掃几席琴書依然不改雖偷兒不敢入也

新勝有顧四者屠豕為業年二十餘偶因醉誤殺人遁  
去後四十年歸已為黃山大和尚於大學中庸多妙  
悟雖老儒不能難也書法似蘇黃以千金遍周族人  
而去

濟州城南臥佛寺之前曰陶姑庵先有陶氏女自幼出  
家於此刻苦自治每一念非禮即引錐自刺血流以  
敗絮拭之臨終召其弟姪付以後事羣見一篋封緘  
甚密以為當有私財及發之則盈篋皆血絮也遂語  
其故且曰出家甚不易有子女切勿輕令出家也言

袖堂續筆談卷三

三

字真仙

畢而沒

般陽北鄉有某甲頗小康而子善博某年遭無奈子何  
臨卒呼其子曰我有六字真言可以救急汝識之曰  
閒不了餓不了其子若罔聞久之不能自存始思父  
言置一小車以販煤為業初僅能輦二百斤後漸增  
至四百斤以為常又誠篤不欺人咸信任十餘年復  
其舊業輦重如故或云君不可以已乎曰是車活我  
我豈敢忘本耶

貴州思南有飢峯居大山中其形似飢故名有宗彝獸

狀如猴巢於樹老者居直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出子孫居下者出得菓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以繪衣取其孝也蓋以此見復齋日記按此本名雖以為宗廟彝器飾故曰宗彝爾雅雉卽鼻而長尾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異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彼以其

柚堂續筆談卷三

望雲仙館

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

安邑師宋半塘先生嘗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後兵火流亡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見於漢書者如此初無口授之說而俗傳又云伏生女口授尤為不經矣

蕭尺木先生雲從有介節遂於經學著易存若干卷易簣時呼子孫近前曰孝悌忠信終身行之言畢而逝人但知其善畫耳

韓文公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吞之遂以文章名世五代周仁裕夢人剖其腸胃引江水澆之文章陡高如此類者皆是精神專一所致近蓉江有人文思鈍拙為師所苦曰焚香魁星前拜之同學咸笑其癡一日伏地移時忽大呼云夢魁星以劍刺其心自是文思沛然無能敵者

吾邑沈天易先生之奇不苟取與而情性和平長於刑名所撰大清律輯註人咸奉為圭臬虞山蔣公序云詮釋詳明尤嚴於輕重出入之際能曲體聖主好

柚堂續筆談卷三

古

望雲仙館

生之意讀之不忍釋手誠哉是言也

張惕齋先生仁浹經學為吾郡第一因確守程朱議者以拘牽目之然同輩談經刻有成書難免駁雜之病先生貫串融洽如生龍活虎首尾相應有沈潛體玩之功非他人所能及也又於朱君介斐處見先生駁西河毛氏經說殘稿凡注疏及宋元經解皆窮流討源瞭如指掌益見先生之確守程朱自有卓見未可輕議

尤飲碧璋者西堂先生之猶子著圖影新書二卷圖影

錄八卷書成於康熙辛丑內有引蘇氏瑛一條云天文志言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附會一篇著策之數也虛誕之甚按此自來無人道破

顏攸功光敏家藏有顧爾人札云向日錄有古今集論

五十卷頃兗州司李劉年翁延弟在署刪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之梓人名曰近儒名論甲集因此流留尚有旬曰如貴地友人有鄴架之藏欲一就

觀且得晤言講習尤幸事也曰下欲借唐荆川稗編第一套抄錄數首未知可轉覓否接近儒名論今絕

袖堂續筆談卷三

五

望雲仙館

未見即江南亦無知者

濟州黃沈洲維祺云文章虛字夫蓋然而之類如督之

牙帆之脚戶之樞蓋所借以轉動者其字原有限貪

用則易復故可不用處則且不用又云古人文字以

神氣為轉折不甚用虛字如誠意傳是也宋儒文字

則好用虛字如補格物致知傳是也看此兩章可知

古今文字之別沈洲字五先順治乙未進士為故城

令有遺愛年八十餘卒臨終猶端坐為子孫講家人

卦

史君遠侯落拓不偶先曾王父之官楚中令司出入會

計之事取與不苟善書札及東歸初經三藩之變

盜充斥史君前驅盜相顧解散六十後始娶妻生一

子忽因醉手刃之云吾殺人多矣安得有子叩之乃

張獻忠偏裨也

予少受先人之蔭不識世間甘苦中年後贈蹀於科名

五上春官不第丙戌奉檄山左戊子合淄川明年八

月二十一日丁太夫人憂庚寅正月至濟陽俞燮齋

明府署名調元後為汾州守將晨興若寐若寤自嘆生平碌碌

袖堂續筆談卷三

六

望雲仙館

何日是安息時旋有人推戶入啟帳曰不過十年其

人即去急起攬其衣曰得無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

死乎其人回身搖手曰不必明言因戲於枕上自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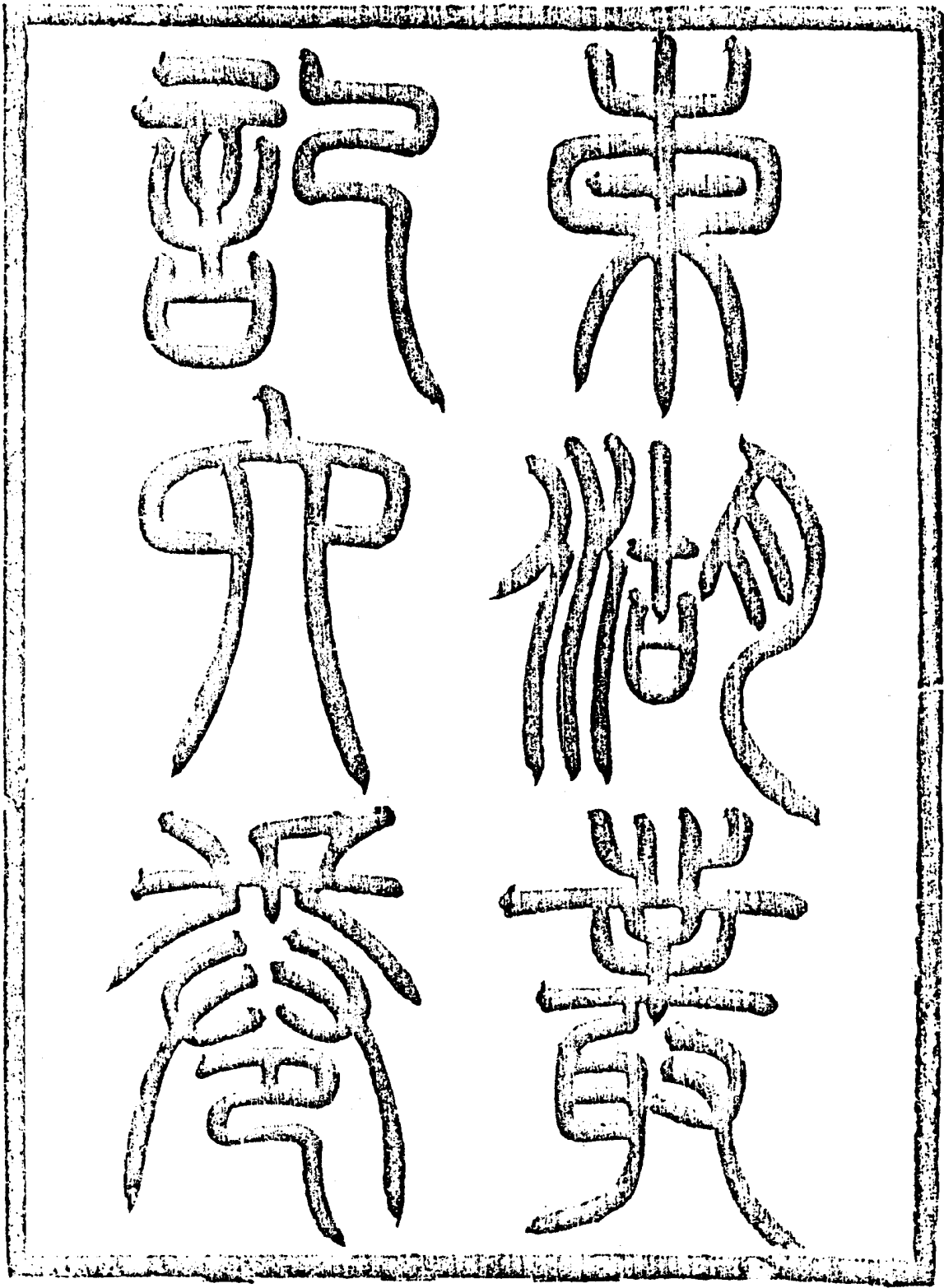
墓誌其銘曰我不須天上王喬棺亦不須地下滕公

椰青山一片骨可埋反我真兮何不樂將來造物之

位置我者不可知誌不必存而銘則不可易矣

續筆談卷三 終





東  
德  
世

新  
中  
齊

雲自在龕刻

光緒九年六月

王懿榮署

東湖叢記小引

僻處海隅屏居家術足跡所至不出吳地見同寡陋良足深  
慚惟破籍斷神性所癖嗜累月窮年遂有所積隨得隨鈔初  
無義例叢書持拾自備遺忘藏諸篋衍匪以問世云爾  
咸豐六年丙辰七月放庵居士蔣光煦識於商舫周鼎泰鏡  
漢巖之齋

東記

引

凡例

一 是編多徑錄昔人文字未敢妄加刪易然字經三寫烏焉  
成馬其有展轉登載或不無詞句舛錯文義抵牾愧謫  
未能悉訂閱者諒之  
一 六書四體初未講求此中金石諸條亦就傳錄者依樣葫  
蘆略存形似恐有筆畫闕誤貽笑方家不見鄙夷為之教  
正實所致幸  
一 所登載近人著述槩以沒世為限至現存者所業投贈不  
乏佳篇惟與體例不符故從割愛俱不闕入  
一 記中各種或假自知交得資眼福或剽從佔販無力購求  
卽有一二舊藏近已雲烟過眼倘按圖索駿無以應求幸

東記

目例

勿見責

目錄

- 卷一 一十六則
- 卷二 二十二則
- 卷三 一十八則
- 卷四 二十三則
- 卷五 二十三則
- 卷六 三十九則

雲自在龍巖  
書之

紫微山廣福院柱礎題字

余家峽石在東西兩山之間西山即紫微山也上有廣福禪院舊志謂唐宋坦捨宅所建有辨親大師者宋仁宗天福間賜紫今西廡之佛龕相傳其塑像也院有柱礎作覆蓮花形余屢游其處見礎上隱隱有字跡亟洗刷拓之其西南一礎刻天聖乙丑歲建造弟子施承下一字捨礫一口東南一礎刻弟子范德行有若夏字者西北一礎刻弟子張彥輝捨礫一口東北一礎刻弟子張永皓捨礫一口兩礎為佛座所壓不能全拓藉知修造在天聖間至今未嘗易故址也志又

東記一

言殿外有鐘委地唐時物也今諦審之鑄字幾滿並剝蝕不可辨尚有首行本鎮稅課四字可識案峽石酒稅南宋初歸殿帥楊和王此稱稅課云云當是宋時所鑄其非唐物明矣道光壬辰吳江楊龍石游嘗至鐘畔審脉云有大業二字喜以語余今徧覽內外不可得豈二十餘年之間遂又磨滅耶書以俟後來者覆審之翁小海雅云古人功德銘象多有大字即善業之意不必定是年號也

禮樂書序

元四家集虞文靖為最富然遺篇逸什亦往往有之禮樂書序其一也檢類稿及學古錄皆無之文云自古帝王之為治禮樂其具也政刑所以輔其成者歟仲尼之言為邦夏時也殷格也周冕也韶舞也放鄭遠佞其政刑之所以行歟故先

儒之言曰有闕雖麟趾之化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官之法度政刑也闕雖麟趾之意其禮樂之本歟秦漢而下有天下者於禮樂乎何有而所謂政刑者豈必出於天理人心之中正者哉是以昔人深歎乎百世之無善治也我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興列祖繼作至於世祖皇帝一統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萬方郊廟社稷之祀享朝廷之會同斟酌前代衣服鼎俎之制金石羽份之節以奉於天地神祇祖宗以合其宗王巨鄰百官及四方之來賓者屢屢乎禮樂之殷矣然而喪亂既久生息未復舊染之俗未盡變通乃建都縣置守令託之以民社統之以方伯連率聯絡周密治法倍明而又寄耳目於御史之臺分中外為廿四道稽諸近代置提

東記一

刑按察之官蓋將約其民而使盡協於中者矣後又易提刑為肅政其意豈不欲刑錯不用率之以正而民無不正焉意禮樂其在是矣閩為東南文物富庶之邦其部置黠踰六十年更民之所共識者其長貳數有儒臣來居以治教之所以仰體聖心於行事之間者亦莫不盡其思矣今皇上如天之仁覆育寰宇功成治定殷荐崇祀固其時乎耳目親切之司豈有內外之間哉去年僉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始欲發明其微而推究之乃得故宋太常博士陳祥道所著禮書與其弟賜所進樂書送郡學官刻而傳之方鳩工而趙君移節浙石於是經歷而進士連理惟實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汝遜允中相與輝棧而完成之二君與趙君之意所以見



憲府設官之本旨而欲贊成聖治于今日者也乃使郡儒學訓導章泰訪集於臨川山中而使之敘焉夫禮樂之事大矣三君子之心至矣集何以言之哉切嘗論之歷代之史載其所謂禮樂者略可見焉唐開元禮盛矣宋承五季之後禍亂粗息乃勅劉溫叟李昉等損益開元之書為開寶通禮嘉祐治平間姚闢蘇洵修太常檢討以成而陸佃張璪之所定也議者以為簡繁失中又或以為雜出眾手其論蓋未定也而陳氏之言曰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辨形名度數之制發仁義道德之蘊凡廿年而後成可謂勤矣進書在元祐更改之初其有待而發者歟或曰陳氏之為書因詳崇義之圖辨疑補闕采拾尤精書存繪本不其傳於世為可

東記一

惜也方是時濂洛關西諸君子之言具在學者得其說而有考於陳氏之書則道器精粗兼備矣若夫樂之為說尤有威於陳氏之言焉其曰中則和過則淫斯言也先王復興不可易也官商角徵羽五聲之正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其間音節既遠故上下之間有變宮變徵之設二變之終不復可觀是以二變不可無而七均備矣十二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之調而非二變不足以成自然之理殆不可易是故宋之議樂也急於中聲之求而七均以成調者無所議也舊法以黍定尺以尺定律王朴用縱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為有餘胡瑗用橫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為不足且黍之生豐凶大小不可齊也故范鎮之為雅樂亦不可定然則中之不可得而過不及

之羞誠有如陳氏之所愛者而陳氏之說獨於二變四清之聲是去者其必有特見矣哉蓋其書見於建中靖國之年時君方自聖以聲為律而身為度二變之外四清之餘不復可理怨思哀怒之交作無以為國而陳氏之說孰與之施行哉此又大可慨者也二書之出學士大夫好古博雅者必將致其問學焉國家有大制作將有徵於諸生二書不虛作而三君之志得矣是為序雍虞集書此序愛日精廬藏書志失載諸公文集有鄉先輩沈潛初先生真機序

九域志

九域志八十卷元朱愚本纂集有自序云天地大矣萬國九州之夥五湖四海之廣而山川原隰人物動植毛舉浩繁况

東記一

乎郡國州縣自開闢以來其間建置沿革混合瓜分世異代殊不可枚數所以誌疆宇者往往校勘少疎使漏遺彌廣思本切有概焉因取元和郡縣志以及太平寰宇方輿勝覽天官輿地諸書詳加檢校思欲輯理一書以附諸君子之後又以拙性迂疎天資謏劣恐貽畫虎之機輟而復作者再矣竊惟我皇元肇運自世祖龍飛漢北定鼎燕南雖為遼金舊都自聖朝混一區寓奠安黎庶為億萬年不拔之鴻基况幽冀之域在禹貢惟九州之首蓋深石合于遠古皇圖之制焉矧歷代以還自嬴秦破九州為郡縣中古之下迄而不改遂使九州之域僅僅徒有其名幾於漫漶澗沒暇日因取羣籍參考異同分條晰理一以禹貢九州為準的乃以州縣屬府

屬都省以都省分隸九州焉九州既分然後繫以星躔畫為疆宇并系前代帝王之建置寇盜之僭竊悉為詳載使開卷者於千百年區宇混合瓜分者瞭然如睹諸掌書成凡得八十卷題曰九域志云時皇元大德元年長至日沛國朱思本

號叔大林鐘釋文

儀徵阮文達公云此周號叔大林鐘也鐘之大從來無及此者考工記鐘以兩欒之鈺為十以起度今以工部營造尺度之鈺長一尺三寸五分即命此數為十以之度鈺得十之八

東記十

與考工合以之度甬得十之五與考工不合其兩舞間兩鈺間本橢圓今拓本無從度取鈺之中有銘四行四十字左鈺有銘六行四十五字鈺左右篆帶各二帶間無乳鼓隱間為

二十一冊七上版

同韻加八且足以有鐘兩相覆之形此古人作字有形有聲之妙韋昭之注益可證矣也即惠字之省文號叔之父諡也南仲嬪氏諸鼎多有之而或釋鼎文為專字誤矣入字似久字然宰辟父敦命乃乃字形正同此其他鐘鼎文此類甚多而或讀為故或讀為及皆不能通其義讀為乃則通矣得字乃邦字反文分邑之口加于丰上耳魯乃楷字說文作備齊俟鐘作韻從冒也此作从米也米即說文所謂木上曲糲字正從此矣

東記一

即儼異即翼省文也詩口有儼有翼十口在二二為上下以畫之長短口之鏗鏗越越音鐘聲鐘鼎款識口許子鐘銘曰鏗鏗越越凡所見此其類也駸字即降字下屯當右轉書者誤左耳餘字習見者不具論此鐘銘辭爾雅篆體則魯考既畢慈說竟曰益都段赤亭徵君松苓云左氏傳謂號仲號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是二號惟商季為最顯古器物銘所載號叔作尊高考古圖所載號叔作叔毀高博古圖所載號叔彝及此鐘篆法之古並同殆亦一時所造號言元國叔言其字古人五十以伯仲故也薛尚功謂號言元姓叔言其序者誤曰作大琴和鐘蓋鐘樂器之大者樂所以示其餘而銘之所載數越越又以形容其和之德故曰餘鐘惟遲父

六

36 B

鐘作和黃字與此器字略同而鐘鼎款識釋作夾字迄无  
確證則林字近是假師武虛谷大令德云鐘銘皇考惠叔大  
蔡和鐘蔡與林同周景王錡無射爲之大林是也當景王時  
號亡已久不宜復有號叔爲之效尤蓋其後續封也唐書率  
相世系表西魏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號叔之地與鄭  
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號於是平王求號叔裔孫  
序封於陽曲是爲郭公表文多舛要亦有所據依然則此言  
序封與子所證符楚簡王十四年越既滅鄭及頃襄王十八  
年復有鄒費鄒邠春秋時小諸侯絕而重封類如此者不可  
僕數也叔初封於魏子孫因之世世稱叔樊仲山甫後有樊  
仲皮亦襲樊仲晉之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故予於此銘

東記一

亦以此夾之銘爲何君夢華藏本詢其所自云得之口司馬

達市

間號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釋古齋稽釋古齋

手釋古齋作釋古齋對釋古齋旅敢啟帥荆皇考

威儀爲御于天子迺釋古齋天子

右銑多錫旅休對天

子魯休錫釋古齋用作釋古齋本模耕或後洗刷得之皇

考惠叔大琴和鐘

皇考儼在上翼在下

鐘釋古齋越釋古齋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已上從阮文達公手蹟錄

魏叔大林鐘釋文二

吾邑陳受至孝廉釋古齋容馬秋爽太常釋古齋陝西學使幕得此  
鐘于西安市肆後歸汀州伊墨卿太守釋古齋今在武林瞿氏  
阮文達公題其拓本云此鐘新在關中出土受至年見獲之  
以示余乃魏叔大琴鐘也與余所藏魏叔大琴鐘無一字少  
異洵是同時一國之器特此重今稱五十斤余鐘重六十餘  
爲少大耳左方畫鳧余鐘所無鐘之有畫鳧者余于王復齋  
舊宋拓本中見有一與此無異此中銘字有爲青綠所掩者  
校以余鐘可讀也平湖朱椒堂潛帥釋古齋云魏叔大林鐘爲  
彌曾考釋之載入積古款識矣此鐘爲受至先生所得銘文

東記一

與阮雲臺師所藏鐘無異惟鳧形彼鐘所無考工記鳧氏賈  
疏謂族有世業以氏名官此鐘以鳧爲銘則作鐘者爲鳧氏  
當亦如韋裘之以官爲氏非以氏名官也鳧爲水鳥入水當  
浮豈鳧氏爲聲聲黃清揚作鐘者遂以鳧爲氏與敢質諸大  
雅大興翁宜泉比部釋古齋云薛氏鐘鼎款識進父鐘釋作樊  
卽此鐘繇上一字也御于乃辟是辟字非邦銓開弟三行首  
一字是屯非手下一字是亡非亡積古齋鐘鼎款識所載宗  
周鐘有云亡兢可證穆秉元明德穆下有二字連父鐘曰穆  
二不顯龍光盈和鐘曰穆二師秉明德可證也甘泉江鄭堂  
云魏叔旋曰不顯皇考惠叔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頓手  
臣鈔旅敢啟帥井皇考威義口御于天子迺天子大林和鐘

即無射之覆作無射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說見國語注無射乾之上九林鐘坤之初六上九位高聲細初六位下聲大無射之聲爲大林之聲所抑是以細抑大陵不容於耳然則大林鐘其聲乖於律度必無和理而名之曰和鐘者蓋無射律長四寸六分五厘六十一分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林鐘律長六寸先以無射之律爲本又加以林鐘之律此賈侍中之所謂覆也藩以爲和當讀作和較之和用無射林鐘二律之和數以鑄此大林鐘也鼓間花紋刻作雙鳧寓鳧氏爲聲之意耳

明文衡

明文衡九十八卷其九十九及一百兩卷則補缺也正德庚

東記一

九

午刊本首有程敏政自序文見集中目錄後有跋云右皇明文衡目錄二卷乃先師族叔學士篁墩先生之所選定而會采錄以類次之者也宏治己未先生卒于京邸其孤錦衣千兵孺扶櫬南還暇日相與檢閱篁墩是卷在焉曾手錄出妄欲以卒先生之業但所居休甯山中非通衢於諸家之集未易卒致而先生遺書尙留京邸無從檢錄自辛酉抵丁卯凡三八試金陵其於國初以來諸家之集博詢有所見輒贖以歸雖重費弗少惜因目錄之所定采諸集之所載日積月累各以類次彙成十有六冊西蜀張公以名進士推刑新安已二載于茲矣仕優而學哀然高出一時今年夏間曾有是集亟欲一見披閱之餘以爲聖朝文運之所啟治教之所關首

捐俸倡刻之時又錦衣弟以所留在京諸得集還休甯乃得參互相證少免脫略公理刑餘暇手自校其魯魚亥豕之謬於目錄中未有文者朱注缺字于下以別之後之君子倘補其缺收其遺續其所未登使是集爲一代大備之典則我朝文治之盛豈不於斯益有考見也哉刻告成因忘其困陋謹識編刻始終本末歲月如此俟業少進傳諸有文者姓氏出處大略增置卷末未知其果能遂否也茲所刻工役煩鉅董其事而以贊助者歛義民詹以祺等雖出于一時子來之誠而張公以義感人之素亦可見矣其目錄缺文隨有所得輒刻附于後不復類入以亂其成卷先後之序云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中泮後學休甯程會謹識後附尙義助刻姓

東記一

十

氏凡二十一卷末有後序云作文難選文尤難惟子期然後識高山流水之音而淄澠之味亦非易牙不能辨自漢以來文章代有編選如昭明文選姚鉉文粹之類何止數家求無遺議者難矣我朝百餘年道化熙洽臺閣之宗工山林之詞匠彪炳蔚時不乏人第無以編選爲任者諸大家全集各行一方人亦罕得見之其時代差遠者又雲散鳥沒零落無餘矣故世之徧見洽聞者舉前輩文辭問之則嗒然不能一啟口問有強辨者則謂當世之文無足追古者是又不自咎其淺而欲盡誣一代之人也噫其流固至此哉此篁墩程學士有皇明文衡之選也學士在英宗時以奇童被薦入翰林讀中秘書落筆言語妙天下嘗自洪武以來旁蒐遐索垂

三十年得一百五十六家擇其文詞之精者分類錄之得九百七十二篇昔真西山輯正宗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必體本乎古指近乎經者取之否則雖工不錄學士之意蓋本諸此觀其所選之文與其所自序者可具見矣學士沒諸集散失庠生程曾於敗篋中得學士手書目錄不忍遂泯學士初志徧訪海內蓄書之家亦幾十餘年始克成編適予承乏來推刑新安乃於政暇略加校正分爲九十八卷繕書入梓民之尙義者聞而樂助之餘則予以次規措總爲費計錢二十萬有奇六閱月梓人訖工予莊誦而歎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皇明之文蔚然燦然華實相副出入乎典謨浸淫乎雅頌足以起秦漢而上之其盛如此列聖

東記一

之化顧不於此可仰見哉雖則一代之人文未必盡於此而染指可以知鼎味矣他日安知不有鉅儒續爲編選乎夫歐陽不好杜詩東坡不喜遷史文人不相知類如此者予亦安敢謂學士所選果無遺議乎間有目錄無文字者缺之以俟續訪別爲一卷樂助如詹以祇輩共廿一人附書於目錄之後以示勸亦以見是編之梓行非予一人所能成也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季冬望日賜進士直隸徽州府推官西蜀張鵬謹識

六藝之一錄

錢塘倪山夫著六藝之一錄九分六集第一集金器款識二十四卷第二集石刻文字一百六卷第三集法帖論述三

十八卷第四集古今書體一百二卷第五集歷朝書論四十卷第六集歷朝書譜九十六卷合四百六卷又續編十二卷序之者梁文瀛注惟憲厲注師韓趙一清其自序云士生百世之後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蹟如見古人焉古人遺蹟不可見見古人之論古人遺蹟者如見古人焉然則後世之于古人雖得之傳聞其慨慕咨嗟流連歎喟當百什倍于親薰而炙之者而可無深思篤好僅比于雲煙之掠眼已耶侏儒問徑天高于脩人脩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于我故夫學有師承道有源委自尺寸至尋丈以至于不可窮極夫非同此居高行遠之術歟余最不工書每見古人書論書評聊用神往正如里之醜人觀好色而知愛無他其迹殊其神

東記一

契也顧自恨去日苦多炳燭之明其明幾何然而心之所向筆不能已忘其陋劣撰成此書名曰六藝之一錄其類則釐而爲六其卷則四百十有奇積日以來耗疲楮墨草稿初創以示吾友桐叩沈君笑而贈之句云韓信怯勝下乃能將漢師其謂我素不工書而偏好會粹古來之工書者以自成篇帙也諷誦斯言且慙且喜夫事有相反而相信獨深者飢者之說飽寒者之談煖雖終身不解而飽煖之情形得不謂之津津有味乎嗚呼吾即不得見古人古人有知或者其不鄙我乎或者論古人之遺跡而不營親見古人于一室乎抑余嘗服宋儒曾子固其文學其賞識不下歐陽文忠公而所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者乃不獲與趙德夫並傳則書

之顯晦不可究詰况余之渺見寡聞安思與世儒角耶大豈可嗟是錄也僅以當鼓缶之歌可耳不足出而質之大雅君子也乾隆五年歲次庚申二月望日隱鼎崑崙自序時年七十又二山夫又著有周易蛾術七十四卷有自序又文德備吹錄注及刊削水經注倪氏鈐說諸書吳城云山夫以貢生任遂安司訓年八十餘終

四書總要

殘元本四書總要不著撰人名氏吾邑馬衍齋藏本也後有手跋云四書總要三卷宋婺源程先生所著專主黃氏輔氏之說繪圖發揮真朱子之功臣也海內藏書家已少是本余入茗溪僅得中卷兩卷他日當徧訪以成完書耳花山

馬寒中識于衍齋時辛巳三月案此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廿四字又元許謙讀四書叢說八卷元刊本每半葉十六行廿四字又元張存中四書待問六卷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廿四字元蕭鑑每半葉十四行行廿三字

詩經講集說

詩經講集說六卷元盧觀撰案經義考不著卷第署未見又引黃虞稷云盧觀字彥達熊之父也蘇州府志者補元史藝

文志亦不著卷第此影元鈔本卷末有至正辛巳校梓一行前有盧自序及吳簡跋再案經義考錄吳氏簡詩義署佚亦不詳卷第又引紹興府志稱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

歷紹興學錄吳亮宋明經云千頃堂書目載元毛直方詩學大成吾鄉周范今大令春會見元刊本有毛直方序而不著撰人案毛直方入元不仕

姜遐斷碑

青浦王述庵司寇補金石萃編六十一卷載姜遐斷碑不及三百字存二百餘字云案金石錄補稱此碑祖父子姓名尚備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葬於昭陵神蹟鄉之舊塋今此碑自祖墓以下文俱不存其葬處但有葬於昭陵之舊塋未見有神蹟鄉也又云此碑雖文多磨泐然葬於昭陵之舊塋文甚分明此七字中不能再容神蹟鄉三字其昭陵上空二格亦例所應爾非關闕泐是金石錄補之語猶未確也今案吳江陸貫夫續會續古刻叢鈔載此碑存六百餘字其昭陵下實有神蹟鄉三字然猶未敢據以為斷也後得是碑整拓三十三行之舊本每行存三十四字雖仍斷缺而可辨之

東記一

字尙有出於王陸二家之外者其神蹟鄉三字實尙明晰此余所目驗者故知金石之文非親見原碑整拓未可遽信也雍州金石記謂碑中東宮通事舍人可以補史之闕粹編引長安志證無神蹟鄉之名又載乙速孤神慶碑尾蹟鄉二字而不載碑首神蹟鄉董大六鐫字一行今此二碑俱有神蹟鄉之名則更可以補地志之闕矣又案醴泉縣志崇正十一年荷好善修云姜遐碑存九百餘字今此拓可辨者亦九百餘字

缺上部侍郎郎國公歸撰文并書一行

缺上望與彼規矩之流杪閒閒之智亦敬矣咸欲輸大繫景躡賢飛光則負鼎者絕膺已不行口子之薄於德而厚於口東里問之美其貌而空其腹復何取焉其口王允之一



日千里行後於魯三 公之有焉公諱遐字柔遠代為

天水著姓惟先肇於炎農氏大口配于天四口之方聲口

國命於晉年四徵君之禾首天祚休祉代不虛賢會祖

景周使持節驃騎五王瓦口口克象山岳繼代二千石

賢期五百年祖慕唐起義相國守員外賓曹參軍六口

口一口口奉口起口口部兵部郎中口為將作口口

殿中監左屯衛大將軍贈口口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盛德雍熙之風稟靈岳逍遙之氣口五秀以會質口六行

以崇心八口口以孝口口之以位賢時謂口室顏回張家

曾子矣故伯父太子僕嘗指公而謂人九第宗黨口其

秀口邦國以為口口又奉制授東宮通事舍人時春

東記一

開筆建妙選察實行於國口口通事舍人公口現

偉明暗如神彥輔雲天披視瑩目太初日月懷神行一矣

鸞鳳六象方口俯仰之容口韶九成口口鏗鏘之韻夷夏

以為殊觀朝廷莫不駭囑昔十二授茲任以公口無以

易故久於其職頃之遷左衛翊府郎將肅鈞陳以警衛奉

問闔十三古難其口口口口網以一俊採時秀以旌奇

雖則在苒有年愛無以上膺成命尋又制行十四來儀喻

鹿眼口解箭矣尋檢校光祿少卿明試以功滿歲為正四

口九列有美昔人七侍十五左衛將軍此後七年不進轉

後來者多昇上位時論殊以為屈公處之怡然未始以

細十六擢考洛州及諸縣官屬公神無滯識明有餘養

正之以紳飾節之以文理自午及未考十七地官侍郎餘

如故佐六禮以節人性明七教以興人德天工人代公

實崇之至若躡競十八固以無聲自是雲口在口豈直風

生口閣時恩勅賜絹百疋以彰寸用之効也又奉九

行故授斯任以國慶果封口口口俄丁內憂去職哀貶

柴毀莫能俯就尋奪禮起為左豹二十典憲每勅公與

執事參議焉或降中使頻延厚錫公雖祇奉恩獎

而毀疾彌侵二十有二遺命務令薄葬於舊塋口口冕

旒輿悼斂日賜朝服一襲贈贈有加哀榮以備二十口史

即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同合葬于昭陵跡鄉之

舊塋禮也惟二十性以道潤身恥名口行詣

東記一

微索隱攀枝葉於口經原始要終求聖賢於黃卷性堅正

以靜四行訓子姪不交異類口口操行不入口及之門人

口通家豈口李膺之室自喪妻後不復再五行於窮蹙每

有口一則終始口之加以博問強識備彈諸藝尤善草隸

超冠一時雅好山水六行之良會雖口尙口烹植誠口口

至於奉親也則罄無方之養故有女伎歌舞之娛加洞精

至二十通元有逾焉口口口口未口不操翰紀時文詠月

羽京以絃口風口矣時中書令薛元口行抱劍口於泉壤

瘞明德於山邱長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楚國公皎次

子兵部侍郎晦九行贈公吏部尙書口氏口人為口國

夫人永以月靈口口凶極痛百身兮無口思萬古三十

以親奉風規口敘口求口術意將申而氣口言欲口而心  
口遂為銘口

三十建標一側儻口冰口  
口瓊峰外月心幸逢波雲披遷一行必可則言歸于謹括

囊眾藝該三十一口美口憲必口帝宇北宸重寄西

在學武珪口赫奕謙光偃僕神口昧昧天道若三行

續復古編

續復古編四卷元曹本撰書畫史云曹案宋張有始為復古

編二卷張氏藏書志載元吳均增修復古編二卷卷上分子

卷三卷下分子卷二錢竹汀宮詹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載成

崇僧後復古編一卷泰不華重類復古編十卷獨是書不見

於前人著錄研經室外集云從吳江潘耒家所藏過錄惟尚

東記一

十七

缺上正下論一類無從補掇今此本所缺正同其為秘籍可

知余從西吳書舫見之亟錄其前後諸序補入藏書志小學

類惜成秦二書世間恐更渺傳本矣古者保氏之職其教

國子以六藝六書其一也後世之設教異乎成周之時學者

安于淺陋之習往往馳騁于空言而不究于實用其於六書

之義一切棄而不講于是上下數千百年之間以此名世者

不過數人而已古學之泯絕可知夫制作禮樂天子之事而

射御已亡其法獨書與數窮而在下者皆可習之至于書有

許氏戴氏數家之說然猶稀闕寂寥若此其久可勝歎哉宋

之中世吳興隱士張謙中氏考證俗書之謬謬若干字甚有

功于書學終宋世三百餘年工篆摘見稱絕藝者莫或過之

大名曹君子學篆書深穩闊勁素嘗得之妻言于當路有氣

力者以為書學將廢一旦國家須才非可冒焉以充其選若

曹君宜置諸館閣以備任使然莫有聽者久之君繇都昌丞

調官京師始相見問出其所為續復古編將補張氏之未備

者君子是書雖馳驅王事寢食為廢莊周氏所謂用志不分

迺疑于神有不信夫推君之志豈沒溺于流俗者耶素備官

詞林嘗代撰三皇饗祀樂章君為書之藏諸秘閣已而力求

補外乃出佐信州幕府其行也序其書而歸之至正十二年

三月丙辰臨川危素書桓兒時侍祖父之旁故治書侍御

史東平李公文最厚相見必講篆籀之學本之說文而凡字

東記一

十七

書之可取者皆參究其說數稱張氏復古編之善問之既熟

竊取而觀之時猶未能盡曉獨怪其文之約疑有所未備而

不敢問其後稍長日惟記誦詞章之為務于斯學也廢不復

習迄于今數十年昔之所疑莫能自釋為恨洵陽曹子學好

古工篆其筆法又明于六書之義他日出續編示余則因其

舊文衷口彙次增多四千四百四十七字然後知張氏之編

特舉其槩果有所遺而未錄將以待于來者續而補之使為

完書不特有功于張氏所以為後學之助固多矣然非志專

而力勤考核精審援據該洽如吾子學其孰能余雖衰情有

愧于此而佩服先訓未之敢忘願學之心終不能已書識其

端尚于曹子而卒業篆體變而為隸楷去古日遠往往多穆



冰之學而襲隸楷之譌者莫或取正宋元豐中吳興張有謙中篤志斯文嗟徇俗之非是悉爲刊定稗成一編題以復古學者誦其功然其間闕略未備者十二三大元興崇尙文學而得洹陽曹子學氏補其闕遺然後六書之義始正蓋子學氏之于篆幼而習之二十餘年其靡如一日故謙中之書未嘗去左右間益考求凡有得者附著于編久之合若干字輯而傳諸學者名曰續復古編君子謂子學氏之于斯文其功當不在謙中之下爲其細俗而返之正是亦猶謙中之志爾夫謙中之志卒待于子學而成之信乎復古之難哉自古道之既微豪傑之士莫不有意于復之度其勢有非一時一人之所能致于此繁可視矣予因子學氏之所輯足以裨張氏

東記一

之未備遂論次之以告于世之學古君子子學名本方仕于時將有光顯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正月十又二日上下元楊嗣序 道出於天而字作於聖人字之所形卽道之所形也故河圖出而天一地十之數彰易卦畫而陽奇陰偶之象著字之本原其肇於此乎軒頡有作人文日孳六書之教愈精愈詳逮夫籀斯迭興工篆呈巧曲盡天地萬物之狀而無所遺變而至于隸楷日趨于易而益生無窮矣此亦理勢之自然蓋有不容己者然而轉相變易雜以俗書漸失古意獨許叔重氏說文之作條理嚴密脈絡貫通古人字學賴是以傳其有功於世多矣自是而降好奇尙異承誤踵譌或偏旁點畫之殊或魯魚亥豕之外其錯亂有不可勝言者此吳

興張隱君謙中復古編之所繇作也聲分而韻類考古以證今據許氏之書而推本徐氏正俗之意其有功于字學亦豈少哉然上下卷止三千餘字惜其猶有所未盡也洹陽曹君子學氏博極羣書其于字畫古今之異尤所研究慨然有志續張氏之遺而補其缺求字之原正俗之謬從而筆之積四千餘字將俾後人識古今文字之變而不墮於譌謬之域苟非子學考索不懈其於六書八體安能盡古人之精意而得其大全其所著定當與許氏張氏之書並行于世豈小補哉至正十八年龍集戊戌九月既望京兆字文公諒敘于會稽白雲寓隱 自人文既著風氣日開科斗鳥迹之茫味凡幾變而至于籀斯時已弗古矣蓋邃古之初書始萌芽民俗

東記一

醇朴以之代結繩足矣降及三代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作而書法由是滋焉亦勢使然也今其遺文可見者不過鼎彝之問石鼓嶧山亦漫滅而僅存籀斯之文散落於人間者無幾然繼周者秦最爲近古意三代之文大率類此籀斯特其名世者耳宋吳興張謙中志于古道病俗書之亂古作復古編上下卷心思無窮而目力有限蓋詳而未備者也洹陽曹君子學惜謙中之編尙有缺遺政成之暇旁搜博采作復古編續所以備謙中之未備噫用心亦勤矣問嘗觀曹君之書而見其體製骨法遠追古作得心應手本乎天成曹君何以得此於古人哉聞之濠梁董灝曰君天資穎悟絕人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法籀斯而主說文徐李而下不數也

靜坐一室置圖書于左右仰而觀焉久之若有得也徐起而書之蓋已得其彷彿矣又久之則心領神會目無全牛筆意之妙亦不自知其然矣予因為之說曰字書形而下者也而形而上者之道存焉世人習書其用心非不勤且勞也而屑屑求之于形似之間營之木偶人焉其形兒則甚肖也至于精神風采則無有吾知曹君之書蓋有進乎道茲特其緒餘耳君既有志於復古必將愈讀古書行古道以古人自期是編一出當與字書並傳世有知君者安知君之不猶古人哉而君亦何愧于古之人哉至正十年冬十有二月望日四明蔣景武敘 宋大觀中吳興隱士張有作復古編以正俗書之譌僅三千餘字竊嘗病其太約疑有闕遺欲集而補之未

東記一

學也大名曹君子學以工篆播乃博探六經子史暨先代銘刻器物款識古文奇字擴而集之名曰續復古編張氏之書其類有六曰聯縣曰形聲相類曰聲相類曰形相類曰筆跡小異曰上正下譌曹君如其類而加二焉曰音同字異曰口口口凡千餘字積二十年始見克成書嗟夫古文湮滅久矣惟許慎說文十五篇僅存為世遵信然其中間有遺脫如劉免之類學者不知許氏偶失載遂以為無是字而不敢書至以宅字代之者皆是也吾嘗考諸經而辨之曰詩有篤公劉又曰勝殷邊劉書曰無疆劉語曰幸而免又曰吾知免夫夫知字者宜莫如孔子詩書孔子所刪定語又孔子嘉言也豈有六經字而非古者乎蓋許氏偶失載明矣學者守經自

信不當泥乎許氏之為是也世間予說而繆其久習反誓予以不知子徐而自解曰由許慎迄今千歲矣有一克新者倡為是說而欲決千載文是非視眾人之所信其抵牾而莫從也宜哉噫吾何汲汲以求乎今世將存其說以俟夫后世之君子也焉知不有同予說者焉今曹君為是書于六經所有許氏張氏書所遺悉考證而殫集焉觀其論辨鮮不符吾說庸是問予者固無待於後世而有也曹君與予未嘗相求而昭合如此則千載之後如曹君宜不一二而已也夫同予說至于再于三則眾人之所繆者將不待辨而自釋然矣斯書所以有望于后世之君子者也予喜曹君不相求而合也於是書為續復古編敘至正二十二年龍集壬寅夏四月八日

東記一

江左外史鄒陽克新仲銘序 向見子學隸古能不肯說文今觀是書知其用功篆籀深矣子學平生負氣有志事功竟抑鬱下僚以死為是書盡其餘力也紳與子學相親知其入而惜之獨幸是書之僅見於好事也嗚呼世之不得行其所學而僅以一藝問者豈獨吾子學哉張紳 至順元統開本隨侍先君子寓豫章後至京師頗喜工篆籀往往為人書及自書口不下數幅祈寒盛暑未嘗辭憚亦未嘗自信自欺蓋古者字少而用多故有正文假借通用兩後方言名物傳見滋繁甚有無從下筆者一幅之間常數字或十數字多至數十字大抵疑異譌誤悉空之時于筆倦意懶之際取說文旁搜偏討此即此字某當作某見諸注說者如此狀在他部者

如此載于經史子集者如此質之先達訪于通人亦議有歸  
考之有據即於向之所空者補足之然後敢以歸於人人惟  
見遲延不快寫豈知疑而未得者詎敢苟且哉考既有得則  
筆之于帙日積時久彌以益多他日哀帙而指計焉得四千  
餘字好事者見之咸謂宜類集如張氏之編使學者知字有  
而說文無者則未始無有也余曰張隱君篤信說文故能推  
徐氏正俗之意而成復古編余始窘于俗誤今考輯若此其  
未考者尚不少緩以歲月加之考索弗倦當復有是編之多  
孰謂是編能盡張氏之遺哉後編之出亦猶我之續張則又  
我之續我也于是乎書于續編後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四  
月廿五日曹本子學甫識

東記一

上上文音同字異並說文所收

正文或體及籀古也世之未嘗考者或不知其為同好奇者  
但取其異而遺其正故予兼舉為續復古編壹類其數二千  
三百六十七字昔人載酒問奇所得未必若是之富也至正  
十五年秋七月望日涇陽生識

金史板刻說

烏程施北研國那熟精金元史事所注元遺山詩及金源劄  
記皆已刊行其禮耕堂叢說余所見者僅三十七篇未知是  
足本否有金史板刻說云元人徐一夔始豐稟載俞子中墓  
碣云至正初四年甲申朝廷修三史移文江浙行省繕寫鑄版遣  
翰林應奉張翥視工屬子中校正子中名利號紫芝即書王  
江山亭詩卷首篇文者清河書畫勛紫芝書白石橫書譜又  
少嘗作松雪偽書幾丁適真松雪遂留賞焉晚年專臨晉帖

及見歐之十三行真續夷堅志王起善跋云至正戊子年武  
林始刊金史始獲一觀殆以宋史卷帙繁重遼金史政事僻  
陋故止浙中一刻無他本行世遂少日知錄載嘉靖初國子  
監官張邦奇請刻廿一史云十七史取舊板修補宋史取廣  
東板遼金史求善本翻刻蓋廣東版不刻遼金史而浙版已  
亡止存印本求善本者乃取初印耳戊春在吳門從友人借  
得浙刻元本書凡廿冊每冊卷首鈐楊氏家藏書印  
與南本相校其字形行格字篆文長印或即明楊南峯奚漢手鏡物耶  
刑志皆同惟衛紀三年大元字提行而完顏合達傳二百後  
凡北兵字又皆不提行是書不全書買取南本補入者大抵取浙版印本翻  
作監版無疑故其文字互譌不及二百字總目尾頁載列校

東記一

勘官彭衡倪中夢激岳信楊錫牟思善卜勝李源揚十人百  
官志丁士恒樂九人未詳惟楊模似為夫安從子二十  
官兩監本皆脫去且其末頁直書卷目于下格若本無此四  
職者乃鈔得之舞又禮志六三十原廟下列傳七十宗磐傳  
下兩監本皆脫一頁並存空白一版而所校浙本兩頁皆存  
想當日所取翻刻之本偶缺耳曾記元人張昱輩下曲云院  
官賜宴洞酒黃羊禮待諸臣亦殊優渥其間總裁失檢纂修  
紙繆姑罷弗論至史成後不付監刻移文浙省僅令張俞二  
人視校不過取名下士抑具員而已此元臣之草草也至明  
人復惜騰寫之工箋紙之費徒取舊印窠模一任工司剗脫  
即此四頁亦非難覓之物竟不查查採補致北監本每頁廿

格中踵成其謬自監官林文俊表進以前諒必無一人寓目者以一代要典視為奉行故事此明臣之草草尤甚者茲據徐銘玉跋知此史自金亡百有十年蒙古太宗七年乙未至順帝至正四年甲申始有浙本又隔百八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八年己丑始有南本其間不絕如綫是可嘆也

田仇墓志

道光乙未揚州灣頭鎮人以河役築堤取土獲唐田仇兩墓志江都梅蘊生孝廉竝之得之以拓本贈丹徒嚴問樵丈保庸丈錄梅跋并自跋裝幅贈余其梅跋云誌文首行題淮南節度討擊副使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北平縣開國伯田君拔舊唐書地理志云肅宗乾元元年復揚州置淮

東記一

南節度使親王為都督領使長史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恒以揚州為治舊領縣四江都六合海陵高郵職官志云凡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置長史五千人以上置副使討擊使不常置一見於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銘云主生于有六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使再見於此光祿大夫於唐為從弟二品文散官殿中監為從第三品文職事官兼泗州長史新唐書方鎮表云肅宗至德元載淮南節度領揚楚滁和壽廬舒光漸安黃中沔十二州治揚州其後十二州或有分合至德宗建中二年增領泗州貞元四年始以泗州隸淮泗節度蓋田君死於三年泗州尚

隸淮南也舊唐書志云九品以上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為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卑者為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位承徽以來欠一階者或為兼或帶散位或為守其兩職事者亦為兼誌云兼泗州長史其兩職事與上柱國為正二品勳官凡勳十有二節度使工部尚書潁川陳公者陳少游也舊書少游列傳以大曆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封潁川縣開國子又云為禮部兵部尚書而誌云工部當據誌為是通鑑於大曆十一年冬十月載少游從討李靈曜戰于汴州

東記一

德宗建中二年少游遣兵擊海州李納巡官王涉三年拔海密二州四年將兵從討李希烈屯盱眙尋屯希烈陷大梁江淮大震少游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又遣巡官趙誥結李納于邗州新書興元元年希烈僭偽號遣將揚豐齋偽赦令送少游為張建中所殺以偽赦令送行在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書某月日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羞憤發病死而田君誌中懷百勝之謀有七擒之略云云又夫人誌少參戎武累著勛業云云蓋襄少游擊希烈李納諸武功也通鑑云少游既死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畏韓滉誅遂止尋以杜亞為節度使是時德宗又改元貞元元年至五年亞為東都留守田君死於三年適當亞為節使誌云又歷諸府

幕權總職司即此時也又云道路艱阻未獲還鄉其時淮西將陳仙奇既殺希烈而吳少誠又殺仙奇為淮西留後田君若反葬涇陽必經淮西故云艱阻也其撰者左衛率府騎曹參軍桑叔文書人右金吾兵曹參軍儲彥琛新書左右衛左右金吾為從二品職在十六衛其屬有騎曹參軍兵曹參軍其職各正八品叔文彥琛衛屬官也嚴波云按江都縣屬廣陵國隋為江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改為兗州七年改邗州九年改為揚州大都督府皆以江都為治地在雷塘西十餘里蜀岡之下江陽縣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山光寺考國朝雍正十一年揚州府志在江都縣東北灣頭鎮隋大業間建寺初為煬帝北宮帝嘗簪得

東記一

山火黃卦惡之因以宮為寺名山火後名山光唐張泌詩云禪智山光好墓田於時江都縣城東蓋九京也宋天禧中改為果勝寺僧請山光舊額更建于郡東南第三港沙河岸側今灣頭鎮山光寺本名福慧禪院儀徵阮芸臺相國于嘉慶八年重題隋山光寺額以志古蹟今江都縣贊賢坊又名四望坊地在舊城大東門內元代徙城而東南疑存唐舊名云江陽縣臨灣坊今名灣頭鎮去城東北十里即古茱萸灣舊以為唐之東塘周韓令坤克揚州守之敗南唐兵於灣頭堰宋詔毀灣頭港口以遏金兵令不得積水通舟李全敗攻揚州在灣頭立寨元攻揚州以兵屯灣頭然則灣之得名其來已久誌又云孤墳幾幾兮倚雲臨水知唐時已有水環繞其

處辛丑六月二十日庸談誌云夫人清河冀氏景城郡王奕之長女奕蓋始官節度押衙押衙即推太子賓客為正二品官按唐人封王不必皆高官顯秩如郭子儀李光弼等王倫夷封王時僅為李抱貞都虞候王武俊封王時僅為李寶臣牙將李惟簡封王時不過官太子論德冀奕即其類也越三日又記田君父為朔州刺史其夫人誌作祥州地理志無祥州蓋誤字也又按誌中高祖曾祖五十五一互異世字關避太宗諱何作河古通松栢肅肅下脫一兮字作腹不孕句下莫辨者一字無上一字疑又字泐七月七日悔禪再記唐故淮南節度討擊副使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田府君墓誌銘并序左衛率府

東記一

騎曹參軍桑叔文撰右金吾兵曹參軍儲彥琛書公諱侁京兆府涇陽人也鍾鼎之族被于前史高祖宏皇光祿大夫靈蕞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恆王府司馬父仁俊朝議大夫朔州刺史並公望驟歸德映臺閣冰壺表節水鏡居心公惟岳降神妙季獨秀才高捧日詞美朝天懷百勝之謀有七擒之略故淮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潁川陳公以特達見許殊禮相遇屈公入幕補節度討擊副使累奏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漢有汲黯當朝為之正色若非功高衛霍名比關張孰能有此榮貴方將匡譏台階尅隆元老何期智士石折賢人星殞積善無徵奄然辭位貞

元三年七月七日告終于江都縣賢坊之私弟春秋五十有一未得歸其柩榆且欲卜其宅兆卽以其年八月四日歸葬于江都縣山光寺南原之塋禮也公孝德純深凡表塋切舒卷風雲之際從容淮海之間挺生不羣保此全德一朝休息平生已矣豪華之上無復魚臺仲蔚之園空餘榛棘嗚呼哀哉乃爲銘曰森然秀氣鬱爾嘉猷鬱孤月滿長劍星流肅肅轅門稜稜霜氣日耀金戈雲連鐵騎南陽菊散西鄂芝沉摧殘壯志埋沒雄心琴覆茲寬書埋簡落平陵松樹潁川石墉曠野蕭條悲風寂寞

唐故泗州長史試殿中監京兆田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仇京兆涇陽人也曾祖宏唐故光祿大夫驃騎大將軍

東記一

五

靈冀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恒王府司馬父仁俊朝議大夫祥州刺史之次子也公豁達英才氣雄志勇少參戎武累著勳業至如攻必取戰必勝安危定難只在談笑則公之德歟世不絕賢尋拜泗州長史試殿中監又歷諸府幕權總職司則翰墨不能縷載夫人清河冀氏淮南節度押衙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景城郡王爽之長女也皆軒冕盛族令德備聞輔佐君子實謂秦晉耳公久主強兵屢清淮海功高望重日冀遷榮所謂公祿及二千石壽逾百歲奈河上天不仁屈公以短祿哀哉貞元三年七月七日寢疾歿于揚州江都縣賢坊之私第也享年五十其時道路艱阻未獲還鄉權卜葬于揚州江陽縣臨灣

坊之原也積善無慶夫人小因沉痾於貞元十一年六月廿五日又終舊室嗚呼漂然寄家親故乖遠數歲之內淪謝相望夫人作腹不孕又無別息以姪孫益繼嗣其後益罄其餘產奉舉大事以其年八月廿七日合祔於府君舊塋禮也慮恐歲月遷邁陵谷變移所銘貞石期於不朽辭曰功成業就身之云亡事不可問兮悠悠彼蒼駿馬錦衣兮淪形滅影寶劍金甲兮沉氣銷光孤墳峨峨兮倚雲臨水新栢蕭蕭兮滴露凝霜親友哭送兮從茲一別永無返期兮泉路何長

羣史姓纂韻譜

羣史姓纂韻譜六卷首題永福黃邦光集各家書目未載惜

東記一

三

無序文可考卷末有跋云諸史列傳記其姓名不待目錄而知卷帙所在檢閱之便無加於此建炎間書肆刊行歷歲浸久遂失其傳因鈔板於永嘉郡潛熙丙午二月望日吳興沈樞題此影宋精鈔本余家先世舊藏也世少傳本仁和邵位西刑部 諡辰 云沈樞當卽撰通鑑總類者

元遺山集

國朝錢湘靈先生 晚歲逃禪其手校之書每押以明經別駕書經解元臨濟三十四彭祖九十七世一印又曰陸終彭祖後人余藏有先生手批元遺山集有跋云每首印紅圈俱程孟陽選元遺山七言律也計共壹百七十二首又一首射虎云虎跡駸駸近九關豈知飛將乃黃間弦弧霹靂應手



破從騎爛斑載錦還得意雲雷捲劾敵迴頭藜藿但空山腹  
皮食肉男兒事未分書生袖手閑此首出翰墨全書集所不  
載云甲辰獻歲十有八日呵東記是年歲朝甲子日有食之  
元宵月食既經兩三時乃復圓沙老書生記書法縱橫蓋老  
年筆也先生著有調運齋集其手稿余獲藏之

張右史集

宋刊本張右史集七十卷按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張右史  
文集六十卷毛斧季云世所行文潛集纔十之五右史集乃  
大全此本後有張表臣序視毛氏所見又增多十卷第文潛  
集據周紫芝太倉稊米集稱有一百卷本不知較此本何如  
按張表臣著有珊瑚鉤詩話及與陳後山晁无咎游惟序中

東記一

稱兩侍太師公相及秦公燼送示舊藏八冊云云疑張附楹  
之門下晚節不無有玷然其搜羅至二千七百餘篇其有功  
於蘇門諸君子亦不可沒云 予去冬兩侍太師公相論近  
世中原名士因及蘇門諸君子自黃豫章秦少游陳後山晁  
無咎諸文集皆已次第行世獨宛邱先生張文潛詩文散落  
其家子弟死兵火未有纂萃而詮次之者因俾訪求始得公  
相汪公藻手編三十卷頗復不全繼得浙西憲王公鈇所錄  
四十卷續集十餘卷稍為精好又得察院何公若數卷最後  
秘監秦公燼送示舊藏八冊不分卷大抵總四家凡百餘卷  
亟加考訂去其重複正其訛繆補其缺漏定取七十卷號張  
右史集凡古賦三十二篇古詩七百四首五言律詩三百三

二十一

十四首七言詩三百三十九首絕句諸小詩七百七首古樂  
府等詩八十四首哀挽四十一首騷一十二篇表狀十五篇  
啟十三篇文二十九篇贊銘偈疏簡評十九篇題跋三十一  
篇傳記二十一篇序十五篇議說二十三篇經史等論五十  
七篇書十二篇墓誌十七篇同文館唱和六卷通二千七百  
餘篇嗚呼其盛矣哉信君子多文之富也公於諸人最為死  
後其文章雄深雅健纖穠瑰麗無所不有瞻暖陞晦者殆數  
十年一旦得師相而振發之其光明焜耀蓋將借五緯二十  
八宿爛然而垂無窮矣不其幸歟予年十七始識先生於陳  
猥蒙誘掖其後遷謫流離而予侍親南北就學應舉多不相  
值曩時雜蓄先生文集殆百卷喪亂以來捐失皆盡今者網  
羅之餘固不多然未為盡也繼自今有得常為後集以附諸  
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八日單父張表臣敘

東記一

朱文公大同集

吳門黃堯圃主政丕烈讀未見齋書目載元刊朱文公大同  
集十卷題學生縣學司書兼奉文公祠陳利用編凡為詩二  
卷文八卷前有郡陽干越都璋纂集宋太師徽國文公朱先  
生年譜節略後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為嘉定五年龍泉葉  
適通記泉山徐璣書案公集通行本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  
卷舊本續集十一卷有清祐五年王遂序別集十卷有成淳  
元年黃錫序視類編本大相逕庭惜所見之本殘缺過甚僅  
錄其目藏之以俟訪求全璧焉案王遂序稱蔡西山之孫覽

軒抄錄成帙劉文昌家亦抄撮悉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云

東湖叢記卷一終

東記

三



續經義考

仁和沈椒園廉訪廷芳撰續經義考未成書也稿本散佚曾見其副其楊氏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所錄口口序徐健菴司寇乾學序及龔芝蘄尙書鼎學傳略侍御有案語云前考云楊氏禮記說義而未著其名字及書之卷數下云未見後載汪琬序一篇蓋從堯峰集中纂錄者予獲是書于閩中讀之而歎其精當明備四十九篇之條理秩然中惟中庸大學二篇以朱子有章句故不復釋亦以見其有識因為錄二序一傳以存梗概不錄汪序者前考中已見也又鄧氏庭

東記二

會禮記訂補二十二卷有自序案云朱氏考中作廷曾書二十四卷下注求見今得其書故復載此此書列錯簡疑文于目而以大戴記第于十九二十兩卷二十一二十二兩卷則疑經也又黃氏宗羲朱子壺說一篇下有案語云黃氏此書係答劉伯宗言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圍得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經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為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圍積也圍積求徑三歸四

因開方之是為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圍積求周二因開方之是為圍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為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于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之外則四面加二釐五毫之數徑為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

補經義考

嘉定錢既勤東望竹汀先生猶子也著有補經義考書亦未見刊行其凡例十四則有志斯道者所宜究心爾蓋錄如左

東記二

一 是書原為補竹垞之作則部分體例似宜俱仍其舊然有不得不略為變通者時代既有後先著述究出兩手也一 先儒爵里字諡有可考者並依竹垞之例引故籍載明之史志亦有此法也若其行事居官一切立德立言立功無關於經義者自有正史及志乘文集碑石記載俱不贅錄以省繁文惟如譚允厚論皮日休全祖望論王應麟之類事關明雪先儒宿冤文雖繁仍備錄之一 進士登第唐宋以後諸史皆載某年金史亦有書于支者朱氏明詩綜全稱干支今引用故書自不能盡一改正姑仍其舊舉人同

別號非古也然後世稱謂所及似不宜棄廢私謚古人

亦有之後代雖不無諛溢然究可以知其人之大略今偶或載之

一蓋棺論定不志見存史傳之例所以慎冒濫也竹垞于同時師友如孫退翁顧甯人閻百詩陸翼王徐原一黃俞邵李天生之類並載其書與其論說蓋或曾經刊刻或傳鈔已有定本固可徵信也今並仍其例

一竹垞每于書後載明卷數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今悉仍之惟存字下今注明某氏刊本鈔本宋刊本元刊本影宋鈔本仿傳是樓書目及浙江采輯遺書總目之例也如會見數本不妨並注仿遂初堂書目之例也其有本為秘書人所罕觀亦或注有某人印記今藏某人處仿鐵網珊

東記二

瑚之例也

一書之有序文跋語猶人之冠冕也非此不可以見書之梗概及刊刻歲月遠近今仍竹垞之例無論古今人序跋悉行收錄其凡例則擇其文簡且明可效法于後世者亦或登載若著述大旨自作案語及之

一各經零星著述竹垞但注存佚字議論意旨莫可窺見今略述大概如歸有光三江圖敘說則言其據郭璞說以岷江浙江吳淞江為三江

一馬氏經籍考全采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之說竹垞仿之故于晁趙陳三家及楊士奇張瑩王圻黃虞稷程敏政陸元輔之說亦全行采入今仍其例凡

四庫全書提要浙江采輯遺書總目讀書記之類悉為錄載以示洽聞

一竹垞學問淵醇無書不覽經義攷綜聚博精經訓源流籍此彰著實為自古書目家所未有然千慮之失賢者亦或不免流覽所及是正及之考竹垞於楊止庵周易一編正其訛誤曰非敢形前賢之短慮誤後學也今東垣之區緹言亦即此意

一羣經次第自劉氏七略班氏漢志以易冠諸經之首唐以後書目無不遵之蓋以華自伏羲書為最古也然禮記經解以詩居首王儉七志以孝經居先旨趣亦有不同是次第之不可不講也今補入次第一門

東記二

一羣經俱有字數自字數不明而易可脫去无咎悔亡書舜典可增加二十八字矣今補入字數一門以杜蘭臺之改

一宜講立學二門竹垞有目無書今檢載籍補之  
一五鳳之樓非一木所能造五侯之鯖非一味所能成古人著書所以必先儲書也寒士無力購置而一瓶之假不能無所藉于春明坊尚望當世諸藏書家出其插架以慰渴飢異日倘書成仍仿通志堂經解例於序文言明假某氏某人書若干種庶無掠美云

宋范文穆石經始末記

吾鄉談孺木先生著國樞一百卷傳抄者僅崇正一朝事

實耳全書向藏馬二槎漢晉齋余曾見之其棗林外索聚  
林雜俎竊林詩集余俱從亡友吳鱸鄉之清所借鈔外索載  
宋范文穆公成大石經始末記云石經已載前記臯子止作  
考異而序之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  
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  
非序凡二十有一碑共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  
自遷徙邠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復刊十二經立石  
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鑲之板  
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獨相  
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  
和舊本令張德劄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

東記二

五

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刊孟軻書參  
焉今改之偽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  
德劄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尙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  
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口字  
闕其書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  
獨德昭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  
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摸長  
興板本讀之其差誤益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  
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  
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孰知其謬猶以爲官  
既判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

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用  
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  
從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  
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  
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  
二十三科考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  
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述其文  
理雖若文多誤然如尙書禹貢篇夢土作又毛詩日月篇以  
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論  
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  
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尙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

東記二

六

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鐫諸石附于經  
後必有能改而正之者焉於上又刻古文尙書而爲之序曰  
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  
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尙書一  
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  
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  
蝕今行于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尙書以其上古之書  
也當時蝌蚪既不復見爲隸古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  
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  
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官乃延士張奭做呂氏所  
鐫木丹刻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粵若魯之類

學者可不知與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  
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勿  
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  
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類編長安志

昭文張月霄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載元駱天驥類編長安

志十卷余求之十年不可得執友吳江翁叔均大年為假之

吳中藏書家余手鈔而月而畢其第十卷石刻一門有石經

重立始末蓋駱之功不特所采各書足資考證如藏書志所

云也石經唐貞觀四年立國子監在務本坊領國子大學

四門書律算六學集寇入城宮殿官府皆為灰燼獨國子監

東記二

七

石經存焉天祐甲子許公韓建始遷石經于府城市今府

學有元祐庚午學官黎持所撰移石經記其略曰石經開成

中鐫刻唐史載之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周墀等校定

九經止石及覃以幸臣祭酒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

之石經也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石經弃於城南

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羣入鄩方備帳

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以助賊鄩然之遷於唐尚書省

其處窪下隨立輒仆悉輦置文廟之北墉分為東西次比而

陳列明皇孝經臺立之中央顏褚歐虞徐柳之碑分布而立

焉正大辛卯遷徙悉以摧仆至庚戌省幕王公琛奉而起立

至元十四年碑盡摧倒天驥與孟文昌充西府教官請滿橋

唐邑劉斌而復立焉石經音釋五經文字序列音釋十碑在  
府學東序石經之碑陰

得書記緣

凡古書入手類有前緣余所藏明周硯農手鈔朱性父鐵網

珊瑚其珍惜之意甚至卷前有紀緣一篇云按珊瑚生海底

高者盈數尺非鈎距可致須以鐵為網網之然後可初出水

輒不著手見風則堅正赤色槎牙直立供人游目天下之異

寶也書何以名以其所述作多非人問世所恆觀或出之名

家之什襲或出之世閱之代珍載籍雖極博迄罕得而傳購

索雖極深卒末繇而遇此西陽禹穴之外別自一種猶之大

海淵沈珊瑚樹生其底而性甫宋先生猶收之以鐵網噫異

東記二

八

哉朱先生吳中高士多讀未見書生宏正問與支符詔衡山

吳閣學匏菴沈徵君石田輩稱素心莫逆交故一時耳目親

記迴絕凡流而更留心研討所遇名山祕翫搜弄而手錄

之積久薈萃成十四卷大都皆勝國時人筆墨卷軸大而忠

孝節義小而書畫文章散而儒元典教靡弗備焉觀止矣其

字畫之精楷幾二百年矣向如新彙藏姚宮詹現聞先生閱

閣好事家爭借鈔而不得近世鼎遷流入隱湖為汲古閣古

物仍祕不借人也汲古令似翻季乃能不靳慨然借我老年

目力不勝賈勇繕贍兩年卒業時有謂讓者曰書頗不奇子

何做做為所役乎予謝之曰昌歆芟角其嗜不同人各有懷

非爾所知也竊念朱先生勞于結網子生晚末乃逸而坐致

盈丈珍奇著諸凡格貧兒暴富石家金谷園王家紫絲步障  
 關豔爭高不如此表多多矣記得少陵句曰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于此十四卷亦云癸卯十一月三月  
 六十四老人視農周榮起述又所見 國朝宋蔚如 寶玉手  
 鈔周益公集亦有紀錄一篇云周益公集二百卷年譜一卷  
 附錄五卷凡百五十四萬五千餘言卷帙浩繁繇宋至今遙  
 無嗣刻 本朝如玉峯傳是樓藏書最富僅有鈔本故近世  
 之士得其殘篇斷簡亦必奉若拱璧也吾斐願子夏珍手鈔  
 益公集十本合清河沛國所藏僅得七十三卷而以平園首  
 卷補省齋文稿後卷之闕嘗謂予曰此集向藏玉峯近聞歸  
 郡城王聲宏矣若得從之補闕訂謬亦人生一快事也言已

東記二

九

浩歎康熙壬寅春校訖吳都文粹請政武陵武陵喜因授予  
 益公集曰此余志所未逮者舍子誰屬哉越十有一日武陵  
 暴卒春仲有書買自郡來言王聲宏先生欲借校吳都文粹  
 子遂忻然與之偕往蓋欲問益公集消息也足凡三及門時  
 值清和暑長人困遂巡郡邸進退失據乃就草公祠卜筮兆  
 吉復詣得見先生以吳都文粹請觀益公全集目凡二十  
 七種時錢子方蔚館于金閶予即歸攜顧所鈔往請補於先  
 生先生具述曩督學某公會遺繕書者就舍鈔成而去既而  
 復請詳就校乃見省齋文稿檢首闕五卷向朱張之藏所謂  
 首五卷者至此乃知其謬時與先生披閱見互有差繆因相  
 為訂正喜動顏色戲謂予曰孺子可教也予起謝詰朝復同

錢子往先生遂出集首兩種錢子留校省齋予持平園以歸  
 時夏五哉生魄也鈔對訖再詣見先生略無難色但臨行頻  
 囑鄭重舟行又借省別詞科掖垣玉堂政府五種歸蓋六月  
 將晦矣七月二十四日順風揚帆亭午抵蘇冒暑入城易歷  
 官奏議奉詔承明還邸日猶未銜山旅客喧闐喘吁揮汗雖  
 趣舍萬殊人各有營也予滿欲喜心無寐宵雨蓬且風自西  
 颺爾乃放舟中流食頃入黑甜鄉裏旋聽風水枯槓聲相送  
 而篙師又報維舟矣鈔竟復往易親征龍飛日記閉居游山  
 奏事南歸毘陵玉堂雜志二老堂詩話雜志玉蕊辨樂府凡  
 一十三種二十三卷歸校訖值先生送其嗣澄江利試錢子  
 亦往遂羈馮道竣書稿附錄年譜還謝則為十月中旬云往

東記二

十

返六閱月先生每責期與老人期戒後乃料諸眾力家貧乏  
 潤筆資乃為桐鄉金子星輶先鈔成焉子復借于金自十月  
 下旬始鈔成于雍正元年三月計三千六百八十七葉葉計  
 字四百二十是集也錢子方蔚實總其成訂正舛錯費許心  
 目予因就卷中脫落疑謬處另立副葉開載更俟善本續校  
 焉噫予十有一月中鈔成全集兩部誠大快事獨念武陵始  
 事不獲見其成爲憾然其長君聞之於衰經中猶欲續成先  
 志而哀毀過中又弱一个時癸卯正月二十四日乙巳距武  
 陵忌辰祇二十一日哀哉武陵存日不獨收藏甚夥而手鈔  
 秘本充盈篋笥尤喜人借鈔謂益公集世罕見其全欲搜羅  
 補綴成全傳世以予可佐其成歟屬意焉蓋武陵之心公心

也予襄厥志今既濟矣為志其鈔成始末如此武陵有知是亦可無憾已夫

續上本黃庭經

宿遷徐壇長侍講用錫圭美堂集云義門已亥冬跋額上黃庭經計其行數尙是鎮海本鎮海止五十七行較真額本一行落門字真本亦旁注四行落固字真本亦旁注四行落中字四十二行落天字四十三四十四行共少三句二十一字四十九行落轉字五十三行三訛為王真本共五十八行越州石氏本文氏停雲館本俱爾憶康熙丙子客京師過美華問先生見其自慈仁市回喜不自勝曰得一寶開視一帖曰此真額上黃庭問今以配爾亭者殊不爾曰彼爾鎮海本

東記二

上

也惟爾亭無廣刻耳視所得黃庭殊漫漶不分明記其十六行使字磔作八分六字上點起句下後物色廟市中得一帙較鎮海誠下壁之視砥石惜數年同直不會出示告以故致渠如許博雅終身不識真額上黃庭可恨也鎮海黃庭不特字形粗糙點畫木強且成行誤脫落字至不可句讀三譌為王鹵莽極矣當時姜師指教時惜不知問何時何人假作以真額較之又並非重摹此本又何以不假他帖而摹思古齋石刻五小篆書於前從何考據得之海內之大必有知其故者真額亦非難得余購得於慈仁市頗勝姜師本廣東左五世兄粵章唐有依樣復得之廟市竟初場友人曹曰瑚仲經亦物色得之少次於左在余本上余不忍奪其好今問之脫

手贈他人矣第識之者少故得之為易嘉興張叔未解元延

跋云右宿遷徐壇長侍講用錫圭美堂集卷二十詳矣然不知此卻正是真額上黃庭經也額并石兩面刻今殘石尙存一面存黃庭二十二行一面存爾亭十五行黃庭所存者二十二行懷玉字起四十二行伏天門字止而四十三四十四行正少三句二十一字今以此全本與殘木對勘字畫剝蝕脫落絲毫不爽則此便是真正確據真拓極難得今碑碑通行者率皆重摹如徐侍講所指摘諸處則鎮海刻的是從額非翻出謂鎮海本刻得不精妙則可謂非從額并出而以五十八行者為額本則非矣美何兩本之佳否不可知然政恐侍講以真額為五十八行之說先入於胸一見脫門

東記二

上

字固字五十七行之本便指定為鎮海本而遂謂鎮海本之亦並非重摹此本也徐謂此本者言五十八行本耳鎮海既非摹此自然不同徐此說既刻於集讀之者必譌以傳譌矣立說之難如此額石字多脫落黃蘭二帖皆然當時據本如是正見古人謹恪不妄之意至五十三行之王字即是玉字越州石氏長洲文氏海昌陳氏秀餐皆作王巽門并底石七字成文本直作玉則亦未可執三字以為諸本病并石之出在前明何時不可知何義門謂楊文貞東里集有額令某餉思古齋帖二本跋則非明末出可知安世鳳墨林快事謂萬曆間出邢子愿來牧仲謂嘉靖間出說不一今觀張登雲刻跋黃庭石云此刻久塵額上學宮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關民間掘并得石額上鈔有知



者歲月瀟漫不可考則知出井固久明末名始噪耳又穎木

蘭亭跋云此蘭亭褚筆也神龍渤海樓岡快雪知止皆摹蘇本戲鴻餘清秋碧界奴本與此同是一家筆而此刻其最

精妙者董思翁云以較各帖所刻皆出其下王虛舟云米稱

褚摹本轉折毫鉞與真無異唯此足以當之翁覃溪閣學云

據米老所記詳蘇米齋蘭亭考卷五卷六文多不備錄此本出自蘇太簡家則非

米所自臨亦非米所上石而其間殘缺諸處原注在癸丑修長此林修竹又有清流激之類之米所未言不知米見於蘇

氏已闕歟抑後來上石時闕歟今驗中間類之二字穎石所

東記二

者可憎則之字末腳雖劣而此二字皆非石原闕也近清驗石本

非因搨致殘耳至此石本固不知勒於何時而清圓輕約無

是後人妄補耳原注董文敏容臺集云穎上本筆法頗拘謹之傷實良工所開惜不具記歲月又無跋識其顛末耳

似未嘗是木闕入石蓋搨度之辭耳案此刻的是神妙况

原石碎去二百餘年得不珍為環寶穎石之碎王文簡居易

錄玉版黃庭蘭亭出井中藏於縣庫明末流寇之亂庫石碎

於賊王虛舟吏部云崇正間縣令張俊英者北之鄙人也惡

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張濱江繼齡浦山徵君云國初

一俗吏厭上官索搨碎之有卜氏者得蘭亭一片今為其婦

翁名本誠字惟寅年八十六道光元年卒之次君鑿古能世其學素心脫贈是

可感也平湖錢夢廬天樹跋穎上覆本黃蘭二帖云明穎上

井中所出石刻右軍黃庭與褚模絹本袂帖董思翁定為宋

米薛輩手模後人因之無敢異辭余昔曾藏趙松雪所臨黃

庭經卷後有同時元人一十五跋內應木跋云得宋刻太清

樓本黃庭并袂帖松雪見之愛不能釋應氏因重模二帖入

石自藏舉原本以贈松雪松雪為臨此卷以報之故松雪所

東記二

臨者前後均有思古齋朱文印記始知穎上二帖是元時應

氏重模太清樓本思翁因見其鑄手精好故偶指為宋刻耳

然即穎上本亦有翻刻且不止一本就余所見朱侍郎某堂

藏有穎上本袂帖已蝕蝕過半倘如雲中龍爪神采奕奕射

人大非尋常所見之本可比是刻雖佳較諸侍郎藏本不無

稍遜大約出自初次復模近亦不可多得矣侍郎藏本是應

氏原刻無疑不然思翁為書家董狐倘只見尋常之本安肯

贊美若是耶元時重模倘然如是若見太清樓原刻更當何

如耳按太清樓帖計十卷始於元祐五年庚午四月以清化

傳傳而寔遠寔廣如真賞齋停雲館諸刻不足觀此刻久  
塵頴上學宮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關因民間掘井得石  
洗而視之迺出此焉然頴人鈔鏡古者歲月澶漫不可考  
余索而諦識風神遒勁大近褚筆蓋唐文皇以館閣摹本  
散置費塾間疑其一云龔耶張登雲跋樂程易鳴微君云張登雲即刻中立

何義門跋

黃庭近代傳摹失真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頴  
上本橫畫起處仰勒平收有如大字唐摹宋鑄故自別也  
余曩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關之間至絳宮紫華凡三十  
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向存亦殊耐

東記二  
尋玩爾康熙己亥冬日義門何焯題

胡天岫詩集

國初宜興胡天岫先生山原名日新一字海嶽寓居峽石賣藥供母所著詩曰寓廬集詞曰與眾集序之者陸辛齋先生嘉淑朱人遠先生兩進陸序云學古人之詩知其人所  
以爲詩而後古人之詩可得而學也三百篇詩之祖也三百  
篇之人千古詩人之祖也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然其有所  
指斥也曰投畀有北投畀有吳曰不死何爲何不避死而託  
而逃之也則曰永矢勿歌永矢勿告安所謂溫柔敦厚哉不  
知其人皆憂時閔世之人其詩皆憂時閔世之詩也憂時閔  
世之人唯恐其君臣不爲堯舜之君臣其治不爲堯舜之治

急迫哀至則發揚蹈厲以出之而不然則託而爲衡門泌水  
之娛故其曰有北有吳也猶其曰吹笙鼓簧也曰不死遺死  
也猶其曰干祿壽豈也而其曰勿歌勿告也則猶其曰尙寐  
無咎也其詞異其旨同要歸之溫柔敦厚而已矣後三百篇  
而稱詩其前則屈平唐宋之徒其後則元亮子美其眉目也  
元亮塵泥軒冕陶然於三徑五柳之間而或以爲義熙之完  
人子美澆花雲安之什猶然瞻太白而遇武功也而騷人之  
旨又無論也胡子天岫今之元亮子美也自養而遷陽羨已  
而又遷鹽官之峽山之武原飄蓬飛梗于吳山越水之陬而  
傳經懸壺蕭然塵市上無判符之大夫下無惠愛之諸侯其  
遇奇不偶殆有過于二公于是其行邁有詩其寄託有詩橫

東記二  
經負束之士仁祖之流相與慰藉其貧困而唱答其悲歌又  
有詩故自漢魏三唐以下無所不摹似自五古樂府以至律  
絕無所不工妙而作詩之旨吾得一言蔽之曰溫厚和平而  
已其溫厚和平也一歸之三百篇之遺一歸之三百篇詩人  
之志而已矣如是而安得不工乎是故其高尚日益遠則詩  
亦日益進與予交幾二十年數四見其詩數四變亦數四益  
上而其指歸則一而已矣一者其本也益進而益上者則其  
功力也則讀天岫之詩必知其入而後知其詩知其爲元亮  
子美之人而後知其爲三百篇之詩也不然則雖歎頌其聲  
情羨慕其風格亦猶之西笑而望長安耳烏足以知天岫之  
詩哉余愛其詩尤愛其人故論著之如此有讀天岫之詩而



知其人者知不以余言爲河漢也宋序云詩三百篇大抵古  
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作也子長氏亦謂虞卿非  
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信哉窮而益工也有以夫雖然竊見  
今之處約者矣問其業曰無有邈邈焉日奔走於衣食之不  
暇而名山之傳一切唾棄之嗚呼是何異於蠅蛄蕞蕞會何  
知夫春秋之與晦朔哉余嘗持此論以律天下士最後得吾  
友天帥胡子云胡子本陽羨人生常華胄時名俾其與世  
詭隨鮮衣怒馬從俠少年遊頗堪自快即不然遵先人之志  
裂逢掖負青囊浪跡湖海問道術並用能生殺人則世之躡  
門待命者亦趾相錯也乃胡子獨否自國變後棄家去陽羨  
懸壺武原市上者數年後以娶婦至谷湖遂卜廡下居居此

東記二

且十餘年余嘗過其寓虛湫隘殊甚而胡子則晏如也賣藥  
得錢聊以自給不得錢適安故我或行吟步雨山間或上高  
陽橋黃酒輒醉既醉作爲詩章以報之雖盜無斗儲析無懸  
衣然歌聲琅琅未嘗不珠聯而璧合者噫嘻胡子亦奇矣哉  
自是世之人無勿目胡子爲詩叟即有知其醫之工而來請  
者亦不敢以錢爲贈反曰君能詩蓋爲我點竄焉及胡子見  
其詩著墨處都如獲名寶去更不屑受其錢而麾之是以終  
然十餘年居此間而青鞵布屨惟與嶺雲湖月締人外交胡  
子不幾愆甚雖然胡子之樂固在也試還而問其業則曰醫  
順陰陽調補泄術也而以道御之功原與宰相侔矣問其業  
之富則曰有文若干卷詩賦若干卷填詞若干卷無不上下

千年縱橫萬里金谷玉津不足侈言其美麗矣 卽未  
得下翹車之招乎然而衡門帶水可與晤歌風雨披帷其人  
斯在隔五十里外猶有與胡子稱忘形者有人焉是皆遺世  
而窮愁自放者也敢序其集以垂諸後世當勿爲蠅蛄蕞蕞  
所笑

捨宅誓願文

宋張功甫 捨宅誓願文今南湖集所載從石刻對錄其剝  
蝕字以葉石君金石文隨錄手稿填補余曾見吳門人家有  
此碑字跡絕無剝損宋拓也後有米芾書三字筆法全橫海  
岳知爲當時集米書所成如懷仁之於聖教第不明言集字  
爲可異耳結銜清熙十四年歲次丙午七月初七日大乘普

東記二

薩戒弟子承事即直祕閣新權通判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勅  
農張鏐疏後有景定壬戌中秋蜀閩州許文安捐金命工重  
刊承爲不朽之傳御前應奉余棠刊住山息峯行海立石凡  
三行案清熙十四年歲在丁未碑文作丙午朱朗齋明經 文  
辨之甚詳

西溪叢語

影宋鈔本西溪叢語較時行本多一序三條序云嘗讀新論  
云若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予以生平  
父兄師友相爲譚說屢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采  
者因綴輯成編目爲叢語不敢誇于多聞聊以自怡而已紹  
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云其海上人下一條

云凡木一歲生一節來歲復于節上再長也又宣和貴人下  
一條云樹萱錄引杜詩云虬鬚似太宗色醜寒夜春又云于  
章觸髓血模糊懷中瀉出呈大夫又台州杜續下一條云詩  
人用字各有所宜梅言橫松言架何遜詩云枝橫卻月觀花  
繞凌風臺江淹詩云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杜甫詩云南  
望青松架短壑此書後有以云已酉情和時日於於遊古室  
友聲可謂今雨來人不對門  
矣貴花道人錢曾遊王記

塔影

吾鄉有塔影河又有塔現之異殆如山海之市不可以時刻  
期也咸豐壬子秋復現前此則乾隆壬戌有之考明胡濙溪  
侍壁談云甯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東記二

九

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乃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按  
程史云泗州僧伽塔院有塔影一日見於城中民家泗固無  
塔而影儼然在地輟耕錄云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監運家乃  
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時有塔影長五寸許倒懸西壁上夷  
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在壁間  
一影倒懸二影向上云云若吾鄉之塔影河其塔卓立水中  
塔現則在山顛四面環繞數十塔其影不一無倒者信乎理  
不可測歟

山志

華陰王山史宏撰山志二集五卷後附明世系一卷十七帖

述一卷徧覽初集未得見其論史記漢書云漢較書郎楊終

字小山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是史記曾經刪定非  
原書矣然今之史記又非小山原本也劉子駿著漢書一百  
卷傳之劉歆歆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則今  
之漢書亦非但襲司馬也

吳漁山集

墨非道人晚年棄家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故其畫有參洋  
法者然不多見也其集有陸上游道淮所刻本爲詩上下二  
卷三巴集一卷畫跋一卷道光間孫子瀟太史原湘別購得  
漁山手稿爲桃溪從游兩集唐半園字昭序之

悅生近語

明臨清徐辰叟爾恒善畫著悅生近語所錄畫者自幻霞倪

東記二

二

墳至葆生張犴凡八十家其自述曰曠恒因古人所稱明孫  
頰瓊而擬之也畫尊南宗希心神韻嘗自矜有筆墨外意性  
懶不堪多作偶成一幀輒自歎異不以示人鍾伯敬云象一  
會許爲余作畫而責余不作詩余曾有過象一一詩以不佳  
被刪余詩苟不可存雖其贈密友者必去之此亦輕作詩之  
過也象一之畫經年不予不似余輕作詩可以想其高致矣

元文選

震澤楊慧樓進士後吉編輯元文選搜羅最富惜未能刊行  
其自序云蘇伯修文類所以彙有元一代之文也書成於元  
統二年故元統以後概未之及亦猶呂伯恭文鑑有北宋而  
無南宋同爲藝林闕典然其中廟廊鉅製大略已備惟山林

隱逸之作致多遺漏耳昔歐陽原功嘗謂中統至元之文麗而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曠而雄百餘年間魁儒碩彥相繼挺生匠心所運發為詞華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規矩淵源歷歷可溯一自王元美創為元無文之說耳食者遂信為實然于是舉元人著作胥束之高閣絕口不談即葛端調古文二集問登劉虞二家而例言中尙有貶辭餘則更等之自鄙無譏矣可勝歎哉余惟有元之文分南北二宗北宗以元裕之為圭臬輔之者為李仁卿郝伯常楊煥然其接武而興者則有劉夢吉王仲謀姚端甫馬伯庸宋誠夫盧處道許可用南宗又分兩派在江右者始于熊與可吳幼清而其後虞伯生揭曼碩歐陽

東記二

五

原功卓然大家浙東之在鄞者戴帥初任叔實袁伯長在婺者則有金吉甫胡汲仲許益之吳立夫張子長黃晉卿柳道傳吳正傳胡古愚泊乎末造北學久衰江右之人材亦不振惟浙東一派英雄輩出鬱為後勁有若陳君采李季和劉德元陳子上戴叔能金道原楊廉夫陳敬初徐大章鄭季明張孟兼胡仲申蘇平仲朱伯賢若而人而宋景濂王子允吳滂仲劉伯溫謝原功之類於明者尙不與焉亦云盛矣間嘗取而瀏覽之或蒼茫渾灑或滄浪演迤或嘯強可喜或瀟灑不羣實足嗣響唐宋卓視有明是豈可聽其浮沈散佚莫之為萃因慨然為是選自諸家專集以及史傳雜錄山經地志稗官野乘書畫題識無不網羅搜采露鈔雪纂幾二十載而後

就緒凡為卷三十為篇一千有奇其本諸文類者僅百二十首餘則皆從摭摭而得之銖積寸累頗極苦心載考 國朝康熙中吳門顧俠君曾輯元詩選初二三集共三百家最為繁富其闕發幽微表章前哲洵乎不遺餘力惜未并元文論次書諸黎棗遂致日就湮滅今余茲選聊自附滋溪之後乘亦所以步秀野草堂之後塵云爾嘉慶十三年冬十月朔震澤楊復吉撰

安平院寶幢碑記

原此寶幢始自鉅唐大中十四年歲次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眾緣於臨平西長樂鄉界永興院前建立洎乾德五年太歲丁卯八月中為年久隳斜因修整而寡力致損動而頽摧

東記二

五

日月寢深五十餘稔今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與合院徒眾發心施長材移口舊巷東二十步添續層口載崇樹之葬古佛舍利口類於龍柱海山之下俾其境域民安邇遠甯謐無匪介社淨祝鴻圖恭順人天常加翊衛功資動植利等寃親若兄若問同臻覺岸時屬 天禧二年六月戊申重立是日立秋鷄 城祥符寺寶塔功德主內殿賜紫臨壇賜紫紹證僧忌中臨平都酒務金承以上合賜珍財嚴護舍利葬此幢下右街國鑿大師紹因清辨大師居亮賜紫善慶僧慶餘傾昭各施五百文入緣買彩色嚴飾寶幢刻石郡人趙克和陶員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開院徒弟記見沈去矜 臨平記

董文敏法帖

楊大瓢山人 董大瓢偶筆云董宗伯法帖松江董彥京刻書  
種堂帖十卷續帖十卷海甯陳增城刻蓮華經一部小玉煙  
堂帖十三種觀復堂帖一部又有汪森然刻玉山草堂帖二  
卷吳延之刻研廬帖六卷又玉露堂帖不知何人刻趙晉齋  
發 云董帖有寶鼎齋來仲樓鶴鶴館紅鵝館紅綬軒海瀕堂  
來青閣蒹葭堂眾香堂大來堂銅龍堂諸刻案余所見劍合  
齋帖六卷皆文敏臨古諸書刻者為陳鉅昌又有廷清堂帖  
亦陳鉅昌刻未見清暉閣帖十卷不知何人所刻 國朝長  
白斌笠耕觀察 抱冲齋帖十二卷董書居其半

敬業堂文集

東記二

吾邑查初白編脩 慎行 周易玩詞集解十卷已錄入 四庫  
全書其易象考信屬稿未竣今讀敬業堂文集有楊中允 中  
前墓志銘一首中與楊論易義及春秋諸說節錄于此亦金  
石例中創例也文云竊窺先生自壯至老無非讀書之時自  
入仕迄歸休無非讀書之地故於書無所不讀而最深于經  
于經無所不窮而尤精於易春秋其于易也謂聖人立象設  
卦以前民用自王輔嗣以理言易乃入於虛無幻眇之域故  
言易不言數非易也言數而不知變非易也余嘗叩以卦變  
圖及十九卦之義先生曰卦變之說昉於虞仲翔至朱子始  
作圖以陰陽對待兩卦前一前一後合為一圖六十四卦合為  
三十二圖如重乾居首則重坤居末姤居圖首則復居圖末

之類是也以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為六十四圖每圖首末各  
以八卦為主如遇前一卦有爻變則自前而後共變六十四  
卦如遇後一卦有爻變則自後而前共變六十四卦此三十  
二圖之凡例也進而推其詳如本卦則一爻變自初變上便  
成六卦有兩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三爻變自初變  
上共成二十卦有四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五爻變  
自初變上共成六卦若六變全變只一卦連本卦共六十有  
四也以前後論後卦一爻變與前卦五爻所變之卦同二爻  
變與前卦四爻所變之卦同三爻變與前卦三爻所變之卦  
同四爻變與前卦二爻所變之卦同五爻變與前卦一爻所  
變之卦同若六爻皆變即是前卦前後爻互所以兩圖合為

東記二

一圖也凡占變例者自六爻皆不變至一二四五六爻全變  
固可無待十圖唯三爻變通二十卦以前後十卦分貞悔非  
按圖考索猝未易辨其前後須玩六十四圖圖凡變在前十  
卦者初爻皆有變凡變在後十卦者初爻皆無變占值一卦  
三爻變者專看初爻之變與不變初爻或九或六則變在前  
十卦初爻或七或八則變在後十卦以此推之一二不爽三  
百八十四爻無一爻不變即無一卦不變其指訟泰等十九  
卦為卦變者朱子特因象傳有上下往來之交故舉以見例  
耳何嘗謂卦變止於十九卦耶其于春秋尤嗜左氏傳余又  
會舉五始之說叩之先生曰春秋一書聖人為尊王作也既  
為尊王而作則所以正天地之常經垂萬世之大法者豈特

謹始一端云爾哉自王褒因圖緯之說以黃帝受圖而得五  
始謂春秋書改元卽位取法于此何休從而和之殊不思改  
元正號卽位謹始王者事也諸侯用之則僭矣當春秋時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魯安得有元年魯君不奉王命安得自卽  
位聖人於元年之下卽位之上以王法繩之故首書云元年  
春王正月意蓋託魯以尊周正以見元者王之所自出正朔  
者唯王乃得改而非謂魯之元年足以善始魯君之卽位足  
以奉元也左氏與公羊唯知此義故以正月爲周正以加王  
於正爲大一統王褒何休之徒不明乎此遂以元之氣正天  
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其與聖  
人筆削之微旨不幾刺繆哉之二說者余退而識之至今因

東記二

教云

米書方圓庵記殘拓

張叔未丈云是記原文此吾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制則  
圓而方址覆刻本作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視髮云云原文  
至於吾佛亦如之覆刻本作至於 諸法同體云云原文而  
規矩一切則諸法同體覆刻本作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  
息乎此也云云此拓原刻共二十四行審其紙墨並非宋刻  
則原石之佚應亦未遠萬歷丁酉仁和縣令胡 旣欲重摹  
何難覓一整幅上石且亦何難于剪割之本援紀載舊文一  
加檢校胡乃草率若是數年前有人攜董華亭臨是記絹本  
橫卷來天竺辨才法師起其真沙門歟止是原石原文惟滑

字下少然喬木三字以制禮樂上無聖人二字當是拓本蝕  
缺然亦可見明末時原刻尙易訪購

小學齋遺稿

錢廣伯布衣 邑之路仲里人讀書不治舉子業生平不苟  
于言行年未五十而卒其門人錢唐邵 輯其所著彙存  
之爲小學齋遺稿儀徵阮文達公序之謂漢志載史籀倉頡  
等十家爲小學宋人又輯小學書專言明倫立教之旨處士  
謂必兼漢儒宋儒之說而小學之義乃備嘗自題其居曰小  
學齋其學與行概可知矣余從管兄芷洲 所假得邵本  
錄存其詞欲刊行而未果也稿中有與陳仲魚書請聲轉注  
假借策對二篇錄之以見一斑云 與陳仲魚書三代兩漢

東記二

之書字多同聲通用三代兩漢之音與隋唐之韻譜各異讀  
三代兩漢之書可以識古人之音韻識古人之音韻乃可以  
讀三代兩漢之書而無穿鑿附會之意如木伐再生曰斲正  
作榘古文作不榘榘並有聲意可見詩周南汝墳乃作肄夫  
肄从束吳聲訓習也何爲有木伐再生之義哉蓋秦皇燒滅  
經書滌除舊典泊乎漢代口相傳授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  
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  
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音異字同字異音於茲遂生矣  
揚子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榘秦晉之間曰肄此用肄爲斲故  
曰斲而復生也使釋之者曰斲而復生曰斲方言曰陳鄭之  
間曰榘秦晉之間曰肄則以肄爲斲聲近假借灼灼明矣惟

僅曰斬而復生曰肄不明言其假借遂致人謂肄有木伐再  
生之義又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从水相聲召南采蘋  
傳曰湘烹也字書於湘竝有烹煮之訓前漢郊祀志注引韓  
詩作勗則湘是假借字此或失之附會者也如獸足謂之番  
古文作豸从又十八以象掌趾猶采之象獸指爪也楚辭九  
歌湘夫人假借爲播字抱經盧先生鍾山札記云豸从丑象  
舉手之形四點爪之象也又將脅肉也从肉爭聲一曰脔腸  
閒肥也呂氏春秋察今篇假借爲鬻字是猶史記平準書借  
選爲鈔尙書大傳借饌爲鈔漢書食貨志借撰爲鈔也鍾山  
札記云脔乃从尙省其下又與寸篆文亦相近故可讀饌不  
幾失之穿鑿乎凡此皆由不識古人音韻故不知是同聲通

東記二

毛

用也於是益信亭林先生讀書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  
說之確不可易也雖然詩本音於小雅常棣之烝也無戎大  
雅文王有聲之匪棘其欲依元熊朋來五經說改音易字而  
不知古音東冬鍾江之通魚虞模尤侯幽與夫魚虞模蕭宵  
肴豪尤侯幽之同則亭林於此尙未盡合也知音豈易言  
哉特足下知我不禁狂言喋喋幸勿爲他人道也 諧聲轉  
注假借古音各有部分能就三百篇舉其例否六書象形指  
事會意形也諧聲轉注假借聲也聲音之學尙矣形自古文  
而籀而篆而隸而楷屢變矣聲有不變者哉三代兩漢之音  
其不同於隋唐之韻譜也必也居今之世求古之音其何自  
而求之曰亦求之諧聲轉注假借之三書而詩三百篇乃其

理例之統宗也如說文作部雄字从佳去聲今肱在蒸龍雄  
收東部離隔甚遠而詩用雄字則與陵惑蒸就肱升爲韻是  
雄古音羽陵切信乎以去得聲也苟不證之三百篇幾何不  
以雄之去爲非聲乎鄭氏康成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案說  
文戈部或字解說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作  
域古人以或爲有未解其故觀乎商頌九有聲詩作九域乃  
知有或一聲之轉漢氏注經訓故多通於音也陳鳳澤彼序  
云刺時也男女相說髮思感傷焉其第三章云有美一人碩  
大且儼傳曰儼矜莊貌夫男女相說安得此莊語豈所謂正  
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耶說文引作碩大且儼薛君韓詩  
章句曰儼重頤也然後知毛詩作儼是假借字又如小雅巧

東記二

毛

言篇戮戮大猷作秩秩居河之溜作靡皆所謂以音類比方  
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鄭君詩箋云古者聲實填塵同也  
禮注云古者搖猶聲近是古今之不同鄭君已早言之後人  
於古昔有韻之文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  
而悉委之於叶豈得爲通知古今哉三百篇中如行字皆戶  
耶切明字皆謨耶切兄字皆虛王切慶字皆去羊切是古正  
音非叶韻也故或謂叶字口旁之十可移之於口之上斯言  
切中音緊蓋明乎古音然後三百篇之詩可得而歌而欲明  
古音非精研六書之諧聲轉注假借不可若詩三百篇則固  
其金科玉律也夫

阮慕天發神識碑



張叔未丈云天聖紀功碑目嘉慶十年乙丑火後人間墨本日少今制軍儀徵阮師刻石廣陵洵是裨益後學余家有舊本二新本四个細為校之丹下中段石第三字左存)第四字左存)下段第二字左存)第三字左存)多字下右頂存)許字下頂右存)而此皆缺郡上脫吳字海下無夏字應是剪刻本遺脫丙日下)列十四日下而十四日下之)補列於後)二半字在吳郡字之左彌字在皋儀字下高為丹下中段石之第五字而皆補後不入正文蓋因標本倒亂無可位置未以整幅校勘所致本字與杜字左傍同而此作)是王氏萃編縮摹本之誤而此仍之則大非也太平之)字舊本尚全此摹下半係所據本不甚舊予下)字省

東記二

三

下)字八月下一字絡上字作)不沿關字之誤番上存)火吏下)之)上)昭下存)則勝翁氏兩漢金石

記

綴石旁先)次)次)原石)明)且)錄)字)亦)皆)不)乖)此)法)此)作)於)不)文)矣

纏石)旁)下)半)先)次)次)此)作)於)不)文)矣

粟石)旁)下)半)先)次)次)此)作)於)不)文)矣

左)中)撤)首)有)小)橫)回)鋒)得)勢)且)與)上)及)

樂書

宋陳陽樂書二百卷經義考失收其進禮書表禮部牒及自序楊林二序載於張氏藏書志後有陳林)字)冲)二跋余

後序張亦失載為錄補之岐韶配過庭之時先君樞密誨以經學且語之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大小鼓二鄭去今逾遠琴備五和抵特迄無成說吾鄉二陳先生杜門發憤究心大業著成二書揚推事辭于湮沒之餘訂正制度于殘缺之後義為之訓器為之圖讀之如指諸掌爾其勉之岐壯而游宦南北未克斯志竭來假守江匯退食之暇閱軍所藏卷帙甲乙首得禮書佩而誦之若身周旋芻蕘于其間而樂書恨未之視聞其子弟從南豐林簿游因移書令訪其家之遺果得副本以至岐于是不能自喜見生平未見之書且得以無負先君提耳之誨試撮其凡以觀大要削去二變四情之說尊君華國以為不刊之典真二經之鼓吹諸子百家

東記二

三

之領袖也是不可以不並行于世竊謂人之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失之拘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失之縱今之士神遊目擊于禮書之日久厭厭而自得之矣是書之成岐當朝焉夕焉以為進學之地使人能三覆而玩味之心不苟思必依于禮手足不苟動必依于樂充之于氣而和平見之于行而篤敬形之于語默進退而無非辭垂辰之習庶幾有補于來者此岐之志也慶元己未重陽日三山陳岐謹跋右陳賢良所著樂書貫穿六經網羅百氏上自皇王以至我宋木末條貫靡不備述秩以八音分以三部屏去四清二變之說確乎鄭衛不能人也書凡二百卷建中靖國初給筆札繕寫以進備之祿府久而未彰史君陳先生志務稽古得其家藏副本令

字冲校勘以廣其傳字冲自惟未學豈足以窺前賢之闕與  
隨文釋義補闕訂訛不敢不盡心焉若夫一二制度有其文  
而亡其圖非蕪陬之所能增益姑以俟知者門生迪功郎建  
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字冲謹書案元刊本列銜作字冲跋中  
有誤作子冲者或板刻脫落之誤茲從藏書志作字冲 天  
地高卑

無窮聖人法天地

由

而使之安防其情而使之  
與焉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謂禮樂之本  
也吉凶軍賓嘉之儀式五聲八音十二律 禮樂之文  
也本蓋自世不易 此二帝三王之同於治也

上哲下僻攻奪篡弑之相仍而禮樂

矣

東記二

字

三

仲尼無位不

杞宋之衰惜陽襄之

去其文

秦燔以後禮樂無書博士

學臆說言人人殊叔孫行之

曹褒議之而

不行茫茫宇宙

用者二千年矣安得夢寐中

宋元祐間三山陳祥道作禮書

氏之

言而得其制度

會同之禮

旗服器之制靡不悉備他日其弟

賜又作樂書定五聲十二律之本二變四清之辨雅夷衰正  
之分粲然明白成一家言惜時尙安石之說二書雖出竟未  
有傳習之者皇元積德百有餘年聖上銳意中古禮樂之治  
儒臣行四方購求遺書不知幾人而二陳之書莫有知者晉

甯趙公宗吉來僉閩憲求二書於民間二年而始得之送郡  
學官方鳩工鉅梓而趙公移節浙右繼是經歷前進士達君  
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允中取而緝閱之曰是大有益  
於制作者豈可使之沒沒耶爰命前國學貢士福州路府判  
官保奉訓董其事郡學正林天質會諸儒相與校讎而完成  
之是歲仲秋釋奠之前一日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先生序  
成將命適至嗟夫作者不斬人之知之者常在百世之後  
二書不行於昔而行於文明盛時豈偶然哉必有服習而得  
其說以贊聖代之制作者非曰小補云爾禮書凡一百五十  
卷樂書凡二百 卷至正七年龍集丁亥八月三山後學  
余蒙序案此序後有列銜并錄於左

東記二

三

校勘督工

五學楊聰

五學張文俊

司書張伯通

葉鉞 黃誠 陳淦

六齋訓導

陳長琛 鄭拱辰 韋泰

福州路儒學學正陳 彬

福州路儒學教授林 光大

夏承碑

顧云美 跋云薰是動字戀是體字咳是孩字縱是蹤字賦



是戚字列是烈字黨是儻字勤紹字當作邵字高也賈本  
不知漢隸通用之字見上文有紹繼字改爲勤約一字之訛  
便覺文體不響案以勤約爲賈本與各家所說正相反不知  
云美所見何本也

東湖叢記卷二終

東記二

三

周宗伯記字

周宗伯作識小錄予多取其說其記古字云形影之影本作景葛稚川加多於右軍陣之陣本作陳王右軍去東作軍他若焉木鷲字後改爲焉哉之焉之木芝字後改爲之乎之之朋木鳳字後改爲朋友之朋匹木鷲字後改爲匹配之匹雅木鴉字後改爲雅烈之雅雅木馬木鶴字後改爲鳩鳥之鳥爵本雀字後改爲爵祿爵畢之爵月體無者後改爲王霸之霸王伯之伯汝本汝水後借爲爾汝之汝爾汝之汝當作女無木藉榘後借爲有無之無有無之無止與本黨與後借

東記三

爲取予之與予木取予後借爲余我之子蚤本蚤蟲後借爲早暮之早冰木凝結之凝後改爲冰凌之冰冰木奠木尊鼎之奠後改爲奠定之奠厄本科厄音嫁木後轉爲困厄之厄音田盛後轉爲榘本鉄榘音鉄木後轉爲桑葢之甚噴本振音田盛後轉爲噴怒之噴新本赫字後爲新舊之新而加艸以代之要本腰字後爲要害之要而加肉以代之野木墅字後爲田野之野而加土以代之巨本矩字後爲巨細之巨而加矢以代之府本俯字後爲府庫之府而加人以代之示本祇字後爲告示之示而加氏以代之須本鬚字後爲斯須之須而加影以代之記假借字云告若作浩倉祝敬作祝圖莽年作基年瑚璉作胡菴俎豆作沮桓百寮作百遼俠少作陝少職方作識方

東記三

如通伍姓之伍作五歐陽姓之陽作羊記改字云罪本作辜言自受秦始皇以近皇字故改作罪對木作對漢文帝以言多非誠故改口從土雅本作洛東漢以火德王忌水故去水從佳墨本作墨易雅以古理官夾罪新室以三日大盛故改從日馭木馭字宋明帝以近於禍故改作馭隋本隨字隋文帝以周齊不遠甯處故去走作隋邪本圃字唐明皇以近於幽故改作邪此皆學者不可不知也見山志二集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

臨海洪筠軒願庭讀書叢錄載元建安余氏勣有堂刊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與藏書續志同惟蕭士贊序藏書續志失載其文云唐詩大家數李杜爲稱首古今註杜詩

者誠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歟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於此間趨庭以求問所未聞或從師以漸解所未解冥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所顯舉不贅演或疑其屢作為移置卷末以俟其暇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縣所刊春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為祖甚而併杜註內偽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為之節又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為一註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

東記三

補註李太白集呼晦庵李子曰太白詩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原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於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為棄置又從而刻諸書者所望於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美歟其冊請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真金精山北水厓後人粹齋蕭士贊粹可宋米蕭立之號冰厓有集三卷此稱冰厓後人於其奇歟也是園書目

也是園書目十卷虞山錢遵王曾編有自序云己酉清和詮次家藏書目告成放筆而歎蓋數乎聚之艱而散之易也竭予二十餘年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拊攜家資悉藏典籍

中如蟲之負版鼠之舐薑甲乙部居粗有條理憶年驅烏時從先生長者游得聞其緒論經史緯頗知韻書法逮壯有志藏書始次第訪求問津知塗幸免於冥行摘壇然生平所酷嗜者宋槧本為最友人馮定遠每戲予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與一笑而終不能已於佞也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舉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售之泰興季氏殆將塞聰蔽明仍為七日以前之混沌與抑以天公憐予佞宋之癖假手滄葦以破予之惑與穆參軍賣書相聞寺中逢人輒曰有能讀得韓柳文成句者便以一部相贈人知其為伯長者引去予之賣書不及伯長之高而聊以解嘲者在夫已氏之豕肉喻也夫已氏曰知味者謂龍脯不能果

東記三

腹不如豕肉足口放箸得以一飽今予所去之宋刻龍脯也所藏之善本豕肉也老饕差足自慰又何用過屠門而大嚼乎予曰固矣更有進焉者椎埋洗削之夫盤列市中狃蹄操刀而割甘其味以為太羹弗若也易牙過而笑其失節矣今予雖愛豕肉不正不食稟然有聖訓存焉又何龍脯之足以荒其志乎嗟嗟好書者不少概見而真好與真知者實難其人是必知之真而後好之始真然好之既真而不造於真知者吾未之見也癸卯冬予過雲上軒見架上列張以甯春王正月考一書授據詳洽口翁歎其絕佳少間走札往借已混亂帙中老人懶於檢覓而止耿耿掛胸臆問者五六年去秋初度有人插標以數冊敗書來售而此書儼然在焉得之如

獲拱璧因感墨汁因綠蠶於榮名利祿然世間聚散何常百六颯迴綠雲一燼圖史之厄等於秦灰今吾家所藏不過一毛片羽焉知他年不為有力者捆載而去抑或散於麤肆麤坊論稱而盡俱未可料總之不滿達人之一矧耳江湖散人云所藏皆正定可傳予之書咸手自點勘疑謬後有識者細心繙閱始知其苦志若謂藏書多繕寫本子未足援據此乃假好書之名而無真好之樂者竟謂之不知書不足與言可也佛日錢曾述 後序云諸家經籍志惟焦氏詳而有法予每思悉舉所藏編定目錄自慙四部單疎若區類詮次登之簿籍未免有挂一漏萬之譏緣是卒卒中止今年春斧季邀予過隱湖止宿燒燭檢書快談至夜分倦思寢斧季誘而使

東記三

五

之言意將窮予所藏而後已予嘉其志且愛其真好遂條悉以對胸中秘而久不欲宣於人者竟如猩猩血縷縷而出矣斧季復誘予寫書目時敕先在旁目笑我兩人間或出一二語以相懲慙余歸遂發興叢書於堂四部臚列援豪次第頗效焦氏體例稍以己意參之釐為十卷浹辰始畢然終不敢謂已成一家之書目也惟是聊且錄之如甲乙帳簿命侍史備遺忘便檢覓以應斧季之請不煩借書一紙可耳吳門錢功甫高士也老屋三間藏書充棟口翁釋褐後即與之交時時過從出看囊錢市饌餌相對共啜一日語公吾老矣藏書多人間未有本子公明日來當作蔡邕之贈我欲閱轉就公借他年屬續時公與我料理身後事以為償博何如口翁喜

甚質明往其意色閱嘿已不肯踐宿諾矣嗟乎讀書種子習氣未除斤斤護借益非獨一功甫然也其書後雖散為雲煙此一段嘉話至今猶在人口功甫有李師師外傳一卷即荃翁云道君在五國城所作從權場中來者功甫歿此書不知散落何處今雖懸百金購求豈可復見趙元度初得李誠營造法式中缺十餘卷徧訪藏書家罕有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册又借得閣本參考而閣本亦缺六七數卷先後搜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為完書圖樣界畫最為難事用五十千命長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奪溝滄易盈焉知一書之難得如此元度收藏數十卷二酉五車斯架塞屋臨者乃發無書之歎非無書也即挂一漏萬之意也旨哉我欲以此

東記三

六

一言贈世之藏書家哆然自足者遵王再題

周西嶽華山神廟碑

張叔未丈云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宇文泰命楊子昕構華廟植松二千餘株周武帝天和二年丁亥詔史臣為之頌而立此碑也楊子昕魏書北史皆無傳碑所云晉國公宇文護也護字薩保周太祖文帝之兄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保定三年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有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然玉璽之擊御刀之斫即見於天和七年此所云在屬阿衡親惟且爽安有哉撰者乃高讀若紐子瑾書者趙文淵瑾有文名文淵有書名而錄是碑者爽貶率異辭余謂今所以人知珍惜者石在隋唐以前其背又有開元

一刻兩面兩側唐宋題字已無餘地而顏公寶賈亦列其側  
嘉靖地震古刻盡失此獨巍然完善固是金天王靈爽式憑  
而撰書之工否直可存而不論矣升作陞陸氏音義天險不  
可升鄭本作昇此則增學於左從古文虞惟古有是文所以  
手文曰虞或可約畧假借耳大統七年歲在辛酉此曰旃蒙  
於爾雅歲在辛曰重光不合今驗石本直末判餘又似十字  
然即是十年亦歲在甲曰闕逢也周書列傳于謹字思敬唐  
瑾字附璘瑾傳賜姓宇文氏時燕公子謹勳高望重朝野所  
屬瑾自文帝言謹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  
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方紕于氏  
瑾乃深相納結敦長幼之序謹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汲

東記三

七

古閣刻作言瑾學行兼修瑾亦庭羅子孫趙氏金石錄唐刻本  
後以子瑾請與同姓更為方紕于則子瑾二字皆誤且文義  
當言請與子謹同姓不當于謹請與同姓也顧氏炎武金石  
文字記亦作言瑾學行兼修王氏利金石萃編錄顧說亦沿  
其訛皆寫刊失校之故頌文空處後人題字者南監收使劉  
航仲通提舉牧羊公事耶舜中聖徒同謁祠下熙甯癸丑仲  
秋十七日題又宋熙甯二年九月守彰化十一月移木路轉  
運副使制置解鹽使明年十一月移東京轉運使十二月三  
日過華陰河南陳繹題應體用科彥古進士彥恭彥成侍行  
馮翊保定二解元盧定趙豫同謁於金天王祠下又李侃奉  
敕祈雨甲寅三月晦又熙甯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尚書職方

員外郎陳縝自泰符移開封令恭謁金天祠下彥默彥淵彥  
正侍行又元豐元年十月十二日侍親出帥華池與友人鮮  
于漆宋彰口謁祠下鄆江俞次舉謹題又張叔卿被命之利  
路恭謁祠下男秘書省校書郎康伯侍行又治平丁未夏領  
本路提點刑獄謁祠下後六年蒙恩除天章閣待制秦鳳等  
路都轉運使過祠恭謁金天帝宋熙甯癸丑正月二十九日  
東萊蔡延慶仲遠題又熙甯十年三月十九日題又提點刑  
獄尚書職方郎中劉忱之任蒲中躬謁祠下男唐工唐老唐  
純唐傑侍行此舊裝冊俱佚今從整幅拓錄又跋唐華嶽精  
齋昭應碑云開元八載元宗命許國公蘇頌以瑞祝之  
辭旅於西嶽旋闕得雨既禱而祠因此立碑也是年七月頌

東記三

八

龍相為禮部尚書碑故言舊相尚書也撰者咸廩王氏昶云  
開元時咸廩為十八學士之一圖形含象亭若顧氏炎武金  
石文字記疑即趙冬曦傳大理評事咸廩業恐未合書者劉  
升禮云唐書作劉昇附見劉德威傳題額者李休光錢氏大  
昕云碑石左右蓮華魏鬼十六字與元元年盧放書又有李  
休光題額二十字驗其字體亦出盧手蓋勒碑之後又六十  
餘年而始題其額耳此刻周天和二年丁亥華嶽頌之背石  
之兩側與正文空處唐宋元明人題刻已徧蓋西嶽祠中烜  
赫有名之刻嘉靖末地震古石多毀此與述聖頌獨存

周無專鼎釋文

張叔未翁釋周無專鼎文云唯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

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庭王呼史參册令無  
專曰宮嗣口王口側口口錫女元衣帶束戈瑀戟縞繹彤矢  
攸勒鑿旂無專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口  
烈考用巧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各通作格格于某鼎彝  
習見之文激浦吳侃叔世兄東發為余題沈紀鴻贈本亦釋  
作格後以爲燔於自藏本改釋為唇通作脹其實後說不  
如前說耳廡廟字無可疑為舊釋悉激浦畢葛園世丈星海  
曰悉冬祭時在九月不得曰悉六書統番作或即番字故  
反亦通翻又从火為燔記曰燔燎羶燔燔亦作燔春秋傳曰  
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是也吳侃叔因其說為余跋沈贈  
本儀徵阮師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用之崑園丈既明先生

東記三

九

之孫也世其家學精通篆隸所藏金石文散失殆盡間有存  
者尚多佳本<sup>⑤</sup>吳侃叔曰劉元城廟制圖外為垣門門內  
為廷又內為廡又內復為廷又內為寢寢內為都宮太祖及  
三昭三穆之廟在焉然則所謂入門者垣門也中廷寢外之  
廷也圖室都宮也七廟皆室太廟曰太室圖室殆統七廟而  
言但圖室不見於經傳古文都作都圖作圖二字疑古亦通  
用侍御朱石甫同門為弼曰圖室藏河圖之室也唐虞謂之  
天府周謂之明堂<sup>⑥</sup>劉治司嗣鼎彝皆通用此上一字是  
司字下一字作司治嗣解俱可<sup>⑦</sup>中謂宣王時人者大雅  
常武篇毛傳謂文王時武臣者鄭箋也大興翁覃溪閣學詩  
或言南仲篤周祜北城于方西拒昆或言江漢常武世並列

方召中與樊亦如岐陽十石鼓文王宣王爭考按是也或右  
字句立于王之右者宣王令者也入門北鄉立于中廷者受  
王令者也翁閣學說吳侃叔釋作佑顧氏廣圻釋作佑皆不  
必<sup>⑧</sup>然<sup>⑨</sup>無字無可疑無是姓舜時有無澤見莊子周有  
魯人無駭是也吳侃叔通作廡朱右甫書舉書亭本謂古鮑  
字省是春秋時許國之器<sup>⑩</sup>釋作專較惠字更善論內入  
古通是入門合文無疑全立固通位然此正當作立解<sup>⑪</sup>釋  
琴為近紅有說佐侃叔釋作蘇非改釋作扛通作共朱右甫  
書侃叔本云當是瑪字案此當闕疑<sup>⑫</sup>侃叔釋作俱側善矣  
然下二字釋難定則此二字尚難得解侃叔釋作咀然釋  
作虎色遂釋作方積古齋用之案虎字全文旁文如王主父

東記三

十

丁尊說<sup>⑬</sup>說說叔鐘說吳彝說<sup>⑭</sup>說<sup>⑮</sup>說<sup>⑯</sup>說<sup>⑰</sup>說<sup>⑱</sup>說<sup>⑲</sup>說<sup>⑳</sup>說<sup>㉑</sup>說<sup>㉒</sup>說<sup>㉓</sup>說<sup>㉔</sup>說<sup>㉕</sup>說<sup>㉖</sup>說<sup>㉗</sup>說<sup>㉘</sup>說<sup>㉙</sup>說<sup>㉚</sup>說<sup>㉛</sup>說<sup>㉜</sup>說<sup>㉝</sup>說<sup>㉞</sup>說<sup>㉟</sup>說<sup>㊱</sup>說<sup>㊲</sup>說<sup>㊳</sup>說<sup>㊴</sup>說<sup>㊵</sup>說<sup>㊶</sup>說<sup>㊷</sup>說<sup>㊸</sup>說<sup>㊹</sup>說<sup>㊺</sup>說<sup>㊻</sup>說<sup>㊼</sup>說<sup>㊽</sup>說<sup>㊾</sup>說<sup>㊿</sup>  
形無有連者此左直下不斷則非虎字矣既非虎字則俱側  
咀祝遺測虎方義皆難安<sup>⑳</sup>古器文屢見如頌鼎<sup>㉑</sup>鼎  
頌壺<sup>㉒</sup>鼎<sup>㉓</sup>鼎<sup>㉔</sup>鼎<sup>㉕</sup>鼎<sup>㉖</sup>鼎<sup>㉗</sup>鼎<sup>㉘</sup>鼎<sup>㉙</sup>鼎<sup>㉚</sup>鼎<sup>㉛</sup>鼎<sup>㉜</sup>鼎<sup>㉝</sup>鼎<sup>㉞</sup>鼎<sup>㉟</sup>鼎<sup>㊱</sup>鼎<sup>㊲</sup>鼎<sup>㊳</sup>鼎<sup>㊴</sup>鼎<sup>㊵</sup>鼎<sup>㊶</sup>鼎<sup>㊷</sup>鼎<sup>㊸</sup>鼎<sup>㊹</sup>鼎<sup>㊺</sup>鼎<sup>㊻</sup>鼎<sup>㊼</sup>鼎<sup>㊽</sup>鼎<sup>㊾</sup>鼎<sup>㊿</sup>  
帶東之善孫淵如觀察於曩書亭本釋作帶屯通作純案屯  
字如說叔鐘<sup>㉑</sup>叔鐘<sup>㉒</sup>叔鐘<sup>㉓</sup>叔鐘<sup>㉔</sup>叔鐘<sup>㉕</sup>叔鐘<sup>㉖</sup>叔鐘<sup>㉗</sup>叔鐘<sup>㉘</sup>叔鐘<sup>㉙</sup>叔鐘<sup>㉚</sup>叔鐘<sup>㉛</sup>叔鐘<sup>㉜</sup>叔鐘<sup>㉝</sup>叔鐘<sup>㉞</sup>叔鐘<sup>㉟</sup>叔鐘<sup>㊱</sup>叔鐘<sup>㊲</sup>叔鐘<sup>㊳</sup>叔鐘<sup>㊴</sup>叔鐘<sup>㊵</sup>叔鐘<sup>㊶</sup>叔鐘<sup>㊷</sup>叔鐘<sup>㊸</sup>叔鐘<sup>㊹</sup>叔鐘<sup>㊺</sup>叔鐘<sup>㊻</sup>叔鐘<sup>㊼</sup>叔鐘<sup>㊽</sup>叔鐘<sup>㊾</sup>叔鐘<sup>㊿</sup>  
康鐘<sup>㉑</sup>康鐘<sup>㉒</sup>康鐘<sup>㉓</sup>康鐘<sup>㉔</sup>康鐘<sup>㉕</sup>康鐘<sup>㉖</sup>康鐘<sup>㉗</sup>康鐘<sup>㉘</sup>康鐘<sup>㉙</sup>康鐘<sup>㉚</sup>康鐘<sup>㉛</sup>康鐘<sup>㉜</sup>康鐘<sup>㉝</sup>康鐘<sup>㉞</sup>康鐘<sup>㉟</sup>康鐘<sup>㊱</sup>康鐘<sup>㊲</sup>康鐘<sup>㊳</sup>康鐘<sup>㊴</sup>康鐘<sup>㊵</sup>康鐘<sup>㊶</sup>康鐘<sup>㊷</sup>康鐘<sup>㊸</sup>康鐘<sup>㊹</sup>康鐘<sup>㊺</sup>康鐘<sup>㊻</sup>康鐘<sup>㊼</sup>康鐘<sup>㊽</sup>康鐘<sup>㊾</sup>康鐘<sup>㊿</sup>  
總無從<sup>㉑</sup>者蓋<sup>㉒</sup>取<sup>㉓</sup>義<sup>㉔</sup>象地形不相通者孫說存之可  
耳嚴氏可均云帶純二字積古齋釋為帶東尚沿舊誤則非  
也<sup>㉕</sup>嘉定錢竹汀少詹曰伯姬鼎師說敦並有緝必字薛氏  
釋必為緝案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讀如鹿車緝之緝是必

釋古文相通通積古齋云矢作𠂔者與伯姬鼎同蓋矢在房  
攢聚之形侃叔釋作侯𠂔少詹謂攸即詩之繁𠂔  
案頌鼎攸𠂔攸𠂔頌壺攸𠂔攸𠂔頌故攸𠂔攸𠂔  
攸𠂔攸𠂔吳彝攸𠂔攸𠂔與此同惟石鼓文作𠂔𠂔從無  
有作筆革者蓋攸是本字或从金勒可省爲革攸不可增革  
作筆說文有筆字無筆字知筆字非矣段若膺大令說文勒  
字注云爾疋轡首謂之革革即勒之省毛詩筆革皆當依古  
金石刻作攸勒筆勒毛傳曰攸轡首飾也革轡首也自來上  
句奪首飾二字而莫得其解云云是誠先得我心者唯是攸  
字有作三點有作一直則不必改寫作攸耳創制通作𠂔吳  
侃叔說積古齋用之豈舊釋蓋吳侃叔曰鼎彝中屢言𠂔𠂔

東記三

懸壽萬年八鐘也手撫而目眇之鑿鐘之象鑿鐘所以  
彌固之也是知𠂔乃彌本字漢碑作糜壽乃借也奏父故  
作𠂔壽與𠂔皆从象形龜字蓋龜亦音赤真切莊子宋  
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龜皴裂也麤所以彌其裂也皿陳  
血者也故此亦爲彌壽案吳說善矣然驗鑿器爲字如立盆  
象受盆鑿𠂔兩叔與父盆𠂔史燕盆𠂔盤與比𠂔立字  
實相類安得盡改讀爲彌蓋盆象龜形龜久也盆壽即龜壽  
即糜壽則作用𠂔益壽文義更安

陸梅谷藏書

平湖陸梅谷 刊奇齋叢書其收藏甚富嘗見書估攜來  
中統本史記後有梅谷跋云此書刊於中統二年按中統二

年卽宋理宗景定二年辛酉也考蒙古主是時方尙儒術召  
賓默許衡至開平定官制設翰林聽儒士被俘者贖爲民故  
序云國家方嚮文學非虛與也而斯時之宋乃倚重賈似道  
一人日以湖山宴游爲樂會不如蒙古氏之有君嗟夫此書  
刊於此時正草昧初開渾沌未鑿之日余讀其書嘉其能進  
於中國故興也勃焉豈徒恃兵力之強哉然則此書抑豈獨  
以舊本爲可貴哉梅谷陸某題倩侍兒虹屏書于册乾隆四  
十五年庚子上距中統二年已五百有廿年展寫之日亦維  
季春後有梅谷掌書畫史沈采虹屏印記又晏公類要後有  
虹屏跋云晏元獻公類要晁氏郡齋讀書志謂六十五卷焦  
氏經籍志謂八十卷而此僅三十七卷似非完書然其中有

東記三

公四世孫裘補闕并至歷代雜錄止蓋已爲足本矣載讀曾  
南豐集有此書序云總七十四篇合二篇爲一卷則正三十  
七卷也益信爲是本無疑晁氏所見殆傳鈔不同耳爰錄曾  
序冠首而識于後時乾隆辛丑四月十二立夏日是歲閏五  
月春事未闋海棠繡球木筆紫荊薔薇花尙繁盛新妝初畢  
御研綾夾衣晏坐花南水北亭啜鏡溪新茗書印同前真  
藏書家韻事也

周頌壺

此器尙爲錢塘趙文 尊人所藏文爲余言不知何時失  
去家藏銘文拓本因摹刻于小屏余所見置于几案者是也  
後見嚮古者莫遠湖言在越郡得之蓋已鏽去僅存頸上有



字處數寸而已歸之雲間某氏近日拓本皆由此不全者出是壺先著錄曝書亭集竹垞老人原題之拓本今藏嘉興張叔未丈處未翁嘗為人題此殘拓云古尊彝之屬器蓋皆有文者字體有異而語句則無異所以志器蓋之相符不至離異牽合此正古人用心之慎從無一器著兩段語句相同之文而蓋上反無文也曝書亭集載王太僕益別家所藏頌壺項腹皆有銘云云今朱檢討之遺拓二篇及手跋真壺具在吾家當是一為器文一為蓋文竹翁並未目驗不過據墨拓而著錄之疎矣是壺久無蹤跡莫君遠湖遊山陰得之項口周遺僅存數寸而百五十字具在文在項外當是蓋之四周必高四寸器之文仍不外露也遠湖足跡廣眼力闊是

東記三

壺之蓋安知不向在人間珀芥磁針行有遇合則竹老項腹有銘一語之疏亦從可訂正云延濟書于三頌軒中莫述佳者云此是佛經銷之罪過故尚留之也

西遊記

海鹽張石匏明經開福應劉燕庭觀察嘉海之招赴秦中歸以元耶真人西遊記見餉後有徐星伯郡守松程春廬奉丞同文董方立孝廉肅誠諸跋其徐跋云長春真人之經西域也取道於金山為科布多之阿爾泰山記曰金山南面有大河渡河而南是今額爾齊斯河金山東北與烏魯木齊屬之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驛路直南抵古城近古城之罽倫布拉克台蘇吉台噶順台皆沙磧是即白骨甸也

博克達山三峰高峙去古城北數日程即見之故記云涉大沙陀南望陰山若天際銀霞詩云三峰並起插雲寒云陰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謂博克達山南吐魯番為古火州地訛火為和耳唐北庭大都護府治在今濟木薩之北府建於長安二年記言楊何為大都護足補新唐書方鎮表之闕端府者端即都護字之合音輪臺縣亦長安二年置縣治約在今阜康縣西五六十里據新唐書地理志白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二百二十里塞外砂磧難以計程記云三百餘里蓋約言之輪臺東為阜康縣縣治在博克達山陰故南望陰山九月十日並陰山而西約十餘程度沙場又六日至天池海沙場者品河城東至託多克積沙成山浮耀難行東距阜

東記三

康縣一千一百里故云十餘程其間亂流而過常有洛克倫河岡壁河瑪納斯河烏爾蘇河記不顯言者塞外之冰山水雪所融夏日盛漲過時則涸九月正水竭之時蓋不知有河也自託多克過品河山行五百五十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雪山環之所謂天池海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諺曰果子溝溝水南流勢甚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為四十二橋即四十八橋遺址記云出峽入東西大川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今出塔勒奇山口南行一百七十里至惠遠城阿里馬城者即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東南至西瑪圖河僅百里記云又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登水勢深闊抵西北



流乘舟以濟原注云沒鞏河也若刺速沒鞏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南下至一大山疑今鉛廠諸山又西行十二日度西南一山當是善塔斯嶺又沿山而西有駐軍古跡大塚若斗星相聯是今特默爾圖淖爾南岸地多古翁仲記云又西南行六日有霍爾沒鞏由淨橋渡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霍爾沒鞏者今之那林河自渡伊犁河以南所經之程即今伊犁成喀什噶爾兵往來之路出鄂爾果珠勒卡倫傍特默爾圖淖爾東南經布魯特游牧以至回疆此長春真人赴行在時所經也其歸程則渡那林河而直北由特默爾圖淖爾之西以達吹河之南乃轉而東北渡伊犁河其渡處在察林渡之東故百餘里即至阿

東記三

五

里馬城自阿里瑪城出塔勒奇山口經賽喇木淖爾與往時程同過賽喇木淖爾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干珠罕卡倫地東北山行由沁達蘭至阿魯沁達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歷之金山大河驛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馬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十字真人以四月初六日自阿里馬城行凡二十日至金山爲是月二十五日下文云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二十八日尚未出金山則爲二十五日至金山無疑矣適從龔定盒假讀此記西域余所素經識其相合者如此道光二年四月大興徐松跋距長春真

人歸抵金山之歲凡十一壬午矣程董跋不借錄又有烏程沈堯金山以東釋文更長亦不及錄石匏丈自書緣起云歲丁酉之春予應汀州太守劉燕庭先生之招將爲閩遊道出紫峽與同人道別蔣君生沐屬於杭郡振綺堂賦書訪元耶真人西遊記會於汪君又邨所詢及未有以應也恩恩渡江抵汀一日偶言於燕翁知有臧本留京邸宅日許相假也明年九月燕翁赴甘肅鞏秦階觀察任借予往未至燕翁奉命返旆小住西安越歲東還迨辛丑之秋任陝西延榆綏觀察書來乞余復西行壬寅春挈兒時恩重入關時燕翁攝理陝商觀察留署齊踰半歲知此書曾攜行笈癸卯春同選榆林因命兒子手錄之殆有夙緣邪是書經徐星伯給諫手訂諸

東記三

六

家題跋皆爲給諫而作蓋給諫昔曾親歷其地故一一疏證如此未幾給諫出守榆林暇日轉假其本校之以朱筆改正又補鈔孫序及錢少詹段大令跋兩通烏程沈君金山目東釋皆燕翁本所未及也予目力加眊不能讀一過藉兒子勉力以成俾五千里外得踐數年宿諾亦幸已榆林古朔方郡出城數里欵貢城舊址在焉于嘗登城北望黃沙白草大漠連天秦築長城隱隱可指其外卽蒙古部落人情風土不與華同記中所言亦漸相近矣感慨流連不知此身之何以至此也歲臘歸里出以復生沐當可添一段公案道光甲辰六月石匏張開福識于榆林節署年六十有一

寶綸堂集

會稽陳章侯 洪毅 寶輪堂集十卷刊於康熙乙酉有羅坤胡  
其毅兩序孟遠傳一首今刊本不可復得矣有遊淨慈寺高  
麗寺二記志湖山者所宜採及也

唐周文遂墓誌甄

張叔未丈云唐周文遂墓誌甄刻海昌周松壽進士春所藏  
王蘭泉宗伯利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三錄此作石誤也甄易  
損嘉慶丙寅進士貽余一本模黏已甚此尙是乾隆辛卯初  
得時所拓其手書跋即在是年夏五二日蓋李作舟聘所貽  
本也是甄為人盜去進士旋復購得今進士歿後又不知所  
屬卽剝損之本亦不易得矣未申公表身紳卒玉表字紳字  
顯幸當是碎字紳碎二字缺表字不全王錄文缺三字據本  
不清耳楊氏上脫農字譽案是舉字之別王說是至咸譽所  
知則不必定是舉字耳仁和老友趙晉齋魏昔藏有唐處士  
包公夫人墓誌甄余曾手拓其文萃編錄作石亦同此誤

虞恭公溫彥博碑

此碑自安 世 墨林快事云約得四百餘字王盧舟題跋云  
所存七百餘字至王蘭泉司寇得幾及千字之本爲多矣余  
所見陸白齋釋文則一千四百餘字翁覃溪閣學釋文則二  
千餘字陸翁兩家略有出入今以全幅整裝翁題之本參考  
錄之如左 翁題云嘉慶丙寅春得千許字舊裝本因從蓮府  
可讀率更街名顯然頁一大快迫想百八十年前皆古探奇  
如趙子兩輩早能用意全拓所得不更可增多乎然宋時人  
不知詳考漫以殘闕二字置之

東記三

七

東記三

六

第一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虞恭公溫公碑空十  
行下具撰書銜名則王氏言在前闕三行非矣 口中書侍郎口中書江陵縣開國  
子岑文本口中書銀青光祿大夫口中書渤海  
海縣男歐陽詢書行第二昔者帝嬀升厯九官舊其庸有  
周誕命六卿揚其職國鈞總於公相口中書朝口歸於  
臺閣成乎口中書晉雖濱口中書口中書口中書口中書  
口中書魏口中書代天口中書帝載立盛德建口中書口中書  
也若夫昇宿麗天感其靈者人傑嵩嶽鎮地降其神者  
國楨叶卜夢於龍彫口物色於舟楫其口中書庸器而口  
口中書其口中書口中書而口中書口中書口中書口中書茲復口  
口中書矣公太原祁人諱彥博字大行第四臨系姬文之遠白派  
唐叔之遺源食邑河內世功開其緒著姓晉陽令德流其  
祚雖復安國口中書口中書口中書口中書漢之忠義次房口中書  
下晉之勳烈太真口中書於京口猶培塿之望極天潢汗之  
口中書口中書第五祖裕魏大中大夫言爲准的行成表綴廊廟  
翹首摺紳結轍口中書公叔而比德口思口而口方口考君攸  
隨三原令泗州司馬 皇朝贈魏州刺史聚瑩成學夢鳥  
飛文名冠洛中望高許下孔門密子口中書第六不顯於當  
時穎川陳君哀榮無問於異代能兼之者不亦優乎公口  
兩儀之正口中書百口之懿德口中書仁義以口中書禮口中書  
名口中書用內口中書常情所以自維輝光外口中書達識所以知口中書洋  
洋焉若洪河之東第七行注巖巖焉猶華岳之西峙若乃三

德六行列聖之所貴也舉厝必其域九流七略先代之  
所重也口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淪口口口口與然則京臺口口始於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地肇自涓流是以平津筮仕由賓王而佩印文終創業階  
口吏而命社美口令範同符前烈隨開皇中本州口口口口  
口口應詔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侍郎薛道衡才宗唐肆第九牢籠多士太子洗馬李  
綱直道正辭羽儀海內並下堂見禮倒履定交曰季之稱  
冀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懸衡垂則奏口語而善陸生坐宣室而悅賈誼乃授通事  
舍人十行斂芴鳳池垂紳鸞閣環姿月舉韶音玉振每至文

東記三

武在列華裔口庭對越於青蒲之上口口於赤墀之下陽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乃之賢之餘事具口之一隅猗歟雅行十一度在乎經國大  
業之始以親喪去官孺慕之感哀毀之極與夫長孫居憂  
子龍在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行九伐問罪三韓十二時禮部尙書楊公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斛斯政行十二出奔高麗既而乘轅南反詔公銜命蕃  
境申明臣節陳之以逆順宣暢國威口之以禍福遂口口  
口增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焚如之刑豈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無功於月氏又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屬天地橫潰寇

戎板蕩夷羊在牧商郊口漂杵之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之口口我高祖口五紀而出震乘六龍而御天憑玉握  
河洛之符授鉞遷夏商十四之鼎艾綬銀章弓旌先於  
俊建祖班瑞光寵屬於勳庸庶績所以咸疑口口土於焉口  
口乃授公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十五刑而滅沒不羣豈蹉跎於吳阪清越振鐻終特達於  
章臺徵爲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口周建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選則口口口口美於江東求其得人行十六則孝若飛聲於洛  
下云誰嗣響復在茲焉屬狹狹縱歷疆場大駭甘泉口口

東記三

烽之火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鞠口口口口口口懷辛口之將琴書在口伶廿口之臣乃  
以公爲行十七軍長史十萬之師方絕大漠五餌之術必  
繫單于而南風褻律口之利口狄肆豺狼之毒衛尉數奇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口口皇帝嗣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於結繩叶和萬邦遠夷同於編戶威情龍瀚澤流十八滄俗伴  
寶無俟於口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中尋口爲中書侍郎行十九公望爲時宗才稱王佐鴻翼所  
漸自回溪而薄九霄驥足既馳遊閭闔而躍千里雖僞口

口口口口激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開糾繆口口大選陳議武口渥洽口口口口故能行  
行爵命日隆寵祿歲厚有司馬之四至慈明之十旬乃以  
本官行太子右庶子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郎遷中  
書令口口口口恭口口忠直表於廊廟口口口口口口  
口位口口獨口口口職司八行柄公又處之故能出  
總糾察入專機管執簡册以肅周行奉繇綸以光帝口口  
少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復口口口口口口休烈  
其猶病諸俄檢校左衛口口口餘如故進封虞國公食邑  
三千戶行德優爵重鎬京之舊制非功不侯中陽之令  
典踰七命而兼二善口口下以協口口比口口佩口口口口

東記三

三

口口口口荒口口口口口矣口口尚書者重於司會之職  
僕射者踰於副相之位上圖天道管斗極三行之通四時  
下料人事邁元愷之贊百揆聖朝欽若前典憲章往代  
懷礪溪而口臆想傳嚴而口口口公口書口口口口  
口命聞寵禮賢口口口臨事而口口口觀口遺書口南  
宮之故實詳求善四行道勤行而不倦歷選前哲仰止而  
無怠是以忠允寬裕口內恭之德清虛口口口新口之度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夙夜口口口口口口勤口茲口口  
式是百辟口口口口以事一人獻替之規不忘於忠五行  
恕損益之義皆出於仁厚違規矩枉尋尺光其家而弗為  
利社稷安億兆口其身而無悔肅肅焉濟濟焉口口口

口口口口之周口善口口口口口文之毀家非徒言口  
公口口信口貴中和心之六行所同必擇善以利物意  
之所異不是已而違人闕德義為宮牆包禮度口口口  
人之善系口口之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富辭令  
而絕毀譽口口交而篤久要位高矣口口滋口祿厚矣治  
家踰七行約以孝敬之道移於哲兄行慈惠之心治於猶  
子允所謂朝廷之棟幹人倫之龜鑑焉以貞觀十一年口  
口口口口駕口洛陽口公自感疾暴動上寄深簡指  
恩篤股肱中使相望於道路名暨畢八行陳其方技遂  
輔德愆報彌留曠旬兩楹之奠既兆二豎之災將口口遣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問所欲

東記三

三

言公志在忠益表陳治道口口口之口口盡令終之德克著  
昔口卿大夫無九行忘於舉能子顏敢足情存於慎赦眇  
焉千載於斯一揆六月口日薨於旌善里中春秋六十有  
口口上聞口口口口口悼伴衛君之請尸類齊后之口  
口口卽以其日舉哀於口次百僚陪列莫不流涕乃三十詔  
民部尚書苗國公唐儉工部侍郎盧義恭喪行中書侍  
郎杜正倫口口口禮部侍郎令狐德棻水部郎中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應太常考行諡曰恭公乃詔有司立  
碑紀德口塋地於昭陵三行之側并給東園祕器賻贈  
二千段喪葬所須並令官給口祖送之典墳塋之制咸率  
禮口口口口夫鐘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代口篆籀口

□□□□□□琬琰□□□□□□獻元葉漢室之良  
佐三十行也密陵當陽晉朝之賢輔也雖復卿雲攜思班爾  
運奇勒銘由其子孫表墓資於□□□□□□□□□□  
□□□□□□□□□□□□□□□□□□□□□□□□  
偉歟式揚一德垂之百代其詞曰□□三十行請高門世膺  
顯命堂堂盛德家襲餘慶抗節飛英扶危流詠軒蓋接□  
珪璋疊映□□□□□□□□□□□□□□□□□□□□  
財成□□三十材□四十楚重□□□□□□□□□□□□□□  
馳聲上國仲舒揚庭吾邱侍詔數□□□□□□□□□□  
□□□□□□□□□□□□□□□□□□□□□□□□□□

東記三

□□□□□□□□□□□□□□□□□□□□□□□□  
顯定策功宜縱壑纒鴛搏風初矯密勿鸞閣便繁鳳沼仲  
舉性□夷吾□□□□□□□□□□□□□□□□□□□□  
□□□□□□□□□□□□□□□□□□□□□□□□□□  
□遺名鑄丹□存傳薪三十行理一水逝黃岐光沈趙日稅  
駕天府夷體泉室麟閣圖形鳥英騰實悲纏卿□勳□  
冕旒寵喻□□恩隆□□□□□□□□□□□□□□□□  
範□□□□山邱  
嚴修能購書  
歸安嚴修能元照購得宋張洽春秋集傳吾邑錢廣伯布衣  
爲之作緣與朱朗齋明經往來書札皆議價值之多寡傳鈔

者並附之書後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錢廣伯復久能云承  
命爲購春秋張氏集傳容徐圖之至許以鐵網珊瑚爲酬未  
免失之太重耳馥頓首宋朗齋復廣伯云昨日承示嚴先生  
札及鐵網珊瑚俱已轉致敝居停汪九先生緣宋板春秋一  
書據九先生自言當時置本實係七折錢六十兩日前所需  
二百金之價未爲過多皆由時下書價大槩皆昂此書雖已  
缺卷究屬久佚之遺經較尋常无足重輕之宋元板書差爲  
珍重今讀嚴先生來諭諄諄意殊可感若必執意昂價取利  
是屬市道非所以待有道也但只照本七折錢六十兩之數  
斷不可少勢不能九先生虧本以曲從耳乞先生俯便轉致  
嚴先生但其書現在橫河橋姚宅爲日過遲姚處如合用則

東記三

不能懸待耳文藻頓首鐵網珊瑚一書玩之不忍釋手然係  
嚴先生持贈之意不可專也謹繳上又復廣伯云日昨承示  
嚴先生來翰稔悉一切今早既轉致汪九先生矣張氏集傳  
既爲經義考所佚又爲承樂大典所遺而四方藏弄家從未  
經著錄則此書之可寶貴在遺編之散亡已久而不在錢板  
之爲宋爲元也書籍流傳除免園册子之外皆無益于舉業  
之學者必謂有益於舉業而後當出價購求而後當寶愛此  
語而出自嚴先生之口則不免立言失體矣今皆不具論要  
而言之此書在汪九先生從二百金之價讓至六十金已屬  
減無可減在嚴先生從十六千之價加至卅五千亦屬增無  
可增今弟以二說衡之爲折中之論勸嚴先生再出三千五

百文足成五十五兩之數以兩不相從之中寓成人之美之道是否有當伏乞裁定但此事自七月相待今已稽時計此番覆後僅可再待半月不可誤九先生之得善價而他就也文藻頓首修能自跋云張文憲春秋集傳一書其詳見盧抱經學士跋中元照嘗按勝國迨國朝諸藏書家皆不著錄聞常熟人家有之後毀于火朱竹垞徐健菴諸公皆未嘗見老友鮑以文爲言虎林有藏此缺本者遂親往求之其人索直二百有奇逮壬子之歲以錢廣伯朱朗齋爲之介紹畀以四十緡得之每册有曹榕顧汝修圖記共存十九卷其書采集眾說白三傳外于晉取杜元凱于唐取啖趙陸三家于宋取孫明復孫莘老劉原父程正叔劉質夫許崧老胡康侯七

東記三

五

家之說最多餘如蘇氏呂氏雖間取之不甚多也凡有數說可以互相發明者以一家爲主而餘說夾注于下文慰自亦間有論斷存者幾四十條大概視集注尤條暢而全向者亦有數處其春王正月公卽位辯析至詳凡夾注幾千字皆集注所無學者所當細考也元照念此書僅存于灰燼之餘世無二本不敢自秘因于暇日手謄此本以爲之副起于六月初三日將四句而竣事遂爲書得書之顛末并其大指于卷後後之得此書者尙善視之哉時抱經學士書跋之明年乾隆甲寅季秋之月甲寅晦茗水巖元照久能氏書于芳椒堂又余所見明焦弱侯家精鈔洞天清祿集有何義門先生手跋云此書近時刻本皆訛清祿爲錄且去集字又謬分爲十

一門似未詳讀木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爲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修能亦跋其後云余數年前曾見此書今爲塘棲宋荃香助教所得此雖已有刻本然舊本故可貴舊簽隸書五字大類文待詔紙亦甚精古香可愛既以香修小印鈐於卷端復鈐於簽若香先生幸善視之小生福薄不得以此書插架如何如何嘉慶八年五月修能居士嚴元照識觀諸跋益見前輩愛書之苦心如此如此兩

麓山寺碑

舊拓李北海麓山寺碑爲孫退谷少宰研山齋藏本較王蘭泉司寇所藏多及百九十字其碑末庚午九月下旬有壬子

東記三

五

朔十一日壬戌建九字又其後有且上計于京不偶茲會贊口十一字乃接英英披霧諸語爲自來著錄家所未及不規是拓或將以贊詞爲碑銘矣

素師聖母帖

元祐戊辰刻本

張叔未丈云聖母晉康帝時人畢尙書引王松年仙苑編珠語正合然碑云家本廣陵仙於東土曰東陵焉而畢引漢書地理志盧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則甚不合錢詹事云此碑不列書撰人素師俗姓錢此從叔父淮南節度觀察使禮部尙書證之史是杜岐公佑則此卽藏真所書撰者必別是一人此論甚精大和四年襄休諸題名好事者移登覽題記轉摹入此耳瞿木夫之說亦精細案素書自敘帖年四十一



恣肆狂怪究增嫌厭此作年五十六謹嚴肅穆深得魏晉遺  
規此後絹本千文貞元十五年所作筆愈覺繁然氣體轉遜  
此整暇故余於素師書中最著此蹟也昔年丁未戊申余以  
新拓黏來鶴堂中流覽最久此拓是元明時物與董臨之拓  
俱得自同里王樹堂家因合裝而識之集書結習白首難忘  
豕視呵豪不知泚游書之行自笑已

釋文

聖母心俞至言世疾冰釋奉清之教旋登列聖之位  
仙階崇者靈感遠豐功邁者神應速乃有真人劉君擁節  
乘麟降於庭內劉君名綱貴真也以聖母道應寶錄才合  
上仙授之祕符餌之珍藥遂神儀爽變膚格織妍脫異俗

東記三

流鄙遠塵愛杜氏初忿責我婦禮聖母儵然不經聽慮久  
之生訟至於幽圜拘同羸里條口霓裳仙駕降空卿雲臨  
戶顧召二女躡虛同升旭日初照聳身直上旌幢彩煥輝  
耀莫倫異樂殊香沒空方息康帝以為中興之瑞詔於其  
所置仙宮觀慶殊祥也因號曰東陵聖母家本廣陵仙於  
東土曰東陵焉二女俱升曰聖母焉遂宇既崇真儀麗設  
遠近歸赴傾弔江淮水旱札瘥無不禱請神昭答人用  
大康姦盜之徒或未引咎則有奇禽翔其廬上靈徵既降  
罪必斯獲閭井之間無隱慝焉白晉暨隨年將三百都鄙  
精奉車徒奔屬及煬帝東遷運終多忌苛禁道侶元空  
九聖丕承慕揚至道真宮祕府罔不往上中不全建况靈

縱今雖蹟之蹤古作可許道化在人雖蕪翳荒郊而莫禱  
雲集棟宇未復書艾銜悲誰其興之粵因碩德從叔父淮  
南節度觀察使禮部尚書監軍使太原郭公道冠方隅  
勳崇南服淮沂既蒸決此字未釋作而不朽存乎頌聲

貞元九年歲在癸酉五月

素師遺蹟以聖母碑為第一此帖刻本以元祐戊辰刻於西  
安府學為最佳清熙祕閣續帖亦以真本上石似少肥少古  
健之氣明寶賢堂刻軟弱無力至湖南綠天庵刻則誤易殊  
甚為之釋者董文敏臨寫并釋文粵因碩德翟木夫名中溶  
著有古泉山館金石文各有差誤余自幼者習此碑能背誦  
茲釋其文而條董翟釋之誤於後

東記三

世疾世字顯即謂下有缺筆然斷歸赴非舊字董臨與釋俱作舊歸赴董作傾弔董作九聖初忿  
心俞世字顯即謂下有缺筆然斷歸赴非舊字董臨與釋俱作舊歸赴董作傾弔董作九聖初忿  
息翟字大非家本廣陵翟作疾口主口忿翟作躡虛翟作  
身翟作晉翟作評翟作郊翟作疑翟作蒸翟作亦翟作下翟作  
陝刻聖母碑尾大和題文清熙帖刻無之則碑本之本無是  
文可知矣文在元祐刻款之後則非元祐刻可知矣畢氏關  
中金石記未審文是左行而於同登字亦未契勘翟氏中溶  
古泉山館跋尾謂必是登臨遊覽者所題而非是帖之題跋  
說近是然何以刻在是石之尾亦未確指大興學士翁覃溪

先生復初齋文集卷二十四鴈塔題名重摹本跋篇之末附識云今陝西碑林懷素聖母帖一石尾有大和四年裴柳同登楷題是即唐鴈塔題名石刻之僅存者而元祐時借用其前半之空石刻素書耳則說乃真確真審鴈塔原題世無隻字即宋大名柳斌重摹之十卷雖殘拓亦何從得見茲賴是刻之借用而此二十九字之原刻佳蹟猶然獨存豈非厚幸然非翁先生括出亦何以抉學古之疑益歎審讀古刻之不易

資治通鑑

宋刊本資治通鑑每半葉十一行行廿一二卷中銜名隨官改換又一殘宋本題增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首行末行均

東記三

半葉十四行行廿四五字不等存三冊末詳何人增節

草堂詩箋

宋魯書杜工部草堂詩箋有高麗刻本如水筒詩何假將軍蓋句蓋高麗本作佩注引李貳師拔刀刺泉事錢口口謂較蓋字為穩其為善本可知吳枚庵明經

荀子校本

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讀書雜誌荀子補遺後刻元和顧澗校本刪去三條案原稿王制篇天下無王霸王霸主句見雜志第三楊注則常勝矣千里接則上疑當有疆字又下文主或衍字非也則常勝矣千里接疑當作天下無王主句霸則常勝矣今本文疆字脫下文主句上霸下二字互倒成

相篇水至平端不傾心衍如此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世必參天楊注而有執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執則度已以繩接人用世功業必參天也千里接疑當作射遠此章之義見淮南子說山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誘注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或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楊注以參天為功業必參天也非也又以執為權執亦非也執疑讀當為執執射準也直者平也端也世者直之反也用世必參天者有執而不直也楊注失之遠矣其王制篇二條雜志第三論之謂下行霸字願則謂上脫疆字下霸主二字互倒意有不同故不復載成相篇所刪則不可知或以願說為未是且補射遠二字

東記三

恐未能闕疑耶

新莽大泉五十范

張叔未丈云嘉慶八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大興友人翁宜泉樹培來書云所說金石契泉范事弟從前有辨甚長已蒙荅堂將板改正乃建武五銖范也至摩款另是司馬達甫之大泉五十范背有偽款弟磨去非建武字也然今悔之不應磨去已無及矣造孽奈何泉范名始竹培培曾見江鄭堂貨泉范背有母字培藏大泉范背亦有母字而倪氏又名泉鑄會持此語細稟家君仍以從范之名為是蓋禮運之語可據也事漢先生引范金以微泉范已細書於家藏五錄泉范也中容肯泉八枚背之石有文曰母蓋當時呼錢模為母也秀水朱氏所見大泉五十之母強名之曰范山未得見此



異聞耳則謂范謂母  
其說不妨兩存耳

東湖叢記卷三終

頁記三

三

海昌蔣光煦生沐

松桂堂帖

宋刻米海嶽書有紹興米帖羣玉堂帖英光堂帖世皆不多見從未有言及松桂堂者余於六舟上人所獲英光殘帖後有相義錄其文不見於寶真齋法書贊且行次較異後有跋云右相義錄先南宮之所撰次者因得墨本於匡廬好古君子之家載視筆勢挽萬牛氣概凌九秋英誼凜如裊貶森嚴真一代之春秋也巨容謹跋亦僅知巨容為南宮後人不知為何帖也案復初齋文集所載英光堂帖內有巨容跋數帖亦謂別是一刻及觀張叔未丈所藏米帖發為涿州馮相國

東記四

所題直云松桂堂帖後亦有巨容跋云歲在戊申備員廬山倉掾適逢艱歉不雨者三月政懷憂國之心一日文簡曹公再世孫尊民出示先南宮禱雨靈驗詩墨跡百拜敬觀愈增感慨因念南宮仙去遺翰多上中秘其散落人間者又不知其幾今塔下一詩豈非佛力護持而不為六丁取去耶尊民知實是彌斯亦九原之幸也會孫巨容鑒定謹跋因藁石松桂堂與好事君子共之時菊節後五日乃悟巨容所跋諸帖皆松桂堂也張藏之帖後歸嘉善程別駕文榮其所著南村帖考中詳言之程宦金陵癸丑之春程殉難焉此帖想已灰飛煙滅矣思之可勝浩歎

相義錄

義者士所舍也世治道隆上下宅義先王之澤至于海隅匹夫匹婦莫不知之猶人之寒必絮暑必絺慮必棟宇陰陽和而四肢適其命不夭無足怪者若夫時味道降先王之澤竭士去其常舍相求利而不止天下大化以趣向擇利為風故臣謀君子悖父士責友拖紳襲冕之下化為豺犬蕭牆祗席之上起為寇仇方是時有一介士疑疑不流受命忘身者則一世失舍之人視之反若寒絺暑絮布席于野四肢遭厲而死亡立至也然而士知舍之安雖誘之以封符之以刃奮身不顧視鼎鑊如華堂麗室使一時桀暴逆虜降殘斂兇顧之而不敢逼至于千百年涉殘編味遺事者猶目察毗髮指冠宛如面目相對視其大充塞于

東記四

天地之間耳不賈哉余閱史感房叔安之義於是錄亂亡之間上下以義相舍者著相義錄有所不錄以俟後世知我者辛酉八月吉日襄陽米芾元章敘  
房叔安字子仁清河人也為口元邈青州長史齊高帝鎮淮陰宋明帝疑之齊高乃北通邈遺書結元邈以自固元邈問叔安安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今公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奔之三齊之士南蹈東海而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邈乃遣叔安詣闕發其謀齊高邀執索章安叔答曰寡君使章上天子不上將軍僕所言利國家不利將軍不須置問齊高壯其義遣去荀伯玉勸殺之齊高曰人各為其口昇明同時至

方伯封侯竟以功中齊高開驃騎府補元邁司馬甚懼齊  
高益加敬齊興用元邁兄弟名始終叔安時為益州司馬  
甯蜀太守帝懷其忠正不撓褒加前將官後卒官帝歎曰  
叔安節義求之古人恨不早至方伯子長瑜亦有行義任  
為州從事

韓係伯襄陽民事父母口孝謹稱其俗種桑於田界係伯  
以枝所蔭損人苗乃徙界北數尺種桑鄰人遂侵田之又  
為徙數尺別種久之慙服還所侵地親拜謝之朝廷聞之  
蠲其役表其閭鄉里化服以壽終

李世勣為唐守黎陽竇建德破之釋不問復使守黎陽已  
而世勣自拔歸吏自誅其父建德嘉其執義貴而不誅

東記四

王軌為唐守滑州其奴弑之以其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  
主大逆賞之廢教將焉用斯奴返軌首

米口曰建德隋唐劇賊口口口之正益知義之足以感人  
嗟乎吾讀史至此為垂紳之士三歎

盛彥師宋州口城人為唐宋州刺史徐圓朗反為安撫大  
使戰敗獲之賊使作書招其弟舉城叛彥師援筆乃書曰  
吾奉使無狀為賊禽誓死報國若善侍老母勿以我為念  
圓朗歎曰將軍義士也終不敢害

王成字義君南鄭人少師事太尉李固梁冀欲害固策免  
知不免禍遣三子歸鄉里幼子變年十二姊文姬嫁同郡  
趙伯英有賢智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積德累仁

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匿變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二兄

遭害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  
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曰諾乃將變泛江東下  
入徐州變姓名為口家保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  
來變作閩即受書酒家口口妻以女十餘年間冀誅大赦  
求大臣冤死者後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中厚遣之  
皆不受成遂名立而絕迹不仕變後為河南尹及成卒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以祠焉

孫期字仲武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  
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學者執經  
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漢末黃巾賊起過其境相約

東記四

不得犯孫先生舍辟召皆不應以德義自守終于家

此帖較英光堂本略高其殘闕數字亦有原石本無者非盡  
搨工遺失及後來損壞紙本也

懷仁集聖教序

聖教序碑斷文漸闕鋒穎芒鏤俱無不獨紛紜何以慈出等  
字也碑斷時代則曹秋嶽侍郎謂在紹興二年王虛舟吏部  
謂在宋南渡後何義門太史謂在明天順中楊大瓢山人謂  
在嘉靖乙卯然楊後亦自知其非其大瓢偶筆云聖教碑斷  
時代曹秋岳謂在宋紹興二年至王敬美謂在元末國初何  
配瞻云在明成宏間余向以為斷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見徐  
興公跋引敬美語始悟余說之非蓋乙卯為嘉靖二年而敬

美生于其時如果是時新斷不應有元末國初之語所謂疑以傳疑者也

周虢季盤夷尊釋文

此盤為吉金最鉅之品間以盛芻秣飼馬遇識古者收之其出土尚存道光十餘年間也嘉興徐籟莊文同有釋文云  
銘文八行行十三字又合縷古文維薄伐玁狁與詩六月同  
三重文四凡一百一十一字  
文博薄古今字嚴玁狁旁彘象犬頭尾四足形嘯古文猷  
从口系號省聲起即桓桓或古文俄讀若俘俄从乖會意  
俘者頃頭頓首之象竹書紀年厲王十四季玁狁侵宗周西  
鄙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  
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當時玁狁荆  
蠻相為倚伏故詩采芑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而是銘亦云  
薄伐玁狁用政蠻方也宣榭宣王廟號季子白蓋幽王以後

東記四

五

人

惟十冬季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  
自作寶盤丕顯子白虢武于戎功  
經維四方薄伐玁狁于洛之陽折  
首吾執馘幸是以先行榭子白獻  
俘于王孔嘉子白莪王格周廟宣  
榭爰鄉王曰伯父孔顯有光王賜  
乘馬是用佐王賜川弓彤矢其央  
賜用戎用政蠻方王孫萬季無疆

東記四

六

又周夷尊釋文云夷古文夷古文夷从兩自此从兩白與  
自同又字从大此从夷夷又與和通說文夷盛也此燕召公  
名讀若郝王成王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  
召康公從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銘云汝南知為  
十九年事汝水在周禮職方氏豫州域據前漢書地理志  
鄆氏水經注汝水出宏農郡盧氏縣還歸山東至南陽郡魯  
陽縣大孟山又東至河南郡梁縣天息山又東南至汝南郡  
定陵縣高陵山又東南至原鹿縣入淮凡過郡四行千三百  
四十里汝南汝水之南以漢志汝南郡證之平輿故沈國陽  
安故道國吳房故房國南頓故頓國汝陰故胡國新蔡故呂  
國新息故息國思期故蔣國西平故柏國弋陽故黃國上蔡  
故蔡國項故項國安陽故江國皆其地貨从攸从貝當是古  
優字讀如優賢揚歷之優鄭氏古文尙書盤庚下賤从貝从史史氏音  
同當是古賤字緝从貝从系从斤古所字今作斥義近責从  
系當是績字讀為績爾疋釋負貝小者績餘賤黃白文銘云  
優賤績謂以貝厚禮之與他器云錫貝五朋錫貝十朋同書  
盤庚貝乃貝玉古者貨貝與玉並重故即以賞貝作廟器也  
公曰辛召公父詩甘棠箋召伯姬姓陸氏音燕世家云與周  
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謚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  
辰言文王之昭十六國無燕未知士安之言何據是銘又可  
互證曰辛字商人以生日為字史記索隱皇甫謚云微字上  
甲以甲日生也謙周謂死稱廟主白虎通謂殷以生日名其

子皆非是人執策在車上御車之象銘此者紀從王巡狩事  
火著子事父之義禮曲禮疏御謂主事官有世功故有御事  
之因是也

爽從王女南貨優

駛賦編雙用作公日

辛寶彝人執鎗形車形

琢硯名手

國朝曲阜孔尚任錄其所藏金石書畫古玩等為一編題曰  
享金簿中載金殿揚者琢硯名手供奉 內廷製松花石硯  
甚夥石出遼東松花江較綠豆端色尤荷潤云余所見平湖  
高文恪硯旁鑄松花江石四字或出殿揚之所製耶又康熙

東記四

雍正間吳門有顧二孃者工琢硯黃莘田任贈以詩云一寸

千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自注顧家於如何軋軋鳴機

手割徧端州十里溪余所見顧製之研有吳門顧二孃造篆

書款錢嶼沙方伯琦澄碧齋硯譜云吳門顧大家工於製硯

技妙入神時閩中林黃諸公以風雅爭雄各抱研癖而莘田

曾任高要令端溪即其所轄得石最多特為延致出其所積

盡付磨礱四十年來匪但老成凋謝并莘田十研亦零落殆

盡不知所之矣又云製研名手夙推吳門顧大家余生也晚

不及見其人平生所遇者淮陰魏氏金壇王氏王為罕皆前

輩後裔閩中薛氏董氏林氏皆顧門下士也譜中新製多出

其手吳愚谷文存載旌德  
呂建侯亦琢研名手

高唐州殘碑

吾邑吳槎客先生所著尖陽叢華有云高唐州治庭中有  
石在階下偶歲大疫獄囚赴獻者跪此石上疫良已他囚爭  
求跪之皆驗既而州民聞之奔赴無不立瘳州守異之命發  
石蓋古碑半截也洗其背有文皆殘缺可辨者數字今錄于  
左石高二尺六寸闊一尺二寸後移濟南署孟琢亭先生在  
州時曾拓之凡五行

□是□南□□□□

第一行

□□絕□□后□□

第二行

□□秩都□□□□

第三行

神□□□□見功舉

第四行

□元□□□□□□

第五行

東記四

歛硯

尖陽叢華載元人江光啟送姪濟舟售硯序云唐開元間獵  
人葉氏得石子長城里因為硯自是歛硯聞天下其山為  
羊鬪微之嗽兩水夾之至盡處乃產硯石其一曰緊足坑次  
曰羅文坑舊坑又次曰莊基坑相去羸百步而石品絕不相  
似其舊坑之中又自岐為三日泥漿棗心綠石去舊坑才數  
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坡  
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刷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  
為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  
之副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為硯材而極粗工人名曰粗麻

石之心最緊處為浪又出至漫處為絲又外愈漫處為羅紋故吾鄉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為浪漫處為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板譬之木心為浪出外為絲愈外為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為墻壁獨吐絲甚奇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墨側視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華吐出光彩以為絲也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發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郡夫力石盡山頽壓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皆異時椎鑿之餘隨湍流出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撿拾殘珪斷壁能滿五寸者蓋寡世之求硯者率求端方

東記四

九

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取他山頑黝滑枯植燥而有絲紋之石銜于舊坑之下或反得高價真石卒不售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俱不宜筆墨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硯為詳舊坑在雙溪時已墮不知何年再闢至元辛巳再墮而石盡時獨緊足頗有大石今至疑有脫誤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墮聲如雷隔溪屋瓦皆驚鳥獸奔駭數年前工人告予緊足石剛鑿已盡予不之信至是果然案近日欲硯竟不復出佳者讀此文知元時已然何況今日耶

孟蜀書范

新篋張叔未丈藏有古銅一片上楷書反刻易奇而法詩正

而施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十六字凡四行四字為一行未翁題為書范有自跋云此初刊書時鑿銅為式以頒示匠者之物也案韓文始鑄于孟蜀今本春秋二句在前此與今異蓋易詩故不當後春秋左傳也惜不得歐陽書後本作一佐證鮑文以文審定為書范亦猶泉范之名始見於曝書亭集也吳江翁海琛廣平寓書於余引蔡練江澂所著雜商叢談內書范一則謂是宋乾德時物余謂蔡說為是范作一左證則可若斷定時地當以宋學正葆瀆題作蜀藪韓文范為正墨板始於唐末板本文選益州始有歐陽子書少時所得于州南李氏之韓集後云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行本則此為孟蜀勅刊韓集時鑿銅為式可知也上海趙司農乘沖藏有鏡

東記四

十

范其范皆金石中少見之品余亦藏有舊范為未翁所品題者

龍簡文說

春秋列國兩漢諸王皆奉正朔而各自紀元厥後國勢分裂強臣叛命遂有更朔建號等事或者乃以吳越稱元為非分不知五季時中原篡奪如弈棋諸方竊據如蜂起而武肅獨能破巢滅葦保障二浙一十四州民命數百萬卒以納土歸宋又使生靈不受兵燹之厄其功誠終古不朽豈讓云何哉且其建元之故亦嘗詳考碑錄乎蓋武肅自丁卯迄壬辰二十六年中奉篡號者三建國號者三丁卯四月唐亡次年戊辰無可稱天祐五年及天復七年因自建元天寶若崇化寺尊勝幢載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載五年壬

申推知建元在戊辰約五年以唐亡故不用梁開平乾化等  
號案吳越又有真聖觀碑崇禎而廣潤龍王廟碑則稱梁貞  
 廟記著開平二年碑錄不載  
 明二年丙子臨安崇賢院開山碑登聖寺摩崖稱龍德元年  
 辛巳上宮詩稱三年癸未良以通使故也癸未十月梁又亡  
 次年甲申無可稱龍德四年因復建元寶大若冷泉亭記載  
 寶大元年九里松觀首尊勝幢載二年乙酉東陽縣觀音寺  
 銅鐘衢州同馬  
 又水月寺幢載寶正元年丙戌招賢寺幢載二年丁亥  
 浚舜井記載三年貢院橋柱載六年辛卯寶石山落星石制  
 或發秀而層排巨石或岩巖而朝揖眾山推知寶大建元在  
 甲申寶正改元在丙戌至六年辛卯寶大八年以梁亡亦不用  
 後唐同光天成等號而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後唐長興三

東記四

年壬辰亦以通使故也是其於故國淪亡強臣篡弒之會別  
 具忠愛繩縣未忍違舍之至意雖晉吳天岐蜀復天遵用唐號  
 而或亡或僭一節不終在歐史固失采其事即順伯亦未究  
 其心今立堂錢君為武肅裔孫出所藏寶正三年戊子太湖  
 龍簡告文見示此大可以裨碑闕者比年讀史見歐公文筆  
 大簡謬處殊多不能表章吳越始終節鎮忠君愛民之事因  
 藉此簡年確疏天寶寶大建號之由以證之此彭雲楣先生  
 所以有新五代史補正之作阮芸臺中丞詰經精舍亦以命  
 題鄙著歐史補正議中曾將此簡載入而流傳本反改寶正  
 為天成非也見禮耕堂叢說

澁水集

禮耕叢說云上章潛灘之夏劉疎雨出此本示余曰觀其字  
 畫之峻潔烏絲之明淨非毛鈔不能是可寶也余以山館珍  
 藏本不敢假僅取其次者而讀之今年春過之小疎復出以  
 見示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知為寶情傳世者未忍與諸書散  
 去釋其諱令定為國初所錄且通幅結構多帖體與今行  
 世本中州集如出一手為汲古寫樣無疑閱諸古體本諸  
 離騷參以莊列荀楊極似坡谷而雜入于佛老歸潛志云公  
 性喜佛老晚年頗畏士論擇其文主張二氏者削去而行間  
 道錄禪偈微引錯出何耶諸史論亦平無奇遺山云公文  
 長于辨析極所欲言不拘繩墨亦似有不概于心者惟游華  
 山詩為裕之龍山詩之脫胎新體戒論為欽叔百官詔之藍

東記四

本想見當日游從諸名士羣然推仰奉為科律如此再考古  
 詩遂初園八詠止載六首而記中尚有悠然臺味真菴二目  
 豈元闕抑脫鈔耶外如送楊叔能關中詩日省齋銘遺山甲  
 楊善淵詩積爽皆不見若裕州學記有升孟子曾子于堂而  
 子思子傳學庸獨不得祀云云案禮志大定中始遷孟對顏  
 至曾子絕無升祀事長係胥手倒寫曾子二字之誤又據次  
 本卷首有楊文獻元序茲則前傳後銘而已今錄呈可精寫  
 補入讀凡數過計正字削字補字約及二百惜案頭無他書  
 可證挂漏不免耳案澁水集藏書志載何義門學士手校本  
 凡二十卷何云按墓誌及中州集皆言前後三十卷則尚有  
 後集十卷今北研所載劉疎雨藏汲古閣本不言卷數而余



所藏曹倦圃侍郎家鈔本亦二十卷板心有橋李曹氏倦圃  
藏書八字檢有日省齋銘其餘所缺正同又案曹本卷首楊  
雲翼序云趙公自擇其所為文章釐為二十卷與藏書志所  
志亦同而第二十卷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有一跋云開  
閣題此帖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  
可刻之石觀其所言原無所謂避忌也至論禪亦深有所得  
也矣豈以元章自况歟公以辛卯後之一歲壬辰年五月十  
有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人家玩跋語當亦是金元  
間人決非後人所加惜不得劉何二本一證之

歸田類稿

元刊本歸田類稿二十八卷二張養浩撰前有字尤魯文公

東記四

聯序云三十八卷與本書不合張氏藏書志所載亦二十八  
卷又言卷末有畫像記畫像贊及神道碑銘祠堂碑銘與此  
本亦合惟此本又有余觀畫像贊云華不注山有名賢焉高  
標玉立雅操冰堅行超乎孝友之仲志卓乎博望之驚敬直  
乎內而所養者大義方於外而所施者全是宜著立朝之偉  
節吐格君之讜言倡道德以敦俗垂文章之正傳補過盡忠  
見幾明決難進易退投閑引年翫習池之雲錦詠謝墅之風  
煙綠野之堂獨樂之園媿二美以白足曠千載而比肩帝曰  
噫嘻西土頗連煩強起以臥治布德音而誕宣隨車致雨草  
奏箋天幸鮒轍□□□□□□□□□□□□□□□□□□□□  
□□風馬陟降後先嗟夫今而復見斯人與何幸還滄平治

古之前士而有志斯世與庶幾服膺乎忠告之編則景行高  
山之仰止殆儀刑風采之凜然至正丁酉仲夏朔旦後學岳  
陽余觀拜手敬贊又林泉生贊云神範端莊和若春陽中秉  
直剛嚴若秋霜仕止有道進退可法恭惟大雅允矣明哲後  
學林泉生拜案千頃堂書目補元人集部有林泉生贊是集  
士翰林直學士知  
制誥同修國史

盧氏補金藝文志說

亭林先生嘗言明人著書無非盜竊金源著述遭此龍漢一  
劫真不幸也余雜興書籍詩注會從諸書探輯約及二百種  
問取文淵閣目錄之所藏不及四之一歎為竊盜之餘殘缺  
已甚擬作金文目一則以稍存梗概嗣以底本焚去未能也

東記四

今詔菴出其所藏抱經學士四朝藝文補志屬余校之因取  
詩注依類補入凡得百餘種及平邊三住崑崙坡軒等誤凡  
訂數十字至楊之美之象數雜說趙開閑之老子集解張鉉  
之章齋集張潔古之珍珠囊各有小辨稍加是正若王百一  
汝南遺事一書蓋與元裕之壬辰雜編楊煥然天興近鑑並  
紀金末時事本志乃類入地理豈以主奔亡不暇而遐說懸  
瓠郡載耶惟金源為宋人偽書所誣數百年來謬誤流傳都  
視為虎狼之國凶暴不可近不知天會皇統開于前大定明  
昌踵于後文治彬彬人才蔚起在朝在野各有著述彼其人  
俱苦心孤詣成茲小品或傳都市或藏家塾自幸可以名世  
雖所製未必盡善要不從剽賊中來其英光疇氣不可泯沒



者固在曾未百年而文淵一厄蕩為烏有自中州選外為遺山所汰如白寓齋曹聽翁輩固已隻字不存即宋潛溪所舉殷樊之周仲善等亦一詩不見雖以抱經學士及辛楣官詹學業宏見聞博舉力搜采終于不可多得顧余鄙識所見者金源一隅耳他可知矣徒令諸書如虎豹一轉僅留名集于天壤間故金目之說實有痛心焉者博雅好古如切菴當必有同慨者乎似聞君家多祕籍校閱之下若更將金源及宋遼元諸家兼為補正尤四朝不幸中之幸也余雖老敢不執簡以從見禮耕堂叢說

先憂集

國朝仁和陳芳生著先憂集五十七卷其捕蝗考一卷已錄

東記四

入 四庫全書今刊本日少爰鈔其敘目以諗留心民瘼者先憂集者輯古來荒政書為後世備荒者法也芳生生於崇正壬午時天下奇荒析骸易子隨地而有國家由是多故而芳生所居千塾村煙火千門至是僅三百焉蓋由承平日久自宰輔以至庶人俱不知荒政為何事一旦無年遂悲鴻雁使其中有一二人取周官聚萬民者而蚤圖之何至輾轉流離莫知所振哉今天下無事含哺鼓腹之風可以坐致而忽有人者切切焉惟荒政是議得無犯杞人之譏乎然而九年水七年旱堯湯亦不能免事至而圖之何如早為之所且芳生固生長于憂患之中者也敢謂豐年可常恃平范文正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誦斯二言留心世道者

能以平居無事而不念之哉康熙甲子五月望日陳芳生識

- 總理荒政第一務本第二節用第三田制第四水利第五常平倉第六義倉第七社倉第八保甲第九酒禁第十原荒第十一占候第十二預防第十三廣樹藝第十四修省第十五祈禱第十六捕蝗第十七急上聞第十八罰蔽災第十九檢踏第二十籍戶口第二十一撫流民第二十二慈幼第二十三贖賣子附遣使第二十四任人第二十五假便宜第二十六犯專擅第二十七留上供第二十八弛山澤之禁第二十九租第三十改折第三十一官糴第三十二通商第三十三無抑價第三十四無過糴第三十五揭販之禁第三十六稱貸第三十七通有無第三十八勸分第三十九減私租第四十納粟第四十一度僧附贖罪第四十二緩刑附賑粥第四十三賑濟第四十四賑鄉僻第四十五罰侵欺第四十六興工作第四十七弭盜賊第四十八救荒本草第四十九辟穀方第五十治疾疫第五十一恤死第五十二耕牛第五十三慮後第五十四不恤荒之戒第五十五養濟院第五十六荒政餘論第五十七

東記四

湯鄰初曹廉讓

同里曹桐石徵士宗誠紫峽文獻錄云湯煥字鄰初嘉靖乙卯舉人嘗手摹褚河南千文二石其戚徐李二生各得其一徐石後歸朱竹垞檢討李石問在海鹽云案江陰志云湯煥舉人為江陰教諭後徵為翰林待詔轉都丞吳越間比之文待詔焉詹氏小辨云湯煥書楷學成行學趙草學懷素至入

能品香馬方恆泰撰評詩  
話云湯煥著有書指二卷  
桐石之會叔祖廉讓先生  
三才藏

弄金石法帖書畫最夥  
余所見宋拓黃庭經拾  
宅誓願文張

鐵捨宅為寺有發願文集  
米元章書為之見卷壹  
集有廉讓先生題識惜  
器古者勿勿

攜去不及錄其文為憾  
後得見米拓晉唐小楷  
四種後有跋

語亟鈔之以存鄉先輩  
賞鑒之跡跋云憶丙子  
客都下同西

溟悔餘澹遠每至廟市  
定得書畫碑刻幾種輒  
互相鑒賞距

今十餘年來古蹟散落  
友朋間闕興致索然昨  
偶至慈仁觀

得此小楷四種尙堪展  
玩是舊同年徐壇長攜  
示裝裱舊藏

十七帖古意盎然益增  
今昔之感時丙戌夏杪  
廉讓題於山

靜日長之寓齋今曹氏後人尙存大觀帖石數  
十因缺失足石不知何人所摹

敬日草

東記四

明大學士晉江蔣公德瑄敬日草余所藏本秀水朱氏潛采

堂鈔本也有奉旨與工部議周尺咨文一首云看得周尺之

說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者漢書律歷志云以子穀秬黍

中者度之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爾雅云秬黑黍也顏師古云中者不大不小後周時牛宏

等議曰上黨羊頭山黍其色至烏其形圓重唐禮樂志曰黍

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宋寶徽司馬光等考定周尺用上黨

黍十黍為一寸是也有用指者古人揆指知寸布手知尺舒

臂知尋大禹聲為律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

指裁為宮聲之管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

即周尺也有用壁羨者考工記曰壁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蓋壁徑九寸羨而長之縱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

十寸八寸皆為尺也有用粟粟者粟禾穗芒也淮南子云律

數十二故十二粟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是也有用蠶絲者

孫子算術云蠶吐絲為忽自絲毫釐分而成一寸是也有用

馬尾者易緯以十馬尾為分是也臣等詳考之竊謂人指則

長短不同壁羨則古壁難得粟有輕重馬尾有巨細蠶絲秒

忽亦難辨惟累黍之法為正而又有謂圭壁之屬用指尺冠

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者又有謂歲有豐歉地有肥磽累黍較

驗亦復不齊者故前代製尺非特用累黍尺必求古器以維

較焉如後周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度量衡晉荀勗取古物七

品以易尺推較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宋高若訥用漢貨泉

東記四

度尺寸司馬光用上黨黍與消化錢一文長一寸為准因定

周尺如今木工尺七寸五分而弱此古今求周尺之概也隋

書所載歷代之尺十有五種第一種即周尺與西漢劉歆銅

斛尺東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祖沖之銅尺皆合今去古

既遠欲求確據惟高皇帝時命宋濂冷謙等所定樂律及劉

基等所定欽天監曆最可憑而晷景尤其顯者宋和峴用西

京銅望臬即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也影表上可測天度

數不爽况其它乎先臣唐順之云今欽天監表尺乃元郭守

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強守敬精於律歷決非苟作嘗取

黑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日乾之秤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

之命為九寸與表尺果合於今欲求周尺似不能舍是而它

求矣抑木部又有說焉高皇帝創制垂法貽謀萬世當時製為鎮圭定按周尺則率經舊章莫若以鎮圭之尺為主若欲別造準尺是必博搜古器如表尺之屬兼求真黍黍互考定非可懸虛臆決也崇正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工部據以回奏奉聖旨既說周尺即周鎮尺著照鎮圭式造尺進覽環接京尺甚長因請御前尺及鎮圭與郭守敬觀星臺銅臬親較之御前尺比京尺止六寸鎮圭尺二寸比京尺止七寸三分欽天監日晷表尺比京尺止七寸二分遂以鎮圭尺為定云後附歷代尺考文長不及備錄

曹真碑

道光癸卯西安南門外農民耕田得一碑上下俱殘闕徐星

東記四

伯太守松辨為魏曹真碑有跋云檢三國志知是魏曹真碑也史稱真為太祖族子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碑云侍坐公子將蘇同生又云口為周輔東平峨峨雖比以周漢懿親而詞特隱約蓋真本秦氏子養於曹氏不得顯言之碑云公使持節鎮西將軍遂牧我州據傳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碑下文有隴州字是作碑者為雍州人則此曰我州者雍州也碑云張掖張進又云羌胡誑之妖道公張羅設筭陷之坑网即傳所謂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也張進反事又見魏志蘇則閻温二傳陷之坑网足資互證傳云黃初三年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

牛渚屯破之拔吳志朱然傳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往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土立圍塢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卻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少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謀為內應事覺然戮泰尚等不能克乃撤攻退還碑云徵公拜上軍大將軍又言奮雷霆於朱然是其事矣碑又云諸葛亮稱兵上邽公拜大將軍此太和二年孔明出兵祁山敗於街亭事傳云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

東記四

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郃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請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碑所謂公斬其造意顯有忠義原與裔口又云立化柔嘉百姓恃戴若邛陽春皆楊條出降平三郡事惟陸議事無可考太和二年紀云曹休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不言與真戰碑言口冬霜於陸議可以補傳之闕真卒於太和五年二月此碑之作當在其時魏世貞石於黃初諸碑外增此一種亦希世之珍矣

之後陳氏有齊國當愍王時朱弁與行為甚長以清慎為限交以親仁為上仕以忠董行中騎夫石問豫侍坐

公子將蘇同生使少長有三  
 我州張掖張進行四羌胡誰之妖道公張羅設奔陷之坑网  
行五公不能於是徵公拜上軍大將軍擁生行六轂節鉞如  
行七故行一蜀口諸葛亮稱兵上拜公拜大將軍授行八援於賊  
 公斬與造意顯有忠義原與舊行九曰約立化柔嘉百姓特  
 戴龍印陽春殊行十冬霜於陸議奮雷靈於朱然屠口賊於  
行十一子績家有注記豈我末臣所敢備載行十二兵如何勿  
 旌一命而俯宋孔之敬行十三從俗以柱瀆不恣世以違憲  
行十四寬行一嗟悼羣寮哀酸賄贈之贈禮行十五冀令趙護太尉  
 據嚴武雖州行十六岳登華岱鑽立石示後嗣行十七一為周  
 輔東平峨峨作漢行十八毛杖鉞牧我陝西威同霜行十九

東記四

弄委 立碑作頌萬載不行二十

碑陰

上 定皇甫口大忠 州民中郎行一馬關下  
 上 才孚泰重 州民中郎北地衙關下  
 上 翊山泰伯謀 州民中郎京兆郭允關下  
 上 季超 州民中郎安定胡牧關下  
 上 珍仲儉 州民中郎隴西辛纘關下  
 上 三詳元衡 州民秦國長史馮翊關下  
 上 侯安定梁瑋稚才 州民護羌長史安定關下  
 上 郎北地梁幾彥章 州民西郡長史安定關下  
 上 隴西彭紉士蒲 州民下辨長天水趙關下

上 安定皇甫聲季雍 州民廣至長安定胡關下  
 上 尉北地謝述祖然 州民循武長京兆郭關下  
 上 代公時 州民武安長京兆趙關下  
 上 風竺誼公達 州民王門長京兆宗關下  
 上 地傳均休平 州民小平農都尉安關下  
 上 騎都尉西鄉侯京兆張緝敬仲 州民曲沃農都尉京兆關下  
 上 司馬馮翊李翼國祐 州民郎中扶風姜潛公關下  
 上 農丞北地傅信子思 州民郎中安定皇甫隆始關下  
 上 空茂材北地傅芬蘭石 州民郎中馮翊王濟文關下  
 上 將軍司馬安定席觀仲歷 州民郎中京兆尹夏休和關下  
 上 尉主簿中郎天水姜兆元龜 州民郎中天水尹鞏叔關下

東記四

上 將軍馮翊李先彥進 州民郎中安定胡廣宣關下  
 上 督廣武侯南安龐孚山奉 州民郎中安定楊宗初伯關下  
 上 尉參戰事郎中京兆韓泥德循 州民王門侯京兆郭幼關下  
 上 領司金丞扶風韋昂巨文 州民騎副督天水古成凱伯關下  
 上 前典慶令安定王嘉公惠 州民雍州部從事天水梁苗關下  
 上 民京令京兆趙審安偉 州民雍州部從事安定皇甫關下  
 上 民臨濟令扶風士孫秋鄉伯 州民雍州部從事安定梁關下  
 上 民郡令隴西李溫士恭 州民雍州從事天水孫承季關下  
 上 民北平令安定皇甫肇幼載 州民雍州從事京兆蕭儀公關下  
 上 民中行夫下關下 州民雍州書左口定關下  
 馬二棧藏書

吾鄉陳仲魚徵君向山閣藏書大半歸馬二槎上舍  
舍余中表行也時得借觀其吟香仙館書目多世所未見之  
本有宋本漢書晉書因以漢晉名其齋晉書為天籟閣故物  
有王弼州手鈔補闕之卷真書林瓌寶也余曾假得劉子注  
十卷後有各跋錄之以見珍秘晁氏讀書志云齊劉晝孔昭  
撰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辭頗薄俗  
或以為劉勰或以為劉孝標未知孰是庚午己月晦日葉子  
寅讀識此書丁丑冬得之梅花館越宿即取去庚辰秋再見  
之南樓如逢故人亟攜之歸內鈔錄多誤朱筆已較正至劉  
子姓氏南陽先生雖言之而終無的據當以俟知者世無刻  
本可勿珍諸康熙庚寅中秋十八日許心展識舊鈔本前葉

東記四

有此二跋後跋旁注云辛卯夏五月十日晨窗見太翁外舅  
圖記此册有外舅圖記內子補印圖記云云葉跋下有葉子  
印春玉圃人二印又有葉豹文葉國華二印許跋下有丹臣  
印又有歸高陽葉氏印卷首有葉氏葦竹堂藏書印卷末有  
榜印南陽閻秀二印蓋葉文莊公舊藏也鱣記此五硯樓書  
也因舊鈔檢得之不令隨他書去卷端題劉子卷下又有無  
一至無十字號其為藏本出無疑惜五硯主人在日未取藏  
本勘之為一恨事而藏本早售去茲無從借校又一恨矣我  
友周丈香巖家多祕書向假得活字本校如右其朱墨兩筆  
舊校者多合余前校活字本是者存之非者不贅焉讀是書  
者以舊鈔為主活字參之可耳嘉慶庚午五月一日校畢時

在支硎道中復翁此書世鮮刻本惟程榮漢魏叢書本有之  
然脫誤甚多不可據也是舊鈔以他書道藏本證之每葉二  
十行行十七字其自藏本出無疑不知何故正文與注或錯  
出或訛外舊校而外又賴活字本校正無算可知書非朱刻  
可據者十不一二也余向從萃古齋見一小匡子細字本主  
人云是宋刻惜亦不全後問為陽湖孫伯淵借去當致書山  
左向彼借校一破羣疑讀書在廣見博聞余謂藏書之道亦  
然藏而能讀非見聞廣博不足以奏其功焉庚午五月十三  
燒燭重檢復翁又記劉子十卷隋書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  
撰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俱作劉晝孔昭誤直齋引唐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略云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

東記四

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及孝標梁書南史俱無  
明文且當時崇佛而是書末篇歸心道教故道藏收之太公  
部無字號中其非勰及孝標之書明甚又是書激通篇每班  
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又安得謂劉歆作乎惟北齊書  
儒林傳云劉晝字孔昭渤海昇城人少孤貧愛學恣意披覽  
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譔高才不遇傳三篇又頻上書言亦  
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  
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傳雖不云有此  
書然於書中大意相合或疑袁孝政所作非也然孝政之注  
雖不能備詳典故亦不可少自明以來刊本注甚無幾而本  
文脫誤竟不可讀吳中袁氏五硯樓向得舊鈔本藍格縣紙

尙是明中葉時人從道藏本錄出又周氏香巖家藏活字本亦係明時舊本黃君蕘圃既得袁氏所藏舊鈔本乃假周氏活字本校於其上余復屬蕘圃以厚價雇人摹鈔活字本以歸而以舊鈔本校之夫而後劉書袁注差覺完善可觀而世間通行程榮何允中等刻俱堪廢矣活字本第八卷中原缺一葉余手錄補入而并錄蕘圃二跋於後至所校活字本題誤者朱書於旁或兩可者則標於上嗟乎聚書固難校書亦復非易蓋惟深歷此中甘苦者知之耳嘉慶十五年秋郭海

陳鱣記

文公家禮

敬業堂文集跋元板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後云虞道園云朱

東記四

五

子使門人輯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鑿括時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復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云按楊復字志仁一字省齋秦溪人宋史藝文志有楊復儀禮圖解十七卷續文獻通考所載又有儀禮圖十四帙家禮雜說附注二卷家禮乃信齋所自注而儀禮圖及經傳通解則與黃勉齋諸公相繼共成之者也余家舊有宋刻儀禮圖今又購得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凡十卷刻板卷首楊氏附注後又有復軒劉垓孫增注楊稱門人而劉稱後學則此本已非楊氏原書然校諸俗下所傳本其儀節詳畧率多異同圖式亦不合俗本乃明邱瓊山以已意參酌編次者

非失劉氏之舊矣又按原刻序文乃朱子親筆後來翻刻既多或致失真今以全集考之不同者凡七處常體二字集作禮舉其契二字集作要體要體二字疑翻刻之訛當從集至用於貧窶集訛用作困務本之務集訛作敦崇化之崇集亦訛作敦又不可以一日不字之上少亦字究觀古今集少字此則當依刻本而增加改正者也

陸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窗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栖立路旁又云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樓上琴瑟初發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

東記四

五

履聲闐闐變遷非幾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剩買官醅樂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關曾踏連雲棧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插江崖石竟須磨泰和羅鶴應巷隄錄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立格高鍊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見東林外索

寶祐四年會天歷

寶祐四年會天歷影朱精鈔本凡二十七葉後有列銜

寶祐三年十月

日保善堂同知算造楊 旌



靈節恭奉湖嶽渾儀刻漏所相師說

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

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

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李輔卿

嘉定錢竹汀宮詹跋云宋寶祐會天曆予訪之五十年今春始于姑蘇吳氏得見之朱錫鬯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為百年罕遇予攷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附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僅卅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之天正朔且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觀之事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諺未可信以為實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六爻

東記四

主二十四氣及五日一候皆唐大衍術而宋因之元授時以後始不立求卦氣七十二候諸術今疇人子弟遂不知六日七分為何語矣崑山徐相國米顛本今已不存此從竹垞影鈔本展轉摹寫不無脫漏譌舛要是世間希有之物其書元鳥為駝鳥為鳩為過恆為常皆避宋諱若八月三日下大夫登三字當為禾乃登之譌嘉定錢大昕跋又瞿木夫參軍中裕跋云有宋寶祐四年會天曆一册予友李君尙之從吳氏鈔本傳錄計二十七葉每葉十六行字數大小不齊首葉標題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會天曆年具注歷後列太歲幹支納音總計一歲之日歲德合取土修造大將軍太陰歲破歲殺黃幡豹尾及年九宮各月大小次葉首題太史局後云先準中

書省劄子奉聖旨二十四氣應時令即造具單狀於歷日

前連粘頒賜施行今據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等依

會天曆推算到丙辰歲氣節加時辰刻頒賜具如後云云後

列二十四氣各注時刻末云右謹具呈寶祐三年十月日靈

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成永祥李輔卿以後逐月

開列每月之前首題月之大小及九宮月建小注六行紀此

月之節并天道宜向等語與明之大統歷略同惟以月令二

十七候散注後各日之下為少異耳每行大率分為七截首

列逐日干支納音建除二十八宿旁注帝后大忌及長短星

次注二十四氣四正卦爻弦望滅沒社伏臘沐浴上朔除手

足甲爪次注七十二候公辟候大夫卿卦土壬川事次注吉

東記四

凶神宜忌之事次注晝夜及日出入時刻次注人神所在旁注血忌血支次注日遊神所在標題所謂具注是也册尾別有一葉首二行云右件人神所在及血忌血支不可鍼灸出血日遊在房內產婦不宜於方位上安牀帳及地舍皆凶後題年月日同前又銜名云保章正充同知算造兼主管文德殿鍾鼓院判執禮靈臺郎充同知算造楊旂靈臺郎下缺兼主管測驗渾儀刻漏所相師堯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又後列鄧宗文李輔卿銜名如前案漢儒多用卦氣為占驗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見於易緯稽覽圖以坎離震兌主二至二分為四正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見是類謀蓋喜章句卦氣圖及京房

以卦爻配并之說皆本之卦氣以公辟侯大夫卿五位周旋用事見乾鑿度又以月令分主五日一候見通卦驗其著於歷也並見於後魏之正光歷詳魏書律歷志又以候卦分內外卦主中氣末候外卦主節氣初候則始於唐開元中僧一行之大衍歷推土王用事及滅沒之法劉昭後漢書律歷志已有一行大衍歷略例云古以中氣所益之日爲沒沒分借盡者爲滅開元歷以中分所盈爲沒朔分所虛爲滅此皆宋歷承用古法之大較也元授時歷今不獲見明大統歷大率本之授時而並行刪去可知歷書至元而一變矣是書所載吉凶神殺今選擇家多用之惟除手足甲爪之日不傳閱此書亦無從尋其義例子以所藏洪武九年欽頒選擇歷書對之

東記四

宋歷有而洪武書無者凶神之五盜也過此日不宜出行其例正月起丑逆行十二辰與天賊同亦見宋刻三歷撮要又五月巳酉平日下有五道破三歷撮要亦僅一見於出行吉日下云不犯往亡五道不歸大古道盜音同未知卽盜之誤否其宋歷無而洪武書有者吉神之除神也除神乃申酉二日與凶神五離同名異而實同者宋歷之大明印洪武書之上吉又宋歷明堂作丙堂河魁作天魁玉宇作玉堂玉堂之稱或後人嫌與玉堂黃道相混而改至明堂河魁俱係古名而此獨異則未審其故矣又寅申巳亥爲壬日卯午子酉爲官日後人有互易之者酉子卯午爲守日辰未戌丑爲半日邵泰衢作歷神原始謂其字訛而亦互易之今檢宋歷悉

同可知術家相沿如是術家謂上朔日陽年以年干加寅順數至亥陰年以年干加丑順數至巳與魏書所載推算得之者不同宋史律歷志嘉泰元年臣僚言比歷書一日之間吉凶並出異端並用如土鬼暗金元之類六甲土鬼在日及暗金殺上元下元並見三律要則添注於凶神之上猶可也而其首則揭九良之名其未則出九曜吉凶之法勘昏行嫁之法至於周公出行一百二十歲宮宿圖凡闕闕鄙俚之說無所不有是豈正風俗之道願削不經之論從之今查土鬼等皆不見於此書而每日著吉神卽不著凶神著凶神卽不著吉神可知此嘉泰政定之制其先則不盡然也卷首止列太歲等九神及九宮並無年神方位奏書博士各神幾日得幸幾龍治水云云此類疑

東記四

皆授時歷所剗也所注帝后大忌以晁伯魯歷代紀年證之多合而于十月二十日缺太祖正月八日缺英宗恐是鈔胥誤脫耳卦名恆作常避作遇月令元鳥之元作乙雉雉之確作鳴歛且之且作烏神殺元武作真武敬安作恭安皆避其本朝名諱同音之字鳩且新唐書宋史並作鷓鴣見宋刻書字有作从亩从且者未解其故近檢歷代紀年及本紀知欽宗初賜名晝後改烜又改桓而後蓄疑冰釋因讀此書牽連及之李輔卿此書首尾兩見而宋史作李德卿恐史之誤也會天歷史缺其法尙之精於算學得是書而推衍之可以補正史之缺不誠快事歟木夫懼中落跋

兩漢精華

二十一冊五七版

98 B



東萊呂氏兩漢菁華廿八卷影宋本精鈔曝書亭故物也竹  
垞老人手跋云呂成公兩漢菁華二十八卷語簡而味長學  
者之津筏也於范史論不及志蓋蔚宗書原未有志自孫宣  
公判國子監以司馬彪續漢書志八篇混入范史中後人不  
復置辨讀此乃知成公史學之精審也康熙庚辰八月晦前  
三日竹垞彝尊跋于紅藥山房時年七十有二

九成宮醴泉銘

大瓢偶筆云宋搨肥而未剔本甚瘦余初疑其出兩石近核  
堂為余言字本肥搨久石摩則筆畫僅存自然細瘦非兩石  
也其說良是又碑陰有宋元豐五年壬戌張觀元豐庚申王  
璞張玟鄭琳等題名不識稼堂見之否

朱淑真詩集

新註朱淑真斷腸詩集前集十卷後集八卷題錢塘鄭元佐  
註首有宋通判平江軍事魏仲泰撰序嘗聞搨辭麗句固

非女子之事間有天資秀發性靈鍾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  
之所不如雖欲掩其名不可得耳如蜀之花葉夫人詩話孟蜀花葉夫人善詩凡三十餘篇大槩似王建宮詞近時之李易安尤顯顯著名者易安所  
能皆佳也比在武林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  
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  
能及述齊開覽詞韓偓編香奩集僅富於未嘗不一唱而三  
歎也禮記一唱三歎蚤歲不幸父母失嘗不能擇伉儷左成十一

年已不能庇其乃嫁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志故詩  
位體而亡之

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古漢宮春詞爭似共隨時臨風對月暢飲更

歌觸目傷懷皆寓於詩以為其胸中不平之氣竟無知奇列  
伯牙死以為世悒悒抱恨而終自古佳人多命薄東坡詩全無是知者者悒悒抱恨而終自古佳人多命薄

春風無定楊花飄泊豈止顏色如花命如葉耶色如葉耶命如

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塚之可弔杜詠懷述古詩獨留  
多自草此塚獨青并其詩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  
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予是以歎息之不足援筆而書

之唐王勃聊以慰其芳魂於九泉寂寞之濱未為不遇也  
如其敘述始末自有臨安王唐佐為之傳姑書其大槩為別

東記四

引云乃名其詩為斷腸集杜子美詩梅花後有好事君子當  
知予言之不妄也清熙壬寅二月望日醉

誠齋集

楊誠齋集世行本八十卷或一百二十卷者皆非完書先君  
子向曾疑之以不得善本一校為憾余近見宋氏賓王汪氏  
秀峯各家所藏俱一百三十三卷始知插架舊本卷帙前後  
頗多錯亂甚至以一卷分而為二者亦有以兩卷併而為一  
者妄行增損欲謂之無心之誤可乎余重加編次闕者補之  
宜分宜併者悉以宋氏本為據於是始無遺憾矣讀公贈語  
有文規姚姬蓋一百三十卷之多詩到陰何積四千二百首  
之富云云則是集在公子長孺付梓時已釐定一百三十三

卷之數矣然舊序闕如兩本同之賓王取宋史本傳以冠簡  
端其汲古之勤可以槩見所惜字句行款均不免有脫漏之  
譏安得宋槧落手中焚香細讀一洗老眼蒙翳歟乾隆乙酉  
重九後十日甌亭吳城記老眼昏花頗以勘書爲苦是集補  
錄之後子友童君巨川復加校正落葉盡掃快何如之城又  
記文獻通考江湖荆溪南海俱自有序而集中江西道院及  
朝天續集二序見焉通考題一百三十三卷內閣書目同豈  
別有一本與此本終詩話完本也康熙戊戌清和晦日繡谷  
焯記

宋端平元年羅茂良  
校刊本十行十六字

東湖叢記卷四終

東記四

三

東湖叢記卷五

海昌蔣光煦生沐

余澹心著作

余澹心 橫江山集今所見者凡四種一平生蕭瑟詩有虞山  
某某序吳郡葉 序及余自序一三吳遊覽志則吳駿公  
業序之一楓江酒船詩則姜如須 坡序之一梅花詩亦自序  
王蘭泉司寇 國朝詞綜云有秋雪詞一卷曾見馬二槎上  
舍藏有澹心手鈔玉琴齋詞精絕無倫有梅村祭酒題云澹  
心詞大要本於放翁而點染藻豔出脫輕俊又得諸金荃清  
真此絲學富而才傳無所不詣其勝耳余少喜學詞每自恨  
香奩豔情當昇平遊賞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規摹秦柳中

東記五

歲悲歌侘傺之響間有所發而轉喉捫舌噤不能出聲比  
垂老而其氣漸已衰矣此余詞所以不成也讀澹心之作不  
能無愧斐東弟梅村居士題又有尤西堂侍講題云昔人問  
詞何句最佳曰好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然小樓昨夜卒召牽  
機之禍豈非恨耶干載而下遇余子為知已從而和之可以  
破沈而之淚矣來人佳句殊不多得秦九兩打梨花深閉門  
遂用入兩調柳七楊柳外曉風殘月脫胎魏承班漁歌子而  
稍公登瀛未免如語不如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尤  
為切響此外亦寥寥矣他如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雲破月  
來花弄影郎中只以一句了其一生詞家之矜重身價若此  
如余子之清言綺語絡繹奔赴又何巧于川多耶詩詞多者

無過魏鶴山苦不能佳稼軒蓋強人意余子于此兼能擅場  
固知才人無所不可猶記梅村賦滿江紅贈余子云賭豔好  
尋王武子論書不減蕭思話問後來領袖復誰人如卿者足  
以定余子矣辛亥夏五長洲同學弟尤侗漫題皆真跡也案  
澹心著有味外軒稿板橋雜記茶史曹倦圃侍郎 靜惕堂  
文集中有題澹心雜錄序一首則其所著當不止此澹心詞  
流傳甚少今附錄數首于左

附錄

四十九歲感遇詞六首并序  
白香山云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蘇子瞻云  
嗟我與君皆死子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蘇子瞻云  
老矣窮猶未死追想生平六朝如夢每愛未滿公詞倚而  
和之聊述一五正山谷所云坐來聲歎霜霜竹也  
江山依舊在捲地西風忽然大透只有上陽白髮江尚紅

東記五

豆繁華往事空流水颯然酒狂詩瘦六朝花鳥五湖煙  
月幾人消受問千古英雄誰又說伯業銷沈故國傾覆  
時念奴嬌 和子 畫屏斜倚盈清畫  
狂奴故態臥東山白眼看他世上老子一生會做骨不學  
野鴉棲樹醉倒金尊笑呼喚漢白命風騷將樓高百尺峨  
嶼堆作屏障遙想五十年前文章義氣儘淋漓悲壯一  
空欄恨花奴打鼓聲聲喚醒瑜亮  
水龍吟 和子 放翁  
白雲黃石人家山中宰相推前輩布衾似淡湘簾似水有  
人離離劔削芙蓉著裝瑣瑣無塵塵聽鷓鴣啼罷  
弄破五十年酒真堪醉 談起英雄兒女哭東風幾番揮淚  
凌雲氣傑待何時子九分顏色白髮臨頭黃金去手孤負  
冰魂雪魄爭似茅雪足慷慨如此壯士橫刀美人那屑  
多情使君中五岳夢中三鳥不覺一時填起浮生短衣  
破帽應羞餘自馬一覽揚州耳謝家安石王家逸少  
日在風流叢裏從今後及時行樂道遙而已

沁園春 初後刊  
老去悲秋病 蕊盈頂竹葉 盈不 正洞庭木落宮雉在 別楚  
天雲 伊旅雁 初迴天 許開人 人尋 韻事高 築栽花 十丈  
漣 租吏 縱咆 哮如 虎如 我何 哉 東 翰更 其 勁 齋 郭 梁 上  
藏 書 萬 卷 堆 數 年 將 半 百 鬚 髮 如 灰 運 逢 百 六 心 事 成 灰  
莫 話 封 侯 休 言 獻 策 只 勸 先 生 歸 去 來 平 生 恨 恨 相 如 太  
白 木 是 奇 才  
最 傷 情 落 花 飛 絮 繁 春 光 不 住 佳 人 縹 緲 朱 樓 下 一 曲  
請 歌 何 處 鶯 無 語 誰 傳 道 桃 花 人 面 黃 金 纓 雀 王 小 女 恨  
芳 草 王 孫 香 生 薄 伴 空 寫 斷 腸 句 江 南 好 茂 苑 繁 榮 如  
故 畫 船 多 少 簫 鼓 吳 宮 花 草 隨 風 雨 更 有 千 門 萬 戶 蘇 臺 如  
暮 君 不 見 夷 光 少 伯 皆 塵 土 斜 陽 無 主 看 鴨 鳥 志 機 飛 來  
飛 去 只 在 煙 深 處

本草衍義

本草衍義二十卷宋刊本字大悅目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  
十一字亦馬二槎藏書卷首劄文特全視拜經樓元刊本更  
精洵可寶也 太醫學狀承尙書省批送下提舉荆湖北路

東記五

三

常平等事劉亞夫狀承直郎澧州司戶曹事寇宗奭撰成本  
草衍義二十卷申尙書省投納後批送太醫學看詳申尙書  
省本學尋牒送夙學官看詳去後今據博士李康等狀上件  
寇宗奭所獻本草衍義委是用心研究意義可採並是詣實  
申聞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寇宗奭特與轉壹官依條  
施行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右劄付寇宗奭政和六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和元年 月本宅鏤板印造姪宣教  
耶知解州解縣丞寇約校勘

蘇學士集

義門先生校宋商邱所刊蘇子美集自記云周益公稱循本  
滄浪集蓋嘗刻于三衢南渡後本也計世當有之又云鱗尾

集載集家有宋龔本滄浪集正衢本也商邱與新城交最深  
而不知假以是正蓋近人讀書但借數而不求善本雖倦困  
竹垞猶不免况北方之學者乎復從吳文定叢書堂鈔本補  
錄施元之跋一首云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爲之首  
序子美在寶元慶歷間有大名其文章瑰奇豪邁自成一家  
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纔止于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  
之因俾鏤版于三衢又得尙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  
爲子美作也惜其未大傳并附之左方若祭文墓志已見於  
文忠集中此不復載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吳興施元之書  
詩今通行翁州山谷詩註有之義門先生謂南遷時此本亦  
夜航以下時本凡脫十八字者今翁本已補全不錄此本亦  
從馬二槎上舍借觀卷尾署款云辛酉初秋韓江寓齋借馬

東記五

四

氏所收義門原校本覆審世鈺案姚世鈺字玉裁號蕙田歸  
安人著有房守齋遺稿四卷錄入 四庫全書附存目中全  
謝山庶常 鮎埼亭集姚蕙田墓志稱其授徒江都而卒  
馬曰瑄兄弟經紀其喪又云蕙田之學私淑義門人亦有言  
墨守太堅今此跋稱韓江寓齋云云正與授徒江都之語合  
則此書爲蕙田傳校之本可知

紫苔山房帖

陳玉几 書畫涉筆云紫苔山房帖時揭相沿失真如方筆  
寫照面目雖存神氣亡矣此帖爲新安徐若水從真跡摹勒  
上石鈎盤磔勁黍累無恙知古人書法之妙非俗本所能傳  
而且以知世之傳者不必盡工于書雖能好者即亦傳也

許龍華

亡友許龍華光緒邑廩膳生生平績學旁及書畫篆刻靡不

精妙辨別金石如犀燭水卒於咸豐乙卯年僅四十有八余

搜得其手定詞稿二卷付梓惜詩文各體散佚大半擬編輯

之而未竟也今錄其古金釋文數篇以見一斑云 留君蓋

積古齋歎識有留君蓋二支皆不全此器第十字明是饒字

焉字下有子二字實字下有用字蓋彼二器皆剝蝕一則併

饒字不存一則僅存而字畫模糊故釋作商其實與上饒字

篆法相同稍有增減而移偏旁奔字向食字上耳 夷尊文

曰夷從王汝南伐貝卅畝旅矢用作公日辛寶彝孫形軒形

東記五

五

卅畝賞田得奉其宗廟祭也周圭田五十畝商當卅五畝萊

矢因南伐而賜之得此三賜故作器以銘焉日辛者如旂鼎

之日乙癸彝之日庚表彝亦曰日辛是也孫形軒形寓頌禱

意謂軒輦通獻如尊彝為祭器統稱者誤也或通吳驛同

魚父癸彝薛氏鍾鼎歎識有父已鷹蓋薛氏阮氏皆謂是

同積古齋鐘鼎彝器歎識亦有父已鷹蓋薛氏阮氏皆謂是

作器者名恐非其象形而不識文者無論已若兕若虎若爵

若雞不皆人名古人尙質銘賜銘功但圖其物至周始識之

銘故如册册言錫册子孫言有世祿或積戈或荷貝或弓矢

尊由於物皆錫命也重屋者立廟也山形者詩錫之山川也

足跡者春秋傳賜我先君履也立戟執刀昔象武功也蓋無

以人名冠父癸等字上者 班尊古以賜銘器此尊石作册

字左戈橫形賜戈而作此尊也以有父乙字故積古齋收入

商器班釋通辨然古辨从辛此从太正是天省 伯夔父鬲

積古齋收伯躬父鼎一器文與此符惟商字作兩其釋躬字

云舊釋為呂皇二字誤此字从呂从頁从弓乃古文躬案躬

字或从呂或从弓無兼从弓呂者今此器頁下省从女本非

弓字需釋作令尊令二字亦難通今其文明是鬲字當是拓

本模糊耳 稀壺楚字卯故及穆公鼎有之故文同此鼎作

叟破艸為此恐無是理然古地名人名字率皆彷彿得之似

以釋共者為長周有共伯和攝厲王政此又楚夕當作共人

東記五

六

占皆有之古器二字不少亦勉勉之意故數文又有曰茂敵

歷事則滅歷者猶言無若我之任事耳古文語簡質故但云

茂歷也又楚或是榮省榮从兩火从一从木此文左偏火字

與下筆不屬似是二火字周初有榮公厲王時有榮夷公而

書序有王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則榮又伯爵也若釋作榮

則下字其人字歟抑卽字為邑之省歟豨當卽榮邑之內諸

侯也 它故積古齋鐘鼎彝器歎識收它所作器有彝有簠

有盃而此不載有可取以相證者彝銘王各大室并叔右它

此云并叔有它卽一井叔鐘銘司與還散卽此銘足周司散

之證莫定也重古文正字正定古字通足亦止也有定之義

鐘銘命它司徒彝銘作司空或謂它當作允魯桓公名軌史

記作允者考魯桓未嘗為王官當非是 禽龜鼎銘氏十六  
長樂堂釋作祝阮氏釋作祝以宜倪輓輓轉通釋定為宜  
社之宜鼓釋作啟而讀為服辯而未確恐鳥鼎是祀字其  
加心者象兩手形奉承之義也鼓祇是殷字鐘鼎文辰字無  
近似者殷祀者易殷薦之上帝書肇稱殷禮祀於新邑謂  
盛祀也 它簠案它所作器最多此册已見一敦積古齋鐘  
鼎彝器款識復收一彝一盃按宀積古齋釋作穴取人在屋  
下之義按宀與宀有別篆文惟宀字中作宀此或它字歟它  
下或作宀與宀不連倒文作入理或有之說文宀部有宀字  
覆也从宀覆人薄皓切蓋卽抱字然命名者罕若它字則周  
時多命名者如尹它涉它者未易更僕數也此簠也曰作旅

東記五

七

簠彝此亦如師望簠云作簠彝也 號叔大林鐘吏釋惠屯  
釋純乍釋卽井釋刑義釋儀卽釋山琴釋林異釋翼豈釋愷  
能釋熊皆無可疑矣然猶有疑者學釋作學似矣然邢叔鐘  
作貴此字當从貝从𠄎或賁字之省賁大也純粹也禮釋作  
攸以旅字屬下句亦恐非是邢叔鐘賁純作旅作一句彼作  
魯此作旅旅魯古文通用旅穀旅豆可作魯轉作禮其明證  
也此旅二字當連讀我或於字於大辭也如於昭於燦之類  
賁純祚於旅言有此至大至純之祚祚於大衆也謂德辟師  
三句為韻亦非穆秉元明當作一句德御於乃辟當作一句  
言其德可御於天子也帥刑二字當連讀卽率型字也敢聲  
率型皇考威儀卽書汝肇刑文武意奏彼作琴釋為亦非為

御義雖通貫而篆法不應如是當為龍字象形古龍龍通用  
詩為龍為光我龍受之何天之龍以龍為龍此類極多是龍  
御於天子無疑以心為道屬于上句作韻與上文攸字下文  
休字叶亦非攸字在卽字前卽既作韻則攸非韻卽曰問句  
相叶文氣亦殊不屬非其體也似不若从石鼓釋釋作乃為  
勝魯釋作嘏訓為嘉兒實林鐘不知旅卽魯也作魯文與而  
義同也揚字是對字下脫文故補於句末旅對揚天子魯休  
如頌鼎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同例其它不為丕省亦與  
頌鼎同身也心或或是界純作允界可作界或可以廿豈在  
上允从义凡心皆可為增筆如眷可為眷置可作馭之類界  
純作允言界之純德作其允信義尤較順旅字屬下文作句

東記五

八

義為更勝旅為爵叔名文義一律下文旅休變文作魯義尤  
允協也 史頌鼎石文曰維三年五月丁子維作佳省字丁  
子繫日幹支背盞鐘鼎文往往有之說者謂上日用幹下日  
用支蓋二日也恐未必然王在宗周命史頌德蘇滅命作令  
亦省字德字下不心作言案心字與言字義通如謙可從  
心誓可從言是也蘇字省作蘇次姬鼎文同釋文家作魚  
訛也滅作滅當是古文命史頌德也命史頌布德於已滅之  
蘇故曰蘇滅友里君百姓姓作生亦省字曰友里君卽尚書  
友邦君之例統天下諸侯曰友邦君指一國之邑里大夫則  
曰友里君君者上辭也帥陣陣作陣亦古文陣城垣也帥俾  
修於成周修作攸亦省字言蘇國之君長百姓率以城垣修

車服於成周也休有成事有作又古文蘇寶章臣即申明兩  
語言蘇國寶服章明臣道即上文脩於成周休有成事也取  
吉金用作鸞彝將省鼎鼎省貝古文率如此頌其萬年材彊  
皆省日匡天子縣命匡作進之增字縣令省子子孫孫永寶  
用子孫重文鐘鼎文皆如是率陣陣或俾字假借於義尤顯  
又別有史頌敦文亦同此德作德下齋字仍作齋餘字較明  
晰辨字下爲整字整與辰同辰至也章字下爲馬字章馬當  
錫之章服及馬也取字當釋作錫則章馬及吉金皆賜予之  
物歟

澄清堂帖

大瓢偶筆云澄清堂帖刻于昇元二年故又名昇元帖非別

東記五

九

有所謂昇元帖也前輩不察往往分而爲二且誤認爲清化  
之祖則以揭本少世不多見故也黃仙裳云邢子原翻刻半  
部子亦未見又云余鄉董氏昇元帖十卷乃南唐李後主昇  
元二年刻唐賀知章雙鉤王氏父子書故又名澄清堂帖蟬  
翅初揭世間無二本或董文敏容臺集康熙丁亥董氏之子  
孫得八百金售于松江提督張侯又南又南死歸其子小侯  
安公後有又南跋又南客雲間陸圃玉爲余言首卷刻蘭亭  
次洛神次屏風碑後多與十七帖同余幼時寓董氏會一見  
之及長奔走四方無因緣至故鄉已卯庚辰間屬兒子壁往  
借不得戊子春赴黔中繞道渡塘觀之則已入侯門久矣此  
生平第一恨事也

萬卷堂藝文目

管君芷湘從禾中汪氏鈔得萬卷堂藝文目八卷見遺汪蓋  
得于京師廟市係明人舊鈔本芷湘謂竹垞老人家藏有  
聚樂堂藝文志詳列卷數撰人此書疑即聚樂之目前有西  
亭宗正自序余復從曹倦圃侍郎靜惕堂文集補錄跋語  
一首于後余宅西乃游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儲書彙列  
其中做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經類凡十一  
易書詩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解小學凡六百八十部  
凡六千一百二十卷史類凡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制書傳記  
職官儀注刑法譜牒目錄地志雜志凡九百三十部凡一萬  
八千卷子類凡十儒道釋農兵醫卜藝小說五行家凡一千

東記五

十

二百部凡六千零七十卷集類凡三楚辭別集總集凡一千  
五百部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編爲四部人代姓氏各具  
誤述之下東坡子曰余垂髫時即喜收書然無四方之緣不  
能多見多致大梁又自金元以來屢經兵燹藏書之家甚少  
卽有亦皆近代之刻求唐以前則希矣問或假之中吳兩浙  
東郡耀州澶淵應山諸處或寫錄或補綴蓋亦有年所得僅  
此信積書之難也隆慶庚午秋日余齋居多暇積雨初霽命  
童出曝因取而觀其內或有丹鉛圈點或有校勘題評平生  
心跡歷歷在目亦足以自鏡矣本余所好或資紀述若曰者  
德則吾豈敢隆慶庚午八月中秋日東坡居士瞻樺書有  
明宗室工藝文者莫多於隆萬而灌夫宗正爲之最考其持



躬謹潔多門內之行蒙勅獎風諸藩今觀其書目部分完整  
卷逾數萬所嗜在此故能刻削聚古作者並馳也往孫  
北海少宰令祥符猶就其第鈔經注二百餘冊載歸京師崇  
禎壬午賊決河隄書堂付之巨浸徒其目存耳予因慨太平  
難覩以二百七十年金甌無缺而白楊文貞尋文淵閣書目  
外未嘗一遺求書之使設較警之官亦當時之闕典也道不  
終衰固宜有若灌夫其人者出任其責然灌夫竭一心力  
所致止于斯異書猶不謂盡出今之號為藏書者不過斥金  
帛有餘羅市肆所習見吾知聖賢典籍其不至漸漸滅者亦  
倖焉而已 靜惕堂文集又有葉竹堂書目一跋附錄于此  
天下易散之物莫如書一番喪亂古籍必斷滅數百種不復

東記五

十一

見取文淵閣目視來藝文志則多缺取葉竹堂萬卷堂二目  
視文淵閣又缺取天一閣曠園絳雲樓諸目視葉竹萬卷缺  
更倍矣學古之士乘時盡力求索方稱不負此生舉世寥寥  
誰堪共語然實有不須世變先受其殃者祕銅之病是也無  
板之書流傳甚罕收藏家倖得之則寶護如金玉局鑰終其  
身矜已獨優傲人以所不備脫遇水火兵革孤行之本既失  
別無他處可尋此等肺腸極為得罪名教歷觀古今藏書者  
往往懼鬱攸之慮否則不肖子流蕩棄之蓋徒知惜書不知  
傳書其愚出喪亂外雖賢者不免也文莊公去今幾二百年  
子姓好文目中書聞猶存十一二我意文莊雖生治世致書  
安得如此其多必不漸流通故四方不蹙而至我書肯傳之

人人甯不持書報我我一而已而人則眾是傳者約報者反  
博也今之志士苟欲藏書當用此法以祕銅為戒因閱葉氏  
書目識之

玉枕蘭亭

賈秋壑命玉用和縮蘭亭於靈壁石經年乃成至剛以勇爵  
錢文端所謂以萬燈炙而成之者也相傳有二石其一石軍  
立像有秋壑珍玩印其一坐象有賈似道小印立象近不復  
見單溪閣學謂福州府學本立象殆偶誤耳坐象之石流歸  
福州郡學大瓢山人謂明末藏陳磐生家其曾孫持至京與  
石田畫卷同質於蕭贛庵侍御震 侍御別以一石刻其自跋  
云太平清話載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蘭亭字令工王

東記五

三

用和以靈壁石刻之經年乃就剛以武爵今石高五寸大九  
寸厚四分色青黑遠望如墨叩之琅然旁微缺內會字磨滅  
摹字右字帶字流字有損背有右軍像又云是石摹勒之妙  
在諸石本之上且縮大為小形神逼真即起右軍于九原當  
亦驚歎其殊絕也康熙壬寅秋予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  
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于閩之人亦與矣此後  
存亡當有數姑記之以識神物康熙壬子秋七月既望贛庵  
居士題侍御子靜君贊于金壇虞氏 虞名與簡 故侯官令攜至江南王  
鶴林嘗手拓之後歸鎮江守秀水陳鷲峯乾隆二三十年間  
錢唐汪主事 德得此石以獻其座師錢文端而錢又歸金壇  
于文襄文襄貢之 天府余所聞玉枕流傳始末如此中問



蕭遇耿逆之亂石爲其私人陳昉所得蕭之子復得之亦大瓢山人說也近有謂武林人家有此石者不知信否六舟上人謂趙晉齊曾見之以絲網密裹恐爲人盜拓也余前年曾文藏錢文端家拓本精摹一假張叔未石刻者武原人胡衣谷也

### 東陽蘭亭

楊大瓢山人跋石公所藏東陽蘭亭云定武蘭亭余所見最多從無出東陽何氏之右者故雖石理尙有可疑而字畫堅勁不得不以定武真本目之也余所得何氏本最多然皆近時搨邊漫漶幾無完筆石公此本爲宣德後初搨筆畫尙多清楚惜後十一行失去未爲全璧然前後本係兩石而後石差弱今既得前石則後石之有無固可弗論毋怪乎石公之

### 東記五

以十三行半截碑爲比也石公索余跋爲道其大都如此紫石公名和字省吾山人之弟行也余亦藏有東陽本乃許兄心如光清所贈尙是明時搨本兩石具在特後石裁去一行雖屬重文亦可惜也後有士英張元仲二跋皆板刻後石有一白堂三字跋中有東陽一白公云當是士英之號後石自欣悅仰一行起前石至欣悅仰一行止潢者每翦去後石首行後東里集以爲後石起能也不行其題跋石裂爲三本方發如言何氏子孫各執一號三片抑又在瀋軍而爭之後耶

### 學古錄後跋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所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稿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

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爲文多不存稿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稿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毫芒也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絲成均頌臺史館經筵游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數暢詳懇以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歟是年十有二月門人李木謹識石跋張氏藏書志失載

### 後漢書志牒文

吳縣黃蕪圃主事至烈讀未見齋書目有宋刻後漢書六十

### 東記五

四冊八面有本紀列傳無志劉原起本下注云曝書亭集題跋云相傳宋孫宣公夷判國子監校刊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書中雖有是說未得確證癸丑冬季得宋景祐本漢書卷首有牒文一篇版心有後漢志字讀之乃刊後漢志牒文也文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翰林侍講學士尙書工部侍郎知審官院事兼判國子監孫夷奏臣忝膺朝命獲次近班思有補于化文輒干塵于睿覽竊以先王典訓在述作以惟明歷代憲章微簡策而何見鋪觀載籍博考前問制禮作樂之功世存沿襲天文地理之說率有異同馬遷八書於焉成在班固十志得以備詳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克由聖朝刊布天下雖紀傳

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闕臣竊見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于前劉昭述之于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以遺文申之與義至于與服之品其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備加鉛槧仍俾雕鏤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闕伏口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前後漢有所未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欲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如允臣所奏乞差臣與各官同共校勘兼乞差劉崇超都大管勾伏候勅旨牒奉勅宜令國子監依孫奭所奏施行牒至准勅故牒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魯給事中參知政事呂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王守司徒兼侍中牒文如此可據以證竹垞跋語

東記五

五

元本後漢書

陳仲魚徵君跋元本漢書云今歲正月鱣從武林得元本漢書攜之中吳別業吾友黃君蕘回過而見之云家藏有元本後漢書當以持贈越數日冒雨載書而來欣然受讀楮墨精良實勝前漢書遠甚中有錢陸燦名號印知爲湘靈會藏標題皆其手書卷末云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後有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書蓋係景祐間所刊淳化本而元時重刊者版心識有大德九年刊補而徵竟敬慎等字皆避諱缺筆猶不失宋本面目也因取汲古閣本校之凡劉刊吳補及近刻惠氏補注所已辨者俱不具論如今本和帝紀云孝和皇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

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是本正文作諱肇注伏說作肇許說仍作肇按說文云肇上諱在戈部當从屮聲惟伏侯古今注从支作肇故云伏許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若如今本瀾而爲一何不同之有邪斯可實一也今本鄭康成傳云師事京兆第五元是本元下多先字又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本無不字俱與唐史承節所譌鄭公碑合吾師阮撫使山左金石考云爲父母羣弟所容猶言幸爲親包覆成就蓋不欲舉親之失如此自後校書者因前不樂爲吏父數怒之遂疑此書爲父母羣弟所容不相合輒妄加不字踵謬至今是碑遠勝今本後漢書鱣今得見元本後

東記五

其

漢書無不字斯可寶二也今本阜城王延傳云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注扶桑故城在陳州太康縣北是本作扶樂按錢詹事考異云扶桑當依岡本作扶樂鱣謂桑樂形似致誤劉隆馬援二傳皆作扶樂郡國志陳國有扶樂可證斯可寶三也今本郭太傳云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舊不去或以問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注汪若千頃之波激之不清掩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凡七十四字是本皆章懷注引謝承之文按考異云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後得岡中舊本乃知本章懷注今本皆僞入正文岡本係嘉靖己酉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原出

于宋刻較之它本為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皆各自跳行闕本獨否鮑於是本益歎詹事之言信而有徵其左原以下十人並不跳行斯可寶四也今本律歷志云五者以備是本作五是以備考異云闕本及古本作五者此後人以今本尚書易之鮑按李雲傳云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蓋惟古本尚書作是故章懷云然三國時氏儀亦作是儀闕本雖出于宋然此等舛謬猶未盡善斯可寶五也約舉五事已見其凡古人云日讀誤書亦是一適然而古書未宜輕心從事蕤圃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會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為恨事斯言良然安得好古者悉照元本精摹付梓嘉惠藝林厥功不亦懋哉嘉慶十年三月

東記五

識黃蕤圃主事五烈跋云後漢書本宋刻佳者潛化不可得見景祐本殘者有之此外如建安劉原起刊於家塾散室本又有一大字皆名為宋而實則不及元明刊本何以明之蓋所從出本異也惟正統本最稱善以所從出為潛化本也大德本亦自潛化本出此又有景祐間余祕丞書者乃翻潛化本耳景祐至大德大德至宏治遞為修補故板刻字樣各有不同非如正統十年一例專刻也余向在京師收得前後漢正統本甚為寶愛後因旅囊空匱欲商諸仲魚仲魚慨以幾十金相易而書廢故態仍復固留未予帶諸南歸心甚悒悒及歸而又為一友人蒙奪而去頃仲魚得大德本漢書問及前所欲易書余無以應因檢舊藏大德本後漢書贈之此書

書友攜來余未知貴重不過以幾金相易而仲魚展閱之下頗得其佳處作為跋語表之非特書之幸亦余之幸也向使藏諸篋笥而以尋常本視之書不且因余而轉晦哉爰重跋數語以著余過以著仲魚之鑒賞云

韻會舉要

古今韻會三十卷元昭武黃公紹直翁編輯昭武熊忠子中舉要有劉辰翁序及熊忠自序其陳榮謹跋十行已見藏書志卷末尚有字北魯辨序韻會舉要書考余謙跋為張氏所失載序云文宗皇帝御奎章閣得昭武黃氏韻會舉要寫本至順二年春勅應奉翰林文字臣余謙校正明年夏上進賜旌其功余氏今提學江浙以書見質始知其刊正補削根據

東記五

不待序曰惟古大司徒以六藝教萬民次德行賓賢能禮容樂聲射中御節書文數紀六德六行會焉書者文也象形用禮之儀諧聲用樂之律指事用射之設會意用御之範轉注假借用數之則六書口焉容必由儀聲必由律中必由設節必由範紀必由則文斯立而教斯興焉天子考之以正其偽天下同之以安其情文斯明而政斯行焉世衰教湮文麗藝舛形體變易音義阻艱許氏立說而文有類沈約譜聲而韻有書元魏用翻母而字有攝書家看焉黃氏遡流而源兼取並載得者便之雖然形體變易若可鑑矣音義阻艱猶或累焉余氏以文臣奉詔正誤令績也來提舉謀錢其書義舉也學者得此明其心曰仁澤也噫此其編號舉要耳其傳可盡

傳厚因是一均可通其餘均厚刻本快觀茲有待焉元統乙亥冬翰林侍講學士前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正魯神序跋云時至順二年二月己未臣欽承帝命點校芻元鼎所書韻會以進越明年四月丁卯乃遂訖工獻納上徵聖鑒龍賚下班曷勝感忭惟韻版文字乖誤頗繁茲既考徵就易輯具成編尙獲與學書者咸被于天下同文之休斯願翰林國史臣余謙拜手稽首謹書

西陽雜俎

年八月江浙等處備學  
投舉余謙補修一行  
元刊本書學正  
韻卷後亦有二

西陽雜俎明內鄉李雲鶴刊本有宋周登鄧復二序後有趙

東記五

九

右西陽雜俎二十卷唐段成式少卿所撰也余舊不識此書惟見諸家詩詞多引據其說及假來此以其書之所名者訪焉則無有也郡博士管君容成偶得之以示余共書類多仙佛詭怪幽經祕錄之所出至於推析物理器奇藝絕廣動植等篇則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其載唐事修史者或取之按唐史成式世居青齊襄公志元四世孫宰相文昌之子也文昌少客荊州西陽荆之屬成式豈嘗寓遊於此邪余聞方輿記云昔秦人隱學於小西山石穴中有所藏書千卷梁湘東王尤好聚書故其賦曰訪西陽之逸典或者成式以所著書有異乎世俗故取諸逸典之義以名之也然自唐以前若古雜家小說今既不傳而瓊碎之觀未有近於此者詎可棄

之而不存乎且其書以西陽名而客之過此者未嘗不以其書爲問也因刻之於此以備客對嘉定七禩甲戌十月既望永康周登書段成式西陽雜俎三十卷唐書藝文志載之於丙部子錄小說家今陳君所刊止前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并前集之序界之遂爲全書謹按成式出於將相之胃襲乎珪組之榮而史氏稱其博學強記且多奇編祕籍今考其所論撰蓋有書生終身耳目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爲博矣然是書也世所罕覩是以周使君訪之而無有管博士得之而未全余家聚書萬有餘卷與編隱映居多而此書偶在所錄陳君知而求之甚力姑敘所以俾廣其傳嘉定癸未六月既望武陽鄧復應甫題文獻通考載西

東記五

十

陽雜俎前集二十卷續集十卷世僅行其前集吳中塵市間處輒有書籍列人檐下謂之書攤子所鬻者悉小說門事唱本之類所謂門事皆閩中兒女子之所唱說也或有一二遺編斷簡如元珠落地間爲罔象得之美每從吳門過必於書攤子上覓書一徧歲戊子偶一攤見雜俎續集十卷宛然具存乃以鉢金易歸奮然思校恨無善木堂兄可菴棊頭有校本雜俎前集因詢其據何本校定兄曰吾婦翁繆含齋可貞氏平生好奇讀書嘗見崑山俞質夫先生有宋刻雜俎因售是書吾轉錄此册耳美喜甚便攜之歸開窗拂几較三四過其間錯誤如數則合爲一則者輒分之脫者輒補之魚亥者就正之不可勝屈指矣又爲搜廣記類書及雜說所引隨

類續補歲乙巳嘉禾項擊玉氏復以數條見示又所未備也復爲續之乃知是書必經人刪取不然何放逸之多乎美每欲刻之而思力不勝丁未官留臺侍御內鄉李公有士安元凱之癖與美同好自美案頭見之欣然欲刻焉美曰子不語怪而雜俎所記多怪事奈何先生廣齊諧也先生曰否否禹鑄九鼎而神奸別周公敘山海經而奇邪著使人不逢不若焉噫世有願行涼德者侍御旣以章疏爲鼎爲經以別之矣乃茲刻又大著怪事而廣之豈謂有若尸寇諸舉所記存之于心未見之於行事者又章奏之所不及攻而人之所不及避也藉此以誅其心侈其意使暗者昧者皆趨朗日不至煩白簡矣是亦息人心奇瑰之一端云迪功郎南京都察院照

東記五

磨所照磨海虞趙琦美撰

味水軒日記

明李太僕日華味水軒日記八卷自萬曆己酉至丙辰記其所見書畫異聞時事附及焉中有云近日所刻異書有夢游仙游二錄非詞非傳奇相傳爲楊廉夫避地江南時所作尙有俠遊錄未見又云峽石人以雪水繅繭作絲有天然碧色織以爲綢謂之松陰色今余鄉知以繭濯紫微橋下之水作絲有自然碧色無有知用雪水繅繭者矣

元本李善注文選跋

余十二歲時誦文選乃汲古閣所刊李善注本在近時讀本中爲最善猶恨其脫誤良多卽何義門學士評校尙有未盡

疑莫能明聞吾鄉馬氏道古樓曾藏宋本已爲書肆購去不知所歸三十年來舟車南北恆以自隨者惟汲古閣本而已今歲寓吳于吾友黃君蕤圃處見有持宋本六臣注文選出售者價直太昂且以其六臣注也而忽之以爲安得有舊本李注乎蕤圃曰數年前曾見元重刊宋本今聞尙在余欣然屬其轉購越數日方盛暑蕤圃遣蒼頭持札負書而來閱之則李注文選也云託書賈從角直嚴氏得來者遂如其價而購之書凡六十卷目一卷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督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按錢詹事養新錄傳是書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今此本缺焉又不列年月然余定爲延祐本考鄭元祐僑吳

東記五

集有平江路總督致仕張公城誌云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湖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甯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督告老以平江路總督致仕今合諸卷首結銜知刊于延祐時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善注有張伯顏重刊元版不及宋版遠甚以余所聞中吳藏書家所有宋本已多不全似未若斯之完善復借鈕君非石所藏元本校之惟末卷後鈕本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十一字此已剝蝕其行款字畫纖毫畢合或云明萬曆間金臺汪諒所刊未必然也爰繕閱一過始知汲古閣本所脫者如司馬長卿上林賦脫標郭璞注張平子思元賦脫爛漫麗靡貌以

送邊二句并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脫魯侯戾止袞服委蛇  
二句并注曹子建筮蓍引脫百年忽我遺生在華屋處二句  
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枚叔七發  
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而有起色矣二段共十九行并注宣  
德皇后令脫標任彥升三字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  
施之物一句若斯之類遠數難終惟司馬長卿封禪文脫上  
帝垂恩儲社將以慶成二句元刊已脫又如西都賦注引三  
蒼之作王蒼閒居賦注引韋孟詩之作安革猛詩元刊亦然  
汲古本蓋仍其誤而義門亦未之校正也余好書無力未敢  
貪多惟童而習之者每思善本是正文字邇來隨有所獲今  
更得此不勝狂喜它日擬築選樓以儲之非特賀茲書之遭

東記五

且以銘良友之德云爾右見簡莊綴文案元張伯顏本十行廿六字明正諫本十  
一字又案余會見一六臣注殘宋本內有注例數條皆旁有  
一直標其起訖亦舊版所罕見也如兩都賦善注云諸引文  
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又云  
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又云諸釋  
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西都賦善注  
云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東都  
賦善注云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又云其  
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他皆類此西京賦  
善注云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  
乖繆善乃具釋並稱善以別之他皆類此又向注云凡人姓

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  
又善注云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甘泉賦善注云  
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  
類此內向注一條汲古閣及胡氏仿宋刻並作李善餘若琴  
賦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內雖均有他皆類此之文而不標旁  
直則未知何意

元本春秋左傳句讀直解跋

世所行春秋左傳杜林合注雖少時讀之不知何人所合首  
載凡例題宋林堯寔唐翁著例中乃云春秋提要依大全錄  
之每為駭異後閱經義考載林氏堯寔春秋左傳句解四十  
卷引鄭瑛曰堯寔字唐翁崇正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

東記五

行之又載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合注五十卷引陸元輔曰  
道焜杭人中天啟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原潛之共輯是書  
按道焜字昭平官兵部職方司主事乙酉徇節為吾郡三仁  
之一因檢明刻原本有道焜敘為天啟丙寅年作非崇正中  
書坊所合坊間翻刻并削去道焜等名即以編書之月例改  
題堯寔遂使永樂大全竟出諸宋人之口允堪一笑然究未  
見單刻林本今夏偶從吳市買得審係元刊後有叢書堂印  
又有華莊叔子元木識云左傳四冊吳文定公故物也保之  
每卷題云音注全大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凡七十  
卷經義考作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者殆未經寓目耳展讀  
較過乃歎今之合注本批繆多端或刪杜以就林或移林以



冒杜復取崇正本注疏以校經傳畧舉數條如隱四年經庚戌衛州吁弑其君完此作戊申僖三年傳未絕之也此作未之絕也九年經晉侯詭諸卒此作危諸十八年傳而從師于豈其此作而後凡斯之類皆與唐石經合日本山井鼎考文亦每引以證足利本即所謂林直解者是益見書之舊本爲可取余得宋版周易本義及詩集傳視少時所讀監本補正甚多受益不淺茲更得此而參焉足以自慰矣右見簡莊綴文案跋中云經義考作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者殆未經寓日數似以竹垞爲誤七十卷之本爲四十卷也余嘗見元刻四十卷之本其標題云春秋正經全文左傳增注句解次行梅谿林堯叟唐翁後學林仲連校定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

東記五

十一字因妄慮當時竹翁所見之本或是此本而七十卷之本或竹翁所未見歟跋中四册應是四十册

春秋內外傳考證

元和陳芳林樹華著春秋內外傳考證五十一卷自序云樹華性好春秋左氏傳研精覃思久矣每見俗本承譌文義益晦心病之因念漢石經遺字僅載于隸釋東觀餘論廣川書跋諸書魏晉石經俱已湮沒獨宋石經年代較近迺蜀石經絕無宋石經多行體未可全據亦罕觀拓本唯唐開成石經歷千百歲劫火之餘雖遭殘闕端然獨存海內士林取則此殆有神靈呵護者至 國初顧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記信劉昉唐書貶石經語遂詳校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識

其謬戾孰謂所據摹本屏人明嘉靖西安王堯惠等補刻正左傳誤字計九十餘條唐刻誤者實止數條而石經與監本異同處轉致疏漏甚或以是爲非朱竹垞先生弗察全卷盡錄經義考中開成石經受誣多矣竊懼其口就磨泐也爰取春秋左氏傳校讀再三復假得南宋慶元重雕清化元年監本春秋正義南宋相臺岳氏集解本及架上元明諸刻本並舊本陸氏經典釋文悉力互勘準古酌今期歸至當兼審定句讀俾使誦習字體放石經通乎俗而不失乎古意行款則依岳本釋文左氏音義六卷附於經傳集解三十卷後庶不紊舊次又慮人之習非勝是也撰考正七卷采異同羅眾說無關文字者略焉明代刻本流傳最廣間亦標舉其脫誤使

東記五

知釐正疑似皆有根據亭林先生云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至哉斯言樹華幼承庭訓獲侍師嚴長大無成端居却掃聊從事鉛槧孜孜矻矻繼晷焚膏但冀少補藝林卽糾前修微失識者諒必深嗚苦衷恕其亥而教之耳乾隆三十有五年庚寅吳郡陳樹華識又云庚申冬晚余由山右解組歸里獲觀堯圃黃君不烈新刊明道二年國語卽用影鈔原書雕板其嘉惠海內學者功匪淺鮮矣又附札記若干條別爲一卷志異同評得失更見公心鄙著考正弄酸有年因取錄之就正士林諸君子嘉慶六年辛酉春正月台泉陳樹華識於響山書屋案段懋堂大令玉裁經韻樓集有陳芳林墓誌銘謂所著尚有國語補音訂誤及詩集均未見

精華錄

宋任淵注黃山谷詩內集宏治中有刊本其所選黃太史精  
華錄世抄傳本宏治中亦有仿宋刊者有自序云萬寶集于  
前則萬其色萬其色因不無去取及擇而干之亦自具一可  
否有上選焉黃太史山谷集幾萬其篇章走嘗節其略而穆  
註之十之一也然其間猶有叢蘭幽桂奇玉特殊萃類出拔  
者走又別帙焉是上選也一日雷子誠過而見之喜而欲壽  
梓來索帙實版故併述其所以然而與之天社任淵序案山  
谷外集史容注別集容之孫李溫補撰余所見陸放翁詩選  
註題宋史溫箋惜無序跋可考不知史溫即容之孫李溫否  
古泉詩

東記五

大典翁宜泉比部樹有古泉詩二百韻集中失載附錄于此

重寶千年閱深心十載藏鼎鐘篆籀星斗粲琳琅  
佗參疑信尊虛說渺茫禪通徵九棘附會引三皇異品  
稱堯舜造型想夏商山銅論管子竹冊紀成湯策馬銘  
難辨當金制未詳一文神作巨十貨布名莊下逮春秋  
世中區晉楚疆重輕權道相子母諫周王圖法三橫別  
刀環四寸強分封秦鄭衛列爵姪姬姜假國羣經帙西  
京九府亡屯甬今上黨卽墨古郵棠信矣書從竹何疑  
邑改堂汝州傳鄭氏齊地補安陽屈北鄰蒲子燕南盡  
督亢攷工同築冷言利述荷揚磨銘繼榆焚懸針寫稽

芒五錄緣關細半兩質低昂峻法私通禁奸民盜鑄據  
青蚨千貫朽紫紉四圍鑲直一如么布衡千誤大黃傳  
形摹款識變體論凡將龍馬規圓楯龜地畫顏頤范銅  
連錫煉垂露鏤金相字忌劉家卯符懸吉日剛律因居  
攝制尺準建初量誌應公孫述文成白水鄉刮磨工史  
鳳省試掾臣蒼雒邑傳光武延平歷孝殤質桓猶守府  
靈祿遞垂裳勢漸三分兆形還四出防銅駝廢翁仲石  
馬出臨漳廿世尊昭烈三傳閱帝芳華林供御苑帳構  
濟軍糧充賜惟千億空名以百當源流于漢魏行用到  
荆湘兩晉西都從中興帝業勸海隅交穀帛江左貴糶  
糠僭閩年兼紀兵戎日未遑赫連分霸據拓跋起披猖

東記五

建業仍孫氏吳興號沈郎蜀名更李壽秦制變姚萇致  
富收豐貨遺文披承光休徵占後趙令甲壁前涼遂啟  
真書體何時幕字昉翦輪除肉好倒薤喻瘡瘡樣肖雞  
鵝目名噉釋女媧水沈颺苜蓿皮削串瓜瓠雍冀岷蚩  
俗公私橐箭忙環塗輻布幣阡陌值農桑像訝河陽變  
謠問太建喪臚材選公式絹價課官賦佩處男宜卜荷  
來雀可禱空談失馮鑑新製出高洋末造糜爭鹿諸雄  
斧拒螳開元識天寶大業鑿隋煬周郭裁鉛鐵班師獻  
篋篋六朝圖混一七德舞鏗鏘銘語旋為質權衡網在  
綱八分詞典重千載法精良撥蠟煎銅液垂鈎削劍鏗  
可憐銀魄缺為驗粉痕傷沿誤刊青瑣傳疑引薛瑄鄭



虔編會粹平仲紀珩璜八角穿形偏雙挑隸體仇揮犀  
誇墨客拾翠詠吳娘貞觀文明盛乾封雨露灑范陽馳  
羽檄靈武掃樓槍鐘鏖銷京兆浮屠革會昌陳羅韓蘭  
若磨鏃隱蒼琅節度官開局淮南郡置坊相輪鳴鐸寂  
火齊細沙盪金粟離塵劫青蓮化寶航琳宮剝梵象叢  
剝撤銅羊福地非東浙秦州誤鳳翔舊名仍屬洛傳寫  
乃訛楊宣梓藍丹桂興平越充梁澗洪閩廣蜀潭鄂益  
荆襄都邑存沿革屏藩儼保障幾年恢佛宇一三變蕭  
墻節鎮縱橫勢軍容左右肅飛錢箋赫號賜帶肚螳螂  
虎將屯龍武魚符合鯁魴契丹推撤刺吳越富赫蔣河  
朔連驍騎沙陀服襦山巔糜府庫嶺外恣跳踉瑾土

東記五

无

穢窯匠澄泥殖麥豨馬殷興鐵冶甯化設鉛場商旅通  
荒徼屢征徧野吮瞿曇淪巨橐銚助鑄純鋼索借桃符  
挂絲牽綵勝纒浪傳方却瘡良已患成瘡掌握身宜媯  
醫痊病入盪細倉描柳葉偃月肖鞵幫古誌疑公那諸  
經列上庠塔銘題宦寺鏡背認官嬭烏震權終解鍾謨  
計未滅藕心長短結花蕊別離炊天策會開府金陵竟  
復隍盤龍看寶匣跨犬送歸艘孟蜀承王蜀南唐溯後  
唐聞書附殷國陶錄佚錢塘劍史稱構杙汾碑問好妨  
漢周時岌岌河洛水湯湯改號疑重寶嫌名亦避匡島  
峒咸入版嶮囓許同牀九域輿圖畫三更燭影肝侍臣  
呈定本御筆煥宸章自是奎文冠無煩閣帖裝真行諸

體備故事百年嘗向背垂斜界迴環繞石行錙銖依古  
式體例自誰創封禪塗金簡郊壇奉玉瓊大中符瑞紀  
景德叶豐穰芝貢雙岐穗禾占並帶秧禱追元始祖書  
度最高枕殿陛瞻嵩岳山陵枕洛邨絹繪輪北地財賦  
竭西羌帑蔽邊籌餉郊圻野食蝗試礬浸瓦礫化藥煮  
孟鑑合券官交售齋緡庫取償徵材雜川社造楮削貨  
管勘粟嚴關椎屯田闢莠民刻期三界換新法一人倡  
苗稅丹羅網絲茅紉斷軀生財危社稷流毒中膏育市  
井言徒噴征徭骨欲厄額盈千億萬監利鄧均房稂廩  
聯包匪榘浮達鄧滄塗金范烏背夾錫愈頭瘍字觸無  
心識支傾大木耒礦山表陝府磚甃湧滄浪南渡橫天

東記五

三

塹東京想夢梁鈐牌行會子車駕駐餘杭河北傳烽火  
江南荐歉歎茶場通玉壘輜重下金闕嘉定增印利炎  
典賦沉穢泉司權鐵鼓古器括銅鈔減額間黃洽瀟田  
感蔡洗厓門沈帝座字斗巨天狼耶律開基遠金源舊  
澤滂黃龍遙板蕩鳴綠動帆檣皇統傳興定乾亨迄太  
康僞齊封杭隄西夏競撞塘剌代朝疎勒青徐控紀鄣  
幹難河傾洞沙漠石雷頑梵象西番譯春錢兩鬢鬢粧  
樓傾碧瓦白塔挹瓊漿重慨元明世無譏叔季戕西戎  
漢安息南粵古狼臘蔥嶺于闐左輪臺烏弋旁龜茲征  
女肆真臘饌沙餽釋典窮三藏山經述大荒波斯居達  
遇交阻產枕椰儻號問谷密訛文訂汁加吐蕃鄰突厥

張掖屬燉煌碎葉原鉞鐵銅芽好種蓋華言譯那底詞  
注引天方勝格桃俗核因墀玉截肪披肩垂寶珞側面  
聳高聳服劍非馳獵聯騎宛繫韁盤成金小小攜過海  
決決鳩樣鈴關鍵雞林泛紅船形模辨安法世系譜高  
唐厭勝圖分派神奇品濫觴如環皆轉琇有邸卽圭璋  
利市宜官位侯王大吉祥論術詮兔犬爾雅釋鱗鱗鳴  
鶴翻鴻鵠蟠螭舞鳳凰鯨紋排薄翅翹羽集新壘梅瓣  
疎櫺映菱花止水注枝交翠萼朵朵綴紅苔富貴年  
無極團圓樂未火女牛當此夕河漢兩相望翼駕橋邊  
鵲幃琴月裳嫦長生合龍虎秘戲睡鴛鴦魚水層層浪  
樓臺曲曲桁鑑銘云不老瓦象曰毋忘仙咒文如律陰

東記五

符印去殃星官題曼倩雷煞攝天罡八駿分馱驥千金  
擲驢驢牙籌催鐵騎玉局勒龍驤食貨衷諸史編年集  
眾長盛衰因損益治亂互更張精論非私淑成書竊恐  
惶姓名存董道著錄闕良常市肆評錄黍同人贈慨慷  
果然痴有癖不啻喜如狂百代菁華萃千秋矩矱彰精  
鏐臚面幕秘笈貯縑細尊高詳官族盤孟紀拜颺勒名  
申綰綽作冊錫鑾錫活碧蒸銅骨深紅蝕土岡血斑侵  
鬼火手澤換風霜織麗摹圖印輕瑩挹古香粉脾書跋  
尾墨榻付裝潢秘玩嚴金鑰傳觀出錦囊生平勞夢寐  
萬選富巾箱  
餘姚山中漢人摩崖

此刻有建武十七年廿八年云云或者疑是東漢初人題字  
詳文義似係紀其世次而并非所卒年月非立石之紀元可  
比文中高祖至九子云云所稱高祖想係三老諱通者九子  
卽前九孫如伯子次子適合九數更增二女子子耳此人既  
稱高祖於建武年卒其世代必在建武後百餘十年尙在漢  
代爲漢人書可知況隸法近古必非六朝後人所能六舟土  
人從餘姚周君清泉所拓贈云是餘姚山中摩崖新訪得者  
前作四格後三行不分格六舟目爲兩浙第一碑信不虛也  
案天下金石志載海甯審山有吳大帝判字余家正在審山  
之麓每欲披榛剔藪步周君後塵思之不禁神往  
三老諱通字少文 揆諱忽字子儀

東記五

庚午忌日 建武十七年歲在辛  
慈母失諱字棠君 丑四月辛卯忌日  
癸未忌日 母諱捐字言君  
右第一格凡  
西行行七字 建武廿八年歲在壬  
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  
右第二格凡六  
行行字不等  
伯子元曰大孫 次子卽曰子南  
次子但曰仲城 次子出曰无土  
次子紆曰子淵 次子富曰少元  
次子提餘曰伯老 子女曰无名  
次子持侯曰仲靡 次女反曰君明

次子盈曰少河

右第三格凡六  
行行字不等

右第四格凡六  
行行字不等

三老德靈岳烈克命先已汁稽履仁難名兮而右九孫日

月彤代猶元風力寸第一邱氏所議祖諱欽願後嗣蓋春

秋義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祖字係左側補刻至九子未遠所

諱第二不列言事口忌貴所出敬及焉敬曉末孫益副祖

德焉

西陽雜俎續集

此明人鈔本有跋云按吳曾漫錄解諾卑之義最為明了惟支諾卑不知何意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蓋雜俎諾卑之外更出此條猶今類書者以甲乙子丑等分

東記五

配此則借干支之支以別于前目之諾卑耳支動支植者前集有廣動植四卷觸類伸之支諾卑之義益明矣萬曆戊戌七月既望生洲居士孫允伽識

西漢五銖錢范

吳子苾問學式芬云近時陝右所出五銖範甚多皆殘缺不完其錢穿上均有一橫畫范上空處間有紀年月者余所見有本始三年地節二年元康三年神爵二年四種皆漢宣帝時製也穿上橫畫五銖錢今傳世尙多考古者莫能定其時代得此范而後知其為宣帝時其有補於考訂豈淺哉

東湖叢記卷五終

海昌蔣光煦生沐

論衡

王氏論衡通行本以通津草堂刊者為勝程本不及也獨累害篇汗為江河下脫四百字張氏藏書志亦云而所闕之文莫能考見以為憾偶從西吳書舫購得元刻十五卷本有之亟錄以餉讀是書者不欲為帳後之秘也

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為石珠化為糞土而惡來所以為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

東記六

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戢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過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自長不理身寃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敬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偽之人浴身以巧俗脩詐以偶眾猶漆盤盂之工穿牆不見弄丸劍之侶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庸謂邪污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恥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訛者也含邪而生懷偽而

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者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恥何世不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毛

東萊書說

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門人時潤修定後學趙善鏞鈔米刊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九小字廿二黃蘗圃主事藏有千頃堂鈔本後有跋云尙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書為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

東記六

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紀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復有詳畧得失之異則其差為甚矣非有以審其事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尙書置几間而為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尙亦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宮書來求記其本末義不辭也因書其所知附於卷末大愚叟

金石契言

蓮涇居士王叔子聞遠著有金石契言叙其知交七十七人皆畸人逸士也中言宋蔚如名實王起家市井性嗜奇書無力構弄則百方丐鈔惟以搜羅遺佚訪求放失爲事縲居無子憑權奇以餬口竭力坐葬先世之棺更聳一友葬其親嚴冬午夜不戒於火延燒鄰坐鄰構訟友乃告急於蔚如蔚如挺身代友贖金庇治墓門冢樹訟得息其見義必爲慷慨急難又如此向讀蔚如所校之書歎其精審不知其人始末讀此益當寶愛其手跡矣王又著有孝慈堂書目流傳甚夥今錄金石契言序文如左 余畢生連蹇不偶於時且委性鈍拙杜門割跡寡交遊世亦鮮有知余心者自束髮至皓首垂五十年餘其間馳聲譽趨功利遊遊徼徼泛泛之交不可謂

東記六

友可稱爲心交者屈指僅七十又七人凡此七十又七人者宗黨也姻戚也同學也世講也父執也友生也解后也神交也史胥屢井也方外雜流也道不必相同品不必一致皆與余心契如金如石焉者人各綴一傳傳其人并傳其人與余相契之心然則心與心相契契與金石相融其中精微元妙之理神乎神乎不亦難言矣乎雖然集中諸傳殆如畫工之肖形聲音口口口口傳於藻繪丹鉛之外又何難言之有故名其書曰金石契言

春秋透天關

殘元本春秋透天關存卷三卷四共二卷案經義考云春秋透天關二卷未見葉氏菴竹堂書目有之亦不著撰人又案

補元史藝文志有楊維禎春秋透天關十二卷千頃堂目有晏兼善春秋透天關十二卷此未知何本

一角編

仁和周晚菴二學輯其所得書畫碑帖之目曰一角編丁敬身隱君徵序之曰簿錄書畫之編前古罕見自南齊高帝名畫集梁虞和法書目而下繼者疊起或志傳流或衡精粗或僅列標目或惟獵技能取裁不同各歸攸當至明之朱性父郁逢慶於所見墨跡凡詩文題跋悉著錄之使名賢幽介之遺文與筆未得流布者或於是中漱其芳潤識見尤卓而嘉禾汪樂卿吳中張米庵暨本朝卞中丞排羅蒐纂愈爲富衍高文恪之銷夏錄乃并詳紙素之脩縮連綴之次第雖較

東記六

於醫古者無所措其手足朱竹垞檢討以爲簿錄書畫之法至是始備然悉合他氏之有與典籍之舊而成非一家之專蓄也友兄周晚菴氏研田所入蓄書畫百餘種一一精訂而手錄之體例雖仍乎銷夏而所錄悉一己之藏不闕入他氏一鱗片甲至裝潢亦纖屑具備則爲晚菴所獨創晚菴善鑒賞饒潔癖類米海岳每得一箋握素必低徊審諦累數日不去左右昔人所言斐凡三展明窗百回晚菴有焉嘻買秋壑藏蘭亭至八千匣嚴世蕃書畫亦不下千餘件惟於身沈勢去之日爲大吏治官所簿錄以示貪贖視海岳之舉拂蕭然悉以藏弄納諸天府爲何如也耶由是而論彼雖多猶牛之萬毛此雖少若麟之一角顧晚菴猶恐人譏其眼福之薄而

取馬遠氏之支稱以字其編無乃太謙矣乎時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城南友愚弟丁敬拜題又屬太鴻徵君 鶴序杭董浦太史 世發序文皆見集中後有金兩粟侍郎 後序潘蘭坨 香題詩此册為梁山舟學士 同音 故物以贈張芑堂徵士 燕昌者梁有題記册中所錄宋搨蘭亭定武本後有消化四年十月勒石一行董文敏題為生平所未見

肅府本消化閣帖

山陰楊太瓢山人 翁云明諸王刻法帖者三一周一肅王刻東書堂法帖十卷一晉王刻寶賢堂法帖十二卷一肅王翻消化閣帖十卷所謂遵訓閣法帖是一大興翁覃溪閣學 方綱云帖凡十册肅府原跋刻木一册陳子文舉蘭載筆云肅府消

東記六

化閣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問難得云云今案帖第二卷末有張 鶴鳴跋石標二字故知在卷二也卷五六七有肅恭王題記五卷後又有至正中題字此則想是原帖有元人題識而一併摹入者也卷十後附肅憲王書一通明人夏愚存 翁云集王右軍書者也跋者凡二十五人望岐道人肅世子趙煥 張 嗣誠 萬 應 張 鍾 公 肅 宋 維 登 賈 鴻 沐 萬 應 成 煜 周 如 錦 張 孔 教 高 鏞 劉 重 慶 李 起 元 萬 應 振 高 黃 交 周 懋 相 盛 以 安 徐 元 宗 黃 和 來 宗 道 萬 應 成 李 從 心 周 第 劉 庚 申 呂 兆 熊 天 祿 辛酉至崇正十一年尙有王 鐸 一 跋 并 張 鶴 鳴 王 鐸 計之則跋者二十七人余所見者如此不知尙有遺缺否 案明 昭 懿 王 肅 鏗 有 復 齋 集 古 法 帖 今 未 見

宋季三朝政要

宋季三朝政要昭文張氏照曠閣刊本僅就鈔本付梓脫謬甚多近守山閣刊本從趙晉齋 魏所校元刻本補鄭清之條下千餘字善矣其第五卷前誤書曰守臣王宗洙一條王良昂迎降其時王宗洙下元刻本尙有充太府寺簿續除兵部郎官奉使福建即非王宗洙二十字不知趙本既以元刻校正何以尙脫此二十字

白月栖雲塔銘

東武劉燕庭方伯 海云新羅朗空大師白月栖雲塔碑在高麗慶尙道榮川郡石南山寺梁貞明三年崔仁浣撰文釋端目集金生書金生唐貞元間人案東國通鑑云時有金生

東記六

者父母微不知世系自幼能書平生不攻他藝又好佛隱居不仕年踰八十猶操筆不休隸行草皆入神學者寶之元趙文敏跋金生所書昌林寺碑曰字畫深有典刑雖唐人名刻未能遠過之金生書名洵非虛譽也崔仁浣致遠從弟碑陰石南山後記稱仁浣者辰韓茂族入所謂一代三崔金榜題迴曰崔致遠曰崔仁浣曰崔承祐案梁貞明三年當新羅國神德王朴景暉之六年甄萱之二十六年弓裔之十七年也碑文中文德三年云云考唐僖宗光啟四年戊申二月改元文德三月昭宗立逾年即改元龍紀再逾年又改元大順文德三年實大順元年也唐書東夷列傳新羅國自會昌不復朝貢或唐末成靈不振新羅備知有文德之號即沿用之



不復知其後之屢改爾

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誡明空大師白月栖霞之塔碑銘  
并序 門人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院事賜紫金魚  
袋臣崔仁浣奉教撰金生書釋端目集聞夫真境希夷玄  
津杳渺澄如滄海邈若太虛智舟何以達其涯巖駕莫能  
尋其際况復去聖逾遠滯凡既深靡制心猿難調意馬由  
是尙虛弄實者俱懷逐塊之情執有迷空者盡起趁炎之  
想若非哲人出世開士乘時高演真宗廣宣善誘何以爰  
拚重元之理得歸窅妙之門潛認警珠密傳心印達斯道  
者豈異人乎大師是也大師法諱行寂俗姓崔氏其先周  
朝之尙父遐苗齊國之丁公遠裔其後使乎免郡留寓雞

東記六

七

林今爲京萬河南人也祖諱全避世辭榮幽居養志父諱  
佩常年登九歲學冠三冬長章投筆之心仍效止戈之藝  
所以繫名軍旅充職戎行母薛氏夢見僧謂曰宿因所追  
願爲阿孃之子覺後感其靈瑞備敘所天自屏臆腴勤爲  
胎教以大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誕生大師生標奇骨有  
異凡流遊戲之時須爲佛事每聚沙而造塔常摘葉以爲  
香爰自青襟尋師絳帳請業則都忘寢食臨文則忽括宗  
源嘗以深信金言志遺塵俗謂父曰所願出家脩道以報  
罔極之恩其父知有宿根合符前夢不阻其志愛而許之  
遂迺削染披緇苦求遊學欲尋學海歷選名山至於伽耶  
海印寺便謁宗師精探經論統雜花之妙義該貝葉之真

二十一卷七

文師謂學徒曰釋子多聞顏生好學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豈與青眼赤髭同年而語哉大中九年於福泉寺官壇受  
其具戒既而浮囊志切繫草情深像教之宗已勞力學元  
機之旨盡以心求所以杖策學瓶下山尋路徑詣岷山謁  
通曉大師自投五體虔啟衷懷大師便許昇堂遂令人室  
從此服膺敷載勤苦多方雖至道口口目擊聲成山之志  
而常齊淡薄神疲增煮海之勞則知歷試諸難多能鄙事  
每於坐臥只念遊方遂於咸通十一年投入備朝使金公  
緊榮西笑之心備陳所志金公情深傾蓋許以同舟無何  
利涉大川達于西岸此際不遠千里至於上都尋蒙有司  
特具事由奏聞天聽降勅宣令左街寶堂寺孔雀王院安

東記六

八

置大師所喜神居駐足勝境栖心未幾降誕之辰勅徵入  
內懿宗皇帝遣宏至化度仰元風問大師曰遠涉滄溟有  
何求事大師對勅曰貧道幸獲觀風上國問道中華今日  
叨沐鴻恩得窺盛事所求遍遊靈跡追尋赤水之珠還耀  
吾鄉更作青邱之印天子厚加寵賚甚善其言猶如法秀  
之逢晉文雲鸞之對梁武古今雖異名德尤同以後至五  
臺山投花嚴寺求感於文殊大聖先上中臺忽遇神人鬢  
眉皓兩叩頭作禮膜拜祈恩謂大師曰不易遠來善哉佛  
子莫淹此地速向南方認其五色之霜必沐曇摩之雨大  
師含悲頂別漸次南行乾符二年至成都府巡謁到靜眾  
精舍禮無相大師影堂大師新羅人也因謁寫真具聞遺

美爲唐帝導師元宗之師同鄉唯恨異其時後代所求道  
其迹企聞石霜慶諸和尚敢如來之室演迦葉之宗道樹  
之陰禪流所聚大師殷勤禮足曲盡虔誠仍栖方便之門  
果得摩尼之寶俄而追遊衡岳參知識之禪居遠至漕溪  
禮祖師之寶塔傍東山之遐秀採六葉之遺芳四遠參尋  
無方不到雖觀空色豈忘偏睡以中和五年來歸故園時  
也至於嶺重謂大師大師云且喜早歸豈期相見後學  
各得其賜念茲在茲所以再託扉蓮不離左右中間忽攜  
鉢鉢重訪水雲或錫飛於五嶽之初暫栖天柱或盃渡於  
三河之後方住水精至文德二年四月中嶼山大師寢疾  
便往故山精勤侍疾至於歸化付屬傳心者唯在大師一

東記六

九

人而已初憩錫於朔州之建子若纔修茅舍始啟山門來  
者如雲朝三暮四頃歲時當厄運世屬屯蒙災星長照於  
三韓毒露常鋪於四郡况於巖谷無計潛藏乾甯初至止  
王城薰薈荀於焚香之寺光化末旋歸野郡植旃檀於確  
草之墟所恨正值魔軍將宣佛道孝恭大王驟登寶位欽  
重禪宗以大師獨步海東孤標天下特遣僧正法賢等聊  
飛鳳筆徵赴皇居大師謂門人曰自欲安禪終須助化吾  
道之流於末代外護之恩也乃以天祐三年秋九月初忽  
出溟郊方歸京邑至十六日引登秘殿孤坐禪牀主上預  
淨宸襟整其冕服待以國師之禮虔申鑽仰之情大師辭  
色從容神儀自若尊道說義軒之術治邦談堯舜之風口

鏡忘疲洪鐘待扣有親從上殿者四人曰行謙遠安信宗  
讓規讓景行超十哲名蓋三禪探元鄉之秘宗論絕境之  
幽拔聖人見頻迴塵尾甚悅龍顏忽於明年夏末乍別京  
畿畧遊海嶠至金海府蘇公忠子知府及第律淵領軍莫  
不斂衽欽風開襟慕道請居名寺冀福蒼生十大師可以  
栖遲暗垂慈化掃妖煙於塞外灑甘露於山中神德大王  
光統丕圖寵徵赴闕至貞明元年春大師遽攜禪眾來至  
帝鄉依前命南山實際寺安之此寺則先是聖上以黃閣  
潛龍禪局附鳳尋付大師永爲禪宇此時奉迎行所重謁  
慈顏爰開有待之心再聽無爲之說辭還之際特結良因  
爰有女弟子明瑤夫人龍島宗枝鳩林冠族仰止高山尊

東記六

十

崇佛理以石南山寺請爲收領永以住持秋七月大師以  
甚愜雅懷始謀栖止此寺也遠連四岳高壓南溟溪澗爭  
流酷似金輿之谷巖巒關峻疑如紫蓋之峰誠招隱之幽  
坵亦栖禪之佳境者也大師遍探靈巖未有定居初至此  
山以爲終焉之所至明年春二月初大師覺其不愈稱染  
微痾至十二日詰旦告眾曰生也有涯吾將行矣守而勿  
失汝等勉旃跣坐繩牀儼然就滅報齡八十五僧臘六十  
一于時雲霧晦冥山巒震動有山下人望山頂者五色光  
氣衝於空中中有一物上天宛然金柱豈止智順則天垂  
花蓋法成則空斂靈棺而已哉於是門人等傷割五情若  
亡天屬至十七日敬奉色身假隸于西峯之麓聖考大王



忽聆遷化哀惻仙襟特遣中使監護葬儀仍令弔祭至三  
年十一月改葬於東巒之頂去寺三百來步全身不散  
神色如常門下等重觀慈顏不勝感慕仍施石戶封閉大  
師資靈河岳稟氣星辰居縷禱之英應黃裳之吉由是早  
栖禪境久拂客塵神二主於兩朝濟羣生於三界那家安  
太魔賊歸降則知大覺真身觀音後體啟元開而敷揚至  
理開慈室而汲引元流生命示亡效鶴樹歸真之跡化身  
如在追雞峯在寂之心存及化人始終宏道可謂定慧無  
方神通自在者焉弟子信宗禪師周解禪師休偁禪師等  
五百來人共保一心皆居上足常勤守護永切追攀每念  
巨海塵飛高風電絕累趨魏闕請樹豐碑今上克續洪基

東記六

恭承寶錄欽崇禪化不異前朝贈謚曰朗空大師塔名曰  
月栖雲之塔爰命微臣宜修壘曰仁浣固辭不免唯命是  
從輒課菲詞式揚餘烈譬如提臺酌海莫知溟渤之深孰  
管闕天難測穹蒼之闕然而早蒙慈誨眷以宗盟雅以援  
筆有情著文無愧強名空道將報法恩其詞曰至道無爲  
猶如大地萬法同歸千門一致粵惟正覺誘彼羣類聖凡  
有殊開悟無異懿歟禪伯生我海東明同日月量等虛空  
名由德顯智與慈融去傳法要來化童蒙水月澄心煙霞  
匿曜忽飛美譽頻降佳召扶贊兩朝闢揚宏教破破燈明  
雲開月昭哲人去世緇素傷心門徒願切國主恩深塔封  
巖頂碑倚溪潭芥城雖盡永曜禪林案萃編載此碑  
僅得五百餘字

論畫詩

亡友吳江翁穆仲性性情澁峭勤學工詩尤善六法遲迴審  
視不肯苟下一筆時手甜熟之枝深斥其非獨與烏程費子  
茗丹也互相許可改其寫生面獨開能于南田新羅外自  
樹一幟論詩則與吾鄉潘棻葉薌廣文華尤稱同調唱和最久  
有論畫詩一卷搜輯幽隱于方外閨秀爲多子茗亦工詩能  
詞卒後汪劍秋茂才武爲輯存二卷曰環渚生遺稿子茗與  
武進湯貞愍公昭周旋最久得其指授故所作山水人物  
皆有超逸絕塵之致顧時人競索其士女子若不屑爲也

玩齋集

元貢禮部玩齋集張氏藏書志稱卷九重修定水教忠報德

東記六

禪寺之碑宋賓王校補四十一字自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  
下向闕五百六十九字後得天順刊本始行錄補云云案是  
集天順刊本之後又有餘姚史元熙重刊本流傳甚夥卽吾  
邑爲貢公寓居之地其集雖鈔本亦未見余於西吳書舫獲  
觀足本補錄闕文如左得樹樓雜鈔云海昌流寓元末有貢  
玩齋師泰及謝原功肅縣志失載謝  
謝上虞人與會稽唐肅時稱  
二肅明史古附見高啟傳後  
正月八日終其徒宗元等既塔于城南雲峰又二年戶部  
尙書貢師泰以祕書卿召過浙水之東其弟子天甯惠禪  
師天童良禪師相率謁于舍館執進士趙友蘭所爲狀  
請銘乃節其狀曰師諱明攷字舜田族張氏州之黃巖人  
初母周嘗事佛好施子出見饑疾者輒傾囊濟之當娠時

夢異僧入室乃生師幼穎悟日記千餘言於浮圖書一  
過目輒意解年十七辭父母出家留之不可遂往仙居三  
學寺禮雪山曇和尚落髮受具既而聞天童坦禪師倡道  
東南即詣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往其意云  
何師應聲曰金不搏金水不洗水坦曰此子機鋒敏捷宗  
門令器也自是徧參禪師門人若古林茂公竺原道公東  
州承公元叟瑞公東嶼海公尤器重之時日溪泳禪師居  
天甯請師掌三藏相與激揚宗旨聲譽益著會仙居慈安  
法席久虛眾推師主之已而三學諸宿曰此吾師受經地  
其可使爲宅山重乎遂力挽以歸秦定初行宣政院於江  
浙丞相脫歡公實領院事首檄師住天台之淨惠寺至順

東記六

三年移主仙居紫籜山廣慶寺至元六年宣政院使納麟  
高公選住處之連山尋隱雁山師方登高臨深超然自樂  
而丞相別怯里不花公領院事復起師主天甯師辭不獲  
乃笑曰出處隨緣爾遂行先是寺毀于火師至升堂集眾  
揚裂曰吾徒赤手尙能有所建立况茲寺力猶可爲乎於  
是眾志堅一施財以資經始會不踰年而穹殿深堂重門  
修廡與凡樓閣庫藏之製靡不雄偉壯麗內外秩然既事  
會南行臺侍御史左公江浙行省左丞相木公以使過台  
見而偉之爲請于朝錫師金襴袈裟加今號久之平章榮  
祿方公同知樞密院事資德公參政正奉公分省

家上瓦佐弋瓦

明王忠文禧集中有漢瓦記謂漢未央官瓦凡六等有曰儲  
胥未央者今不之見其他秦漢諸瓦近世出者益多有專輯  
瓦文爲一種者不止粹編所載已也余所收家上二字瓦其  
質堅如鐵石上花斑剝尤爲僅見稱家上者瓦當有鬼氏家  
舍家當萬歲諸文蓋墓舍所施耳近有以詩家土立說謂是  
社屋之瓦不知冢大也土社也未嘗有以冢爲社者或以墟墓  
間物爲嫌則墓銘地前墓磚之類多矣何得於瓦而疑之東  
武劉燕庭方伯喜海所藏佐弋二字瓦海鹽張石匏明經開  
爲賦長歌并序云燕庭觀察於長安得是瓦篆文佐弋二  
字按史記秦本紀云內史肆佐弋竭注秦時少府有佐弋漢  
武帝改爲佽飛掌弋射者此瓦前人所未著錄屬賦此詩以

東記六

補秦漢瓦圖之闕阿房之宮劫灰飛土花繡錯餘璇題延年  
益壽制雖古奚若少府佐弋之所遺臣斯小篆施金石土型  
宛宛疇刻畫吾聞佽飛更名始漢武此瓦猶是藏秦土何爲  
前人未收拾嗜奇卻待劉原父同時并得秦詔版二世刻辭  
徵集古秦中昔號帝王州荒煙蔓草空人愁六經一劫况片  
瓦當年誰佐祖龍者不見秦時明月長娉婷鴻臺高鴻飛  
何冥冥余亦藏有佐弋殘瓦明經爲余從方伯處摹全文補  
刻于木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居室太初元  
年更名佽飛說文左右之左作左輔佐之佐作左其旁人字  
乃後來俗體增益今此瓦文正作佐豈秦漢時已有之歟

禮部韻略

刊禮部韻略後有紹定庚寅上巳重刊于藏書閣二行周  
嚴錫駁跋云此書邵僧彌家藏本上平聲缺首五頁上聲

韻第三十五第三十六頁去聲缺首頁入聲缺廿五頁下五

頁其餘殘缺字甚多餘於南城顧抱冲處借所得顧步巖家

藏汲古閣宋本六冊其韻略條例一冊邵本所缺借友王士

安照樣補錄於後并補書缺頁十三頁其缺字處不敢輒加

全補用別紙附錄于每冊之後緣毛本亦有殘闕後人乃用

曹棟亭木補完細核宋本微有不同處也其黑圈識者邵本

字未缺因文及之紅點識者毛本用曹本補全略為識別俾

後之覽是書者有可考訂幸不至如毛本用後來刻本妄加

全補焉吳門汪氏藏宋本五冊韻略條式為前冊每半葉十  
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冊二三不等後冊分五卷韻

東記六

字每行排五大字注文同前紹定重刊行書二行在五卷後  
條式至六十六葉前半葉止下缺葉千頃堂書目載宋高宗  
御書禮部韻寶六冊刊于湖州吳亮床明經云  
吾邑陳氏向有是書係行書今不知在何所

集韻

段懋堂大令玉裁手校集韻自跋云凡汲古閣所鈔書散在

人間者無不精善此書則精乎精者也書成于宋仁宗寶元

二年故太祖太宗真宗及太祖以上諱及其所謂聖祖諱皆

缺筆韻字下云知盈切上所稱說文祥也上所稱者猶言今

上之名也故空一格不言諱者嫌於名終則諱也韻字不缺

筆蓋影寫失之或云韻字本空白不書但注云知盈切上所

稱以別於他諱也自英宗以後諱皆不缺筆則知此所影者

的為仁宗時本但其板心每葉皆云某人重刊某人重開某

人重刊則亦非最初版矣丁度等此書兼綜條貫凡經史子

集小學方言音釋之存者采摭殆徧雖或稍有紙繆然以是

資博覽而通古音其有用最大自明時已無刻本亭林且以

不得見為憾康熙丙戌棟亭曹氏即刊之今年居蘇州朝山

墩從周君漪塘許借此本校曹本外錯每當快意似倩麻姑

蔡處爬也凡曹本缺處此本皆完善而曹所据本與此本時

有不同上聲十四韵此本以梁益謂履曰履六字綴于隨字

注曹本則無此六字而空白二寸弱蓋最初本當大書履字

注云梁益謂履曰履正在曹空白處耳余復以已所見正兩

本之誤書于曹本上方他日有刊此書者可以假道汲古閣

于晉斧季印章重重當時愛寶至矣百數十年而周君珍藏

東記六

可謂傳之其人周君學問淹雅又復能作荊州之借流布善

本於天地間以視世之屬鏘善本不與通人借讀者其度量

相去何如也乾隆五十九年六月金壇段玉裁跋每卷後皆

記宋木葉數行數又自記云凡照影宋本改者書於本字本

身旁側凡以意正者書於本行上下方亦有照宋改本仍恐

模糊而書上下方者皆唐氏今案曹本卷十後景祐元年一

葉上煩以下缺今別從傳校汲古閣本補錄如左

聖聰親賜裁定蓋見行廣韻韻略所載疎漏子注乖殊宜

弄乃留當收復闕一字兩出數文同見不詳本意迷惑後

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廣韻使知適從詔那戩與國子

監直講王洙同刊修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

知制誥李淑詳定又以都官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賈昌朝  
嘗纂羣經首辨奏同刊修至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  
宋本十九字為一行後有寶元慶曆刊板列  
符及後跋附左案後跋自書籍以下原缺  
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鐵版施行

校勘天書節度使兼京師太理評事國子監直學兼京師教授臣趙師民

校勘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子監直講兼蘇王宮伴護武騎尉臣孫錫

刊脩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史館檢討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臣王洙

刊脩宣德郎守尚書郎兼國子監直講起居法司言職院上騎尉賜緋袋臣宋祁

刊脩朝奉郎尚書郎兼國子監直講起居法司言職院上騎尉賜緋袋臣宋祁

刊脩朝奉郎尚書郎兼國子監直講起居法司言職院上騎尉賜緋袋臣宋祁

男食邑三百賜紫金魚袋臣鄭

東記六

詳定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右司中知制誥判秘閣兼判太常禮院使臣

國濟陽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臣丁度

慶曆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送國

子監施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輕車都尉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賈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學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學士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行工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學士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行工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學士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行工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學士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行工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學士

右海鹽法喜寺井甃其文曰己巳年四月初二日虎墜西保

民康一郎捨井甃五百片入法喜寺永充奏井實記也

聖七年四月二日內民字僅存上戶奏字當即發同音相借

千寶曰以輒壘井曰發此其義也釋六舟云此輒與山

陰古墓中所出晉太康五年楊紹買地券及臨海淨土寺二

十八宿井中所出永和間宋柳子輒同為土壘時未經火以

釘割就故筆筆邊累凸起一線達受謂虎下是墩字保下是

上字抑或口字喜字之末筆似有心字其文首行紀其干支

月日末行復紀元號月日此古人偶爾游戲亦不礙其重文

也桐城吳康甫貳尹嘗得一甃同此仁宗紀元文曰天

聖八年庚午歲其年雨水調云

十言字遲二三分不等筆劃校細邊無凸線以上四甃俱

時為之再接再輒有水旱之別旱古土花微黃獨水古黑如煙

煤初出水時援手盡黑會親試之故為拈出

高麗鐘銘

劉燕庭方伯海東金石存考載奉德寺鐘銘

歲次辛亥十二月鑄翰林郎金弼奚撰金口口書在慶尚道

東記六

右海鹽法喜寺井甃其文曰己巳年四月初二日虎墜西保

民康一郎捨井甃五百片入法喜寺永充奏井實記也

聖七年四月二日內民字僅存上戶奏字當即發同音相借

千寶曰以輒壘井曰發此其義也釋六舟云此輒與山

陰古墓中所出晉太康五年楊紹買地券及臨海淨土寺二

十八宿井中所出永和間宋柳子輒同為土壘時未經火以

釘割就故筆筆邊累凸起一線達受謂虎下是墩字保下是

上字抑或口字喜字之末筆似有心字其文首行紀其干支

月日末行復紀元號月日此古人偶爾游戲亦不礙其重文

也桐城吳康甫貳尹嘗得一甃同此仁宗紀元文曰天

聖八年庚午歲其年雨水調云

十言字遲二三分不等筆劃校細邊無凸線以上四甃俱

時為之再接再輒有水旱之別旱古土花微黃獨水古黑如煙

煤初出水時援手盡黑會親試之故為拈出

高麗鐘銘

劉燕庭方伯海東金石存考載奉德寺鐘銘

慶州府又引高麗史地理志奉德寺新羅惠恭王鑄大鐘重銅一十二萬斤撞之聲聞百餘里云按此鐘拓本首行曰聖德大王神鐘之銘考東國史略聖德王名隆基後改名興光在位三十五年諡曰聖德唐書一百四十九卷興光本名興太宗同先天中則天改焉開元十六年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二十五年興光卒據唐書興光與太宗同名史略云名隆基則與元宗同名矣新唐書但言興光襲王開元中數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二十五年死似亦彼國之賢而有文者惠恭王則興光之孫也名乾運卒于建中四年史略稱其始立五廟一年六祭則奉德寺者其新羅國王金氏之祖廟歟拓本剝落不可盡識文中拾銅一十二萬云云

東記六

九

與麗史正合惟鑄造年月不見銘文或拓手所遺無從購全文而證之矣

彭孝介著述

道光辛丑謁朱蘭坡先生 於金閩寓館詢及海鹽彭孝介先生著述時方選購 國朝古文以孝介文不多見欲存其人余無以應也後得其全集凡為詩十六卷雜著一卷彭氏舊聞一卷拾遺一卷而文集缺焉案徐盛全彭孝介先生傳言先生集多至百卷文集若干卷外有史論流寇志亡臣表方士外紀國恩家乘錄彭氏舊聞錄著齋雜記歷代詩鈔五言妙境若齋四韻合編諸種惟詩餘余前已刻入叢書則其佚者不少矣

益齋亂稿

明高麗鄭麟趾撰高麗史一百三十九卷前有進高麗史箋及高麗世系後列修史官銜名如藝文館直提學春秋館記注記事及知承文院事等諸職亦足以考見彼國尚文之證其凡例言世家舊有李齊賢等贊今仿之按李齊賢著有益齋亂稿十卷拾遺一卷有李穡序柳成龍跋金鏡跋其十一世孫時發跋又李穡撰墓志銘一首齊賢與姚牧庵趙松雪諸公交際其集流入中國萬曆中有重刻本考東國故實者所不廢也案海東諸國紀朝鮮中叔舟著成于成化七年在人海山仙館叢書

名鼎

東記六

十

江陰孔昭孔云孫淵如先生曰赤環當為赤元赤節元表也張叔未先生曰甘是甘非私山是冊山是世首行六字下應是室字王在周穆王太室是鍾鼎中習見語余謂是相字上卽木字下卽目字也六畏字俱是俾字古字簡省只作卑篆文作象積古齋鍾鼎款識第於行末敢字釋作爲

周曾伯篆蓋

張石匏文云蓋文十一行行八言末行六言重文三言凡八十九言以周尺度之高四寸深二寸有半口縱一尺一寸弱橫一尺四寸弱足深一寸三分縱八寸橫一尺五分重八十八兩友人前上周小厓所藏云其先人購自關中按阮制府積古齋款識載一器與此同惟文考上多且字後文曾篆中

多白字錫作鑿七作才賜作組諸文及正為異履不二字此本較著不阮釋樂借為樂疑誤會阮云卽卽夏之後國爵為伯而春秋作子者意後王貶之開福案通志氏族略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郟襄六年莒滅之郟太子巫仕魯去邑為魯氏據此為仕魯之世所造器耳曰伯者卽士冠禮伯某甫意後文會蒙蒙上文省去白字德卽崑字蘇文說文崑古文旅簋作匱阮釋雷君簋云簋从匚古聲通作胡左傳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則當學之胡簋卽簋也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簋並列明為盛黍稷之器瑚為簋異名無疑此器制方正合周禮舍人注方曰簋之文博古圖載叔邦父簋形制亦同可互證也

東記六

鄭仁愷碑

金石萃編載唐鄭仁愷碑元和顧潤贊唐折思適齋集已辨其誤按陸貫夫紹曾續古刻叢鈔載此碑凡三十三行每行六十六字首行大唐故贈安州都督鄭府君碑陽文次行通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兼修國史上柱國口口縣開國子崔融撰書撰書末行大唐景中中缺亥朔廿八日甲寅建

書城偶編

從管兄芷洲假得吾邑陳誰園萊孝書城偶輯四冊中載書名大魁節用悉皆不求人陳云右書又名羣類總目又名字林通寶大成日本所刻後有正德癸巳三年鐫字樣按正德彼國年號其歲次戊辰也又載書名蔓金昔陳云萬曆中秣

陵魚弱侯茲集以元亨利貞分爲四卷起學術終假託爲目三十其自序以爲有感于碎而聚光以有若昔之黎園獻蔓金者也

錢同人釋鐘鼎銘識

嘉定錢同人侗竹汀先生猶子也竹汀先生輯宋遠金元四史朔間考未卒業同人增補成書嘉興李香泚明經富孫得其手稿刊于粵東今其板藏余家卽明經所贈也嘗見集古鐘鼎款識有同人釋文云案鼎字說文所無獨鼎字從鼎許君謂象析木以炊也商器中多有鼎字孫字宋人皆釋爲析劉原父云析子孫音猶貽厥孫謀之意余謂古人用此字當自有取義特其音失傳莫可引證釋爲析木則可若徑以當

東記六

析字殊未的也說文解片字云判木不得以片爲判明矣况韻會稱篆文析朱爲非與析木爲卅之例正同庸得以析字釋卅字乎近人多沿劉氏之誤余嘗獲商父乙觚有卅字孫字辨之云爾又云此器末一字是釐之別體釐與連卽禮記夏后氏四連之連鄭注周禮云故書釐爲連然則連釐本一字韓勅碑胡釐器用尙用釐字此古義之僅存者族兄十蘭別駕嘗得壺鼎中有釐字與此同體著于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謂釐與釐同通用題曰壺釐實則釐卽禮器之名無煩通證也又云文中蜀字與胡通長十一年左傳胡簋之事杜注云胡簋禮器名夏曰胡賈遠服虔注並同古器如尊彝敦鼎之類款識多無定稱卽胡簋等器亦不可泥他器中



有韻字或釋作篋張仲篋篋字亦釋作篋然其字从夫與甫聲本同此字从古似釋為胡較勝也

再續名醫類案

同里沈馨堂廣文德乎著有馨堂吟稿二卷其詩宗法香山和易近情如其為人家世善醫至廣文其術益精寒暑皆旦隨時而赴不以貧富易視鄉人其稱為長者有庸工好以峻劑予人廣文曰終恐誤人已而果然獨于同里張瑤每許可焉嘗輯存再續名醫類案若干卷蓋踵魏玉橫之書也

漁洋山人佚詩

漁洋山人手稿一册自署乙亥文稿凡文十二篇詩七首有題梓花圖二絕句為高江村宮詹賦云文梓青牛事已遐瀛

東記六

山重見滿林花九成絳雪人間少須問仙人蔡少霞天半一作

一片自塗改朱霞照赤城輕原生一作納寫貌原得可憐生一從收入

吳都賦不仲君遷在擅名又題趙天羽給事寫真二首云乘

願蕭然現宰官三條椽下舊安單青城歸後惟琴鶴添得清

風竹萬竿何人寫出賃簪谷位置天然巖石中解識虎頭金

粟影此君風味略相同又送馬生歸金陵云隨身鉢袋與軍

持懶負年年白社期君到獻花巖畔去為予一謝嬾融師五

詩檢蠶尾集皆不載

丁隱君佚詩

余收得樊榭山房詩集為萬近蓮福藏本有丁敬身隱君手書詩蹟卷五游龍興寺詩其肩上有云甲申臘月寺為鄰

二十一冊

火所燒寸椽不留獨胡季良所書隨羅尼經幢巍然無恙城中易黑灰此獨未摧拉竟成詩識為憮然者久之敬身七十

一歲記于萬秀才近蓬藏本時乙酉閏二月二日也此幢子

曾作長歌稿已失去去臘龍興寺被災後于過之市井凋殘

寺已盡燬維此幢無恙歎佛力之彌堅喜古緣之不損因賦

一律記之一火俄教掃百椽地中三日尙浮煙樹空真欺人

災烈幢在方知佛力堅俗駕何曾諸擊掃蘇州石鼓詩既

貞材柱自極雕鏤幾時客有如歐者下馬能來此布瓊又卷

六明鄭貴妃書泥金普門品經同丁敬身作詩其肩上有云

子稿已燬去見此尙可記也因附錄之敬身記此似楊家妹

子書顏挑柳超更憐渠米公云顏柳以挑超名家貴妃蒙將

所書是學顏書顏勝可玩

東記六

白馬馱經力已到紅羊換劫餘敲冰親紙帝青光蘸水皴毫

苦末黃苦末梵語泥金也見翻譯名義想見莊嚴書竟處開函猶拂內家香

月墮雲飛不可攀琳瑯金薤見來難祝釐有願纏綿在遺事

分明似阿環了無印跋流傳久銅匣香厨味幾家綺語莫教

增障習好同天女散來花宋張端義貴耳集真定大應寺藏

可觀佛龕上有一塗金匣藏心經一幅字尤婉麗後題云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三郎書敬叟附記七

十一歲案此數詩祝林詩集皆不載

蘇平仲集

明蘇平仲文集十六卷前有劉誠意宋景濂方正學三序正統壬戌刊本黎詩跋云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若干篇前蒙陰縣簿林與直編類分為一十六卷鏤版郡庠歷年既

久朽失過半印行于世者亦泯沒無存嗚呼惜哉正統庚申子授官括郡公暇訪求先輩遺文故老首以先生是集舉當欲求一觀竟不可得後因公事抵溫郡謝少保黃先生先生以平仲文集見示予讀之竟日手不忍釋惜乎集中字義多昏翳訛謬有不可讀處許求假而歸公暇躬自磨錄校正繕寫成書命工重書諸梓以永其傳與同志者共覽焉正統壬戌八月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余所藏本有宋蔚如賓王考藏印并自記云蘇先生集爲有明文集之最板刊正統七年迄今已二百七十六年矣世鮮其全間有藏者亦多板印模棱此從天藻堂錢柱西氏藏本錢方蔚兄手鈔誠善本也識者鑒之乾隆二年閏九月宋賓王記

東記六

青華閣帖

嘉定錢既勤東垣青華閣帖考異自序曰青華閣帖三卷紹興十七年先後摹勒上石不見於賞鑒家著錄是公是私莫由詳定以卷末題摹勒年月後有御書之寶印推之標題題記當是光堯手書其爲官帖可知高廟精于八法鈞勒之善遠出清化上紹興中本有國子監帖以清化舊帖翻刻于板今亦不可多得然監帖以舊翻鑄此從真蹟摹勒監帖刻于東木此刊于元石監帖假手臣工此造於大內以理推之知國子監帖之必不如青華閣也米帖鈔有釋文陳與義閣帖釋文施宿大觀帖總釋姜夔釋帖平皆自爲一書惟劉次莊臨江帖于每卷後除去篆書清化三年云云綴以釋文此

帖于每帖後即緊附釋文與戲魚例雖不同同爲拗格耳然與諸家所釋間有異同予因作考異三卷以備臨池家句之助非敢云著作也嘉慶丁巳仲春錢東垣記案趙晉齋云此帖本刻不知所本疑明人以二王帖集出偽作也

黃鶴注杜詩

得樹樓雜鈔云黃希字夢得號師心撫州宜黃人宋乾道中進士官承新令嘗作春風堂于縣治楊誠齋爲之記有補注杜詩披剔隱微皆前人所未發子鶴續成之鶴字叔似所著有北窗寓言集西江人物志所載甚明世人但知黃鶴注杜不知其積成父書也特表出之案余所藏宋刊殘本杜詩補注題曰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臨川黃希夢得補

東記六

注臨川黃鶴叔似補注又元刊本題曰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益信宋本之可貴矣宋刊本後有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關失典掌者不許收受印記考元史仁宗紀曰皇慶二年六月建崇文閣于國子監則此本當是元代官書也

章簡甫劉雨若

章簡甫名文章藻之父也所摹帖有華氏真賞齋帖陸氏懷素自敘帖孫氏太清樓石軍十七帖見王弇州章叟墓誌劉雨若名光暘所摹帖有翰香館帖五卷許氏鼎閣帖五卷王孝儀雪庵米帖井底十七帖唐太宗屏風帖馮氏快雪堂帖見明夏愚存寶金石目又戲鴻堂懋罔齋二帖鈞填者爲王



鴻臚鳳巖 宏憲 王又琴秘閣本歐陽率更離騷經後歸涿州  
馮相國亦夏說也 夏又云鞏都尉承固與余善爲金石文字之友

漢尙方鏡范

張叔未文云此漢尙方鏡之母嘉慶壬戌秦中人攜至都下  
贈安邑米芝山學博葆清余借趙潤甫孝廉觀於其寓質係  
白沙上下闕處蓋銻冶時所以進銅也案銻造之物皆有模  
范今所傳古泉范蓋用此以合土再用土以治泉名曰泉母  
實是泉祖此土合實鏡所從出真鏡之母也獨是搏土聚沙  
勢難堅久千年歷劫不壞能與金石同壽是又足珍矣余  
是年留京師于謙士趙奉常處見衛字瓦母亦白沙土質是  
以土型土又從來收羅古瓦家所未著錄者地不愛寶日出

東記六

日奇神遊目想得重企古緣 趙奉常名秉冲 孝廉名秉浩

金寶牌

宋彭 乘 墨客揮犀十卷 四庫已著錄其續墨客揮犀十卷  
則儀徵阮文達公經進也世少傳本古今說海中刻者不及  
其半余所見張月霄 金吾 藏本後歸馬二棧 嶺南 有葉石君珍  
藏印有云上令上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  
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徐悉埋玉清昭  
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  
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案明武宗鷹牌豹牌俱見于近時  
金石家著錄此牌惜不傳于世未能知其文字也

春秋比事

春秋比事二十卷宋沈 亮 撰經義考著佚止錄陳 亮 一序今  
案元刊本後有二跋云頃得劉氏家本特表而出之且鑿正  
三十六字乙者十有三減者六注者十有七去嘉定辛未盧

陵譚卿月浚明謹書于右至元戊寅冬十有一月朔中奉大  
天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圖魯公等禮成廟學乃登崇文  
閣編陶典籍得春秋比事一部敘沈文伯先生之所作也觀  
其引事連類天理人欲剖析明甚可謂得聖人誅心之法惜  
乎寫本不能廣及於是命校官計學虞之餘錢梓以壽其傳  
然微憲府官僚志同道合深識遠慮焉能仰聖賢大經大法  
流布于天下耶是不可不書也顯仁承乏郡教不揆愚鄙輒  
爲短引以識共題名歲月云已卯春正月望日中興路儒學

東記六

教授王顯仁謹書案經義考引都 穆 說曰嘉定辛未廬陵譚  
卿月序則以爲著于莆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譚親見劉氏家  
本故云今譚跋具在並不言劉 朔 所著但云頃得劉氏家本  
則著其所藏之自非指著書之人明矣豈譚別有序而失之  
耶至沈文伯之字王跋中明稱之何以經義考又引吳 師道  
陳 振孫 之說反以陳 亮 爲誤也然竹翁固未見是書者今此  
本首題曰沈先生春秋比事末有圖魯等九人列銜惟陳 亮  
序缺半葉余亟鈔藏其副與呂東萊左傳類編同珍爲秘籍  
云

論硯

仁和錢嶼沙方伯 琦 著有澄碧齋硯譜所列八十餘品中鄭

夾深陸放翁二研則瓊材巨寶也其論硯諸說如青花云青  
花隱現微露端倪中浮芷藻活碧瑩然試以松煙若釜鏘  
嫩紫云眼光露碧花影浮青如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  
光油然而幽與墨相融如水入乳水坑云晴際生煙雨前出  
澗竟體澄瑩冰壺一片是清氣凝結而成水碧金膏對此都  
慙形礪火捺云紫氣迴礪聚而為輪花如鼠迹雜逐紋如朱  
螺轉旋此雲水之靈機偶然凝聚非綴玉緝璣尋常烜耀也  
蕉葉白云色白花青光潤整澈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可以想  
其高致已上諸說與近時嘉應吳蘭修所著硯史大略相同  
戴醇士閣學語余云研史所采寶研堂研辨諸說其論最  
精品第端石者不可不知也又王崔舟郡守云昔與石華論

東記六

玫瑰紫青花一縷臙脂環繞者仍是點滴青花之佳者玫瑰  
紫實質青花紫紫花浮於青上如瓊子錦者方是曾與石華  
辨明彼時書已刻成未經更正石華已歸道山矣又云玫瑰  
紫青花惟水歸洞有之甚難得在諸青花之上

藏書印記

藏書家印記或鈐名印或署齋號惟汲古閣毛氏於宋元刊  
本之精者則以宋本元本橢圓式印別之又以甲字印鈐於  
首子晉斧季諸名印篆文俱極精美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  
則有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  
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一印  
千頃堂藏書則有晉江黃氏父子藏書一印尤為藝林佳話

若諸家之示人以愛護之法戒子孫以保守之道其叮嚀之  
意尤善之至善者也所見如鬻及借人爲不孝一印轉相仿  
效者甚多有一印云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書終身  
如新今人讀書恆隨手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佳書難得  
易失稍一殘缺修補無從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爲憤慨如  
對殘廢之人數年來蒐羅備卷帙斬然所以遺吾子孫者  
至厚也後人觀之宜加珍護即借吾書者亦望諒愚意也遺  
經堂主人記又有一印云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  
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頽其家聲  
不如禽犢若歸他姓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甯舍此二印  
未辨誰氏之記青浦王述庵司寇有一印云二萬卷書可貴

東記六

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動願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  
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大  
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庵傳誠吾邑陳簡莊孝廉亦有一印  
云得此書費辛若後之人其鑒我又刻仲魚圖象鈐于上同  
時黃蕘圃主政有百宋一廬之號吳兔牀明經以千元十架  
相敵故老風流猶令聞者眉飛色舞惜司寇孝廉兩家遺籍  
轉瞬散佚不若三百年來之一閱尙巍然于甬上也  
王介州藏書每以貞元二字印鈐之  
之又別以伯雅仲雅季雅三印  
十種蘭亭  
大德問錢唐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具異趣同時錢塘  
林松泉以製墨名于時見六藝之一錄

二十一冊七

42A

詩宗集韻

十二先生詩宗集韻二十卷元絳人裴良甫編十二先生者杜工部李青蓮高逵夫韓吏部柳柳州孟東野歐陽文忠蘇文忠王荆公曾南豐黃山谷陳無已

吳下塚墓遺文

此書前有吳文定寬序都太僕穆序續集有葉恭煥序云東吳文獻之邦遠而漢唐不能悉矣宋元以來耆德宿望名公鉅卿可計而數也而銘誌或埋沒而無傳碑刻或斷裂而未顯後生者何所稽法哉予病淹之餘偶閱平橋漫錄多載遺志及得錢叔寶氏冢墓遺文讀之及南塚都君所輯蒐錄幾備然未免限于不得見者之缺也於是稍為錄出續其未備

東記六

都君以後者亦用補入所以遵先祖日記云聊以備參考云耳隆慶庚午夏六月立秋日恭煥敬識案恭煥文莊五世孫也

勿軒集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明成化二年熊斌刊本黃蕘副主事書其後云勿軒先生文集舊藏有鈔本藍格者出淡生堂甚古雅近從得門書肆于架上獲此疊經汲古閣毛氏孝慈堂王氏收藏雖明刻實希有也攜歸與鈔本勘對彼脫誤多矣書之明刻而可寶者此爾嘉慶己巳七月十有一日復翁丕烈

借書錄序

明危學士素文集有借書錄序云余家唐宋時徙臨川先世

多藏書國初罹兵燬無存者其存者不多以故物記方藉此

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長出從師友稍知自厲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未成輒為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問遺嫗族應接賓友其贏悉以市書妻子數告空乏而書不可以不備也若此者幾廿年然攬拾纖細書亦不能多致獨賴藏書之家多素之親友雅知其嗜好之顯肯以書假借或久留而不怨或數請而弗拒故於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雪之象於人也聖賢仙佛文武忠烈戰伐攻取賊亂奸詭之迹於地也山川郡國城郭冢墓草木昆蟲之物靡所不載反之於身則性命道德昭焉施之於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於法書碑刻稗官小說方技之微術數之末亦莫有所遺願素之

東記六

樸愚固陋其窺萬一於其間者皆諸君子借之以書素得而讀之之力也向微諸君子吾幾不得古人著書之意矣而諸君子惠利於素何其厚哉故載其所借書目併附其家世名字出處為借書目以示子孫余惟往迹幼時舅父馬兩如公名賜以全唐文其後嘉興李香子明經高孫語以當鈔文淵閣經史諸種嗣從同邑吳鑑鄉茂才之清假拜經樓藏本以資校勘而徽州程木庵翰目洪博因六舟上人貽以式古堂書畫彙攷尤難得也典藉因緣歷歷可念讀此文知古人用意之厚

東湖叢記卷六終

生沐表叔早歲孤露稟承慈教購書之費太夫人每出所

蓄查之頃出示東湖叢記六卷陶讀而善之繼憊付梓曰  
宋劉昌詩有云非敢以傳世也亦願聞其誤焉爾今茲刻  
亦此意云表侄潘喜陶識

東記六

五

南  
江  
札  
記

10

11

12

13

南江邵氏遺書序

餘姚翰林學士邵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邃精之學經學史學並冠一時久爲海內共推無俟元之縷述矣乾隆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講學者有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暨二雲先生元咸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而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強記于宋明以來史事最詳學者唯知先生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于經則覃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二十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遠勝邢書可以立於學官在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緝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

札記序

會著余天重采

手先生又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謬欲刪傳若干增傳若干顧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于官所著書惟爾雅正義先已彙行今令子秉華等復彙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尙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考異大臣謚跡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彙將次第彙之以貽學者元既心折于先生之學行又喜獲交于令子秉華能輯先生之書俾元受而讀之得聞先生未罄之緒論也謹記數言以誌同學者嘉慶九年夏四月揚州阮元序

餘姚邵晉涵

春秋左氏傳

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汲古閣本戊申誤作庚戌  
阻兵而安忍 文選注引左傳阻兵而安忍杜註阻恃也

六年商書曰惡之易也 今盤庚無此句莊十五年傳引書

亦有此四字

八年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 陸彛曰當作諸侯以字為

氏因以為族鄭駁異義引傳文若此

札記十

會稽徐氏重栞

十一年為邗 周大夫有為國蓋食邑於邗也玉篇野王縣

西有邗城後漢書野王縣有邗城水經注邗水出太行之

阜南流逕邗城西故邗國也

經 後漢書郡國志密有陘山括地志陘山在鄭州新鄭縣

西南三十里

桓五年周公黑肩 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

據賈注則莊王以周邑封其支庶公旦之後不得世封矣

杜注作周桓公較賈注為長

六年是以聖王先成名而後致力於神 詩大雅旱麓正義

思齊正義兩引傳文並作先成於民

謂民力之普存也 我將篇正義引傳文謂其民力之普  
存也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文選顏延年山水詩註引傳

文作於是人和而後神降之福

周人以諱事神 淮南子高誘注云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

也陸氏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孔疏云終將諱之謂

死後乃諱之當從高註

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地理志瑯琊折泉縣

有折泉水水經注折泉水出縣北松山東南入濰

蒲騷 通典應城縣有古蒲騷城

札記一

會稽徐氏重栞

十七年夏五月 沈廷芳曰序疏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

年十二月無冬又禮記中庸疏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

夏此有夏字當是後人妄增耳陳樹華曰石經及清化本

無夏字公羊同

莊八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史記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

林人嘗有怨於無知及其往游雍林襲殺無知索隱曰木

亦作雍廩是雍林乃地名也杜注雍廩齊大夫與史異

九年生質 史記作笙瀆索隱曰賈逵云魯地句質

堂阜 史記索隱引賈逵曰堂阜魯北境

十二年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預曰



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今本杜注無中有湯冢四字

疑闕文也書帝告釐沃篇正義引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

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水經注引杜預云

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皆與今本不同

十四年使謂原繁曰 史記作而讓其伯父原無繁字

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 水經注引服虔曰能投千鈞之

重過門之上也據此則劉光伯規過以蓋爲車蓋者其說

可從孔疏駁之非也列子亦有投蓋語

閔元年天若祚太子 祚當作胙

今名之大 史記晉世家作今命之大

札記一 會稽徐氏重乘

其必有眾 風俗通義引作以是有眾不亦宜乎

杜注有眾象 史記正義引註作眾多之象

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水經注引作渭隊服虔曰隊渭

汭也則服本作隊

衛懿公好鶴 太平寰宇記故鶴城在長垣縣南十七里

立戴公以廬于曹 鄭箋引傳作以廬于漕

以戌曹 詩疏引傳作戌曹

衣之龍服 漢五行志作衣曰龍服

虓涼 說文引傳作虓涼

受賑於社 大明錄正義引傳作受賑於社

大帛之冠 雜記鄭註引傳作大白之冠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訃北 今本作曹伯據正義則

左氏與公羊穀梁同作曹師又莊三年經公次於滑襄二

十年傳次於雍榆正義兩引此文皆作曹師是今本作伯

者訛 石經亦 訛說文作岳

齊人以歸 石經作齊人以尸歸係後人增入

公敗邾師于偃 註偃邾地汲古門小脫四字

莒挈 今本挈作拏釋文及岳本俱作拏傳同

三年徐人取舒 玉篇舒作郟

未之絕也 石經及潛化本俱作未之絕也岳本誤作未絕

札記十 會稽徐氏重乘

之也明人諸刻本皆承其誤

四年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史記索隱云舊說穆陵在

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

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疆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

所至之域也隋書地理志北海郡臨胸有穆陵山今在青

州府臨胸縣東一百五里大峴山上有穆陵關太平寰宇

記無棣卽棣州無棣縣元有兩無棣縣一屬河間路之滄

州一屬濟南路之棣州明改河間之無棣爲慶雲屬滄州

改濟南之無棣爲海豐屬武定州今海豐滄州竟皆有無

棣溝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其無以縮酒 說文云禮祭東茅加

于裸圭而灌鬯酒是謂酉酒象神飲之也春秋傳曰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其無以酉酒晉書地理志零陵郡泉陵

縣有香茅云古貢之縮酒

昭王南征而不復 高誘呂氏春秋註引傳作沒而不復

敢不其給 高誘呂氏春秋註引傳作敢不其乎

方城以爲城 史記索隱云案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

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爲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憑

據

漢水以爲池 釋文作漢以爲池文選注引作漢水以爲池

札記一

五 會稽徐氏重聚

與今本同

雖版無所用之 商頌正義引傳作雖君之眾無所用之

一薰一蕕 內則鄭註引傳作一薰一腐

公田 檀弓正義引作公獵

犬斃 說文引傳作犬斃

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 玉篇引傳作輔車相依

晉不更舉矣 文選注引作不再舉矣

丙之辰 漢書律歷志引作丙子之辰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引作均服

號公其奔 漢書五行志奔作號

丙子旦 漢書五行志引傳丙子上多十月朔三字

必是時也 漢書五行志引作必此時也

及其大夫非伯 史記晉世家及其大夫非伯百里奚正義

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非伯宛人也梁劉峻世說新語

注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非伯

六年杜注故蔡侯將許君歸楚 從澆化木增侯字

七年心則不競 風俗通義引傳作心苟不競

若君去之以爲成 石經及澆化木俱作君若

九年不務德 水經注引作不務修德

其在亂乎 水經注引作其有亂乎

札記一

六

會稽徐氏重聚

杜注言其幼賤 文選注引杜注作幼稚

十年子弑二君 文選注引作子弑二公

君其圖之 陳樹華曰足利本失刑乏祀君其圖之下有乏

祀爲無主祭也七字注今本皆脫

杜注將因巫而見 史記正義引注而作以

傲于韓 論衡引作斃之於韓

呂甥 史記作呂省

十一年受玉情 說文引作執玉備省作情

十二年楚人滅黃 史記楚世家作滅英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管晏列傳云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

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世世譜同

十四年沙鹿崩 今大名府東四十五里有沙麓山又府東三十里有沙鹿城亦謂之陷城

杜注猶無皮而施毛也 澠化本有也字

十五年侯車敗 吳師道曰此秦伯車敗也蓋筮既吉而今

車敗懼不祥故詰之徒父復告之云云按文勢涉河侯車

敗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下始接晉君云云非指晉侯

札記一

七

會稽徐氏重槩

車敗明矣杜蓋因侯字指為晉侯誤

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注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

惠公其象未聞 吳師道曰晉惠公烝於賈君故喻之如

此詩刺齊襄亦云雄狐

晉戎馬還瀘而止注還便旋也 吳師道曰注以還字句愚

恐作一句讀言還轉于瀘而止也以還為旋改字而義又

迂曲

反首拔舍 詩載馳正義引作反首拔舍孔穎達謂麥與跋

通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周禮太祝疏禮記郊特牲疏引作君

戴皇天而履后土

曰上天降災 至唯君裁之 按孔氏正義本無曰上天降災

四十二字陸氏釋文有之刻註疏者從釋文補入正義又

誤以陸氏釋文為杜注也

亦無盜也 說文盜从血亾聲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盜也

敗于宗正 釋名宗正邑中所宗也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 通典宋城縣春秋隕石五見存太平

寰宇記宋城縣北宋國都有隕石水有時竭澗五石存

焉有潭即原所墜處說文碩落也春秋傳曰碩石於宋五

杜註鷓水鳥 文選注引杜註云鷓水鳥說文鷓鳥也春秋

札記一

木

會稽徐氏重槩

傳曰六駝退飛

吉凶焉在 漢書五行志引作吉凶何在

非吉凶所生也 漢書五行志引作非吉凶之所生也

齊徵諸侯而戊周 石經侯下無而字

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寵 文選註引傳作齊侯好內多寵漢

書五行志注同今本多字下衍內字蓋因下文因內寵而

誤增也杜氏釋內寵在下文則多字下無內字明矣

十八年而從師于普嬰 岳本從作後

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 石經作宋襄公乃改刻

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 風俗通義引作祭以為人也

民人神之主也

退修教而復伐之 釋文以復字為衍諸刻本皆有之詩皇

矣正義及文選註皆引作復伐之

二十一年務穡勸分 論衡明雩篇引作務耆

寶司太皞 皞从日月之日不从白

二十二年蠶蠶有毒 說文蠶作董或作蠶

而况國乎 文選注引傳無而字

天之棄商久矣 後漢書注引傳弃作廢

隘而不列 文選注引傳作隘而不成列

入饗於鄭 清化本饗作享

札記一

九 會稽徐氏重萊

饗畢 石經饗作享

二十三年齊桓公妻之 蓋以正室之禮待之矣姜氏有違

謀故列女傳稱晉文公迎之以歸為夫人

而誅無禮 周禮司儀疏引傳文作而誅無禮者

何以報我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傳作則何以報我

以與君周旋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作周還

廣而儉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作廉而儉

公子賦河水 韋昭國語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而誤也其

說近是蓋公子以父母之邦莫肯念亂而思歸也

二十四年臣之罪甚多矣 水經注引作臣之罪多矣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檀弓疏引作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

投其璧于河 韓非于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

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

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

寡人反國 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

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

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歟

矣臣尚自惡也而况于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

社者撻掘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

札記一

十 會稽徐氏重萊

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以田渭濱 韓非子作惠賣

而使管仲相 幽通賦注引傳作相之

王城 史記索隱引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

武鄉城也今本闕

天實置之 史記置作開

下義其罪 史記義作冒

不食其食 史記作不食其祿

王使伯服 鄭世家作伯犒

以蕃屏周 文選注引傳作以藩屏周室

廊 潛夫論作成

郇 漢書地理志作枸

茅昨 潛夫論作茆昨

及坎欲 郡國志作坎瑁水經注引傳仍作坎欲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語不可解五年會于首止正義引

此作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蓋弟係氏之訛澇化本無

字

石甲父 廣韻作甲石甫

二十五年按以赴外 詩衡門正義引傳作持以赴外

始起南陽 岳本起作啓

札記一

士 會稽徐氏重萊

軍吏 呂覽爲欲篇作師吏

得原失信 呂覽爲欲篇作得原失寶

餒而弗食 後漢書註引作不食

二十六年楚人滅夔 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太

康地志曰歸鄉古夔子國

小人恐矣 文選注引作小人則恐

室如縣馨 文王世子正義引傳文及杜注云馨盡也今本

注闕

用不敢保聚 石經旁注用字下有是字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 釋文作責禮也

二十八年謂楚人曰 石經及澇化本謂楚人下無曰字

鄉役之三月 說文引傳作鄉役之三月

命晉侯伯 岳本伯作宥

策命晉侯爲侯伯 案以策命晉侯周官內史所謂以策命

之也東遷後周禮未墜此亦其證

玃弓矢干 章昭國語註後漢書袁紹傳注引傳作玃弓十

玃矢干石經玃弓下旁增十字

及而玄孫 岳本作而監本誤作其

聞君至 岳本作君北監本作公誤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解

札記一

主 會稽徐氏重萊

六畜之語

三十年然鄭亡 石經作雖然鄭亡係乾符修改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石經作不闕秦焉取之若字將字係

旁增澇化本無若字將字與石經同

三十二年孟子 石經初刻作孟兮釋文云本或作孟兮

三十二年無禮則脫 喪服小記鄭註引傳脫作說

將西士于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

遺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

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

與焉唯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東邊侯暗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

彼實構吾二君 石經岳本構作構

詩曰采葑采菲 澆化本作詩云

烝嘗禘于廟杜注新主既立特祀于寢 岳本無立字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石經錫作賜澆化本岳本

與石經同

二年周志有之 杜注周志周書也即今逸周書大匡解也

札記一

會稽徐氏重萊

正義乃云明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誤矣

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 石經穆下無公字

隊而死也 石經作墜

楚人滅江杜注滅例在文十五年 澆化本無文字

諸侯敵王所愾 說文鏗怒戰也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鏗

級弓矢千 石經矢字上旁增十字級字

五年德之不建 水經注引傳建作逮

六年季孫行父如陳杜注行父季孫友子 岳本監本無孫

字

辟刑獄 岳本作獄刑

道之以禮則 石經作道之禮則

十一年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石經及澆化本俱作叔

彭生無仲字與公穀合漢書五行志水經注引傳俱無仲

字筐岳本作匡

錫穴 岳本作錫

彰斑 岳本作班

十四年虜戡黎 石經及岳本黎作黎十六年傳毛本亦作

黎

十五年經濟人侵我西鄙 岳本有秋字

經十有六年 石經脫春字後旁增

札記一

會稽徐氏重萊

因子揚窳 石經岳本作窳

乃助之施 岳本作乃毛本誤作夫人

王姬使帥甸 檀弓疏引傳帥甸作甸師

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 釋文作命于楚

厚斂以雕牆 石經及岳本作彫牆

胸熊蹯不熟 岳本作不孰

以視於朝 石經及岳本作以示於朝

乃宦卿之適子 澆化本岳本適下無子字

四年汰輜 岳本作汰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朱梁補刻石經作楚人謂乳為穀

謂虎爲於菟

十二年楚君討鄭 石經作君毛本誤作軍

屈蕩尸之 石經岳本俱作尸漢書王嘉傳師古注引左氏

傳屈蕩尸之今永懷堂本亦作尸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 鄭世家作霍人解揚字子虎晉世家

作揚

使華元夜入楚師 杜注兵法云云見孫子用間篇疏未詳

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 周禮大司馬正義引左傳作自

內虐其君曰弑又云自內虐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

蒲是也今木脫內字石經有內字

札記一

成二年盡東其畝注使壘畝東西行 觀下文注云晉之伐

齊循壘東行易則西字似衍檢史記集解引齊世家引服

虔注云欲令齊隴畝東行則服注無西字

十五年伯州犂奔楚 潛夫論作伯州黎

襄十年會吳于柎注柎楚地 晉楚方爭不得會諸侯於楚

地昭六年注云柎鄭地疑楚字係傳寫之訛水經注引京

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柎水溝去偃陽八十

里蓋當時因會於柎而荀偃士句知偃陽之可取故下云

遂滅偃陽

十三年小人農力 石經農作展

十四年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文選駱白馬賦注引傳文

無其字引杜注肆恣也

二十四年皆踞轉而鼓琴 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曰軫

轉也太元經軫轉其道馮衍賦紆軫而多艱是軫通作轉

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杜以轉爲衣裝未

詳所出

二十六年殺子叔及太子角疏云剽無諠故稱族 案子叔

即蕩公也何得云無諠左傳上文屢稱子叔此仍其故稱

耳

二十九年夫子之在此也 文選謝瞻戲馬臺詩注引杜注

札記一

云夫子孫文子也今闕

政將在家杜注故政在家 史記正義引作故政在三家也

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杜注延州來季札邑 水經注淮水

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

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公自新蔡遷

於州來謂之下蔡也與疏並食二邑異

昭五年鄭伯勞諸圍 風俗傳云舊陳地苦楚之難修干戈

於境以虞其患故曰圍實字志雍正縣

七年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伯有爲子良之孫雖身無

義而死猶不當絕其後人故立良止者正也然恐人惑於

鬼神之事並立 公孫洩而亦以寬子孔之罪所謂反之也  
媚者順也如媚於天子之媚

孟繫之足不長弱行 本或作能行孔疏以良字斷句言孟  
繫之足雖不長而尙能行故在可立不可立之問及孔成  
子以周易筮乃用建侯之義而立靈公

十一年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振奮也學游水者先沒於水  
下而後奮出水上如其力盡須人援手以拯之使其無拯  
則力盡而斃矣此以游水喻也疏謂振亦救也未詳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 宿於蓮氏結上事也生懿  
子及敬叔傳終言之杜注謂似雙生恐非確義

札記十

七 會稽徐氏重乘

川隱太子於岡山疏云岡山闕不知其處 輿地廣記荊州

松滋縣有九岡山郢都之望也

十三年棄疾使周走而呼 史記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  
呼

十四年平王之會 吳師道曰平王之會至猶義也夫當是  
傳者申言之殺親益榮必非夫子語以子產古之遺愛也  
語例之恐止一句爲是

十六年不亦銳乎杜注銳細小也正義曰銳是鋒芒不得爲  
折 此疏上下當有闕文蓋舊說必有銳訓折者故孔氏  
駁之

十八年祈於四鄰 或以爲後世紀城隍所自始

二十年經曹公孫會自鄴出奔宋 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

北有大饗城故老言古曹之鄰邑也大饗或作大鄉

丙辰衛侯在平壽 下文有丁巳晦疏云丙辰丁巳乃是類

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是劉光伯以爲日

誤者是也疏既引劉說復欲強中杜義殊費周折案丙辰

或是丙午之訛

齊侯田于沛 通鑑音注引水經注土地名云今臨淄有沛

水西北入沛即班志所謂如水

守道不如守官 吳師道曰官不外道豈有舍道而能守官

札記十一

求 會稽徐氏重乘

耶孟子所引無之決非夫子語也杜注君招當往道之常  
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其說似美而非君招當往非制非  
物不往豈非道乎

古之遺愛也 吳師道曰見愛注非愛者惠愛之愛卽所謂

惠人也猶言叔向古之遺直也前注叔向之直有古人之

遺風此注亦當從之

二十一年與華氏戰于赭丘 後漢書郡國志陳國長平縣

有赭邱城

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本或作沈于

河史記正義引傳文作沈于河漢書五行志王子鼂目成



周之寶圭湛於河

杜注圭自出水 史記正義引作圭自水出也

二十五年吾聞文武之世 史記營世家作文成之世漢五

行志同裴駙集解引賈逵曰魯文公成公

二十六年使女寬守關塞 關塞多訛作關塞水經注兩山

相對望之若關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關矣春秋之

關塞也

次於隄上 疑卽漢書所謂金隄也自曲防之禁久廢河因

早有隄矣不始於戰國也

定四年殷民六族 周禮司約疏引傳文及注云殷民祿父

札記一

九 會稽徐氏重萊

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今本無之蓋周禮疏所引者非杜

注

取於相土之東都 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至周猶存其

東都之舊稱則其聲靈遠矣

八年又戰于棘下 鄭志所謂先師棘下生蓋居於此

殺梁傳

隱六年宋人取長葛久之也 白虎通義曰古者師出不踰

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

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八年夏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 白虎通義崩薨篇曰春秋

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隣國何  
緣隣國欲有禮也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魯世家隱八年與鄭易天子之

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裴注引殺梁此傳集解又

引廉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二年取郟大鼎于宋 魯世家桓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

廟君子譏之集解引殺梁傳

四年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左傳隱五年正義引白

虎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其宗廟

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

札記一

三 會稽徐氏重萊

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以蒐索肥者

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

田除害也

十四年御廩災 劉向曰御廩夫人入妾所春米之臧以奉

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

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

殺桓公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劉向曰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

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

葬

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白虎通義巡狩篇曰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闕天道小備五歲再闕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

閔二年狄入衛 劉向新序 卷八 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

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焚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問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邱

札記一

會稽徐氏重梁

二十五年五月己酉今穀梁本西宮災穀梁以為愍公宮也

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 劉向曰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漢書梅福傳引此傳作 梅福曰此言孔子故殷後也

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書也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劉向說苑好戰之臣

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忘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

葬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葬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經

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樞畢尙薄屋無哀吾喪也與師小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兵要之役擊

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取禍及大夫曩累後世

札記一

會稽徐氏重梁

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劉向說苑楚人獻龜於鄭

靈公公孫家兒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

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

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成元年古者有四民 劉向說苑 卷七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

南江札記一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栞

山陰蔡銘恩校

刊記

會稱徐氏重栞

餘姚邵晉涵

儀禮正誤

士昏禮酬以束帛 鄭本作束錦注曰古文錦皆為帛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

外昏姻之故 鄭本無外字注曰古文曰外昏姻案上云外昏姻此不宜異當從古文

腊一純 鄭本純作肫注曰肫或作純則是當時或本有作純者也案少牢饋食禮云腊一純者二然則此亦當作純

札記一

一 會稽徐氏重萊

矣

士相見禮終皆若是 鄭本終作取注曰今文取作終案取字無意義宜作終

與取言言慈祥 今本云言忠信慈祥大戴記注引此無忠信字今有之者蓋下文有言忠信三字因而誤衍之也

鄉飲酒禮介俎脊脅胙肺 今印本與石經胙上有肫字案疏云介在胙又云或有肫胙兩言者云又釋文此處無肫音至下乃音之今據釋文與疏之前說則胙上固無肫

字又攷疏之後說則作疏之時或本已有兩言肫胙者矣石經與印本皆據或本而誤也

鄉射禮序則鉤楹外 鄭本序作豫注曰今文豫作序案記

以序與堂對言宜從今文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 今本肺下有肫字案肫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肫而衍也大射注

引此無肫字

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 諸本皆云設洗篚案諸篇於此但言設洗無連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云篚在洗

西則於此洗文意似複且篚在洗西亦不可以東霽為節其衍明矣

騰觚於賓 鄭本作騰觚注云今文騰皆作騰案今文義長

札記二

二 會稽徐氏重萊

士長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鄭本觚作解注云今文解作觚案凡獻無用解者當從今文

大射儀騰觚于賓 士長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觚及二觚字竝從今文

聘禮至于階三讓大夫先升一等 鄭本去三字注曰古文自三讓案宜從古文

至于階三讓賓升一等 鄭本亦去三字注曰古文曰三讓宜從古文

庭實入設 鄭本無入字注曰古文曰入設案此庭實云入設方見庭實既出而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不明自矣

宜從古文

禮不拜至 鄭本作禮注云今文禮為禮案宜從今文

不禮 鄭本作禮注云今文禮作禮宜從今文

對曰非禮也敢 舊本敢下有辭字此傳寫者因注上之辭

字而誤衍之也

公食大夫禮幸東夾北西面 鄭本此下有南上二字注曰

古文無南上案經文惟言幸而已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

文無所用之又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傳寫者因下文

而衍此二字也

委于鼎西 鄭作奠注曰今文奠為委案後篇皆作委宜從

札記二

王 會稽徐氏重萊

今文

記加莞席尋玄帛純 上大夫蒲席加莞席 鄭本莞皆作

菴注曰今文菴皆作莞案司几筵云諸侯祭祀席蒲筵續

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而菴乃葦屬為

物麤惡故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菴席似不可用於此禮

也宜從今文

覲禮迎于門外 鄭本作外門外注云古文曰迎于門外案

聘禮則舍惟有一門而已今文有外門外之文則是有二

門也然以行禮之節求之絕無可為二門之徵且以古文

為正

上左 鄭本上作尚注云古文尚作上案上左云者以左為  
上也春秋傳亦有上左之文宜從今文

士喪禮直經大搨 搨本傳萬釋文云搨又作搨案喪服傳

亦云大搨今定作搨

乃七載 七鄭本作札注曰古文札作七案用七謂之七猶

及尊謂之尊設席謂之席之類是也或作札者似後人誤

改之以別於其為器名者而改之不盡故七札誤也當從

古文

置于西階上 鄭本于下有字字案字屋檐也不宜與西階

上連文蓋因于字而衍也周官小祝職鄭司農注引此無

札記二

四 會稽徐氏重萊

字字可以為據

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 鄭本綏作墮注曰今文墮為綏案

以文意求之當云授祭墮綏皆誤而綏於授字差近

浴不櫛 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從

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誤衍

爾

少牢饋食禮長七 鄭本七作札今從古文

緡衣 鄭本從古文緡作錫案錫緡皆誤而緡於緡差近

有司以羊鉶之柶扱羊鉶遂以扱豕鉶 鄭本扱作扱案上

經云以扱治注曰今文扱皆作扱皆此經文也案士昏禮

聘禮賓以柶祭醴二記皆云始扱一祭又公食大夫禮曰  
扱上剛以柶辯擣之上剛之間祭蓋以柶取物而祭則必  
扱之此亦以柶祭剛也宜云扱與記同不宜云扱當從今  
文

南而立于席西 鄭本從古文無南面字宜從今文增二字  
其扱祭 鄭本扱作綬案綬扱皆誤當云授祭而古文扱字  
差近

啐酒皆如尸禮 本云拜啐酒疏曰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  
文案啐酒不當有拜宜從或本

禮記

札記二

五

會稽徐氏重聚

檀弓陳莊子死章 孔疏案世本成子恒生襄子班襄子班  
生莊子伯毛本誤刻作成子當此必前後有公叔文子疏  
皆云獻公生成子當而誤也當乃常之譌

三禮

昊天五帝 鄭康成定六天之說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圓  
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唐以下謂郊祀配天  
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  
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  
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案漢

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開則曰皇皇  
上帝梁曰天皇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鄭氏謂星經之  
天皇卽周官之昊天上以合乎周官而下復合乎從祀於  
是郊之所至爲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陳祥道  
謂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三山林岳曰周之祭上帝亦曰  
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卽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  
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  
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焉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  
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  
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

札記二

六

會稽徐氏重聚

未嘗與上帝混同也袁清容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  
者五帝之配耳案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天官太宰祀五  
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卽天地  
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月令而周官之  
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竝而充  
人掌牲牲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饗水納享士師之沃尸  
及上盥皆止於五帝

祭天名數 祀昊天於圓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  
而爲一龍見而雩帝於南郊謂之九祭此康成之說也天  
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圓丘以冬祭其禮農事也

以春祭謂之二祭此王肅之說也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謂郊丘不可謂一而五帝之祀同為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廢也唐以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圍丘兆五帝於四郊為九祭夫鄭氏之五天帝固不得為天以圍丘南郊為二者分帝為太微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祈農者重民食有求于天不得與南郊明堂比也月令元日祈穀於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於上帝鄭謂此即郊按郊特性云郊之用幸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幸郊特性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

札記五

七 會稽徐氏重乘

圍丘 圍丘獨見於周官大司樂其本文但言冬日至於地上之圍丘奏之黃鍾為宮云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入變則不言祀天也鄭氏釋以為禘祭又謂地示皆出天神為北辰地示謂崑崙此歷代祀天於圍丘所本也王肅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圍丘圍丘即郊其說牽雜崔靈恩亦宗鄭黜王而於郊即圍丘之說不能正其誤陳祥道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文按釋圍丘者謂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為其說與爾雅合雍錫近郊宜或有此後代國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為之耶抑為壇以象之耶夫大司樂前云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其樂與圍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鍾太簇為祀天不當用圍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簇應鍾咸池為祭地不當用方澤降神之所為祭地之所也鄭氏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為五帝日月星辰圍丘之天神為北辰是天神有二矣或曰圍丘祀天之說非歟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也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圍丘又漢武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圍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欲明言其事歟謂南郊即圍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

札記二

八 會稽徐氏重乘

詩書春秋之郊非圖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天於圖

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大司樂之本文也朱子疑大司樂本文胡五峯非

圖丘天神降地示出之語

周官無祭地之文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

后土社是也鄭氏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卽社稷

夫以北郊爲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

與稷是謂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

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爲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

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

鄭則直謂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爲社而祭之又曰

札記二

九 會稽徐氏重萊

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荅田瓊曰此后土不得爲社

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

爲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按召誥

之社於新邑社謂后土也甫田以社以方法注社后土也禮

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

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

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

社而百貨可極則郊卽后土后土卽社胡公曰祭地於社

猶祭天於郊也故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

太牢於社記曰宜乎社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

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

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

知後世既立社又定北郊失之矣郊祀天也社祀地也謂

郊以祀地者非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祀地

也用牲幣于社間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爲僭郊社

則可以魯郊爲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方社不莫又曰

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

非祀地也謂社不足以盡地此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

因此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

告后土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告於后土是也左祖

札記二

十 會稽徐氏重萊

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

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

達於庶人而且公私焉且社有等差至于州黨族閭愈

降獨天子之社爲羣姓而立耳

燔柴泰壇 儀禮觀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

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

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

帝實柴祀日月星辰燹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夫周官

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



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言之實有不同鄭氏曰禮祀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于日月言實柴于昊天言禮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觀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于正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曰祭天之禮升煙於太壇奏樂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于自然之正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壇按鄭氏謂禮煙也詩生民之禮祀書禮于六宗禮于文武釋者謂禮祭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以禘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尤誤圜丘止爲奏樂之所且爲自然之正崔說不辨而破矣果如其言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乎歷考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地下者是崔說有不行也陸以自然爲正使然爲太壇是祀天之地有二也夫合於周官則太壇未嘗有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陸氏

札記十一

十一 會稽徐氏重栞

不知歷代祀圜丘之誤其所謂二壇者非也當以觀禮爲主而以祭法輔之泰壇雖不見他書然從古沿襲皆以壇壝爲正觀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官之三壇同壇司儀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柯之盟有壇鄭人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况祀天欽崇之實哉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鄭氏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祀天示先有事也葉夢得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以建卯爲日至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啟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制數曰此魯禮也夫至日祭則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用辛是用辛者魯禮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卜從乃郊故魯以下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然則周郊非辛數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於卜也張橫渠謂日至不必卜日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曲禮曰大饗不

札記二

十一 會稽徐氏重栞

問卜周不用辛有本歟曰召誥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穀於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

北郊 北郊不見於經周官亦無之而獨見於鄭注鄭氏曰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分方丘北郊爲二其說本於匡衡蓋漢高因北時而備五帝至建始時方立南北郊衡所引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禮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知其無據也遂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祀天就陽位祀地就陰位以強合鄭說接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不能釋者

札記十一

三 會稽徐氏重栞

有二曰以血祭以醴沈以醢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既以方丘北郊爲二而後人合而爲一而不知皆非也

南江札記一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栞

山陰蔡銘恩校

餘姚邵晉涵

孟子

梁惠王 古今人表魏惠王第六等

叟 說文云叟老也或作倭史記集解魏世家引劉熙注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方言云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叟

亦有仁義而已矣 易繫辭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禮小

宰疏引孟子作對曰何必曰利王則曰何以利吾國則國危矣荀子大略篇上好富則民死利矣民語曰欲富乎忍

札記三

會稽徐氏重榮

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王在靈囿 呂氏春秋重已篇高誘註云畜禽獸所大曰苑

小曰圃說文云圃苑有垣也一日禽獸曰圃

白鳥鶴鶴 說文云鶩鳥白肥澤兒詩曰白鳥鶩鶩

於初魚躍 說文云初物滿也

時日害喪 韓詩外傳卷二 桀云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云

兵刃既接 說文云刃刀堅也

魚鼈不可勝食也 王制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鄭

註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

雞豚狗彘之畜 說文云豚小豕也彘豕也後漢廣謂之豨

方言云豬鬪東西或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

斧斤以時入山林 周書文傳解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

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大聚解云

且闕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

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

勿奪其時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

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

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禮運云用民

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鄭註不奪

札記三

二 會稽徐氏重榮

農時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

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王制云班白不提挈鄭註雜色

曰班淮南秦族訓云辨白不戴負高誘註辨白頭有白髮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春官家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鄭司

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後鄭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

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淮南繆稱訓魯以

偶人葬而孔子歎高誘註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

檀弓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

乎哉

晉國 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

寡人恥之 史記魏世家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  
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  
之

壯者以暇日 說文云暇閑也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鄭註春官小胥云撻猶扶也又

註夏官司甲云甲今之鎧也

望之不似人君 呂覽樂成篇注引孟子作望之而不似人

君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古今人表齊宣王辟疆威王

子弟六等齊桓公小白第五等晉文公第四等

札記三

三 會稽徐氏重榮

保民而王 說文云保養也

將以夔鐘 說文云夔血祭也

王若隱其無罪 文選座右銘注引劉熙註云隱度也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大戴禮記保傅篇云于禽獸見其生

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

仁也

是折枝之類也 後漢書註引劉熙注云折枝若今之按摩

也 張儉傳論陸善經注云折草樹枝 義上 周書武順解云左右

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

便嬖 說文云便嬖愛也

商賈 鄭註冢宰云行曰商處曰賈

然後驅而之者 韓詩外傳 卷五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思

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 鄭註冢宰云所以毆之內之於善

郊關 說文云距國百里為郊杜子春周禮注云五十里為

近郊百里為遠郊

圍 靈臺毛傳云圍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

里

昆夷 漢書匈奴傳周西伯昌伐吠夷氏顏師古注吠夷即

吠戎也又云昆夷宰或作混又作緄昆緄吠聲相近耳亦

曰犬戎自隴以西有之

札記三

四 會稽徐氏重榮

種鬻 史記周本紀作鬻育

句踐 古今人表越句踐允常子第四等

以邊徂莒 毛詩作徂旅毛傳以徂為往旅為眾鄭箋以徂

為國名蓋本於魯詩以阮徂其為三國也趙注以徂莒為

伐莒與毛鄭異韓非子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鄭

是文王有克莒之事趙注所本也呂覽用民篇密須之民

自縛其主而與文王高誘注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

之謂也

雪宮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 雪賦 元和郡

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

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晏子 古今人表晏平仲第二等

省斂 說文云斂收也

一豫 文選注秋行曰豫東京賦廣秋豫以收成

昭昭 說文云昭視兒

畜君者 呂覽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高誘注畜

好也

文王之治岐也 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

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鄭註古者謂殷時

案市之所譏如王制所云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

札記三

五 會稽徐氏重栞

車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

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

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

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

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耕者九一 韓詩外傳卷三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

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

關 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鄭註關竟上門譏

呵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 王制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

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

而無告者也皆有常儀孔疏云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

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

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

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

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按

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他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

魚魚目恒不開無夫曰寡寡保也保然單獨也無父曰孤

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

札記三

六 會稽徐氏重栞

也

公劉 古今人表公劉第二等史記周本紀云行者有資居

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

太王 古今人表太王賣父姜女第二等

姜女 史記周本紀云太姜生季歷正義引列女傳云太姜

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邑而貞順率導

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

有託其妻子 說文云託寄也方言云託寄也凡寄為託

湯放桀武王伐紂 古今人表發是為桀第八等辛是為紂

第九等革象傳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

矣哉干寶曰革天地成國時誅二叔除民害天下定武功成故大矣哉也九四云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干寶曰爻入上象以喻紂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順之動凶器而前歌後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魚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陳雨甚至水德賓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一夫紂 荀子議兵篇引泰誓曰獨夫紂

彫琢 說文云瑯治玉也琢治玉也

武王是也 革卦彖詞曰日乃孚革而信之干寶曰天命已

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陳兵孟津之上諸侯不期

札記三

七 會稽徐氏重聚

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還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爾乃伐之所謂已日乃孚革而信也六二云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是則革之初二武王以之

文王是也 革初九云鞶用黃牛之革干寶曰在革之初而

無應據未可以動故曰鞶用黃牛之革此喻文王雖有聖

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

竟 說文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

闕 說文云闕闕也孟子曰鄉與魯闕劉熙注闕構也構兵

以闕也音義

邪 說文云邪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又云美陽亭即商也民俗以夜市有商山

岐山 說文云邽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从邑

支聲邽或从山支聲因山以名之也升六四云王用亨于

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崔憬注云此象

太王爲狄所逼徙居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

五倍其初邇而王矣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以其用邇邇於

狄難順於時事故吉无咎

從之者如歸市 呂覽壽爲篇太王直父居邽狄人攻之事

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

札記三

八 會稽徐氏重聚

王直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魯平公 古今人表魯平公景公子第七等

樂正子 古今人表樂正子第四等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樂

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勉補淵

驥人有臧倉者 抱朴子外篇卷二名實篇二十夫賢常少

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

引而柴正路賢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犯而負乘

之羣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滅倉

毀命世之孟軻

公孫丑 古今人表公孫丑居第三等

當路 文選注引綦母遠註云當路當仕路也詠懷詩

子路 古今人表子路第三等

管仲 古今人表管仲第二等

曾西 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

之子名申

由反手也 爾雅釋言云猷若也猷與由通

武丁 古今人表武丁第二等

札記三 九 會稽徐氏重棗

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古今人表微子箕子比干

第二等膠鬲微中第四等又以宋微中子為第五等是以

微仲與宋微仲為二人也高誘主術訓註比干紂諸父也

箕子紂之庶兄馬融易註云箕子紂之諸父集解并九三

云井漆不食為我心惻干寶曰此託殷之公侯時有賢者

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任謂微箕之倫也故曰井漆不

食為我心惻

民不改厥矣 方言云萃集也東齊曰厥

置郵 說文云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字書曰馬遞

曰置步遞曰郵顏師古漢書註曰傳若今之期古者以車

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馱騎呂覽上德篇孔子曰通

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

傳命

功必倍之 呂覽慎勢篇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

甚王者之彌易凡王者窮苦之救也

孟賁 呂氏春秋必已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

以楫撻其面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

髮植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

曾子子夏 古今人表曾子子夏第三等

配義與道 陸善經注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無是後也

音義 札記三 十 會稽徐氏重棗

握 方言云握拔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握郭注云今呼拔草

心為握

苦苦 方言云范遠也吳揚曰范

子貢 古今人表子貢第三等

冉牛閔子顏淵子夏子游子張 古今人表顏淵閔子騫冉

伯牛第二等子夏子游子張第三等

則具體而微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

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運命論古詩十

九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

姑舍是 文選注引應劭曰舍置也曲通賦

乃所願 方言云願欲思也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此孟子所以加齊之卿相

得行道焉而不動心也

宰我有若 古今人表宰我第三等有若第三等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淮南秦族訓湯處亳七十里文

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

迨天之未陰雨 爾雅釋言云迨及也方言云東齊曰迨

徹彼桑土 方言云杜根也東齊曰杜郭注云詩曰徹彼桑

札記三

杜是也詩釋文云韓詩作杜

尊賢使能 周官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興賢四曰

使能鄭註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疏引鄉大夫云興賢

者出使長之興能者入使治之是賢有六德六行者能者

直六藝而已

俊傑在位 淮南秦族訓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

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又云德足以教化行足

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若人之俊也守職而不

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塵 說文云塵一畝半一家之居

氓 地官遂人以下劑致此鄭註云變民言此異外內也淮

南修務訓以寬民氓高誘註野民曰氓

仰之若父母矣 周書大聚解云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

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

伯夷 古今人表伯夷叔齊第二等

浼 說文云浼汙也

袒裻裸裎 袒說文作但裻也羸但也或作裸裎但也裻但

也

爾焉能浼我哉 說文引孟子曰汝安能浼我方言云浼滂

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案滂與汙同

札記三

隘與不恭 文選註引蔡母遂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

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詩詠懷

趙注孤竹君之長子 案論語釋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

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謚一本名也叔齊名智字公達

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鄭註夏官掌固云固國所依阻者也

國曰固野曰險又註大司馬云固險可依以固者也案掌

固云若有山川則因之鄭註山川若般皐河漢

趙注君其使鶴戰 呂氏春秋忠廉篇翟人攻衛其民曰君

之所子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



余焉能戰

醫來 說文云醫治病工也

曾子曰 韓詩外傳 卷二 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

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

爵一齒一德一 太宰鄭註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

爵也德也齒也賈疏云三者天下通達行之爵即賢者為

大夫能者為士皆是用德為爵又云齒也者謂若黨正飲

酒之禮六十已上在堂上以齒

學焉而後臣之 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註引孟子曰王者

師臣也淮南覽冥訓高註亦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札記三

圭

會稽徐氏重萊

地醜德齊 方言云醜同也東齊曰醜

趙注孟子之從昆弟 周頌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

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魯頌閟宮毛傳引孟仲子

曰是祿宮也孔疏引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

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

賦 文選注引倉頡篇云賚財貨也 赫白 案顏延年讌曲水

詩注引孟子作賚

餘裕 方言云裕道也東齊曰裕

校 方言云校快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校

為天吏 說文云吏治人者也

管叔 古今人表管叔解第九等周書克殷解云立王子武

庚命管叔相大匡解云維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

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

如日月之食 淮南泰族訓君子之過也猶月日之蝕何害

於明

龍斷 陸善經注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 音義

畫 劉熙注云畫齊西南近邑音獲 史記注 八十二

魯繆公子思泄柳中詳 古今人表魯繆公元公子第四等

子思第二等泄柳中詳第三等檀弓云子張病召中祥而

語之鄭註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

札記三

西

會稽徐氏重萊

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就是

高子 古今人表高子第四等

其間必有名世者 文選注引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

賢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荅蘇 武書

吾得見王 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

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滕文公 古今人表滕文公第三等

趙注改考公為定公 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鄭註考或為

定

成睨 案睨當作視說文云睨很視也从睨肩聲齊景公之

勇臣有成觀者

公明儀 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孔疏云子張之

喪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為章職焉公明儀又為

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

乎是也

絕長補短 天官醫師疏引孟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五

十里可以為善國乎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醫師鄭註引孟子曰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注引此文無若字醫師疏引趙註云逸書也藥

使人瞑眩悶亂乃得瘳愈猶人敦德惠乃治也註文七下

札記三

五 會稽徐氏重栞

六部云宥冥合也讀若周書若藥不瞑眩方言云凡飲藥

傳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郭注云瞑眩

亦今通語耳方言又云南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瘳韋昭

國語注云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首改已急也瘳愈也

諸侯之禮 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

對曰中也問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饋粥之食

自天子達孔疏云厚曰饋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

此為食故曰食也

聽於冢宰 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

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

宰三年

哭泣之哀 檀弓孔疏云有聲之哭無聲之泣竝為哀

弔者大悅 爾雅釋詁云悅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王制云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引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孔疏云劉氏及皇氏皆云夏

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

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

皆什二熊氏一說以為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

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

札記三

夫 會稽徐氏重栞

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又鄭注匠

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

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註匠

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

稅去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

助法惟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

殷人七十而助 說文云商人七十而撈撈借稅也

周人百畝而徹 劉熙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也

孝經 疏三

雨我公田 夏小正云正月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

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呂氏春秋卷十務本篇引詩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高注云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

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而及私也

野 說文云野郊外也

五十畝 說文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畹畹或作畝

出入相友 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入曰友以任得民鄭

康成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賈疏云引孟

子鄉田同井者以證友是同井之友但鄉遂為溝洫不為

井田而云鄉田同井者鄉遂雖不為井田亦三三相任以

札記三

七 會稽徐氏重栞

出稅與井田同故云同井或解同井水義亦通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 淮南脩務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閭生高

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

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又齊俗訓

引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

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

下先

捆 方言云捆就也說文云捆紮束也

趙注猶叩塚也 丁氏音釋云塚擊也音義

以釜餼鬻 說文云鬻餼屬或作釜鬻鬻屬鬻齊謂之炊鬻

淪濟潔 說文云泝流也東入于海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

海

汝汝漢 說文云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漢漾也

東為滄浪水

排淮泗 說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

泗受沛水東入淮

樹藝五穀 說文云藝種也从耒珣持而種之詩曰我藝黍

稷淮南修務訓播種五穀高誘注菽麥黍稷稻也

逸居而無教 說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札記三

六 會稽徐氏重栞

舜以不得禹臯陶 大戴禮記王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臯

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大戴堯之為君 韓詩外傳云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泱江

疏河者禹也聽獄折中者臯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

秋陽以暴之 文選注引綦毋邃註云周之秋於夏為盛陽

也安陸

藥 詩釋文引劉熙註云蘆盛土籠也繇之 丁氏音釋云蘆

土籠也裡土壘也音義

直尋 方言云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

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周官之法度廣為尋

志士不忘在溝壑 韓詩外傳卷二巫馬期曰吾嘗聞之夫

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

趙簡子王良 古今人表趙簡子第七等王良第五等呂氏

春秋審分覽云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

四馬莫敢不盡力高誘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

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馴是也案郵無恤字

伯樂一字子良

詭遇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 東都賦陸善

經注詭計以要禽也 音義

趙注王良善御者也 淮南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

札記三

尤 會稽徐氏重榮

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諸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

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

世皆以為巧高誘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

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馴星天文

有王良星是也

景春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

七發

公孫衍張儀 淮南秦族訓云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

權一切之術也古今人表犀首第五等張儀第六等

三月無君 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鄭注大夫去位宜服元

端元裳孔疏此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

月之後別服此元端元裳

媒妁 丁氏音釋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

音義

入則孝出則悌 淮南秦族訓云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

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

葛伯 古今人表葛伯第八等

犧牲 說文云犧宗廟之牲也牲牛完全

餽 說文云餽饗也周人謂餽曰饗

篋厥玄黃 說文云匪器似竹篋从匚非聲逸周書曰賁元

札記三

手 會稽徐氏重榮

黃于匪

救民於水火之中 井九三象云求王明受福也干寶曰周

德來被故曰王明王得其民民得其王故曰求王明受福

也

趙注古尚書百二十篇 案百二十篇見鄭氏書論引緯詳

見萬章篇

戴不勝 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戴子楊倞注

云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

莊嶽 炳燭齋隨筆云左氏襄二十八年傳得慶氏之木百

車于莊昭十年傳又敗諸莊襄六年傳戰于莊即此莊也

襄二十八年傳反陳于嶽卽此嶽也皆齊街里之名

薛居州 古今人表薛居州第四等

段干木 古今人表段干木第三等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

干木晉國之大馭也學於子夏

齊肩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齊肩竦體也 解嘲

夏畦 說文云田五十畝曰畦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今俗以

二十五畝為小畦 顏延年和謝靈運詩 又云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

懷縣詩又見史記索隱二十八文小異

報報 方言云報愧也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報說文

云報面慙赤也郭氏方言註引小爾雅云面赤愧曰報

札記三 主 會稽徐氏重栗

今茲 呂氏春秋任地篇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註茲

年也

巢窟 說文云樹上曰巢又云窟物在穴中兒

菴 文選注引綦母遂注云澤生草言菴菴與沮同 蜀都賦

沛澤 公羊傳四年傳大陷于沛澤之中何休註草棘曰沛

漸洳曰澤後漢書注引劉熙注云沛水草相半 崔駰傳

飛廉 古今人表飛廉第九等

滅國者五十 公羊傳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

征則東國怨何休註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

國是皇

天子之事也 李厚菴云孟子所謂天子之事猶云天子之

史也列國皆有史以記一國之事而夫子乃尊周故為天

子之史

知我罪我 史記集解七十 引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

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墨翟 古今人表墨翟第四等

禹抑洪水 史記河渠書云禹抑鴻水素隱云抑遏也漢書

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

陳仲子 古今人表於陵子中第六等

目無見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螻蟲

札記三 主 會稽徐氏重栗

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 張景陽雜詩

彼身織屨妻辟纒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仲子自織屨妻紡

纒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纒也 張景陽雜詩 方言云

纒謂之績郭注謂纒纒也

賦 說文云賦賦賦也

已頻頰曰 文選注引孟子曰頰頰而言頰頰謂人頰眉蹙

顛髮親也 弔魏武文

離婁 後漢書註引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

後漢書陳元傳云離朱不為巧眇移目注云離朱黃帝時

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淮南原道訓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

步之外高註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修務訓高註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

趙注黃帝亡其玄珠 淮南人間訓黃帝忘其元珠使離朱捷剝索之

公輸 淮南本經訓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削鋸高註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淮南修務訓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古今人表公輸第五等

師曠 古今人表師曠第五等淮南原道訓師曠之聽合八風之調高注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卦之風聲

札記三

會稽徐氏重栞

也

為高必因丘陵 禮器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工不信用 說文云度法制也淮南秦族訓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

泄泄 說文云咄多言也詩曰無然咄咄又云泄多言也詩曰無然泄泄

是由惡醉而強酒 說文云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 一曰潰也

家之本在身 呂覽執一篇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

以國為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

其麗不億 說文云戰數也 本方 滄浪之水 說文云滄浪水也南入江

得其心有道 韓詩外傳云 卷三 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叢 說文云叢聚也

獾 說文云獾如小狗也水居食魚又云獾獾屬或作獾

札記三

會稽徐氏重栞

趙注獾獾也 文選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獾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 羽獾

伯夷辟紂 史記周本紀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

太公辟紂 井初六云井泥不食干寶曰井而為泥則不可食此託紂之穢政不可以養民也呂氏春秋首時篇太公望東夷之士也

眸子 說文云眸子童子不正也徐鉉云眸子童子也說文直作牟秋宵小司寇云目聽鄭註云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曾子立事篇云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

中則播于外也

廩 方言云廩隱也郭注謂隱匿也

趙注瞳子 釋名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髮重也子小稱也

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髮冒也

滴子髡 古今人表滴子髡第五等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 方言云間非也格正也又

云適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適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說文云譽稱也駮駁也

趙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 韓詩外傳 卷一 云審其身而約

其親者不可與語孝又云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札記五

會稽徐氏重榮

負夏 史記舜本紀云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元曰負夏衛

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尙書大傳云販

於頓邱就時負夏鄭注檀弓云負夏衛地

鳴條 夏本紀云桀走鳴條集解引鄭元曰南夷地名

畢郢 史記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周本呂覽具

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高誘註云畢程畢豐逸周書

大匡解云惟周王宅程案古文程與郢通如史記高祖功

臣表吳程漢表作吳郢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

得志行乎中國 韓詩外傳作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 古今人表鄭子產第二等

杠 張氏音釋云杠方橋也音義

草芥 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

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檀弓云穆公問于子思

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

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孔疏云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為

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

者也註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

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註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

札記五

會稽徐氏重榮

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註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

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

則大夫身不為服惟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註

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掃其宗廟言其以道

去君而猶未絕也註云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郊

未絕者言爵祿尙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

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

為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

去而絕者惟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

未絕身及妻子皆為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

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  
反服得為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難有  
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為舊君有服  
何如斯可為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  
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  
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為舊  
君反服矣與雜記同

有故而去 通典引蔡母遂曰有故謂有他故不得不行或  
避怨仇者也卷九十  
九禮典

趙注為鵠蒙害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夫鵠遭害則仁

札記三

毛 會稽徐氏重粟

鳥增逝顏師古注曰載鳴也仁鳥鸞鳳也

源泉混混 說文云原水泉水本也泉水原也混混豐流也

禹惡旨酒 呂覽弗躬篇狄儀作酒淮南修務訓儀狄作酒

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曰造也吉凶所造

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淮南秦族訓

云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遏旨酒所以遏流

酒之行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 丁氏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

不載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音義

其文則史 說文云史記事者也韓詩外傳卷一楚史授筆

而書之於策

蓬蒙學射於羿 古今人表羿第九等蓬門子第八等呂覽

具備篇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

中蓬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

庚公之斯尹公之他 古今人表尹公他庚公差公孫丁俱

六等

西子蒙不潔 淮南修務訓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

之銜腐鼠蒙蚩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草帶之人過者

莫不左右與睨而掩鼻高誘注云西施古之好女文選注

引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俊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

札記三

毛 會稽徐氏重粟

皆走易之以元禘則行者皆止四子講  
德論

禹之行水也 淮南原道訓云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高

註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為後世師法也

匡章 高誘呂覽不屈篇註云匡章孟子弟子也

良人 文選注引劉熙註云婦人稱夫曰良人秋胡  
詩

中庭 鄭註檀弓云中庭寢中庭也

萬章 古今人表萬章第四等

長息公明高 古今人表公明高第四等長息第四等

忍 說文云念忽也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念呼介切

九男二女百官 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



而授舜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嗣子不在數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淮南秦族訓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列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高誘注堯有九男古今人表娥皇舜妃女嬃舜妃俱二等多就之者 呂覽十四慎人篇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

趙注尙書凡百二十篇 尙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尙書

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札記三

三元 會稽徐氏重渠

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趙氏所云百二十篇與鄭氏同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 史記

索隱云孟子取尙書文史記集解引劉熙曰舜以權謀自

免亦大聖有神之助也古今人表鼓交象俱第九等

忸怩 方言云忸怩慙也楚郢江湖之間謂之忸怩晉語

君忸怩顏注忸怩慙貌

汝其于子治 史記索隱云蓋欲令象共我理臣庶也

其工驩兜三苗鯀 古今人表共工驩兜三苗鯀俱第九等

殺三苗 說文云七下 部 敷塞也讀若虞書曰敷三苗之敷張

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

州三苗之地也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之地

幽州 括地志云故龍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

共工幽州居此城閭若璩云卽今密雲縣

崇山 通典云禮州禮陽郡理禮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

山卽放驩兜之所

三危 隋書地理志云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云

山在河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

羽山 漢書地理志云在東海郡祝其縣閭若璩云今贛榆

縣西北八十里

札記三

手 會稽徐氏重渠

故源源而來 說文云諫徐語也孟子曰故諫諫而來

語云 呂覽舉難篇云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

禹以貪位之意

岌岌乎 文選注引司馬彪漢書注云岌岌危也應劭曰欲

毀壞之意 諷諫詩

子遺 方言云子蓋餘也周鄭之間曰蓋或曰子青徐楚之

問曰子

夔夔 案夔夔猶匆匆也史記魯世家匆匆如畏狀徐廣曰

匆匆謹敬貌一本作夔夔

諄諄 說文云諄告曉之貌也

南河之南 史記集解引劉熙曰南河北河之最在南者文選注引南河之南河南即河陰也

張子房詩

閻若璩云禹都安

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與堯舜所都皆在河北大河之南則豫州也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史記集解引劉熙曰天子之位不可

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為中故曰

中國

十有七年 夏本紀云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集解引

劉熙曰若此則舜格於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

陽城 史記集解引劉熙曰今潁川陽城縣是也案漢潁川

札記王

圭

會稽徐氏重聚

有陽城縣以山得名張守節正義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

十三里閻若璩云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

箕山之陰 史記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

陽集解云案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帝高之北正義云箕

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南十三里

丹朱之不肖 史記堯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

天下索隱引鄭元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也太平御覽

地部引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漢

書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

淵為諸侯丹淵見范汪荆州記及括地志

禹啟益 古今人表禹第一等啟伯益第二等朱商均俱第

八等

伊尹湯太丁外丙仲壬太甲 古今人表太丁伊尹太甲第

二等太甲太丁子又云外丙太丁弟中壬太丁弟第四等

湯第一等

莘 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

莘國地

顏讎由 古今人表顏讎由第五等彌子瑕雍渠第九等雍

渠黎且子

桓司馬 古今人表宋桓魋第七等

札記王

圭

會稽徐氏重聚

司城貞子 古今人表陳司城貞子第五等

何以爲孔子 夫虬螭不可以緝致麟虞不可以機誘二語用抱

朴而反之況大聖而可以利動乎

百里奚 古今人表百里奚第三等秦繆公第四等井伯第

六等虞公第八等宮之奇第三等案左傳僖五年傳云及

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記晉世家作及其大夫井伯

百里奚張守節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

也梁劉峻世新說語注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

垂棘之璧屈產之乘 呂覽權勳篇註垂棘美璧所出之地

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

駿馬者是也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

呂左傳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劉昭續漢志注同

宮之奇諫 淮南秦族訓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

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苟息伐之兵不血刃抱

寶牽馬而去

伯夷 韓詩外傳作伯夷叔齊

頑夫廉 後漢書王暢傳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錢詹事云貪與廉相反當從貪為是案丁鴻傳亦作貪

由由然不忍去也 韓詩外傳 卷三 作愉愉然不去也

札記三

會稽徐氏重霖

爾焉能挽我哉 韓詩外傳作彼安能挽我哉

薄夫敦 韓詩外傳作薄夫厚

接淅而行 說文引孟子曰夫子去齊澆淅而行澆浚乾漬

米也淅汰米也

聖之時者也 韓詩外傳作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周室班爵祿也 方言云班列也

上農夫食九人 呂覽上農篇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春官內史云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鄭司農云以

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

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

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

祿

敢問友 說文云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 晉語云魯

孟獻子有鬪臣五人韋昭注云鬪臣扞難之士古今人表

孟獻子樂正求牧中俱第四等

費惠公 古今人表費惠公第四等

顏般王順 古今人表顏般作顏敢王順作王慎第四等

晉平公亥唐 古今人表晉平公第七等亥唐第六等抱朴

札記三

會稽徐氏重霖

子外篇 卷一 欽士篇 卷十 晉文接亥唐却痺而坐不敢正

送為賓主 尚書大傳云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註云

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作儀禮儀

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注

凡民罔不諫 說文云怒怨也周書曰凡民罔不怒

於季桓子見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古今人表衛出公輒第八等季桓子第九等

衛靈公第九等

衛孝公 公羊以石曼姑圍戚為伯討史記李斯列傳 趙高

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此蓋當

時黨於出公者爲此言歿而稱爲孝公也

會計當而已矣 說文云計會也算也

繆公之於子思也 鄭註植弓云繆公魯哀公之曾孫孔疏

云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宣宣生元公嘉嘉生穆公

不衍是曾孫也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下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

而不聽則逃之鄭註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春

秋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

何休註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

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

札記三

會稽徐氏重栞

者任爲行道德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

惡君也諫有五 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

城季氏自墮之是也 二曰順諫曹羈是也 三曰直諫子家

駒是也 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 五曰諷諫百里子蹇叔

子是也

栝樅 張云栝樅屈木爲之也 丁云方言曰海岱之間謂盤

爲樅 音義

湍水 說文云湍疾瀨也瀨水流河上也許氏註淮南子曰

湍水行疾也淮南地形訓高誘注云湍急流悍水也

人無有不善 呂氏春秋盡數篇高註引孟子曰人性無不

善

搏而躍之 張云搏以手擊水 音義

其性亦猶是也 韓詩外傳 卷五 鹵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

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

孚育積日累久則不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

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

白羽之白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爲白羽之性輕

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

以爲三白之性同 祭屈原文

故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 卷六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

札記三

會稽徐氏重栞

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

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

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

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多賴 說文云賴贏也呂氏春秋離俗覽云則必不之賴高

誘注云賴利也 一曰善也

楚麥 說文云麥芒穀秋種厚糞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

生火王而死又云楚來楚麥也

擾之 丁云擾壅苗根也 音義

履 方言云履履也自關而西謂之履

黃 說文云黃艸器也

姣 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

牛山 舊注云南小山曰牛山見續漢志注韓詩外傳齊景

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

奕 說文云奕圍碁也方言云圍碁謂之奕白關而東齊魯

之間皆謂之奕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韓詩外傳 卷四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 有雞犬放則知求

札記三

美 會稽徐氏重棗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

甚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

拱把之桐梓 淮南繆稱訓交拱之木無把之枝高注拱把

把握也尚書大傳云七日大拱鄭註兩手搯之曰拱

心之官則思 周書武順解云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令聞廣譽施於身 荀子大略篇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

聞遠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說文云木下曰日本木上曰末方言云

度高為揣

岑樓 方言云岑高也

終 方言云軫戾也郭注相乖戾也

攖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攖牽也 琴賦

次王十尺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

眉身長十尺有四乳雜書靈聽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高

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

烏獲 呂氏春秋重已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牛動而牛

不可行逆也高誘註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

徐行後長者 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

高叟之為詩也 丁云為猶解說也 音義

磯 說文云大石激水也

札記三

美 會稽徐氏重棗

趙注尚或瑾之 丁云瑾路旁冢也 音義

趙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

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伯奇好

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

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

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韓詩外傳 卷七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

兄比干忠而誅於紂詩曰子慎無辜

伊尹也 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

淮南秦族訓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

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

公儀子 古今人表公儀休第三等

不用賢則亡 韓詩外傳 卷七 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

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淮南秦族訓

云善言歸於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又云此異行而歸於善

者

謳 說文云謳齊歌也

華周杞梁之妻 古今人表齊杞梁殖妻華州第四等顏師

古曰卽華周也

荒蕪 說文云荒蕪也一曰艸掩地也蕪蕪也

札記三

堯 會稽徐氏重乘

培克 方言云培深也郭注培克深能大雅云曾是培克釋

文云聚斂也丁云培深也 音義

樓 爾雅釋詁云樓聚也

則有慶 王制云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創

地者歸之閒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白虎通德論 卷一 五霸者何謂也

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或曰五霸謂齊

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廬也或曰五霸謂齊

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

葵丘 左氏莊八年傳云葵丘杜注云葵丘齊地臨淄縣

西有地名葵丘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於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杜注陳甯

外黃縣東有葵丘孔疏引釋例以爲宋地又辨晉地之誤

司馬彪郡國志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丘聚齊桓公會

此城中

曲防 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漢書賈讓疏云隄防

之作近起戰國

逢君 方言云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

南陽 公羊傳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

訛訛 張云訛吐禾切蓋言詞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

札記三

罕 會稽徐氏重乘

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訛不音怡訛

訛自足其智不者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訛即不合注意

當借讀爲訛音怡說文訛沈州謂欺曰訛从言它聲 音義

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 荀子大略篇云士有妒友則賢交

不親君有妒臣則賢臣不至蔽公者謂之味隱良者謂之

妒奉妒味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妒味之臣國之蔑孽也

傳說 古今人表傳說第二等

服築 文選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服牆上下版築杵頭鐵

杵也

孫叔敖舉於海 古今人表孫叔敖第三等潛夫論薦章者

王子無鈞也孫叔放為章之子也楚語撫有南海章注南海羣蠻也呂覽贊能篇云沈尹筮謂孫叔放曰子何以不歸耕乎高注欲令孫叔放隱也案荀子呂氏春秋並以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陸云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 音義

非正命也 韓詩外傳 卷一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處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干上者怨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札記三

聖 會稽徐氏重采

不恥不若人 呂氏春秋貴公篇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註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人也 雖勞不怨 兗豕傳云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 音義 趙注孩提二三歲在襁褓 丁云襁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于背上下聲類曰縷者小兒

被子也 音義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竟陵王行狀 趙注益視其背而可知 陸云如負之於背 音義

易其田疇 說文云疇耕治之田也 太山 文選注引孟子曰泰山之高參天入雲 發臨海嶠詩 摩頂放踵 文選注引孟子云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 注致

至也 謂建平王書 子莫執中 陸云子等無執中 音義 易其介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換也 長笛賦

札記三

聖 會稽徐氏重采

不素餐兮 上林賦云悲伐檀李善注引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 猶棄敝屣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屣草屨可履 北山移文 自范之齊 漢書地理志東郡有范縣錢詹事云此即齊之西境趙世家云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謂范魁趙地蓋在齊趙之界木齊地而亦可屬趙也

獸畜之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 補七詩 有達財者 陸氏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說云以有善才就問其性理也 音義

君子之所以教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 喻蔽篇云昔諸侯訪

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

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鍼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

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

設率 丁云率循也謂設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于

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 音義

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 上曲禮云毋放飯毋流歎鄭註云

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歎嫌欲疾孔疏云放飯者手

就器中取飯飯若粘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

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于會會謂簋蓋

札記三

聖 會稽徐氏重梁

也毋流歎者謂開口大歎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

傷廉也上曲禮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鄭註云決猶斷

也孔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

決斷而食之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屬也堅刃不可齒決

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呂覽不屈篇云當惠王之時五

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高

誘註云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

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西溪叢語曰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

盡信書不如無為書

車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 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

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賁因篇云選

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音義引丁云

虎賁先儒謂如猛虎之奔

若崩厥角稽首 古者角與厥通高誘淮南本經訓注云剛

讀詩厥角之蹶錢詹事云漢書諸侯王表亦有厥首指首

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

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

札記三

聖 會稽徐氏重梁

猶頓地也丁云頓即頓字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

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 音義

破衿衣 陸云衿衣之美者 音義

二女果 說文云嫫媿也一曰女侍曰嫫讀若駟或若委从

女果聲孟軻曰舜為天子二女嫫

民為貴 荀子大略篇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

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

非以尊大夫而已

孔子之去魯一節 經傳時有重文內則孔疏云記者重而

錄之後人雖知其重因而不加慎疑不敢刪易也



貉稽 丁引纂文云俗人姓也 音義

莛 方言云莛園也郭注謂蘭園也丁云莛欄也音義

是以言餽之也 方言云銛取也郭注謂挑取也西溪叢語

引玉篇有餽字與甜同西溪叢語引章指作取人不失其

臧否無知字

廖 說文云廖誇語也

趙注琴張 左傳昭二十年正義引賈逵鄭眾說皆以琴張

為子張即顓孫師是趙氏所据者賈鄭之說也王應麟議

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傳哉

太公望散宜生 古今人表師尚父散宜生俱第四等又云

札記三

會稽徐氏重萊

女皇堯妃散宜氏女

題辭著書七篇 文選注引傅子云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

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

著七篇謂之孟子 辨命論

謂之博文 鄭註曲禮無雷同引孟子曰人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

南江札記三

光緒十五年 徐氏 鑄 學 齋 重 聚

山陰蔡銘恩校

餘姚邵晉涵

史記

五帝本紀詩言意 以意易志疑後漢人避桓帝諱所改也

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

趙戒字志伯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

殷本紀注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 按漢書公卿表建

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爲御史者

封紂比干之墓 當作封比干之墓封紂子武庚祿父此傳

寫之誤

札記四

會稽徐氏重栞

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後 後作始

高圉立子亞圉立 上立字作卒字

明年敗者國 者卽黎

虎賁三千人 千字當作三百人從書序

肆犯 犯作祀

積而去之 去一作藏

秦本紀十四年更爲元年 改元始此

屈罔 罔作句

秦安君攻皮牢 一本無君攻二字疑脫

秦始皇本紀昌平軍徙於郢 軍當作君

三十六郡 劉原父刊誤謂秦三十六郡無鄣郡殊不知秦

初立三十六郡後不無更置高帝紀以故東陽郡吳郡

五十三縣立荆王是楚漢之際已有鄣郡矣裴駮注史記

以鄣郡足三十六郡之數晉書地理志以鄣郡爲秦置

發北山石柳 柳疑衍

秦楚之際月表然虐在位 虐作後

高祖功臣年表十二 高祖在位十二年也下做此

平陽七 自六年至十二年凡在高祖世七年也

廣嚴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呂卬元年 呂作台

漢書

札記四

會稽徐氏重栞

高祖本紀秦二年秦泗川監 地理志作泗水郡川字訛

元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此約法與上苛法對因紀有初

順民心作三章之法改約字爲讀始厚齋王氏然文紀中

宋昌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非一當從初

也

十一年御史大夫昌下郡國 臣瓚注周昌已爲趙相御史

大夫是趙堯耳按當時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趙堯特以御

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西漢紀年考異云考荀紀五月

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之時漢書本尙未訛謬也

惠帝紀二年郃陽侯仲薨 子封王而父仍侯爵

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注時樓船將軍

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

用度按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事在徙關之後

應注似非嚴實

宣帝紀皇太后歸長樂宮 宣帝秋七月即位十一月太后

乃歸長樂宮德昌邑前事也

後漢書

光武帝紀初為春陵家訟逋租于尤 注所引東觀記王寅

前書作乙未朱福即朱祐

札記四

三 會稽徐氏重萊

南竊 通典唐鉅鹿漢南竊地漢鉅鹿今平鄉也

蕘陽 注云蕘陽聚名屬魏郡又引杜預左傳注內黃縣北

有戲陽城戲與蕘同按說文墨翟書義从弗魏郡有蕘陽

鄉讀若錡則與戲不同

三國志

武帝紀建安元年冬十月公征奉 自為大將軍後始稱公

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大破瓊等 注采曹瞞傳曰公意欲不殺按靈帝時瓊為左

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

十五年下令注以及子植兄弟 植乃桓字之訛對臣下不

以稱子之字為嫌觀陳思傳注中所載諸令屢稱子建此  
決為子桓也

文帝紀禪位注 許芝引易初六履霜陰始凝也無堅冰二

字

黃初二年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自後遂無水旱劾

三公之事故然燮理之事微矣

到皆試用 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復變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應在昭烈伐吳喪敗

四年癸卯月犯中央大星 四月癸巳漢昭烈帝崩

明帝紀四年置崇文館徵書善屬文者充之 王肅為祭酒

札記四

四 會稽徐氏重萊

景初元年改太和歷為景初歷 景初歷尚書郎楊偉所造

詳宋書 曹爽有參軍楊偉疑即斯人

三少帝紀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公羊傳曰

公薨何以不地不忍地也書高貴鄉公卒其猶有良史之

風賦抽戈犯蹕若直書之則反得歸獄成濟今公卒之下

詳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罪益無可逃所謂微

而顯順而辨也史通論之未識變例之旨

夏侯尚傳注采魏氏春秋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

請之 按以三少帝傳證之文王時為安東將軍亦非衛

將軍也

管寧傳王烈者字彥方 本為彥考後漢書注可據方字寡  
學者所定也北宋本正作考

劉馥傳馥子靖 靖字文恭見水經注第十四卷中

杜畿傳注采杜略以孟康代想為宏農 按此孟康即注漢

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任城陳蕭王傳 三王以母弟故別為一卷後卷以母貴賤

為次其猶春秋之敘數

鄧哀王冲傳孫權曾致巨象 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

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

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蒼舒已於建安十三年

札記四

五 會稽徐氏重萊

前死矣此事疑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術中本有此法能

改齋漫錄引符子所載燕昭王人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

事

劉劭傳受詔集 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類書疑始於

此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略皇覽凡四十餘部部有數十

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徐宣傳帝船回倒 回即梳也古字通

楊阜傳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衰袖 衰袖古今字下

一字衍宋書五行志帽上有縹字無袖字

郭淮傳 蜀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於陽谿

詳見魏 而淮傳諱之王昶傳亦諱東關之敗

母邱儉傳 高紀注曼邱母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作母者

誤史通音貫是也

鄧艾傳事皆施 御覽作皆如艾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

離而南橫石而行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

人且田且守兼修睢陽百畝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

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

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

屬凡九十四字下接每東南有事 云 按冊府引此亦曰

鄧艾傳則悉是承祚本書後來所當刊正也

札記四

六 會稽徐氏重萊

方技傳直宋無忌之妖 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

妖未詳又見封禪書注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

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以為妖

二牧傳注陳壽益部耆舊傳董扶喪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按孟子趙注云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皆錄之

於春秋二語必經師相傳之語

張魯母有少容 蓋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范欲

醜之甚其詞耳

先主傳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

十五年元鼎五年坐耐金免蓋以始封之明年為元年也

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誤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故西京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

國不置史 蜀吳之主雖均曰傳然皆編年紀事於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闕其承傳故用此自明非持此以毀諸葛

諸葛傳 蔡中郎集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詞蓋非其作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趙雲以建興七年卒 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據此疑

札記四

七 會稽徐氏重乘

後表之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劇論時勢之書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眾不妨宣洩于外失之蜀而得之吳或伯松寫留箱篋元遜鈎致之于身後耳集不載者蓋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當作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既貶雜號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使其尚在必別統萬眾使復所負而不開復出其必歿于是冬之前矣

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按元字當作六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思遠之生卽其年也伯松亦以轉運之勞死于王事

李嚴傳平遣將軍狐忠卽馬忠 注引行前監軍征南將軍

臣劉巴此別一劉巴非子初

向朗傳朗爲左將軍行丞相事 見後主張皇后傳中

費詩傳隆崇於漢室 室當作升御覽作叔叔字艸書似升

尹默傳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

述 方字衍陳元傳見後漢書

譙周傳延熙元年立子璿爲皇太子 至八年冬蔣琬始卒

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

滿看汶水旬日而還誠其不恤國事般游于外自此始也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按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

札記四

凡 會稽徐氏重乘

皆裴注之文

楊戲傳 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同符

舜禹不得不以魏爲正乃於蜀書之末記文然之贊大書

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詞實以文

然所贊代已序傳也

吳主傳四年遣衛將軍畧淮南注采漢晉春秋云云 按札

乃禮之譌見顧邵傳中字德嗣

三嗣主傳孫亮大赦改元 下脫建興二年或閏月上脫建

興元年二字或尙有他文

太平元年春注采吳歷曰正月爲鐘立廟稱太祖廟 按孫

聖父名鐘見宋書志

宗室傳孫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按魏甘露二年以孫壹為

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又三少帝紀甘露四年

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黃初疑誤

孫賁子臨年九歲代領豫章 九歲無領都事疑脫十字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 二年宋本有衛大將軍諸葛

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

吳主五子傳刁元羊術等為賓客 古無刁字宜從宋本作

刀

孫霸和同母弟也 同母二字衍傳後云霸二子與祖母謝

札記四

九 會稽徐氏重萊

姬俱徒烏傷則和出王霸出自謝矣

趙達傳然君子算役心神 宋本算作等

諸葛恪傳乃移書四部 四部當作四郡御覽正作郡

賀邵傳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按景賀齊之弟邵

乃從子非孫也

五代史

薛居正書名曰五代史歐陽氏書名新五代史記卷首去記

字近刻之謬也

梁太祖紀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為使 按樞密

使唐宦者為之溫懲其禍故改為崇政院而首以敬翔為

使由此相沿遂與丞相瑒號為兩府

末帝紀龍德三年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北面

行營招討使 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

營招討使十八字

唐本紀李國昌字德翼見墓碑 克用是國昌小男唐三朝

聞見錄謂之李九郎薛居正五代史克用殺段朱楚事在

僖宗乾符三年者得之

命伶人奏百年歌 唐懿宗與郭淑妃思同昌公主不巳伶

人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蓋當時所向非陸機所

賦也

札記四

十 會稽徐氏重萊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 梁與唐郊天皆以春

通鑑考異張昭於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

皇帝之元子也母曰貞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

明宗狗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啟元年正月二

十三日生于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聞阻絕帝甫

十歲方得歸宗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

魏氏以光啟元年生帝于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

歲明宗養為己子劉恕取廢帝錄 按張昭仕明宗為史

官異代修廢帝錄無所避諱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

克用光啟以前未嘗狗地山東又從珂果是明宗子必不

舍之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附識以廣異聞  
漢隱帝紀注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莫大之失本紀無譏按  
承天之祐禮運語也隱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不知禮何  
至并此昧之

周世宗紀六年夏四月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  
橋關以爲雄州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乃建淤  
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時日今  
信安軍是也按宋信安軍亦今霸州地晁說之嵩山集  
云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  
又繼取高陽關與無黨此註不同考之遼史穆宗紀亦曰

札記四

士 會稽徐氏重萊

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故小學紺珠探此註

陳俗巫風至五代未革見梁家人傳

周家人傳后柴氏邢州堯山人談叢云家人傳后邢州龍

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則此作堯山人者後人所改耶

孔謙傳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三司始

此

景延廣傳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椅字始此

王晏球傳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惕隱乃官名本

紀及附錄皆作惕隱無赫也

相里金傳字奉金贈太師墓碑云字國寶贈太子太師金

爲上將軍未得贈太師也

前蜀世家韋莊見素之孫按唐書世系表莊待價之後出  
逍遙公房見素出自南皮公房非同系

南平世家敏以印木五經遺從誨經之成在周顯德中此

時五經已具也

宋史

杜太后傳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燕國  
陳國二長公主按廷美傳太平興國八年正月廷美母

陳國夫人耿氏卒太宗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

耿氏朕乳母也然則廷美非杜太后所生也宜刪去秦王

札記四

士 會稽徐氏重萊

廷美四字又按秦國大長公主傳建隆元年封燕國元符

三年改秦國有姊一人未笄而夭追封陳國姊陳則妹燕

矣當更正

杜太后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按杜審琦傳審琦

昭靈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天成五年卒

年三十五二傳互異

符皇后傳姊周世宗后也潛化四年殂按五代史記世宗

立符氏爲皇后彥卿女也崩諡宣懿後又立符氏爲皇后

卽宣懿妹是彥卿兩女爲周世宗后也傳不言宣懿彥卿

傳不言後符后及太宗后

章太后傳從上皇北遷王倫使回言金人許歸后遂豫作慈壽宮又云帝迎至臨安居慈寧宮 按宮名前後互異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俱作慈寧本傳又云崩於慈寧宮則言慈壽者誤

王嗣宗傳嗣宗以語譏种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放放及之 此仍

一陳誠第二太平興國三年胡旦第一趙昌言第二

郭達傳達為汾州都監龐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來求天

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訪達達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為

札記四 會稽徐氏重萊

王士徽報之契丹愧服 按范祖禹撰達墓誌銘契丹請

天池廟以為故疆久不決龐公委公往議公於故牘得大

平興國中契丹移文天池縣曰遙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

朝地未敢擅修公以示龐公龐公喜命公自為報據此則

傳中故牘上宜加契丹二字始合當日情勢

田錫傳改左拾遺時趙普為相命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

錫錫遺書于普以為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 按必先

白錫錫字乃普字之誤

謝絳傳祖懿文父濤 按范仲淹謝濤墓誌銘懿文生崇禮

崇禮生濤濤生絳

陳希亮傳再遷殿中丞知鄂縣 按地理志鄂屬陝西范鎮為希亮誌墓乃虔州零都縣非鄂縣也

李綱傳綱為河東北宣撫使上手書裴度傳以賜 按李忠

定集謝賜裴度劄子不言手書劄子下旁注止云上令直

筆錄裴度傳降賜而已又按綱所進呈淵聖御筆止宜論

一首則此云手書誤 疏言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

大帥按忠定集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

西路財用給之則傳中東南二字乃東西之誤

趙鼎傳鼎以忠武節度出知紹興府 按宰輔編年錄作奉

國軍地理志奉國軍乃明州也忠武軍乃穎昌府相去殊

遠

札記四 會稽徐氏重萊

張浚傳浚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

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 此據行狀而書

之耳按世忠傳世忠乃左軍統制又本紀是時後軍統制

有張煥紀又云後軍將孫琦等作亂逼左正言盧臣中墮

水死不言世忠也惟滕康傳云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

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 云 詔降世忠一官

是奪世忠觀察使者為滕康非浚也 秀州苗劉刺客一

事似因韓魏公事而傳會之行狀亦不載

王倫傳建炎元年倫充通問使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



按金史無宗維是時宗翰為左副元帥宗翰本名黏沒喝  
維字誤 紹興十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  
倫拒之被殺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云 按金  
史皇統四年正月己未殺王倫至十月甲辰河朔諸郡地  
震與倫死無涉

王綸傳紹興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為監察御史  
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罷去 按周必大玉堂雜  
記二十四年春湯思退同知貢舉時百官多缺大抵一人  
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留監察御史王綸蓋備  
拆號也內制既闕官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

札記四

五 會稽徐氏重萊

制太上稱其有典詰體潤筆殆萬縉賜硯尤奇秦丞相不  
樂遭論列而去是檜之去綸因姻戚也未嘗以論事見忤  
朱倬傳宣和五年登進士第 按本紀宣和六年策進士是  
年為甲辰科非五年也

王庶傳金遺蕭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 按本紀金  
遺張通古蕭哲

洪皓傳紹興十二年七月見於內殿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  
按本紀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與傳異

洪道傳皓謫英州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皓還服闋起  
知荆門軍 按皓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請郎徙袁州

至南雄州卒後一日檜亦死非檜死而皓始還也

洪邁傳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飢十一年知  
婺州十二年拜翰林學士酒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 按

本紀酒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酒熙改元當作  
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歲飢為乾道七年則  
十一年上宜加酒熙二字又邁以酒熙十年知太平州有  
瑞麻讚姑孰帖石刻可証而傳中不言

趙開傳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  
四千一百九十餘萬 按李燾所撰墓誌銘作一千七百

一十萬緡

札記四

六 會稽徐氏重萊

張守傳上在維揚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浚亦奏敵  
勢方張宜且南渡 按請南渡者為張俊見張俊傳非浚  
也新編亦誤 上既還臨安詔問措置之方守言宜舉兩  
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

岳荆南 按歷代名臣奏議兩浙之粟下有備供行在而  
江東之粟九字不當刪去

牟子才傳遷起居郎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  
臣輩壞陛下素履 按本傳有月無年據西湖遊覽志云

癸丑元夕召世妓董安安入宮癸丑則寶祐元年也  
鄭清之傳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十六年遷國子

學錄 按宣宗本紀嘉泰止四年嘉定則十有七年疑嘉

泰為嘉定之誤或十年上脫嘉定二字

傅伯成傳為右隄三百尺 按劉後村集伐石為新隄三百

尺右字係傳寫之訛 伯成兩為部使者遷工部侍郎相

府災同列相率唱丞相或以為偶然耳伯成正色云

按後村集工部侍郎本工部郎官同列作同舍郎當從劉

集更正

袁詔傳為臨安府尹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 按本紀及宰

輔表作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

王遂傳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 按就正編遂年十四

札記四

會稽徐氏重萊

對策江東漕司詆韓侂胄尋以父任主言陽簿第嘉泰二

年進士是先為主簿而後第進士也

余玠傳淳祐二年授四川安撫制置使云十三年大戰於

嘉定 按淳祐十二年八月辛巳詔明年改元寶祐玠卒

於寶祐元年七月戰在十二年十月三字誤

曹友聞利州駐劄北兵大至友聞戰沒諡曰節 按本紀賜

諡節毅

陳隆之為四川制置使成都被圍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

兵突入檻送隆之至漢州見殺 按元史汪世顯傳乘夜

開門者乃田顯北兵突入為汪世顯此從汪世顯而誤也

宜正之曰部將田顯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

弟五人皆受官堅為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

節守常州城破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曰我王堅子安節

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按王堅守合州事傳未詳據宋史

紀事本末堅守合州屢敗蒙古之兵開慶元年蒙古主蒙

哥遣降人晉國寶來招諭堅殺之蒙哥遂令大將渾都海

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又令鈕璘造浮舟

於涪州之蘭中以杜援兵蒙哥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

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哥會師圍之自二月至七月

札記四

會稽徐氏重萊

不克前鋒大將汪得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

得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軍民宜蚤降語未既為

飛石震死會大雨攻城梯折軍退蒙哥死於合州城下或

中飛 矢死 圍解進窺遠軍節度使清水縣伯

趙昂發昌化人 按元吳師道忠節趙公祠記公四川昌州

昌元人劉後村 四川總志云大足人然大足昌元皆屬昌

州而非臨安府之昌化也

陳文龍丞相俊卿之後也文龍死姪瓚復舉兵據興化未幾

復破瓚死之 就正編曰文龍乃俊卿五世從孫非其後

瓚乃俊卿之曾孫也瓚之言曰汝知守城不崩陳文龍乎

吾姪也可証文龍為贖之姪矣新編亦誤

李翼為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

遣來論降翼射卻之帥士卒堅守 按三朝北盟會編知

為安撫使李嗣本傳脫一李字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張世傑

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仝祖即其家開忠義局起義

兵復永福縣元兵至空齋嚙指血書壁不屈死又劉仝子

妻林氏傳仝子為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仝子

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汝知去歲有以

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遂遇害 按仝祖仝子兩傳

札記四

九 會稽徐氏重萊

名異而事則同就正編曰林同字子真號空齋是知同與

空齋非一人空齋未嘗失名也林氏傳又云父公遇知名

士即空齋之父也傳云父同至監丞者誤

文苑傳宋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

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常太宗怒

召準覆試云 按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別賜殿試遂

為常制詳見遷舉志是太祖時事傳誤作太宗新編亦誤

柳開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 據容齋續筆

始名肩愈

謝炎蘇州嘉興人 蘇字本秀字

蘇舜欽監在京宅店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通疏

按本紀係寶元元年蓋康定止一年在寶元後康定無地

震事五行志可攷

鮑由字欽止 按文獻通考本鮑慎由或後因孝宗諱而追

改之然慎知禮未嘗改姓也

晁補之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恕之曾孫也父端友 按山

谷集晁君成墓誌晁氏世載遠矣而中絕有諱迥者以太

子少保致仕諡文元君成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

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

母弟也端友字君成生補之據此則傳云迥五世者誤又晁迥傳迥

札記四

五 會稽徐氏重萊

子宗恕按南豐集宗恕父名邁又補之調澧州司戶按張

耒墓誌作澧州

陳師道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

一傳之中名字互出

劉恕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謂丞相

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

禮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

講經義別奏名恕擢第一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

鉅鹿主簿 按范祖禹劉祕書墓碣云釋褐邢州鉅鹿主

簿陳鄴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

屬往聽按陳堯咨傳堯咨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地理志信德府鉅鹿郡後唐安國軍節度本邢

州是召至府陳堯咨非晏殊也又事在為鉅鹿主簿時今

敘於未冠舉進士前誤矣又本傳恕八歲時坐客有言孔

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坐客驚異按墓

禍年四歲

佞倖傳龍大淵知閣門事曾觀權知閣門事皆兼皇城司勢

張甚一日丙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

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即奏之且

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按陳俊卿傳乃

是人言鄭聞將除右史今去一鄭字語不可解矣新編亦仍其誤

札記四

主 會稽徐氏重棗

職官志無內史之銜當稱中書舍人洪邁

姦臣傳曾布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政之本要大率皆安

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

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授勅告

按職官志中書省分房有曰戶房掌行廢置升降郡縣調

發邊防軍須給貸錢物又云檢正官五房各一人則知傳

中五字當作戶字琬炎集五房作戶房傳又云兼檢正中書六房公

事疑當在凡三日五授勅語上惟其兼檢正六房故得與

呂惠卿共創青苗諸法也太子中允之授又當不在五勅

內矣

郭藥師奉涿易二州來歸按三朝北盟會編以涿州來歸

者藥師以易州來歸者高鳳九朝編年高鳳以易州來歸

黃潛善責置英州汪伯彥落職居永州按三朝北盟會編

潛善責永州山彥英州

終

南江札記四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棗

山陰蔡銘恩校

主 會稽徐氏重棗

札記四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主 會稽徐氏重棗

國史儒林傳彙儀徵阮元撰

邵晉涵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歸班銓選會開 四庫館 特

詔徵晉涵及歷城周永年休寧戴震等入館編纂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五十六年 大考遷左中允游擢侍講學士

充 文淵閣直閣事晉涵博聞強識碩學知名四部七錄靡

不研究尤長於史在書館時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舊五代

史乃薈萃編次得寸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

以補其缺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及宋人說部碑碣辨證條

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呈 御覽館臣請仿劉

陶舊唐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 詔從之 聖製七言

札記末

一 會稽徐氏重棗

入韻詩題其首曰上承唐室下開宋五代興衰紀欲詳舊史

原監薛居正新書重撰吉歐陽泰和獨用滋使伏永樂分收

究未彰四庫蒐羅今制創羣儒排纂故編償殘縑斷簡研摩

細合璧連珠體製良遂使已湮得再顯果然紹遠藉搜旁兩

存例可援劉陶專注事曾傳馬光序以行之詩代序惕懷殷

鑒念尤長由是薛史與歐陽史並傳矣嘗謂宋史自南渡後

多謬慶元之間衰貶失實不如東都有王偁事略也欲先輯

南都事略使條貫粗具詞簡事增又欲為趙宋一代之志俱

未卒業其緒餘稍見於審正續通鑑中晉涵又著爾雅正義

以郭注為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說承學之士以為過

於邢昺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 皇朝大臣

謚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輜軒日記南江詩文彙嘉慶元年卒

年五十四

邵學士家傳陽湖洪亮吉撰

君諱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諱

忠者為從官護驛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南江

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曾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熙壬辰

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縣復改教諭父佳銳增廣生兩

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妣袁氏

累贈添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為教諭君所鍾愛攜

札記末

二 會稽徐氏重棗

至鎮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即知六義四聲十二徧通五

經十七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饌歲乙酉舉于鄉辛卯舉

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歸部銓選歲癸巳

詔特開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時

上方崇獎實學思得知劉向揚雄者任之于是大學士劉公

統勳以君名首薦遂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修歲辛亥

御試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講轉補侍讀

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

日講起居注官皆兼文淵閣校理歷充

咸安宮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

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

國史館提調官兼掌文字一爲廣西主考官兩充教習庶吉士覃恩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羸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今年三月感寒疾醫誤授劑遂劇竟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邸第年僅五十有四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稟付次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不亂者矣生平至性過人

札記末

三 會稽徐氏重萊

人居教諭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皆哀毀骨立過時猶思慕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以其未葬特遣子秉恒歸爲營冢穴以是秉恒不及視君含歛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惟有以非義于者不待語竟即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於學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爲空疏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於是儒術日晦而游談空興雖開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璋者非果于是用卽安于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我

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爲之

倡然寔寔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久平已百餘年鴻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於惠君則讀其書於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則難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卽足以歎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

札記末

四 會稽徐氏重萊

聖天子啟之下之卽謂出於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君於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宋邢昺疏義蕪淺遂別爲爾雅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徽學使者嘗見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於至當不止如以九府之梁山爲卽今衡山釋艸繁兌葵爲卽今款東皆同客時所訂定而亮吉等卽歎以爲絕識者也服官後又爲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非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閒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遂勗爲南都事略一編君嘗謂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於袁柄柄與史氏中外故於兩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柄柄清容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故每語一事輒亟稱劉先生宗周

黃處士宗義蓋君史學所本而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爲法者也外又有方輿金石編目

皇朝大臣謚法錄輯軒日紀南江文稿南江詩稿等若奉

命校秘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勘定分校石經

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爲文操筆立

就有大述作成出君手其冲和淵懿奧衍奇古則又君之學

爲之也君子

國史富有專傳今公子秉恒秉華等以克吉尙足知君乞先

爲家傳以綴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於詞館爲後進

凡值校讐之役

札記末

五 會稽徐氏重深

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偕卽集中倡酬之作亦惟亮吉爲

多用是不敢辭而爲之條繫如左俾他日志經籍傳儒林者

有所採擇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 嘉定錢大昕撰

嘉慶紀元之春餘姚邵君二雲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

士兼 文淵閣直閣事君以懿文碩學知名海內及被 召

入四庫館總裁倚爲左右手 朝廷大著作咸預討論每經

進書籍 九重未嘗不稱善迺翔清署二十有餘年至是始

轉四品乃以編書積勞成疾疾且愈矣醫者誤投藥遂不起

實六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四訃至吳下予爲位哭之慟因

憶乙酉秋子奉

命典試浙右斬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君名在第四五策博洽

場僉謂非老宿不辨及來謁纔逾弱冠叩其學淵乎不竭

拊掌曰不負此行矣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 賜進士出

身乾隆三十八年有

詔編次四庫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用之宰相首以君名入

告 召赴 闕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久

之

御試翰詹諸臣君名列二等遷右中允四轉而至今職嘗預

修 國史

札記末

六 會稽徐氏重深

萬壽盛典入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出 文淵閣校理

進直閣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總裁 咸安宮官學提調

國史典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再階由儒林郎至中議大

夫君少多病左日微膏清羸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

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部七錄無不研究而非法

之書弗陳於側嘗謂爾雅者六藝之津梁而邢叔明疏淺陋

不稱乃別爲正義以郭景純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

家郭有未詳者據宅書補之凡三四易稿而始定今承學之

士多舍邢而從邵矣自歐陽公五代史出而薛氏舊史廢獨

承樂大典采此書君在館會粹編次其闕者采冊府元龜諸

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人開予嘗論宋史紀傳南渡不如東  
都之氣法蓋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完  
卽衰貶亦失實君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傅之書  
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畢尙書沅續宋元通鑑常就君商榷  
輒歎曰今之道原賈甫也君生長浙東習聞越山南雷諸先  
生緒論於明季朋黨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  
手畫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  
君所著又有孟子述義毅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  
謚迹錄輶軒日記皆實事求是有益於學者君至性過人事  
親喪葬盡禮篤於故舊久要不忘性狷介不踏權要之門以  
教授生徒自給退食之暇執經者環侍左右君隨問曲論人  
人皆得其意君亦以師道自任莫敢以非義干者詩文操筆  
立就淵博奧衍自成門戶有南江詩文稿君諱晉涵字與桐  
二雲其號大父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銳增廣生皆以君  
貴 贈中憲大夫元配口恭人子秉恒秉華卜葬君於某鄉  
某原先期來請銘於戲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  
學言經學則推戴吉士震言史學則推君君於國史當在儒  
林文苑之列朝野無間言而知之最先者予也予比歲衰病  
嘗預戒兒輩必求二雲銘我執意天實祝予轉以才盡之筆  
納君穿中也此所以泣然而失聲也銘曰

札記末

七

會稽徐氏重霖

浩浩南江導源岷山厥生名儒特立絕羣陽明以功黎洲以  
文誰與參之其在二雲名冠南宮書校東觀爲眞學士爲良  
史官槐鼎何慕竹帛常尊著書滿家自信千年古三不朽言  
其一焉溝洫易涸視此原泉

翰林院侍講學士充

國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

青浦王昶撰

學士邵君之卒也卿大夫相與悼於朝汲古通經博聞宏覽  
之儒相與慟於野而大臣之領 國史者迄今尤咨嗟太息

重惜其亡蓋 國家最重史職選於翰詹諸臣中品詣學問

最著者充之而以提調爲其長每作傳必據 實錄 起居

注及內閣 紅本 皇史歲副本合采事實敬謹載筆其裨

札記末

八

會稽徐氏重霖

篇叢說不得而雜入之庸以昭信於後世而君以文望在史  
局者十餘年咸以爲魏愴韋述之比每有進 御

天子嘗爲嘉獎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洵爲史才之良矣君

名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浙東自明中葉王陽明先生

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劉念臺先生以忠直著大節凜

然及其弟子黃梨洲先生覃研經術精通理數而尤博洽於

文辭君生於其鄉宗仰三先生用爲私淑故性情質直貞亮

而經經緯史涉獵百家略能誦憶乾隆二十四年年十七補

縣學生三十年舉於鄉三十六年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歸

部銓選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蒐訪遺書秘錄大臣以君



薦特授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擢左中允充日講轉  
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 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纂修官晉為提調官典廣西鄉試

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而在 國史館最久編纂亦最多平

生著述繁富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謚

述錄輜軒日記南江詩文稿而爾雅正義一書皆萃古訓以

補郭璞邢昺之未備尤為學者所稱君於歷代史事融治貫

穿嘗於永樂大典中采薛居正五代史參以冊府元龜訂其

同異遂為全書又病宋史南渡以後疏疏無法仿王偁作南

都事略又畢總督沅撰續宋元通鑑嘗屬君刪補而攷定之

札記末

九 會稽徐氏重聚

蓋君之於史學演衍蘊蓄囊括富有更非人所及也君曾祖

炳縣學生配某氏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官鎮海教諭配某

氏父佳鏡增廣生配袁氏三代皆累 贈中憲大夫配皆

贈恭人配何氏封淑人子二長秉恒諸生次乘華嘉慶辛酉

副榜貢生君生於乾隆八年某月日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十

五日享年五十四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少詹事錢君

大昕已誌其墓故餘不備書嗟夫君雖私淑浙東三先生欲

求其學以見於施行而久居侍從為

天子所知乃未及大用中年殂謝立德立功立言視三先生

少遜焉宜知君愛君者咨嗟太息於無窮也子白四川還

朝始與君相見迄今二十五年矣見君溫溫然恂恂然初不

欲以才智自矜及與之議論史事上下古今則屢發風舉凡

古來政事之得失人才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莫不決

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俱與三先生之說相同俾聞

者咋指而歎變色而作蓋有補於世教人心甚大徒以其旁

通訓詰謂方名象數之咸通草木蟲魚之多識叢冗委屑是

豈足以盡君哉故於兼華之請舉其大者揭於隱道使後來

得所考焉其亦君之志也夫

薛姚邵氏既沒 乙酉科舉人辛卯 恩科進士入四庫館

札記末

十 會稽徐氏重聚

纂修 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辛亥大考遷左中允歷

侍講侍讀久之轉左庶子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由

文淵閣校理進直閣事預修三通 國史 萬壽盛典八旗

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咸安官官學總裁 國史館提調

庚子科廣西正考官丁未科庚戌科教習庶吉士乾隆八

年癸亥卒嘉慶元年丙辰年五十四種向榮康熙壬辰科進

士鎮海縣教諭父佳鏡增廣生傳文名流多為狀述碑誌余

自度文筆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興朱錫庚屢書促責余為

文謂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誼不敢辭然君卒數年矣

余屢就其家求其遺書墜緒庶幾徵余所知乃竟不可得今

日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終無一言不特負

死友於九原亦且無以報錫庚之責口授大畧俾兒子貽選

書之貽選固嘗受學於君者也辭義未備或稍資補注焉昔

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實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學淵源甚  
深班氏而下其義微矣胎選謹按司馬遷嘗受公羊春秋於  
董仲舒觀自微答遠語意可見班

固儒林傳於春秋傳授無司馬遷名是固不知遷學所自也  
也而藝文志尚列太史公於春秋家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  
向固受公羊南宋以來浙東儒者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

春秋者也南宋以來浙東儒者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  
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舊於浙東史館取為哀據其間文  
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者宿不克與聞者矣

鄒氏先世多講學至君從祖廷采善古文辭著思復堂文集  
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家言蔚然大家

借終老諸生其書不顯於世事詳大興朱先生筠所撰墓表  
胎選謹按廷采號念魯先生思復堂文集之外尚有東南紀  
事西南紀事姚江書院志畧等書大抵講性命而又長史學

札記末

十一 會稽徐氏重築

也君宿慧英敏自童子塾時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即終身不  
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三十年乙酉

始舉于鄉期集京師都士爭求識面辛卯禮部會試第一  
賜第罷歸會四庫館開

特詔徵君與歷城周永年休寧戴震等五人入館編校授職  
翰林天下榮之君自視泊如也君之於學無所不通然亦以

是累志廣粹不易裁見大興朱先生則曰經訓之荒久矣雅  
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與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

嘉惠後學君由是彈思十年乃得卒業今所傳爾雅正義是  
也然君才尤長於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於人及入館

屬肆窺中秘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泥當辛卯之冬余與同  
客於朱先生安徵使院時余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若無藉

手君出據前朝遺事俾先生與余各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  
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繫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

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余論史契合隱微余著文史  
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

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間有乍聞錯愕俄轉為驚喜者亦不一  
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學不啻如稗米之在太倉而君乃

深契如是古入所稱昌歎之嗜殆有天授不可解耶方四庫  
徵書遺書祕冊萃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為風氣講

札記末

十二 會稽徐氏重築

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伯厚氏之所為  
考逸搜遺是其研索之苦裝績之勤為功良不可少然觀止

矣至若前入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  
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余嘗語君

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  
大地不能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

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  
難君遂慨然自任胎選謹按先師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

轉南都事畧欲使前後條貫粗具然後別出心裁更為起宋  
一代全書其標題不稱宋史而稱宋志亦見先師有微意焉  
然南都尚未卒業而宋志亦有草創皆參差未定稿也諸家  
狀誌但稱南都事畧常屬傳聞未審胎選嘗親承其說於先

師其實 嘗據宋氏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條燕朋屢

為學者言之 稿中或尚有可訪 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

刊疏鑿之功蔚為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課

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開遂致

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數百年聞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

成者一旦散失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已

故總督湖廣尙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賓客續宋

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為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恆心屬君

更正君出緒餘為之覆審其書即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

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迴出諸家續鑑上也

札記末

十三

會稽徐氏重霖

先師為畢公覆審續鑑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

與畢氏初鈔作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尙有殘稿恐

未全 公旋葬於軍其家所刻續鑑僅止數卷殺青未竟家旋

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嗟乎吳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

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

若有物思者然豈不重可惜哉 助選謹按先師所著爾雅正

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證 迹錄方輿金石編日精軒 君

日記南江文鈔南江詩鈔在館修輯則有薛氏舊五代史 君

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度諸家傳誌所已詳者余不贅也惟於

余愛若弟兄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歷歷可溯得志未嘗

不相慰悅至風塵潦倒疾病患難亦強半以君為依附焉今

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舊遊意氣互相激

發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夫

論日乾隆癸卯之春余卧病京旅君載余其家延醫治之余

沈困中輒喜與君論學每至夜分君恐余憊余氣益壯也因

與君論修宋史謂瑛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為之畧如後漢晉

史之各自謂家聽決擇於後人君因詢余方畧余謂當取名

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為書不過五

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君曰如子所約

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驚博而失專家之體也

助選謹按先師深契家君專家宗旨之議故於宋史主於約

馭博也爾雅正義既成自謂此書苦心不難博證而難於別

札記末

十四

會稽徐氏重霖

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某立身制行出於

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

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彈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

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余聞其言而聳然乾隆己酉

庚戌之間君以才學為權要人所知稍誘進之君毅然弗屈

故以是齟齬終身君不自恤也嗚呼著書之貴有宗旨豈漫

然哉

族子廷楓曰叔父嘗自謂生平蘊畜惟先師知之最深亦

自謂能知先師之深與世殊異者三先師以博洽見稱

而不知其難在能守約以經訓行世不知其長乃在史裁

以漢詰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學此傳特申明其意耳凡傳例所應具者此皆畧而不載蓋詳人之所畧則必畧人之所詳古人本有此法非變例也叔父所著通義中有知難篇言古今知心之難讀之使人流涕若叔父與先師之知彼此可不負矣

邵二雲先生傳 儀徵阮元撰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二雲餘姚人廷采族孫 潛學堂集 乾隆南江文鈔 三十六年進士歸班候選會四庫館開 特詔徵晉涵及歷

城周永年休甯戴震等入館編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五十六年大考擢左中允侍講侍讀左庶子侍講學士充日

札 主 會稽徐氏重栞

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與修續三通 國史 萬壽聖

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 詞林典故 又章學誠 晉涵 文史通義 潛學堂集

左目膏清羸善讀書 潛學堂集 博聞強識 文史通義 碩學知名 四部七

錄靡不研究且生長浙東習聞載山南雷諸緒論 潛學堂集 故尤

長於史嘗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

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

當世而於辭受取與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節食萬鍾之擇

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 文史通義 又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

荒謬 文史通義 甯宗以後褒貶失實 潛學堂集 不如東都有王儉事略

也故先輯南都事略欲使條貫粗具 文史通義 然後詞簡事增

空 爲趙宋一代之志惜其學無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程多

年促猝不易裁南都未卒業宋志亦草藁未定本其餘緒稍

見於審正續通鑑中 文史通義 晉涵在書館時見永樂大典采詳

居正舊五代史乃會粹編次 文史通義 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

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及宋人

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卷數書成呈 御覽館臣請

做劉昫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官 詔從之並

聖製七言八韻詩題其首由是辭史復傳人開 聖製詩注 及四庫全書

聖晉涵又著爾雅正義以郭注爲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

家承學之士多舍邢昺從之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律詩

札 主 會稽徐氏重栞

內傳考 皇朝 日諡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輯軒日記前江

詩文彙素與會稽章學誠以所蘊蓄者相知 文史通義 晉涵性狷

介 潛學堂集 毅然不屈於要人齟齬不恤也 文史通義 嘉慶元年卒年

五十有四 潛學堂集 文史通義

右南江札記四卷餘姚邵二雲先生著其書斟量文字辨補傳注往往臆臆眾說存而不議蓋因時比次未嘗編刪嗣子不察輯而刊之漢學師承記言先生著孟子正義教梁述義引眾義不下已意類焦理堂長編當為二書章實齋先生所纂草條則標舉異同開錄平說札記本文也謂書鈔者矣故其議論功沾送遺亦未一例惟謂替避周禮

郊雩用辛天地降神圓丘方澤燔柴泰壇是主觀禮援據經史斥原竟委與夫昊天五帝后土北郊推本鄭義解散支與說禮之家莫能先也禮堂寫定當在是矣至若禮烟同聲言詰崇燎詩書禋祭義各有歸又按古人引書例有增省坊記溯易可為奧煖文字違合段借遂明毛公諱傳鄭君禮在此



會稽徐氏重校

比影顧不可稜舉傳述尚書太史為命若是之類未足為訓他若相為鄭地參之偃陽事地較合陰陽職史宜詳災異舊史闕文用以證嚮高貴鄉公被弑不地武文之子傳以因次更易古徑創開新蹊咸有本元非同虛造惠錢章惲容或出入不為病也蓋先生之學通關甲乙虛平撰箸都成家言故雖叢殘掌錄亦必義密語詳多可啟發爰于分纂稿外重墨是編以餉學子而先生之辜較亦畧具矣第遺文後定雠校甚疏以內為外儀禮鄉射禮序則以今為古大射儀定實入鉤楹外外內誤左傳公敗邾師于以魏為杜國志杜畿傳注以文以三為四偃脫四字當作三皆為者不恥不若人呂覽鄉者人也者當作昔以主為生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淮南子亂世問生

生當為主謫誤不免抑或拜送長瓠大射儀主人拜靈聽奪淮子文士十尺靈聽都中寫官無與宏旨胥仍本文不為勇改粗當作靈淮聽舉于此以俟覽者攷察亦先生之例也光緒十八年閏六月會稽徐友蘭識



會稽徐氏重校